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四六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2015/08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四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1.37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一四六冊目次

史部·史鈔類

雪廬讀史快編六十卷(三)

〔明〕趙維寰輯
首都圖書館藏明天啓四年刻本

.....一

史癡二十五卷

〔明〕余文龍輯
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六年余兆胤刻本

.....一九九

雪廬讀史快編六十卷(三)

〔明〕趙維寰輯

首都圖書館藏明天啓四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讀史快編

四十四卷》提要

雪廬讀史快編卷五十二

讀宋史

明儒趙維寰節

元臣脫脫本

列傳

張方平

方平見事敏而能斷王拱辰議權河北鹽方平入奏曰河北再權鹽河也帝曰始立法耳何云再方平曰昔周世宗以鹽課均之稅中今兩稅鹽鐵是也非再權乎帝悟即出手詔罷之時河朔父老爲佛會七日於澶州以報上

讀史快編

卷五十二

十一

新法行鬻湖渡坊場司農因併及祠廟是時宋闕伯微子廟皆當鬻方平爲言宋國家王業所基也闕伯封商丘以主大火微子爲宋始封之君是二祠者亦不得免乎帝震怒批牘尾曰慢神辱國無過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不鬻

朝廷用兵西夏議調諸道弓手刺其壯者爲宣毅保捷二軍方平力爭弗得已兩軍驕甚合二十餘萬皆市人不可用如方平言禁中衛卒夜變帝旦語一府獎張貴妃扈蹕功夏竦即倡言當議尊異之禮方平抗言曰漢馮婕妤身當猛獸不聞有所尊異議遂寢

契丹使蕭禧來議疆事當行故臥驛中不起方平但令主者日致饋若爲不知也者而陰遣邊使以禧還檄其國禧遂行已知益訛言儂智高將入蜀郡邑惶駭方平曰此妄也會上元張燈令城門三夕勿閉偵得始造此語者梟其首境上蜀遂安

王安石用事富弼始嘗薦之一日弼過方平謂曰人固難知方平曰非謂安石耶曰然曰此亦何難知者方平頃知皇祐貢舉或稱其文學辟以考校裁入院院中事輒盡欲紛更方平惡其人卽檄出自是未嘗與語亦何難知者弼慚其守蜀時能識眉山蘇軾二

讀史快編

卷五十二

二

子故軾終身敬事之敘其文以比於孔融諸葛亮

王拱辰

拱辰年十九舉進士第一爲翰林學士慶曆初契丹使來求關南地且斥太宗伐燕爲無名舉朝莫知所答拱辰曰王師征河東契丹旣通使而尋寇石嶺關以援賊太宗回軍伐之豈曰無名卽作答書云旣交石嶺之鋒遂起衡門之後契丹得報議遂寢嘗使契丹其主設宴垂釣每得魚必酌拱辰酒親鼓琵琶侑飲顧謂其相曰此南朝少年狀元也吾敬重之

張昇

升性樸直言事無所避忌嘗因論奏斥張貴妃爲一婦人仁宗不懌亦不顧已復論宰相劉沆罷之上一日謂昇曰卿孤立乃能如是昇頓首曰臣仰託聖主致位侍從是爲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望者多而赤心謀國者少竊謂陛下乃孤立耳帝爲感動

趙鼎

鼎嘗奉使契丹契丹主會獵請賦信誓如山河詩詩成親酌玉盃爲勸且授侍臣劉六符素扇命寫之納藥袖中其見禮重如此累官執政致仕家居十五年集古今諫諍事爲諫林一百二十卷上之神宗賜詔讀史快編

卷五十二

三

曰自來請老去者類以聲聞不至朝廷爲高卿雖退居未嘗一日忘朝廷也朕當置之座右

吳宿

宿性忠實外和而內剛嘗與一僧善僧有祕術能化瓦石爲黃金且次將以術授宿曰其爲我營葬宿曰後事當盡力他非吾所知也僧歎曰子之志殆未可量歷樞密副使篤行猶若布衣時

宿兼通五行之學慶曆中京東兩河地震宿上疏言明年丁亥歲之刑德皆在北宮陰生於午而極於亥然陰猶強而未卽伏陽猶微而不能勝此所以震也

是謂龍戰之會其位在乾若西北二邊不動恐有內盜起於河朔時以爲迂闊明年王則果以貝州反

歐陽修發附

修四歲而孤母鄭親誨之學家貧不能得紙至以荻畫地學書宋興且百年而文章體裁靡弱猶仍五季餘習修得韓愈遺藁於廢書篋中讀而慕焉至忘寢食必欲追與並轡遂以文章名冠天下舉進士試南宮第一擢甲科嘗奉使契丹契丹主命貴臣四人押宴曰此非常制以卿名重特爾

英宗立太后垂簾左右交構兩宮幾成隙韓琦解之

讀史快編 卷五十二 四

太后猶未釋然修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德著於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間反不能容耶后意稍和修復曰仁宗在位久德澤入人深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嗣君莫敢二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書生耳苟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與之者太后自是心折

濮王追崇議起有司皆謂當稱皇伯改封太國修引喪服記以爲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降三年爲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伯叔歷考前世皆無典據若云進封太國

則又禮無加爵之道是時衆議皆與中書異羣起攻之惟蔣之奇同修議而爲御史呂誨等排詆尋亦叛修修自是遂罹謗

修之貶夷陵也居恒無以自遣則取舊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輒仰天歎曰以荒遠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自爾遇事不敢忽蓋其母嘗謂曰汝父爲吏常夜秉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灰獄也我求其生不得耳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灰者與我俱無恨夫常求其生猶失之灰而世常求其灰也其平居教子弟嘗用此語吾耳

讀史快編 卷五十二 五

熱焉故修服其語終身
修天資剛勁見義勇爲雖機穽在前觸之不顧故雖放逐再三而志意自若在滁自號醉翁晚號六一居士陶然自適人莫窺其際也好獎引後進曾鞏王安石蘇洵洵子軾輒初皆未知名修游其聲譽率爲聞人著集古錄凡周漢以來金石遺文殘編斷簡一切掇拾研考異同立說於左的的可表証奉詔修唐書自撰五代史多取春秋遺旨法嚴而詞約蘇軾敘其文曰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識者以爲知言子發集

發於書無所不究覽師事胡瑗尤探古樂鐘律之秘
蘇軾謂其得文忠公之學漢伯喈晉茂先之流也裴
亦能文年十三見修著鳴蟬賦侍側不去修撫之曰
兒異日能爲吾此賦不因書以遺之已修卒裴代草
遺表神宗讀而愛之以爲修自作云

劉敞效奉

慶曆中敞舉進士廷對第一以內兄王堯臣嫌抑第
二敞博學於佛老卜筮天文方伎山經地志無不淹
悉嘗夜視鎮星謂人曰於法當得土不然當生女後
數月兩公主生又曰歲星往來虛危間色明盛當有

讀史快編

卷五十二

六

興於齊者歲餘而英宗以齊州防禦使入承大統
敞嘗奉使契丹契丹使導行自古北口至柳河紆細
殆千里欲誇示險遠敞謂曰自松亭趨柳河路甚徑
不日抵中京何故道此虜使駭愧山中有異獸如
馬而食虎豹契丹不識以問敞敞曰此駁也爲道其
音聲色象誦山海經管子書證之契丹歎服
敞尤嗜古嘗得先秦彝鼎數十銘識奇奧皆按而讀
之因以考知三代制度極珍祕每曰吾家子孫必以
此蒸嘗我其爲文尤敏贈歐陽修每於書有疑必折
簡來問敞對使揮筆答之不停手修服其博弟效

攸字貢父著書百卷而尤邃於史學嘗作東漢刊誤
爲人賞誦司馬光修資治通鑑攸專職漢史敞于奉
世字仲馮亦贈文辭兼漢書學嘗云家世惟知事君
求不愧士大夫公論得失常理也譬如寒暑加人雖
善攝生者不能無病正須安以處之

曾肇

肇字子固爲文本原六經斟酌於司馬遷韓愈上下
馳騁愈出而愈工少與王安石游安石名未震肇導
之歐陽修及得志遂與異神宗嘗問安石何如人對
曰文學行義不減楊雄以吝故不及帝曰安石輕富

讀史快編

卷五十二

七

貴何吝也肇曰臣所謂吝謂吝於改過耳帝然之

蔡襄

范仲淹以言事去國余靖尹洙論救之歐陽修移書
責高若訥由是三人皆坐譴時蔡襄爲館閣校勘作
四賢一不肖詩都人士爭相傳寫鬻書者市之得厚
利會契丹使適至買以歸爲張於幽州館
元昊納款始自稱元卒既譯爲吾祖襄言吾祖猶云
我翁使朝廷賜之詔而亦稱我翁是何等語朝議是
之其知泉州也距州二十里有萬安渡絕海而濟人
苦其險襄立石爲梁其長三百六十丈至今賴之又

植松七百里以庇行道閩人爲勒碑紀德

襄尤工書書爲當時第一仁宗製元舅隴西王碑文特命書之及命書溫成后父碑則曰此待詔職耳不奉詔上重之嘗親書君謨二字以賜蔡京與同郡而晚出欲附名閭自謂爲族弟政和初襄孫個廷試唱名第一京以族孫引嫌奏降第二個終身憾之

呂溱

溱舉進士第一善議論儂智高寇嶺南詔奏邸母得傳報溱言一方有警當使諸道聞之共爲備今反欲人不知此何意也嘗疏論宰相陳執中姦邪仁宗還

讀史快編

卷五十二

八

其疏溱曰以口舌論人是陰中大臣也正當出示執中使得自辨帝重之已出知徐州爲賜宴遣使諭曰此宴特爲卿設宜盡醉居恒自簡貴接賓客不過數語時目爲七字舍人

王素附

素知諫院遇事感發多所匡規王德用嘗進二女子素論之帝曰朕眞宗皇帝子卿王旦子原有世誼非他人比也德用實進女然已事朕左右奈何素曰臣之憂正恐在左右爾帝動容爲立遣二女出原州蔣偕建議築大蟲峴堡役未具敵伺間要擊不

得成偕懼來歸夙素曰若罪偕正墮敵計宜責偕畢力自効總管狄青曰偕往必益敗不可遣素曰偕敗則總管行總管敗則素行矣青悚然竟城以還

京師早素請帝禱於郊帝曰太史言月二日當雨今將以旦日出禱素曰臣非太史然度是日必不雨帝問何故曰陛下知其且雨而禱之應天不以誠臣故知不雨帝曰然則明詣醴泉觀素曰醴泉猶外朝耳豈憚暑不樂遠耶帝悚然更詔詣西太乙宮是日甚熾埃氛翳空比輿駕還未薄城天大雷電雨素子羣有雋才以跌蕩傲世仕不顯善蘇軾軾守滁

讀史快編

卷五十二

九

州羣往訪之與客遊泗水登龜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軾待之黃樓上謂羣曰李太白歿世無此樂三百

余靖

靖初仕祕書丞上書言班固漢書多舛謬乞命與王洙併校司馬遷范曄二史尋以救范仲淹落職名遂顯嘗使契丹陛辭日以所欲奏事書笏各舉一字爲目凡數十事帝顧見之命悉條奏日幾曷乃罷卒官工部尚書靖嘗夢神人告以所終宜而歿秦亭故常畏西行及卒則江寧秦淮亭也

彭思永

思永兒時旦起就學得金釵於門外乃默坐其處須臾亡釵者來物色審之良是卽付之其人謝以錢思永曰我欲錢孰與匿金始就舉持數釵爲資同舉者過之出而玩或墜其一於懷中衆相索弗得思永曰數止此耳已客起舉手揖釵忽墜地衆咸服其量熙寧時仕終戶部侍郎

陳襄

襄倡道海濱與陳烈周希孟鄭穆爲友時號四先生嘗攝浦城令民有失物者賊曹捕偷兒數輩至相撐竈史快編 卷五十二 十 挂襄曰某廟鐘能辨盜犯者捫之輒有聲否則寂乃遣吏先引盜行自率同列詣鐘所祭禱而陰塗以墨蔽以帷命羣盜往捫少焉呼出獨一人手不汚扣之乃盜也蓋畏鐘有聲故不敢捫云

襄知河陽富弼爲郡守一見重之襄每進邑子弟與講學或譏於弼謂其誘邑子以資過客弼疑焉或勸襄撤講臺謗襄曰自反而縮千萬人吾往公如有惑志何稱知已益講不懈弼乃愈重之襄自講學外急訪求民間利病已卒友人檢其篋得盈紙細書數十幅皆民事也神宗嘗訪以人才襄疏司馬光韓維呂

公著范純仁蘇軾等以至鄭俠凡三十三人而獨與王安石忤故不盡其用

豐稷

稷爲御史中丞入對蔡京越班揖稷謂曰天子任公中執法今日必有高論稷正色答曰行自知之是日卽論京姦狀時宦人漸盛豐爲取唐書仇士良傳讀之帝前讀數行帝曰已喻稷若爲不聞也者讀畢乃已他日奏對勸上遠佞臣帝問佞臣謂誰對曰曾布布時正侍帝側

先是稷嘗使高麗海中大風折檣舟幾覆衆惶懼莫

續史快編

卷五十二

十一

知所爲稷神色自若他日神宗召對問曰卿昔渡海遭風波何以不畏對曰巨浸連天風濤固其常耳憑仗威靈亦何畏帝悅稷凡三任言責每草疏必於密室卽子弟不得見旣上卽焚其藁所薦士若鄒浩陳瓘皆有名當世

呂誨

誨登進士第爲殿中侍御史見廷臣上章者往往託風聞以摘人幽隱不必然之事乃上言臺諫官許風聞言事蓋欲廣採納以補闕政今乃借以侵官至暴揚曖昧刻薄成風請下詔懲革時多其識諫體

王安石執政時多謂得人誨言其不通時事大用非所宜遂疏劾之畧云大姦似忠大佞似信又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許初無遠畧惟務改作立異以罔上欺下悞天下蒼生必此人也如令久居廟堂必無安靜之理安石大恨出誨知鄧州

初誨之將言也司馬光勸止之誨曰安石雖負時名然好執獨見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疎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且上新卽位所與朝夕謀議者惟二三執政苟非其人必敗國事此乃腹心疾也教之惟恐不逮顧可緩耶誨既黜安石益肆橫光由

讀史快編

卷五十二

十二

是服其先見

誨既疾求致仕畧云臣本無宿疾偶因醫者用術乖方妄投湯劑差之指下禍延四肢一身之微固無足惜而負九族之托心實痛之蓋以身疾喻國事也誨三居言責論列必關大計直聲震天下及病困猶旦夕憤歎以天下事爲憂司馬光往省之至則目已瞑聞光哭慙然起張目強視曰天下事尚可爲君實勉之光曰更有以見屬乎曰無有遂卒

錢顓

顓爲殿中御史稟行以論事忤旨得貶將出臺於衆

中責同列孫昌齡曰平日士大夫未嘗知君名徒以昔官金陵媚事王安石得爲御史今亦當少思報國奈何專爲附會以求美官吾視君眞人彘不若也卽拂衣上馬去顓家貧母老至乞貸親舊以給朝脯而怡然無謫官之色蘇軾贈以詩有烏府先生鐵作肝之句世遂目爲鐵肝御史

鄭俠

俠初以嗜學攻苦爲王安石所知邀與相見獎掖之舉進士高第俠感爲知己他日凡三見三問所聞則必以新法不便對安石不答俠自是不復入見但數

讀史快編

卷五十二

十三

以書論列之時安石雖不悅猶使其子雱來論意欲辟爲檢討俠曰讀書無幾不足辱檢討所以來求執經相君門下而相君動以官爵相餌何淺待天下士也果欲援俠而成就之取所獻便國事行其一二不亦可乎自是大忤安石

新法行民重困自熙寧六年七月至七年三月大旱不雨東北流民每風沙霾晻扶攜塞道皆身無完衣或買麻粃麥麩合米爲糜或茹木實草根或身被枷鎖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者累累不絕俠時監安上門乃悉所見繪爲圖假稱密急發馬遞上之且云但

經目一過便可涕泣如陛下行臣之言十日不雨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之罪疏入神宗反覆觀閱長吁數四裏以入是夕寢不寐翌日詔罷新法十八事民間譁叫相賀越三日天大雨輔臣入賀上乃出俠圖示之於是外間始知新法所由罷安石忿即上章求去羣姦切齒

安石既去呂惠卿執政俠又上疏論之仍取唐魏徵姚崇宋璟李林甫盧杞諸人傳爲兩軸一曰正直君子一曰邪曲小人因取在位諸臣事跡暗合林甫輩而與崇璟相反者各比其類爲書以獻惠卿奏爲謗讀史快編

卷五十二

十四

訕編管汀州時御史臺楊忠信謁之曰御史緘默不言而君上書不已是言責在監門而臺中無人也取懷中名臣諫疏二帙授之曰以此爲正人助惠卿尚嗾之帝前欲致之次帝曰俠言非爲身豈宜深罪詔但徙英州俠至英莫人無貧富貴賤皆遣子弟就學爲築室以居俠

吳中復

中復以進士及第知峨眉縣居官廉代還不載一物御史中丞孫朴薦爲監察御史或謂朴曰公於中復初未一識而遽薦之何也朴曰昔人恥爲呈身御

史今豈有識面臺官耶士論兩賢之從孫擇仁

擇仁嘗爲大鹿縣中貴人譚稹奴犯法擇仁致之理稹怒譖之徽宗詔遣宋喬年往鞠喬年仇吏也既奉詔卽疾驅至爲搜撻吏帑挾剔隱贖曾不能得其纖毫隙於是擇仁來上謁喬年笑迎謂曰所以來爲察君罪乃得一奇士吾今薦君矣未幾召直祕閣士論亦兩賢之

楊繪

王安石用事老成多引去繪時爲御史中丞上言老成人不可不惜當今朝廷舊臣范鎮年六十有三呂誨六十有八歐陽修六十有五而皆致仕富弼年六十有八而引疾司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散地陛下可不思其故乎安石怒罷爲侍讀學士

劉庠

庠知開封府王安石欲見之戒典謁者曰今日客至俱勿納惟劉尹來卽入告或以語庠曰王公意如此盡一詣庠曰見之當何所言自彼執政未嘗有一事合人情脫問青苗免役諸法吾將何辭置對竟不往已奏論新法神宗謂曰奈何不與大臣協心庠對曰臣知事陛下不敢附安石尋徙知太原

李允則

眞宗時允則知雄州上元節州舊不燃燈允則令結綠山聚爲樂夜縱遊觀時已偵知北酋有欲間入觀者允則與同僚微服伺郊外果有紫衣人至遂與偕入會舍不交一言出女奴羅侍左右劇飲而罷仍置其所乘驢廐下使馳去則幽州統軍也未幾契丹主誅之矣

允則嘗得謀者釋其縛厚遇之謀言燕京大主遣來因出所刺緣邊金穀兵馬之數允則曰若所得謬矣呼主吏按籍書實數與之謀請加緘印因厚賜之縱讀史快編 卷五十二 十六

還未幾謀復至還前所與數緘印如故而反出彼中金谷地里委曲以爲報在河北二十餘年邊烽不驚

王安石

子雱

安石字介甫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其屬文運筆如飛而劇精妙友生曾翬攜示歐陽修修爲之延譽擢進士及第嘉祐中館閣之命屢下而安石屢辭士大夫謂其無意當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俾以美官惟恐其不就也至同修起居注猶辭累日閤門吏齎敕就付之拒不受吏隨而拜之則避於廁吏置敕於其家而去又追還之上章至八九乃受尋知制誥自

是不復辭官矣

安石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時有少年得鬪鶡其儕求之不與恃素昵輒持去少年追殺之開封尹當少年死安石駁曰按律公取竊取皆爲盜此不與而彼徑攜去是盜也追殺之是捕盜也雖死勿論且劾府司失入審刑大理復駁正之詔放安石罪當詣門謝安石曰我無罪不肯謝其強辨執拗多類此

安石議論多奇其議變法多傳已意辯論輒數百言衆不能訕其訓釋詩書周禮旣成頒之學官號曰新義晚居金陵又作字說多穿鑿附會主司純用以取讀史快編 卷五十二 十七

士士無敢不傳習者黜春秋使不列於學官至目爲斷爛朝服性不好華腴或衣垢不浣面垢不洗世以是稱其賢蜀人蘇洵獨曰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作辨姦論以刺之謂王衍盧杞合爲一人云

新法行舉朝爭之甚力而安石持議益堅嘗言於上曰陛下欲行先王之道當獨制其權而不得與流俗相重輕流俗權重則天下人歸流俗陛下權重則天下人歸陛下上以爲然於是呂公著韓維安石藉以立譽者也歐陽修文彥博安石從薦起家者也富弼韓琦先薦用爲侍從者也司馬光范鎮父友之善者

也皆排斥不遺餘力至謂天變不足畏曰水旱常數堯湯不免此無足關慮他日慈聖宣仁二太后言安石亂天下至流涕帝始疑之

初安石未出已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甫出卽上萬言書大要謂今天下財力日困風俗日壞其患在不法先王法先王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傾駭天下之耳目蓋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道夫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爲公患也患治財無其道耳願監苟且因循之弊明詔天下讀史快編

卷五十二

十八

爲之以漸而期合乎當世之變凡臣所稱皆流俗之所不講而議者以爲迂闊熟爛者也蓋安石一生措注總不出此書子勞

勞標悍陰刻無忌憚未冠已著書數萬言年十三得秦卒言洮河事喟然曰此可撫而有也使西夏有之則敵強而邊患博矣其后王韶開熙河安石力主其議蓋垂於此旁氣豪上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嘗稱商缺爲豪傑安石一日與程顥語旁囚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問父言何事曰以新法數爲人阻礙與程君識旁乃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首於市何患不行

安石遽曰兄快矣卒時纔三十三

唐垌

熙寧初唐垌上書言秦二世制於趙高乃失之弱非失之強神宗最悅其語又云青苗法不行宜斬大臣異議如韓琦者數輩安石尤喜之已忽與安石貳一日扣陛請對直至御坐前展疏指劄目安石曰王安石近御座聽劄子安石遲遲垌曰陛下前猶如此在外可知安石悚然進垌大聲宣讀凡六十條大畧謂安石專擅威福曾布等表裏作姦文彥博馮京知而不敢言王珪曲事安石無異妾婦元絳薛向爲安

讀史快編

卷五十二

十九

石願指氣使無異家奴張琥李定爲安石爪牙張商英乃安石鷹犬至詆安石爲李林甫盧杞上屢止之垌慷慨自若讀已下殿再拜而退侍臣衛士相顧失色尋貶潮州別駕

王安禮

附

安禮學術純正能不阿其兄慧星見詔求直言安禮上疏曰陛下有仁愛之心而澤不下究意者大臣多所壅蔽謂忠者爲不忠不賢者爲賢乘權射利者用力殫於溝瘠取利究於園夫夫是以千陰陽召星變與意指安石也帝覽疏歎曰今以一指蔽目雖泰華

在前弗之見近習蔽君亦何異此卿當益自信

上數失皇子太史言京城近郊多墟墓不利國嗣詔悉改遷衆洵懼安禮諫曰文王則百斯男政先掩骼未聞遷人之冢以利其嗣也帝爲惻然止宗室令駢以數十萬錢買妾久而斥歸之訴府督原直安禮呼妾視業敗面矣即奏言妾之所以直數十萬者徒以此面也今多敗之誰爲售者且與炮烙刑何異請加厚譴詔奪令駢俸時論快之弟安國

安國年十二即能作銘頌賦詩出以示人多警語遂用文章名世神宗嘗召對問卿兄秉政外論謂何曰

讀史快編 卷五十二

二十

恨知人不明聚斂太急耳帝默然不悅先是安國教授西京頗溺於聲色安石遺書戒之曰願弟放鄭聲安國復書曰亦願兄遠佞人蓋指呂惠卿也惠卿銜之卒爲所傾

李清臣

清臣善屬文歐陽修以比蘇軾已試祕閣試文至中書修迎語曰必李清臣第一啓視如其言紹聖元年廷試進士清臣發策曰今復訓賦之選而士不加勸罷常平之官而農不加富可差可募之說紛而後法病或東或北之爲其而河患滋賜主以柔遠也而荒

之患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賈之路不通夫可則因否則革惟當之爲貴聖人亦何意必焉主意皆謂元祐之政於是紹述之論興而國是遂變

蒲宗孟

神宗一日與輔臣語喟然有無人才之歎宗孟率爾對曰人才半爲司馬光邪說所壞帝不語直視久之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邪未論他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即位以來惟見此一人他人則雖迫之使去亦不肯矣時宗孟慚懼至無以自容

宗孟性侈汰每旦割羊十豕十然燭三百其知鄆州

讀史快編

卷五十二

二十

池入署或請損之怒曰若欲使我坐暗室忍飢耶常日盥沐有大洗面小洗面大濯足小濯足大澡浴小澡浴之目每用婢十人一浴至湯五斛他奉養率稱是嘗遺書蘇軾云晚學道有所得軾報書云聞所得甚高然有二事相勸一曰慈一曰儉蓋宗孟尤酷虐雖小偷微罪必斷其足筋軾故以爲諷云

蔡挺

附

挺謫許多智人莫能窺其城府初爲富弼范仲淹客頗泄其幾事於呂夷簡以自售已在渭久鬱鬱不自聊因寓意詞曲有王關人老之句中使至則使優伶

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者帝曰業講和矣師道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知也金兵退師道議乘半渡擊之不者異日必爲國患帝不從及汴京陷帝撫膺曰恨不用种師道言

初師道之入朝也適命使王納在廷頗頗無狀望見師道拜跪稍如禮帝顧笑曰彼爲卿耳已李綱罷大學生及都人蜂擁至伏闕號呼願見种李詔師道彈壓之師道肩輿來衆衆睨視之曰果我公也爲聲喏而散是時師道春秋高在兵間久天下呼老种

司馬光

讀史快編

卷五十二

三十一

光字君實自幼端凝七歲時聞講左氏春秋愛之退爲家人講卽了其大指自是手不廢卷羣兒戲於庭一兒登甕跌沒水中衆驚皆棄去光獨持石擊甕破之水迸兒得活人以是奇其識京洛間至書以爲圖弱冠中進士甲科赴開喜宴獨不簪花同列相謂曰君賜也爲勉簪其一仁宗儲嗣未定光在并州上疏極言之又遺書范鎮勸以歆諍帝良久未決他日入對進曰臣向所疏至今尚寂無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尚盛何遽爲不祥之事者小人無遠慮特欲於倉卒間援立其所

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悟曰送中書光卽詣韓琦曰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未幾詔英宗爲皇子

英宗時詔刺陝西義勇二十萬人情驚撓而實不可用光抗論其非韓琦曰兵貴先聲驟益兵二十萬先聲也光曰兵貴先聲爲無其實獨可欺之一日問耳名雖益而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必知其詳更可懼也琦曰君但見慶曆間鄉兵刺爲保捷憂今復然已降救榜與民約永不充軍戍邊矣光曰朝廷嘗失信

讀史快編

卷五十二

三十二

民未敢信爲然雖光亦不能不疑也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公長在此地可也異日他人當位因公見兵用之運糧戍邊反掌間事耳琦默然不爲止不十年皆如光慮神宗議變法光言祖宗之法不可變呂惠卿曰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王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光言非是光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守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是爲世輕世重非變也夫

三司掌天下財不才而黜之可也何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為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一吏足矣今為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

時河朔旱傷國用不足執政請南郊勿賜金帛詔下學士議光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也安石曰常袞辭堂饌議者謂袞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徒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歛耳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

讀史快編

卷五十二

三三

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系弘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議武帝不明也爭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弟以不允答之
初上以光為翰林學士光力辭上曰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楊雄兼之卿文學不減二子何辭為對曰臣不能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詔可也且卿能進士取高第何云不能四六光乃受命已爭新法不合拜光樞密副使光頓首辭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

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罷新法不行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抗章至七八固辭不拜

光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為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為君實也神宗崩赴闕臨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君無歸洛留相天子蘇軾自登州召還緣道人相聚號呼曰寄謝司馬相公毋忘朝廷厚自愛以活我已拜尚書左僕射遼夏使至必問光起居更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開邊隙其為華夷敬信如此

讀史快編

卷五十三

三四

元祐初光得疾時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光歎曰四害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云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托今以屬公為條其便宜甚悉疾將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卒年六十八京師人罷市往弔鬻衣以致奠哭以過車及葬哭者盈哭其私親嶺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及四方至皆畫象以祀飲食必祝光嘗自言吾無過人但生未嘗有一事不可對人言者
京擅政錮元祐黨人為撰姦黨碑時長安石工安

孔文仲則遣之歸任夫言青苗有効者不過歲得什伯萬緡錢緡錢什伯萬非出於天非出於地非出於建議者之家總出於民耳養民而盡其財何異養魚而竭其水乎疏五上仍不報

鎮疏既不報乃直紇安石謂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安石得疏大怒持其疏至手顫自草制極詆之遂落致仕鎮謝表畧曰願陛下集羣議爲耳目以除之之姦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蘇軾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鎮慨然曰使天下

讀史快編

卷五十二

三七

受其害而吾獨享其名獨何心哉既罷歸日與賓客賦詩飲酒或勸使稱疾杜門曰死生禍福天也吾其如天何恬然處之如故

鎮與司馬光平生相得甚懽約生則互爲傳死則作銘光生爲鎮傳服其勇決鎮亦銘光墓云熙寧姦朋淫縱險詖險猾賴神宗洞察於中其詞峭峻光子康屬蘇軾書之軾曰軾不辭書但懼非三家之福乃易他銘鎮口不言人過及臨大事決大議色和而語壯常欲繼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所屈鎮兄鉉先是卒於隴城鎮時未仕聞其有遺腹子在

徙步求之兩蜀間二年而得之曰吾兄體有四乳是兒當亦然驗之果爾名之曰百常鎮少時嘗賦長嘯却胡騎晚使遼遼人相目曰此長嘯公也後有使至遼首問長嘯公安否鎮孫祖禹

元祐中道路傳言禁中覓乳媼祖禹聞之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時上疏勸養德愛身又乞宣仁保護上躬言極切至他日宣仁召祖禹論曰外議皆虛傳也祖禹曰凡事言於未然誠爲過計及其已然則又無及願陛下寧受未然之防毋使臣等有靡及之悔宣仁爲之動容

讀史快編

卷五十二

三八

祖禹在邇英尤多獻納嘗講尚書至內作色荒外作禽荒六語拱手再誦却立云願陛下畱聽帝爲首肯再三每當進講前夕必正衣冠儼如在上側命子弟侍先按講其說徐開列古義參之時事言簡而當無一長語蘇軾稱爲講官第一祖禹嘗進唐鑑二十卷深明唐三百年治亂學者宗之遂目爲唐鑑公

讀史快編卷五十二

雪廬讀史快編卷五十三

讀宋史

明儒趙維寰節

元臣脫脫本

列傳

呂公著

新法行公著極言之謂自古有爲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圖治亦未有脅之以威勝之以辯而能得人心者也昔日之所謂賢者今皆以此舉爲非而主議者一切詆爲流俗浮論豈昔賢而今皆不肖與安石怒其深切已復謂呂惠卿姦邪不可用遂出知潁州

讀史快編

卷五十三

後累官至宰相宋興以來宰相以三公平章重事者四人而公著與父夷簡居其二

公著居恒泊然無所好暑不揮扇寒不親火見士大夫必諮訪人物苟便於國不以私利害動其心神宗嘗言公著人才不欺如權衡之稱物尤能避遠聲勢不以知人自處始與王安石善安石兄事之安石博辯強識人莫敢與抗公著獨以約言精識服之安石嘗曰悔吝不自勝一聞長者論卽廢然而反所謂使人之意消者於晦叔見之司馬光亦曰每聞晦叔講便覺我語爲煩其爲名流心服如此

蘇軾子過

附

軾字子瞻生十歲父洵游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領其要程讀東漢范滂傳慨然太息軾請曰軾若爲滂母能許之否程曰汝能爲滂吾獨不能爲滂母耶北冠博洽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好賈誼陸贄書尤喜讀莊子以爲適得我心嘉祐二年試禮部主司歐陽修得軾刑賞忠厚論驚喜欲冠多士猶疑其客曾鞏所爲抑寘第二復以春秋對義擢第一殿試中乙科修語梅聖俞曰吾當避此人出一頭地後復試秘閣六論舊不起草故文多不工軾始

讀史快編

卷五十三

二

其草文義粲然復對制策入三等自宋初來制策入三等者惟吳育與軾

英宗自藩邸卽聞軾名欲召入翰林知制誥宰相韓琦曰軾之才遠大器也他日自當爲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進用然後取而用之則人無異辭矣若驟用恐天下人未盡以爲然適足以累之也上曰且與記注何如琦曰記注與制誥爲鄰未可遽授不若以館閣中近上帖職與之且請召試英宗曰試之謂未知能否如軾有何不能琦猶未可試二論復入三等因命直史館軾

聞琦言謝曰公可謂愛人以德

軾自黃州移汝州道金陵見王安石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救之乎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啓之安石在外何敢言軾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此事君常禮今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可以常禮報上乎安石厲聲曰安石須說又曰出安石口入于膽耳又曰人須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乃可軾戲謂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爲之矣安石笑而不言

讀史快編

卷五十三

三

軾嘗與司馬光論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則聚財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則民常在官不得力農而猾胥得緣爲姦光曰於君何如軾曰三代兵農爲一至秦始分爲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爲長征卒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民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今免役法實大類此公欲盡罷免役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恐未易也光不以爲然軾又陳於政事堂光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悅公亦不顧軾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光笑

而謝之

元祐初軾以翰林學士兼侍讀嘗鎖宿禁中一夕召對便殿宣仁后問曰卿前年爲何官曰常州團練副使曰今何官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塗以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歎曰奇才奇才但未及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宣仁后與帝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

軾之謫黃州也與田父野老相從溪山間築室東坡

讀史快編

卷五十三

四

自號東坡居士及知杭州則訪李泌六井與白居易西湖遺跡爲浚茅山鹽橋二河制牖以蓄洩湖水而因以餘力復六井之舊又取葑田積湖中南北徑三十里築爲長堤以通行者又募人種菱湖中使封不復生而堤上則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畫圖然人遂目爲蘇公堤其去也民皆畫像飲食必祝其有德於杭也貶惠州居三年泊然無介帶已又貶儋耳地非人所居藥餌皆無有而獨與幼子過著書爲樂時從父老游若將終身焉建中初卒常州軾與弟轍爲文俱得之天公而並師其父洵常言文

宗實錄直書時事章惇擠之遂落職貶處州行至信豐而病語其子景山曰吾不復南矣吾久汝歸呂氏尚有遺種遂卒初嘗為館伴接契丹使使頗黠語輕中朝大防密隨其隱事詰之曰北朝試進士有至心獨運賦不知此題於書何出使慚愕不能對自是不敢復嫂弟大忠大臨

大忠嘗過謝良佐聽講論語必正襟斂容曰聖人言行在焉吾不敢不肅馬消以進士舉首入幕府每自稱狀元大忠曰狀元云者及第未除官之稱也既為判官則當稱官安用此涓自以為得師大臨學於程頤史快編 卷五十三 九

劉摯

摯事仁宗為御史裏行嘗召入對因問曰卿從王安石學耶安石極言卿器識摯對曰臣東北人少孤獨學未學安石退上疏即極言君子小人之辨又論助後十害安石怒使曾布作十難以詰之且劾摯心懷向背詔問狀摯抗疏條答且曰臣待罪責探士民之說以聞於上職也而有司遽令分任乎若言非爭勝負交口相質毋乃辱陛下向背則臣所向者義所背者利所

樞臣疏入不報

摯他日又疏言陛下夙夜勵精以親庶政而天下未安且治夫誰致之則今之得君專政者是也自青苗助役諸法相繼舉行而二三年間開闢動搖無一物得安其所積老成為無能信僥薄為可任守道憂國者謂之流俗敗常害物者謂之通變除用進退獨與一揆屬決之而同列預聞反在其後故奔走乞丐之人其門如市今西夏未款三邊警報未起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數數見告此皆大臣誤陛下而大臣之所用者誤大臣也疏入安石欲竄之嶺表神宗不許但讀史快編 卷五十三 十

諸監衡州鹽倉

安石新法行至斥賣天下祠廟時闕伯廟估錢四十貫微子廟十三貫又有雙廟者唐張巡許遠孤城歾賊能捍大患亦令人承買摯歎曰何遽至此為言於張方平方平奏罷之其監衡鹽也衡故有倉吏為姦州人未嘗得善鹽自摯至盡釐宿弊鹽始不惡人號為學士鹽

初摯兒時父居正課以書朝夕不少間或謂曰君止一子獨不可少寬耶居正曰正以一子不可縱也摯嗜書家藏書多自摯校得善本必手自抄錄少究心

呂嘉問

嘉問公弼從孫也以附王安石積官龍圖閣學士安石去位嘉問至持之以泣安石勞之曰吾已薦君呂惠卿矣先是公弼嘗於邸中草疏論新法不便嘉問密竊其藁以示安石安石預為地遂出公弼於是呂氏號嘉問為家賊不得與呂氏同傳

彙策

策在徽宗時疏請節用其畧曰臣比在戶部見中都經費歲六百萬與天下上供之數畧相當嘗以祖宗故實攷之皇祐所入總三千九百萬而費纔三之一

讀史快編

卷五十三

三七

宋昇

治平所入四千四百萬而費五之一熙寧所入五千六十萬而費盡之今諸道隨一月所須旋為衰會汲汲然不能終日願深裁浮冗以惜物力

崔鷗

徽宗初以日食求言鷗上書發章惇之姦言極切直其畧曰臣至自草萊不知朝廷之士特怪故逐臣司馬光者左右以為姦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者左右以為忠而天下皆曰姦不知此何說也夫乘時抵巇以盜富貴探微揣端以固權寵是姦也包苴滿門私謁踵路陰交不逞密結禁庭是姦也以苛技淫巧蕩上心以倡優女色敗君德獨操刑賞自報恩怨是姦也蔽遮主聽排斥正人微言則坐以刺譏直諫則陷以指斥是姦也凡此數者光有之乎惇有之乎

讀史快編

卷五十三

三八

語曰謂狐為狸非特不知狐亦不知狸以倭為忠必以忠為倭如此而國不亂未之有也夫惇之狙詐狡險天下呼曰惇賊京師語曰大惇小惇殃及子孫謂惇與御史中丞安惇也疏上天下傳誦之

欽宗即位鷗又上疏力詆蔡京其畧曰數十年來王公卿相皆自蔡京出要使一門生歿則一門生用一故吏逐則一故吏來無一人立異無一人害己是京之本謀也而馮澥猶言士無異論太學之盛尚敢為此姦言平京以學校法馭士人如軍法之馭卒伍一有異論累及學官若蘇軾黃庭堅之文范鎮沈迥之

雜說悉以嚴令禁其收藏奇錮多士亦已客矣而猶以爲太學之盛乎蓋自悼京倡爲紹述以來紹述一道德而天下於諂佞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欺罔紹述理財而公私竭矣紹述造士而人才凋矣紹述開邊而塞塵犯闕矣京之破壞天下於茲已極尚忍使其餘黨再破壞耶京姦邪人類王莽而朋黨過之願斬京以謝天下鷗牛生爲文甚多然無謂崇尤長於詩清峭雄深有法度

何灌

灌以善射名由武選登第嘗爲太山軍巡檢遼人犯

讀史快編

卷五十三

三九

境灌迎射之發輒中矢著崖石皆沒鏃敵驚爲神後三十年契丹蕭太師與灌會道曩事數何巡檢神射灌曰卽灌是也蕭矍然起拜又嘗陪遼使射王津園一發破的再發則否使曰太尉能止此耶曰非心大當讓客耳再整弓復中的觀者歎服帝親勞以酒

王雲

李應靖附

靖康之厄雲奉使金軍前力主割地且傳金人語須康王至和議乃成王慮爲所畱雲曰旣和必無畱理臣敢以百口保王遂受命先是雲過磁相嘗撤近城民居爲清野計民怨之及是犬磁王出謁嘉應神祠

雲在後民遮道諫曰肅王一去不返王必不可行因厲聲斥雲曰清野之人真姦賊也羣譟而殺之王行遂不果是役也雲不歿王必北議者以是驗天命云時有李熙靖者以二帝北遷憂鬱發病家人寬譬之終不解有故人來視病相持啜泣索筆書王維詩百官何日再朝天之句明日遂卒

雪庵讀史快編卷五十三

讀史快編

卷五十三

四上

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而至維揚則關陝河北河東失矣自維揚退而至江浙則兩淮東西又失矣萬一敵騎南收將復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航海之策萬乘冒風濤之險此尤萬萬不可者也臣願自今以往勿復言退避云

綱負天下重望以一身係社稷安危者數十年雖屢黜不用用亦不久而忠誠義氣慷慨動遠邇每宋使至燕山必問李綱趙鼎安不其為遠人所畏服如此所著有易內傳十卷外篇十二卷論語詳說十卷文獻史佚編卷五十四

五

宗澤

金兵南下澤率兵勤王自磁至開德十三戰皆捷諸路皆以澤為狂莫有援者澤自度孤軍援絕不深入不能成功謀報前後皆敵壘澤揮衆直前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從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戰却勢必復來令募徒其營金人果夜至得空營

大驚而去澤威名震備所至貼服趙世隆嘗殺其幹李侃而以兵二萬來歸衆懼其變澤曰世隆本吾一校何能為及至澤謂曰河北陷後吾宋法今與上下之分亦陷沒耶命斬之時世隆弟世興佩刀侍側衆兵露刃庭下而訖不敢動

澤初舉元祐進士靖康之厄澤結諸路義兵連燕趙豪傑自謂渡河克復指日可俟而為黃潛善等所抑有志弗就疽發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起曰吾以二帝蒙塵積憤至此若能殲敵必無恨衆皆流涕諸將去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翼日風雨晝晦澤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澤能識岳飛於卒伍尤精精畧與金人戰百戰百捷北人憚之每對南人言及必曰宗爺爺

趙鼎

劉麟與金人合兵大入舉朝震恐議戰守之策鼎獨主戰時有勸上他幸者鼎曰戰而不捷死幸未晚上亦曰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遂詔張俊韓世忠等各部兵直進大破金人於大儀先是驚報交馳鼎恐上意中變乘間言陛下養兵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退沮人心必散長江之險不可復恃矣及捷書踵

卷五十四

六

也如君等言是何心哉聞者聳然

浚自始仕為熙河幕官即喜徧行邊壘覽觀山川形勢時時與戍將握手酣飲問祖宗來守邊方畧故一旦起自疎遠當樞筦之任能動知邊事本本靖康之阨目擊切齒故誓不與賊俱存終身不主和議其論定都以為東南形勢莫如建康人主居之可北望中原常懷憤惕錢塘僻在一隅易徂安肆不足都也與趙鼎共政所引拔皆人望一時號小元祐若虞允文汪應辰王十朋皆名臣吳玠吳玠韓世忠劉琦皆名將皆浚薦也疾革手書付二子曰吾相國不能恢復讀史快編 卷五十四 十一

朱勝非

高宗時宰相執蔭補多勝勝非奏言宰相執子弟例不當除只就銓注罷政不以罪然後推恩趙普子弟皆作武臣普再相長子授莊宅使范純仁再相子正平有文行竟外選調章惇子援持皆高科並為州縣幕職惟夏竦子安期累作邊師待制直學士王安石薦子雱為崇政殿說書除待制然安期自有才幹雱自有學問至蔡京子六人孫四人鄭居中劉正夫子各二

人俞深王黼王時中蔡卞鄧洵武洵武子各一人則徒以父故並列從班矣宣和末諫官疏云尚從竹馬之遊已造荷囊之列今不可不戒

苗劉之變勝非密告上曰二將勇有餘而學不足且姑隱忍為後圖於是太后垂簾抱皇子聽政上退居睿聖宮陽降赦詔以安傳等勝非又奏母后垂簾須二臣同對此承平故事今日事機有須密奏者乞許臣等獨對而日引傳黨二人上殿以彈其疑又從二人請改元明受而密詔張浚以兵入及韓世忠且至二人懼勝非謂曰勤王師未還進者使是間自反正讀史快編 卷五十四 十二

呂頤浩

頤浩初知江寧甫至忽奉明受改元詔詔曰主上春秋鼎盛奈何遜位幼冲此必有內變即當書張浚約起兵勤王兵發江寧舉輶警衆將士感勵至平江浚與舟進之相持泣谷以大計慷慨答曰頤浩義士

右正言抗章劾賈等怙寵弄權大壞國事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乞遠竄論奏未終上拂衣起不輒引上衣請畢其說衣裾落上曰正言碎朕衣矣永曰陛下不惜碎永臣豈惜碎首言之愈切上乃變色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時內侍請上易衣上却之曰畱以旌直臣

童貫等銜永甚謀中之會永與陳瓘同里且相善瓘子正彙方告蔡京罪逮詔獄遂并逮永及訊永不辭罪或謂其失對永曰死生命也奈何以死易不義誠得分賢者罪幸矣遂坐黜已起知秀州時王黼執政讀史快編 卷五十四 十五

然汝不能容耶因得免

韓世忠

宣和初方臘反江浙震動世忠時以偏將從王淵致討師次杭州賊奄至勢甚張大將惶怖忠僅以二千兵迎敵設伏大敗之賊遁入睦州青溪峒世忠窮追至其地賊方深據巖險爲三窟諸將繼至莫知所入忠偵得其徑令野婦爲導獨身潛行溪谷間直擣其

穴格殺數十人禽臘以出先是有詔得臘首者授兩鎮節鉞及是辛興宗掠其功賞不及

長沙賊劉忠哨聚數萬據白面山世忠討之議急攻宣撫使孟庾不可世忠曰此非參政所知遂與賊對壘日奕棊張飲堅壁不動衆莫測一夕密與蘇格聯騎出徑穿賊營候者呵問世忠先已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候者以爲家將也不疑世忠遂得從容周覽以出及旦令伏精兵二千於山側而躬督諸將拔營進賊方迎戰則伏兵出馳入中軍奪其望樓旗蓋矣傳呼若雷賊回顧驚潰遂斬忠湖南平

讀史快編 卷五十四

十六

苗劉之亂世忠聞變亟會張浚於平江慨流涕即率兵次秀州陽稱病造戰具苗劉有使至檄兵屯江陰世忠以好言慰之時世忠妻梁氏子亮俱爲苗傳所質會朱勝非給傳宜即遣妻子慰撫世忠賊信之梁夫人遂疾驅以一日夜會世忠於秀州遂引兵直進賊兵陳臨平勢甚張世忠令曰今日面不被數矢者悉斬於是士皆殊死戰賊兵辟易遂潰散二賊聞開湧金門遁世忠入觀帝步至宮門握手慟哭因中軍吳湛佐逆爲最尚雷朕肘腋能先誅乎世忠即而湛握手與語即折其中指戮於市尋遣二賊會斬

以金人之渝盟也帝手札賜飛令從便措置飛命皇
及憲貴等經畧東西京及河南北諸郡縣時李寶捷
曹州捷宛亭渤海廟董先姚政捷穎昌劉政捷中牟
張憲復穎昌淮寧王貴楊成復鄭州張應韓清復西
京畢及傳捷西京捷黃河孟邦傑復永安軍楊遇
復南城梁興會大行忠義破金人於垣曲又捷心水
追至邵原降其張太保成太保等又破金高太尉於
濟源喬握堅等復趙州李興捷河南府梁興又取河
北懷衛二州大破兀朮軍斷山東河北金帛馬綱之
路是時金人大震未幾飛還朝歎千古以爲恨云

讀史快編

卷五十四

三七

張俊

俊握兵最蚤屢立戰功軍中有張鐵山之號時以張
韓劉岳並稱而濠梁之劫挫亦不小帝於諸將中特
之特厚然時時警敕自淮西入見則敕其讀郭子儀
傳或召入禁中則戒以毋與土木毋與民爭利晚年
力贊和議與秦檜善岳飛冤獄韓世忠力爭之而俊
獨助檜煅煉成其獄心術之殊也

劉光世

光世於諸將中最先進嘗入對言願竭力報國今他
日史官書臣功第一然律身不嚴御軍無法不肯爲

國任事惟結內侍康履以自固蚤解兵柄與時浮沈
不爲秦檜所忌故榮寵終其身方之韓岳遠矣帝嘗
謂曰卿須見之實事毋徒托空言蓋默窺其微云

讀史快編

卷五十四

卷五十四

三八

真偽相亂耳未幾韓侂胄擅國道學遂受其禍

謝諤

諤爲文倣歐陽修會鞏初居竹坡名其燕坐處曰良齋人稱良齋先生周必大薦士及諤姓名孝宗曰是其爲良齋者耶朕見其聖學淵源五卷已得之矣光宗時嘗獻十箴又論二節三節二節曰宴飲曰妄費三節曰執政大臣曰舊學名儒曰經筵列職

李衡

衡爲侍御史以外戚掌兵柄爭之不得力求罷家居崑山結茅別墅杖履徜徉左右惟從二蒼頭架上聚讀史快編

卷五十五

三七

劉章

孝宗初議經畧中原趙彥端竊非之或諧於上曰陛下銳意大舉但資彥端一笑耳端憂不測先是章夜對上謂章曰聞卿監中有笑朕者章初不知狀對曰聖主所爲人焉敢笑但意見不同或有之耳上爲意解一日上顧曰卿今年幾而容貌殊未衰頗學道

不章對曰臣書生無他長惟非儉自度晏嬰一狐裘三十年不易人以爲難臣以爲易上嘉歎久之

周必大

必大慷慨明辨孝宗志在恢復每御毬場太子與焉必大奏金星近前星臣甚危之上令語太子必大曰太子人子也陛下業命之臣安敢導以違命惟陛下勿命可耳上然之椒房戚有求爲郎者上令諭給舍繳駁必大曰臺諫給舍豈可諭意不從失體從則壞法令下日臣等自當執奏上喜曰肯任怨耶必大曰當予不予則怨不當予不予何怨之有晚以僞學被誅家居自號平園老叟有平園集二百卷他著撰八十一種生平敬慕其鄉人歐陽文忠修楊忠襄邦乂胡忠簡銓爲建三忠堂自爲文記之則絕筆也

卷五十五

三八

李唐

鷹少孤能文倉卒間落筆飛舉蘇賦謂其筆墨瀾翻有揚沙走石之勢嘗拊其背曰子才萬人敵也賦典貢舉偶遺薦為賦詩以自貴因與范祖禹謀曰薦雖在山林其文有錦承玉食氣棄奇寶於路隅昔人所歎將同薦諸朝未果及軾亡薦哭之慟曰吾愧不能死知已作文祭之詞云皇天后土鑒一腔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萬古英靈之氣詞致奇壯讀者神悚

劉恕

恕字道源八歲時坐客有言孔子無兄弟者恕應聲曰以其兄之子妻之年十三應制科詣丞相晏殊與辨詰典故殊不能對未冠舉進士再試皆第一嘗偕司馬光讀道旁碑乃五代列將人不知名者恕言其行事雖末獨詳恕於書無所不覽究而獨不信浮屠說以為必無之事曰人生如居逆旅一物不可乏去則盡棄之矣豈能齋以自隨

米芾

芾字元章為文奇險尤妙於翰墨得王獻之筆意畫山水人物自名一家精臨移至亂真不可辨性嗜古每遇古圖書器物極力求取必得乃已冠服效唐人

風神蕭灑好潔成癖無為州治有巨石狀奇觀芾見而大喜曰此足當吾拜具衣冠拜之呼為兄其舉動詭怪多類此子友仁亦善書畫世號小米作楚山清曉圖芾為上於朝

李公麟

公麟字伯時第進士嗜古多識書字夏商來尊彝鐘鼎皆能考證世大辨其款識聞一妙品不惜千金必求得之昭聖末朝廷得一玉璽下禮官諸儒議言人殊公麟曰秦璽用藍田玉今璽色正青且玉質堅甚非昆吾刀蟾肪不可治珣法中絕真秦李斯所為讀史快編 卷五十七 四二 無疑也議曰是定元符中歸老龍眠也雅善畫自食山莊圖為世寶識者以為顧凱之張僧繇之亞黃庭堅詩云流不減古人而因畫為累但以藝傳云

讀宋史

明儒趙維寰節

元臣脫脫本

忠義

李若水

靖康之亂若水扈從金人過帝易衣若水抱持大哭金人擊之敗面氣結仆地時粘罕令必使李侍郎無恙若水遂絕不食或勉之曰事無可爲者今日願從明日富貴矣若水歎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僕慰解之曰公父母春秋高若水曰吾寧復顧家然

讀史快編

卷五十八

一

親老汝歸勿違言今兄弟徐言之可也粘罕擁之去若水罵不絕遂搥破其脣嚙血罵愈厲爲裂其頸至斷舌而歿金人相謂曰遼亡歟義者十數南朝惟李侍郎一人

劉韜

京城既陷韜使金軍金人館之僧舍或謂曰國相知君今用君矣請以家屬行韜仰天呼曰有是耶爲索筆書片紙曰金人不以予爲有罪而以爲可用夫貞女不事二夫忠臣寧事二主此予所以必歿也書訖令親信持歸報其子尋沐浴更衣酌卮酒自縊燕人

歎其忠瘞之寺西岡上徧題憲壁識其處凡八十日始就殮顏色如生

楊邦乂

金兵陷建康守臣皆出迎拜邦乂時知溧陽獨不屈自誓必歿刺血大書其衣裾曰寧爲趙氏鬼不作他邦臣金帥使人說以官邦乂首觸柱謂曰世豈有不畏死而可利動者旁一帥怒取幅紙書歿活二字示曰無多云歿歿卽書歿字邦乂奮筆書歿竟罵賊歿

閻進

建炎初進使金金人拘留之已亡去被追還詰問對

讀史快編

卷五十八

二

曰思大宋耳又問郎主待汝有恩何故去進曰錦承王食亦不戀也凡三亡乃見殺歸刑謂行刑者曰吾當南向受刃南則吾皇帝行在也行刑者曳其臂令面北進踊身直起盤旋數週卒南鄉斃時有朱勣者隸粘罕部才數日遽求妻粘罕喜使自擇勣取其最醜者人莫喻意不半月亡粘罕追獲之勣含笑歿挺下蓋求妻以固賊使不疑也

陳寅

寅守西和州北兵十萬壓境寅知不免顧其妻杜氏曰若速自爲計杜厲聲曰安有生同君祿歿不共王

事者即登高堡自飲藥灰二子亦歿母傍城陷寅登樓望闕再拜曰城不存臣歿分也臣不負國臣不負國遂仗劍歿時何充守黎州亦以城陷不屈歿其妻陳先聞充被召即必與俱元帥曰不呼汝何以來陳曰求同歿耳充歿即自殺又有劉銳者一家歿事其幼子同哥才六歲飲以藥脅下拜受左右爲之感勸

李希尹發

元兵南下希守潭州力不支城且陷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歿吾家人亦不可辱於俘汝爲我盡殺之而後殺我忠伏地叩頭辭不能希固命之

讀史快編

卷五十八

三

忠泣諾置酒飲其家人極醉盡刃之希乃自引頸受刀忠縱火焚其屍因還家自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慟號呼而自刎

潭城中有尹穀者先舉進士第知衡州是時在圍中知城且陷將不免爲積薪局戶朝服望闕拜已取歷官告身焚之即縱火自焚鄰家救之火熾不可救但望見烈燄中穀正冠端笏危坐如平時州守希聞之曰尹務實先我就義真男子也

趙卯發

卯發通判池州元兵至知不可守謂其妻羅氏曰城

將破吾守臣誼當歿汝先出走羅曰君爲命官我爲命婦君爲忠臣吾獨不能爲忠臣婦乎卯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所能也羅曰請先若歿卯發姑止之未幾城陷卯發書其几曰君不可叛賊不可降夫妻同歿節義成雙遂與羅並盛服縊從容堂蓋卯發始作堂名之從容取從容就義意也元相伯顏入得其故歎息爲合葬池上祭其墓而去

姜才

附

宋既亡才猶與李庭芝歿守楊州庭芝一日召才計事屏左右語良久無所聞第聞才言相公不過忍片

讀史快編

卷五十八

四

時痛耳已俱被執元帥責庭芝不降才直前曰不降者才也氣猶憤憤臨刑降將夏貴出其旁才切齒曰汝見我寧不愧歟

時密佑在撫州亦被執元帥欲降之佑謾罵不屈因久繫之餌以金符終不受乃令佑子說之曰父若歿子安之佑斥曰我來汝行丐於市弟云密都統子誰不憐汝時聞者盡泣下而佑怡然就刃無難色

陸秀夫

德祐初君臣僑越海濱無復統紀楊太妃垂簾與羣臣語猶自稱奴時惟秀夫追隨每朝會秀夫儼然正

勢立如治朝或時在行中淒然泣下以朝衣拭淚永
盡池左右無不悲慟者二王沒羣臣欲散秀夫曰度
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有一成旅中興者
天若未絕宋安知不可復爲國乃復擁立衛王厓山
之尼負王蹈海歿

方秀夫在海上海時記二王事甚悉彙爲一書以授禮
部侍郎鄧光薦曰吾後必幸傳之其後厓山平光薦
以書還廬陵大德初光薦卒其書散佚無致以是海
上之事世莫得其詳云

鄧得遇

續史快編

卷五十八

五

得遇舉進士第累官經畧靜江靜江破得遇朝服南
望拜辭書幅紙云宋室忠臣鄧氏孝子不忍偷生寧
甘溺歿彭咸故居乃吾潭府屈公子平乃吾伴侶優
哉悠哉吾得其所遂投南流河而死

劉士昭

王士敏附

元兵陷太和鎮工劉士昭者謀復城不克乃血指書
帛云生爲宋民死爲宋鬼赤心報國一死而已卽以
帛自縊時又有王士敏者慷慨不撓題其裾曰此生
無復望生還一死都歸談笑間大地盡爲腥血汚好
收吾骨首陽山臚刑歎曰恨吾病失聲不能大罵耳

孟余

宗室余與芮從子也謀舉兵事泄被執范文虎詰其
謀逆余曰賊臣危我宗社吾帝室之胃誰當雪恥
乃更以爲逆耶文虎怒驅出斬之過宋廟呼曰太祖
太宗列聖之靈在天何以使孟余至此都人莫不隕
涕然發雷電晝晦久之

陳東

欽宗卽位東以太學生伏闕上書請誅六賊謂蔡京
梁師成李邦彥朱勔王黼童貫也朝議割三鎮罷李
綱東又伏闕爭之時軍民從者數萬至撾壤登門鼓

續史快編

卷五十八

六

喧呼動地一中人出衆嚮而磔之於是乃亟詔綱入
衆稍定高宗卽位東又上書指黜時相汪黃汪黃遂
以語激怒上詔斬東市時府尹孟庾召東東請食而
行手書區處家事授其從者曰我必爾歸幸致吾親
已如廁更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卽不敢言
既言肯逃死乎吏曰吾亦知公安敢相迫頃之具不
冠出別同邸遂就死

歐陽澈

靖康初澈三上書論時政闕失書凡三巨軸庶置卒
辭不能舉州將爲選力士荷之以行書上朝廷不報

金人要盟城下澈語人曰我能口伐金人強於百萬
師願身使穹廬御親王以歸鄉人笑其任誕澈乃徒
步詣行在會高宗踐祚與陳東極詆用事大臣遂見
殺時許翰在政府罷朝問黃潛善今日處分何人曰
斬陳東歐陽澈翰驚失色曰此事何以不下政府答
曰上命獨下潛善耳翰遂力求罷為東澈著哀詞

呂祖僉

祖僉以白趙汝愚冤忤韓侂胄貶吉州其在謫所讀
書以自娛賣藥以自給出必草屨徒步為踰嶺之備
嘗言因世變而有所摧折失其故常者固不足言因

藏史快編 卷五十八

七

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卒貶所弟祖泰
儉既沒祖泰遂詣登聞鼓院上書請誅侂胄書出中
外大駭事下府尹尹好語誘之曰誰教汝試言之吾
且寬汝泰笑曰公何問之愚也吾固知必死而可受
教於人尹曰汝病風喪心耶泰曰泰何病以泰觀之
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真病狂喪心耳杖之百

真寶

萬安
附

真寶五臺山僧也能外生夙靖康中與其徒習武事
於山中會虜大至代州不守酋令生致真寶至則抗
詞不撓酋異之使州守劉驤百方誘勸卒不顧曰吾

法中有口厄之罪吾既許宋皇帝夙肯妄言耶怡然
就戮德祐中萬安有僧起義兵謀恢復署其旗曰降
魔又署一聯前導曰時危聊作將事定復為僧旋歿

孝義

陳兢

江州義門陳兢十三世同居長幼七百口不畜僕妾
悼睦無間言每食必羣坐廣堂未成人者別為一席
有大百餘亦置一槽共食一犬不至羣犬皆不食間
寶初兢家羣從千口嘗苦食乏詔本州每歲貸粟二
千石給之後兢死其從弟旭每歲止受貸粟之半云

藏史快編 卷五十八

八

省齋而食可及秋成會歲儉穀貴或勸令全受而糶
之可邀善價旭曰朝廷軫恤家乏食故貸之公粟安
得見利忘義為罔上之事乎太宗嘉其廉遣中使賫
御書以賜

宋世自兢家外猶有會稽裘承詢十九世同居信州
李琳十五世同居十世至四五世者不下十餘族江
州許祚亦以族蕃食不給詔歲貸粟千斛又有南康
人洪文撫六世義居築善舍招來遊學之士至道中
遣內侍齋御書百軸以賜文撫遣弟文舉入謝太宗
飛白書義居人三字特賜之

朱泰

泰家貧窮新養母恒給甘旨一日雞初鳴入山樵採遇虎搏攫負之而去泰瞑眩已行百餘步忽稍醒厲聲歎曰我則已矣我母誰托虎乃棄泰於地疾走不顧若有人驅之者泰匍匐歸道其故母子相持泣調攝踰月復故里人異其孝咸因號爲朱虎殘

楊慶

鄆人楊慶父病貧不能召醫爲割股肉啖之病良已其後母病不能食慶取右乳焚之以灰和藥進焉入口遂差久之乳復生鄆守仇念爲之說曰韓退之作

讀史快編

卷五十八

九

鄆人對以毀傷支體爲害義若乃匹夫單人身膏草野軌訓之理未宏汲引之塗多缺而行成於內情發自天使稍知禮義之說推其所存出身事主臨難而仗節義豈減介之推安金藏哉

隱逸

陳搏

許墳

搏字圖南四五歲時戲澗水有青衣嫗乳之自是聰悟日益後唐長興中舉進士不第遂隱武當山九室巖服氣辟穀歷二十餘年但日飲酒數杯移居華山雲臺觀每腰處至百餘日不起周世宗訪以黃白術

不對太宗九年來朝搏時居華山四十餘年矣度其年可百歲許上遣中使送至中書詔賜號希夷先生畱闕下數月放還山

搏好讀易能逆知人意齋中有大瓢挂壁上道士賈休復心欲之搏已知意呼侍者取與之華陰隱士李琪自言唐開元中郎官已數百歲人罕見者關西逸人呂洞賓有劍術百歲童顏頃刻能行數百里世以爲神仙皆數來搏齋中人咸異之謂搏非世間人也端拱初忽謂其弟子曰汝可於張超谷鑿石爲室吾將憩焉室成乃手書數百言爲表其畧曰臣搏大數

讀史快編

卷五十八

十

有終聖朝難總已於今月二十二日化形蓮花峯下張超谷中矣表上如期而卒經七日支體猶溫有五色雲蔽塞洞口彌月不散

時有鄆陵人許瓊者其子承上言臣年七十矣父瓊年九十九長兄年八十一次兄年七十九欲乞近地一官以就養養上覽奏命迎其父赴闕三子扶侍皆鬚眉皓然上顧問良久瓊悉能答而詞氣不衰其言唐末以來事歷歷可聽賜襲衣犀帶銀鞍勒馬

种放

放字名逸七歲能文不應進士舉父蚤沒獨侍母隱

終南豹林谷之東明峯聚徒講學得辟穀術別爲堂於峯頂盡日望雲危坐性嗜酒種秫自釀每曰空山清寂聊以養和因號雲溪醉侯爲歌詩自稱退士上聞詔召之其母悲曰吾常勸汝勿聚徒果爲人知不得安處我將棄汝深入窮山矣故因稱疾不出其母盡取家資與之與放轉居窮僻人跡罕至太宗高之爲給錢養其母不奪其志已母沒後應召爲大官晚節頗飾典服杜鎬誦北山移文以誦之

林逋

逋家錢唐自少不喜章句學初放遊江淮間久之歸

讀史快編

卷五十八

十一

結廬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其詩澄澹峭特然就葉輒焚或請傳之逋曰吾且不欲以詩名一時況後世乎然好事者往往竊記之所傳尚三百餘首預爲墓於廬側臨沒賦詩有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之句

張愈

愈初負大志嘗請使契丹欲令夷狄自相攻以完中國之勢其論甚壯屢舉不第用薦除校書祕閣薛鼎就隱於家喜奕棋樂山水每逢興劇雖數千里必盡室往遊於是浮湘沅覽浙江升羅浮入九疑所至必

買石載鶴以歸歸而杜門著書其所居爲青城山之白雲谷杜光庭故址也妻蒲氏亦有文愈卒蒲爲之詩

詠曰高視往古哲士實殷施及秦漢餘烈氛氲孰謂今世亦有其人其人伊何白雲隱君嘗曰丈夫處世不偶仕非其志祿不可苟營營末途非吾所守吾生有涯少實多艱窮亦自固困亦不顛脫簪散髮眠雲聽泉有峯千仞有溪數曲廣成遺趾吳興高躅疏石通逕依林架屋麋鹿同羣晝遊夜息嶺月破雲秋霖灑竹清意何窮真心自得放言遺慮何榮何辱孟春

讀史快編

卷五十八

十二

感疾閉戶不出豈期遂往英標永隔扞詞哽噎揮涕沈瀾人誰無疾惜乎材賢已矣吾人嗚呼哀哉

俞汝尚

汝尚字退翁越朴守蜀每退坐便齋諸史莫敢叩獨汝尚來排闥直入清言竟暮王安石薦之則力辭親故責以不能爲子孫地汝尚笑曰是乃所以爲之地也六月徂暑出舍於門妻黃就視之汝尚曰人生七十者稀吾與夫人皆過之可以行矣妻應曰然則吾先去後三日黃卒汝尚庀其喪爲作銘召諸子謂曰吾亦從此逝矣遂隱几化去相隔才十日

吳瑛

瑛在治平中官虞部員外郎即致仕去臨溪築室種花釀酒賓至必設飲必設酒因以花間客去亦不問有無否人物者不酬一語但促奴益行酒嘗有貴客過之瑛酒酣而歌以樂器扣其頭為節客亦不忤盜入室覺而不言且取其被徐謂曰他物惟所欲夜正寒幸舍此共曠達多如是

杜生

杜生者不知其名人呼為杜五郎所居止屋兩間與其子俱前有空地丈餘結籬門不出門者三十

讀史快編

卷五十八

十三

年劉陽尉孫軫嘗就訪之問所以不出門者生笑曰告者過也指門前一桑曰憶十五年前亦曾納涼其下何云不出但無用於時無求於人無所事由耳問常日何為曰惟端坐頗觀書否曰二十年前曾有人遺一書無題號其間多說浮名經當時極愛其議論今忘之并書亦不知所在矣問其子曰村童也然淳質不妄言間至縣買鹽酪可數行跡以待其返徑往徑來未嘗旁游一步軫嗟嘆久之他日至延安幕府以語沈适适時方理軍書夜半未臥神思疲極偶聽談此不覺灑然頓忘其倦

南安翁

翁不知何姓名漳州陳元忠嘗赴省試過南安日暮投宿村舍見茅屋數椽竹樹茂密主翁雖麻衣草履而舉止談對宛若士人陳叩之曰翁訓子讀書乎曰兒業灌園亦入城市平日十五年不出矣少焉風雨作二子歸拾組揖客不類農家子翁進豆羹享客遲明別去陳時以事留城中一日忽見翁舍皇過陳追詰曰十五年不出城何到此曰吾有急事不得不出問之則大兒於關外市果失稅為關吏所拘也翁與小兒偕詣庭下爭請罪小兒乃言家大人元係帶職

讀史快編

卷五十八

十四

蘇雲卿

雲卿本唐漢人紹興間來結廬豫章東湖稱曰蘇翁禍衣草履終歲不易亦未嘗疾病躬圃藝培植得法品味獨勝灌園之暇閉門高臥或危坐終日莫測識也張浚入相馳書函金幣屬豫章漕帥曰余鄉人蘇雲卿管樂流亞近聞灌園東湖此非折簡可致幸為我親造廬必致之帥漕密物色曰此間獨有灌園蘇

翁無雲卿帥乃屏騎從更遊士服入其圃翁不顧進而揖之翁曰二客何來延入室地無纖塵翁見案上有西漢書二客恍然默計此必雲卿也已汲泉煮茗意稍淡徐叩其鄉里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然因問德遠何如人曰賢人也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人德有餘而才不足因問德遠今何官二客曰今朝廷起張公欲了此事翁曰恐他未便了得在二客起言曰張公令某致公共濟大業因出書幣置几上翁鼻間隱隱作聲若自咎訟者二客力請共載辭不獲則期以詰朝及旦遣使伺迎局戶窅然

讀史快編

卷五十八

十五

矣排闥入書幣宛若而翁已適竟不知所之漕帥復命浚喟嘆良久恨求之弗早爲作箴識之有山空水淼邈不可尋弗力弗先子罪曷鍼之句

譙定

附

定本蜀人聞程願講道於洛徒步往受學焉其易學得之願最精既有得浩然而歸願後貶涪則定之鄉也北山有巖師友游泳其中涪人名之曰讀易洞愛青城大面之勝棲遯其中蜀人指其地曰譙巖稱定曰譙夫子定後不知所終譙夫牧豎往往有見之者世傳其仙去

程珣守廣漢願皆從一日遊成都見治茂德桶者扶冊就視之則易也方議致詰而篋者先曰若嘗學此乎因指未濟男之窮以問二程遜還問之則曰三陽皆失位兄弟渙然有省翌日再過之則去矣其後家滋入洛問易於願願曰易學在蜀滋入蜀訪求久無所遇已見賣書薛翁於肩甲間與語大有得願不知所得何語也篋叟鬻翁蓋皆隱君子云

劉庭式

庭式初未第議娶鄉人之女約矣而未納幣及庭式第則女且表明女家故躬耕甚貧不敢復言遂有勸

讀史快編

卷五十八

十六

庭式納其幼女者庭式笑曰吾已心許忍負初心哉卒娶之生數子已死庭式遂不復娶蘇軾嘗問之曰哀生於愛愛生於色君今愛何從生哀何從出庭式曰吾知吾妻而已不知其他也若綠色生愛綠愛生哀色衰愛弛吾哀亦忘則彼揚袂倚市目挑心招者皆可爲妻與軾爲悚然

烈女

趙氏

永新趙氏譚婦也元兵破永新趙氏抱嬰兒隨舅姑同匿校舍爲賊所執賊殺舅姑欲汙趙氏以白刃趙

自居曰吾從舅姑地下耳肯從賊遂與嬰兒同遇害
時血漬兩櫬之間入輒爲婦人與嬰兒狀久之宛然
或磨以砂石煨以熾炭卒不滅

韓氏女

巴陵韓氏女字希孟或曰丞相琦之裔自幼識書工
詩慶元間元兵至岳陽女時年十八爲卒所掠將獻
主者女知不免伺便竟赴水歿越三日尸浮得詩於
裙帶間詩曰我質本瑚璉宗廟供蘋蘩一朝撥禱難
大身戎馬間寧當血刃歿不作衽席完漢上有王猛
江南無端安長號赴洪流激烈摧心肝

讀史快編

卷五十八

十七

方伎

僧志言

志言者自言姓許祝髮東京景德寺動止隱誦語笑
無度每從屠酤遊飲啗無擇衆以爲狂其師清璉獨
曰此異人也仁宗每延入禁中徑登坐結趺飯畢遽
出未嘗揖王公士庶召卽赴然莫與交一言仁宗春
秋高嗣未立默遣內侍至言所言第書十三郎字人
莫測及英宗入繼則漢王第十三子云番禺人傳言
與趙崇善數以偈頌相寄萬里間數日而達言將外
作頌不可解第曰吾從古始成就迷多國土今南國

矣仁宗命內侍以真身塑像寺中

龐安時

安時初習醫父授以脈訣曰是不足爲獨取書扁
鵲書治之通其意於是決生死若合節桐城民家有
產婦七日而子不下百術不効安時往才望見卽連
呼不效令以湯溫其腰腹自爲上下拊摩孕者覺腸
胃微痛呻吟生一男子其家驚喜問故安時曰兒已
出胞而一手誤執母腸不能脫故非符藥所能爲吾
隔腹捫兒手所在鍼其虎口既痛卽縮手所以遽下
無他術也還視兒右手虎口鍼痕在焉有問以華佗
讀史快編 卷五十八 十八

之事者曰術若是非人所爲其史之妄乎年五十八
而疾作門人請自視脈笑曰察之審矣出入息亦脈
也今胃氣已絕吾歿矣遂屏藥餌遲數日卒

智緣

僧智緣者精醫每察脈能決人一生休咎診父之脈
能知其子所言若神士大夫爭造之王珪在翰林疑
古無此安石曰昔醫和診晉侯而知其良臣將歿夫
良臣之命乃見於君之脈則視父知子亦何足怪

王老志

王老志遇異人於丐中自稱鍾離先生予之丹服之

發任遂棄妻子結廬田野政和中召至京館蔡京為
書紙一書達帝所徽宗嘗讀乃昔歲中秋與喬劉二
妃燕好語也朝士多從求書初若不解后多驗故其
門如市嘗獻乾坤鑑法命鑄之既成謂帝與后他日
皆有難請時坐鑑下思所以驚懼消弭者已復見其
師責以擅處富貴乃乞歸初未得請病甚既許步出
就舍則病失矣王黼微時嘗問名位所至為書太平
宰相四字旋以墨塗之曰恐泄機黼敗人始悟

莎衣道人

道人何姓嘗舉進士不中遂平江一日倏狂身衣白

讀史快編

卷五十八

十九

欄晝乞食於市夜止天慶觀久之永益微以莎緝之
嘗遊妙嚴寺臨池見影豁然大悟孝宗一夕夢莎衣
道人跪哭來弔詰之曰蘇人也問其故不肯言未幾
后及太子薨帝乃悟召之不至帝念恢復大計累歲
未有所屬后位虛且久一日焚香默祝何誠仙必知
朕意因遣中使致贊不言所以道人見之掉首作吳
音曰有中國即有外夷有日即有月不須問不須問
中使還奏帝益神之光宗立召之亦不至

孫守榮

守榮七歲時嘗遇異人教以風角鳥占之術久之悟

其理異人授以鐵笛遂去不復見他日挾其術謁丞
相史嵩之嵩之大喜一日庭鵲噪令占之曰來日哺
時當有寶物至及期李全獻玉柱斧嵩之又嘗得李
全檄納諸袖中而使守榮射之答曰詐假布囊二十
萬耳剗封果然崇嘗以鐵笛音推諸朝紳互有贏縮
因私謂所知曰宋祿其殆終乎未幾驗

外戚

劉永年

永年真宗劉后孫也嘗知代州契丹取西山木十餘
里輦載相屬前守不敢遏永年遣人焚之一夕盡契

讀史快編

卷五十八

二十

丹怒移檄捕縱火盜永年曰盜固有罪然發在我境
何與汝事使人語塞而去

李遵勗

遵勗在祥符中尚萬壽長公主天聖中章獻太后臨
朝一日屏左右問曰外人有何言遵勗不答太后固
問之遵勗曰無他聞但聞人言天子既冠太后宜以
時還政耳太后默然性嗜奇石一有聞靡在千里外
必募致之雅通釋典將卒與浮屠楚圖為偈頌

宦者

衛紹欽

此國中江東有僧請開清修天台壽昌寺且言寺成願焚身爲報太宗允其請命紹欽往督其役後既竣遽積薪於廷請僧如願僧言尚須再謝至尊紹欽曰昨朝請已親奉德音不煩謝僧惶怖假意謝左右顧觀有救之者紹欽令人以叉抑按而焚之紹欽固肯忍然自是左道亦少制

李憲

熙寧中李憲有事西邊以督饋運峻急幾激變舜舉時以押班同詣涇原軍事輒奏罷之舜舉詣中書王珪迎勞曰邊事屬押班及李雷後朝廷無復西顧之

顧史快編

卷五十八

二一

憂矣舜舉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相公常國而以邊事屬二內臣可乎聞者代珪爲慙

閻文應

仁宗既廢郭后楊尚二美人益專寵上體爲羸至累日不進食中外憂懼楊太后雖亟以爲言然未能去也時內侍文應用事性強決早暮言之一日仁宗厭其煩伴應曰諾文應乃立以輓車載二美人出二美人泣涕辭不肯行文應罵曰官婢尚何言竟驅之登車去翌日勅尚氏爲女道士楊氏安置別宅然郭后之廢且歾文應實爲之

任守忠

守忠在仁宗時窺皇儲未定擬立昏弱以徼大利及英宗立復交構兩宮司馬光雖論其離間議未行也宰相韓琦一日出空頭敕一道參政歐陽修已簽趙鼎難之修曰弟書之韓公必自有說琦至坐政事堂召立守忠庭下曰汝罪當死姑貶新州取空頭敕填與之即日押行琦意以少緩懼中受也守忠用事久中外莫敢言及黜人情大快

童貫

貫多權譎蔡京之進貫有力焉京既相謀取青唐以

顧史快編

卷五十八

二二

貫從李憲久熟西事遂以兵十萬屬王厚專闢而貫監其軍師既發會禁中火帝下手札驛止貫母西貫啓視遽納韓中厚問故應曰上趣成功耳師竟出復四州捷聞帝大奇之自是遂驕恣選置將吏俱捷取中旨不復關朝廷儀進簽書樞密院是時人稱蔡京爲公相稱貫爲媼相貫與北伐之役尋啓邊釁金人敗盟南下貫聞奪魄謀遁歸太原守張孝純謂曰金人淪盟王方擁重兵乃委之而去是棄河東也河東棄奈河北何貫怒叱曰貫受命宣撫非守土也君必欲留貫置帥何爲孝

純拊掌歎曰平生童太師作幾許威儀今臨事乃爾
蓄縮亦何面目見天子貫奔入都即奉上皇南避惟
恐行之不速後斬英州梟首都市

梁師成

徽宗時師成以慧黠知書寫名進士籍入處殿中御
書號令皆出其手因擇善書吏習帝書雜詔旨以出
外庭莫能辨師成實不能文而高自標榜自謂蘇軾
出于時天下方崇誦軾文師成訢帝曰先臣何罪自
是軾文稍稍出好招致四方名士名士頗遭黜汚王
黼蔡京父子俱極諂附都人目爲隱相其小吏儲宏
讀史快編 卷五十八 二三

佞倖

朱勔

徽宗頗垂意花石吳人朱勔善逢合爲密進浙中珍
異初致黃楊三本帝嘉之後漸增至五七品政和中
遂極盛舳舻相銜於淮汴號花石綱所貢多豪奪於
民士民家或一石一木稍堪玩即領健卒直入用黃
封表識之未即取仍使護視微不恪即坐以大不敬
及發行必撤屋抉牆以出是時人家或有一物小異
即共指爲不祥惟恐芟夷之不速也嘗得太湖石高

四丈載以巨艦役夫數千人所經州縣至有拆水門
橋梁繫城垣以過者欽宗時籍勔資田至三十萬畝
餘物稱是徙循州即所至斬之

姦臣

蔡確

神宗時蔡確自知制誥嘗御史中丞又晉參知政事
皆以趨奉奪人位而居之其置獄也朝士自翰林學
士以下悉逮捕械系令獄卒與同寢處設大盆於前
凡羹飯餅餌舉投其中以杓混攪分飼之如犬豕然
故久繫不問於是幸而問即無事不承矣

讀史快編

卷五十八

二四

邢恕

神宗不豫恕與蔡確密謀廢立一日語宣仁后之姪
公繪公紀曰家有白桃著華道書言可療上疾因邀
歸視之至則執其手曰蔡丞相今布腹心上疾不可
諱延安幼冲宜蚤有定論雍曹皆賢王也公繪驚曰
此何言君欲禍吾家耶急趨出恕計不行則反宣言
太后屬意雍王與王珪相表裏異時確自謂有定策
功此其本謀也恕險詐反覆爲司馬光客即陷光附
章惇即背惇惟與三蔡爲腹心則之矣弗替云

呂惠卿

哲宗初蘇轍奏惠卿之姦客曰惠卿懷張湯之辨詐有盧杞之姦邪王安石強倣倣誕於史事宜無所知惠卿指撻教導以濟其惡又起大獄株連蔓引塗汚公卿即安石於惠卿有卵翼之恩父師之義方其求進則膠固爲一及勢力相軋卽化爲仇讐發其私書不遺餘力昔呂布事丁原則殺丁原事董卓則殺董卓劉牢之事王恭則反王恭事司馬元顯則反元顯如惠卿者異世同符誠宜投畀四夷以禦魍魎疏出時以爲實錄

先是神宗朝司馬光嘗奏曰惠卿儉巧非佳士安石

讀史快編

卷五十八

二五

第不諳世務自惠卿爲之謀主天下乃併指爲姦邪帝曰惠卿進對明辨亦似美才光曰江充李訓若無才何能動人主帝默然光又貽書安石曰諂諛之士於公今日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將必賣公自售矣安石不悅已惠卿叛安石家居往往寫福建子三宇蓋深悔爲所悞云

章惇

附

惇相哲宗專以紹述爲國是引蔡卞林希黃履來之邵張商英等居要地協謀朋姦報復冤讐又請發司馬光呂公著冢斲其棺又治劉安世范祖禹諫僮乳

熅事又導蔡渭使告劉摯梁壽造謀起同文館獄又議遣呂升卿等訪察嶺南將盡殺流人其最甚者至詆宣仁后爲老姦擅國議行追廢賴哲宗言卿不欲朕入英宗廟耶以是得免卒起瑤華祕獄廢孟后哲宗後悔曰章惇壞我名節諸殘佞類若此

初惇之入相也會妻張氏病將革屬惇曰君作相幸勿報怨既卒惇一日語陳瓘曰惇亡不堪奈何瓘曰與其悲傷無益曷若念其垂絕之言惇無以對徽宗時惇貶雷州初蘇軾謫雷不許占官舍及僦民居惇又以爲強奪民居追民究詰及是惇適問舍此民民

讀史快編

卷五十八

二十六

曰前蘇公來爲章丞相幾破吾家今不可也先是惇舉進士調商洛令與蘇軾遊南山抵仙遊潭潭下臨絕壁萬仞橫木其上惇揖軾書壁軾懼謝不敢惇平步過之垂索挽樹攝衣而上大書石壁曰蘇軾章惇來既還恬然軾拊其背曰君他日必能殺人惇曰何也軾曰能自擇命者必能殺人惇大笑已竟如言瑤華祕獄惇主之曾布實附會其事初法官議罪猶謂厭魅事未成不當處極典布曰驢媚蛇霧是未成否衆皆瞿然於是死者三人孟后遂廢

安惇

惇卞造同文獄屬惇與蔡京雜治羅織既成乃上奏曰司馬光劉摯梁燾呂大防等交通陳衍變先帝成法懼陛下下一日親政必有欺君之誅乃斥隨龍內侍以去陛下之腹心廢顧命大臣以剪陛下之羽翼無君之惡同司馬昭之心擅權之迹過趙高指鹿爲馬大逆不道必有餘辜帝覽奏曰元祐人果如是乎惇京曰誠有是心特反形未具耳詔誅衍燾摯子孫

蔡京附錄

司馬光初議復差役法爲期五日同列病其太迫京獨如約詣政事堂曰光光喜曰使人奉法如君何

藏史快編

卷五十八

二十七

不可行之有已章惇復變役法置司講議久不決京謂惇曰取熙寧成法行之耳何講爲惇然之僱役遂定差僱兩法光惇爭之十餘年而京蒞其事成於反掌識者有以窺其姦云

京之出杭州也會童賈方詣三吳訪書畫等奇伎囑杭累月京晝夜與遊求一切珍玩日附貫達禁中又陰結道錄徐知常及諸宦官官妾合詞交贊而京遂召入既得志卽陰托紹述之說箝制天子於是遂勒元祐姦黨碑又目元符上書人爲邪等凡名入兩籍者三百九人皆錮其子孫

京之再出再召也愚言者議已乃謀作御筆密進而正徽宗親書以降謂之御筆手詔違者以抗制罪之於是事無巨細皆託御筆以行至有不類帝札者羣下皆莫敢詰由是貴戚近臣爭相請求至使中人楊俸代筆一時號曰書楊京聞亦病之

是時永平既久帑藏充溢京倡爲豐亨豫大之說視祿爵財物如糞土帝嘗大宴出玉琖玉卮示輔臣曰欲用此恐人言太華京曰臣昔使契丹見玉盤琖皆石晉時物持以誇臣謂南朝無此今用之上壽亦何嫌帝曰先帝作一小臺裁數尺上封者甚衆此器就

藏史快編

卷五十八

二十八

久矣朕甚畏人言故向不用耳京曰事苟當理多言不足畏也自是浸淫遂致艮嶽之擾

京前後凡四當國目昏聩不能事事悉決於季子條凡京所判皆條爲之也條代京入奏每追朝侍從以下皆迎揖囁嚅耳語堂吏數十人抱案後從以是恣爲姦利無不得所欲帝時亦頗厭薄之而京殊無去意一日乃呼童賈詣京使上章謝事賈至京泣曰上何不容京當有相讒者不得已乃謝事

蔡卞

卞陰殘過於章惇瑤華祕獄哲宗猶豫未忍章惇欲

召禮法二臣通議之卞福云既犯法安用禮皇后遂坐廢寢序辰建看詳之議惇猶遲疑卞即以二心之語迫之惇不及對卽日置局於是士大夫得罪者一時八百三十家人謂惇雖鉅姦猶在卞術中蓋惇輕率卞深阻論議之際惇毅然主持而卞每嚙不啓齒惇迹易明卞心難見也

先是卞爲禮部侍郎嘗使遼遼人頗重卞名卞時適感寒疾遼主命載以白駝車典客者曰此吾君所乘蓋異數也已知宣廣廣故饒寶貝叢集卞一無取及徙越夷人廉其去以薔薇露灑永送之

讀史快編

卷五十八

二九

蔡攸

攸京長子也權勢輒於京浮薄者復問之父子遂各立門戶爲讐敵攸一日詣京京正與客語客避之攸甫入遽握父手爲脰視狀曰大人脈勢舒緩體中得無不適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有公事卽辭去客竊窺見以問京京曰君固不解此此兒欲以吾爲疾而罷吾也越數日京致仕

攸既得幸帝進見無時與王黼並預宮中祕戲或侍曲宴則短衫窄袴塗抹青紅雜倡優侏儒多道市井淫嫖語以相誑浪妻朱氏出入禁掖童貫伐燕攸爲

副宣撫陛辭日適二美嬪侍上前攸指之請曰臣成功歸乞以二嬪賞帝笑而弗責

趙良嗣

良嗣本燕人馬植也童貫使契丹還燕植夜見自言有滅燕策貫大奇之載歸易姓名曰李良嗣薦諸朝卽獻策曰女真恨遼人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本朝若遣使自登萊涉海結好女真與相約攻遼遼可圖也議者謂祖宗來雖有此道禁不得通百有餘年今一旦啓之懼非他日利朝議不從圖燕之議遂起已復燕賜姓趙而汴京亦因以亡

讀史快編

卷五十八

三十

郭藥師

王安中附

遼將亡藥師以承易二州來歸然衷實觀望陰納款於金徽宗不知也召入見厚遇之藥師曰臣在虜中聞趙皇如在天上不圖今日得望龍顏帝大喜解所御珠袍及二金盆以賜他日童貫至燕藥師郊迎再拜貫避之曰汝爲太尉位視二府與我等此禮何爲藥師曰太師父也藥師惟知拜我父焉知其他貫釋然遂邀貫視師至迤野畧無人跡藥師下馬當貫前掉旗一揮俄頃四山鐵騎耀日莫測其數貫失邑因爲帝言藥師必能抗虜未幾從金兵南下金人圍汴

其詰索宮省邀取珍寶無厭皆藥師導之也

先是遼師張覺以平州來降王安中言於朝請納之徽宗手札諭曰本朝與金國通好信誓甚重必不得已姑密示羈縻可也安中不聽卒納覺金人聞來索覺安中諱之索愈急為斬一貌類覺者給之金人曰此非覺也不與我我自以兵來取安中懼即殺覺函其首歸之藥師驚聞詫曰金索覺即與覺若索藥師奈何自是遂無固志

黃潛善

金兵下陝右山東羣盜大起潛善時為左相匿不以

續史叢編 卷五十八

三一

聞倉卒報至帝大驚遽跟蹌南渡御舟已成而潛善與汪伯彥猶共食堂吏大呼曰駕行矣乃相視愕眙急策馬南馳都人爭門出夾者相枕藉人懷怨忿會司農黃鑄至江上軍士聞其姓誤以為潛善也爭數其罪揮刀斫之鑄方辨非是而首已斷矣潛謫歎

秦檜

檜之得執政也以右相張浚薦及浚求去帝問誰可代者浚不對帝曰秦檜何如浚曰近與其事始知其暗檜衛之浚將謫嶺南檜約同列交章救檜遂無一言先是浚問其論人才浚極談檜善焉曰此人得志

恐吾輩無措足地浚不謂然故引檜共政不自意為所擠也

趙鼎故惡檜及檜在樞府惟鼎是聽自是鼎反深信之他日論並封瑗璩二王事鼎問檜檜不答乃更問鼎曰自丙辰罷相議者專以此藉口今當避嫌約同見帝面納御筆及至帝前檜無一語鼎獨爭之帝乃謂御筆俟議明日檜留身奏事鼎旋罷他日鼎浚遷於閤中言及前事始知皆為檜所賣也

趙鼎既去檜獨專國遂力主和議先是檜從北還每謂人吾若作相數月有二策可聳動天下或問何以

續史叢編 卷五十八

三二

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已拜門下平章知樞密事乃言如欲天下無事須南自南北自北他日又言以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帝曰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

初檜之主和議也一日與宰相同入對檜獨留身言臣僚畏首尾多持兩端不足與斷大事若陛下決計和乞願與臣議勿令羣臣參帝曰朕獨委卿檜曰臣亦恐未便望陛下更思三日容臣別奏又三日檜復獨身奏事帝欲和甚堅檜猶以為未也曰臣恐別有欲望陛下更思三日容臣別奏帝曰然又三日

槍復甦身如初已知帝意確不移乃出文字夾藏於是諸言和不便者竄謫無虛日

洪皓歸自金名節獨著槍以致金酋室然語不一月逐去室然者黏罕近侍也初黏罕行軍淮上槍為草檄室然時與俱故因皓歸寄聲槍方謂士大夫莫有知者而皓語發其私故痛以為恨先是韓肖胄使還金槍至求還北俘而槍南北二語適與胄合故

識者謂槍與金人共謀云

槍專政久流全刺之不中磔於市自知人多積怨禁人私作野史先是李光曾以作私史遠竄及是以光

讀史快編

卷五十八

三三

子孟堅猶能省記光史為編置峽州朝士八人皆連坐時有鄭璋者告其鄉人吳元美家有潛光亭商隱堂謂亭號潛光有心於黨李堂名商隱無意於事秦詔編竄太學生張伯麟偶題壁曰夫差爾忘越王之殺而父乎詔杖脊刺配

李長卿者舊與李光啓頗譏和議又賦牡丹詩有寧令漢社稷變作莽乾坤之句及是為人所告編管靜江軍有驛名秦城呂愿中為賦秦城王氣詩以獻媚遂得內召趙令衿親槍家廟記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新為汪召錫所告詔拘南外宗正司

槍陰險崖竄深阻同列論事上前未嘗力辨但以一二語傾之李光嘗與槍爭事語侵槍槍不答俟光言畢槍徐曰李光無人臣禮帝始怒其排人類如此

察事之卒布滿京城其誣人罪狀不過曰謗訕曰指斥曰怨望曰立黨沽名曰有無君心臺諫論人章疏皆槍自草識之者曰此老秦筆也

槍孫塤舉進士省殿試皆第一其從子及姻黨皆登上第時知貢舉則魏師遜湯思退也塤與第二人曹冠策皆攻專門之學張孝祥則主一德元老且及存趙事帝諱塤策皆槍燬語於是擢孝祥第一而抑塤

讀史快編

卷五十八

三四

第三槍父子開門納賂富堪敵國外國珍寶歟猶及門其無口不鍛酒器治書書特其細也

自槍獨相至歿之日凡易執政二十八人中丞諫議往往甫入即出久之或一閱月或半年惟王次翁歷四年以金人敗盟獨持不易相之論故德之深也槍既病劇子煊猶詣帝請代相位者帝曰此事卿不當與乃退然猶遣其子塤夜見臺諫謀奏已為相會詔下槍燬並致仕乃止是夜槍卒開禧初始追奪王爵謚謬

勿槍與孫傳何舉並從二帝北金主吳乞買以槍賜

弟捷懶爲任用建炎四年十月甲辰檜與妻王氏及一家婢妾忽航海歸檜之歸也自言殺金人監已者奪舟而來朝士皆謂檜與桌傳同拘而檜獨歸且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中間豈無譏訶之者安得殺之盡就令縱之必贊妻屬又安得與王氏偕是時惟范宗尹李回力破羣疑薦其忠於帝帝曰朕得檜喜而不寐既聞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

韓侂胄

侂胄之傾趙汝愚也計出劉攽劉攽者曩與侂胄同知閤門方議內禪汝愚獨與侂胄議而攽弗得與聞

讀史快編

卷五十八

三五

以是銜汝愚事既定謂侂胄曰趙相欲專大功君豈惟不得節度將恐不免嶺海之行矣侂胄愕然因問計攽曰惟有用臺諫耳曰若何而可曰御筆批出是也於是侂胄輒假內批擢劉德秀楊大法等居言路然猶難其名謀之京鏗鏗曰汝愚宗姓誣以謀危社稷可也汝愚遂危

侂胄用事十四年成行官省嘗鑿山爲園下瞰宗廟孝宗時昔思政之所恒偃然居之老宮人見往往有垂涕者顏軾草制言其得聖之清易祓撰答詔褒以元聖四方投書獻頌俱謂伊霍且與不足擬至有稱

我王者所嬖妾張譚王陳號四夫人每內宴與妃嬪雜坐是時言路阨塞臺諫皆其私人每月舉論一二尋常細事謂之月課或勸侂胄立蓋世功名以自固於是恢復之議起而卒以自危

丁大全

大全字子萬而藍色嘉熙中以資緣獵進侍御史劾奏宰相董槐章猶未下也夜半輒調開兵百人露刃圍槐第以臺牒迫驅之出給言與槐至大理蓋恐之也須臾出北園興人棄槐羣蹄呼散去槐徐步入接待寺而罷相之命始下遠近傳之無不驚愕者大

讀史快編

卷五十八

三六

全嘗爲子壽翁娶婦見其豔輒自取爲妻世共視之

賈似道

似道之奉命援鄂也時元兵攻鄂幾破似道密遣人詣元軍請稱臣納歲幣初不許會元憲宗崩於蜀似道使再至許之及元兵北歸乃用劉整計攻斷浮梁殺七十餘人遂以大捷奏帝謂似道有再造功當其還朝率百官郊勞如文彥博故事又使廖瑩中等撰福華編頌鄂功元世祖嗣位遣國信使郝經持書來申固盟好且徵歲幣似道恐事洩令拘之真州不以聞蓋舉朝不知其乞和也

是時軍儲既乏似道建議買公田以罷和糴浙西田有畝值千緡者似道均以四十緡買之數多者用銀緡又多用度牒告身而吏胥又緣爲奸利時官司承望風旨務多買田爲功謬以租七八斗爲石其後出或就瘠瘠租或個人負租而逃爭取償原主於是六郡之民破家者大半愁怨徹上所以道上書力辨帝謂曰公田不可行卿建議之始朕固已沮之今業已行一歲軍餉皆仰此又何言自是東南尺寸地皆有從而民力大竭

理宗崩度宗初立似道卽陽棄官去而陰嗾邊報張

讀史快編 卷五十八

三七

皇敵勢帝與太后駭甚遂手詔敕起似道則故難之至則以經筵拜太師故事須建節授鎮東節度似道又陽怒曰節度使租人之極致耳及出節都人皆聚觀則又曰時日不利命返之而更下日宋制節出有撤關壞屋無倒節理以示不屈至是人皆詫歎自後屢以去要君大臣執政奉旨慰留者日四五夜且交臥第外爲守每朝帝必各拜稱爲師臣而不名也明堂禮成上祝景靈宮會天大雨似道期帝雨止升輅還宮時胡貴嬪父顯宗請如開禧故事却輅乘逍遙轎帝不可曰平章云顯宗給曰素白平章允

矣帝遂歸似道聞大怒入奏曰臣爲大禮使陛下舉動不得預聞乞罷政卽日出嘉會門帝留之不得卽詔罷顯宗又不得則出貴嬪爲尼至涕泣似道始釋襄陽等報至陽上書請行邊而陰使臺諫上章留已及襄陽降則曰臣屢請行邊上皆不許若早聽臣出當不至是其欺罔皆類此

似道少本博徒落魄無賴以其姊有寵理宗爲貴妃遂詔廷對擢太常丞自是恃寵無忌日縱遊娼家夜卽燕遊湖上通夕不返理宗嘗夜憑高望西湖燈火異常顧左右曰此必似道旦詢之果然使京尹戒之

讀史快編 卷五十八

三八

弗校也已歷平章賜第葛嶺裏陽園急似道日主葛嶺取宮人媚尼有美色者淫樂其中惟故博徒得入縱博餘人無敢輒窺者會其妾有兄來立府門若將入似道見縛而投之火嘗與羣妾踞地鬪蟋蟀酷嗜寶玩爲建多寶閣時時登玩聞余玠有玉帶求之列莽矣卽發其家取之

似道既敗謫高州團練使循州安置時福王與芮募能殺似道者使送之貶所縣尉鄭虎臣忻然請行似道侍妾時尚有數十虎臣盡屏去之奪其寶玉撤輜蓋使暴行秋日中令吳玠唱杭州歌以詭之每斤

其名窘辱備至一日入古寺見壁有吳潛南行所題
字虎臣呼曰賈團練吳丞相何以至此似遊僞首不
答蓋潛之南謫似道爲之也屢諷之自殺不聽猶曰
太皇許我不死有詔即死行至漳州木綿庵虎臣曰
吾爲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拉殺之

張邦昌

金人之議立邦昌也孫傳張叔夜不署狀秦檜尤抗
言請立趙氏宗惟王時雍先署以率百官其與時雍
合者吳玠莫儔范瑒也邦昌既受僞命見百官不稱
朕稱予號令稱手書不稱詔獨時雍言事邦昌前必
辭史快編 卷五十八 三九

稱臣啓陛下是時日暈風霾天爲黯淡士庶見者無
不愴感而時雍等獨忻忻以爲有佐命功云

當邦昌之處內庭有華國夫人李氏者數以果實奉
一夕邦昌被酒李氏擁之曰大家事已至此尚何言
因以赭色半臂加邦昌身掖入福寧殿飾養女陳氏
以進高宗正位邦昌等俱伏誅凡僭號四十日

劉豫

二帝既北豫受金人冊命僭大號立八年而仍爲金
所廢廢之日豫乞死金人諒其老病曰昔趙氏少帝出京
自姓然與煇號泣聲一 趙今汝廢無一人憐汝

者又何言蓋豫少無行初入太學嘗盜其同舍生白
金盃紗衣已官御史猶爲言者發其醜云

苗傅

傅之謀逆也既手殺王淵即以兵圍康履第履時匿
上所傳乃盡殺內侍引兵犯闕上御樓呼二賊問故
傅厲聲曰陛下信任中官黃汪悞國猶未遠竄王淵
遇敵不戰反因康履得除樞密臣功多不錄今已斬
淵更乞斬履帝再三諭解不退爲出履傳腰斬之仍
不退曰請隆祐太后同聽政太后至諭以皇帝無失
德猶不退曰臣等定議須立皇子后曰今強敵在外
讀史快編 卷五十八 四十

李全

全既歸宋朝廷以許國爲淮東制置使國故寡謀且
數言全必反全素銜之國至鎮全時在青州青故全
窟也國欲致全全留青不爲致國計結其心每全使
至必厚犒而示之無他於是全上謁故事節使當庭
參制使必赦免及全入國端坐納其拜全退怒曰庭
參亦常禮吾歸本朝拜人多矣但恨汝非文階與我

等何更不相假借已復心計曰彼所爭者拜也拜而得志吾何愛焉遂更折節為禮每會席間出劄白事國判與之全即席再拜謝自是動息必請得請必拜國大喜語家人曰吾折伏此虜矣夫幾全身往青州而使劉慶福密圖國竟殺之

全在青元兵圍之妻楊氏獨留楚制置使劉瑋欲圖之令總管夏全率兵入楚兵勢甚盛賊黨震恐楊氏乃計使人求成於夏曰將軍非山東歸附耶狐死哀泣李氏滅夏氏寧獨有願將軍垂矜夏全許之楊氏遂盛飾出迎因與按行營壘徐謂曰人傳三哥來吾讀史快編

卷五十八

四一

一婦人安能自立便當事太尉為夫玉帛子女皆太尉有也夏心動即置酒歡敘飲酣就寢遂相與轉謀逐瑋越數日夏即反步向瑋瑋出不意擁兵萬餘竟不能發一矢夜半縋城遁瑋既退夏全且歸方擬續懽好而楊氏已遣兵拒之境上矣夏怏怏無所歸遂掠野貽為亂

全既歸元軍廣陵方與趙葵對壘猶懼元人疑其心乃取宋誥勅朝服置几上南向歷敘生平再拜而焚之時胸山于道士老矣言休咎頗驗全迎致之道士初望見全即歎曰吾業債在此債耶謂人曰相公處

明日我死今日人問故曰誥勅焚則一賊耳賊固人得捕之不灰何待已入見曰相公明日出帳門必焚全怒以為厭已也斬之明與趙范戰果見殺楊氏得報知勢不支乃呼其部眾諭曰二十年梨花槍天下無敵手若等不散為我在耳今事勢已去吾當歸老連水若等其自為計眾曰諾楊遂絕淮而北

世家

南唐

李煜既歸朝太宗嘗觀書崇文院召煜與劉鋹使縱觀謂煜曰聞卿在江南好讀書此簡策多卿家舊物

讀史快編

卷五十八

四二

自歸朝來頗讀書否煜頓首謝先是煜在國其妓妾嘗染碧色經夕未收會露下色愈鮮煜愛之自是宮中競收露水染碧衣之謂之天水碧及江南滅方悟天水為趙徵也

韓熙載者先事李景景重之江左號為韓夫子已入宋頗以文章自負乾德初五星聚奎奎主文章又在魯分是歲熙載著格言五卷輒自序云魯無其應韓子格言成常應之其好大言如此

蜀

蜀人王昭遠好讀兵書以方畧自誇謂宋師入孟昶

使昭遠與趙崇韜率兵拒戰宰相錢之郊昭遠酒酣
據臂曰是行也非止克敵當領此二三萬難而思少
兒取中原反掌耳手鐵如意指麾軍事四方諸將亮
俄聞劔門破昭遠股慄已又問崇韜遂脫甲走匿
介舍下悲嗟流涕至日盡腫惟口誦羅隱詩云運去
英雄不自出世為傳笑

歐陽迴故事和為翰林學士善長笛既歸朝太祖嘗
召至便殿令奏數曲中丞劉溫叟聞人誅曰禁署之
職可作伶人事乎上曰朕聞孟和君臣溺於聲伎則
至字可尚習此所以召迴欲驗言者之不誣也溫叟
讀史快編 卷五十八 四三

頃首謝曰此誠垂鑒微旨
李吳事蜀前後凡五十年位兼將相窮極侈靡後堂
妓妾數百蜀使趙季札至江南嘗購得李紳入相制
書還以遺吳吳為結絲樓置其中而自以朝服迎歸
私第盡召成都聲妓大會賓客謝季札帛二千已和
降表吳所草也初王衍降唐莊宗亦吳草表於是蜀
人潛署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見者失笑

吳越

錢俶身為國王而性儉朴常服大布衣食不重味頗
嗜書能詩在國日嘗自編其詩數百首求中朝學士

陶穀為之序崇信釋氏造寺數百至拾愛子為僧九
工草書太宗一日遣使謂曰聞卿善草聖可寫一二
紙來俶即以舊所書絹圖上之詔褒美為賜王硯金
匣紅綠象牙管筆龍鳳墨蜀箋盈土派各數百其卒
也帝為哀詞有長沙既往空存甲令之勳征虜云亡
但見雲臺之像語俶之生也以天咸四年八月二十
四日已卒亦以八月二十四日先是俶父元瓘卒亦
二十四日人異之于惟治弟儼從子昱

惟治善草隸尤工二王書嘗言心能御手手能御筆
則法在其中家藏圖書甚富多異本太宗嘗謂近臣
讀史快編 卷五十八 四四

錢俶兒姪皆工書因命賀正顯詣其第徧取視之曰
諸錢皆效浙僧亞栖法故筆力軟弱獨惟治為工惟
治嘗以鍾繇王羲之唐玄宗墨跡裝成七軸為獻上
優詔褒答他日真宗又語其弟惟演令求數幅治為
寫聖製詩數十章以獻賜白金千兩惟治鎮四明嘗
夢西極神謂曰公面有缺文因捧土培之後領華州
節鉞凡三十年

儼嗜學博涉經史少夢人遺以犬覩自是文章日進
所撰著幾百卷歸朝好與名士遊尤善飲能不醉居
外郡恒患無敵或言一軍校差可比擬儼問其狀曰

飲益多手益恭儼曰此亦變常非善飲也

呈嗜書藏書甚富喜吟咏樂與中朝士大夫相唱酬尤工筆札贈尺牘太祖賞之常賜以御書金花扇昱亦以鍾王墨跡八卷為獻性強記能覆棋一日與沙門贊寧談竹事各疏所記昱遂得百餘條因集竹譜三卷其生子以百數

孫承祐似外戚也初在浙右憑寵奢恣每一宴必殺物命幾許即常膳非數十品不下箸所居室藝龍圖日數兩歸朝從駕北征猶以橐駝負大斛貯水養魚自隨駕至幽州南村落問日已吓從臣十數尚未朝

讀史快編

卷五十八

四十五

食承祐至即延入幕膾魚具饌窮極水陸人皆異之南漢

劉鋹在國委政宦官龔澄樞及才人盧瓊仙朝政可否皆瓊仙主之鋹惟日與波斯女等游戲其法則有燒煮剝剔刀山劍樹等刑或令罪人鬪虎抵象又令八人海五百尺採珠宮殿俱珠玑瑁為飾國亡入宋太祖宣詔責鋹對曰澄樞等先朝舊人每事臣不得專在國時臣是臣下澄樞等是國主上命斬澄樞等於千秋門外而釋張

銀性機巧有口辯嘗以珠結鞍勒為戲龍之狀極精

絕以獻太祖太祖以示諸工官無不駭伏者因欲曰使鋹移此精思用之澄樞何至滅亡太宗嘗宴近臣張與焉輒進曰朝廷威靈及遠國方懷慕之主今日盡在坐中臣夕平太原劉繼元又至臣先奉朝服得執纓為諸國降王長上大笑其言誠謂若此

北漢

劉繼元既降太宗遇之加禮嘗謂近臣曰晉司馬昭以劉禪思蜀之對戲之曰何乃似卻正言此不仁之甚也亡國之君類多暗懦若有遠識則國不亡矣此正可傷慙何反戲侮劉繼元今為降虜朕待之若賓

讀史快編

卷五十八

四十六

客尤恐不慰其意也先是攻城上謂諸將曰端午日當置酒高會於太原城中及繼元降正五月五日

荆南

高保勗嗣位荆南淫汰無度惟日召娼妓集府署擇士卒健壯者令恣調謔而自與姬妾垂簾觀之以是為娛樂保勗從誨鍾愛于也當在保抱時從誨即盛怒見勗必釋然笑故荆人目為萬事休

漳泉

陳進初據漳泉太宗鄧位表請內附其在泉一日方晝有蒼鶴翔集齋前引吭向洪進洪進視之一魚哽

其喉因以手探出之魚脰舌也鴛乃駭擾齋中數日而後去人皆異之

周三臣

三臣謂韓通李重進李筠也筠詣不臣宋起兵上黨太祖征之山路多石不可行帝乃先自負數石於馬上於是羣臣六軍皆負即日平爲大道兵遂進筠窮厥自焚歟筠好調謔初名榮已更筠輒自嘲曰李筠李筠玉帛云乎哉聞者哄然一笑通重進俱不臣

外國

夏

續史快編

卷五十八

四七

夏主景壽本名元昊小字崑理國語謂惜爲崑富貴爲理性雄毅多大畧自幼數諫其父母臣宋父戒之曰吾用兵久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也不可負元昊曰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且英雄生當主前何錦綺爲既襲封自號鬼名吾祖遂明號今以共其勅諸部大爲中國患

夏通蕃漢文字自制蕃書命野利仁榮演繹之成字體方整類八分教國人紀事用蕃書譯孝經爾雅四言雜字爲蕃語建大號表詞詩設朝廷命官時之風敗紀宗爲之用食已物力漸困其國中

有十不如之謠漸思納款然與邊將通書猶云如目方中止可順天否行舉有逆天東下上書闕下稱父大宋皇帝而不稱臣其自稱則曰男邦泥定國兀卒兀卒即吾祖也詔不許久之議定始上誓表自元昊後凡數傳而滅於元

高麗

高麗故臣事契丹契丹凌之每歲六貢而猶誅求不已嘗對中朝人言高麗吾奴也何厚待之又嘗移文詰其修貢者高麗表奏畧曰中國三甲子方得一朝大邦一周天每修六貢契丹主慚乃得免

續史快編

卷五十八

四八

宣和中高麗主侯求醫於朝詔遣二醫往畱二年而歸醫行語之曰聞朝廷用兵伐遼遼兄弟之國存之猶足爲邊扞女真虎狼不可親也業已然願二醫歸報天子宜早爲備醫歸奏其言而已無及矣

交趾

淳化中直史館宋鎬嘗使其國國王黎桓張筵宴鎬又同出遊海及桓自跪足持竿入水標魚每中一魚則左右羣呼歡躍凡宴會與坐之人悉令解帶冠以帽子或自歌勸然其能解其詞一日令數十人扛一大蛇長數丈俄之使仰且曰若能食此當治爲饌

以獻又羈送二虎以備縱觀

勃泥

太平興國二年勃泥國王回打遣使貢表貢方物大
片甕膳一家底第二等八家底第三等十一家底米
龍膳二十家底甕龍膳二十家底凡一家底並二十
兩表云勃泥國王向打稽首拜皇帝萬歲萬歲萬萬
歲願皇帝萬壽向打問有朝廷無路得到昨有商人
蒲盧歇臘泊水口差人迎到州言自中國來國人皆
大喜即令蒲盧歇導送入朝貢每年修貢只慮風火
至占城界望皇帝詔占城但向打船到不要留臣

讀史快編

卷五十八

四九

國並無異物乞皇帝勿怪

注輦

明道二年注輦國遣使朝貢進珍珠衫帽等物使言
願將上等珠就龍牀脚撒殿頂戴瞻禮以申嚮慕之
心乃自奉銀盤升殿跪撒珠於御榻下而退先是祥
符中來貢使臣三文以盤奉真珠碧玻璃升殿布於
御坐前降殿再拜其表詞頗類中國

于闐

元豐四年于闐王表稱于闐國僂僂有祿
力量知文法

王表稱于闐國僂僂有祿
東方日出處大世界田地

王漢家阿舅大官家表詞重複詰言其貢物則珠
玉珊瑚翡翠象牙玳瑁花蘆布珊瑚砂龍鹽西錦玉鞦
轡馬膾脯臍金星石水銀安息鷄舌香之類先是開
寶二年國王遣使來貢使言其國有玉一塊凡二百
三十七斤願以上進乞遣使取之其國東有白玉河
西有綠玉河次西有烏玉河

大食

大食貢多犀象太宗嘗問其使犀象以何法取對云
象用象媒誘之至至則漸以大繩羈縻之犀則使人
升大樹操弓矢伺其至射殺之小者不用弓矢可捕

讀史快編

卷五十八

五十

獲其國王居以瑪瑙為柱綠甘為壁水晶為瓦硃石
為磚活石為灰帷幙用百花錦

至道元年其國船主客表獻白龍腦一百兩膾脯臍
五十對龍鹽一銀合眼藥二十小琉璃瓶白砂糖三
琉璃甕千年棗舶上五味子各六琉璃瓶舶上褊桃
一琉璃瓶薔薇水三十琉璃瓶乳香山子一坐蓆錦
二段駝毛襪面三段白越諾三段詔引對於崇政殿

日本

雍熙元年日本國僧然浮海至自言其國有五經
佛經及白居易集七十卷國主冊王自初主天御天

皇至今主守平天皇凡六十四世皆一姓其二十四世神武天皇猶御曆仁王時也隋時有用明天皇者其子曰聖德太子三歲聞十人語能同時解七歲悟佛法於菩提寺講聖覺經天雨曼陀羅華翕然還國奉表稱謝中云傷鱗入夢不忘漢主之恩枯骨含慳猶抗魏氏之敵又云望落日而西行十萬里之波濤難盡確信風而東別數千里之山岳易過妄以下根之卑適詣中華之盛又云金闕曉後望堯雲於九禁之中殿屆晴前拜聖燈於五臺之上又云蓮華迴文神筆出於北闕之北貝葉印字佛詔傳於東海之東

讀史快編

卷五十八

五一

又云世超黃軒之古人值金輪之新語極精麗

高昌

高昌漢車師前王地唐貞觀中侯君集平其國以其地爲西州者是也太平興國中王延德使其國及還敘水程以獻按其所經有喝子族族臨黃河用羊皮爲囊吹氣實之浮於水以渡又歷樓子山無居人行沙磧中以日爲占旦則背日暮則向日日中則止夕行望月亦如之又歷格囉美源西方百川所會極望無餘鷗爲鳬鴈之類多又歷伊州其地有羊尾大而不能走尾重者三斤

一骨如熊白而甚美

有礪石剖之得質鐵謂之礪石高昌地極熱每盛暑人穿地穴以居手鳥羣萃河濱或飛起卽爲日氣所燦墜而傷翼

雪盛讀史快編卷五

雪廬讀史快編卷五十九上

讀史目

本紀

太祖德四則

太宗德光一則

穆宗璟一則

聖宗隆緒二則

興宗宗真一則

道宗洪基二則

天祚帝延禧三則

志

行宮五則

地理三則

禮二則

讀史快編

卷五十九

列傳

述律后一則

蕭后二則

蕭文妃一則

皇太子倍一則

晉王敖盧幹一則

耶律鐸臻一則

耶律屋質一則

張儉二則

陳昭衮一則

耶律制心一則

耶律題子一則

蕭柳一則

牛溫舒一則

耶律合里只一則

庶箴一則

耶律韓八一則

蕭韓家奴二則

王昉一則

劉輝一則

耶律乙辛一則

魏璘一則

耶律敵魯一則

羅永輕一則

耶律乙辛一則

張孝傑一則

韓底一則

雪廬讀史快編卷五十九上

卷五十九上

雪廬讀史快編卷五十九上

讀遼史

明儒趙維寰節

元臣脫脫本

本紀

太祖億

億字阿保機生時才墮地體卽如三歲兒能匍匐祖母異之匿之別幕塗其面不令人見三月能行辟而能言知未然事自謂左右若有神人翼衛者雖齟齬言必及世務既長身長九尺能關弓三百斤已嗣其父自稱天皇帝后曰地皇后太子曰人皇王

讀史快編

卷五十九上

一

有司嘗鞠逆黨凡三百餘人獄既具上以人命至重或不復生爲賜宴一日隨其生平之好使爲之酒酣或歌或舞或戲射角觥各極其意明日乃以輕重論法臨決歎曰此曹塗炭生靈民間昔有萬馬今皆徒步有國以來所未嘗有誅之豈曰得已

天贊三年詔曰良籌聖會自有契於天人衆國羣王豈得化其凡骨三年之後歲在丙戌時值初秋必有歸處然未終兩事豈憚親誠日月非遙戒嚴是速時聞詔者皆驚懼莫得其解是日卽勅大舉征吐渾党項阻卜等部未幾平之四年冬親征渤海五年降

其主是年七月甲戌上不豫辛巳平旦城上黃龍見綵繞長一里許踰日上崩詔所謂丙戌初秋者至是始驗後遂以扶餘爲黃龍府

遼之先出自炎帝其可知者蓋自奇首奇首傳雅里雅里三傳而爲肅祖肅祖生懿祖懿祖生玄祖玄祖生德祖卽太祖父也自德祖以前世爲契丹遙輦氏之夷離董自太祖受禪遂建國破室韋諸部伐河東河北畧地至薊與唐李克用盟拔劉仁恭於燕因以偏師討東北諸部及女直之未附者於是東自海西至流沙北絕大漠信威萬里傳祚二百

讀史快編

卷五十九上

二

太宗德光

德光初助晉冊石敬瑭爲晉主已石重貴叛盟復討而廢之時皇太弟遣使問軍前事報曰初以兵二十萬降杜重威下鎮州及入汴見其官司寥落猶難飛之後使有空巢久經離亂一至於此今所歸順凡七十六處恨汴炎熱水上難居若得止一年太平指掌可致且改鎮州爲中京以備巡幸也其弊如此

穆宗璟

璟嗜酒無度十三年之正月自丁巳至乙丑晝夜酣飲者凡九日十八年正月親燔燕出銀百兩市酒命

羣臣亦市酒縱飲三月如洪河以獲駕鸞祭天
造大酒器刻爲鹿文名曰鹿甌以貯酒十九年正月
自立春飲至月終不聽政初惑於女巫蕭古製延年
藥至殺男子取其膽和藥人有偵驚失期者則加炮
烙鐵梳之刑卒以嗜殺被弑

聖宗隆緒

隆緒十歲能詩長精音律好繪畫遼自太祖來未嘗
設科目帝統和之六年始詔開貢舉是年及第止一
人大年有宋進士十七人挈家來歸自九年至二十
二年及第猶止一人或二三人多不過五六人自二
讀史快編 卷五十九上 三

十四年及第者二十三人而其後額乃漸廣有至百
五十餘人者

開泰七年節度使勃魯里至昇灑河遇微雨忽天地
晦暝大風飄四十二人飛旋空中良久墮數里外勃
魯里幸免時一酒壺在地竟不移

興宗宗眞

宗眞雅好儒術既卽位之五年九月獵黃花山獲熊
三十六十月幸南京遂以一日射熊三十六爲賦題
試進士於元和殿賜進士第四十九人皆賜緋衣銀
魚大宴自設科以來未嘗御試御試進士自此始

道宗洪基

咸雍六年上御殿勅進士一百三十八人時有馬希
白者詩才敏妙十吏書不能給上聞召試之是年復
設賢良科詔應是科者先以所業十萬言上獻

遼制以鸞祭天每獵重頭鸞太康五年獵山榆沈率
相仁傑獲頭鸞加侍中先是元年獵大魚漂以獲鸞
加鷹坊使耶律楊六爲工部尚書

天祚帝延禧

天慶二年上幸混同江釣魚時生女眞酋長以故事
皆來朝適遇頭魚宴酒半酣上臨軒命諸酋次第起

讀史快編

卷五十九上

四

舞獨阿骨打辭不能諭之再三終不從他日上密謂
樞密使蕭奉先曰混同之宴阿骨打意氣雄豪顧視
不常宜託邊事誅之否則必貽後患奉先曰人
知禮義無大過殺之恐阻向化者心遼禍遂釀於
阿骨打歸自混同知上疑其有異志遂稱兵先併旁
近部族時蕭奉先猶作常事以聞詔送咸州詰責咸
州數召之稱疾久不至忽一日率五百騎突至吏民
大驚翌日赴詳禮奇面折麾下語不屈及送所司問
狀竟一夕遁自是召還不復至

金兵攻寧江州王師屢敗時斡罕兀朮等以書來

上陽爲軍哀之辭實求戰也上得書大怒下詔親征
詔有女直作過大軍竟滅之語阿骨打輒勞面慟哭
謂衆曰始與汝等起兵蓋苦契丹虐我欲自立國今
主上親征奈何非人外戰不能當也不若殺我一族
汝等迎降轉禍爲福諸軍皆曰事已至此惟有死戰
自是所向無敵遂以亡

行宮

大漠之間多寒風其人不宮室轉徙隨時車馬爲家
入主因宜爲治春冬遷寒秋夏避暑隨水草就畋魚

讀史快編

卷五十九上

五

歲以爲常四時各有行在所名曰捺鉢

春捺鉢曰鴨子河其地四面皆沙場多榆柳杏林皇
帝以正月上旬至其地時天驚未至則卓帳冰上冰
既泮則俛驚者於有驚處舉旗探騎即馳報皇帝則
冠巾時服於上風望之報至輒鳴鼓驚驚驚騰起則
圍騎舉幟麾之五坊擊進海東青鶻拜授皇帝放鶻
鶻擊驚墜近侍即舉錐刺之皇帝得頭驚則以薦廟
羣臣獻酒果致賀徧插鶻毛於首以爲樂
夏捺鉢無常所多在二見山山東北三百里有金蓮
子河其地西山有清涼殿則避暑納涼地也

秋捺鉢曰伏虎林林舊有虎據傷居民畜牧景宗一日
獵焉虎伏草際戰慄不敢仰視土舍之因號伏虎林
其地多鹿每夜將半鹿出飲鹽水則令獵人吹角效
鹿鳴以呼鹿既集則射之謂之祇獵鹿

冬捺鉢曰廣平淀其地坦夷多榆柳冬月稍煖皇帝
牙帳多於此坐冬牙帳以槍爲硬寨槍外小毳帳一
層每帳五人各執兵仗爲禁圍中有省方殿寧殿
皆木柱竹椽以毳爲蓋絲繪韜柱錦爲壁不加緋繡
額又以黃布繡龍爲地障牕櫺皆毳爲之傳以黃油
絹其宿衛則用契丹兵四千日輪番祇直每歲四時
讀史快編 卷五十九上 六

地理

懷州之西山有懷陵焉太宗墓也先是大同元年有
騎十餘獵山中見太宗乘白馬獨追白狐射之一發
中忽不見惟狐矢在獲之是日則太宗崩於灤城云
後因建廟其地繪馳騎貫狐之像
永州有木葉山即秋冬捺鉢地契丹始祖廟在焉相
傳有神人乘白馬自馬孟山淨土河而東有天女駕
青牛車由平地松林之潢河而下至木葉山二水合
流相遇爲偶生八子其後族屬漸盛分爲八部是爲

木七皇帝臥木側史繫熊曰生男矣太巫懷皇帝首
與羣臣稱賀再拜產醫嫗受酒於執酒婦以進太巫
奉襁保綵結等物贊祝之預選七叟各立御名繫於
綵皆跪進皇帝選嘉名受之賜物再拜退羣臣皆進
襁保綵結等物皇帝乃拜先帝后主宴羣臣相傳是
禮制自阻午可汗以動人主劬勞之思也

列傳

述律后

后小字月理事太祖多雄太祖常選三萬騎攻幽
州后知指帳前樹謂曰無皮可以生乎太祖曰不可

讀史快編 卷五十九上

九

后曰幽州之有土有民亦猶是也吾但以三千騎時
掠其四野不過數年困歸我矣何必動大衆萬一不
勝爲中國笑其平渤海后亦與謀已太祖崩欲以身
殉葬親戚百官力諫止爲斷右腕納諸柩

蕭后

聖宗后蕭氏小字菩薩哥美而才嘗以草薶爲殿式
密付有司令造清風八方天祥三殿又以白金爲浮
圖俱極工巧帝寵異之夏秋從行山谷間花木如繡
車服相錯人望之共訝爲神仙也無子子宮人稱斤
是爲興宗聖宗崩攝行謀殺后

斤之謀殺后也興宗苦諫曰皇后侍先帝四十年
撫育眇躬當爲太后今反罪之可乎且無子而老雖
在無能爲也攝斤不聽竟遷之上都而密遣人馳害
之使至后曰吾實無罪天下共知卿待我浴而就灰
可乎使者退有頃后崩矣是日人有見后於木葉山
陰者乘青蓋車衛從甚嚴

蕭文妃

天祚溺於遊畋疎斥忠良金兵日逼文妃憂之爲作
歌諷諫歌曰勿嗟塞上兮暗紅塵勿傷多難兮畏夷
人不如塞奸邪之路兮選取賢臣直須臥薪嘗膽兮

讀史快編 卷五十九上

十

激壯士之捐身可以朝清漠北兮夕枕燕雲又歌曰
丞相來朝兮劍佩鳴千官側目兮寂無聲養成外患
兮嗟何及禍盡忠良兮罰不明親戚並居兮藩屏位
私門潛畜兮牙爪兵可憐往代兮秦天子猶向宮中
兮望太平天祚見而銜之卒以讒死妃小字瑟瑟

皇太子倍

倍太祖之嫡長子封東丹國號人皇王太祖崩太后
欲立德光倍即讓位德光立頗疑之倍曰吾嘗適他
國以成吳太伯之名遂立木海上刺詩曰小山壓大
山大山全無力羞見故鄉人從此投外國於是攜美

人載書浮海歸唐明宗迎以天子儀仗娶以莊宗后
夏氏倍性嗜書初愛醫巫閭山水之勝築至絕頂署
曰望海爲市書萬卷藏其中精音律砒燭之術尤工
遼漢文章譯陰符經善畫本國人物如射騎獵雪騎
千鹿圖皆入宋祕府其子卽世宗

晉王敖盧幹

敖盧幹天祚帝長子文妃其母也自幼敏慧是時宮
中見讀書者輒斥敖盧幹一日入寢殿見小底茶刺
閱書會諸王且至亟取袖歸之曰勿令他人見也及
長積有人望其舅余睹密謀立之不克敖盧幹實不
讀史快編 卷五十九上 十一

耶律鐸臻

太祖初時梁嘗遣使求轅軸材鐸臻曰梁名求材實
覘我也宜答曰材之所生在深山窮谷有神司之須
白鼻赤驢爲禱然後可伐如此則求可塞從之果止
已爲蕭撽斤所惡囚之誓曰鐵鎖朽乃釋汝旣乃召
之使者欲去鎖鐸臻辭曰鐵未朽可釋乎撽斤聞而
嘉歎趣召釋

耶律屋質

太宗崩永康王立太后李胡爭之稱兵相拒於潢河
屋質時從太后請往議和卽詣永康言和之善因請
王與太后相見王然之及見怨言交讓殊無和意屋
質乃進借謁者壽執之正色曰大王見太后不少遜
謝惟怨是尋太后牽於偏愛託先帝遺命妄授神器
如此何敢望和當速交戰擲籌而退太后泣曰向太
祖遭諸弟亂天下荼毒瘡痍未復庸可再乎乃索籌
一王亦曰又不爲而子爲誰能無異亦取籌一左右
乃感激皆大慟於是屋質進曰禮有世嫡不傳諸弟
況李胡暴戾殘忍今人情萬口一辭願立永康王不
讀史快編 卷五十九上 十二

張儉

儉性端恪舉統和中進士第一聖宗獵雲中故事行
在所至長吏當有所獻雲中守臣進曰聖駕辱臨愧
臣境無他產惟幕僚張儉真一代之寶願以爲獻先
是上夢四人侍側賜之食人二口及是睹儉名悟而
異之卽召見詢時務三十條自此顧遇特異
與宗嘗見儉衣敝密令近侍以火夾穿孔記之卒不
易帝問故對曰臣服此已三十年時尚侈靡姑以此

托諷耳上知其清貧一日出內府物令恣取儉止持布三端上益重之一日駕將幸儉第尚食先往具饌儉却之進葵羹乾飯帝食之爲加飽

陳昭家

昭家勇而善射兼掌園塲事開泰中大獵帝射虎以馬馳太疾矢不及發虎勢將犯躍左右辟易昭家捨馬急趨上前捉虎兩耳一躍騎之虎駭且遁上命衛士追射昭家乃大呼止勿射虎雖跳逸昭家終不墮伺便拔佩刀殺之上驚喜其即日燕設悉席上金銀器以賜特加節鉞

讀史快編

卷五十九上

十三

耶律制心

制心位南院大王嘗與內宴每逢歡洽輒避去或勸其奉佛制心對曰吾不知佛法大約心無私則近之一日沐浴更衣而臥家人聞絲竹聲自內出怪入視則已逝矣其守上京時酒禁方嚴有捕獲私醞者一飲盡之笑而不詰

耶律題子

襄毅

題子工騎射善戰尤精繪事宋將有因傷而仆者題子繪其狀示宋人宋人爲之絕倒時有耶律裏履者亦善繪事嘗坐罪當死以爲聖宗真上獻得免清寧

間使宋主賜宴心擬摹主像適瓶花隔面未得其真已際辭僅得一睹肖之以示儆者駭其神妙

蕭柳

耶律和甫

柳善滑稽雖侍上飲談諧無忌時人比之俳優嘗謂人曰吾少有意致君不能直遂故以諧進冀萬一有補俳優名何避時有耶律和尚者亦好談諧尤嗜酒不事事或以爲言和尚曰人生如風燈石火不飲何爲晚年益沉湎人稱酒仙

牛溫舒

溫舒尚氣節嘗使宋爲夏請和宋宴溫舒優人偶爲

讀史快編

卷五十九上

十四

道士裝索土泥藥爐一優曰土少不能和溫舒遽起以手籍土懷之而請去宋主問故對曰臣奉天子命來和若不從便當卷土歸耳宋人謝遂許和

耶律合里只

合里只嘗使宋館白溝驛宋宴使者優人嘲蕭惠河西之敗合里只曰勝負兵家常事我嗣聖皇帝嘗俘石重貴至今中興有石家寨惠之一敗何足云云宋人慚帝聞責曰優伶失辭何得傷兩國之好

庶箴

歲善屬文咸雍中爲都林牙嘗上書乞廣氏族曰我

辛銜其諷已太康三年皇太子坐誣適魯亦被謫長哥隨父謫所居恒布衣蔬食人言何自苦對曰君父無罪遭此吾美食錦衣豈能自安已太子被害不勝哀痛卒年七十

方伎

魏璘

魏璘王白俱以卜著而璘尤精天祿元年上半年上命左右馳馬較勝負因詰白璘孰勝白奏曰赤馬勝璘曰以臣所見聽馬勝上問何故白曰今日火王故知赤勝璘曰不然火上有煙當是青勝既馳竟如璘言璘以讀史快編

卷五十九上

十七

耶律敵魯

敵魯精醫能見形知病本耶律邪軫妻有沈疴易數醫不能治召敵魯視之曰心有畜熱非藥石所及當以意療耳因其贖贖之使狂用泄其毒可也於是令大擊鉦鼓於前翌日果狂呼怒罵力極而止止則病愈矣其神術多類是

伶宦

羅永輕

羅永輕不知何許人善諧謔與宗之敗於元昊也單騎突出幾不得免是時元昊獲遼人輒剗其鼻有奔北者惟恐追及羅永輕故止之曰且觀鼻在否上怒繫以毳索將殺之太子笑曰打諢的不是黃縵綽羅永輕應聲曰行兵的也不是唐太宗上聞而釋之

姦臣

耶律乙辛

乙辛字胡睹自幼慧黠一日牧羊日晏猶不歸父迭次往視之則乙辛方熟寢父觸之覺乙辛怒曰何遽驚我適夢人手食我以日月我已食月暗日方半而覺惜不盡食之父以是不令牧羊後官至守太師勢傾中外既誣殺皇后復謀害皇太子被誅

張孝傑

重熙中孝傑擢進士第一歷咸雍太康間貴幸無比久在相位貪黷無厭每與親戚會飲輒曰無百萬兩黃金何為宰相初及第詣佛寺忽有訊風吹其幘頭與浮圖齊墜地而碎一老僧曰此人必驟貴然終不得久卒以黨乙辛敗剖棺戮尸

逆臣

轄底

轄底肅祖孫太祖叔父也太祖將即位讓之轄底不敢當及太祖即位輒誘刺葛等作亂太祖既獲之問曰朕初讓叔父叔父辭今反欲立吾弟何也轄底對曰始臣不知天子之貴及陛下即位衛從甚盛覺與凡庶異故心動耳度陛下英武必不可取諸弟懦弱得則易圖也事若成豈容諸弟乎太祖顧諸弟曰汝輩乃從斯人之言迭次曰謀大事須用如此人事成亦必去之轄底不復對及臨刑太祖謂曰叔父罪當死不敢赦事有便國者幸悉言之轄底曰迭刺部人讀史快編

卷五十九上

十九

衆勢強易爲亂宜分爲二以弱其勢

雪廬讀史快編卷五十九下

讀金史

帝紀

始祖普幽二則

世祖劾里鉢一則

太祖阿骨打二則

熙宗合刺一則

海陵王亮二則

世宗烏祿一則

章宗璋一則

宣宗珣一則

哀宗守緒一則

志

五行五則

禮樂一則

讀史快編

卷五十九下

選舉三則

一

列傳

海陵諸嬖二則

世宗昭德后一則

阿疎一則

左企弓一則

張浩一則

溫敦思忠一則

紇石烈良弼一則

翟永固一則

蕭察世傑一則

程輝一則

賈鉉一則

宗端修一則

抹撚盡忠一則

楊伯雄一則

趙秉文一則

韓玉一則

李獻甫一則

針卯愛實二則

崔立二則

完顏仲德一則

忽睹一則

完顏陳和尚一則

馬石龍一則

烏古孫仲端一則

蒲察琦一則

完顏絳山一則

蔡圭一則

楊伯仁一則

鄭子瞻一則

王庭筠一則

党懷英一則

王若虛一則

麻九疇一則

褚承亮一則

郭天挺一則

王子可一則

讀史快編

卷五十九下

二

蕭肄一則

李通一則

武亢一則

明德新一則

雪廬讀史快編卷五十九下

讀金史

明儒趙維寰節

元臣脫脫本

帝紀

始祖函普

讀史快編

卷五十九下

一

有混同江長白山混同亦號黑龍江則所謂白山黑水是也金之始祖自生女直名函普

函普初居完顏部時年六十餘矣部人嘗殺他族人交關不解久之部人謂函普曰若能解此怨乎部有賢女年六十而未嫁當以相配函普諾遂往諭之曰殺一人而關不解損傷益多曷若止誅首亂一人部內以物納償汝可無關而且獲利焉怨家從之卽兩解於是女直之俗殺人償馬牛三十自此始時部人信服謝以青牛一併歸六十賢女女生二男長烏魯夫幹魯女一曰注思版函普遂主完顏部

世祖劾里鉢

劾里鉢天性嚴重每戰未嘗被甲策勝負必倚中寢
疾時元妃拏懶氏哭世祖曰汝勿哭汝後我一年耳
第肅宗請後事曰汝後我亦止三年俄呼弟穆宗謂
曰欲辦契丹事惟阿骨打能之時遼之大安八年五
月十五日也明年拏懶氏卒又明年肅宗卒肅宗初
惡其言及疾革歎曰吾兄真神人哉其後滅遼者果
阿骨打自阿骨打遡幽普凡十餘世

太祖阿骨打

太祖初起兵與遼將耶律謝十戰大敗之盡敵而止

讀史快編

卷五十九下

二

時徽政來賀請稱帝太祖曰一戰而勝遂稱大號何
示人不廣已破寧江進至鴨子河時遼將蕭紇里以
兵十萬至兩軍對壘太祖甲士止三千七百人會大
風起塵埃蔽天輒乘風縱擊遼兵遂大潰先是人言
女直兵滿萬則不可敵至是始滿萬矣尋即帝位
太祖自將攻黃龍府師大混同江無舟乃使一人道
前乘楮白馬徑涉曰視我輒所指而行諸軍隨之水
僅及馬腹既渡使人測渡處則深不得其底先是鴨
子河之役太祖夜甫就枕若有扶其首者三驚起而
遼兵適至蓋皆有神助云

熙宗合刺

熙宗蚤年頗英慧後乃嗜酒每與近臣飲必夜以繼
晷宰相入諫輒飲以酒曰知卿等意但今既飲矣明
日當戒及明日復然卒以酒敗

海陵王亮

海陵南侵師既臨江會世宗即位報至因問改元云
何曰大定乃歎詫曰朕本欲平一江南改元大定此
豈非天乎因出素所書取一戎衣天下大定改元事
以示羣臣蓋數之前定如此已過烏江觀項羽祠歎
曰如此英雄不得天下誠可惜也未幾被弑

讀史快編

卷五十九下

三

海陵矯情飾詐無所不極嘗示儉却尚食進鷄及游
獵頓次不時需索民間至有以一牛易一犄者衣嘗
用補綴者覆外令記注官見之又取軍士陳米飯與
尚食同進或先食軍士飯幾盡或見民車陷泥淖令
衛士挽之出然後行而營建南京乃至般運一木費
二千萬牽輓一車役五百人用黃金飾宮殿金屑飛
空如落雪弗惜也一日朝母后令左右持杖二束躬
跪而前曰亮不孝又失溫清願痛笞之母后爲之慰
謝已欲伐宋母后諫即殺母其狂悖多類此

世宗烏祿

上嘗按鷹高橋見道側醉人墮驢而臥即命左右扶而乘之送至其家是時民有一妻一妾者妻子六妾子四妻歿其六子廬墓下更宿守之妻子曰是嫡母也吾輩獨不當守墓乎於是亦更宿焉三年如一上因獵過而聞之賜錢五百貫仍令縣官積錢於市使衆共覩然後給之以示風勵

章宗璟

上嘗謂輔臣曰世間僧徒修飾宇像甚嚴道流大之惟儒者於孔子廟最爲藏裂平章守貞對曰儒者不能長居學校非若僧道久處寺觀也上曰不然僧道

讀史快編

卷五十九下

四

借佛老營利故務在莊嚴宏侈起人施財以自肥若儒者志在道術亦何妨於澹素

宣宗珣

元光中奉御溫敦太平卒上聞駭曰朕屢欲授太平一職每以事阻今授之未數日而亡豈非天耶嘗思海陵時有護衛二人私語十曰富貴在天一曰由君所賜海陵喜言君賜者詔授五品官乃其人暴疾竟不及授章宗嘗聞張萬公薨歎曰朕將拜萬公丞相而遂不起命也由此言之太平之亡豈非天耶

哀宗守緒

元兵攻蔡城且陷上謂侍臣曰吾爲金紫十年太子十年人主十年自知無大過惡然無恨所恨者與自古荒淫暴亂之主等爲亡國獨此介介爾又曰古亡主往往爲人繫囚或俘獻辱於庭階或閉於空谷朕必不至此朕志決矣卿等觀之未幾城陷帝自縊幽蘭軒奉御絳山焚之瘞其骨汝水上

志

五行

天會九年七月太宗方御西樓聽政聞咸州所貢白鶴音忽異常起視之見東樓外空中有像巍然當四五

讀史快編

卷五十九下

五

尺許下有紅雲承之若世所謂佛者上乃擊跪修虔久之而授

熙宗天眷初元有龍見於熙州野水初見一蒼龍良久沒次見金龍爪承一嬰兒兒爲龍所戲無怖色三日始沒又見一人乘白馬紅袍玉帶如少年官馬前有火蟾蜍三時始沒郡人競往觀焉

泰和二年磁州鼓山石聖臺有大鳥十集臺上其羽五色爛然文多赤黃諸冠鷄鳴尾闊而脩狀若鯉魚尾而長高可逾人九子侍傍差小亦高四五尺羣鳥從之者萬數或飛或蹲或步或立皆成行列首皆正

海陵漁色無厭惟習然及沙里古真最寵二婦皆有夫時時召入一日命古真夫撒速於近侍局直宿因謂曰爾妻年少遇爾直宿不可令宿於家當令宿於妃位及召入則親伺候廊下立久則坐高師姑膝上高師姑曰天子何勞苦乃爾海陵曰吾以爲天子易得耳正惟此等期會難得可貴也古真一日在外爲淫迷海陵聞大怒召謂曰爾愛貴官有貴如天子者乎爾愛人才有才兼文武如我者乎爾愛娛樂有豐鉅偉岸如我者乎怒甚至氣咽不能言少頃復撫慰之曰無謂我聞知便慚惡遇燕會當行立自如無爲

讀史快編 卷五十九下

八

衆所測徒致非笑其諸醜狀多類此

是時凡宮人在外有夫者皆分番出入海陵欲率意幸之爲盡遣其夫往上海婦人皆不聽出外常領教坊番直禁中每幸婦人必使奏樂撤其幃帳嘗幸一室女女驚惶不得遂則使元妃以手左右按抑之卽妃嬪列坐往往率意行淫使共觀或令效其態以爲笑樂諸宜淫狀皆類此

世宗昭德后

后烏林答氏有容色事世宗於藩邸甚得婦道海陵漁色無復倫敎忽召后於濟南后念身處濟南海陵

必殺世宗惟奉詔去濟南而疾世宗可免乃謂世宗曰吾當自勉不可累大王因與王訣去是時從行者知后決不辱防護甚謹行至良鄉去中都七十里防者稍緩后得聞卽自殺海陵猶疑世宗教之也已世宗卽位感其誼終身不別立后

阿疎

阿疎者世事金其父阿海嘗獻黃金五十於世祖阿海卒阿疎有異志穆宗召之不至將兵之阿疎訴於遼遼遂遣之其後太祖伐遼底遼之罪告於天地或與遼往復書命必斥阿疎亡命爲兵端及遼滅獲阿疎

讀史快編

卷五十九下

九

疎軍士初不識問之曰爾爲誰答曰吾破遼鬼也

左企弓

太祖既定燕欲從初約以燕與宋企弓獻詩諷之有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之句其孫光慶亦能詩工篆隸平時喜爲善言蓄善藥號善善道人

張浩

附錄

浩字浩然世宗時近侍有欲寵科舉者止以問浩曰自古帝王有不用文學者乎浩對曰有上曰誰浩曰秦始皇上顧左右曰豈可使吾爲秦始皇事遂寢于汝霖事章宗章宗嘗言近日用人太拘資歷汝霖對

宗端修

世宗晚年李喜兒倚元妃勢頗干朝政端修上書乞遠小人上遣喜兒傳詔問小人謂誰其以姓名對端修對曰小人即李喜兒兄弟也喜兒不敢隱其奏之上為切責喜兒然終不能去端修嘗言為政不難養心治氣而已心正則不私氣平則不暴時以為名言

抹撚盡忠

盡忠事宣宗與永暉為左右相暉以盡忠久任軍旅悉兵事付之中都被圍暉與盡忠約同歿社稷而盡忠方謀棄中都南走暉聞即自殺是時中都諸妃嬪聞盡忠且走皆束裝至通玄門盡忠謂曰我當先出與諸妃啓塗也諸妃信以為然盡忠出則密携所親徑去不復顧矣行至中山謂所親曰吾若與諸妃偕行豈便能至此已至行在宣宗亦不問

楊伯雄

海陵嘗以乙夜召伯雄問鬼神事伯雄對曰漢文夜半前席賈生不問百姓而問鬼神史譏之鬼神事臣未之學海陵強之伯雄漫應曰臣家有書一卷記人死復生或問冥官何以免罪答曰汝第置一曆白日所為暮夜書之不可書者即不可為也海陵為改容

讀史快編

卷五十九下

十二

夏日從登瑞雲樓納涼伯雄賦詩其卒章云六月不知蒸鬱到清涼會與萬方同蓋以志規也

趙秉文

秉文知制誥上書論宰相胥持國當罷宗室守貞可大用及章宗召問言乃差異因命鞠之初不肯言已嚴詰乃答曰嘗與王庭筠周昂潛約等私議於是庭筠等皆下獄當時為之語曰古有朱雲今有秉文朱雲攀檻秉文攀人一時大為傳笑然秉文詩文特著

韓王

王宇溫甫為文倚馬立就不加點章宗每歎勲臣何

讀史快編

卷五十九下

十三

緣得此家作傳大安中王作勤王檄畧云事推其本禍有所基始自賊臣繼緣二帥裹糧坐費盡膏血於生民棄甲復來竭資儲於國帑要權力而望形勢連歲月而守妻孥又云人誰無死有臣子之當然事至於今忍君親之弗顧勿謂百年身後虛名一聽史臣只如今日目前何顏以居人世京兆統軍憾之中以李公直黨囚歿臨終書付其子不疑曰此去冥路我心浩然剛直之氣必不下沉兒可無慮世亂時艱努力自護幽明雖隔寧不見爾士論冤之

李獻甫

得幸不可使一日不在紀律前睢陽之禍豈獨官奴
罪亦有司縱之太過使然也今而後賞必由中罰則
臣任其咎已蔡城陷僧德赴汝水歿將士五百餘人
皆從歿莫有異志者

世戚

忽睹徒罕
恭附

天眷中后族忽睹性極貪先在橫海嘗拜富人爲父
及歿爲之行服分其貲已在崇義每諷寺僧設齋而
受其布施時又有徒單恭者亦后族嘗使工繪一佛
像自稱常見佛其像如此當以金鑄之遂賦屬縣金
無而卒不鑄金盡入已百姓號爲金總管

忠義

完顏陳和尚

和尚名異性高朗好文史通孝經論語春秋左氏大
義居禁衛人以秀才目之軍中無事則於牕下作牛
毛細字如寒士然視世味漠如也元兵入大昌原和
尚沐浴更衣環甲上馬不反顧以四百騎破元兵八
千自兵興二十年來僅有此捷於是名動天下已戰
衛州戰倒回谷皆勝元兵破鈞州和尚時在鈞知勢

將欲見白事兵士擁至行帳前問姓名曰我忠孝軍
總領陳和尚也大昌原之捷我也衛州之捷倒回谷
之捷皆我也我歿亂軍中人將謂負國今日明日歿
天下必有知我者時勒其降至碎足折脛不爲屈割
口吻至耳猶噴血而呼歿不絕聲大將義之酬以馬
連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

馬肩龍

肩龍本太學生慕義慷慨宣宗朝或誣宗室從坦殺
人莫爲訟冤肩龍上書謂從坦有將帥才臣書生無
益世用願代坦歿奏入上召問曰汝與坦交分厚耶

讀史快編

卷五十九下

十七

肩龍曰臣知有從坦從坦未嘗識臣也上爲釋坦已
客鳳翔元兵攻德順德順守將愛申謂非肩龍無可
與計事書招之肩龍欲往或謂德順必不守力阻之
肩龍曰愛申平生未嘗識我而能知我我誠知德順
必不守往則必歿然以知己故不得不爲歿遂與家
人訣冒險去至則城中惟鄉軍數千肩龍爲謀攻守
凡二十晝夜力盡遂自到歿

烏古孫仲端

元兵圍汴仲端知不免一日與其同年裴滿思忠小
飲快談太學同舍時事因數言入歿亦易事思忠曰

才恥不得第一正隆二年會試畢海陵示以第一人程文子聘少之因問作賦何如對曰甚易且謂人莫已若海陵不悅因命楊伯仁張汝霖李希顏與聘同進上雜試海陵親自臨軒以不貴異物民乃足爲賦題忠臣猶孝子爲詩題憂國如饑渴爲論題明日御便殿親覽試卷中第者七十三人拆卷子聘果第一海陵大奇之爲進秩三階其所著文凡三千餘篇

王庭筠

庭筠生末期視書能識十七字七歲學詩十一歲賦全題登大定中進士明昌初章宗諭學士院曰王庭

讀史快編

卷五十九下

二十

筠試文句大長朕不喜此又謂張汝霖曰王庭筠語氣不健然其人才高不難改也時有言其行薄不當居館閣者因買田隆慮讀書黃華山寺尋召入上願宰執曰如庭筠者其才豈易得文士多妬其文乃借行止爲訾大抵讀書人好以口類相黨耳未幾遷翰林修撰卒上求其生平詩文藏祕閣又御製詩賜其家而爲之引云王遵古朕故人也乃子庭筠又以才選直禁林者首尾十年今茲云亡玉堂東觀無復斯人矣其見知如此筠工詩尤工險韻書法學米元章尤善山水墨竹世稱兼才

党懷英

章宗時懷英以文學備侍從上一日謂宰相曰翰林閣人如之何張汝霖對曰郝傑能屬文官業亦佳上曰近日制誥惟党懷英最善移刺履進曰進士擢第後止習吏事更不復讀書進日始知爲學矣上曰今將進上甚減裂唐書中事亦多不知明昌中上有事而郊懷英讀祝冊上曰讀冊至朕名聲微下雖曰尊君然在郊廟禮非所宜自今但當平讀已而修遼史

王若虛

哀宗時若虛官直學士崔立以城降謂活百萬生靈

讀史快編

卷五十九下

二十一

召作功德碑若虛婉辭得免金亡微服歸東遊泰山至黃峴峯憩憩萃美亭顧謂同游曰汨沒塵土一生不意晚年乃造仙府誠得終老此山吾願畢矣遂遣子忠先歸令子恕隨已行徧遊諸峯適垂足坐大石上良久瞑目而逝

麻九疇

九疇字知幾三歲識字七歲能草書作大字有及數尺者時目爲神童章宗嘗召見問曰汝入宮殿中亦懼怯否對曰君臣猶父子也子寧懼父上大奇之與宗時試詞賦第二經義第一再試南省復然名震天

道寡者孤獨無親昧者人事弗曉眇則目無所見小子則嬰孩之稱此漢人托文字以晉上也上大怒命衛士拽鈞下殿榜數百不灰又手劍釐其口而醢之賜肆通天犀帶

李通

海陵在熙宗時嘗對近侍言吾志有三國家大事皆自我出一也帥師伐國執其君長問罪於前二也得天下絕色而妻之三也通事海陵為吏部尚書揣知其意遂與羣小盛談江南富庶玉帛子女之饒於是南伐之議遂決

讀史快編

卷五十九下

二四

方伎

武元

哀宗奔蔡時有武元者先言蔡必不可居弗省天興二年九月元兵圍蔡元曰十二月三日必攻城及期果然因問曰解圍何日對曰明年正月十三日城下無一人一騎矣帝誤以為開解也乃密計糧草使可給至其日明年正月十日蔡州破十三日元兵退是日元赴水必元居恒寡言笑惟與一學生終日相對目炯炯若有所營者人莫能測之

明德新

德新河北士族也性嗜酒落魄不羈寓居南陽往來宛葉間言禍福多奇中至大七年夏與燕人王鉉邂逅於葉縣村落中鉉初不相識坐中謬以兵官對新曰公在吾法中當登科甲何言兵官衆愕然遂以實告二人相得甚懽即令家人具鷄酒酒酣舉大白相屬曰君此去事業甚遠不必問某有所見久不敢向人言今當告子遂邀至野田密謂曰某自去年來行宛葉道中見往來人有死氣者十八九今春至陳許所見亦然若吾目不爽時事可知矣鉉驚問遲速曰在歲月間耳某亦難逃此阨請密誌之明年元兵入

本五十九下
德新亦舉家

張起巖一則	歐陽玄一則
李木曾一則	李洞一則
張翥一則	金履祥一則
計謙二則	蕭剡一則
馮三一則	趙弘毅一則
石明三一則	徐氏一則
丘處機一則	祈志誠一則
李邦寧一則	阿合馬一則
哈麻二則	日本一則
雪廬讀史快編卷六十	
讀史快編	卷六十
	三

雪廬讀史快編卷六十
讀元史
明古葵宋源本
當湖後學趙維寔節
本紀
太祖鐵木真
帝稱大號在金泰和之六年先是帝嘗貢歲幣於金
金主使高王允濟受其貢帝見允濟不為禮允濟怒
會金主璟列允濟嗣位有詔至國傳言當拜受帝問
新君為誰金使曰衛王也帝遽南面唾曰我謂中原
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奴亦為之耶何拜為自是
讀史快編 卷六十 一
遂與金絕而嚴兵為備
帝即位二十二年崩疾將革謂左右曰金精兵在潼
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若假道於宋宋金
世讐必能許我許則下兵唐鄧直搗大梁金急必徵
兵潼關然以數萬之眾
能戰破之必矣言訖而殤已
渥溫氏起自蒙古部
世祖忽必烈
帝即位之九年始建國號曰元詔畧云唐之為言蕩
也竟以之而著稱虞之為言樂也舜因之而作號軻

禹曲而湯造五名夏大以殷中世降以還事殊非
古爲秦爲漢著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因所封之爵
邑是皆徇百姓之狃習要一時之權宜我太祖皇帝
四震天聲大恢土宇旣成大業宜定鴻名在古制以
當然於朕心乎何有可建國號曰大元蓋取易乾元
之義茲大治流形於庶品孰名資始之功予一人底
寧乎萬邦尤切體仁之要云

宋鄂漢降臣張晏然等上書乞存趙祀帝召赴闕諭
曰卿言良是比奏至已詔伯顏按兵不進仍遣廉希
賢持書往諭果能悔過來附旣往之愆朕復何尤即

讀史快編

卷六十

二

權臣賈似道朕尚無罪之心況肯令趙氏乏祀乎
是時賈似道方誇戰勝以紿其主凡北使至南恐其
敗露已事每拘留之無得達者宋遂以亡

湖州長興縣有金沙泉泉不常出唐時用此水造紫
筍茶進貢有司具儀祭之始得水事訖卽涸宋末屢
浚治泉不出是時帝遣官致祭一夕水溢可溉田千
畝所司以聞帝賜名爲瑞應泉

東南漕道自安山至臨清爲渠二百六十五里始自
桑哥建議開浚之爲工三百萬用鈔三萬錠米四萬
石鹽五萬斤其陸運夫萬三千戶俱罷爲民其賦入

及芻粟之估爲鈔二萬八千錠其畧相當已渠成遂
爲萬世利

成宗錢穆爾

帝卽位下詔蠲租浙江行省臣上言江南與江北異
貧者佃富人之田歲輸其租今所蠲特及田主其佃
民輸租如故則是恩及富室而不被貧民也宜令佃
民當輸田主者亦如所蠲之數詔可

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

帝通達儒術每言儒術可尚以能維持三綱五常尤
妙悟釋典及國師奏請釋罪人則折之曰僧人只宜

讀史快編

卷六十

三

誦佛書官事豈當與常夜坐憂旱蕭拜住曰宰相過
也帝曰卿在中書否拜住惶懼因露香默禱俄大雨
左右進雨衣帝曰朕爲民祈之又何避焉

英宗碩德八剌

帝嘗謂拜住曰朕以幼冲嗣業錦衣玉食何求不得
惟我祖宗櫛風沐雨曾有此樂耶卿元勳裔亦宜念
此又謂曰中書選人署事未旬日御史臺卽改除之
臺除者中書亦然今山林遺逸良多而卿等獨以親
戚故舊更相引用何也其英明皆類此

泰定帝也孫鐵木兒

千九百一十八里元東南所至不下漢唐而西北則過之有難以里數限者矣立中書省一行中書省十一有一舉嶺北遼陽甘肅四川雲南諸邊唐所謂羈縻之州而元皆賦役之比於內地高麗守東藩執臣禮惟謹亦古所未見也

河渠

至正四年黃河大決久之不治勢且壞漕朝廷憂之會脫脫復相慨然有志事功命都漕使賈魯身任其事七月而工畢河乃復故道是役也凡役民十五萬戍卒二萬其所用竹木鐵石鈔錠及所修之廣狹

續史快編

卷六十

八

長短丈尺俱有數詔碑紀勞績學士歐陽玄爲製文魯嘗有言水工之功視土工之功爲難中流之功視河濱之功爲難決河口視中流尤難北岸之功視南岸爲難用物之効草雖至柔柔能仰水水清之生泥泥與草并力重如硃然維持夾輔纜索之功實功蓋由魯習知河事故能就其功也

列傳

太子真金

真金世祖嫡子初立爲皇太子少受經於姚樞實然嘗聞講官說漢成帝不絕馳道唐肅宗改絳紗袍爲

朱明服事大喜曰使吾行之亦當如是又言吾聞金章宗時有司論太學生廩費太多章宗曰養出一范文正公所償顧不多與其言甚善吾甚喜之

世祖后弘吉刺氏

宋亡其幼主朝於上都是日大宴后獨不樂帝詰之后曰妾聞自古無不亡之國母使吾子孫及此幸矣帝又召后視宋府庫舊物后徧視訖無所取帝怪之后曰宋人貯蓄以遺子孫子孫不能守而歸我我何忍取帝爲惻然

宋太后全氏不習北方風土后請令回江南帝不許

續史快編

卷六十

九

后再三言之帝乃答曰爾婦人無遠慮若使南還或浮言一動卽其家不可保此豈所以愛之也誠愛之但時加存恤使便安可耳后退乃益厚待之

順帝后弘吉刺氏

后性節儉不如忌時第三后奇氏專寵后無幾微見色嘗從幸上京大中道帝遣內官傳旨欲幸后所后辭曰暮夜非至尊往來之時內官往復再三竟不許帝益賢之居恒終日端坐未嘗妄踰戶閤既朋奇氏見其遺衣敝甚大笑曰正宮皇后何至服此

阿剌兀思剌吉忽里

太祖時別吉忽里嘗奉酒六尊朔方時亦有酒太祖
爲飲三爵而止曰是物少則發性多則亂性於是使
還酬以馬五百羊一千賜吉忽里有孫曰闕里吉思
篤於儒業家居築萬卷堂日與諸儒討論經史凡性
理陰陽術數之學靡不淹貫云

本等黎

本等黎沈毅多智畧與博爾木博爾忽赤老溫共事
太祖時獵里班曲傑猶華言四傑也太祖軍嘗失
利會大雪失牙帳所在夜臥草澤中本等黎與博爾
木張裘袍立雪中以身障蔽太祖達旦不移足其誠

讀史概編

卷六十

十一

篤如此後太祖定兩京平中原本等黎功居多

札八兒火者

有丘真人者太祖聞其名命札八兒往聘

二兒曰我嘗識公札八兒曰我亦嘗見真人

坐丘問八兒曰公欲極一身貴顯乎將子孫

亨八兒曰百歲後富貴何在子孫無恙以承宗

矣丘曰聞命後八兒年百十八子孫累代貴顯

速哥

示時速哥嘗奉使至金謁者令下拜速哥曰吾大

臣肯爾屈乎金主壯之取金危飲之酒速哥飲畢

卽懷其危以出已從歸金默圖其山川阨塞及城郭
堅瑕之狀以獻因獻所懷金危上喜曰吾得金於汝
手中矣

瞻思丁

瞻思丁事世祖出鎮雲南行省會羅槃甸反往征之
有憂色衆問故思丁曰吾非憂出征憂汝曹冒鋒鏑
又憂汝曹劫掠平民耳於是師大羅槃城三日不攻
敵亦不降諸將請攻之思丁不許遣使善諭之羅槃
主曰謹奉命越三日又不降諸將怒請決攻之思丁
又不許俄諸將中有發憤自率衆往攻者思丁大怒

讀史概編

卷六十

十一

急召至此曰無主將命而擅攻法當誅諸將叩首請
乃得免時羅槃主聞曰平章寬仁如此吾拒命不祥
乃舉國降是役也兵不血刃比三代之師云

布魯海牙

布魯海牙歷事太祖太宗得專生殺而獨以小心廉
慎著世祖時拜廉訪使命下日適其子希憲生喜曰
吾聞古以官爲姓天其以廉爲我宗姓乎自是遂姓
廉海牙子十人孫五十三人多貴顯或奏廉氏官太
盛宜稍汰世祖曰布魯海牙功多非汝所當議

高智耀

憲宗朝智耀每盛言儒效之廣帝問何如巫醫對曰儒以綱常治天下奈何比方伎帝善之曰前此未有以是告朕他日淮蜀士數千被俘智耀請除用以示風厲或曰太濫答曰士譬則金也金色有淺深謂之非金不可士才有淺深謂之非士不可帝是之

安童

安童本華黎四世孫也事世祖長宿衛年方十三而位百僚之上每退朝必與老成人語未嘗狎一少年是時執阿里不黨千餘將論法帝以語安童對曰人各爲其主陛下甫定大難而遽以私憾受人其何以讀史快編 卷六十 十一

廉希憲

希憲年十九侍世祖於藩邸性嗜書手不釋卷一日方讀孟子聞召急懷以入世祖問其說遂以性善仁義之旨對上嘉之因目爲廉孟子嘗與近臣較射上前憲腰插三矢有欲取以射者憲曰汝謂吾不能耶恨吾弓力弱耳左右授以勁弓三發三中衆乃驚服曰真文武全才也

憲宗崩世祖未立希憲首勸進時劉太平霍魯海在

關右渾都海在六盤有異志憲請以身出撫關右伺變圖之甫至則渾都海反形已見約魯海太平同日發希憲爲密遣將掩捕太平魯海獲之盡得其姦謀遂遣兵進六盤仍諭曰六盤兵精勿與爭鋒第張聲勢使不得東吾事濟矣會赦詔至希憲先絞殺太平等於獄而後出迎詔人心遂定世祖聞之曰經言行權此之謂也

希憲嘗以忤阿合馬求罷帝許之一日忽問侍臣曰希憲在家何爲對曰讀書帝曰讀書將以制用今讀之而不肯用多讀何爲蓋責其罷政而不復求進也讀史快編 卷六十 十三

阿合馬因讒之曰希憲在家日從事宴樂耳帝變色曰希憲清貧何從宴設嘗有疾帝遣醫診視醫言須用沙糖作飲時最艱得阿合馬爲致二斤且道密意希憲却之曰卽此物果能活人吾終不以姦人物求活帝聞爲特賜之

是時有方士請煉大丹者詔中書給所需希憲具以秦漢故事奏且曰堯舜得壽不因大丹也帝然之上方尊禮國師命希憲往受戒對曰臣受孔子戒矣上曰汝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爲臣忠爲子孝此孔子戒也上之改容

希憲疾篤皇太子問疾併訪治道希憲對曰治道在進君子退小人臣病雖劇委之於天所甚憂者大奸擅政羣小阿附及今不除恐沉痾不可救藥已疾將革呼其子謂曰丈夫見義勇爲何論禍福謂皇變周召不可及者是自棄耳天下事苟無牽制三代可復也又曰汝曹曾讀狄梁公傳乎梁公有大節爲不肖子所墜汝曹慎之是夕大星隕正寢之傍遂卒

伯顏

伯顏平宋還上詔百官郊勞時平章阿合馬獨先百官半舍道謁伯顏爲解所服玉鈎條遺之且曰宋寶

讀史快編

卷六十

十四

至固多吾寶無所取勿嫌此爲薄也阿合馬銜之乃誣以伐宋時取宋玉桃臺帝不問及阿合馬既歿有獻此臺者帝愕然曰幾陷我忠良伯顏深畧善斷當伐宋時將二十萬衆若將一人云

宋既平上表稱賀畧云恭惟皇帝陛下道光五葉統接千齡梯航日出之邦冠帶月支之域際丹崖而述職奄瀚海以爲家獨此島夷弗遵聲教謂江湖可以保逆命舟楫可以敵王師連兵負固逾四十年背德食言難二計拘囚我信使招納我叛臣我是以有六載襄樊之師彼居然無一介行李之至禍旣出於

自取怨難道於赫斯臣伯顏等肅將禁旅恭行天誅爰從襄漢上流復出武昌故渡潯屏一空於江表烽烟直接於錢塘尚無度德量力之心梓有殺使毀書之事於是水陸並進直指僞都喇強心在四郊之橫草都無飛走計窮一片之降旛始豎臣奉揚寬大撫戢吏民充衢市肆不移一代繁華如故云

不忽木

世宗嘗顧不忽木稱塞啞旃之能曰彼事憲宗嘗陰資朕財用卿父所知卿時未生不知也不忽木曰今有以內府財物交結親王者陛下以爲何如帝急揮

讀史快編

卷六十

十五

以手曰朕失言矣成宗時河東守臣以嘉禾獻大臣欲奏以爲瑞不忽木召其人詰之曰汝部內所產盡然耶抑止此數莖耶曰止此數莖耳不忽木曰若如此無益於民何足爲瑞徑罷遣之

阿魯渾薩理

岳柱

至元二十年江南人有言宋宗室謀反者詔遣使捕至闕下使已發薩理趣入諫曰言者必妄帝曰卿何以言之對曰若果反郡縣何不知言者不由郡縣而言之闕廷必其仇也帝大悟立召其人詰之果以貨錢不從故命械之于岳柱

拜住母怯烈氏年二十二寡居節操懷然家教甚嚴
初拜住爲太常年裁二十吏就第請署宇適在後圃
閱羣戲母厲聲呵曰官事不治乃閱戲耶拜住爲引
咎一日入侍宴英宗強飲之數厄既歸母戒曰天子
試汝量故強汝當日益戒懼無酣於酒又嘗代祀原
廟歸侍母母問曰眞定府官待汝若何對曰甚恭母
曰彼以天子威靈及汝先世勲德故非爲汝也時謂
拜住之賢得之母教云

赫奕抵雅爾丁

爾丁嘗爲右司員外郎刑部嘗讞獄既論決而中書

續史快編

卷六十

十八

覺其失以譴右司主者爾丁初未嘗署其案及是乃
取成案竊署已名或訝之曰公實不與而反追署其
案何也爾丁曰吾前偶不及署耳豈有與諸君同事
而獨幸免者丞相聞而賢之併同列並免

燕鐵木兒

燕鐵木兒既附文宗謀逆遂秉大權恣橫無忌一宴
武宰十三馬取泰定帝后爲夫人前後尚宗室女凡
四十餘至有交禮三日卽遣去者後房充斥不能盡
識一日宴趙世延家男女列坐各驚爲會見一婦色
甚麗問爲誰意欲與俱歸左右曰此太師家人也

癸癸瀾血卒

伯顏

順帝初伯顏既醜殺皇后伯牙吾氏氣餒薰灼其姪
脫脫憂之密與帝謀所以逐之者一曰伯顏請帝出
田帝托疾伯顏固請太子燕帖古思與俱大柳林脫
脫遂白帝盡收諸門鎗夜二鼓遣官以三十騎密取
太子入城解脫詔柳林出伯顏河南行省伯顏亟來
城下問故脫脫從城上宣言曰有旨黜丞相一人諸
從官無罪各還本衛伯顏請陛辭不許遂行道出眞
定父老有出迎者伯顏問曰爾曹曾見子殺父耶父

續史快編

卷六十

十九

脫脫

脫脫生而岐嶷初就學卽請於其師吳直方曰使脫
脫終日危坐讀書不若日記古人嘉言善行服之終
身也及長才兼文武累官右丞相事順帝領宣政院
事諸山主僧有請復僧司者曰向爲郡縣所苦如坐
地獄脫脫曰若復僧司何異地獄中復置地獄他事
持正皆類此

脫脫儀狀雄偉頗然出於千百人中而器識宏遠功
施社稷而不伐位極人臣而不驕輕貨財遠聲色好

士下賢尤始終不失臣節竟為哈麻所擠以鳩炙其後御史疏白其冤謂茲邪構害大臣以致隣敵易將國家兵機不振從此始錢糧之耗從此始盜賊縱橫從此始生民塗炭從此始云

阿魯圖

至元中議除刑部尚書宰執有所舉或難之曰此人柔輒非刑部所常用阿魯圖曰廟堂若選儉子須用強壯人尚書欲詳讞刑獄耳但不枉人不壞法卽是好刑官何須強壯言者無以應是時詔修宋遼金三史以阿魯圖總裁而脫脫為都總裁

讀史快編

卷六十

二十

徹里帖木兒

至元初徹里拜中書首議罷科舉參政許有壬爭之曰科舉若罷恐天下人才缺望時伯顏進曰舉子多以賊敗有壬曰科舉未行之先臺中賊罰無算豈盡出舉子耶伯顏曰科舉雖罷士之欲求美不美食者苟能自向學何憂不至大官有壬曰士志在治國平天下乃求衣食耶伯顏又曰科舉實妨選法有壬曰今天下通事知印等出身者凡三千三百二十五人而科舉一歲僅三十餘人乃妨選法耶徹里乃曰參政坐無多言卒罷科舉

變變

變變字子山得許衡之學丰神凝遠望而知為貴介公子遇事英發掀髯論辨法家不能折之順帝好觀古名畫變變進郭忠恕比干圖一日帝覽宋徽宗畫歎賞不已變變徐奏曰徽宗前多能惟一事不能耳帝問何事對曰獨不能為君國破身辱皆由不能為君也帝為改容變變嘗言天下事宰相當言宰相不得言則臺諫言之臺諫不敢言則經筵言之吾備位經筵得言人所不敢言者於天子之前志願足矣故其遇時事得失未嘗緘默變變善真行草書得晉人

讀史快編

卷六十

二十一

筆意人得其片紙寶之若金玉云

阿榮

阿榮博覽羣籍而好與韋布之士遊遇佳山水鳴琴賦詩日夕忘返尤精數學天曆三年春策士於廷策與虞集會直廬慨然語集曰更一科后科舉當輟輟兩科而復復則人才彬彬大出矣榮不及見之君簡及見也集問何以知之弗答後三年榮卒元統三年科舉罷至正元年復果奇中

小雲石海涯

海涯自號酸齋年十二三臂力已絕世嘗使健兒驅

二惡馬疾馳已持票立待馬至騰上之越二而跨其
三運票風生觀者辟易或挽弓射生上下峻坂如飛
舉已復折節讀書日五行下文不襲故而獨奇峭歌
行樂府慷慨激烈居恒雅歌投意所適絕不爲
形迹拘也

海濱初葉父官爲赤魯花赤未幾呼弟忽都海涯曰
吾素薄宦情以祖父爵不敢不襲今數年矣願讓弟
卽解黃金虎符佩弟去而從姚燧學燧大奇之仁宗
高其讓召入拜侍讀學士知制誥上書萬言條時政
缺失未幾復喟然曰禁林清近與所讓軍資孰優人

蘭史快編

卷六十一

二二

將議吾後矣遂復稱疾還江南

雲石之棄官歸也賣藥錢塘市詭姓名易服色人莫
識者過梁山濤見漁父織蘆花爲被欲易之以紬漁
父怪之知其非常人陽曰君欲吾被當更賦詩輒援
筆立就竟持被去自是人間競傳蘆花被詩晚年詩
文日益遒其草隸等書能變古人體自成一家所至
士大夫從之若雲或得其片言尺牘寶之若拱璧也
視生歟若晝夜脩脩然若將遺世而獨立云

泰不華

不華家貧好讀書年十七舉浙試第一明年對策大

廷賜進士及第順帝時奉詔招討方國珍初已就招
尋復叛不華謂其衆曰吾以書生登顯要誠慮負所
學若等助我擊之卽不克我有一死以報國遂率衆
乘潮直前船觸沙不能行適與國珍船遇卽前搏之
射死五人賊躍入船復斫死二人賊舉槩來刺輒斫
折其槩賊乃群至欲抱持過賊船不華拔起奪賊刀
又殺二人賊擡槩刺之中其頸死猶植立不仆賊投
其尸於海

余闕

陽字廷心進士及第順帝時奉命守安慶會陳友諒

蘭史快編

卷六十一

二三

自上游直搗小孤山薄城下闕率衆乘城晝夜不得
息屢擊賊敗去會羣盜四面蟻集外無一甲之援勢
不支闕猶徒步揮戈爲士卒先士卒號哭止之闕愈
憤激孤軍血戰身被十餘創城遂陷闕知不可爲引
刀自刎死其妻若子若女皆赴井死是時城中士民
至相率登城樓自捐其梯曰吾寧從余公死不願與
賊俱生也

闕畱意經術五經皆有注爲文章有氣魄詩體尚江
左高視鮑謝徐庾以下不屑也篆隸亦古雅有洪治
軍稍暇卽帥諸生謁郡縣會講立軍士於門外使聽

之知尊君親上之義有古良將風號令嚴信犯律者立斬而身與同甘苦嘗病不視事將士至額大求以爲代當出戰矢石如雨士或有擁盾蔽關者關却之曰汝亦有命何蔽我故人爭樂爲歿云

達禮麻識理

順帝晚年天下大亂達禮麻識理時知樞密院未幾卒先一夕怯薛官哈刺章夢太祖召見謂曰吾勤勞取天下以傳安歡帖睦爾而愛猷識理達臘不克肖廢壞我家法若不卽改圖天命去矣爾是吾功臣后故語汝汝亟以吾言告而主及愛猷識理達臘汝不

續史快編

卷六十

二四

告吾卽殛汝告而不改吾自處之達禮麻識理知而不言焉用彼相吾今先殛之矣及旦入朝具以夢告帝令告皇太子比出則達禮麻識理已無疾而卒

耶律楚材

楚材三歲而孤母楊氏教之及長博極羣籍天文地理律曆陰陽家無不精解太祖置之左右每呼吾圖撒合里而不名華言長髯人也帝西討回回禱旗日雨雪三尺帝疑之楚材曰玄冥之氣見於盛夏克敵之徵也庚辰冬大雷復問之對曰回回主當野歿後皆驗嘗從下靈武諸將爭取玉帛子女而楚材獨收

遺書及大黃已軍中疫得大黃輒愈

西域層人有奏五月望月當蝕者楚材曰否卒不蝕明年十月楚材言月當蝕西域人言不蝕卒蝕八分壬午八月長星見西方楚材曰女直將易主明年金宣宗歿甲申帝至東印度駐鐵門關有一角獸鹿形馬尾其色綠作人言謂侍衛者曰汝主宜早還帝以問楚材對曰此瑞獸也名角端能爲四方語好生惡殺此殆天降符以告陛下帝卽日班師帝每語太宗此人天賜我家也

續史快編

卷六十

二五

補於國宜空其人以爲牧龜楚材曰陛下將南伐須軍需誠均定中原地稅商稅鹽酒鐵冶山澤諸利歲可得銀五十萬兩帛八萬匹粟四十餘萬石此足供軍何言無補帝曰卿爲朕行之遂奏立燕京等十路徵收課稅法而精選士人領其事辛卯帝至雲中十路進金帛陳於廷帝笑謂楚材曰汝不去朕左右而能使國用充足南國孰如卿者

汴京將下大將以金人抗拒良久議城下日屠之楚材聞馳奏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欲得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所用帝尚猶豫楚材卽詭說曰奇

巧之工厚藏之家皆萃於此若盡殺之亦何所獲帝遂為詔止時得民凡百四十七萬尋奏置編修所於燕京置經籍所於平陽而文治自是興焉

楚材初奉命定天下賦稅每二戶出絲一斤以給國用五戶出絲一斤以給諸王功臣湯沐之資中田稅每畝二升又半上田三升下田二升水田每畝五升商稅三十分而一鹽價銀一兩四千斤制既定朝議以為太輕楚材曰作法於涼其弊尤食後更有以利進者則今已重矣未幾河南歲增羨課銀至一百一十萬兩有與都刺合蠻者撲買課稅又增至二百二

讀史快編

卷六十

二十六

士萬兩楚材極力辨諫至聲色俱厲言與涕俱帝乃曰爾欲博關耶又曰爾欲為百姓哭耶度不能止退而太息曰民之困窮自此始矣其忠誠懇惻如此楚材一日與諸王燕醉臥車中帝臨平野望見直幸其營登車手撼之楚材方熟睡怒其擾已忽張目視始知帝驚起謝帝曰有酒獨醉而不與朕共樂耶笑而去楚材不及冠帶馳詣行宮帝為置飲極歡而罷帝性嗜酒日與諸大臣酣飲楚材屢諫不聽一日持酒槽餼口進曰麴孽能腐物鐵尚如此況五臟乎帝悟語近臣曰汝曹愛君寧有如吾圖撤合里者即勅

近臣日進酒二鍾而止

太宗疾篤醫言脈已絕皇后乃馬氏氏不知所為召同楚材楚材對曰方今任使非人實官制獄囚系不辜古人一言而善惡或退舍請行肆赦后即欲行之楚材曰非帝命不可有頃帝少蘇因入奏請肆赦帝時已不能言首肯之是夜醫者候脈復生適宣讀赦詔時也翼日乃癸亥十一月四日帝將出獵楚材推其數極言不可左右皆曰不騎射無以為樂獵五日而帝崩於行在

讀史快編

卷六十

二十七

康之一日遣使國使威在帝指楚材示之曰汝國有如此人乎曾謂曰此殆神人本國實無有帝乃曰汝等勿多言得言惟此言不妄吾亦知汝國無此人也已太神楚材亦奉有諸其相又天下貢賦半人其數者是時乃為其皇后命近臣覆閣之惟琴阮十餘及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

董文忠

帝嘗問宋降將宋何所以亡對者皆言實似道實國重文抑武故將士怨積莫有顧忌帝問文忠此言爾何文忠詰之曰似道薄汝誠非而君則貴汝以官富汝

以祿未嘗薄汝也今有怨於相而移於君坐視國亡不爲効歟則似道之薄汝固宜諸將慙無以對文忠第文炳世祖呼大哥其子士選成宗呼董二哥云

郭侃

侃事憲宗嘗從征西域自癸丑訖己未凡八年下其城無慮數百降其算灘數十算灘華言王也中有乞石迷部地方八千里相傳四十二世勝兵數千萬侃至悉平之其國王殿宇構以沈檀木侃縱火焚之奔聞百里得其七十二絃琵琶併五尺珊瑚歷擊以獻

石抹也先

石抹也先遼人也善權畧太祖時嘗從木華黎取金

藏史集編 卷六十

二八

東京命率千騎爲先鋒也先曰兵貴奇勝何多爲謀知金人新易東京畱守將至也先乃獨將數騎邀而殺之道卽懷其誥命至東京入畱自謂曰我新畱守也尋聽事因問吏列兵城守謂何吏以備邊對也先曰吾自朝中來中外晏然奈何陳兵動搖人心卽盡撤之曰寇至在我無煩爾輩遂易置諸將佐已三日而木華黎至入東京不折一矢辟地數千里

史天澤

天澤年四十始折節讀書尤熟於資治通鑑立論多

出人意表居恒未嘗自伐其能及臨大節議大事輒毅然身任天下之重拜相之日門庭悄然或勸其以權自張答曰君亦聞韋澳之語周痺乎曰願相公無權爵祿刑賞自天子出何權之有言者慙服出入將相五十年上不疑而下無怨人以此郭子儀曹彬云

劉秉忠

秉忠字仲晦八歲日誦千言年十七爲府令史鬱鬱不樂一日投筆歎曰丈夫不遇當隱居求志乃汨汨刀筆吏乎卽棄去隱武安山久之天寧虛照禪師招爲僧俾掌書記後遊雲中畱居南堂寺世祖潛邸海

藏史集編 卷六十

二九

雲禪師被召過雲中聞其名邀與俱北既入見應對稱旨屢承顧問卒爲一代元勳

秉忠學無所不窺尤精易及邵氏經世書於天文地理律曆三式六壬遁甲之屬無不精解論天下事若指掌位極人臣而齋居蔬食澹然不異儒素居恒優游嘯詠自號藏春散人世祖嘗言秉忠術數神奇惟朕知之他人莫得聞也

世祖在潛邸秉忠上書數千言皆天下大計已卽位秉忠謀謨惟懼不離左右然猶不改舊服人稱聰書記聰書記者因其爲釋時嘗名子聰也後以學士王

是始大有得尋居蘇門與樞及竇默相講習凡經傳子史禮樂名物以及星歷兵刑食貨水利之類無所不精晰遂慨然以道爲己任

衡家貧躬耕粟熟則食粟不熟則食糠核菜茹及人有饒遺苟非其義卽一介弗妄也姚樞被召以所居雪齋命衡館之庭有果熟爛墮地其童子過之亦不視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衆爭啖之衡獨危坐樹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或曰世亂無主衡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其學必身體而力踐類如此衡病且革家人祠衡曰吾一日未死寧不有事於祖

肅史快編

卷六十

三二

考命扶起奠獻如儀既撤家人餽怡怡如也已而卒是日大風雷電拔木懷人無貴賤無少長皆哭於門四方學士聞計皆聚哭有不遠數千里來哭墓下者人服其教如金科玉條之不敢背有未嘗及門但傳其緒綸而折節力行爲名世者丞相安童嘗謂同列曰若輩自謂不相上下蓋十百與千萬云翰林承旨王若氣蓋一世獨見衡曰先生神明也

竇默

默初起自俘囚同時被俘者三十人皆歿惟默得脫自是南徙得讀伊洛之書已北歸與姚樞許衡共講

習名遂顯世祖在潛邸遣召之默變姓名以自晦使者俾其友人往見而自微服踵其後默乃見不得已拜命既至訪治道尋命皇子眞金受學賜玉帶鈞曰此物老人佩服爲宜且使吾子見之如見我也

世祖初卽位王文統以言利得幸默既上書極論之他日又在帝前面斥其學術不正不可久居相位帝頗不悅未幾文統敗帝乃追憶其言謂近臣曰向言王文統不可用者惟竇漢卿一人若更有一二人言之朕寧悞至此默年八十公卿皆往賀帝問之拱手曰此輩賢者安得請於上帝減去數年留朕左右共

肅史快編

卷六十

三三

治天下惜今老矣悵然者久之

趙壁

壁嘗經畧河南河南有劉萬戶貪淫暴戾郡中婚嫁必先賂之得請然後敢行郡人咸呼爲翁其黨董主簿怙劉勢爲虐強取民家女三十餘莫敢問壁至按董罪立斬之盡歸其女劉大驚會天大雪劉詣壁相勞苦且酌酒賀曰經畧下車誅鋤奸猾故瑞雪爲應壁應曰如董主簿者尚有其人俟盡誅之瑞且大應矣劉屏氣不敢出聲歸卽臥病歿人謂其怖歿也

李昉

昶字士都父世弼精孫明復春秋金貞祐初三赴廷試不第鬱鬱不樂一夕夢在李彥榜下及第閱計偕士無之昶時年十六已能爲程文乃更其名曰彥興定二年父子俱赴試昶果以春秋中第二甲第二人世弼第三甲第三人父子褒貶各異時以比歆向父子昶事世祖頗被遇帝嘗燕處或望見昶輒爲斂容曰李秀才至矣其見禮重如此

張雄飛

右丞忽辛有罪詔下中書省雜治忽辛對簿歷指宰執曰汝輩皆曾使我家錢物何得問我雄飛曰我嘗

讀史快編

卷六十

三四

受汝家錢物否曰惟公獨不雄飛曰若爾則我當問汝詰之遂伏辜忽辛者阿合馬子也

張德輝

世祖嘗問人言遠以釋廢金以儒亡有諸德輝對曰遼事臣未知若金季則所親睹金所用皆武弁儒特三十之一耳軍國大計又皆不使與聞儒何咎焉因論祖宗法度德輝指繁喻曰創業之主如制此器精選良金巧匠規而成之以畀後人後人當求謹厚者司掌乃可永寶否則不惟缺壞抑恐有竊而去者

王恂

恂生而穎悟三歲時家人示以書帙輒識風丁二字及長劉秉忠奇之荐之世祖命爲太子伴讀太子嘗問以心之所守恂對曰許衡有言人心如印板板本不差雖摹千萬紙皆不差若本一差千萬紙無不差矣太子深然之太子卽裕宗

郭守敬

元初承遼金之後用大明曆歷二百餘年寢以後天世祖既平江南命守敬與王恂主其事而許衡參之守敬言曆之本在測驗測驗之器莫先儀表今司天渾儀宋皇祐中汴京所造不與此處天度相符比量

讀史快編

卷六十

三五

南北二極約差四度表石年深亦復欹側乃盡考其失而移置之既又別圖高爽地以木爲重棚創作簡儀高表用相比覆又以爲天樞附極而動昔人嘗展管望之未得其的作候極儀極辰既位天體斯正作渾天象象雖形似莫適所用作玲瓏儀以表之矩方測天之正圖莫若以圓求圖作仰儀古有經緯結而不動守敬易之作立運儀日有中道月有九行守敬一之作證理儀表高景虛罔象非真作景符月雖有明察景則難作闕几曆法之驗在於交會作日月食儀天有赤道輪以當之兩極低昂標以指之作星

定時儀又作正方案九表懸正儀座正儀爲四方行測者所用又作仰規覆矩圖異方渾蓋圖日出入永短圖與上諸儀互相參攷守敬嘗在帝前指陳理致至於日晏帝不爲倦

守敬故從劉秉忠游精水利星曆之學嘗因世祖召見而陳水利六事已又陳水利十一事共一曰大都運糧河不用一畝泉舊原別引北山白浮泉水西折而南經瓮山泊自西水門入城環匯於積水潭復東折而南出南水門合入舊運糧河宜十里置一牐比至通州凡爲牐七距牐里許上重置斗門互爲提關

讀史快編

卷六十

三六

以過舟止水帝覽奏喜曰當速行之於是復置都水監俾守敬領之帝命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倡工待守敬指授而後行事先是通州至大都陸運官糧歲若干萬石方秋霖雨驢畜然者不可勝計至是皆罷之三十年帝還自上都過積水潭見舳舻蔽水大悅名曰通惠河

姚天福

天福嘗拜御史其母戒之曰汝旣爲言官當罄肝膽報主知勿以未亡人爲念倘俾吾追躋陵母雖歿日猶生年也時天福亦請於憲府曰監察言路有犯

隱異時卽獲譴幸不爲老親累帝聞歎曰已兒思母子雖生今世如彼義烈當於古人中求之已兒思華言不畏強禦猶虎也

中屠致遠

致遠清修苦節一生不事權貴家無餘產奉入悉以市書宋書萬卷名之曰墨莊所著有忍齋行稿四十卷及遺稿錄錄其加作浮圖於宋故宮欲取高宗所書九經石刻以築基致遠力拒不與乃得存

尚文

成宗時尚文爲中書右丞性廉執時西域賈有售大

讀史快編

卷六十

三七

珠者索價六十萬錠省臣平章顧文曰此所謂押忽大珠酬六十萬非過矣一坐傳玩文問曰何所用之平章曰合之可不喝慰面可使目有光文曰一人合之千萬人不喝則誠寶也若一寶止濟一人用已微矣吾所謂寶不在是平章固請觀之文竟不動

劉因

因字夢吉父述遠性理之學好長嘯因三歲識書過目成誦六歲能詩七歲能屬文落筆驚人甫弱冠思得如古人者友之作希聖解及得周程張邵朱呂之書一見能發其微義爲各評其學之所長曰邵至大

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則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其造詣見於此家甚貧誼嚴一介公卿過保定者咸式其廬因一切謝不見或以爲傲弗惜也愛諸葛孔明靜以修身語表其所居曰靜修其著述皆錄自門生故友惟易系辭說則因病中手筆云

至元中詔徵贊善大夫命教近侍子弟因一至卽用母疾辭歸已復徵集賢學士移疾固辭上書宰相卒弗就帝聞之曰古有不召之臣斯之謂矣未幾卒歐陽玄題其畫像云微點之狂而有沂上風雩之樂資由之勇而無北鄙殺伐之聲於裕皇之仁而見不可

讀史快編

卷六十

三八

雷之四皓以世祖之畧而遇不能致之兩生嗚呼麒麟鳳凰固宇內所不常有也然一鳴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則其志不欲遺世而獨往也明矣亦將從周公孔子之後爲往聖繼絕學爲來世開太平者耶論者以爲知言

吳澄

澄字幼清居當華蓋臨川二山間先時望氣者徐覺言其地當出異人澄應之自幼日誦千言長遂志聖賢之學者孝經章句校定五經同異會有詔求賢江南程鉅夫以澄應詔與修實錄尋移疾辭歸朝廷命

有司卽其家錄所著書一時名公如元明善董士選輩皆執弟子禮至不遠數千里負笈來學山中學徒常千百人所居草廬數間學者稱草廬先生疾革時大星墜其舍

英宗嘗書者粉黃金爲泥寫浮屠藏經詔澄爲序澄曰主上寫經爲民祈福其盛舉也若用以追薦臣所未知蓋輪迴之說不過謂爲善之人死則上通高明至與日月齊光爲惡之人死則下淪汙穢至與沙蟲同類故其徒遂爲薦拔之說以惑世今國初以來寫經追薦者不知幾許若未効是無佛法也若已

讀史快編

卷六十

三九

効是重誣祖宗也撰爲文辭何以示後世會帝崩事亦止

趙孟頫

孟頫字子昂至元中程鉅夫奉詔搜訪江南逸才以孟頫入見頫才氣英爽望之若神仙中人世祖一見喜甚從容諮訪治道命坐右丞葉李上至有旨令出入宮門無禁一日行東御牆外道險馬蹶孟頫墮河帝聞爲移御牆稍西二丈許其見禮重如此帝嘗與侍臣論文學士以孟頫比唐李白宋蘇子瞻云孟頫詩文奇逸讀之使人飄飄有出塵之想篆籀公

蘇真行草書皆妙絕名天下嘗有天竺僧涉數萬里來求其書爲國寶其畫山水石花竹人馬無不精緻所著有尚書註又著琴原樂原得律呂不傳之秘前史官楊載稱孟頫之才頗爲書畫所掩知其書畫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經濟之學人以爲知言仕終集賢學士宋藝祖十一世孫德芳後

葉李

李字太白以耿介廉直受知世祖趙孟頫嘗侍帝側帝問葉李留夢炎二人優劣孟頫對曰夢炎臣父執其人重厚篤於自信好謀而能斷有大臣器業李所

讀史快編

卷六十

四十

讀之書臣皆讀之其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帝曰汝謂夢炎賢於李耶夢炎在宋爲狀元位丞相當賈似道誤國依阿取容曾無一語規正李布衣乃能伏闕上書直發其奸是賢於夢炎也汝獨以父執故不收斥言可賦詩議之於是孟頫賦詩有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之句

姚燧

燧學術得之許衡其文閎肆該洽有西漢風凡來謁文者必其行業足述然後許不則弗許也高麗潘陽王父子聯姻帝室傾貲以結朝士一日欲求燧詩文

燧斬不與已奉詔始與之王遣金幣名畫古玩爲謝凡五十籠燧卽分散諸屬官及吏胥一時立盡止甯金銀及器皿付翰林院公用而已絕無取或問之燧曰彼藩邦小國唯知重貨利吾故輕之使知大朝不重珍玩也其識器豪邁若此然頗恃才至輕視趙孟頫所著有牧庵集五十卷

李孟

孟與鐵木迭兒共政多違忤迭兒甚銜之遂構之英宗盡收其前後封拜制命降授集賢學士蓋意其必辭且謀中之也孟拜命忻然有司奏李孟到院故事

讀史快編

卷六十

四一

當賜酒帝愕然曰李道復乃肯俯就集賢耶卽顧謂迭兒子八爾吉思思曰爾輩謂彼必不肯爲是官今定何如自是議不得行當皇慶延祐之世朝廷每一政謬人必曰鐵木迭兒所爲一令善則必歸孟

元明善

明善字復初故以文章自豪初善虔集切劘甚歡已至京師乃兩不相下且有管讎是時董士選爲解之明善謹受教會與人吳全節者求明善文文成謂全節曰伯生見吾文必有讎譖幸爲我治具致伯生若入石則無及矣明日集至出其文問何如集曰去百

餘字可以傳明善卽泚筆屬集凡刪百二十字而文益精核元善大喜自是歡好如初伯生集字也

士選之爲二人解也當出鎮江浙時明善與集俱郊餞士選曰伯生職教導當早還復初可更送我於是明善遂送至二十里外士選乃止邸舍出酒肴與共飲謂曰士選叨竊重臣無裨國事惟求行數佳士爲朝廷用庶幾效萬分一如復初伯生皆佳士也然恐他日不免爲人構間復初中原人仕必當道伯生南人得無摧折乎幸爲我飲此酒慎勿如是明善受酒跪而酬之起立言曰願公再賜二卮明善終身不敢忘自是二人交益固

虞集

集宋丞相允文後初育於外祖楊文仲家文仲爲祭酒家學淵源集母在室時能盡得其學故集與弟槃學術大約母教居多累官參知政事家素貧益清修自砥南昌富民伍真父貴甲郡邑尚諸王女既卒其子以五百錠謁豐城士甘慤來乞集銘父墓竟不許慤愧歎而去平生有文萬篇存者十二三其書舍爲兩二室左書陶淵明詩題曰陶菴右書邵堯夫詩題曰邵菴世稱集爲邵菴先生先是集生時文仲適假

南嶽真人來謁云
揭傒斯

至正中詔修宋遼金三史傒斯爲總裁丞相嘗問修史以何爲本答曰用人爲本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文章知史而心術不正者亦不可與而心術尤用人之本也又每謂同事欲求作史之法須求作史之意夫作史之意以示勸懲於是三史中筆削褒貶傒斯毅然一以自任云

張起巖

起巖執金元典故尤究心宋儒理學先是至元之乙

史快編

卷六十

四三

西三月乙亥太史奏文昌星明文運當興時世祖方幸上京明日皇孫降生於儒州是夜起巖亦生皇孫卽仁宗也自仁宗踐祚始詔設科取士及廷試起巖遂擢第一論者以爲非偶然云

歐陽玄

玄字原功宋文忠公修之裔十三歲時都使者行縣玄以諸生見命賦梅花立成十首晚歸輒增至百首其學於經史百家靡不研究尤精伊洛淵源延祐初舉進士第歷官四十年三仕成均四爲祭酒六入翰林三拜承旨兩知貢舉讀卷凡朝廷大製作皆出玄

手金縢上尊之賜無虛歲海內名山大川王宮梵刹得其片言隻字無不奉爲世寶云卒年八十五無子

李木魯

耕居下位時左相拜住嘗謂曰爾可作宰相不耕對曰宰相固不敢當然所學固宰相事拜住奇之文宗朝官國子祭酒會迎帝師至詔朝臣一品以下皆郊迎是時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爲動惟耕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余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爲禮帝師笑而起卒飲衆爲愕然

李洞

讀史快編

卷六十

四四

洞骨清神朗秀眉疎髯目疊如電裁冠褒衣望之疑神仙中人也工篆隸爲世所珍其文章奮筆揮灑迅疾疾馳汨汨泊泊思態層出縱橫奇變若紛錯而有條理意之所至臻極妙境每以李太白自方當世亦許之嘗遊匡廬王屋少室諸山畱連良久與會所寄人莫能測僑居濟南有湖山花竹之勝作亭曰天心水面文宗嘗秋虞集撰文記之

張翥

翥長於詩近體長短句尤工文不如詩而每以文自負嘗語人曰吾於文殆化矣未嘗構思特任意屬筆

已耳一日沙刺班示以所爲文請易置數字翥苦思移時卒不就沙刺班曰先生於文豈猶未化耶何思之苦也翥相視大笑翥平日善諧謔嘗以談言傾四坐入其室者譁然如坐春風中云

儒學

金履祥

履祥嘗從王栢登何基之門其學於天文地理陰陽曆律之祕靡所不覽究會宋改物屏居金華山中寄情漁釣以終其身初宋未亡履祥猶有經世之志喪其師日迫宋人坐視莫敢救履祥爲進制敵之策

讀史快編

卷六十

四五

請發重兵由海道直趨燕薊以掃其虛則憂焚之師不攻自解且備敵海船所經郡邑與巨洋難易遠近歷歷可據宋終莫能行其後朱瑄張清獻海運之利所由海道履祥所上書咫尺無與云

許謙

延祐初謙諱學於東陽之入華山荆楊吳越幽冀齊魯之士皆不遠數千里負笈以從其教皆本至誠隨材造就而獨不授科舉業曰此義利所由分也里居四十年四方士以不得及門爲恥自號曰雲山人學者因稱曰雲先生

謙初受業金履祥之門履祥與語良久謂曰士之爲學者五味之在和醯醢既加則酸鹹頓異子來見我三日矣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子耶謙聞惕然遂刻意研討凡所讀書悉別以鉛黃朱墨意有所到卽表而識之如是數年乃盡得其所傳之奧

蕭軒

軒字惟斗博陵學籍世謂元有天下百年惟蕭惟十識字平生謹嚴一介遠近孚之鄉人有自城中暮還者道遇寇欲加害詭言我蕭先生也寇驚謝去世祖時授陝西儒學提舉不赴省憲大臣有卽其家爲賀

類史快編

卷六十

四六

者先遣一從史詣軒舍軒時方汲水灌園從史不知其爲軒也呼令飲馬卽飲之頃之見冠帶迎賓卽前飲馬者也從史大懼而軒恬然

忠孝

馮三

馮三者湖廣省中一公使也目不知書而性獨烈盜陷湖廣掠三以從三曰賊名惡殺豈可爲衆強之弗從且罵賊賊怒乃縛諸木而昇之以行漸到其肉三罵愈厲至斷其喉以死是時三之妻號泣從其後每到肉落地輒俯而拾之納布裙中已伺賊遠收三血

骸脫衣裹之投江而死

趙弘毅

弘毅嘗受經吳澄官編修明兵入都城弘毅曰臣各爲其主遂自殺其子恭職中書管勾曰吾父子同食祿父已死吾何能獨生或曰官卑何自苦恭叱曰忠義人各自盡寧問職崇卑乎輒公服北向再拜亦自殺時恭女官奴見恭歎方大慟適鄰姬數輩來挽之出避女曰我未適人避將安之羣姬力挽之女曰人生在世便百歲終須一死亦自殺

石明三

類史快編

卷六十

四七

明三者與母居餘杭山中一日明三自外歸覓母不見惟見臥內有三虎子知母爲虎所噬乃盡殺三虎子復礮巨斧立壁間伺虎至作之裂其腦已復操斧伺壯虎於巖畔壯虎至又作之歟明三亦遂僵於巖畔立不仆張目如生所執斧牢不可拔

烈女

徐氏

氏名彩鸞浦城徐嗣源女通經史每誦文天祥六歌輒歎歔噓至正中賊寇浦城徐氏從父逃賊及之欲殺嗣源徐氏前曰此吾父也寧殺我賊捨父而

徐氏氏語父曰兒義不受辱父可急去賊乃拘徐氏至桂林橋徐拾炭題詩壁間米云惟有桂林橋下水千年照見妾心清題畢厲聲罵賊投水而死

釋老

丘處機

處機者栖霞人自號長春子兒時遇異人目為神仙宗伯已學全真於崑崙山師重陽王真人真人一歸器之金宋之季俱遣使召不至太祖征乃縶自其地遣近臣持詔求之處機先一日忽促裝曰天使來召我當往明日詔使至處機將行先馳表謝奉拳以殺

讀史快編

卷六十

四八

為戒凡經數十國萬餘里歷四載而達雪山見太祖太祖大悅其說惟主不嗜殺問為治曰敬天愛人問長生曰清心寡欲太祖契其旨曰天錫仙翁悟朕也久之忽一日大雷雨太液池岸圯水入東湖聲聞數里魚鱉盡去池遂涸而北口高岸亦崩處機歎曰山其摧乎池其涸乎吾將與之俱乎遂卒

祈志誠

志誠居雲州之金閣山道譽甚者丞相安童嘗過訪之志誠告以修身治世之要安童感其言故其相世祖一以清靜澹厚為務已罷政復被召辭不得則往

決於志誠志誠曰昔與子同列者何人今同列者何人安童悟入見世祖曰臣昔為宰相年甚少幸不失陛下事者丞佐皆臣所師友今事臣者皆進與臣俱則臣之為政能有加於前乎世祖曰誰為卿言是對曰祈真人世祖歎異久之

宦者

李邦寧

邦寧故宋小黃門也宋亡入事世祖稱旨遂見親仁階金紫屢擢大祀仁宗即位當釋奠國學邦寧以舊臣隆任奉敕攝祭文宣王甫就位忽大風起殿上兩

讀史快編

卷六十

四九

殿燭盡滅燭臺底鐵鐫入地尺許至無能圻者邦寧悚息伏地諸執事皆伏良久始成禮邦寧所愧累日姦臣

阿合馬

世祖時阿合馬在位日久貪橫無忌援引姦黨流毒四海時千戶王著因人心積怨密鑄一大銅鎚自書必殺合馬會帝在上都著結八十餘人詐稱皇太子自上都先還作佛事遂以夜入京城令省官悉候於宮前阿合馬既至偽太子自立馬手之至前責數其罪未數語著從旁出所袖銅鎚擊其腦立斃是時尚

得張九思識其詐者慨然就獄台聞大怒命臨

於市著臨刑大呼曰王著為天

次無憾其日

必有為我書其事者久之

尚奸狀乃悔曰

王著誅之是也遂剖棺

以謝著

倭倖

哈麻者以母為寧宗乳母蚤備宿衛順帝深眷寵之

累官殿中侍御史嘗與帝雙陸為戲一日穿鼻服

衣侍側帝方啜茶噉茶於其衣哈麻視帝

常如是耶帝為一笑又客進西天僧以運

哈麻史快編 卷六十

不習為之號演撒兒法不操兒猶準言大寺

妹婿秃魯帖木兒亦進西蕃僧伽璘真僧

下驢車居萬乘不過保有世耳人生能幾何

此勝大喜樂釋定帝又習其法別名雙修

房中術也帝目是語以兩天僧為司徒西蕃僧為國

師皆取良家女奉之已其於是帝廣取婦女為

戲戲彩女為十六天又裸處別所處室曰

登即元該華言事事無務婦傳布雖市井

無不惡聞云

哈麻既為相自以前所進番僧

我兄弟位居宰輔宜導人主哈麻帖木兒專

媚上以淫襲天下士大夫必議笑

河面目見人

我將除之且上日昏時可

合皇年長

聰明過人不若立以為

上皇其妹聞

之歸告其夫秃魯帖木兒

訴帝哈麻調陸

下年老耳帝大驚曰朕頭

齒未落何遽謂老遂

與定計去哈麻雪雪杖之

雪即哈麻弟

外夷

日本 至元十八年正月命范文虎阿剌海等會兵十萬

日本是年六月兵入海七月至平

月一日颶風破舟五日文武等

各自擇堅好船乘之而棄十

推張百戶為主帥號之曰

不作舟為歸計乃七日而

盡餘二三萬為其所俘九

高麗人是時文虎等

僅三人耳

雪麻史快編 卷六十

雪麻史快編 卷六十

雪麻史快編 卷六十

讀史快編四十四卷

內府藏本

明趙維寢撰維寢字無聲平湖人萬厯庚子舉人

是書於諸史之中摘錄其新異之事始於史記迄

新唐書割裂翦裁漫無義例

史鑿二十五卷

〔明〕余文龍輯

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六年

余兆胤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史鑿二十

五卷》提要

史鑿序

自愛義愛奇之說興而經史之辯
始判夫太史之奇特以氣之跌宕
體之縱橫如江海吞吐變恠百出
非爭於一字一事之間而後之作

史鑿

序

一

者慕效之為快代既遞遷其體力
幹用亦若天為之限而事之冗煩
人之猥雜又不能盡割捨以犯世
所謂掛漏之誚裨野入之腐爛終
之奇之流弊乃至于此吾友起潛

余水部衷有獨裁體有遠韵超超
凌風塵上之從政之暇留心此道
沉湮灌浸摹東萊先生之遺意採
為成書命之曰鸞鸞之為義調於
適旨于味膾炙于衆人之口非全

史鑑

序

二

體不能取裁非銛鋒不能致用非
隻眼妙手不能斷削以協于則踟
躕四顧蹇然以解吾能得之于手
而不能喻于懷蓋所謂扼要爭奇
廻瀾于將倒者今夫鄧林之野有

松栢有旃檀有瓊玉我得其至寶
納懷袖以歸可以敵天府彼捆載
累累積如丘山者曾不足當野火
之一昔夫鸞亦若斯焉矣人不勝
書也而精神存焉事不勝紀也而

史鑑

序

三

幻態備焉九鼎之味一染指可得
約者既席之為牟尼而博者亦不
得傲之以不盡此亦編纂家之要
術也而是時水部方權闢政矢以
楊少宰止菴為法少宰譚性理工

于字學其書至多讀之不能竟而
水部以性理兼經濟工于史學其
言至精展卷瞭然舉千古得失進
退之概收之一掬奇而不詭于正
乃知儒者異用同歸即不立文字
可也

湖上舊史朱國禎頓首題



史癡序

南都諳曹郎務至簡赴尚書期
旬可二三餘囚可捷戶讀書或
登覽佳山水嘗聞舊有讀易社
讀史社及余爲尚璽嘗詢其社
已散獨以隣余水部罕通賓客
因挾戈冊據松而哦今年水部
以所抄史癡一編寄余長安曰
是在以隣嘗所繙二十一史而
手披之者也余受而讀之爲帙

不奢而數千年來國家之成敗
風俗之污隆人物之泯躋悉探
掇靡所掛漏余惟書之可以發
人意智者莫如史先賢穀多讀
史如禮梟兵刑之類各以類求

史綱

序

二

之不數遍而全書可貫穿無憾
又謂今人以立身揆事史且具
有前局按局而覆之不失尺寸
此皆深于史者夫以式造車則
馳秦驂燕靡不合以鏡窺容則

妻私妾愛無所眩史之爲式
鑑也大矣試披是書按之今因
朝廷之政令里巷之謠俗於古可
方若代吾齊士大夫之規爲風
尚於古可方若多恢恢乎不言

史綱

序

三

而喻卽謂之過屠門而大嚼可
也豈直一轡哉水部今摧華闥
聞公事暇手不釋卷儻別有刪
撰尚靳更發帳中之秘與四海
同志共之

萬曆戊午長至四石水遣叙蘇

茂想書于燕臺之致爽軒



東衛

序

余中拙先生史嚮序

予向爲南博士見同年陳德遠
談二十一史如指掌其續補宋
元紀事本末甚有條次甚慕之
欲窮此書而畏其繁浩覽不能
一帙以事奪去者屢至今茫如
也嗟夫史者宇宙之跡千古徂
徂萬古徂徂其世之興衰事之
得失人之正邪賢愚物之恢奇
詭幻陰陽之化變地理之遼邈
烟消雲滅孰能跡之哉無史是
無宇宙也昔朱子嘗病陳同父

東衛

序

二

輦以史爲學而所自爲綱目上
下數千百年綱發其義目詳其
實事博而功深非胸中具有全
史能如是耶又何以曰讀史心
粗意別有說耶蓋孔子刪定六
經而近史者半唐虞夏商西周

史綱

序

二

以前跡於書東周以後跡於春
秋其歌頌風謠關於政治功德
與夫君卿大夫士制數行事沿
革損益跡於詩若禮尚論者考
焉是又以經存宇宙之跡者也
故太上化史爲經其次法經於

史其次離經史而各有所顯善
學者無粗不精不善學者無精
不粗何必史哉今之顯精於經
者少矣然猶以其爲主司試目
所出不得不一涉之苟資帖括
而止仕則弃之等於敝蓀而况

史綱

序

三

史乎况二十一史乎此予所以
愧也吾鄉起部中拙余公性嗜
學不以吏事自妨而尤加意於
史親自校讐凡今古升降興衰
治亂得失邪正災祥徵應之大
固已灼灼胸中至於事之可資

綜博益人意識者輒摘而手錄之
不避寒暑得卷若干命曰史
嚮蓋取一嚮嘗鼎之義而其意
猶不欲公之於人予見而喜曰
公無自秘此書之可公者三夫
全史至博難於盡閱今撮而聚

史嚮

序

四

之閱者不煩可以引人讀史一
也其所藂撮多異事雋語事料
掌故燦然列陳可以資博二也
人不知古今如三家村老儂局
跡蓬戶夕忘其朝問其世氏呀
然而不能對有此一書以耳以

目可以媿陋三也公爲人溫良
慎惠雅自濯濯被服如寒素讀
書求益不止使吾德遠見之必
相敬慕如予不肖學問行誼日
放日頽遠媿德遠近媿余公不
特史學一事而已故因公史嚮

史嚮

序

五

之刻爲識數語以志吾媿云
萬曆戊午端陽百洞山人董應
舉書



自序

余不佞文龍學慙半豹功歟三
餘竊祿公家端：焉名實是思
幸備貲留工局冷事閒得以肆
力於墳典暇取二十一史而寓
目之不勝浩瀚之歎因憶為經
生時日夕咄咤手口交瘁尚不
能究竟本業又安能取所為汗
牛充棟者而盡收披覽是史之
刻不幾於駢贅已邪于是大加

史鑑

自序

龍學刊

校讎細為刪輯摘其切要手自

抄錄名曰史鑑事無可採即賢

哲不收也法有可觀即佞幸不

棄也鳥獸草木何非多識之資

川嶽星辰何非心靈之助夷貊

史鑑

自序

二

蠻獠何非問俗之方是集也始

于丙辰之冬迄於戊午之夏載

歷寒暑費盡心目雖未能舉鼎

全收亦庶幾染指知味俾示兒

曹敢望災木同志者倘亦諒予

苦心乎

萬曆戊午端陽之吉晉安余文

龍題於金陵公署之拙我齋



東齋

自序

正

史簡卷之一

明

晉安余文龍中拙刪輯

史記

中央民族
學院圖書
館藏書

男兆胤伯景校

女媧氏風姓蛇身人首共工氏與祝融戰不勝而怒
乃頭觸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維缺女媧乃鍊五色石
以補天斷鼇足以立四極聚蘆灰以止滔水以濟冀
州於是地平天成不改舊物

天皇氏十二頭木德王歲起攝提兄弟十二人立各

史簡

卷之一 史記

一

史記

一萬八千歲地皇十一頭火德王姓十一人亦各萬
八千歲人皇九頭兄弟九人分長九州各立城邑凡
一百五十世合四萬五千六百年

頭如鳥獸頭數非
一人之身有許多

也

黃帝攝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鐵
額食沙造五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誅殺無道萬
民欽命黃帝以仁義不能禁止仰天而歎天遣玄女
下授黃帝兵符伏蚩尤遂畫蚩尤形像以威天下黃
帝嘗夢大風吹天下之塵垢皆去又夢人執千鈞之

弩驅羊萬羣帝籍而歎曰風爲號令執政者也垢去
土后在也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哉夫千鈞之弩異
力者也驅羊數萬羣能牧民爲善者也天下豈有姓
力名牧者也於是依二占而求之得風后於海隅登
以爲相得力牧於大澤進以爲將因著占變經十一
卷宰我問孔子曰榮伊言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何
人也抑非人也何以至三百年乎對曰生而人得其
利百年死而人畏其神百年亡而人用其教百年則
士安之說畧可憑矣

史簡

卷之一 史記

二

南方荒中有人焉人面鳥喙而有翼兩手足扶翼而
行食海中魚爲人狠惡不畏風雨獸犯死乃休名曰
謹堯又名渾沌西北有獸其狀似虎有翼能飛便勤
食人知人言語聞人鬪輒食直者聞人忠信輒食其
鼻聞人惡逆不善輒殺獸徃饋之名曰窮奇西方荒
中有獸其狀如虎而大毛長二尺人而虎足猪口牙
尾長一丈八尺攪亂荒中名檮杌一名傲狠一名難

訓

帝孔甲好方鬼神事淫亂天降龍二有雌雄孔甲不

能食^音未得秦龍氏陶唐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
于秦龍氏以事孔甲孔甲賜之姓曰御龍氏受豕韋
之後龍一雌死以食夏后夏后使求懼而遷去

商湯名履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
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而祝曰欲左左欲右
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
帝武乙無道爲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爲行天
神不勝乃僂辱之爲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
武乙厭於河渭之間暴雷震死

史簡

卷之一 史記

三

周文王名昌爲西伯崇侯虎譖於紂曰西伯積善累
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烹
其長子伯邑考爲羹賜之曰聖人當不食其子羹文
王食之紂曰誰謂西伯聖者食其子羹尚不知也閔
天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
馴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大悅曰此一
物足以釋西伯況其多乎

蜚廉善走以材力事殷紂爲紂石北方^{作石稱}還無
所報爲壇霍太山而報得石棺銘曰帝令處父^{別號}

不與殷亂賜爾石棺以華氏死遂葬於霍太山

徐君宮人有娠而生卵以爲不祥棄於水濱孤獨母有犬鵠倉銜所棄卵以歸覆煖之乃成小兒生偃故宮人聞之更取養之及長襲爲徐君後鵠倉臨死生角而九尾化爲黃龍周穆王巡狩諸侯共尊偃王穆王聞之令造父御乘駿襲之馬日行千里自還討之尸子曰徐偃王有筋而無骨

周其王名繁扈游於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薛之其母曰必致之王夫獸三爲羣人三爲衆女三爲嫫王

史記

卷之一 史記

四

印不取辱得三獸公行不下衆與衆共議王御不參一族夫粲美之物也衆以美物歸女而何德以卑之王猶不堪況爾之小醜乎小醜備物終必以康公不獻一年共王滅密

秦文公時陳倉人獵得獸若玃不知名牽以獻之逢二童子童子曰此名爲媚常在地下食死人腦卽欲殺之拍捕其首媚亦語曰二童子名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乃逐二童子化爲雉雌止陳倉北坂爲石秦祠之其雄飛至南陽其後光武起於此皆

如其言

秦文公時雍南有大梓樹伐之輒有大風雨樹生合不斷時有一人病夜往山中聞有鬼語樹神曰秦若使人被髮以朱絲繞樹伐汝汝得不困邪樹神無言明日病人語文公如其言伐樹斷中有一青牛出走入豐水中其後牛出豐水中使騎擊之不勝有騎墮地復上髮解牛畏之入不出故置髦頭漢魏晉因之武都立怒特祠是大梓牛神也

史記

卷之一 史記

五

三百餘人吏逐得欲法之繆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三百人者聞秦擊晉皆求從從而見繆公窘亦皆摧鋒爭死以報食馬之德遂解圍

秦渭南有輿宮渭北有咸陽宮昭王欲通二宮之間造橫長橋三百八十步橋北京石水中舊有留神象此神曾與魯班語班令其出留曰我貌醜卿善圖物容不出班於是拱手與語曰出頭見我留乃出首班以脚畫地付留覺之便沒水故置其象於水上唯有

渡以上魏太祖馬見而驚命移下之

秦始皇名政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後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而葬此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三十六年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吾遺瀟湘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

史記

卷之一 史記

六

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於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遷北河榆中三萬家

蓬萊方丈瀛洲三神仙在渤海中去人不遠蓋曾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白銀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至三神山乃居水下臨之患且至風輒引船而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

出漢書郊祀志

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茅濛於華山之中乘雲駕

龍白日升天先是其邑謠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

龍上升入泰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始皇聞謠歌而問其故父老具對此仙人之謠歌勸帝求長生之術於是始皇欣然乃有尋仙之志因改臘曰嘉平後曾孫茅盈亦得道號太原真人

初成案字也

漢高帝好冠竹皮冠謂劉氏冠亦名鵲尾冠

神君長陵女子也先是嫁爲人妻生一男數歲死女子悼慟之歲中亦死而靈宛若祠之遂聞言宛若爲

史記

卷之一 史記

七

主民人多往請福說家人小事有驗平原君亦事之至後子孫尊貴漢武帝卽位太后延於宮中祭之聞其言不見其人至是神君求出乃營栢梁臺舍之初霍去病微時自禱神君及見其形自修飾欲與去病交接去病不肯謂神君曰吾以神君精潔故齋戒祈福今欲淫此非也自絕不復往神君慙乃去

齊人少翁年二百歲色如童子以鬼神方見漢武帝拜爲文成將軍賞賜甚多居歲餘其方益衰乃爲帛書以飯牛佯弗知也言此牛腹中有奇殺而視之得

書書言甚怪天子疑之有識其手書問之人果偽書於是伏誅

季札吳王壽夢第四子也弱而才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子諸樊諸樊復讓位季札季札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名負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之義乃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嘗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劍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爲使上國未

史稿

卷之一

八

獻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寶劍繫之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

齊太公望本姓姜氏其先世封於呂從其封姓名尚字牙蓋嘗窮困年老矣以漁釣奸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虎非熊所獲霸王之輔於是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富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師名爲師尚

父師之尚之父之殷平封於齊營丘東就國道宿行遲迎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率比也明至國五月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爲也及後伯禽報政遲周公歎曰嗚呼魯後世其必歸之

齊襄公名諸兒魯桓公夫人其女弟也故嘗私通及桓公與夫人如齊公復通焉桓公怒夫人以告襄公

史稿

卷之一

九

襄公與魯公飲醉之使力士彭生抱上魯君車因拉殺之下車則死矣魯人以爲讓而襄公殺彭生以謝魯後獵沛丘見蕤從者曰彭生公怒射之蕤人立而啼公懼墜車傷足失屨反而鞭主屨者弗三百公孫無知等入宮弑襄公夫人因留齊不敢歸

齊懿公名商人初爲公子時與丙戎之父獵爭獲不勝及卽位斷其足而使丙戎僕庸職之妻好公內之宮使庸職乘游於申池二人浴戲職曰斷足子戎曰奪妻者二人俱病此言乃怨謀與公游竹中弑公

車上棄竹中亡去

齊莊公名光棠公死妻好崔杼取之莊公通之數如崔氏以崔杼之寇賜人侍者曰不可崔杼怒稱病不視事公問病遂從崔杼妻崔杼妻入室與崔杼自閉戶不出公擁柱而歌兵從中起公登臺而請解不許請盟不許請自殺於廟不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爭趣有淫者不知二命也他命公踰墻射中公股公反墜遂弑之晏嬰立門外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已死已亡

史簡

卷之一

十

非其私暱誰敢任之門開而入枕公尸而哭三踊而出人謂崔杼必殺之崔杼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齊太史書曰崔杼弑莊公殺之其弟復書復殺之少弟復書崔杼乃舍之

齊景公名杵臼時彗星見景公坐栢寢歎曰堂堂誰有此乎羣臣皆泣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羣臣諛也景公曰彗星出東北當齊分野寡人以爲憂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歛如弗得刑罰恐弗勝弗勝星將出彗星何懼乎公曰可禳否晏子曰使神可祝而來

亦可禳而去也百姓苦怨以萬數而君令一人禳之安能勝衆口乎及景公卒太子荼立羣公子畏誅皆出亡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弗與埋三軍事乎弗與謀師乎師乎胡黨之乎師衆也黨所也言公于徒衆何所適也

陳宣公名杵臼殺其太子禦寇禦寇素愛厲公子敬仲完完懼禍及已乃奔齊齊桓公欲使陳完爲卿完曰羈旅之臣幸得免負擔君之惠也不敢當高位桓公使爲工正王城齊懿仲欲妻陳敬仲卜之占曰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嬌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

史簡

卷之一

十

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

陳靈公名平國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皆通於夏徵舒之母夏姬御叔之妻衷其衣以戲於朝泄冶諫曰君臣淫亂民何效焉遂殺泄冶公與二子飲於夏氏公戲二子曰徵舒似汝二子曰亦似公徵舒怒罷酒出伏弩廐門射殺靈公二子皆奔楚徵舒自立爲陳侯楚莊王伐陳因縣陳而有之羣臣畢賀申叔獨不莊王問其故對曰鄙諺有之牽牛徑人田田主奪之牛徑則有罪矣奪之牛不亦甚乎今王以徵舒爲賊弑君

故徵兵諸侯以義伐之已而取之以利其地則後何以令於天下是以不賀莊王曰善乃迎太子午於晉而立之孔子讀史至楚復陳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

宋宣公名力有太子與夷以位讓其弟和曰父死子繼兄死弟及天下通義也我其立和和三讓而受之是爲穆公及病召大司馬孔父謂曰先君宣公舍太子與夷而立我我不敢忘我死必立與夷也孔父曰羣臣皆願立公子馮穆公曰毋立馮吾不可以言宣史爵

史爵

卷之一

士

公乃立與夷君子聞之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其弟以成義然卒其子復享之

宋景公名頭曼時熒惑守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爲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仁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

宋康王名偃盛血以韋囊縣而射之命曰射天時號爲桀宋

唐叔虞者周武王子初武王與叔虞母會時夢天謂曰余命女生子名虞余與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遂名之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封叔虞於唐

子變改

晉獻公名詭諸使士蔿爲重耳夷吾二公子築蒲屈城弗就公怒士蔿謝曰邊城少寇安用之退而歌曰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公使荀息以屈產之

史爵

史爵

卷之一

士

乘假道於虞伐虢還襲滅虞荀息牽羖所遺虞乘馬以奉獻公公笑曰馬則吾馬齒亦老矣

益讓

晉惠公名夷吾既立以重耳在外里克爲變賜里克死謂曰微里子寡人不得立雖然子亦殺二君一大夫苟息也爲子君者不亦難乎里克對曰不有所廢君何以興欲誅之其無辭乎乃言爲此臣聞命矣遂伏劍而死

晉文公名重耳初爲驪姬所譖奔狄狄伐咎如得二女以長女妻重耳以少女妻趙衰重耳欲徙之齊謂

其妻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乃嫁其妻笑曰俾二十五年吾家上栢大矣雖然妾待子至齊齊桓公以宗女妻之重耳安之趙衰咎犯乃與齊女謀醉載以行行遠而覺重耳大怒引戈欲殺咎犯咎犯曰殺臣成子假之願也重耳曰事不成我食舅氏之肉咎犯曰事不成犯肉腥臊何足食乃止歷楚秦遂至河咎犯曰臣從君周旋天下過亦多矣臣猶知之況於君乎請從此去矣重耳曰若反國所不與子犯共者河伯視之乃投璧河中以與子犯盟是時介子推從在船

史記

卷之一 史記

十四

中乃笑曰天實開公子而子犯以爲己功而要市於君固足羞也吾不忍與同位乃自隱及入立賞從亡者介子推不言祿祿亦不及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欲隱安用文之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此乎與女偕隱至死不復見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爲輔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所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聞其入綿上山中於是環山而封之以爲介推田號曰

介山以記吾過且旌善人

晉靈公名夷臯奢侈暴虐趙盾屢諫公患之使鉏麇刺盾盾聞門開居處節鉏麇退歎曰殺忠臣棄君命罪一也遂觸樹而死初盾常田首山見桑下有餓人示以明盾與之食食其半問其故曰宦三年未知母之存否願遺母盾義之益與之飯肉已而爲晉宰夫盾弗知也靈公飲盾酒伏甲將攻盾示眯明知之恐盾醉不能起進曰君賜臣觴三行可以罷盾即去伏士未會公先縱醫狗名敖明爲搏殺盾曰棄人用狗

史記

卷之一 史記

十五

雖猛何爲已而伏士出逐明反擊不能進竟脫盾盾問其故曰我桑下餓人問其名弗告明亦因公去按氏餓人是靈輒提彌明是獻欒首圖而死今合二人爲一人未知孰是晉悼公名周問羣臣可用者祁侯舉其仇解狐及其子祁午君子曰祁侯可謂不黨矣外舉不隱仇內舉不隱子

楚莊王名侶觀兵於周郊定王使王孫滿郊勞楚王問鼎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莊王曰子無阻九鼎楚國折鉤之喙足以爲九鼎王孫滿曰周德雖衰

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楚昭王名珍吳伐陳王救之軍城父王病於軍中有赤雲如鳥夾日而蜚王問周太史太史曰是害於楚王然可移於將相昭王曰將相孤之股肱也今移禍庸去是身乎弗聽卜而河爲祟大夫請禱河王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過江漢而河非所獲罪也止不許孔子在陳聞是言曰楚昭王通大道矣其不失國宜哉

越王勾踐自平吳後稱霸范蠡稱上將軍蠡以大名史簡

卷之一 史記

十六

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爲人不可久遠爲書辭勾踐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爲此事也今旣以雪耻臣請從會稽之誅勾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於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變姓名爲鴟夷子皮因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爲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

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爲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

鄭莊公名寤生母武姜生之難弗愛欲立少子段莊公立遷母於城穎誓言曰不至黃泉母相見也居歲餘已悔思母穎谷之考叔有獻於公公賜食考叔曰臣有母請君食賜臣母莊公曰我甚思母惡負盟奈何考叔曰穿地至黃泉則相見矣遂從之

鄭厲公名突祭仲專國政公患之陰使其嬖雍糾殺祭仲糾妻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母曰父一而史簡

卷之一 史記

十七

已人盡夫也女乃告祭仲祭仲反殺雍糾戮之於市公怒糾曰謀及婦人死固宜哉鄭文公名踀有賤妾曰燕姑慶天與之蘭曰余爲伯僚余爾祖也以是爲而子蘭有國香以夢告文公公幸之而予之草蘭爲符遂生子名曰蘭後奔晉晉文公入而立之是爲繆公

鄭靈公名夷時楚獻龜子家子公將朝公子公之食拈動謂子家曰它日拈動必食異物及入靈公進龜羹子公笑曰果然公問笑故具告公公召之獨弗

子羹子公怒染其指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弑公

趙朔者盾之子司寇屠岸賈矯稱君命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滅其族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朔客公孫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生男屠岸賈聞之索于宮中夫人置兒絝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嬰謂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杵

史簡

卷之一

十九

曰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立孤難耳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強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請先死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匿山中嬰出謬謂諸將軍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嬰攻杵臼杵臼謬曰小人哉程嬰背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我縱不能立而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可也諸將不許遂並殺之嬰卒與居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

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爲崇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遂召而立之名曰武復其田邑韓厥程嬰率諸將攻屠岸賈滅其族及武成人嬰乃謂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思立趙氏之後今既立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趙武啼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嬰曰不可彼以我爲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爲不成遂自殺趙武服齊衰三年祭祀世世弗絕

史簡

卷之一

十九

趙簡子名鞅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晉扁鵲視之出董安于問扁鵲曰血脉治也而何怪不出三日疾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來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亾董安于以扁鵲之言告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他

日簡子出有一人當道見簡子具解說夢中所以簡子問其姓而欲官之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簡子書藏之府

趙烈侯名籍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夫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居一月烈侯問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番吾君謂公仲曰若實好善而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趙四年亦有進士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

史記

卷之一

二十

乃進三人烈侯復問歌者田公仲曰方便擇其善者牛畜侍以仁義約以王道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烈侯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爲師荀欣爲中尉徐越爲內史賜相國衣二襲

魏太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於朝歌引車避下謁子方不爲禮子擊因問曰富貴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夫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

用則去之楚越若脫屣然奈何其同之哉

魏文侯名都謂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對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卒相魏成子

騶忌子見齊威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見之曰髡有愚志願陳諸前騶忌子曰謹受教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曰謹受令請謹母離前髡曰稀膏棘軸所

史記

卷之一

三十

以爲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曰謹受令請謹事左右髡曰弓膠昔幹所以爲合也然而不能傳合疏鐸曰謹受令請謹自附於萬民髡曰狐裘雖弊不可補以黃狗之皮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母維小人其間髡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曰謹受令請謹脩法律而督姦吏髡趨出至門而面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居期年封下邳號曰成侯齊湣王爲淖齒所殺其子法章變名姓爲莒太史敫

家庸太史敫女奇法章狀貌以爲非常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而與私通焉後宮人共立法章是爲褻王太史氏女爲王后太史敫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種也汙吾世終身不覩君王后后亦不以不覩故大人子之禮

孔子身長九尺六寸人謂之長人而異之適周問禮見老子辭去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

史記

卷之一

三

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爲人子者母以有已爲人臣者母以有已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問仲尼云得狗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閭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墳羊吳伐越墮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使問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羣神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節專車此爲大矣魯君臣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謂可以死敗蓋

優哉游哉繼以卒歲師已反以實居桓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後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囑然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卽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康子欲召之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爲諸侯笑於是乃召

史記

卷之一

三

卜數日當爲侯從其家之長安上書自陳竇皇后言之於文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是竇后持之而泣乃厚賜田宅金錢封公衛皇后字子夫爲平陽主謚者武帝過主見而悅之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軒中得幸因送入宮上車平陽主扞其背曰行矣彊飯勉之卽貴無相忘入宮歲餘竟不復幸武帝擇宮人不中用者斥出歸之衛子夫得見涕泣請出上憐之復幸遂有身生子據卽戾太子也尊寵日隆遂立爲皇后

衛青字仲卿以大將軍封爲長平侯。四子皆侯。貴震天下。天下歌之曰：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是時平陽王竇始嘗用列侯尚主。左右皆議大將軍可主笑曰：此出吾家。常使令騎從我出入耳。奈何用爲夫乎？左右侍御者曰：今大將軍姊爲皇后，三子爲侯，富貴振動天下，主何以易之乎？主許之。詔衛將軍尚焉。○褚先生曰：丈夫龍變，傳曰蛇化爲龍，不變其文，家化爲國，不變其姓。丈夫當時富貴，百惡滅除，光耀榮華，貪賤之時何足累之哉！

史記

卷之一 史記

三

漢武帝時尹夫人與邢夫人同時並幸，有詔不得相見。尹夫人自請願望見邢夫人，帝許之，卽令他夫人飾從御者數十人爲邢夫人來前。尹夫人見之曰：此非邢夫人身也。帝曰：何以言之？對曰：視其身貌形狀，不足以當人主矣。於是帝乃詔使邢夫人衣故衣，獨身來前。尹夫人望見之曰：此真是也。乃低頭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語曰：美女入室，惡女之仇。

武帝鉤弋夫人趙婕妤，河間人。帝巡狩過河間，望氣者言：此有奇女。天子亟使使召之。旣至，女兩手皆拳。

上自披之手，卽時伸。由是得幸，號曰拳夫人。居鉤弋宮。又號鉤弋夫人。列仙傳云：發手得一玉鉤，故號有身十四月而生。昭帝遇命所生，門曰堯母。門上居其泉宮。召畫工圖畫周公負成王，於是左右羣臣知帝意欲立少子也。後帝譴責鉤弋夫人，送掖庭獄死。雲陽宮一日，帝閑居，問左右曰：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兒曹愚人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也，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女不聞呂后邪？初，夫人崩

史記

卷之一 史記

三

尸香一日，昭帝更葬棺，但存絲履焉。

晏嬰字平仲，以節儉力行，重於齊三世，顯名於諸侯。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旣以感寤而贖我，是知已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爲客。莊子名周，楚威王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莊周笑

謂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游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

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涓既事魏族臏賢已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齊將田忌進臏於威王以爲軍師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至馬陵見斫大樹白而書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讀未畢萬弩俱發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刎曰遂成豎子之名

伍子胥名員父奢兄尚俱爲楚平王所殺子胥奔吳謀伐楚昭王出奔乃掘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仇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僂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子胥曰爲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塗遠書故倒

史記

卷之十一

三

行而逆施之後爲太宰伯嚭所譏吳王夫差賜子胥屬鏤之劍子胥告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爲器而抉吾眼縣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刎死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

蘇秦字季子師事鬼谷出游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皆笑之秦自慙傷閉室不出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遂爲從約長并相六國行過雒陽車騎輜重擬於王者

史記

卷之十一

三

周顯王使人除道郊勞其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蘇秦喟然嘆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况衆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及徧報所嘗見德者

張儀始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

共執儀咎掠數百不服醢之其妻曰嘻子母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時蘇秦已相趙儀之趙上謂蘇秦恐秦敗從約惟儀能用秦柄故辱儀謝去之陰令舍人奉儀入秦得見惠王以爲客卿謀伐諸侯舍人乃辭去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爲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儀曰嗟乎此吾在衛中

史記

卷之一 史記

二天

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爲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既相爲文檄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咎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儀遂連衡六國事秦惠王卒武王與儀有卻計脫之魏一歲卒王翦少好兵事秦始皇將六十萬人伐荆始皇自送至灞上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爲子孫業耳始皇大

笑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翦曰不然夫秦王怛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矣竟平荆地爲郡縣

淳于髡見梁惠王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王怪以讓客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至後先生之來人

史記

卷之一 史記

无

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至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髡見一語連三日三夜無倦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謝去終身不仕

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與

姓騶

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

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稟炎穀

過髡

過盛脂之器言髡多智難盡如脂膏過之有潤澤也

孟嘗君姓田名文以五月五日生父嬰勿舉其母竊舉之及長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

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于天
乎將受命于戶邪必受命于天君何憂焉必受命于
戶則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後果封公

馮驩躡屩見孟嘗君置之傳舍卜日孟嘗君問傳舍

長曰客何所爲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蒯
以蒯純纏劍彈其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
無物可菜也

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又問答曰客復歌

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與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輿
車矣五日復問答曰先生又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

史記

卷之十一

三

爲家孟嘗君不悅後使收債於薛而焚無用之虛券
單車入秦而使孟嘗君復用于齊孟嘗廢諸客皆去
惟驩獨留焉

平原君姓趙名勝喜賓客家樓臨民家民家有雙者
槃散行汲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雙者至門
請曰臣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
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罷癯之病而君之後宮臨而
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雙者去平
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

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皆
過半平原君怪問故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
笑雙者以君爲愛色而賤士士卽去耳於是平原君
乃斬笑雙者美人頭自造雙者門謝其後門下乃復
稍稍來得毛遂以定楚從

魏公子無忌封信陵君食客三千人竊符救趙趙德
之欲以五城封公子公子驕矜有自功之色客有說
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
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
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爲
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爲公子不取也於是
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客者

史記

卷之十一

三

楚春申君姓黃名歇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趙使
欲夸楚爲瑇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春申君客三
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
范雎字叔初事魏中大夫須賈以事告於魏相魏齊
爲所咎辱幾死亡匿鄭安平所秦使王稽私載入秦
更名姓爲張祿相秦號爲應侯魏使須賈於秦睢聞

之爲微行敝衣間步之邱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
范叔固無恙乎睢曰然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邪曰
不也睢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賈
曰今叔何事睢曰臣爲人庸債賈意哀之留與坐飲
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一綈袍以賜之因爲御
至門及人見賈大驚請死睢曰汝罪有三然公之所
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歸爲
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魏齊
聞恐走趙匿平原君所秦昭王遺書平原君曰寡人

史記

卷之十一

三

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爲布衣之交君幸過寡人寡人
願與君爲十日之飲平原君入秦飲數日昭王謂平
原君曰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
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爲友者爲賤也富
而爲交者爲貧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
今又不在臣所魏齊急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解
相印與俱亡信陵君信陵君猶豫齊自到

蔡澤初不遇從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
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

孰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顴頰戚鵠膝孳吾聞聖
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
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
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
持梁鬻肥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揖讓
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年足矣果相秦號綱成
閭相如初爲宦者令繆賢舍人以完璧歸拜爲上大
大夫又以會渑池功大拜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
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閭相如徒以口舌

史記

卷之十一

三

爲勞而位居我上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
會每朝常稱病望見廉頗輒引車避匿舍人等羞之
請辭去相如止之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
辱其羣臣相如雖驚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
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
共鬪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
仇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門謝罪曰鄙賤
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驩爲刎頸之交
廉頗自長平免歸故客盡去及復用爲將封信平君

客又復至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後廉頗奔魏趙思復得頗使使者視頗尚可用否頗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使者既見頗頗爲之一飯斗米肉十斤彼甲上馬以示尚可用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爲老遂不召

王蠲畫邑人燕人齊使人謂蠲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爲將封子萬家蠲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

史記

卷之一 史記

三十四

三軍而屠畫邑蠲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于野國旣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爲君將是助桀爲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大夫聞之曰王蠲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求王子法章而立之

魯仲連議不帝秦新垣衍謝去平原君欲封之辭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起前以千金爲壽連笑曰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

卽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爲也遂辭去後二十年射書聊城遺燕將燕將自殺聊城下田單歸言欲爵之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屈原名平楚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爭寵而心害其能因讒於王王怒而疎屈平憂愁幽思而作離騷懷王卒頃襄王立上官大夫復短於王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

史記

卷之一 史記

三十五

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疑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啜其醢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汙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乃作懷沙之賦於是懷石自投汨羅以死後賈誼爲長沙太傅爲賦以吊之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獻其姬于子楚生子政既立爲王尊不韋爲相國號稱仲父招致食客使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

白起善用兵事秦昭王爲武安君攻趙長平降卒四十萬人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後與應侯有隙免爲士伍遣不得留咸陽中至杜郵王使使者賜之劍自裁武安君引劍曰我何罪于天而至

史記

卷之一

三

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殺

豫讓故實事范中行氏無所知名去而事智伯及趙襄子滅智伯漆其頭以爲飲器讓逃遁山中曰嗟乎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今智伯知我必爲報仇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乃變名姓爲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義而釋之讓又漆身爲厲吞炭爲啞使形狀不可知行乞于市其妻不識也頃之襄子當出讓伏橋

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豫讓也因數之讓曰中行氏以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嘆曰嗟乎豫子子之爲智伯名旣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爲計寡人不復釋子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君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以致報仇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讓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

史記

卷之一

三

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死趙國志士聞之皆爲涕泣

聶政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爲事濮陽嚴仲子與韓相俠果有郤亡齊聞其名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聶政母前酒酣奉黃金百鎰爲壽聶政驚怪不肯受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葬除服遂西至濮陽見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爲誰請得從事焉仲子具告聶政獨行仗劍至韓刺殺俠

累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遂死韓暴政尸於市縣千金購問莫知誰子政姊榮聞之乃於邑曰其是吾弟與如韓市伏厥哭曰是軼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妾其奈何畏殺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呼悲哀而死政之殉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

仲子名遂

荆軻爲人沈深好書善擊劍所游盡賢豪長者與高漸離善奉燕太子丹命入秦秦舞陽爲副及發太子及賓客皆白衣冠送至易水之上高漸離擊筑荆軻

史記

卷之一 史記

三九

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涕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慷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至秦取地圖秦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執匕首挺之秦王驚起袖絕環柱走拔劍擊軻斷其左股軻廢乃引匕首擣王不中中銅柱軻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前殺軻

高漸離善擊筑秦始皇既帝盡逐太子丹荆軻之客

漸離變名姓爲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俯仰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家丈人召使擊之一坐稱善賜酒漸離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坐客皆與抗禮以爲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始皇始皇召見惜而赦之乃矐其目

以馬屎薰之

稍益近之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朴皇帝不中遂誅之

筑似琴有絃以竹擊之

史記

卷之一 史記

三九

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谷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入秦致位丞相爲趙高所傾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山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

蒙恬事秦爲內史始皇并天下使恬築長城延袤萬餘里甚尊寵之二世立聽趙高之譖囚於陽周已而遣使令自殺恬上書自明使者曰臣受詔行法於將

軍不敢以將軍言聞於上也。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于天，無過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郭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

黥布姓英氏，秦時爲布衣少年，有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問者共俳笑之。後果封淮南王，以反滅族。

張蒼好書，筭律曆從沛公攻南陽，坐法當斬，解衣伏質，身長大肥，白如瓠。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

史記

卷之一

四十一

赦勿斬，後遷爲計相，歷御史大夫，免相。後老，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爲乳母，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年白餘歲而卒。

周昌初爲御史大夫，爲人彊力，敢直言。嘗燕時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帝逐得，騎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上笑之。

常賢以讀書術爲吏，至大鴻臚，有相工相之，當至丞相，有男四人，第二子名玄成，相工曰：「此子貴當封賢。」曰：「我卽爲丞相，有長子是安從得之？」後賢果爲丞相。

長子有罪，論不得嗣而立玄成。

陸賈有口辯，高帝使賜尉佗印，爲南越王尉佗與語，悅之，賜橐中裝直千金，歸報拜太中大夫。後以病免，有五男，迺出所使越橐中金，分其子二百金，令爲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無久恩公爲也。」後陳平用陸生計，定呂氏，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

史記

卷之一

四十二

乘錢五百萬，遺陸生爲飲食費焉。

平原君朱建爲人辯，有口刻廉剛直。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時欲知平原君，平原君不肯見。及平原君母死，家貧未有以發喪，陸生往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乎？』陸生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爲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稅列侯，貴人皆致凡五百金，後惠帝欲誅辟陽侯，平原君爲說於閭籍儒，請而出之。」

叔孫通初從漢王於彭城服儒服漢王憎之遇變其服服短衣楚製漢王喜所從儒生弟子百餘人通無所言進專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皆竊罵曰事先生數歲幸得從降漢今不能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通聞之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關乎故先言斬將奪旗之士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通爲博士號稷嗣君徵魯諸生議禮爲縣最野外習之請上試觀無敢譁者於是帝曰吾乃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遇拜通太常賜金五百斤通因進曰

史記

卷之一

聖王

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臣共爲儀願陛下官之帝悉以爲郎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賜諸生諸生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

袁盎字絲初爲吳相時有從史嘗盜盎侍兒盎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君知爾與侍者通乃以歸盎自追之遂以侍者賜之復爲從史盎歸國吳王反盎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軍中欲殺之前從史適爲校尉司馬乃悉以其裝齎置二石醇醪會天寒士卒饑渴飲酒醉西

南陔卒皆臥司馬夜引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

旦日斬君盎弗信曰公何爲者司馬曰臣故從史盜君侍兒者盎乃驚謝曰公幸有親吾不足以累公司馬曰君弟去臣亦且止避吾親君何患乃以刀決帳道從醉卒直隧出解節毛懷之杖步行七八里明見梁騎馳歸盎病免家居景帝時時使人求籌策梁王欲求爲嗣盎進說梁王怨盎使人刺之刺者至關中見人譽盎不容口乃見盎曰臣受梁王金來刺君君長者不忍然後刺君者十餘曹備之盎心不樂家又多怪乃之培生所問卜還爲刺客所殺

史記

卷之一

聖王

田叔字少卿爲魯相初到民訟王取其財物者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五十餘各搏二十怒之曰王非若王邪何自敢言若王魯王聞之大慚發中府錢使相償之叔曰王自奪之使相償之是王爲惡而相爲善也相毋與償之於是王乃盡償之魯王好獵叔常從入苑中王輒休相就館舍叔出常暴坐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我獨何爲就舍王以故不大出游叔卒魯以百金祠

少子仁不受曰不以百金傷先人名

扁鵲姓秦名越人勃海鄭郡人少時爲人舍長客長桑君過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間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母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子扁鵲飲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臟癥結特以診脉爲名耳所視皆效故天下盡以扁鵲爲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秦越人與軒轅時扁鵲相類仍號之爲扁鵲家於盧國因命曰盧醫

史記

卷之一

四

灌夫性剛直不喜文學好任俠已然諾諸所與交通無非豪傑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爲權利橫於潁川潁川兒乃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

韓安國字長孺初事梁孝王爲中大夫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

卽溺之居無何拜爲梁內史起徙中爲二千石田甲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過之

蒙梁國縣名

王父偃學長短從橫之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言齊師生相與排擯之家貧假貸無所得及上書孝武帝一歲四遷謁者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說偃曰大橫矣王父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爲子昆弟不收客棄我我阨日久矣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卽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故倒行暴施之及爲齊相徧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之曰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偃之門王父貴幸時賓客以千數及其族死無一人收者惟獨浚孔車收葬之天子聞之以爲孔車長者司馬相如字長卿少時好讀書學擊劍其親名之曰犬子家貧客臨卽富人卓王孫女新寡好琴悅之夜奔相如馳歸家居徒四壁立復如臨卽酤酒文君當壚卓王孫耻之分與錢財復歸成都以賦得幸拜中

史記

卷之一

四

郎將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爲寵車王孫喟然而嘆自以女得尚司馬長卿晚後相如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已往從悉取其書若不然後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卽空居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無他書其遺札書言封禪事所忠奏其書天子異之

淮南厲王長驕恣不法天子不忍致法於王遣處蜀

史記

卷之十一 史記

聖本

嚴道卽郵載以輜車令縣以次傳哀蓋諫曰淮南王爲人剛今暴摧折之恐卒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爾淮南王乃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吾以驕故不聞吾過至此人生一世間安能已邑如此乃不食死民有歌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上聞之乃歎曰堯舜放逐骨肉周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何者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我爲貪淮南王地邪復封其三子爲王故地三分之

鄭子產名僑爲相一年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童子不犂畔二年市不豫買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平民將安歸

公儀休爲魯相客有遺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爲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

史記

卷之一 史記

聖七

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售其貨乎石奢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有殺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之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矣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

王溫舒以能治獄歷遷河內太守捕郡中豪猾連坐

千餘家大者族小者死家盡沒入償藏流血十餘里
自九月至十二月盡郡中母聲母敢夜行野無犬吠
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國梨來音犁也會春溫舒頗
足歎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如
此後罪至五族

杜周以無害至廷尉其治大放張湯而善候伺客有
讓周曰君爲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
爲獄平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王所是著
爲律後王所是疏爲令當時爲是何古之法乎遷御

史書

卷之一

四八

史大夫周初徵爲廷史有一馬且不全及身久任事
至三公列子孫尊官家貲累數巨萬矣

郭解字翁伯任俠姊子負解之勢與人飲使之嚼非
其任彊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殺亡去姊怒曰以翁伯
之義人殺吾子賊不得棄其屍於道弗葬欲以辱解
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曰公殺之
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諸
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軼有儒生侍使者坐客
舉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

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
絕莫知爲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
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弗知此罪甚於解
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解

齊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
齎金百斤車馬十駟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
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
東方來見道旁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盃而祝曰
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

史書

卷之一

四九

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威王乃益齎黃金
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
精兵十萬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悅
置酒後宮召兒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
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醉一斗而
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
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兒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
徑醉矣若親有嚴客兒希譚鞠脆侍酒於前時賜餘
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

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爲曹握手無罰目眇不禁前有瑱珉後有遺簪兒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三日暮也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籍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薜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

史記

卷之一

五

楚樂人優孟長八尺多辯莊王時有愛馬病肥死欲以大夫禮葬之左右不可王下令曰有敢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使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爲之奈何優孟曰請爲大王六畜葬之以壺窆爲梓銅歷爲棺槨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大官無令天下人聞

也

優旃者秦倡俳儒也善爲笑言然合於大道如皇嘗議欲大苑園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王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于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卽欲就之易爲漆耳顧難爲蔭室於是二世笑而止

史記

卷之一

五

郭舍人者武帝所幸倡也帝少時東武縣侯母無常養帝帝壯號之曰大乳母所言未嘗不聽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家子孫奴從者橫暴長安中當道掣頓人車馬奪人衣服聞於上不忍致之法有司請從邊奏可乳母入辭先見郭舍人爲下泣舍人曰卽入見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如其言謝去疾步數還顧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寧尚須汝乳而活邪尚何還顧於是帝憐焉詔止無徒乳母罰謫諸之者

東方生名朔以好古傳書愛經術多所博覽外家之

語爲侍謁者人皆以爲狂朔日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世于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沈於俗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蘆之下也金馬門者宦署門也門前有對馬故建章宮後閣重櫟中有物出焉其狀似麋帝往臨視問羣臣莫有知者詔朔視之朔曰臣知之願賜美酒梁飯大飧臣臣乃言詔曰可已飧又曰某所有公田魚池蒲葦數頃陛下以賜臣臣朔乃言詔曰可於是朔乃肯言曰所謂騶牙者也遠方當來歸義而騶牙先見其齒前後若一齊等無牙故謂之騶牙其後歲所匈奴渾邪王果將十萬衆來降漢乃復賜東方生錢財甚多

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饑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東郭先生應之曰誰能履行雪中令人視之其上履也其履下處乃似人足者乎及拜爲二千石佩青綬出宮門行謝主人故所以同官待詔者等比祖道于都門外榮華道路立名當世此所謂衣褐懷寶者也當其貧困時

人莫省視至其貴也乃爭附之諺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其此之謂邪

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於宋至於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置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於元王曰我爲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元王惕然而悟乃召博士衛平而問之曰今寡人夢見一丈夫延頸而長頭衣玄纁之衣而乘轎車來告訴於寡人是何物也衛平援策而對曰龜也王急使人問

而求之王乃使人馳問泉陽令泉陽令以問豫且曰今昔汝漁何得豫且曰夜半時舉網得龜使者曰今龜安在曰在籠中使者曰王知子得龜故使我求之豫且曰諾卽絲龜而出之籠中獻使者使者載行以上之王王剝而祀之以爲國寶孔子聞之曰神鬼知吉凶而骨直空枯日爲德而君于天下辱於三足之鳥月爲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蟆蝥辱於鵲鵲蛇之神而殆於卽且竹外有節理中直空虛松栢爲百木長而守門閭日辰不全故有孤虛黃金有疵白玉有瑕

事有所疾亦有所徐物有所拘亦有所撓圖有所數亦有所踈人有所貴亦有所不如何可而適乎物安可全乎天尚不全故世爲屋不成三瓦而陳之一作棟一也云居以應之天天下有階物不全乃生也

史記

卷之一

五

史記卷之二

明 晉安余文龍中拙刪輯

男兆胤伯景校

西漢

高祖姓劉名邦字季母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見交龍於上已而有娠產高祖爲泗上亭長嘗繇咸陽縱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大丈夫當如此矣單父人呂公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敬重之謂曰臣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爲箕帚妻呂媼怒曰公始常奇此女欲與貴人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卒與高祖生惠帝魯元公主居田中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后因餽之老父相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也相孝惠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后具言高祖乃追及問之老父曰鄉者夫人兒子皆以君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嘗與壯士十餘人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

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斬蛇分爲兩道
開行數里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嫗何
哭嫗曰人殺吾子人曰嫗子何爲見殺嫗曰吾子白
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乃以
嫗爲不誠欲苦之嫗因忽不見秦始皇嘗曰東南有
天子氣於是東游以厭當之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間
呂后與人俱求皆得之高祖怪問后曰季所居上常
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陳涉起高祖乃立爲沛公西
過高陽酈食其求見沛公方踞床使兩女子洗酈生

史記

卷之二

二

不拜長揖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
是沛公起攝衣謝之項羽立沛公爲漢王漢王羽相
與臨廣武之間而語漢王數羽十罪羽大怒伏弩射
中漢王胸漢王乃捫足曰虜中吾指及卽位諸將往
往耦語謀反上患之張良曰取上素所不快計羣臣
所共知最甚者一人先封以示羣臣上卽封雍齒羣
臣皆喜曰雍齒且侯吾屬無患矣上五日一朝太公
家令說太公曰天亡二日土亡二王皇帝雖子人主
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

重不行後上朝太公擁彗迎門卻行上大驚下扶太
公太公曰帝人主奈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上心善
家令言尊太公爲太上皇後諸王朝未央宮上奉玉
卮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賴不能治產業
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稱
萬歲太笑爲樂上嘗過沛置酒悉召故人父老子弟
佐酒上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今
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上起舞慷慨傷懷泣數
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之

史記

卷之二

三

後吾魂魄猶思家沛其以沛爲朕湯沐邑復其民世
世無有所與上立潁爲吳王已拜謂之曰汝狀有反
相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汝邪然天
下同姓一家汝慎毋反後果然

武帝諱徹之字通太始四年趙有蛇從郭外入邑與
邑中蛇羣鬪孝文廟下邑中蛇死

元帝諱奭之字盛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
以刑名繩下嘗侍宴從容言陛下持法太深宜用儒
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

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迺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

陳勝字涉少時嘗與人傭耕駟耕之壠上悵然甚久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爲傭耕何富貴也勝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會戍漁陽行至斬大澤鄉天大雨道不通勝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當斬藉弟令毋斬而成死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於是起兵

史記

卷之二

四

項籍字羽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去季父梁怒之籍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耳梁奇其意乃教以兵法籍長八尺二寸力扛鼎才氣過人秦始皇帝東遊會稽渡浙江梁與籍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無妄言族矣及羽入關屠咸陽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以霸羽見秦宮室皆已燒殘又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曰人謂楚人沐

猴而冠果然羽聞之斬韓生羽與漢王軍廣武相安乃爲高祖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若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爲兄弟吾翁卽汝翁必欲烹迺幸分我一盃羹羽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爲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但益怨耳羽從之及至垓下漢兵圍之數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迺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多也起飲帳中有美人姓虞氏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迺悲歌慨慨自爲歌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

史記

卷之二

五

不利今騅不逝騅不逝今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曲美人之和之羽泣下數行左右皆泣莫能仰視至烏江不欲渡以馬賜亭長顧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爲公得迺自刎

張耳嘗亡命遊外黃外黃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亡即父客父客謂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爲請決嫁之女家厚奉給耳耳以故致千里客宦爲外黃令趙王敖張耳子也尚魯元公主爲王后執子壻禮甚

卑高祖箕踞罵詈甚慢之趙相貫高趙午等怒謀殺
上事覺捕逮諸反者趙午等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
曰誰令公等爲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死誰
當白王不反者乃檻車詣長安對獄呂后數言張王
以曾元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迺
女乎廷尉以高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中
大夫泄公曰臣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爲然
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高具道所以高賢高能
自立然諾赦之高曰所以不死白張王不反耳今王

史記

卷之二

六

已出吾責寒矣且人臣有篡弑之名豈有面目復事
上哉乃仰絕亢而死

韓信家貧無行不能治生嘗從下鄉南昌亭長食妻
苦之迺晨炊蓐食信往不爲具食信絕去至城下釣
有一漂母哀之飯信信謂漂母曰吾必重報母母怒
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
陰少年侮信曰雖長大好帶刀劒怯耳且令信出跨
下及貴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亭長錢百曰
公小人爲德不竟召辱已少年以爲中尉告諸將州

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寧不能死死之無名故忍而
就此

高祖微時常避事時時與賓客過其丘嫂食嫂厭叔
與客來陽爲羞盡輒金客以故去已而視釜中有羹
由是怨嫂及卽位伯子獨不得侯太上皇以爲言上
曰某非敢忘封之也爲其母不長者封其子信爲羹
頡侯

季布爲河東守辯士曹丘生數招權顧金錢布惡之
曹丘欲得實長君書請布實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

史記

卷之二

七

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布果大怒曹丘至則揖布
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不如得季布諾足下何以得
此聲梁楚之間哉且僕與足下俱楚人使僕游揚足
下名於天下顧不美乎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布乃大
悅延爲上客其弟季心亦以任俠名

樂布以功封欽侯嘗曰窮困不能辱身非人也富貴
不能快意非賢也

趙王友以諸呂女爲后不愛愛它姬諸呂女怒譖之
于太后后怒召至置邸令衛圍守之不得食趙王餓

乃歌曰諸呂用事今劉氏微迫脅王侯今疆授我妃我妃既妒今誣我以惡讒女亂國今上曾不寤我無忠臣今何故棄國自快中野今蒼天與直干嗟不可悔今寧早自賊為王餓死今誰者憐之呂氏絕理今託天報仇遂幽死

朱虛侯章妻呂祿女年二十有氣力時諸呂為三王擅權用事章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宴飲高后令章為酒吏章進歌舞已而曰請為太后言耕田太后果笑曰願乃父知田耳若生而為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

史記

卷之二

八

知之太后曰試為我言田意章曰深耕概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太后默然

蕭何封鄼侯所買田宅必居窮僻處為家不治垣屋曰今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母為勢家所奪

曹參繼何為相日夜飲酒不事事卿大夫及賓客來

者皆欲有言參輒飲以醇酒醉而後去終莫得聞

張良字子房嘗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為其老迺彊忍下取履因跪進父以足受之笑

而去良殊大驚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曰諾及期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後五日蚤會及期雞鳴往父又先在復怒之去後五日復蚤來良夜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也遂去不見後十三歲從高帝過濟北果得黃石取而寶祠之

史記

卷之二

九

陳平少家貧好讀書治黃帝老子之術為人長大美色人或謂平貧何食而肥其嫂疾之曰亦食糠粃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兄伯聞之棄其婦富人張負欲以女孫予平其子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為獨奈何予之女負曰固有美如陳平長貧者乎里中社平為宰分肉甚均里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日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矣及佐高祖封戶牖侯平嘗曰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

周亞夫初為河內守時許負相之君後三歲而侯侯

八歲爲將相持國秉貴重矣於人臣無二後九年而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以代父侯矣有如卒于當代我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示我負指其口曰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居三歲兄絳侯勝之有罪文帝擇勃子賢者皆推亞夫廼封爲條侯景帝遷爲丞相亞夫子爲父買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取庸苦之不以錢庸怨而告變召詣廷尉吏責曰君侯欲反何亞夫曰臣所買器乃器也何謂反乎吏曰君縱不欲反地上卽欲反地下耳遂入廷

史記

卷之二

十

因不食五日嘔血而死卒如負言

樊噲少以屠狗爲事後從高祖入關高祖與羽宴於鴻門獨張良得入坐亞父謀欲殺沛公噲居營外聞事急廼持盾直入立帳下羽目之問爲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也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噲肩噲旣飲酒拔劍切肉食之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避豈特卮酒乎

中屠嘉廉直不受私謁拜丞相時大中大夫鄧通方愛幸於文帝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

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嘉檄召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謝嘉欲行斬之通頓首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其釋之通旣至爲上泣曰丞相幾殺臣石奮景帝時爲諸侯相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廼舉集其門號奮爲萬石君

史記

卷之二

十一

直不疑爲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將持其同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覺以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以金郎大慙以此稱爲長者或有毀不疑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特母奈其善養嫂何也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後封侯汲黯字長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大將軍青旣益尊黯與亢禮或說黯曰大將軍尊貴誠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黯見上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黯罷

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汲黯之言日益甚矣

袁盎字絲上朝東宮宦者趙談乘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傑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於是上笑下趙談上從霸陵欲西馳下峻阪盎攔轡上曰將軍怯耶盎言曰臣聞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聖主不乘危不微幸今陛下騁六飛馳不測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歷齊吳相楚三張釋之字季從上至霸陵慎夫人從上指視新豐道

史記

卷之二

十三

曰此走邯鄲道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斷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人可欲雖以石椁又何戚焉帝稱善王生者善爲黃老言處士嘗召居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職解顧謂釋之爲我結轡釋之跪而結之旣已人或讓王生獨奈何廷辱張廷尉如此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于張廷尉廷尉方天下名臣吾故聊使結轡欲以重之

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

下邳翟公爲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後復爲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迺知交情一貧一富迺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迺見

李廣善騎射格殺猛獸文帝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嘗免家居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廣亭下居無何上復召廣爲北平太守廣請尉與俱至軍而斬之廣

史記

卷之二

十三

在郡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連數歲不入界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矢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廣與望氣王朔語曰自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妄也校尉已下材能不及中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不爲後人然終無尺寸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廣曰吾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耳朔曰勸莫太於殺已降此迺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

李陵字少卿既降匈奴爲右校王霍光上官桀素與陵善遣任立政三人至匈奴招之至與博飲立政以微言動之陵自循其髮答曰吾已胡服矣立政曰亦有意乎陵曰丈夫不能再辱

蘇武字子卿出使單于因留之衛律勸曰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爲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曰汝爲人臣子不

史記

卷之二

古

顧恩義畔主背親爲降虜於蠻夷何以女爲見後徙武北海上使李陵勸之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驪效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嘆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于天因泣下霑袂及武還陵置酒爲賀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驚怯今漢且賁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爲世大戮陵尚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

異域之人一別長絕因起舞歌曰徑萬里兮度沙幕爲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衆滅兮名已隳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泣下數行因與衛青字仲卿父鄭季以縣吏給事平陽侯曹壽家季與主家值衛媼通生青故冒姓衛氏青爲侯家人少時歸其父父使牧羊民母氏家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爲兄弟數青嘗從人至甘泉居室有一緝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卽足矣安得封侯事乎後果拜太將軍三子俱封侯

史記

卷之二

五

霍去病拜驃騎將軍上爲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何以家爲

卜式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上欲使式爲郎式不願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有衣草蹄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以時起居惡者輒去母令敗群上奇其言拜緱氏令便之終御史大夫

張湯父出湯守舍鼠盜肉父怒笞湯湯搗糞得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

礫堂下父見之視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及貴爲三長史所劾湯謝曰湯無尺寸之功起刀筆更陛下幸致位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昆弟諸子欲厚葬其母曰湯爲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何厚葬爲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上聞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復進其子安世

杜欽字子夏少好經書家富而目偏盲茂陵杜鄴與欽同姓字俱以材能稱京師故衣冠謂欽爲盲杜子

史簡

卷之二

十六

夏以相別欽惡以疾見詆廼爲小寇高廣財二寸由是京師更謂欽爲小寇杜子夏而鄴爲大寇杜子夏云

燕王旦與上官桀等謀廢立事覺桀等伏誅王憂懣置酒萬載宮會賓客羣臣妃妾坐飲王自歌曰歸空城兮狗不吠雞不鳴橫術何廣廣兮固知國中之無人華容夫人起舞曰髮紛紛兮寘渠骨籍籍兮亾居母求死子兮妻求死夫裴回兩渠間兮君子獨安居朱買臣字翁子家貧好讀書常艾薪樵賣以自給且

擔止誦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母歌嘔道中買臣念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貴報女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卽聽去其後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慕問故妻與夫家俱上冢見買臣饑寒呼飯飲之後數歲爲會稽太守上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謝乘傳入吳郡見其故妻妻夫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

史簡

卷之二

七

食之居一月妻自經死買臣乞其未錢令妻葬召見故人與飲食諸嘗有恩者皆報復焉

東方朔字曼倩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劍十六學詩書讀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謁帝上令待詔公車奉祿薄未得省見久之朔給騶朱儒曰上以君曹無益於縣官徒食衣食今欲盡殺若曹朱儒大恐皆號泣頓首上問何爲朱儒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召朔問何恐朱儒爲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

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饑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因稍得親近令射覆輒中遂得愛幸久之伏日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朔獨拔劍剖肉而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劍剖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剖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迺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

史記

卷之二

十九

百斤歸遺細君

陳萬年字幼公爲御史大夫子咸字子康年十八有異材抗直言事遷左曹萬年嘗病召咸敎戒於牀下語至半夜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敎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敎咸調也萬年迺不復言

楊王孫孝武時人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奉養及病令其子曰吾欲羸葬以反吾真必以易吾意死則爲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

親土其子不忍迺往見王孫友入那侯那侯與書王孫反覆切譬那侯曰善遂羸葬

朱雲字游善易論語好倜儻大節元帝令五鹿充宗與諸易家論諸儒莫能抗雲入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旣論難連柱五鹿君故諸儒爲之語曰五鹿欲揪朱雲折其角成帝時論安昌侯張禹帝怒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游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將雲去左將軍辛慶忌叩頭流血力救乃解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

史記

卷之二

十九

以旌直臣薛宣爲丞相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因留雲宿從容謂雲曰在田野無事且留我東閣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迺欲相吏邪宜不敢復言

金日磾字翁叔武帝甚信愛之日磾子二人皆愛爲帝弄兒常在旁側弄兒或自後擁上項日磾在前見而目之弄兒走且啼曰翁怒上謂日磾何怒吾兒爲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上甚哀兒而敬日磾後七世內侍世名忠孝盛哉

惠不疑字曼倩治春秋爲郡文學昭帝擢爲京兆尹
每行縣錄徒囚還其母輒問有所平反活幾何人不
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爲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亡
所出母怒爲之不食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始元五
年有一男子詣北關自謂衛太子公車以問詔使公
卿將軍二千石雜識視吏民聚觀者數萬人不疑後
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
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瞶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
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卽死今來自詣此罪

史儔

卷之二

王

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
當用經術明於大誼由是名重朝廷在位者皆自以
不及也廷尉驗治竟得姦詐本夏陽人姓成名方遂
居湖以卜筮爲事有故太子舍人嘗從方遂卜謂曰
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幾得以富貴卽
詐詣關已而召鄉里張宗祿等識之方遂坐誣罔不
道要斬東市

疏廣字仲翁徙太傅兄子受爲少傅朝廷以爲榮廣
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

也今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
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
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卽日父子俱移病賜告上許之
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道路觀
者皆曰賢哉一太夫廣既歸鄉里日設酒食請族人
故舊賓客相娛樂或有勸其買田宅者廣曰吾豈老
諄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
以供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爲贏餘但教子
孫怠惰耳

史儔

卷之二

王

于定國字曼倩父于公爲縣獄吏東海有孝婦少寡
以子奉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隣人曰孝婦
事我勤苦甚其亡子中我老久累于壯奈何其後
姑自經死姑妾告婦殺母吏捕之具獄上府于公
爭不能得乃抱其具獄繫於府上因辭疾去太守竟
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守至下其故殺牛自祭孝
婦家因表其墓天立大雨于公聞門壞父老方共治
之于公聞曰少高大門閭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
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與者至定國爲廷尉

決獄甚平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
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冤官歷丞相子永亦封侯
傳世云

薛廣德字長卿官御史大夫上酎祭宗廟出使門欲
御樓船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
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汗車輪陛下
不得入廟矣上不悅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聖
臣直乘船危乘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
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乃從橋

史記

卷之二

三

平當字子思哀帝時爲丞相上召欲封當當病篤不
應召室家或謂當不可強起受侯印爲子孫邪當曰
吾居大位已負衆食之責矣起受侯印還臥而死死
有餘罪今不起者所以爲子孫也遂上書乞骸骨
王吉字子陽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
啖吉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隣里共
止之因固請吉令還婦里中爲之語曰東家有樹王
陽婦去東家棗完去婦復還其厲志如此吉與貢禹
爲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取舍同也

王駿爲京兆尹與王尊王章趙廣漢張敞皆有能名
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駿爲少府時妻死
因不復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亦何敢
娶

卬相字稚賓以明經飭行顯名於世王莽時徵爲太
子四友病死莽太子遣使徵以衣衾其子攀棺不聽
曰死父遺言師友之送勿有所受今於皇太子得託
友官故不受也京師稱之

史記

卷之二

三

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
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使
以聞莽悅其言不強致

魏相字叔翁初遷河南太守治郡頗嚴丞相車千秋
子爲雒陽武庫令恐久獲罪乃自免去相使椽追呼
之不肯還相獨恨曰大將軍聞此令去官必以爲我
因丞相死不能遇其子使當世貴人非我殆矣已而
霍光果責相因事下相廷尉獄

丙吉字少卿嘗疾病宣帝憂不起夏侯勝曰此未死

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果瘡吉居相位掩過揚善務存大體馭吏嗜酒數通蕩管從吉出醉嘔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地也猶第恐之此不過汗丞相車茵耳遂不去此馭吏

夏侯勝字長公精尚書洪範五行諸學以議非孝武廟與黃霸俱下獄既久繫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

史贊

卷之二

王

冬講論不息後赦出爲諫議大夫嘗見出道上語上聞而讓勝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爲可傳故傳耳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學經不明不如歸耕

趙廣漢字子都善爲鉤距以得事情嘗記召湖都亭長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爲我多謝問趙君亭長既至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爲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

漢因曰還爲吾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其發奸擿伏如神皆類此

尹翁歸字子兄

即泥

田延年爲河東太守行縣至平

陽悉召故吏五六十人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閱數十輩次到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文武兼備惟所施設功曹以爲此吏倨傲不遜延年曰何傷遂召上辭問因奇之後遷守扶風課常爲三輔最

張敞字子高爲京兆尹有能名然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使御史驛自以便面拊馬又爲婦畫

史贊

卷之二

王

習長安中傳張京兆眉煥有司以奏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坐與楊惲善奏免官獨獲不下敞使賊捕樣絮舜有所案驗舜不肯竟事私歸其家人或諫舜舜曰吾爲是公盡力多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聞卽部吏收舜繫獄敞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乃棄舜市敞弟武拜爲梁相敞使吏送至關問武何以治梁武曰馭黠馬者利其銜策梁國大都吏民凋敞且當以柱後惠文

彈治之耳吏還道之敵笑曰審如椽言武必辨治梁矣武到官果以能稱

王尊字子贛爲美陽令有女子告假子不孝曰兒常以我爲妻詬咎我尊聞之遣吏收捕驗問具服尊曰律無妻母之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也於是取不孝子縣磔著樹使騎吏五人張弓射殺之後遷益州刺史先是王陽爲是州刺史行部至邛邙九折坂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及尊至其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吏曰是尊叱其馭曰驥

史書

卷之二

三

之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

王章字仲卿爲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共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邛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歷宦至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邪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上果下廷尉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可十二夜起號哭曰平生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明日問之章果死

蓋寬饒字次公剛直高節志在奉公爲司隸校尉平恩侯許伯入第第新宅也朝官皆賀寬饒不行許伯請之適往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我我適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坐者皆屬目卑下之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憎長卿起舞爲沐猴與狗鬪坐皆大笑寬饒不悅叩視屋而歎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多矣唯謹慎爲得久君侯可不戒哉因起趨出劾少府不敬許伯爲謝上廼解

史書

卷之二

三

鄭崇字子游京帝擢爲尚書僕射數求見諫爭上屢納用之每見曳革屨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屨聲後爲趙昌所奏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王上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死

孫寶字子嚴爲京兆尹故吏侯文剛直不苟合寶請爲布衣交及署文爲東部督郵入見勅曰今日鳳皇始鑿當順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緣部渠渠有同其人乎文叩曰無其人不取空受職寶曰誰也文曰

霸陵杜穉季實曰其次文曰豺狼橫道不宜復問狐狸實默然

馮野王字君卿上使尚書選第中二千石而野王行能第一上曰吾用野王爲三公後世必謂我私後宮親屬以野王爲比野王乃歎曰人皆以女寵貴我兄弟獨以賤

馮立字聖卿代野王爲守吏民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均用公康叔猶二君更歷五郡所居有迹

史儋

卷之二

三

張禹字子文封安昌侯習音樂性奢淫所成就弟子先者彭宣至大司空戴崇至少府九卿禹敬宣而親愛崇每候禹常責師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莞弦鏗鏘極樂朴後乃罷而宣之來也禹見之於便坐講論經義日宴賜食不過一肉卮酒相對宣未嘗得至後堂及兩

皆聞知各自得也

楊雄字子雲作太玄法言王莽誅甄豐父子收劉棻四裔茶嘗從雄學作奇字雄校書天祿閣上恐不能

自免廼自投閣下幾死有詔勿問京師爲之語曰惟寒寢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劉歆嘗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轡訛也雄笑而不應雄死嚴尤謂桓譚曰子常稱楊雄書豈能傳于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楊子雪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知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

史儋

卷之二

三

丁寬字子襄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寬爲從者讀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矣

王式字翁思初爲昌邑王師昌邑嗣立以淫亂見廢羣臣皆下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式曰師何以公諫書式對曰臣以詩朝夕授王至于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爲王反覆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爲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公諫書使者以聞得減死後復除充博士諸大夫皆注意高仰之博士江公嫉式謂歌吹諸生曰歌騷駒式曰聞之

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日諸君爲主人
日尚早未可也江翁曰經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禮江
翁曰何狗曲也式耻之陽醉邊墜式客罷讓諸生曰
我本不欲來諸生強勸我竟爲豎子所辱遂謝病免
歸終於家 附驪歌辭驪駒在門僕夫具嘗驪駒在
路僕夫整駕

轅固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與黃生爭論於上前黃
生曰湯武非受命廼殺也固曰不然桀紂荒亂湯武
不得已而立非受命而何黃生曰寇雖敝必加於首

史記

卷之二 西漢

三

履雖新必貫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湯武不正言
臣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非殺而何固曰必若
云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上曰食肉
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遂罷寶太后好老子書召
問固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
乎因以疾免武帝復以賢良徵時年九十餘矣公孫
弘又曰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
世

嚴彭祖字公子爲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或說曰

天時不勝人事君以不修小禮曲意以貴人左右之
助經誼雖高不至宰相願少自勉強彭祖曰凡通經
術固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

黃霸字次公爲揚州刺史嘗遣吏有所察擇屬令周
密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旁烏攫其肉吏還謂霸
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爲烏所食肉吏大
驚臺置不敢隱長吏許丞老病輒督郵白欲逐之霸
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止頗重聽何傷且
善助之母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迭故

史記

卷之二 西漢

三

迎新之費及姦吏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
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
益爲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始霸少爲陽夏游徼
盜賊 與善相人者共載出見一婦人相者言當富
貴不然相書不可用也霸推問之乃其鄉里巫家女
也霸卽娶爲妻與之終身官至丞相

朱邑字仲卿少爲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歷大司農
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
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葬之

臣等爲起家立祠歲時祠祭不絕

龔遂字少卿宣帝以爲渤海太守民皆賣劍買牛賣刀買犢訟止盜息數年徵還議曹王生願從功曹以王生素耆酒亡節度不可使遂不忍逆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王生曰天子卽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旣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

史記

卷之二 西漢

三十一

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上拜遂爲水衡都尉王生爲水衡丞

鄧都景帝時爲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嘗從入上林賈姬在厠野竄入厠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臣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姬邪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竄亦不傷姬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上亦賜金百斤

嚴延年字次卿歷丞郡河南太守彊幹深刻論囚府上流血數里號曰屠伯其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

到雒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

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閤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闔下良久母乃見之因數責延年延年服罪因自爲母御歸府舍母卑正臘謂延年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女東歸掃除墓地耳遂去歸郡見昆弟宗人復爲言之後歲餘果棄市東海莫不賢知其母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材至大官號曰萬石嚴姬

尹賞字子心歷江夏太守治尚嚴酷病且死戒其諸

史記

卷之二 西漢

三十一

子曰丈夫爲吏正坐殘賊免追思其功效則復進用矣一坐軟弱不勝任免終身廢棄無有赦時其羞辱甚於貪汙坐賊愼母然

鄧通以灌淥爲黃頭郎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郎推上天顧見其衣冠帶後穿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日未推者卽見鄧通其衣冠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姓名文帝甚悅尊幸之賞賜鉅萬以十數上使善和人者相通曰當貪餓死上曰能富通者在我何說貧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

下其富如此文帝嘗病癰通常爲上嗽吮之上從容問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若太子太子入問疾上使太子齧癰太子有難色由是恨通文帝崩遂沒入通資一簪不得著身寄死人家

石顯字君房少坐法腐刑元帝時爲中書令貴幸傾朝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爲黨友諸倚附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纍纍綬若若邪

高祖呂皇后爲人剛毅佐帝定天下高祖崩通令永

史記

卷之二 西漢

三十五

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春戚夫人春且歌曰子爲王母爲虜終日春薄暮常與死爲伍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女太后聞之大怒曰乃欲倚女子邪乃召趙王至宮鵠殺之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熏耳飲瘡藥使居鞠域中名曰人彘召惠帝視之帝大哭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爲臣爲太后子終不能復治天下

惠帝張后無子呂太后廼使陽爲有身取後宮美人子名之殺其母立四年始自知非皇后所出言曰太

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壯卽爲所爲太后聞而患之幽之永巷遂死

武帝李夫人兄延年知音善歌舞武帝愛之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歎息曰善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妙麗善歌舞上乃召見得幸生昌邑王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不肯見願以王及兄弟爲託上反復再三夫人遂轉鄉歔歔而不復言上不悅而起夫

史記

卷之二 西漢

三十五

人姊妹讓之曰貴人獨不可一見上屬託兄弟邪何爲恨上如此夫人曰所以不欲見帝者乃欲以深託兄弟也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愛弛則恩絕上所以孽孽顧念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今見我毀壞顏色非故必畏惡此棄我尚肯復追思閔錄其兄弟哉及夫人卒上葬以后禮圖畫其形於甘泉宮封兄李廣利爲海西侯延年爲協律都尉自作賦以傷悼之

成帝班婕妤帝遊後庭欲與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

觀古圖畫聖賢之君皆有各臣在側三代來主廼
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
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其後趙飛燕姊弟
見寵譖告許皇后班婕妤祝詛上考問班婕妤對曰
妾聞死生由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爲邪欲以
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
益故不爲也上善其對憐憫之婕妤恐危求共養太
后太后信宮作賦自悼

史記

卷之二

三七

元帝馮昭儀奉世之女野王妹也上幸虎園關獸後
宮皆坐熊佚出園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皆驚走馮
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人情驚懼何故前
當熊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當
之元帝嗟嘆以此倍敬重焉

王昭君齊國王穰女也年十七儀形絕麗以節聞國
中長者求之者王皆不許乃獻元帝帝造次不能別
房帷昭君恚怒之會單于遣使帝令宮人裝出使者
請一女帝乃謂宮中曰欲至單于者起昭君喟然越
席而起帝視之大驚悔是時使者並見不得止乃賜

單于出琴

元帝王皇后莽之姑也莽即位請璽太后不肯授莽
使安陽侯舜諭旨太后怒曰而屬父子宗族蒙漢家
乃富貴累世既無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
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狗豬不食其餘天下豈有
而兄弟耶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爲新皇帝變更正朔
服制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以國不祥璽
爲而欲求之我漢家老寡婦旦暮且死欲與此璽俱
葬終不可得太后泣舜亦悲不能止璽仰謂太后臣
等已無可言者莽必欲得傳璽太后璽能終不與
邪太后廼出璽授之璽以授舜曰我老已死知而兄
弟今族滅也莽專太后爲新室文母本皇太后崩年
八十四莽詔大夫楊雄作誄曰太陰之精沙麓之靈
作合於漢配元生成著其協於元城
王莽字巨君既貴重選門下掾宛孔休守新都相進
其玉具寶劍欲以爲好休不肯受莽因曰誠見君面
有瘕美玉可以滅瘕欲獻其瑑耳卽解其瑑休復辭
讓莽曰君嫌其賈邪遂椎碎之自裹以進休休乃受

及莽微去欲見休休稱疾不見莽為人侈口屢顯露
驟赤精大聲而嘶長七尺五寸好厚履高冠以鼂裝
衣反膺高視瞰臨左右是時有用方技待詔黃門者
或問以莽形貌待詔曰莽所謂鷗目虎吻豺狼之聲
者也故能食人亦當爲人所食問者告之莽誅滅待
詔而封告者後常翳雲母屏面非親近莫得見也嘗
遣太師王匡更始將軍廉丹征赤眉天大雨霑衣止
長老歎曰是爲泣軍所過放縱東方爲之語曰寧逢
赤眉不逢太師太師尚可更始殺我及漢兵攻長安
火及掖庭莽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
其如予何後殺於漸臺分裂其體

史記

卷之二

三

天民族
藏書

史記卷之三

明 晉安余文龍中拙刪輯

東漢

天民族
男兆胤伯景校

光武諱秀字文叔更始拜爲破虜將軍封武信侯時
莽死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而服婦
人衣諸子繡襦莫不笑之或有畏而走者及見司隸
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
漢官威儀及破邯鄲誅王郎收文書得吏人與郎交
關謗毀者數千章光武不省會諸將軍燒之曰令反
側子自安嘗置酒與宗室作樂諸母因酣悅相與語
曰文叔少時謹言與人不欵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
此帝聞之大笑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明帝諱莊遵奉建武制度後宮之家不得封侯與政
館陶公主光武女爲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
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
是以難之

光武陰皇后諱麗華帝初適新野聞后美心悅之後

至長安見執金吾車騎甚盛因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後果納爲后

明帝馬皇后伏波將軍援小女也十歲能幹理家政內外異之嘗久疾太夫人令筮之筮者曰此女雖有患狀而當大貴兆不可言也又呼桐者占女大驚曰我必爲此女稱臣然貴而少子若養他子者得力乃當踰於所生後果入官爲貴人撫育賈氏子是爲肅宗旋立爲后先是數日夢有小飛蟲無數赴着身又入皮膚中而後飛出既正位官闕愈自謙肅常衣太史儼

卷之三 東漢

二

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疏麤反以爲綺殺就視乃笑后辭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六官莫不歎息

和帝鄧皇后後太傅禹之孫年五歲太傅夫人愛之自爲剪髮夫人年高目冥誤傷后額忍痛不言左右見者怪而問之后曰非不痛也夫人哀憐爲斷髮雖傷老人意故忍之耳好典籍不問居家之事母常非之曰汝不習女工以供衣服乃更務學寧當舉博士邪后晝修婦業暮誦經典家人號曰諸生父訓異之

事無大小輒與詳議后嘗夢捫天蕩蕩正青若有鍾乳狀乃仰嗽飲之以訊諸占夢言堯夢攀天而上湯夢及天而喏之斯皆聖王之前占吉不可言又相者見而驚曰此成湯之法也后叔父陔言嘗聞活千人者子孫有封兄訓爲謁者使修石臼河歲活數千人天道可信家必蒙福初禹歎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其後世必有興者帝果立爲后

史儼

卷之三 東漢

三

謂諸弟曰我先人全濟河西所活者不可勝數雖大位不究而積德必報若慶流子孫者倘與此女乎年十三選入掖庭相工茅通見而驚賀曰此所謂日角偃月相之極貴臣所未嘗見也

靈帝宋皇后中常侍王甫枉誅勃海王慄因構言后挾左道祝詛帝信之遂收后璽綬以憂死父及兄弟並被誅帝後夢見桓帝怒曰宋皇后有何罪過而聽用邪孽使絕其命勃海王慄既已自貶又受誅斃今宋氏及慄自訴於天上帝震怒罪在難赦帝及覺而

恐以事問於羽林左監許永曰此何祥其可禳乎永對曰宜并改葬以安冤魂反宋后之徙家復勃海之先封以消厥咎帝弗能辨尋崩

弘農王妻唐姬董卓置王於閣上使郎中令李儒進酖曰服此藥可以辟惡王曰我無疾是欲殺我耳不肯飲強飲之不得已乃與姬及宮人飲讌別酒行王悲歌曰天道易兮我何艱棄萬乘兮退守藩逆臣見迫兮命不延逝將去女兮適幽玄因令唐姬起舞姬抗袖而歌曰皇天崩兮后土頽身為帝兮命夭摧死

史記

卷之三 東漢

四

中拜為弘農王妃

劉玄字聖公初起兵號更始將軍及即位建元更始東海人公賓斬王莽於漸臺傳首詣宛更始取視之喜曰莽不如是當與霍光等寵姬韓夫人笑曰若不如是帝焉得之乎更始納趙萌女為夫人有寵遂委

政於萌日夜與婦人飲宴後庭羣臣不得見或令侍中坐帷內與諸將議非更始聲出皆怨曰成敗未可知遽自縱放若此韓夫人尤嗜酒每侍飲見常侍奉事輒怒曰帝方對我飲正用此時持事來乎起破抵書案趙萌專權其所授官爵皆羣小賈豎或有膳夫庖人多著繡面衣錦袴襜褕諸子罵詈道中長安為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

史記

卷之三 東漢

五

劉盆子為赤眉樊崇所立馮異破之於靖底帝自幸宜陽邀其走路赤眉驚震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眾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及降帝大陳兵馬臨洛水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謂盆子曰自知當死不對曰罪當應死猶幸上憐赦之耳帝笑曰兒大黠宗室無辜者又謂崇等曰得無悔降乎徐宣等叩頭曰臣等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歡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錐鐵橛中佼佼者也

王昌一名郎詐稱成帝子子與趙婕妤王子林等謀而

立之人邯鄲城光武進軍攻之。郎乃使諫議大夫杜威持節請降。威稱郎實成帝遺體。光武曰：「設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得。況詐子與者乎？」威請求萬戶侯。光武曰：「願得全生可矣。」威曰：「邯鄲雖鄙，并力固守。尚曠日月，終不君臣相率，但全身而已。」遂辭而去。因急攻之。郎亡，走道死。

王閔爲中常侍，哀帝臨崩，以璽綬付董賢曰：「無妄以與人。」閔白太后，即帶劔至宣德後閣，舉手叱賢曰：「官車晏駕，國嗣未立，公受恩深重，當俯伏號泣，何事久廷壯之？」

史劭

卷之三 東漢

六

彭寵字伯通，自立爲燕王。嘗齋獨在便室，蒼頭子密等三人因寵卧寐，共縛着牀，告外吏云：「大王齋禁，皆使吏休，僞稱寵命，收縛奴婢，各置一處。」又以寵命呼其妻人，急呼曰：「趣爲諸將軍辦裝。」於是兩奴將妻人取寶物一奴守寵。寵謂守奴曰：「若小兒，我素愛也。今爲子密所迫劫耳，解我縛，當以女珠妻汝。」家中財物皆與若小奴，意欲解之。視戶外，見子密聽其語，遂不

敢解。於是收金玉衣物，至寵所，裝之被馬六疋，使妻縫兩緘囊，昏夜後解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云：「今遣子密等至子后蘭卿所，速開門出，勿稽留之。」書成，即斬寵及妻頭置囊中，便持記馳出城。因以諸闕封爲不義侯。

公孫述字子陽，初立爲蜀王。李熊勸其宜卽大位，述曰：「帝王有命，吾何足以當之？」熊曰：「天命無常，百姓與能者當之。」王何疑焉？述夢有人語之曰：「八棊子系十二爲期。」覺謂其妻曰：「雖貴而祚短，若何？」妻曰：「朝聞道夕死，尚可。」況十二乎？會有龍出其府殿中，夜有光耀，述以爲符瑞，遂自以爲天子，號成家。及聞隗囂敗，蜀地震恐，述欲安衆心，成都郭外有白帝倉，自來常空，述詐使人言：「此倉出穀若山陵，百姓空市往觀之。」述乃大會羣臣，問曰：「白帝倉竟出穀乎？」皆對言無。述曰：「訛言不可信。」道隗王破者復如此矣。帝乃與述書，陳言禍福，以明丹青之信。張隆勸降，述曰：「廢興命也，豈有降天子哉？」

史劭

卷之三 東漢

七

鄧晨字偉卿，初娶光武姊元穰人。蔡少公頗學圖讖，

言劉秀當爲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乎光武戲曰
何用知非僕邪坐者皆大笑晨心獨喜及帝卽位數
讎見說故舊平生爲歡晨謂帝曰僕竟辯之定封西
華侯

鄧禹字仲華光武安集河北卽杖策北渡追及於鄴
帝見之甚歡謂曰我得公邦生遠來寧欲仕乎禹
曰不願也帝曰卽如是何欲爲禹曰但願明公威德
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

鄧訓字平叔禹第六子肅宗朝爲護羌校尉威信大
史籍

卷之三

八

行及卒羌胡莫不吼號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
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前烏桓吏士皆
奔走道路至空城郭吏以白校尉徐僞僞歎息曰此
義也釋之

寇恂字子翼封雍奴侯執金吾賈復都將殺人恂捕
而戮之于市復以爲耻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
並列將帥而今爲其所陷大丈夫豈有懷侵怨而不
決之者乎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
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幸有變足以相當恂曰

不然昔蔣相如不畏秦玉而屈於廉頗者爲國也區
區之趙尚有此義吾安可以忘之乎乃勅屬縣盛供
具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乃
出迎於道稱疾而還賈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

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至引見時復先
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
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後潁
川盜起恂從帝南征至潁川盜賊悉降百姓遮道曰

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恂經明行修名重
史籍

卷之三

九

朝廷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常曰吾因
士大夫以致此其可獨享之乎時人歸其長者以爲
有宰相器

馮異字公孫通左氏春秋孫子兵法爲人謙退不伐
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
樹將軍軍士皆願屬之及破赤眉於崤底帝降璽書
勞異曰赤眉破平士吏勞苦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
翼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方論功賞以荅大
勲後異朝京師引見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

也爲吾披荆棘定關中。旣罷使中黃門賜以珍寶衣服錢帛。詔曰：倉卒蕪蕪亭豆粥，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巾車，部名，光武獲於巾車而赦之。岑熙安帝時爲魏郡太守，與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若伐之，我有蠹賊岑。君退之，狗吠不驚，足下生菟舍。嘯鼓腹焉知凶災，我喜我生獨丁斯時，美矣岑君於戲休茲。

史記

卷之三 東漢

十

吳漢字子顏，性強力，每從征伐，帝未安，恒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或多惶懼，漢意氣自若。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爲，還言方修戰攻之具，乃歎曰：吳公差別人意，隱若一敵國矣。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宅，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以分與昆弟外家，及病篤，帝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無所知，識惟願陛下慎無赦而已。

耿弇字伯昭，初謂光武於盧奴，說帝合漁陽上谷以擊邯鄲，官屬腹心皆不肯，曰：死尚南首，奈何北行入

囊中。光武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

耿恭字伯宗，爲戊校尉，擊匈奴，據疏勒城，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竿馬糞汁而飲之。恭仰歎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涌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有頃，水泉奔出。乃令吏士持水，以示虜虜，以爲神明，遂引去。

鮑期字次況，長八尺二寸，容貌絕異，矜嚴有威。光武趣駕出，百姓聚觀，誼呼滿道，遮路不得行。期騎馬奮戟，瞋目大呼左右曰：趣衆皆披靡，及拜虎牙大將軍。

史記

卷之三 東漢

十一

說光武先定河北，光武笑曰：卿欲遂前趣耶？祭遵字弟孫，爲征虜大將軍，爲人廉約，小心奉公，克已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帝每歎曰：安得愛國奉公之臣如祭征虜者乎？

耿純字伯山，初爲前將軍，封高陽侯，因自請曰：臣本吏家子，孫幸聖帝受命，備位列將，爵爲通侯，天下略定，臣無所用，志願試治一郡，盡力自効。帝笑曰：卿旣治武，復欲修文邪？迺拜東郡太守，坐事免，後從擊董憲，道過東郡，百姓老小數千隨車，駕涕泣曰：願復得

耿君帝謂公卿曰純年少被甲胃爲軍吏耳治郡適能見思若是乎

朱祐字仲先世祖爲大司馬以祐爲護軍常見親幸祐侍講從容曰長安政亂公有日角之相此天命也世祖曰召刺姦收護軍以督義滑祐乃不敢復言祐初學長安帝往候之祐不時相勞苦而先升講舍後車駕幸其第帝因笑曰主人得無捨我講乎

劉隆字元伯爲南郡太守時墾田多不以實戶口互有增減百姓嗟怨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留吏牘

史簡

卷之三 東漢

十三

上有書祝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由趣吏不肯服抵言於長壽街上得之帝怒時顯宗爲東海公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勅當欲以舉田相方耳帝曰卽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爲準帝考實卒如顯宗對

馬援字文淵少孤有大志嘗受齊詩意不能守章句乃辭兄况欲就邊郡田牧況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嘗謂賓客曰丈夫爲志窮當

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

萬斛既而歎曰凡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寧錢虜耳乃盡散之是時公孫述稱帝於蜀隗囂使援往觀之援素與述同里閭相善以爲旣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賓客皆樂留援旋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如偶形人此子不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囂使援奉書洛陽援至

史簡

卷之三 東漢

十三

引見世祖祖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陞戰而後進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甚壯之役拜援伏波將軍封新息侯援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

叔段馬爲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
盈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
潦上霧毒氣熏蒸仰視飛鳥跼跼墮水中卧念少游
平生時語何可得也今賴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猥
先諸君紆佩紫金且喜且慙援又謂孟與曰方今甸
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
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卧牀上在兒女子手中邪
與曰諒爲烈士當如此矣援謂黃門郎梁松實固曰
凡人爲貴當使可賤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
持勉思鄙言援嘗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不
答松去後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婿貴重朝廷公卿已
下莫不憚之大人奈何獨不爲禮援曰我乃松父友
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松由是恨之時武威將軍劉
尚擊武陵五溪蠻夷軍沒援年六十二復請行帝慰
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
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遂遣
行

卓茂字子康初辟丞相府史事時嘗出行有人認其

史

卷之三

東漢

十四

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
年心知其謬嘿解與之挽車去顧曰若非公馬幸至
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詣府送馬叩頭
謝之及遷密令人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辟
左右問之曰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囑之而受
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
之而受何故言邪人曰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
故來言耳茂曰汝爲敝人矣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
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
史

史

卷之三

東漢

十五

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
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
念之

魯恭字仲康拜中牟令專務德化郡國螟傷稼犬牙
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
侯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
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瞿
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
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豈子有仁心

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耳。還府具以白。安安因卜書言狀。帝異之。

劉寬字文饒。嘗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者得牛而送還。叩頭謝曰。慙負長者。隨所刑罪。寬曰。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見歸。何爲謝之。遷南陽太守。溫仁多恕。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轉太尉。靈帝每引見。常令講經。寬嘗於坐被酒睡伏。帝問太尉醉邪。寬仰對曰。臣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帝重其言。寬簡略嗜

史籍

卷之三 東漢

十六

酒。不好盥浴。京師以爲謔。帝坐客遣蒼頭市酒。迂久大醉而還。客不堪之。罵曰。畜產。寬須臾遣人視奴。疑必自殺。顧左右曰。此人也。罵曰。畜產。辱孰甚焉。故吾懼其死也。夫人欲試寬令悲。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飢汗朝衣。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其性度如此。海內稱爲長者。

侯霸字君房。爲淮平大尹。政理有能。名更始。遣使徵霸。百姓老弱相攜號泣。遮使者車。或當道而卧。皆曰。願乞侯君復留。霸年民至。乃戒乳婦勿得誤。子侯君

當去。必不能全。使者慮霸就徵。臨淮必亂。不敢授書。具以狀聞。

宋弘字子京。赤眉入長安。遣使徵弘。逼迫不得已。行至渭橋。自投於水。家人救得出。因佯死。獲免。光武卽位。官至大司空。封宜平侯。弘嘗譙見御坐新屏風。圖畫兩女帝數顧視之。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卽爲徹之。笑謂弘曰。聞義則服。可乎。對曰。陛下進德臣不勝其喜。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

史籍

卷之三 東漢

十七

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主曰。事不諧矣。

宋則字元矩。爲鄆陵令。有子年十歲。與蒼頭共射。蒼頭弦斷矢激。誤中之。卽死。奴叩頭就誅。則察而恕之。頴川荀爽深以爲美。時人服焉。

蔡茂字子禮。初爲廣漢太守。夢坐大殿。極上有三穗禾。茂跳取之。得其中穗。輒復失之。以問主簿郭賀。賀離席慶曰。大殿者官府之形象也。極而有禾。人臣之

上祿也取中穗是中台之位也於字禾失爲秩雖曰失之乃所以得祿秩也袞職有關君其補之旬月而茂徵焉

趙憲字伯陽少有節操從兄爲人所殺無子憲年十五常思報之乃挾兵結客後遂往復仇而仇家皆疾病無相距者憲以因疾報殺非仁者心且釋之而去顧謂仇曰爾曹若健遠相避也仇皆卧自博後病愈悉自縛請憲憲不與相見後竟殺之舞陰大姓李氏擁城自固更始遣柱天將軍李寶降之不肯云聞宛

史贊

卷之三

東漢

十八

之趙氏有孤孫熹信義著名願得降之更始乃徵熹熹年未二十既引見更始笑曰爾果犢豈能負重致遠乎犢角如犢即除爲郎中行徧將軍事使詣武陰而李氏遂降因進擊潁川諸不下者更始大悅謂熹曰卿名家駒努力勉之歷肅宗朝爲太傅錄尚書書宣秉字巨公光武拜御史中丞特詔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性節約布服瓦器帝嘗幸其府舍見而歎曰楚國二龔龔謂龔勝龔龔不如雲陽宣巨公

張湛字子孝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處幽室必自修整雖遇妻子若嚴君焉在鄉黨詳言正色三輔以爲儀表人或謂湛僞詐湛聞而笑曰我誠詐也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不亦可乎建武間拜光祿勳常乘白馬輒進諫光武每見湛輒曰白馬生復諫矣

王丹字仲回資性方潔好施周急大司徒侯霸欲與交友及丹被徵爲太子太傅霸遣子昱候於道昱迎拜車下丹下荅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爲見拜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丹子有同門生喪親

史贊

卷之三

東漢

十九

家在中山白丹欲往奔慰結侶將行丹怒而撻之令寄縑以祠焉或問其故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故知全之者難矣時人服其言客有薦士於丹者因選舉之後所舉者陷罪丹坐免客慙自絕丹乃呼客謂曰子之自絕何量丹之薄也不爲設食以罰之相待如舊

王良字仲子爲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史鮑恢以事過東海候其家而

舍布被瓦器時司徒史鮑恢以事過東海候其家而

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慨告曰我司徒史也故來受青欲見夫人妻曰妻是也若祿無書慨乃下拜歎息而還後以病歸一歲復徵至榮陽疾篤不任進道乃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遂拒之良慙自後不復應徵

杜林字伯山博洽多聞時稱通儒隗囂欲彊起之終不屈節及弟成物故囂乃聽林持喪東歸既遣而悔令刺客楊賢追於隴坻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

史

卷之三

二十

致弟喪乃歎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林仕光武爲大司空

桓譚字君山博學多通辯議郎給事中會有詔議靈臺所處帝謂譚曰吾欲識决之何如譚嘿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出爲六安郡丞

鮑永字君長爲司隸校尉劾帝叔父趙王良朝廷肅然時扶風鮑恢爲都官從事亦抗直不避彊禦帝常

曰貴戚且宜斂手以避二鮑

杜詩字公君爲南陽太守性節約而政治清平時人方於召信臣故南陽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孔奮字君魚少從劉歆受春秋左氏傳歆稱之謂門人曰吾已從君魚受道矣

張堪字君游初拜蜀郡太守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棣握之物足富十世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及拜漁陽太守信賞必罰民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支

史

卷之三

二十一

龐范字叔度初受業博士薛舉會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斂之吏以聞顯宗大怒詰責之范叩頭請罪帝怒稍解問范曰卿廉頗後邪與右將軍襄大司馬丹有親屬乎范對曰襄臣之曾祖丹臣之祖也帝曰怪卿志膽敢爾因貰之後遷蜀郡太守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范乃毀削前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爲便乃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袴

蘇章字孺文順帝時遷冀州刺史故人爲清河太守

章行部案其姦賊乃請太守爲設酒有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與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肅然

羊續字興祖拜南陽太守府丞嘗獻其生魚續受而懸於庭丞後又進之續乃出前所懸者以杜其意續妻後與子祕俱往郡舍續閉門不內妻自將祕行其資藏唯有布衾敝襪襪數斛而已顧勅祕曰吾自奉若此何以資爾母乎使與母俱歸靈帝欲以續爲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爲左騶其所之往輒厚加禮贈續乃坐使人於單席舉襁袍以示之曰臣之所資惟斯而已左騶白之帝只徵爲太常

賈琮字孟堅靈帝時勅三府選舉爲交趾刺史前任率無清行民不聊生相聚爲盜琮至招撫荒散獨復從役簡選良吏百姓以安巷路爲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後爲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駟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

史簡

卷之三

三

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竦震其諸賊過者望風解印綬去

樊重字君雲性溫厚有法度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耻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縣中稱美推爲三老年八十餘終其素所假貸人間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責家聞者皆慙爭往償之諸子宏等從勅竟不肯受

史簡

卷之三

三

而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祀之自後暴富比於邦君子方常言我子孫必將疆大至識而果繁昌故後常以臘日視竈而薦黃羊焉按雜五行書曰竈神名禰字子郭衣黃衣被髮從竈中出知其名呼之可除凶惡宜市猪肝泥竈令婦孝梁竦字叔敬嘗著書數篇名曰七序班固見而稱曰孔子著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梁竦作七序而竊位素餐者慙每自負其才鬱鬱不得意嘗登高遠望歎息言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如其不然則

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徒勞人耳終不就辟

梁異字伯車爲大將軍暴戾驕橫質帝少而聰慧嘗朝羣臣目異曰此跋扈將軍也異聞而患因鴆殺之異妻孫壽色美而善爲妖態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腰步齟齬笑京師翕然效之封襄城君與監奴秦官通焉

鄭玄字康成師事扶風馬融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受於玄會融集諸生考

史

卷之三

主

論圖緯問玄善算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人吾室標吾矛以伐我乎異州袁紹遣使要玄大會賓客時汝南應劭亦在坐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則賜之徒不稱官閭邵有慙色一夕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寤以讖合之知命

有頃發疾而卒

異與字少繫少學公羊春秋晚善左氏精思通達學者多師之徵爲大中大夫帝嘗問興郊祀事曰吾欲以嚴斷之何如興對曰臣不爲誠帝怒曰卿之不爲誠非之邪興惶恐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帝意乃解

張楷字公超好道術能作五里霧時關西人裴優亦能爲三里霧欲從楷學之楷避不肯見桓帝卽位優作賊事覺被考引楷言從學術楷坐繫獄二年以事

史

卷之三

主

無驗還家

張陵字處中初梁異弟不疑爲河南尹舉陵孝廉官至尚書遂劾異不疑因謂曰昔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對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

桓榮字春卿拜博士入會庭中詔賜奇果受者皆懷之榮獨舉手捧之以拜帝笑指之曰此真儒生也及爲太子少傅賜以轎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榮初遭倉

卒與族人元卿同餓死而榮講誦不息元卿嘆曰但自苦氣力何時復施用乎榮笑不應及爲太常元卿嘆曰我農家子豈意學之爲利乃若是哉

桓典字公雅靈帝拜侍御史是時宦官秉權典執政無所回避常乘轡馬京師畏憚爲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丁鴻字孝公從桓榮受歐陽尚書篤志精銳父林從世祖征伐獨與弟盛居憐弟幼小而共寒苦父卒鴻當襲侯封上書讓盛不報既葬乃挂練經於家廬逃

史

卷之三

東漢

王

去東海遇相善九江鮑駿陽狂不識驥乃止而讓之曰昔伯夷吳札亂世權行故得申其志耳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謂智乎鴻感悟垂涕歎息乃還就國肅宗詔諸儒論定五經同異於北官白虎觀鴻論難最明帝嗟嘆曰殿中無雙丁孝公

法雄字文璽爲南郡太守郡濱滄江沔有雲夢藪澤永初中多虎狼之暴前太守賞募張捕反爲所害者甚多雄乃移書屬縣曰凡虎狼之在山林猶人之居

城市古者至化之世猛獸不擾皆由恩信寬澤仁及飛走太守雖不德敢忘斯義記到其毀壞檻穽不得妄捕山林是後虎害消息人以獲安

毛義字少節家貧以孝行稱南陽張奉志尚士也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固辭而去及義母死數辟不至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爲親屈也

薛苞字孟嘗好學篤行以孝聞父娶後妻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於廬舍外

史

卷之三

東漢

王

日入而洒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後行六年服喪過乎哀既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之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

劉平字公子弟仲爲賊所殺其後賊復忽然而至平抱仲遺腹一歲女而棄其子母欲還取之平不聽曰力不能兩活仲不可以絕類遂去不顧與母俱匿野

澤中平朝出求食逢餓賊將烹之平叩頭曰今日且爲老母求菜老母待曠爲命願得先歸食母畢還就死因涕泣賊哀而遣之平還既食母訖因白曰屬與賊期義不可欺遂詣賊衆皆大驚相謂曰嘗聞烈士乃今見之子去矣吾不忍食子

趙孝字長平弟禮爲餓賊所得孝聞之卽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瘦不如孝肥飽賊大驚並放之謂曰可且歸更持米糲來孝求不能得復往報賊願就烹親異之遂不害

史補

卷之三 東漢

三

蔡順字君仲少孤養母嘗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還乃噬其指順卽心動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吾噬指以悟汝耳母卒未及葬里中灾火將逼其舍順抱伏棺樞號哭叫天火遂越燒它室順獨得免母平生畏雷自亡後每有雷震順輒圓冢泣曰順在此太守韓崇聞之每雷輒爲差車馬到墓所順終身不離墳墓

趙咨字文楚少孤有孝行累遷敦煌太守以病免還躬率子孫耕農爲養盜嘗夜往劫之咨恐母驚懼乃

先至門迎盜因請爲設食謝曰老母八十疾病須養居貧朝夕無儲乞少置衣糧妻子餘物一無所請盜皆慙歎跪而辭曰所犯無狀于暴賢者言畢奔出咨追以物與之不及

第五倫字伯魚少介然有義行肅宗拔爲司空初光武召入與語悅之戲謂曰聞卿爲吏笏婦公不從兄飯寧有之邪倫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饑亂實不敢妄過人食上復曰聞卿爲市掾人有遺母一箇餅者卿從外來見之奪母笏探口中餅信乎倫對曰

史補

卷之三 東漢

三

實無此衆人以臣愚蔽故爲生是語也帝大笑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

鍾離意字子阿顯宗徵爲尚書初爲堂邑令縣人防廣爲父報仇繫獄其母病死廣哭泣不食意憐傷之乃聽廣歸家使得殯歛丞掾皆爭意曰罪自我歸義不累下遂遣之廣歛母訖果還入獄意審以狀聞廣

竟得減死時交趾太守張恢坐賊千金徵還伏法以
資物簿入大司農詔班賜羣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
而不拜賜帝怪而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
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間惡其名也此賊穢之
寶誠不敢拜帝嗟歎曰清平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
三十萬賜意

宋均字叔庠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爲民患常募
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
鼯鼯在水各有所託且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

史衛

卷之三 東漢

三十

雞豚也今爲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動張捕非憂恤之
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
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游度江中中元元年山陽楚沛
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由是名稱遠近
浚道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衆巫遂取百姓男女
以爲公嫗男爲山公女爲山嫗歲歲改易輒而不敢嫁娶
前後守令莫敢禁均乃下書曰自今以後爲山娶者
皆娶巫家勿擾良民於是遂絕

朱暉字文季王莽敗天下亂與外氏家屬從田間奔

入宛城道遇羣賊劫奪昆弟賓客皆惶迫伏地莫

動暉年十三拔劍前曰財物皆可取耳諸母衣不可
得今日朱暉死日也賊見其小壯其志笑曰童子內
刀遂捨之而去及爲郡吏太守阮況嘗欲市暉婢暉
不從及況卒暉乃厚贈送其家人或譏焉暉曰前阮
府君有求於我所以不敢聞命誠恐以財貨汚吾今
而相送明吾非有愛也遷臨淮太守所拔用皆厲行
士其諸報怨以義犯率皆爲求其理多得生濟其不
義之囚卽時偃仆吏人畏愛爲之歌曰疆直自遂南

史衛

卷之三 東漢

三十一

陽朱季吏畏其威人懷其惠初同縣張堪素有名稱
嘗於太學見暉甚重之接以友道乃把暉臂曰欲以
妻子託朱生暉以堪先達舉手未敢對自後不復相
見堪卒暉聞其妻子貧困乃自往候視後賑贍之暉
少子頡問曰大人不與堪爲友平生未曾相聞子孫
竊怪之暉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

胡廣字伯始官太傅溫柔遜謹達練事體雖無寒直
之風屢有補闕之益故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
天下中庸有胡公

韓稜字伯師顯宗徵辟五遷爲尚書令與僕射郅
尚書陳寵同時俱以才能稱肅宗嘗賜諸尚書劔唯
此三人特以寶劔自手署其名曰韓稜楚龍淵以淵有
諱也郅壽蜀漢文以明達有文章也陳寵濟南推成以敦朴善不見外地
陳寵字昭公爲廣漢太守時洛陽城南每陰雨常有
哭聲聞於府中積數十年寵聞而疑其故使吏案行
還言世衰亂時此下多死亡者而骸骨不得葬倘在
於是寵愴然矜歎卽勅縣盡收歛葬之自是哭聲遂
絕

史儼

卷之三 東漢

三王

班超字仲升家貧常爲官傭書以供養其母父勞苦
常投筆歎曰大丈夫無它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
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左右皆笑
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其後行詣相者曰祭酒
布衣諸生耳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
曰生燕領虎頸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已而顯宗
遣使西域封定遠侯拜射聲校尉初超被徵以戊巳
校尉任尚代超尚請誨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
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

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
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
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後數年果敗如超言
爰延字季平桓帝游上林苑從容問延曰朕何如主
也對曰陛下爲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
陳蕃任事則化中常侍黃門豫政則亂是以知陛下
可與爲善可與爲非帝曰昔朱雲廷折欄檻今侍中
而稱朕違敬聞闕矣累遷太鴻臚

史儼

卷之三 東漢

三王

遷許徵爲廷尉道爲袁術所劫授以上公之位璆乃
歎曰龔勝鮑宣獨何人哉守之必死術不敢逼術死
軍破璆得其益國璽及還許上之并送前所假汝陽
東海二郡印綬司徒趙溫謂璆曰君遭大難猶存此
邪璆曰昔蘇武困於匈奴不墜七尺之節況此方寸
印乎拜太常

王充字仲任師事班彪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閱
所賣一見輒能誦記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

龐參字仲達爲漢陽太守郡人任棠有奇節隱居教

授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主簿白以為倨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參果任職得民

崔烈歷位郡守九卿有重名靈帝時開鴻都門榜賣官爵富者先入錢貧者到官而後倍輪烈時因傳母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徒及拜日天子臨軒百僚畢會帝顧謂親倖者曰悔不小靳可至千萬程夫人於傍

史

卷之三

東漢

三

應曰崔公冀州名士豈肯買官顧我得是反不知姝邪於是聲譽衰減久之不自安從容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於議者何如鈞曰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守論者不謂當為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為然也鈞曰論者嫌其銅臭烈怒舉杖擊之鈞狼狽而走烈罵曰死卒父過而走孝乎鈞曰舜之事父小杖則受大杖則走非不孝也烈慙而止時鈞為虎賁中郎將閔貢字仲叔以清潔自高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勅吏

常給焉仲叔怪而問之知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邪遂去沛

黃憲字叔度世貧賤父為牛醫年十四荀淑遇而異之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袁閔所逆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閔曰見吾叔度邪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不自以為不及既視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

史

卷之三

東漢

三

吝之萌復存乎心及蕃為三公臨朝歎曰叔度若在我不敢先佩印綬矣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袁閔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濁之不濁不可量也天下號曰徵君閔字夏甫

一曰閔

徐穉字孺子嘗為太尉黃瓊所辟不就及瓊卒歸葬穉乃徒步至江夏赴之設雞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時四方名士郭林宗等聞之疑其穉也乃選茅

容輕騎追之及於塗容爲設飯共言稼穡之事臨訣去謂容曰爲我謝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不遑寧處及林宗有母憂釋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衆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

湯震字伯起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後有冠卽雀銜三鱸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鱸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

史記

卷之三

東漢

三

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年五十乃始仕歷遷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千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爲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終尉太楊奇靈帝時爲侍中帝嘗從容問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

卿強項真楊震子孫死後必復致大鳥矣

楊脩字德祖好學有俊才曹操忌之以事殺脩後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爲之改容彪字文先

張綱字文紀爲御史順帝選遣八使徇行風俗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白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異河南尹不疑無君十五事京師震竦

劉陶字子奇一名偉舉孝廉除順陽長覆案姦軌所

史記

卷之三

東漢

三

發若神以病免吏民思而歌之曰邑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

虞詡字升卿祖父經爲郡縣獄吏案法平允務存寬恕嘗稱曰東海千公高爲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吾決獄六十矣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子孫何必不爲九卿邪故字詡曰升卿時鄧騭兄弟不平於詡乃以詡爲朝歌長故舊皆弔詡曰得朝歌何衰詡笑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槃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始謁河內太守馬稜稜勉之曰君儒者

當謀謨廟堂反在朝歌邪詔曰初除之日士大夫皆見弔勉以詔講即之知其無能爲也願寬假籌策勿令有所拘閔而已及到官設三科以募壯士使人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殺之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緹縫其裾爲幟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遷武都太守羌率衆數千遮詔於陳倉峭谷詔倍道兼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永和初遷尚書令臨終謂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已無愧所悔者爲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於天也陳國武平人

益勲字元固初舉孝廉爲漢陽長史時武威太守恃勢恣行從事蘇正和衆致其罪涼州刺史梁鵠畏貴戚欲殺正和以免其負乃訪之於勲勲素與正和有仇或勸勲可因此報隙勲曰不可謀殺良非忠也乘人之危非仁也乃諫鵠曰夫維食虜爲欲其驚驚而亨之將何用哉鵠從其言正和請勲求謝勲不見曰吾爲梁使君謀不爲蘇正和也怨之如初續

史斷

卷之三 東漢

三

漢書中平元年黃巾賊起故武威太守黃雋被徵失期梁鵠欲奏誅雋勲爲言得免雋以黃金二十斤謝勲勲謂雋曰吾以子罪在八議故爲子言吾豈賣評哉終辭不受

蔡邕字伯喈世著忠貞父校亦有清白行謚曰貞定公邕性篤孝母常帶病三年自非寒暑節變未嘗解襟帶不寢寐者十旬母卒廬於冢側動靜以禮有鬼馴擾其室傍又木生連理遠近奇之多往觀焉與叔父從弟同居三世不分財鄉黨高其義少師事胡廣

史斷

卷之三 東漢

三

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辟司徒橋玄府甚敬待之遷議郎與中郎將堂谿典等正定六經文字邕自書冊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爲程璜王智所譖乃亡命江海遠跡吳會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聲知其良木因請而裁爲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故時人名曰焦尾琴焉初邕在陳留其鄰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主已酣客有彈琴於屏邕至門潛聽之曰愔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以告主

人遽自追而問其故邕具言莫不愀然彈琴者曰我向鼓絃見螳螂方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爲之一前一却吾心聳然惟恐螳螂之失之也此豈爲殺心而形於聲者乎邕莞然而笑曰此足以當之矣董卓爲司空聞邕名高辟之稱疾不就卓大怒詈曰我力能族人蔡邕遂假憂者不旋踵矣邕不得已詣署歷侍中中郎將每多匡益邕恨言少從謂從弟谷曰董公性剛而遂非終難濟也吾欲東奔兗州若道遠難達且逖逃山東以待之何如谷曰君狀異恒人每

史記

卷之三

東漢

四

行觀者盈集以此自匿不亦難乎邕乃止及卓被誅邕在司徒王允坐不意言之而歎有動於色允勃然叱收付廷尉邕陳謝乞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馬日磾馳往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爲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無名誅之母乃夫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不長

世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獄中諸儒莫不流涕鄭玄聞而歎曰漢世之事誰與正之兖州陳留皆畫像而頌焉

左雄字伯豪有廣陵孝廉徐淑年未及舉臺郎疑而詰之對曰詔書云有如顏回子奇不拘年齒是故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屈雄詰之曰昔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邪淑無以對乃譴却郡

周舉字宣光爲并州刺史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

史記

卷之三

東漢

四

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老小不堪歲多死者舉到州乃作弔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溫食於是衆咸稍解風俗頗革歷遷司隸校尉時大將軍梁商大會賓客讌乎洛水酣飲歡極及酒闌倡罷繼以鼙露之歌坐中聞者皆爲掩涕大僕張种亦在坐以事告舉舉歎曰此所謂哀樂失時非其所也殃將及乎商至秋果薨

黃琬字季琰少而辯慧祖父瓊初爲魏郡太守建和

元年正月日食京師不見而瓊以狀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瓊思其對而未知所況瓊年七歲在傍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卽以其言應詔而深奇愛之時司空盛允有疾瓊遣候問會江夏上蠻賊事副府允發書視畢微戲瓊曰江夏大邦而蠻多士少瓊奉手對曰蠻夷猾夏責在司空因拂衣辭去允甚奇之終司隸校尉

荀淑字季和有子八人並有名稱時謂八龍又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慈明爽字也荀氏舊里名西豪類

史衛

卷之三 東漢

聖三

陰令苑康以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今荀亦然故改其里曰高陽里焉

鍾皓字季明爲郡功曹會辭去太守問誰可代卿者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寔聞之曰鍾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獨識我皓與荀淑並爲時望所歸慕李膺常歎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師

陳寔字仲弓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爲刑罰所加不爲陳君所短時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陰見乃起

自整拂呼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至于此梁上君子者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稽顙歸罪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尅已反善然此當由貧困令遺絹二匹自是一縣無復竊盜

李燮字德公父固旣爲梁冀所策免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里燮年十三姊文姬爲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乃以燮屬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

史衛

卷之三 東漢

聖三

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乃將燮入徐州界內變姓名爲酒家傭成賣卜于市各爲異人陰相往來酒家異之以女妻燮異誅存錄冤死者子孫徵拜安平相先是安平王續爲張角賊所略國家贖王得還議復其國燮奏不可左遷末歲王果坐不道被誅京師語曰父不肯立帝子不肯立王擢遷河南尹先是甄邵諂附梁冀爲鄴令有同歲生得罪於冀亡奔邵邵僞納而陰以告冀卽捕殺之邵當遷爲郡守會母亡乃埋屍於馬屋先受封然後發喪邵遷至洛陽燮行遇之

使卒投車於溝中笞捶亂下大署帛于其背曰誅貴賈友貪官埋母乃具表其狀邵還廢鋼終身

吳祐字季英父恢爲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隨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爲國家所疑下爲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以衣囊微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及年二十喪父右無權石而不受贍遺常牧豕於長垣澤中行吟經書遇父

史

卷之三

四

故人謂曰卿二千石子而自業賤事縱子無耻奈先君何祐辭謝而已守志如初時公沙穆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爲祐賃春祐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梓曰之間祐舉孝廉遷膠東相以身率物吏人懷而不欺諸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怒曰有君如是而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詣閣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緣以親故受汚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有安丘男子母丘長與母行市母爲醉客所辱

長殺之繫獄祐哀其情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未有子也卽移妻到解其桎梏使同宿獄中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當何以報吳君乎乃齧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吳生言我臨死吞指爲誓屬兒以報吳君因投繯而死

史弼字公謙爲平原相時詔書下舉鉤黨郡國所奏相連及者多至數百惟弼獨無所上詔書前後切却州郡髡笞祿史從事坐傳責曰詔書疾惡黨人旨意懇惻青州六郡其五有黨近國甘陵也周福亦考南北

史

卷之三

五

部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弼曰先王彊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它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人戶可爲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後侯覽因事詐作飛章誣弼誹謗當棄市前孝廉魏邵與同郡人賣郡邸行賂於侯覽得減死罪一等論輸左校時人或議曰平原行貨以免君無乃蚩乎陶丘洪曰昔文王崩里閭散懷金史弼遭患義夫獻寶亦何疑焉

趙岐字邠卿一名嘉少明經有才藝娶扶風馬融兄女仕州郡以廉直疾惡見憚年三十餘有重疾卧牀七年自慮奄忽乃爲遺令勅兄子曰大丈夫生世遇無箕山之操仕無伊呂之勲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一員石於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其後疾瘳官終太常

陳蕃字仲舉年十五嘗閑處一室而庭宇蕪穢父有同郡薛勤來候之謂蕃曰孺子何不洒掃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勤知其

史綱

卷之三 東漢

聖主

有清世志甚奇之後徵爲樂安太守郡人周璆字孟玉清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惟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爲置一榻去則縣之民有趙宣葬親而不閉塋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鄉邑稱孝州郡數禮請之郡內以薦蕃蕃與相見問及妻子五子皆服中所生蕃大怒曰聖人制禮賢者俯就不肖企及且祭不欲數以其易黷故也况乃寢宿冢藏而孕育其中誑時惑衆誣汙鬼神乎遂致其罪

李膺字元禮性簡亢無所交接荀爽嘗就謁膺因爲

其御既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遷司隸校尉時中常侍張讓弟朔爲野王令貪殘無道至乃殺孕婦聞膺嚴厲懼罪逃還京師因匿兄讓第舍藏於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殺之讓訴於帝膺奏陳其狀帝顧讓曰此汝弟之罪司隸何愆是時朝廷綱紀頽弛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竟以鉤黨考死時侍御史蜀郡景毅子願爲膺門徒而未有錄牒故不及於譴殺乃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奪名籍

史綱

卷之三 東漢

聖主

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時人義之夏馥字子治言行質直不交時宦然以聲名爲中官所憚遂與范滂張儉等俱被誣陷及儉等亡命經歷之處皆被收考辭所連引布徧天下馥乃頓足而歎曰孽自己作空汙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爲乃自剪髮變形入林慮山中隱匿姓名爲治家傭親突煙炭形貌毀瘁積二三年人無知者後馥弟靜乘車馬載繅帛追之於涅陽市中遇馥不識聞其言聲乃覺而拜之馥避不與語靜追隨至客舍共宿夜

中密呼靜曰吾以守道疾惡故爲權宦所陷且念營苟全以庇性命弟奈何載物相求是以禍見追也明日別去黨禁未解而卒

范滂字孟博舉孝廉光祿四行坐鉤黨繫黃門北寺獄獄吏謂曰凡坐繫皆祭臯陶滂曰臯陶賢者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後事釋實尚書霍諝理之得免到京師往候諝而不爲弟或有讓滂者對曰昔叔向嬰罪祁奚救之未聞羊舌有謝恩之辭祁老有自伐之色竟無所言建寧二

史

卷之三

四

年遂大誅黨人詔下急捕滂等督郵吳導至縣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泣滂聞之曰必爲我也卽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爲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養滂從龍舒君歸黃泉父顯爲龍舒侯相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與李膺杜密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謂其子曰吾欲使汝爲惡

則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

賈彪字偉節與荀爽齊名舉孝廉爲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爲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發而椽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驗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千數僉曰賈父所長生男名爲賈子生女名爲賈女延禧黨事起太尉陳蕃爭之不能得彪

史

卷之三

五

乃入洛陽說城門校尉竇武尚書霍諝訟之桓帝以此大赦黨人李膺出曰吾得免此賈生之謀也岑暉以黨事逃亡親友多匿焉彪獨閉門不納時人望之也彪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公孝以要君致費自遺其咎吾以不能奮戈相待反可容隱之乎於是咸服其裁正彪兄弟三人並有高名而彪最優故天下稱曰賈氏三虎偉節最怒郭太字林宗與李膺友善名震京師嘗行遇雨巾一角墊時人乃故折一角以爲林宗巾其見慕如此或

問汝南范滂曰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知其卒年四十二四方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爲文旣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爲碑銘多矣皆有慙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

茅容字季偉年四十餘耕於野時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林宗見而異之遂與共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爲饌林宗謂爲已設旣而以共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

史備

卷之三

東漢

王

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

孟敏字叔達客居太原荷甕墮地不顧而去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甕已破視之何益

黃允字子艾以備才知名林宗見而謂曰卿有絕人之才足成偉器然恐守道不篤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欲爲女求婚見允歎曰得婿如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妻夏侯氏婦謂姑曰今當見棄方與黃氏長辭乞一會親屬以展離訣之情於是大集賓客三百餘人婦中坐攘袂數允隱匿穢惡十五事言畢登車而

去允以此廢於世

竇武字游平初母產武而并產一蛇送之林中後母卒及葬未窆有大蛇自榛草而出徑至喪所以頭擊柩涕血皆流俯仰蜷屈若哀泣之容有頃而去時人知爲竇氏之祥

袁術字公路以米十萬斛與沛相舒仲應爲軍糧仲應悉散以給饑民術聞怒陳兵將斬之仲應曰知當必死故爲之耳寧可以一人之命救百姓於塗炭術下馬牽之曰仲應足下獨欲享天下重名不與吾共

史備

卷之三

東漢

王

之邪

布字季布先初事丁原甚見親待董卓誘布殺原而并其兵封布都亭侯普爲父子常侍左右布與侍婢情通意不自安因往見司徒王允自陳卓幾見殺之狀時允與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使布爲內應布曰如父子何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不暇何謂父子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耶布許之乃於門刺卓陳宮字公臺從布爲操所執操謂之曰公臺平生自謂智有餘今意何如官指布曰是子不用官言以至

於此若見從未可量也操又曰奈卿老母何官曰老母在公不在官也夫以孝理天下者不害人之親操復曰奈卿妻子何官曰官聞霸王之主不絕人之祀固請就刑遂出不顧操爲之泣涕縊殺之

任延字長孫建武初爲九真太守時俗無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廼教其以時娉娶其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爲任復拜武威太守帝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

史衡

卷之三 東漢

五

劉寵字祖榮爲會稽太守徵爲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十六老叟龐眉皓髮自若邪山谷間出人齎百錢以送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自明府下車以來徇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苦父老爲人選一大錢受之歷遷司徒大尉以日食策免出京師欲息亭舍亭吏止之曰整頓

洒掃以待劉公不可得也寵無言而去時人稱其長者

先覽字季智一名香爲蒲亭長亭人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日過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及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忿於一朝欲致子以不義乎母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爲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鄉邑爲之諺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鳴皋哺所生時考城令

史衡

卷之三 東漢

五

王渙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爲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鷂之志邪覽曰以爲鷹鷂不若鸞鳳渙謝遣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今日太學曳長裾飛名譽皆主簿後耳以一月奉爲資勉卒景行覽性淳默雖在宴居必以禮自整妻子有過輒免冠自責妻子庭謝候覽冠乃敢升堂家人莫見喜怒聲色之異

董宣字少平徵爲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奴驂乘宣于

夏門亭候之乃駐車扣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卽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誅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人將何以理天下乎臣不須垂請得自殺卽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爲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勅彊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

史衛

卷之三

平四

蒙彊莫不震悚京師號爲卧虎歌之曰枹鼓不鳴董少平卒於官詔遣使者臨視惟見布被覆屍妻子對哭有大麥數斛敝車一乘帝傷之曰董宣廉潔死乃知之

樊曄字仲華與光武少游舊帝微時嘗以事拘於新野曄爲市吏餽餌也一筍帝德之徵爲河東都尉賜御食及乘輿服物因戲之曰一筍餌得都尉何如曄頓首辭謝拜天水太守政嚴猛道不拾遺行旅至夜聚衣裝道傍曰以付樊公涼州爲之歌曰游子常苦

貧力子天所富寧見汝虎穴不入典府寺大笑期必死忿怒或見置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

黃昌字聖真初爲州書佐其婦歸寧于家遇賊被獲遂流轉入蜀爲人妻及昌遷蜀郡太守其子犯事乃詰昌自訟昌疑母不類蜀人因問所由對曰妾本會稽餘姚戴次公女州書佐黃昌妻也妾嘗歸家爲賊所略遂至於此昌驚呼前謂曰何以識黃昌邪對曰昌左足心有黑子常自言當爲二千石昌乃出足示之因相持悲泣還爲夫婦

史衛

卷之三

平五

張讓遷中常侍封列侯有監奴典任家事交通賄賂威形誼赫扶風人孟作資產饒贖與奴朋結傾竭饋問無所遺愛奴咸德之問作曰君何所欲力能辦也曰吾望汝曹爲我一拜耳時賓客求謁讓者車恒數百千兩作時詰讓後至不得進監奴乃率諸蒼頭迎拜於路遂共舉車入門賓客咸驚謂作善於讓皆爭以珍玩賂之作分以遺讓讓大喜遂以作爲涼州刺史

劉昆字桓公光武除爲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卿

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歷遷弘農太守先是崤崤驛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爲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徵爲光祿勳詔問昆曰前在江陵及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訥帝歎曰此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

任末字叔本少習齊詩遊京師友人董奉德於洛陽病亡末乃躬推鹿車載奉德喪致其墓所後奔師喪於道物故臨命勅兄子造曰必致我尸於師門使死

史贊

卷之三

五十六

而有知魂靈不慙如其無知得土而已造從之

黃香字子文九歲失母思慕憔悴殆不免喪家貧博學精道術能文章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

邊韶字孝先以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韶口辯曾晝日假卧弟子私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時答曰邊爲姓孝爲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謝者大慙終陳相

范式字巨卿少遊太學張劭元伯爲友並告歸鄉

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

乃共尅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待

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邪對曰

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爲爾醢酒至其日

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後元伯寢疾同郡郗

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視之元伯臨盡歎曰恨不見吾

死友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復欲誰

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陰范巨卿所謂死

友也尋卒式忽夢元伯告以死期葬期式覺寤悲歎

史贊

卷之三

五十七

泣下馳往赴之式未及到而喪已發引將窆而柩不

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停柩移時乃見

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

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路異永從此辭式執

紼引柩於是乃前又有長沙陳平子亦同太學與式

未相見而病亡謂其妻曰吾聞山陽范巨卿烈士也

可以託死吾歿後但以屍埋巨卿尸前乃裂素爲書

以遺巨卿妻從其言式還省書向墳揖哭以爲死友

乃營護其妻兒自送喪於臨湘未至四五里哭別而

去其兄弟聞之尋求不復見

孔嵩字仲山家貧親老乃變名姓傭爲新野縣阿里街卒街中子弟皆服其訓化遂辟公府之京師道宿下亭盜共竊其馬尋知之乃相責讓曰孔仲山善士豈宜侵盜乎於是送馬謝之

李善字次孫李元蒼頭也元家疫疾相繼死沒惟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奴婢謀殺續分其財產善傷之而力不能制乃潛負續逃隱瑕丘界中親自哺養乳爲生連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修理舊業

史衛

卷之三

王人

官奴婢於長吏悉收殺之瑕丘令鍾離意上書薦其狀並辟公府善遷九江太守續至河間相

王忱字少林嘗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病困憊而視之書生謂忱曰我當到洛陽而被病命在須臾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贈死後乞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命絕忱卽嚮一斤管其殯葬餘金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數年言其事於雒縣主人卽其子也姓金名彥遂與其父共迎喪餘金俱存後舉茂才除郡令到官至藤亭

音

亭長曰亭有鬼數殺過客不可宿也

忱不聽卽入亭止宿夜中聞有女子稱冤之聲忱

曰有何枉狀可前求理乎女子曰無衣不敢進忱便投衣與之女子乃前訴曰妾夫爲涪令之官過宿此亭亭長無狀枉殺妾家十餘口埋在樓下悉盜取財貨忱問亭長姓名女子曰卽今門下游徼者也忱曰汝何故數殺過客對曰妾不得白日自訴每夜陳冤客輒眠不見應不勝感悲故殺之忱曰當爲汝理此冤勿復殺良善也因解衣於地忽殊不見明日召游微詰問具服罪卽收繫同謀十餘人悉伏辜遣吏送其喪歸鄉里亭遂清安

史衛

卷之三

王人

陸續字智初坐楚王英事連繫獄續母遠至京師無緣相聞但作饋食付門卒以進之續對食悲泣曰母來不得相見使者以爲吏卒通傳意氣召將案之續曰因食餉羹識母所自調和故知來耳非人告也使者問故續曰母嘗截肉未嘗不方斷慈以寸爲度是以知之使者嘉之上其狀帝赦續

戴封字平仲嘗道遇賊財物悉被略奪惟餘縑七匹賊不知處封乃追以與之曰知諸君之故送相遺賊

驚曰此賢人也盡還其器物後遷西華今蝗不人界時督郵行縣蝗忽大至督郵去蝗亦頓除一境奇之歲旱禱請無獲封乃積薪坐其上以自焚火起而大雨暴至遠近歎服遷中山相時諸縣囚四百餘人辭狀已定當行刑封哀之皆遣歸家與尅期日皆無違者詔書策美焉

李充字大遜家貧兄弟六人同食遞衣妻竊謂充曰今貧居如此難以久安妾有私財願思分異充傷鬪之曰如欲別居當釀酒具會請呼鄉里內外共議其

史

卷之三

六

事婦從充置酒讌客充於坐中前跪白母曰此婦人無狀而教充離間母兄罪合遣斥便呵叱其婦遂令出門婦銜涕而去坐中驚肅官左中郎將

陳重字景公有同署郎負息錢數十萬責主日至詭求無已重乃密爲代還郎後覺知而厚辭謝之重曰非我之爲將有同姓名者終不言惠又同舍郎有告歸寧者誤持鄰舍郎綈以去主疑重重不自申說市綈償之後歸者以綈還主其事乃顯

雷義字仲公少與陳重友善郡舉義茂才讓於陳重

刺史不聽義佯狂被髮走不應命重舉孝廉亦讓義前後十餘通記三府同時俱辟二人鄉里爲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

范冉

或作冉

字史雲好違時絕俗爲詭激之行常慕梁

伯鸞閭仲叔之爲人而鄙賈偉節郭林宗焉桓帝以爲萊蕪長遭母憂不到官後辟大尉府以伯急不能從俗常佩韋於朝因逃遁於梁沛之間徒行賣卜於市椎鹿車載妻子捃拾自資所止單陋有時絕粒言貌自若閭里歌之曰甌中生塵范史雲金中生

史

卷之三

六

魚范萊蕪

趙苞字威豪遷遼西太守迎母及妻子到郡道經柳城爲鮮卑所劫質載以擊郡苞率騎對陣賊出母以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爲子無狀欲以微祿奉養朝夕不圖爲母作禍昔爲母子今爲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惟當萬死無以塞罪母遙謂曰威豪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昔王陵母對漢使伏劍以固其志爾其勉之苞即時進戰賊悉摧拔母妻皆爲所害也殞殮畢自上歸葬靈帝遣策弔慰封飲侯苞謂

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是
是有何面目立於天下遂歐血而死

任文公明曉天官風星祕要哀帝時爲巴郡治中從
事時大旱白刺史曰五月一日當有大水其變已至
不可防救宜令吏人豫爲其備刺史不聽文公獨儲
大船百姓頗有爲防者到其日旱烈文公急命促載
刺史笑之曰將中天北雲起須臾大雨至備時滴水
涌起十餘丈突壞廬舍所害數千人文公遂馳名

郭憲字子橫光武拜爲光祿勳從駕南郊憲在位忽

史記

卷之三 東漢

全三

面向東北含酒三潏執法奏爲不敬詔問其故對曰
齊國失火故以此厭之後齊果上火災與郊同日時
匈奴犯邊帝召廷議憲以爲天下疲敝不宜動衆諫
爭不合乃伏地稱眩督不復言帝令兩郎扶下憲亦
不拜帝曰常聞關東觥觥郭子橫竟不虛也

剛直之貌

高獲字敬公與光武有素舊帝謂曰敬公朕欲用子
爲吏宜改常性獲對曰臣受性於父母不可改之於
陛下出便辭去獲素善天文曉遁甲能役使鬼神時
汝南大旱太守鮑昱自往問何以致雨獲曰急罷三

部督郵明府當此北出到三十里亭雨可致也昱從
之果得大雨

王喬顯宗世爲葉令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
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
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
但得一隻鳧焉乃詔上方詎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
官屬履也

楊田字哀侯善占候有風吹削哺太守廉范以問由
對曰方當有薦木實者其色黃赤頃之五官掾獻橘

史記

卷之三 東漢

全三

數包由嘗從人飲勅御者曰酒若三行便宜嚴駕既
而趣去後主人舍有闢相殺者人問何以知之由曰
向柱中木上有鳩關此兵賊之象也其言多驗

李南字孝山明風角和帝永元中丹陽太守馬援坐
事徵詣延尉南特謁賀援恨曰太守不德今當卽罪
而君反相賀邪南曰旦有善風明日中時當有吉聞
故來稱慶旦日後延望景晏以爲無徵至哺乃有驛
使齎詔書原停棧事南問其遲留之狀使者曰向度
宛陵浦里航馬脫足是以不得速獲乃服焉 南女

亦曉家術爲由奉縣人妻晨詣爨室卒有暴風婦便上堂從姑求歸辭其二親姑不許乃跪而泣曰家世傳術疾風卒起先吹竈突及井此禍爲婦女主爨者妾將亡之應因著其亡日乃聽還家如期病卒

李邵字孟節通五經善河圖風星外質朴人莫之識縣召署幕門候吏和帝卽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單行各至州縣觀採風謠使者二人當到益部投邵候舍時夏夕露坐邵因仰觀問曰二君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使邪二人默然驚相視曰不聞也問何以知

史

卷之三 東漢

六

之命情星示云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故知之耳

段翳字元章習易經明風角時有就其學者雖未至必知其姓名嘗告守津吏曰某日當有諸生二人荷擔問翳舍處者幸爲告之竟如其言又有一生來學積年自謂略究要術辭歸鄉里翳爲合膏藥并以簡書封於筒中告生曰有急發視之生到葭萌與吏爭渡津吏撻破從者頭生開筒得書言到葭萌與吏關頭破者以此膏裹之生用其言創者卽愈生歎服乃還卒業

樊英字季齊習京氏易明五經又善風角并河洛七緯推步災異隱於壺山之陽嘗有暴風從西方起英謂學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西向激之乃令記其日時刻後有從蜀來云是日大火有黑雲卒從東起須臾大雨火遂得滅於是天下稱其藝術

公沙穆字文又習韓詩公羊春秋尤銳思河洛推步之術居建成山中獨宿無侶時暴風震雷有聲於外呼穆者三穆不與語有頃呼者自牖而入音狀甚怪穆誦經自若終無它異有富人王仲致產千金謂穆

史

卷之三 東漢

李

曰方今之世以貨自通吾奉百萬與子爲資何如對曰來意厚矣夫富貴在天得之有命以貨求位吾不忍也後舉孝廉遷弘農令縣界有螟蟲食稼百姓惶懼穆乃設壇謝曰百姓有過罪穆之由請以身禱於是暴雨不終日既霽而螟蟲自銷百姓稱曰神明郭玉少師事程高學方診六微之技陰陽不測之術和帝時爲太醫丞多有效應帝奇之仍試令嬖臣美手腕者與女子雜處帷中使玉各診一手問所疾苦玉曰左陰右陽脉有男女狀若異人臣疑其故帝歎

息稱善

徐登闕中人本女子化爲丈夫善巫術趙炳字公阿
東陽人能爲越方二人遇於烏傷溪水之上遂結約
共以其術療病各相謂曰今既同志且可各試所能
登乃禁溪水水爲不流炳禁枯樹樹卽生莢二人相
視而笑共行其道焉炳嘗升茅屋梧也鼎而焚主人
見之驚懷也炳笑而不應旣而焚熟屋無損異又嘗
臨水求渡船人不和之也炳乃張蓋坐其中長嘯
呼風亂流而濟於是百姓神服從者如歸章安令惡
史衛

卷之三

東漢

卒六

其惑衆收殺之人爲立祠堂於永康至今蚊蚋不能
入

曹長房曾爲市祿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市頭
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惟長房於樓上睹
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謂之曰子明日可更來
長房旦日復詣翁翁乃與俱入壺中見玉堂嚴麗音
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翁復詣樓告長房曰
樓下有少酒與卿爲別長房使人取之不能勝又令
十人扛之猶不舉翁聞笑而下樓以一指提之而上

視器如一升許而二人飲之終日不盡長房遂欲求
道而顧家人爲憂翁乃斷一青竹度與長房身齊使
懸之舍後家人人見之卽長房形也以爲縊死大小驚
號遂殯葬之長房立其傍而莫之見也於是隨從入
深山踐荆棘於羣虎之中留使獨處長房不恐又卧
於空室以朽索懸萬斤石於心上衆蛇競來齧索且
斷長房亦不移翁還撫之曰子可教也復使食糞糞
中有二蟲臭穢特甚長房意惡之翁曰子幾得道恨
於此不成如何長房辭歸翁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
史衛

卷之三

東漢

卒七

之則自至矣旣至可以杖投萬腋中也又爲作一符
曰以此主地上鬼神長房乘杖須臾來歸自謂去家
適經旬日而已十餘年矣卽以杖投履履則龍也
家人謂其父死不信之長房曰往日所葬但竹杖耳
乃發冢剖棺杖猶存焉遂能醫療衆病驅咎鬼神後
失其符爲衆鬼所殺

蒯子訓有神異之道嘗抱鄰家嬰兒故失手墮地而
死其父母驚號怨痛不可忍聞而子訓唯謝以過誤
終無它說遂埋藏之後月餘子訓乃抱兒歸焉父母

大恐曰死生異路雖思我兒乞不用復見也兒識其母軒渠笑悅欲往就之母不覺攬取乃實兒也雖大喜慶心猶有疑乃竊發視死兒但見衣被方乃信焉嘗駕驢車過榮陽止主人舍而所駕之驢忽然卒僵蛆蟲流出主遽白之子訓曰乃爾乎方安坐飯食畢徐出以杖扣之驢應聲奮起行步如初有百歲翁自說童兒時見子訓賣藥于會稽市顏色不異於今後人復于長安東霸城見之與一老翁共摩挲銅人相謂曰適見鑄此而已近五百歲矣顧視見人而去猶

史簡

卷之三 東漢

李尤

駕昔所乘驢車也見者呼之曰薊先生少住並行應之視若遲徐而走馬不及於是而絕

劉根隱居嵩山中有道術潁川太守史祈以爲妖妄乃收執詰郡數之曰汝有何術而誣惑百姓若果有神可顯一驗事不爾立死矣根曰實無它異頗能令人見鬼祈曰促召之根左顧而嘯有頃祈之亡父祖近親數十人皆反縛根前叩頭曰小兒無狀分當萬死顧而叱祈曰汝爲子孫不能有益先人而反累辱亡靈可叩頭爲吾陳謝祈驚懼悲哀頓首流血請罪

根默而不應忽然俱去不知所

左慈字元放少有神道在司空曹操坐操顧衆賓曰今日高會珍羞略備所少吳松江鱸魚耳元放於下坐應曰此可得也因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餌釣于盤中須臾引一鱸魚出長三尺餘操使膾之周浹會者又謂曰旣已得魚恨無蜀中生蠶耳放項卽得之後操出近郊士大夫從者百許人慈乃爲齋酒一升脯一斤手自斟酌百官莫不醉飽操使尋其故行視諸鱸悉亡其酒脯矣

史簡

卷之三 東漢

李尤

野王二老不知何許人也光武道送鄧禹西征旣反因於野王獵路見二老者卽禽光武問曰禽何禽並舉于西指此中多虎臣每卽禽虎亦卽臣大王勿往也光武曰苟有其備虎亦何患父曰何大王之謬邪昔湯卽桀於鳴條而大城於亳武王亦卽紂於牧野而大城於郊廓彼二王者其備非不深也是以卽人者人亦卽之雖有其備庸可忽乎光武悟其旨顧左右曰此隱者也將用之辭而去莫知所在

逢萌字子慶家貧好學通春秋經時王莽殺其子宇

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卽解冠掛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知莽將敗乃首戴瓦盎哭於市曰新乎新乎遂潛藏

嚴光字子陵一名遵少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卽位光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令物色之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司徒侯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邀光自屈光乃投札與之口授曰君易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勳得書封奏之帝

史記

卷之三

東漢

主

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卽日幸其館光卧不起帝卽其卧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邪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除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梁鴻字伯鸞家貧尚節嘗牧豕於上林苑中誤遺火

延及宅舍鴻乃問所去失悉以豕償之其主猶少鴻

曰願以身居作主人許之執勤不懈鄰家共責護主人悉還其豕鴻不受而去歸鄉里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絕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曰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詠詩彈琴以自娛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歌肅宗聞而非之乃易姓名適吳依大家舉伯通居廡下爲人賃舂每歸妻爲具食不敢仰視舉案齊眉伯通

史記

卷之三

東漢

主

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方舍之于家鴻著書十餘篇疾且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于於麻博之間不歸鄉里慎勿令我子持喪歸去及卒伯通爲葬於要離冢傍咸曰要離烈士而伯鸞清高可相近也葬畢妻子歸扶風韓康字伯休常采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邪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爲乃遁入霸陵山中桓帝

聘以安車康不得已許諾自乘柴車冒晨先發亭長方發人牛修道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爲田叟也便奪其牛康卽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也欲奏殺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乃止康因道逃遁以壽終

法真字高卿

一作喬

性好學博通內外圖典爲關西大

儒順帝虛心欲致前後四徵真曰吾旣不能遁形遠世豈飲洗耳之水哉遂深自隱絕終不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

史贊

卷之三

東漢

主三

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乃共刊石頌之號曰玄德先生

向長字子平隱居不仕貧無資食有饋者受之取足而反其餘好通老易嘗讀至損益卦喟然嘆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

漢陰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幸竟陵過雲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觀者有老父獨耕不輟尚書郎張溫異之使問曰人皆來觀老父獨不輟何耶老父笑而不對溫下道百步自與言老父曰我野人耳不達斯

語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邪理而立天子邪立天子以父天下邪役天下以奉天子耶昔聖王宰世茅茨采椽而萬人以寧今子之君勞人自縱逸遊無忌吾爲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觀之乎溫大慙問其姓名不告而去

陳留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時黨錮事起外黃令張升去官歸鄉里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升曰吾聞趙殺鳴犢仲尼臨河而反覆巢竭淵龍鳳逝而不至今宦豎日亂陷害忠良賢人君子其去朝乎夫德之不

史贊

卷之三

東漢

主三

建人之無援將性命之不覺奈何因相抱而泣老父趨而過之植其杖太息言曰吁二丈夫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雖泣何及乎二人欲與之語不顧而去

龐德公居襄陽峴山之南夫妻相敬如賓荊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于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黿鼉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趨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

曰耕於隴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言賦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

鮑宣妻者桓氏之女也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以女妻之裝資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脩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旣奉承君子惟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

史儔

卷之三 東漢

七十四

飾更著短衣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宣哀帝時爲司隸校尉子永爲魯郡太守永子昱從容問少君曰太夫人寧復識挽鹿車時不對曰先姑有言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吾安敢忘乎

王霸少立高節其妻亦美志行霸初與同郡令狐子伯爲友後子伯爲楚相其子爲郡功曹子伯令子奉書於霸車馬服從雍容如也霸子時方耕於野聞賓至投耒而歸沮忤不能仰視霸亦有愧容客去久卧

不起妻怪問故霸曰吾與子伯素不相若向見其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曹蓬髮歷齒未知禮則見客而有慚色父子恩深不覺喪失耳妻曰君少修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宿志而慚兒女子乎霸屈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終身隱避

姜詩妻龐盛女也夫姉事母至孝母好飲江水木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流而汲後值風不時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妻乃寄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

史儔

卷之三 東漢

七十五

以恩自遺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怪問鄰母具對姑感慚呼還恩養愈謹其子後因遠汲溺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託以行學不在姑嗜魚鱸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餽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有涌泉味如江水每日輒出雙鯉魚常以供一母之膳赤眉散賊經詩里弛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復遺詩米肉受而埋之比落也 蒙其安全後察孝廉除江陽令卒於官

周郁妻沛郡趙孝女也字阿少習儀訓閑於婦道而

郁驕淫輕躁多行無禮郁父偉謂阿曰新婦賢者女當以道匡夫郁之不改新婦過也阿拜而受命退謂左右曰我無焚衛二姬之行故君以責我我言而不用君必謂我不奉教令則罪在我矣若言而見用是爲子違父而從婦則罪在彼矣生如此亦何聊哉乃自殺

扶風曹世叔妻班彪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學高才世叔早卒有節行法度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史儻

卷之三 東漢

七十六

之帝數召入官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每有貢獻異物輒詔作賦頌有女誠七篇行于世樂羊子妻不知何氏女也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况拾遺求利以污其行乎羊子大慙乃捐金於野而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跪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它異也妻乃引刀趨機斷織以譬焉羊子感其言復還終業七年不返後盜有犯妻者乃先劫其姑妻聞操刀而出盜曰釋汝刀從我者可全不

從我者則殺汝姑妻仰天而歎舉刀刎頸而死盜亦不殺其姑太守聞之卽捕殺賊盜以禮葬妻號曰貞義

安衆令陳文矩妻李法之姊也字穆姜有二男而前妻四子以母非所生憎毀日積穆姜撫字益隆衣食資供皆兼倍所生及前妻長子與疾困母親調藥膳恩愛篤密及穆與呼三弟謂曰繼母慈仁出自天授吾兄弟不識恩養禽獸其心雖母道益隆我曹過惡亦已深矣遂同詣南鄭獄陳母之德狀已之過乞就

史儻

卷之三 東漢

七十七

刑辟郡守表異其母獨除家徭四子後並爲良士孝女曹娥父盱五月五日於縣江沂濤迎婆娑神溺死不得屍骸娥年十四乃沿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投衣于水祝曰父屍所在衣當沉衣隨流至一處而沉娥遂隨衣而沒上虞長度尚葬娥於江南道傍邯鄲淳字子禮爲碑文蔡邕題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養白

袁隗妻扶風馬融女也字倫少有才辯融家世豐豪裝遣甚盛隗問之曰婦奉箕帚而已何乃過珍麗乎

對曰慈親垂愛不敢逆命君若欲慕鮑宣梁鴻之高
者妾亦請從少君孟光之事矣隗又曰弟先兄舉世
以爲笑今處姊未適先行可乎對曰妾姊高行殊邈
未遭良匹不似鄙薄苟然而已隗默然

蔡琰字文姬博學有文辭妙音律適河東衛仲道夫
亡無子歸寧于家時人卜喪亂爲胡騎所獲没于南
匈奴左賢王生二子曹操痛蔡邑無嗣遣以金璧贖
之而重嫁屯田都尉董祀操問曰聞夫人家先多墳
籍猶能憶識之不文姬曰昔亡父賜書四千許卷流

史

卷之三

東漢

主人

離塗炭罔有存者今所誦憶裁四百餘篇耳操曰今
當使十吏就夫人寫之文姬曰妾聞男女之別禮不
親授乞給紙筆真草唯命於是繕書送之文無遺

誤

夜郎者初有女子浣於遯水有三節大竹流入足間
聞其中有號聲剖竹視之得一男兒歸而養之及長
有才武自立爲夜郎侯以竹爲姓武帝封其三子爲
侯今夜郎縣有竹王三郎神是也

哀牢夷者其先有婦人名沙壹居于牢山嘗捕魚水
中觸沉木若有感因懷姙十月產子男十人後沉木

化爲龍出水上沙壹忽聞龍語曰若爲我生子今悉
何在九子見龍驚走獨小子不能去背龍而坐龍因
舐之其母鳥語謂背爲九謂坐爲隆因名子曰九隆
及長大諸兄以九龍能爲父所舐而黠遂共推以爲
王後牢山下有一夫一婦復生十女子九隆兄弟皆
娶以爲妻後漸相滋長種人皆刻畫其身象龍文衣
著尾九隆死世世相繼

羌無弋爰劍者秦厲公時爲秦所拘執以爲奴隸後
得亡歸而秦人追之急藏於巖穴中秦人焚之有景

史

卷之三

東漢

七九

象如虎爲其蔽火得以不死既出又與剗女遇於野
遂成夫婦女耻其狀被髮覆面羌人因以爲俗遂俱
亡入三河間諸羌見爰劍被焚不死怪其神共畏事
之推以爲豪

桓帝時鮮卑檀石槐者其父投鹿侯初從匈奴軍三
年其妻在家生子投鹿侯歸怪欲殺之妻言嘗晝行
聞雷震仰天視而電入其口因吞之遂嬰身十月而
產此子必有奇異且宜長視投鹿侯不聽遂棄之妻
私語家令收養焉名檀石槐年十四五勇健有智略

異部大人抄取其外家牛羊檀石槐單騎追擊之所
向無前悉還得所亡者由是部落畏服遂推以爲大
人東西部大人皆歸焉

史記卷之三

史記卷之四

明 晉安余文龍中拙刪輯

男兆胤伯景校

三國魏

曹操字孟德曾祖節字元偉素以仁厚稱鄰人有亡
豕者與節豕相類詣門認之節不與爭後所亡豕自
還其家豕主人大慙送所認豕并辭謝節節笑而受
之操少好鷹狗游蕩無度其叔父數言于父嵩操患
之後逢叔父於路乃陽敗面喎口叔父怪而問故操

史記

卷之四

曰卒中惡風叔父告嵩嵩驚愕呼操口貌如故嵩問
曰叔父言汝中風已差乎操曰初中風但失愛於
叔父故見罔耳嵩乃疑焉漢皇后伏氏坐與父伏完
書謀誅太祖遣華歆勒兵入宮收后后匿壁中歆壞
戶發壁牽后出帝時與御史大夫郗慮坐后被髮徒
跣過執帝手曰不能復相活邪帝曰我亦不知命在
何時因謂慮曰郗公天下寧有是邪遂殺后操與劉
備戰于陽平欲還出令曰雞肋官屬不知所謂主簿
楊脩便自嚴裝人驚問故脩曰夫雞肋棄之如可惜

食之無所得以比漢中知王欲還也有幸姬常從晝寢枕之卧告之曰須臾覺我姬見太祖卧安未即寤及自覺棒殺之嘗討賊廩穀不足私謂主者曰如何主者曰可用小斛以足之太祖曰善後軍中有言太祖謂主者曰特當借君死以厭衆不然事不解乃斬之取首題徇曰行小斛盜官穀縣之軍聞其酷虐變許多類此

史記

卷之四

二

上谷王次仲善隸書始爲楷法至靈帝好書世多能者而師宜官爲最甚矜其能每書輒削焚其札梁鶴乃益爲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札鶴卒以攻書至選部尚書

明帝諱殷字元仲立髮垂地口吃少言初爲太子時從文帝獵見子母鹿文帝射殺鹿母使帝射鹿子帝不從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因涕泣文帝奇而立之

京邑有人失其姓名食啖兼十許人遂肥不能動其父曾作遠方長吏官徙送彼縣今故義傳供食之一二年中一鄉輒爲之飽太原饕家破棺中有

生婦人將出與語生人也送之京師問其本事不知也視其家上樹木可三十歲不知此婦人三十歲常生于地中邪將一朝歛生偶與發冢者會也子傳○有開周王冢者得殉葬女子經數日而有氣數月而能語年可二十送詣京師郭太后愛養之十餘年太后崩哀思哭泣一年餘而死○壽春農民妻自言爲天神所下命爲民女當管衛帝室蠲邪納福飲人以水及洗瘡或多愈者於是立館後官下詔稱楊甚見優寵及帝疾飲水無驗遂殺焉

史記

卷之四

三

武帝卞皇后本倡家帝納爲后隨至洛董卓爲亂太祖微服東出避難時傳凶問左右皆欲歸后曰曹君吉凶未可知今日還家明日若何面目復相見也正使禍至共死何苦遂從后言太祖聞而善之及文帝爲太子左右賀后當領府藏賞賜后曰我但當以免無教導之過爲幸何爲當重賜遺乎太祖悅曰怒不變容喜不失節故是最爲難后性儉約無文繡珠玉器皆黑漆太祖嘗得名璫數具命后自選一具后取其中者太祖問故對曰取其上者爲貪取其下者

爲僞故取其中者東阿王植犯法文帝令公卿議白
太后太后曰不意此兒所作如是不可以我故壞國
法初隨軍征行見高年白首輒住車呼問賜與絹帛
對之涕泣曰恨父母不及我時也請諸家外戚厨無
異膳每見亦不假以顏色左右菜食粟飯無魚肉其
儉如此

文帝甄皇后生每寢寐家中髣髴見如有人持玉衣
覆其上者常共怪之相者劉良指后曰此女貴乃不
可言年八歲外有立騎馬戲者諸姊皆上閣觀之后

史補

卷之四

四

獨不行曰此豈女人之所觀邪九歲常用諸兄筆硯
兄謂汝欲作女博士邪后荅曰古者賢女未有不學
前世成敗以爲己誠不知書何由見之初適袁熙及
鄴城破紹妻及后共坐室堂上文帝入紹舍后怖以
頭伏姑膝上紹妻兩手自搏文帝謂曰劉夫人云何
如此令新婦舉頭姑乃捧后令仰文帝就視見其顏
色非凡稱歎之太祖聞其意遂爲迎取

郭皇后字女王少而父永奇之曰此乃吾女子王也
爲字甄后之死由郭后之寵及殯令被髮覆面

以糠塞口明帝知之常懷忿恨數泣問甄后死狀后
曰先帝自殺何以責問我且汝爲人子可追仇死父
爲前母枉殺後母邪明帝怒遂逼殺之勅殯者使如
甄后故事

董卓字元頴性殘忍擅廢立遷相國封鄴侯校尉伍
孚著小鎧於朝服裏挾佩刀見卓語闕卓送至閣中
孚因出刀刺之不中卽收孚卓曰卿欲反邪孚大言
曰汝非吾君吾非汝臣何反之有汝亂國篡主罪盈
惡大今是吾死日故來誅姦賊耳恨不車裂汝於市

史補

卷之四

五

朝以謝天下遂殺孚皇甫嵩拜卓于車下卓問義真
服未嵩曰安知明公乃至于是卓曰鴻鵠固有遠志
但燕雀自不知耳嵩曰昔與明公俱爲鴻鵠不意今
日變爲鳳皇耳卓笑曰卿早服今日可不拜也時有
謠言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猶不生又有道士書
布爲呂字以示卓卓不悟竟被殺暴尸於市守尸吏
以流膏爲大炷置卓臍中以爲燈光明達旦如是積
日蔡邕聞而歎惜王允收而殺之

司隸馮方女有國色避亂揚州袁術登城見而悅之

遂納焉甚愛幸諸婦告其寵語之曰將軍貴人有志節當時時涕泣憂愁必長見敬重馮氏以爲然術以其有心志益哀之諸婦人因共絞殺懸之厠梁術誠以爲不得志而死乃厚加殯斂術旣爲雷薄等所拒留住三日士衆絕糧厨下尚有麥屑三十斛時盛暑欲得蜜漿又無蜜坐櫺牀上歎息良久乃大咤曰哀術至於此乎因頓伏牀下嘔血斗餘而死

史記

卷之四

六

劉表字景升少知名與同郡張隱薛郁王訪宣靖公諸恭劉祗田林爲八交或謂之八顧又與陳翔范滂孔昱范康檀敷張儉岑旺爲八友時華容有女子忽啼呼云荊州將有大喪言語過差縣以爲妖言繫獄月餘忽于獄中哭曰劉荊州今日死華容去州數百里卽遣馬吏驗視果然縣乃出之續又歌吟曰不意李立爲貴人無幾太祖平荊州以涿郡李立爲荊州刺史表死後八十餘年至晉太康中有人發冢見表及妻身形如生芬香聞數里

呂布字奉先初因陳登求徐州牧登還布怒拔戟斫机而責之登不爲動客徐喻之曰登見曹公言待將

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也譬如養鷹餓則爲用飽則揚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及被縛布曰縛太急小緩之太祖曰縛虎不得不急也布謂太祖曰布待諸將厚也諸將臨急皆叛布耳太祖曰卿背妻愛諸將婦何以爲厚布默然太祖意欲活之劉備進曰明公不見布之事丁建陽董卓師乎布因指備曰是兒最叵信者

史記

卷之四

七

臧洪字子源城陷袁紹執而殺之陳客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爲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紹慙左右使人牽出曰爾非臧洪儔空復爾爲客曰夫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寧與臧洪同日而死不與將軍同日而生復見殺在坐歎息痛相謂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

劉虞字伯安爲幽州刺史清靜簡約靈帝時南宮災吏還補州郡者皆責助治官錢或一千萬或二千萬富者以私財辦貧而清慎者無以充調或至自殺靈帝以虞清貧特不使出錢以功拜太尉公孫瓚心害其功誣虞欲稱尊號脅段熲斷虞璜暴虐于市而况

曰若應爲天子者天當降雨殺之時盛暑竟日不雨遂見殺

陶謙字恭祖少不羈年十四猶綴帛爲幡乘竹馬與羣兒戲蒼梧太守甘公見而異之許妻以女夫人聞之怒曰妾聞陶家兒放戲無度如何以女許之公曰彼有奇表長必大成遂妻之與同郡張磐飲宴盤屬謙舞謙不爲起固彊之舞又不轉盤曰不當轉邪曰不可轉轉則勝人

公孫淵官拜大司馬樂浪公自稱燕王司馬宣王遣

史書

卷之四

八

胡遵擊斬之初淵家數有怪犬冠幘絳衣上屋炊有小兒蒸死甑中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占曰有形不成有體無聲其國滅亡後果驗

曹洪字子廉太祖起義至樊陽爲徐榮所敗失馬賊追甚急洪下以馬授太祖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文帝少時假求不稱常恨之遂以舍客犯法下獄當死羣臣救莫能得卞太后謂郭后曰令曹洪今日死吾明日勅帝廢后矣於是泣涕屢請乃免

鄧颺何晏丁謚皆曹爽所信任時謗書云臺中有三狗二狗崖柴不可當一狗憑默作疽囊意謂三人皆欲囓人而謚尤甚也默與小字字昭伯

許允字士宗妻阮氏賢明而醜允始見愕然交禮畢無復入意妻遣婢覘之云有客姓桓妻曰是必桓範將勸使入也旣而範果勸之允入須臾便起妻捉裾之允顧謂婦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婦曰新婦所乏惟容上有百行君有其幾允曰皆備妻曰士有百行以德爲首君好色不如德何謂皆備允有慙色知

史書

卷之四

九

其非凡遂雅相親重允爲吏部郎選郡守明帝疑其所用非次召入將加罪妻跳出謂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允入帝怒詰之允以限對帝取視乃釋望其衣敗曰清吏也及出爲鎮北將軍喜謂其妻曰吾知免矣妻曰禍見於此何免之有果爲景王所誅彌衡字正平時才傲逸臧否過差見不如已者不與語人皆憎之惟爲孔融所貴重衡嘗書一刺懷之字漫滅而無所適或問之曰何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衡曰卿欲我從屠沽兒輩也又問當今許中誰最

可者衡曰大兒有孔文學小兒有楊德祖又問荀令君趙盪冠皆足蓋世乎荅曰文若可借面弔喪椎長可使監厨請客其意以爲荀但有貌趙健啖肉也及還荊州東裝臨發衆人爲祖道供帳衡後至衆皆坐不起衡乃號咷大哭衆問其故衡曰行屍柩之間能不悲乎

荀彧字奉倩宗尚玄遠常言婦人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爲主曹洪女有美色彧娉焉歷年後婦病亡未殯傳嘏往嘑彧不哭而神傷嘏問曰婦人才色並茂

史贊

卷之四

十

爲難子之娶也遺才而好色此自易遇今何哀之甚彧曰佳人難再得顧逝者不能有傾國之色然未可謂之易遇

荀攸字公達父曇卒故吏張權求守墓攸年十三疑之謂叔父衢曰此更有非常之色殆將有姦衢乃推問果殺人亡命者由是異之

袁渙字曜卿初劉備舉渙茂才後避地江淮遂從布布欲使渙作書罵備渙不可布大怒以兵屬之曰爲之則生不爲則死渙笑而應曰渙聞惟德可以辱人

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邪且不耻將軍之言彼誠小人邪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

王脩字叔治年七歲喪父母以社日亡來歲鄰里社脩感念哀甚鄰里聞之爲之罷社年二十游學南陽止張奉舍奉舉家得疾病無相視者脩親隱恤之病愈乃去太祖誅袁譚梟其首令曰敢哭之者戮其妻子王叔治田子泰相謂曰生受辟命亡而不哭非義也畏死忘義何以立世遂造其首而哭之哀動三軍軍正白行其戮太祖曰義士也赦之太祖破南皮關脩家穀不滿十斛有書數百卷歎曰士不妄有名也

史贊

卷之四

十一

邴原字根矩少與管寧俱以操尚稱家貧蚤孤志好學遠詣安丘孫崧崧辭曰君鄉里鄭君君知之乎原曰然崧曰鄭君學覽古今博聞強識誠學者之師模也君乃捨之躡屣千里所謂以鄭爲東家丘者也君似不知而曰然者何原曰先生之說誠可謂苦藥良

鉞矣然猶未達僕之微趣也人各有志所規不同故乃有登山而採玉者有入海而採珠者豈可謂登山者不知海之深入海者不知山之高哉君謂僕以鄭爲東家丘以僕爲西家愚夫邪崧辭謝焉隨以書相分原重其意藏之於家單步負笈游行於陳留潁州汝南涿郡原舊能飲酒自行之後八九年間酒不向口臨別師友會米肉送原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別因見貺餞可一飲燕於是共坐飲酒終日不醉歸以書還崧原嘗行而得遺錢拾以繫樹枝此錢既不見取而繫錢者愈多問其故荅者謂之神樹原惡其由已而成淫祀乃辨之於是里人遂歛其錢以爲社供太祖甚敬重之以爲五官長史時太子燕會衆賓百數十人太子建議曰君父各有篤疾有藥一丸可救一人當救君邪父邪衆人紛紜莫決原在坐不與此論太子諾之於原原勃然曰父也太子亦不復難之

使知來者得而怪之問知寧所爲乃各相責不便關訟鄰有牛暴寧田者寧爲牽牛者涼感自爲飲食過於牛主牛主得牛大慙若犯嚴刑禮讓移於海表王烈字彥方通識達道秉義不回以潁川陳太丘爲師原寧爲友名聞在原寧之右國中有盜牛者牛主得之盜者曰我邂逅迷惑從今已後將爲改過子既以赦有幸無使王烈聞之人有以告烈者烈遺盜布一端間年之中行路老父擔重人代擔行數十里將至家置而去問姓名不以告頃之老父復行失劔于道有人得而守之至暮劔主還見之前者代擔人也老父挈其袂問曰子前代吾擔不得姓名今復守吾劔于路未有若子之仁請子告吾姓名吾將以告王烈乃語之而去老父以告烈烈使人推之乃昔時盜牛人也烈歎曰韶樂九成虞賓以和人能有感乃至於斯也遂使國人表其閭而異之時人訟有曲直將質于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塵而還皆相推以直不敢使聞寧西歸海中遇暴風船皆沒惟寧乘船自若時夜風晦冥船人盡惑莫知所泊望見有火光輒趨之

得島島無居人又無火燼行人咸異焉以爲神光之祐也

孔融字文舉幼有異才河南李膺有重名融年十餘歲往造焉語門者曰我李君通家子孫也膺見融問曰高明父祖嘗與僕周旋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也衆坐奇之僉曰異童子也太中大夫陳煒後至同坐以告煒煒曰人小時了了者大亦未必奇也融荅曰卽如所言君之幼時豈實慧乎膺大笑顧謂曰史書

卷之四

十

高明長大必爲偉器山陽張儉爲侯覽所捕儉與融兄褒有舊亡投褒遇褒出時融年十六儉以其少不告也融知儉有窘迫色謂曰吾獨不能爲君主邪因留舍藏之後事泄儉脫走收融及褒送獄融曰保納藏舍者融也融當坐之褒曰彼來求我罪我之由非弟之過我當坐之郡縣不能決乃上獻詔書令褒坐焉太祖制酒禁融書嘲之太祖不能平坐免官雖家居失勢而賓客日滿其門愛才樂酒常歎曰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虎賁士有貌似蔡邕者

融每酒酣輒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太尉楊彪與袁術婚姻術僭號太祖欲殺彪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解救太祖曰國家之意也融曰假使成王欲殺召公則周公可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瞻仰獨在明公乃橫殺無辜誰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褰衣而去不復朝矣太祖意解遂理出彪袁紹之敗也融與太祖書曰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太祖以融學博謂書傳所紀後見問之對曰以今度之想其當然耳後融對孫權使有訕謗之言坐棄市二

史書

卷之四

十五

子年八歲時方奕棋融被收端坐不起左右曰而父見執不起何也二子曰安有果毀而卵不破者乎遂俱見殺

毛玠字孝先爲東曹掾典選舉雅亮公正請謁不行時人憚之咸欲省東曹太祖知其情令曰日出於東月盛於東凡人言方亦復先東何以省東曹遂省西曹太祖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屏風素馮几賜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物

鍾繇字元常嘗數月不朝會憲性異常或問其故云

常有奸婦來美麗非凡問者曰必是鬼物可殺之婦人後往不卽前止戶外繇問何以曰公有相殺意繇曰無此乃勤勤呼之乃入繇意恨有不忍之心然猶斫之傷髀婦人卽出以新絲拭血竟路明日使人尋跡之至一大冢木中有好婦人形體如生人着白練衫丹繡襦襦傷左髀以繡襦中絲拭血清河太守陸雲說如此

陸氏異林

華歆字子魚爲諸生時嘗宿人門外主人婦夜產有嬰兩吏詣門便辟易却相謂曰公在此躊躇良久一

史衛

卷之四

十六

吏曰籍當定奈何得往乃前向歆拜相將入出並行共語曰當與幾歲一人曰當三歲天明歆去後歆驗其事至三歲故往問兒消息果已死歆乃自知當爲公

王朗字景興遷少府奉常大理太祖請同會啁朗曰不能效君昔在會稽折稅米飯也朗仰而歎曰宜適難值太祖問云何朗曰如朗昔者未可折而折如明公今日可折而不折也

蔣濟字子通進爵陵亭侯初爲領軍其婦夢見亡兒

涕泣曰死生異路我生時爲卿相子孫今在地下爲泰山伍伯惟悴困辱不可復言今太廟西譚士孫阿見召爲泰山令願母爲白侯屬阿令轉我得樂處言訖母忽驚寤明日以白濟濟曰夢爲爾耳不足怪也明日暮復夢曰我來迎新君止在廟下未發之頃暫得來歸新君明日口中當發臨發多事不復得歸永游於此遂道阿形狀甚悉天明母重啓濟推問形狀悉如兒言於是見阿具語其事阿不懼當死喜而言曰若如節下言阿之願也不知賢子欲得何職濟曰隨地下樂者與之阿曰輒當奉教日中果傳阿亡濟曰雖哀吾兒之不幸且喜亡者有知後月餘兒復來語母曰已得轉爲錄事矣

史衛

卷之四

十七

張既字德容年十六爲郡小吏郡功曹游殷察異之殷勅家具設賓饌及既至殷妻笑曰君其悻乎張德容童昏小兒何異客哉殷曰卿勿怪乃方伯之器也殷遂與既論霸王之略饗訖以子楚託之殷先與司隸校尉胡軫有隙軫誣構殺殷月餘軫得疾患自言伏罪伏罪游功曹將鬼來於是遂死于時關中稱殷

生有知人之明死有貴神之靈

溫恢字曼基年十五送父喪還鄉里內足於財曰世方亂安以富爲一朝盡散施宗族州里高之

賈逵字梁道自爲兒童戲弄常設部伍祖父習異之曰汝大必爲將帥口授兵法數萬言初爲郡吏守絳城爲郭援所潰援欲使逵爲將以兵劫之不動左右引逵使叩頭逵叱之曰安有國家長吏爲賊叩頭援怒將斬之吏民皆棄城呼曰若要殺我賢君寧俱死耳左右義而釋之囚於壺關閉著土窖中以車輪蓋

史衡

卷之四

十九

上使人固守達從窖中謂守者曰此間無健兒邪而當使義士死此中乎時有祝公道者適聞其言憐其守正危厄乃夜盜往引出折械遣去不語其姓名後太祖以達領弘農太守召見計事大悅之謂左右曰使天下二千石悉如賈逵吾何憂

蘇則字文師徵拜侍中與董昭同寮昭嘗枕則膝臥則推下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也初則及臨菑侯植聞魏氏代漢皆發服悲哭文帝聞植如此而不聞則也帝在洛陽嘗從容言曰吾應天受禪而聞有

哭者何也則謂爲見問鬚髯悉張欲正論以對侍中傳異播則曰不謂卿也乃止同郡吉茂時南歷縣令遷爲冗散見則嘲之曰仕進不止執虎子則笑曰我誠不能效汝蹇蹇驅鹿車馳也舊儀侍中親省起居故俗謂之執虎子

杜畿字伯侯拜河東太守甚得人心太祖征漢中遣五千人運運者自率勉曰人生有一死不可負我府君終無一人逃亡者平虜將軍劉勲爲太祖所親貴宗朝廷嘗從畿求大橐畿拒以他故後勲伏法太祖

史衡

卷之四

十九

得其書歎曰杜畿可謂不媚於寵者也初畿在郡被書錄寡婦他郡或有已自相配嫁依書皆奪啼哭道路畿但取寡者及趙儼代畿而所送多文帝問畿前君所送何少今何多也畿對曰臣前所錄皆亡者妻今儼送生人婦也帝及左右顧而失色後爲尚書僕射受詔作御書樓船於陶河試遇風沒帝爲之流涕詔曰昔冥勤其官而水死稷勤百穀而山死杜畿於孟津試船遂至覆沒忠之至也朕甚愍焉贈太僕初畿嘗見童子謂之曰司命使我召子畿固請之童子

曰今將爲君求相代者君其慎勿言忽然不見至此二十年矣叢乃言之其日而卒年六十二

張遼字文遠封都亭侯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定即得首謀者殺之後朝洛陽宮文帝引會建始殿親問破吳意狀帝歎息謂左右曰此亦古之邵虎也

許褚字仲康容貌雄毅力能逆曳牛尾行百餘步歸

史書

卷之四

十

太祖於淮汝太祖見而壯之曰此吾樊噲也即日拜都尉引入宿衛從討袁紹于官渡時從士徐他等謀爲逆以褚常侍左右不敢發伺褚休下日他等懷刀入褚至下舍心動即還侍他等不知入帳見褚大驚愕色變褚覺之即擊殺他等太祖益親信之軍中以褚力如虎而凝號曰虎痴太祖與韓遂馬超單馬會語左右皆不得從惟將褚超欲前突太祖疑從騎是褚乃問曰公有虎侯者安在太祖顧指褚褚瞋目眦之超不敢動乃各罷曹仁自荊州來朝謁太祖未出

仁入與褚相見於殿外呼褚入便坐語褚曰王將出便還入殿仁意恨之或以責褚曰征南宗室重臣降意呼君君何故辭褚曰彼雖親重外藩也褚備內臣衆談足矣入室何私乎太祖聞愈愛待之

典韋任俠有志節襄邑劉氏與睢陽李永爲仇韋爲報之永故富春長備衛甚謹韋乘車載鷄酒僞爲侯者門開懷匕首入殺永并妻徐出取車上刀戟步行追者數百莫敢近張邈舉義兵司馬趙雲牙門旗長大人莫能勝韋一手建之太祖討呂布于濮陽布親

史書

卷之四

十

自搏戰四面持急矢如雨發韋進當之不視謂等人曰虜來十步乃白之等人曰十步矣又曰五步乃白等人懼疾言虜至矣韋手持十餘戟大呼起所抵無不應手倒者拜都尉引置左右常晝立侍終日夜宿帳稀歸私寢好飲酒食噉兼人每賜食于前大飲長歛左右相屬數人益乃供太祖壯之韋好持大雙戟長刀軍中爲之語曰帳下壯士有典君提一雙戟八十斤及張繡襲太祖營爲亂軍所殺

漢桓帝時梁冀以火浣布爲單衣常大會賓客異陽

爭酒失盃而汙之偽怒解衣曰燒之布得火燐燐赫然如燒凡布垢盡火滅燦然潔白若用灰水焉神異經云南荒之外有火山長三十里廣五十里其中皆生不燼之木晝夜火燒暴風不猛猛雨不滅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可以作布嘗居火中色洞赤時時出外而色白以水逐而沃之卽死續其毛織以爲布

孫嵩字賓碩任俠好義趙岐爲唐衡所捕逃之北海著絮巾布袴常於市中販胡餅賓碩時年二十餘乘

史綱

卷之四

三

犢車將騎入市觀見岐疑其非常人也因問之曰自有併耶販之耶岐曰販之賓碩曰買幾錢賣幾錢岐曰買三十賣亦三十賓碩曰視處士之望非似賣餅者殆有故乃載之歸家藏之後數歲唐衡兄弟皆死岐乃得出還本郡仕至太僕賓碩亦仕至豫州

史綱

鮑出字文才少游俠家貧與兄弟五人相將採蓬實其母守舍合得數升使二兄一弟持歸爲母作食時母與比舍姬俱爲數十賊所略以繩貫其手掌驅去兄弟怖恐不敢追須臾出到乃攘臂結衽獨追之奮

擊三四合殺十餘賊賊問曰卿欲何得出指母以示之賊乃解母還出比舍姬遙望求哀出復砍賊賊曰已還卿母何爲不止出又指姬云此我嫂也賊復解還之

任城王彰字子文善射御膂力過人志意慷慨太祖常抑之曰汝不念讀書慕聖道而好乘汗馬擊劍此一夫之用何足貴也彰謂左右曰丈夫一爲衛霍將十萬騎馳沙漠驅戎狄立功建號耳何能作博士邪受命北征所向皆破及見太祖歸功諸將太祖喜將

史綱

卷之四

三

彰鬚曰黃鬚兒竟大奇也

鄧王冲字舍舒少聰察岐嶷五六歲時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咸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木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校可知矣太祖大悅卽施行焉太祖馬鞍在庫爲鼠所齧庫吏懼必死議欲面縛首罪猶懼不免冲謂曰待三日中然後自歸冲於是以刀穿單衣如鼠齧者諱爲失意貌有愁色太祖問之冲曰世俗以爲鼠齧衣者其主者不吉今單衣見齧是以憂慮太祖曰此妄

言耳無所苦也俄而庫吏以鬻鞍聞太祖笑曰兒衣在側尚鬻况鞍懸柱乎一無所問

龐娥親龐清之妻父趙安爲同縣李壽所殺兄弟三人同時疫死壽家喜娥親自傷父仇不報乃幃車袖劍白日刺壽於都亭前訖徐詣縣顏色不變曰父仇已報請受戮祿福長尹嘉解印綬縱之娥親曰仇塞身死妾之明分也治獄制刑君之常典也何敢貪生以枉官法不肯去遂強載還家會赦得免

王粲字仲宣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

史贊

卷之四

二十四

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嘗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誦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碁局壞粲爲覆之碁者不信以吧蓋局使更以他局爲之用相比較不誤一道其疆記默識如此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爲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尤精算術

陳琳字孔璋初袁紹使典文章袁氏敗歸太祖太祖謂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太祖愛其才而不咎琳作諸書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頭風是日疾發卧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數加厚賜

何禎官祕書丞有人偷鑒譙人胡康年十五以異才見送又陳損益求試劇縣詔特引見衆論翕然號爲神童詔付祕書使博覽典籍明帝問禎康才何如禎曰康雖有才性質不端必有負敗後果以過見譴

史贊

卷之四

二十五

陳矯字季弼廣陵太守陳登請爲功曹使矯詣許觀察論議矯還曰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閭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脩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文達博聞彊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焉足錄哉登雅意如此而深敬友矯郡爲孫權所圍登令矯求救於太祖太祖奇矯欲留之矯辭曰本國倒縣奔走告急縱無申胥之效敢忘弘演之

義

常林字伯槐年七歲有父黨造門問林伯先在否汝何不拜林曰雖當下客臨下字父何拜之有於是咸其嘉之拜少府性清白當官又嚴鴻臚崔林性潤達數聞林撻吏聲痛苦呼叫下以爲可崔出門與林車相遇乃囑林曰聞卿爲廷尉兩邪林不覺答曰不也崔曰卿不爲廷尉昨夜何故考囚乎林大慙後徙光祿勳太常晉宣王以林鄉邑耆德每爲之拜或謂林曰司馬公貴重君宜止之林曰司馬公自欲敦長幼

史備

卷之四

主

之序爲後生之法貴非吾之所畏拜非吾之所制也言者踧蹌而退

杜襲字子緒彊識博聞拜侍中與王粲和洽並爲太祖所任用襲嘗獨見至于夜半粲性躁競起坐曰不知公對杜襲道何等也洽笑荅曰天下事豈有盡邪卿豈侍可矣悒悒於此欲兼之乎

袁潛字文行避亂荊州劉表待以賓禮潛私謂王粲司馬芝曰劉牧非霸王之才乃欲西伯自處其敗無日矣後爲太祖倉曹屬太祖問潛曰卿前與劉備俱

在荊州卿以備才略何如潛曰使居中國能亂人而不能爲治也若乘間守險足以爲一方主

高慎字孝甫敦厚少華有沉深之量撫育孤兄子五人恩義甚篤琅邪相何英嘉其行履以女妻焉歷東萊太守老病歸家草屋蓬戶甕缶無儲其妻謂之曰君累經宰守積有年歲何能不少爲儲蓄以遺子孫乎慎曰我以勤身清名爲之基以二千石遺之不亦可乎

辛毗字佐治歷遷侍中文帝欲徙冀州士家十萬戶

史備

卷之四

主

實河南毗諫以爲不可帝不荅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邪嘗從帝射雉帝曰射雉樂哉毗曰於陛下甚樂而於羣下甚苦帝嘿然後遂爲之稀出明帝卽位進封潁鄉邑侯時中書監劉放令孫資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毗不與往來子敞諫曰今劉孫用事衆皆影附大人宜小降意和光同塵不然必有謗言毗正色曰主上雖未稱聰明不爲闇劣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劉孫不平不過令吾不作三公而已何危害

之有焉。有大丈夫欲爲公而毀其高節者邪。

田豫字國讓，拜并州刺史，清約儉素，賞賜皆散之。將士每胡狄私遺，悉薄藏，官不入家。胡乃密持金三十斤謂豫曰：「願避左右，我欲有所道。」豫從之。胡因跪曰：「我見公貧，故前後遺公牛馬。公輒送官，今密以此上公，可以爲家資。」豫張袖受之，答其意，厚胡去之。後皆悉付外具，以狀聞。詔褒之曰：「昔魏絳開懷以納戎，今卿舉袖以受狄，金朕甚嘉焉。」乃卽賜絹五百匹，豫得賜分以其半藏小府，後胡復來以半與之。

史記

卷之四

三

郭淮字伯濟，累遷征西都督。淮妻王凌妹也，凌誅妹當從坐。御史往收督將及羌胡渠帥數千人叩頭請淮表留妻，淮不從。妻上道，莫不流涕。人人扼腕欲劫留之。淮五子叩頭流血，請淮淮不忍視，乃命左右追妻。於是追者數千騎，數日而還。淮以書白司馬宣王曰：「五子哀母，不惜其身，若無其母，是無五子。無五子亦無淮也。今輒追還，若於法未通，當受罪於主者。」書至，宣王亦宥之。

徐邈字景山，初爲尚書郎，時科禁酒，而邈私飲至於

沉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之太祖。」

太祖甚怒。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邈性脩慎，偶醉言耳，竟得免。後文帝問邈曰：『頗復中聖人否？』邈對曰：『昔子反斃於穀陽，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瘤以醜見傳，而臣以醉見識，帝大笑。謂左右曰：『名不虛立。』累拜司空。邈歎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缺，豈可以老病忝之哉？遂固辭不受。或問盧欽曰：『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爲通自在涼州及還京師，人以爲介。』何也？欽荅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等用事，貴清素之士，于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

諸葛誕字公休，爲吏部郎，與僕射杜畿試船，陶河遭風覆沒，誕譏俱溺。虎賁浮河救誕，誕曰：「先救杜侯，誕飄于岸，絕而復蘇，累遷尚書，與夏侯玄、鄧颺之徒共相題表，以玄疇四人爲四聰，誕備八人爲八達。中書

史記

卷之四

三

監劉放子熙孫資子密吏部尚書衛臻子烈三人咸不及比以父勢容之爲三豫凡十五人明帝以構長浮華皆免官

鍾會字士季成侯繇之子也母夫人張氏脩身正行爲上下所稱述貴戚孫氏心害其賢及妊娠愈加嫉妬乃置藥食中夫人覺而吐之瞑眩者數日或曰何不向公言之荅曰嫡庶相害破家危國假如公信我衆誰能明其事彼以心度我謂我必言固將先我事由彼發顧不快邪遂稱疾不見孫氏果謂成侯曰妾

史

卷之四

三

欲其得男故飲以得男之藥反謂毒之成侯曰得男藥佳事聞於食中與人非人情也遂訊侍者具服孫氏由是得罪出成侯問夫人何能不言夫人言其故成侯大驚益賢之遂生會

管輅字公明精筮術吏部尚書何晏謂輅曰聞君著爻神妙試爲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不又問連夢見青蠅數十頭來在鼻上驅之不肯去有何意故輅對之云云鄧颺曰此老生之常談輅笑曰夫老生者見不生常談者見不談晏曰通歲更當相見輅還邑舍

其以此言語舅氏舅責輅言太切至輅曰與死人語何所畏邪舅大怒謂輅任恃十餘日晏颺皆伏誅舅氏乃服

華佗字元化精醫能洗腸破腦應手立效後爲太祖所誅佗死後太祖頭風未除曰佗能愈此小人養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殺此子亦終不爲我斷此根原耳及後愛子倉舒病困太祖歎曰吾悔殺華佗令此兒疆死也

朱建平善相術效驗非一文帝爲五官將問已年壽

史

卷之四

三

建平曰將軍當壽八十至四十時當有小厄願謹護之黃初七年帝年四十病困謂左右曰建平所言八十謂晝夜也吾其決矣頃之果崩又善相馬文帝將出取馬入建平道遇之語曰此馬之相今日死矣帝將乘馬馬惡衣香驚嚙文帝膝帝大怒即便殺之周宣字孔和善相夢文帝問曰我昨夜夢青氣自地屬天宣對曰天下當有貴女子寃死是時帝已遣使賜甄后璽書聞宣言而悔之遣追不及帝復問曰吾夢磨錢文鈔令滅而更愈明此何謂邪宣愀然不對

帝重問之宣曰此自陛下家事雖意欲爾而太后不聽是以文欲滅而明耳時帝欲治植罪偏於太后但加貶爵

引事范文子暮退於朝武子曰何暮也對曰有秦客庾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而三掩人於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也擊之以杖折其委筭王和字文舒戒子書引之

出國語

劉政北海人有勇略雄氣遼東太守公孫度欲殺之

史

卷之四

三

盡收捕其家政得脫往投邴原曰窮鳥入懷原曰安知斯懷之可入邪遂匿之因言於度出其家資送歸故郡

管寧自越海及歸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

丁儀字正禮父冲與太祖善太祖聞儀爲令士雖未見欲以愛女妻之以問五官將五官將曰女人觀貌而正禮目不便誠恐愛女未必悅也以爲不如與伏波子楨太祖從之尋辟儀爲掾到與論議嘉其才朗

曰丁楨好士也即使其兩目盲尚當與女何況但眇是吾兒誤我

嚴幹字公仲折節學問特善春秋公羊歷官永安太僕司隸鍾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謂左氏爲太官而謂公羊爲賣餅家故數與幹共折長短繇爲人機捷善持論幹訥言臨時屈無以應繇謂幹曰公羊高竟爲左丘明服矣幹曰直故吏爲明使君服耳公羊未肯也

黃初末吳人發長沙王吳芮冢以其磚於臨湘爲孫

史

卷之四

三

堅立廟容貌如生衣服不朽後陳發者見吳綱曰君何類長沙王吳芮但微短耳綱瞿然曰是先祖也君何由見之見者言所由綱曰更葬否答曰卽更葬矣按綱弟之十六世孫自黃辛至發冢凡四百餘年

王廣字公淵弟飛臬金虎並才武過人大傳嘗從容問蔣濟濟曰凌文武俱贍當今無雙廣等志才有美於父耳退而悔之告所親曰吾此言滅人門宗矣曹爽字昭伯秉政專權宣王遂稱疾會車駕朝高平陵爽兄弟皆從大司農桓範謂曰總萬機與禁兵不

宜並山出若有開城門誰復內人者夷曰誰敢爾邪由
此盡出宣王部勒兵馬屯洛水浮橋桓範矯詔開平
昌門奔夷宣王謂將濟曰智囊往矣濟曰範則智矣
驚馬戀棧立夷必不能用也範勒夷以天子諸許昌
徵四方以自輔夷不從自奏免官宣王以洛水爲誓
夷信之既罷六曰我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
佳人生汝兄弟情耳何圖今日坐汝等族滅矣夷兄
弟歸第宣王勅洛陽縣發民八百人使尉部圍第四
用作高樓令人望視舉動夷計窮愁悶持彈到後園

史書

卷之四

三

中樓上人便唱言故大將軍東南行夷還聽事上與
兄弟共議未知宣王意深淺作書與宣王求糧宣王
得書大驚即答書曰初不知之糧甚懷踧踖今致米
一百斛并肉脯鹽豉大豆等送夷兄弟不達變數即
便喜歡自謂不死旋伏誅範字元則
桓範字玄茂遷侍中尚書爲人好貨曾許臧艾以顯
官艾以父妾與桓故京師爲之語曰以官易婦鄧玄
茂
丁斐字文侯太祖以鄉里特饒愛之性好貨數請求

犯法輒得原宥建安末從行征吳自以家牛羸困私
易官牛爲人所白波收送獄奪官其後太祖問斐曰
文侯印綬所在斐亦知見戲對曰以易餅耳太祖笑
左右曰我之有斐譬如人家有盜狗而善捕鼠
盜雖有小損而完我囊貯遂復斐官聽用如初斐

曹操擊孫權留少子植守鄴以邢顗爲植家丞顗防
閑以禮無所屈撓由是不合庶子劉桢美文辭植親
愛之桢曰君侯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爲上

史書

卷之四

三

招謫其罪不小愚實懼焉操初欲立植爲嗣以函密
訪於外尚書崔瑗露版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長五
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瑗以死守之他日操屏人
問太中大夫賈詡詡默然不對操問其故詡曰屬有
所思故不即對耳操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
父子也操大笑及立爲太子丕抱議郎辛毗頸而言
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其女憲英憲英曰太子代
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
不懼宜戚宜懼而反以爲喜何以能久魏其不

關中營帥許攸擁眾不附而有慢言操怒欲伐之羣臣多諫操橫刀於膝作色不聽長史杜襲入欲諫操逆謂之曰吾計已定卿勿復言襲曰若殿下計是耶臣方助殿下成之若殿下計非耶雖成宜改之殿下逆臣今勿言何待下之不聞乎操曰許攸慢吾如何可置襲曰今豺狼當路而狐狸是先人將謂殿下避強攻弱進不爲勇退不爲仁臣聞千鈞之弩不爲鼷鼠發機萬石之鍾不以莛撞起音今區區之許攸何足以勞神武哉操曰善遂厚撫攸攸卽歸服

史記

卷之四

三

魏主丕謂侍中蘇則曰西域前獻徑寸大珠可復求市得不對曰若化洽中國德流沙漠卽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不嘿然時有詔賜征南將軍夏侯尚曰卿腹心重將特當任使作威作福殺人活人尚以示蔣濟會不召濟爲散騎常侍濟至問以所聞見對曰未有他善但見亡國之語耳丕忿然問其故濟具以答因曰作威作福書之明誠天子無戲言惟陛下察之不卽遣追取前詔

梁習字子虞與濟陰王思俱爲西曹令史思因直曰

白事失操指操大怒教召主者將加重辟時思近出習代往對已被收執矣思乃馳還自陳已罪操嘆習之不言思之識分曰何意吾軍中有二義士乎後同時擢爲刺史

王思爲人雖煩碎而曉練文書敬賢禮士傾意形勢亦以是顯名正始中爲大司農年老目瞑嗔怒無度有吏父病篤近在外舍自白求假思疑其不實發怒曰世有思婦病母者豈此謂乎遂不與假吏父明日死思無恨意嘗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如是再三悲怒自起逐蠅不能卽得還取筆擲地踴躍之其刻薄褊急類如此

史記

卷之四

三

陳矯初爲尚書令劉曄嘗諧之矯懼其子審曰主上明聖大人大臣今若不合不過不作公耳魏主敝嘗卒至尚書門矯跪問曰陛下欲何之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職請就黜退敝慙而反敝嘗問司馬公忠貞可謂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也社稷未之知也

崔瑗字季珪初辟表紹紹卒曹操破表氏領冀州牧

辟琰爲別駕從事謂琰曰昨案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爲大州也琰對曰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親尋干戈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聞王師仁聲先路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校計甲兵惟此爲先斯豈鄙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操改容謝之歷遷中尉嘗薦鉅鹿楊訓以爲清貞守道操禮辟焉後操爲魏王訓表贊功德琰與訓書曰省表事佳耳時乎時乎會當有變人得琰書以裹幘籠持其籠行都道中時有與琰宿不平遙見琰名著幘籠從而視之遂白之操

史衛

卷之四

五

以爲琰腹誹心謫乃收付獄髡刑輪徒前所白琰者又復白之云琰爲徒虬鬚直視心似不平操以爲然遂欲殺之乃使清公大吏往經營琰勅吏曰三日期消息琰不怙後數日吏故白琰平安操忿然曰崔琰必欲使孤行刀鋸乎吏以是教告琰琰謝吏曰我殊不宜不知公意至此也遂自殺至明帝時崔林嘗與司空陳羣共論冀州人士稱琰爲首羣以智不存身貶之林曰大丈夫爲有邂逅耳卽如卿諸人良足貴乎

王暢爲南陽太守行過平儉劉表時年十七受學於暢進諫曰奢不僭上儉不逼下蓋中庸之道是故選伯玉恥獨爲君子府君若不師孔聖之明訓而慕夷齊之末操無乃皎然自遺於世暢答曰以約失之者鮮矣且以矯俗也

韓嵩字德高爲劉表從事中郎曹操與表紹相持官渡表欲從荀觀變乃遣嵩奉使詣許臨遣謂嵩曰今天下大亂未知所定曹操擁天下都許君爲我觀其釁嵩對曰聖達節次守節嵩守節者也夫事君爲君

史衛

卷之四

五

君臣名定以死守之今策名委質唯將軍是命雖赴湯蹈火死無辭也以嵩觀之曹操之明必得志於天下將軍能上順天子下附曹操使嵩可也設計未定嵩使京師天子假嵩一官則成天子之臣而將軍之故史耳在君爲君則嵩守天子之命義不得復爲將軍死也唯將軍重思無負嵩表強之至許天子果拜嵩侍中遷零陵太守及還盛稱朝廷曹操威德勸遣子入質表大怒大會寮屬陳兵見嵩持節將斬之賊曰韓嵩敢懷貳邪衆皆恐欲令嵩謝嵩不動謂表曰

將軍負嵩嵩不負將軍具陳前言表怒不已其妻韓氏諫之曰韓嵩楚國之望也且其言直誅之無辭表乃止

种拂字頴伯拜宛令時南陽郡吏好因休沐游戲市里爲百姓所患拂出逢之必下車公謂以愧其心自是莫敢出者政有能名累遷太常李傕郭汜之亂長安城潰百官多避兵拂揮劍而出曰爲國大臣不能止戈除暴致使函賊兵刃向宮去欲何之遂戰而死

史衛

卷之四

甲

罪惡覽與鄉人朱竝同上書告儉與同郡二十七人爲黨於是刊章討捕儉得亡命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謂曰張儉知名天下而亡非其罪縱儉可得寧忍執之乎欽因起撫篤曰遽伯玉恥獨爲君子足下如何自專仁義篤曰篤雖好義明廷今日載其半矣欽嘆息而去篤因緣送儉出塞以故得免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宗親竝殄滅郡縣爲之殘破

李傕劫車駕幸北塢司徒趙溫與傕書曰公前託爲

趙公報讐然實屠陷王城殺戮大臣天下不可家見而戶釋也今爭睚眦之隙以成千鈞之讐民在塗炭各不聊生曾不改寤遂成禍亂朝廷仍下明詔欲令和解詔命不行恩澤日損而復欲輔乘輿于黃白城此誠老夫所不解也於易一過爲過再爲涉涉而弗改滅其頂齒不如蚤共和解引兵還屯上安萬乘下全生民豈不幸甚傕大怒欲遣人害溫其從弟應溫故棧也諫之數日乃止上聞溫與傕書問侍中常洽曰傕不知臧否溫言太切可爲寒心洽對曰李應已

史衛

卷之四

甲

解之矣上乃悅荀攸深密有智防常謨謀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操每稱曰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強不伐善無施勞智可及愚不可及雖顏子甯武不能過也曹丕爲世子操謂之曰荀公達人之師表也汝當盡禮敬之攸曾病世子問病獨拜牀下其見尊異如此操常曰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休荀公達之去惡不去不止又曰二荀論人久而益信沒世不忘或問近世大賢君子傳子曰荀令君之仁荀軍師之

智可謂近世大賢君子矣荀令君仁以立德明以舉

賢行無諂黷謀能應機孟軻稱五百年而有王者興

其間必有明世者其荀令君乎攸字公達爲軍師或字文若爲令君

田疇字子泰躬耕徐無山中從者五千餘家疇爲約

束教導北鄙翕然服其威信曹操北征烏丸遣使辟

疇諮議遂大斬復追奔逐北論功封疇亭侯邑五百

戶疇固讓至於數四終不受操猶欲侯之疇素與夏

侯惇善操語惇曰且往以情喻之自從君所言無告

吾意也惇就疇宿如操所戒疇揣知其指不復發言

史衛

卷之四

聖

惇臨去乃拊疇背曰田君主意殷勤曾不能顧乎疇

答曰是何言之過也疇負義逃竄之人耳蒙恩全活

爲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賞祿哉縱國私疇

疇獨不愧於心乎將軍雅知疇者猶復如此若必不

得已請願效死刎首於前言未卒涕泣橫流惇具答

操操喟然知不可屈乃拜爲議郎

孔融在郡教選計當任公卿之才乃以邴原爲計佐

融有所愛一人常盛嗟嘆之後悲望欲殺之朝吏皆

請時其人亦在坐叩頭流血而融意不解原獨不爲

請融謂原曰衆皆請而君何獨不請原對曰明府於

某本不薄也嘗言歲終當舉之此所謂吾一子也如

是朝吏受恩未有在君前者矣而今乃欲殺之明府

愛之則引而方之於子憎之則推之欲危其身原愚

不知明府以何愛之以何惡之融曰某生於微門吾

成就其兄弟拔擢而用之某今孤負恩施夫善則進

之惡則誅之固君道也往者應仲遠爲泰山太守舉

一孝廉旬月之間而殺之夫君人者厚薄何常之有

原對曰仲遠舉孝廉殺之其義安在夫孝廉國之俊

史衛

卷之四

聖

選也舉之若是則殺之非也若殺之是則舉之非也

詩云彼其之子不遂其媾蓋譏之也語云愛之欲其

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感也仲遠之

惑甚矣明府奚取焉融乃大笑曰吾直戲耳原又曰

君子於其言出乎身加乎民言行君子之樞機也安

有欲殺人而可以爲戲者哉融無以答

焦先亦名光字孝然中平末白波賊起先與同郡侯

武陽相隨客楊州建安六年關中亂先獨竄於河渚

間作一瓜牛廬以自隱人咸目爲狂癡曹髦時郡守

史補

卷之四

聖

賈穆初之官故過其廬先見穆再拜穆與語不應與食不食穆謂之曰國家使我來爲卿作君我食卿卿不肯食我與卿語卿不應我如是我中爲卿作君當去耳先乃曰寧有是邪遂不復語其明年大發卒將攻吳有竊問先今討吳何如先不肯應而謬歌曰祝魴祝魴非魚非肉更相追逐本心爲當殺將羊更殺其殺魴邪郡人不知其謂會諸軍敗好事者乃推其意疑將羊謂吳殺魴謂魏於是後人僉謂之隱者也河東董經特嘉異節與先非故人密往觀之經到乃奮其白鬚爲如與之有舊者謂曰阿先關乎念共避白波時不先熟視而不言經素知其昔受武陽恩因復曰念武陽不邪先乃曰已報之矣經又復挑欲與語遂不肯復應後歲餘病亡時年八十九皇甫謐稱其爲義皇以來一人

鄭小同玄子益恩遺腹子也玄以其手文似已故名高貴卿公時爲侍中嘗詣司馬文王文王有密疏未之屏也如廁還問之曰卿見吾疏乎答曰我不見文王曰寧我負卿卿無負我遂就之

史補

卷之四

聖

魏主髦初封高貴卿公好學夙成司馬師廢芳迎立髦至于玄武館羣臣表請舍前殿髦以先帝舊處避止西廂羣臣又請以法駕迎髦不聽入于洛陽羣臣迎拜西掖門南髦下輿將答拜儻者請曰儀不拜髦曰吾人臣也遂答拜至止車門下輿左右曰舊乘輿入髦曰吾被皇太后徵未知所爲遂步至太極東堂見太后其日嗣立羣臣陪位者欣欣焉髦神明爽儻德音宜朗罷朝司馬師問曰上何如主也鍾會對曰才同陳思武類太祖師曰若如卿言社稷之福也甘露三年諸郡龍數見于井中咸以爲祥髦曰龍者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旧而數屈于井非嘉兆也乃作潛龍之詩以自諷司馬昭見而惡之髦謀討昭遂爲成濟所弑

夏侯玄字太初少知名曹爽姑子也累遷征西將軍假節都督雍涼州諸軍事太傅司馬懿誅爽徵玄夏侯霸將西奔呼玄欲與之俱玄不從及還都不交人事不蓄華妍懿卒許允謂玄曰無復憂矣玄歎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

不吾容也玄數年徙太常居恒快快司馬師爲大將軍中書令李豐等謀誅師以玄輔政事泄有司收玄等送廷尉玄至不肯下辭廷尉鍾毓自臨治玄玄正色責毓曰吾當何辭卿便爲吾作毓以其名士節高不可屈而獄當竟夜爲作辭令與事相附流涕以示玄玄視額之而已毓弟會年少於玄玄不與交是日於毓坐狎玄玄不受正色曰鍾君何相偏如此也毓奏豐等謀迫脅至尊擅誅冢宰大逆無道請論如法玄臨斬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若嘗著樂毅張良及

史衡

卷之四

聖

本無肉刑論辭旨通達咸傳於世

郭嘉字奉孝初北見表紹知其難與定業遂去之先是潁川戲志才籌畫士也操甚器之早卒操與荀彧書曰自志才忘後莫可與計事者汝潁固多奇士誰可以繼之或薦嘉召見論天下事操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表爲司空軍祭酒昭烈來奔以爲豫州牧或謂操曰備有英雄志今不早圖後必爲患操以問嘉嘉曰有是然公提劍起義兵爲百姓除暴推誠仗信以招豪傑猶懼其未也

史衡

卷之四

聖

今玄德有英雄名以窮歸已而害之是以害賢爲名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誰與定天下夫除一人之患以阻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不可不察操笑曰君得之矣及卒操臨喪哀甚謂荀攸等曰諸君年皆孤輩惟奉孝最少竟欲以後事屬之而中年夭折命也夫後操赤壁敗還嘆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按傳子曰初玄德來降曹公以客禮待之使爲豫州牧嘉言於公曰備有雄才而甚得衆心張飛關羽者皆萬人之敵也爲之死用嘉觀之備終不爲人下其謀未之測也古人有言一日縱敵數世之患宜早爲之所是時公奉天子以號令天下方招懷英雄以明大信未得從嘉謀會公使玄德要擊袁術嘉與程昱俱驚而諫公曰放備變作矣時玄德已去遂舉兵以叛公恨不用嘉之言此記與前對互異

程昱字仲德本名立少時常夢上泰山兩手捧日昱私異之以白曹公公曰卿當終爲吾腹心乃加其上日更名昱曹公攻馬超太子蘭守使昱參軍事田銀蘇伯等反河間遣將軍賈信討之賊有千餘人請降

議者皆以爲宜如舊法昱曰誅降者謂在擾攘之際天下雲起故圍而後降者不赦以示威天下開其利路使不至於圍也今天下略定且在邦域之中此必降之賊殺之無所威懼非前日誅降之意臣以爲不可誅也縱誅之宜先啓聞衆議者曰軍事有專無請昱不答太子起入特引見昱曰君有所不盡邪昱曰專命者謂有臨時之急呼吸之間者耳今此賊制在信之手無朝夕之變故老臣不願將軍行之也太子曰善卽白公公果不誅公還聞之甚悅謂昱曰

史補

卷之四

四

君非徒明於軍計又善處人父子之間歷官奮威將軍封安國亭侯一日宗人奉牛酒大會昱曰知足不辱吾可以退矣乃自表歸兵闔門不出

臧霸字宣高操以爲琅邪相操在兗州以徐翕毛暉爲將兗州亂翕暉皆叛後兗州定翕暉亡命投霸操語昭烈令語霸送二人首霸謂昭烈曰霸所以能自立者以不爲此也霸受公生全之恩不敢違命然王霸之君可以義告願將軍爲之辭昭烈以霸言白操操嘆息謂霸曰此古人之事而君能行之孤之願也

乃皆以翕暉爲郡守

李典字曼成以功遷捕虜將軍封都亭侯宗族部曲三千餘家居乘氏自請願徙詣魏郡操笑曰卿欲慕耿純邪典謝曰典爲怯功微而爵寵過厚誠宜舉宗陳力加以征伐未息宜實郊遂之內以制四方非慕純也遂徙部曲宗族萬三千餘口居鄴操嘉之遷破虜將軍與張遼樂進屯合肥孫權率衆圍之遼欲奉敎出戰進典遼皆素不睦遼恐其不從典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願君計何如耳吾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

史補

卷之四

五

乃率衆與遼破走權典故儒雅不與諸將爭功敬賢士大夫恂恂若不及軍中稱其長者文聘字仲業爲劉表大將使禦北方表卒其子琮立曹操攻荊州琮舉州降呼聘欲與俱聘曰聘不能全州也當待罪而已操濟漢聘乃詣操降操問曰來何遲邪聘曰先日不能輔弼劉荊州以奉國家荊州雖沒常願據守漢川保全土境生不負於孤弱死無愧於地下而計不得已以至于此實懷悲慙無顏蚤見耳遂歔歔流涕操爲之愴然曰仲業卿真忠臣也厚

禮待之歷封新野侯

龐惠字令明建安中表譚遣郭援等略取河東操使鍾繇率關中諸將擊之惠隨馬超拒援於平陽大破之惠手斬一級不知是援戰罷之後眾人皆言援死而不得其首援鍾繇之甥惠晚後於韃中出一頭繇視之而哭惠謝繇繇曰援雖我甥乃國賊也卿何謝之拜中郎將封都亭侯惠與曹仁屯樊攻關羽樊下諸將以惠從兄柔在漢中頗疑之惠常曰我受國恩義在效死我欲身自擊羽今年我不殺羽羽當殺我

史記

卷之四

平

後親與羽交戰射羽中額時惠常乘白馬羽軍謂之白馬將軍皆憚之仁使惠屯樊北十里會天霖雨十餘日漢水暴溢樊下平地五六丈吏士皆降惠謂督將成何曰吾聞良將不怯死以苟免烈士不毀節以求生今日我死日也戰益怒氣愈壯與麾下將一人伍伯二人彎弓傳矢乘小船欲還仁營水盛船覆矢弓矢獨抱船覆水中爲羽所得言甚慙不遜遂爲羽所殺

于禁字文則從操至宛降張繡繡復叛操與戰不利

軍敗還舞陰是時軍亂各間行求操禁獨勒所將數百人且戰且引雖有死傷不相離虜追稍緩禁徐整行隊鳴鼓而還未至操所道見十餘人被創裸走禁問其故曰爲青州兵所切禁怒令其衆曰青州兵同屬曹公而還爲賊乎乃討之數之以罪青州兵連走諸操自訴禁既至先立營壘不時謁操或謂禁青州兵已訴君矣宜促詣公辯之禁曰今賊在後追至無時不先備何以待敵且公聰明諧訴何緣徐整墮安營訖乃入謁具陳其狀操悅謂禁曰清水之難吾其

史記

卷之四

平

急也將軍在亂能整討暴堅壘有不可動之節雖古名將何以加之於是錄禁前後功封益壽亭侯昌稀版操遣禁征之禁急進攻稀稀與禁有舊詣禁降諸將皆以爲稀已降當送詣操禁曰諸君不知公常令乎圍而後降者不赦夫奉法行令事上之節也稀雖舊友禁可失節乎自臨與稀決隕涕而斬之是時操軍淳于聞而歎曰稀降不詣吾而歸禁豈非命邪益重禁歷左將軍假節鐵後與曹仁攻關羽於樊秋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水數丈禁等七軍皆沒禁遂降惟

龐惠不屈節而死。聞之哀歎者久之。曰：吾知禁三十年何意臨危處難。反不如龐惠。邪？會孫權襲羽。禁在吳。權稱藩。遣禁還魏。不遣禁。使吳先令北詣鄴。謁操。陵王使豫於陵屋。盡關羽戰。克龐惠。憤怒。禁降服之。狀禁見慙。悲發病死。

青州兵即黃巾降賊之名

華歆少以高行顯名。避西京之亂。與同志鄭泰等六人。間步出武關道。遇一丈夫獨行。願得俱。皆哀欲許之。歆獨曰：不可。今已在危險之中。禍福患害。義猶一也。無故受人不知其義。既以受之。若有進退。可中

史記

卷之四

聖

棄乎？眾不忍卒與俱行。此丈夫中道墮井。眾欲棄之。歆曰：已與俱矣。棄之不義。相率共還出之。而後別去。眾乃大義之。文帝受禪。朝臣三公以下並受爵位。歆以形色忤時。徙爲司徒。而不進爵。文帝不懌。以問尚書令陳羣。曰：我應天受禪。百辟羣后莫不人人悅喜。形於聲色。而相國及公獨有不怡者何也？羣起離席。長跪曰：臣與相國曾臣漢朝。心雖悅喜。義形其色。亦懼陛下實應。且憎丕大悅。遂重異之。

陳羣字長文。爲兒時。祖父寔常奇異之。謂宗人父老

曰：此兒必興吾宗。後歷官司空。錄尚書事。時劉廙坐弟偉與魏諷事當相坐。羣言之操。操曰：叔向不坐弟。虎古之制也。特原不問。廙深德羣。羣曰：夫議刑爲國。非爲私也。且自明主之意。吾何知焉？羣前後數密陳得失。每上封事。輒削其草。時人及其子弟莫能知也。論者或譏羣居位拱默。正始中。詔換羣臣上書。以爲名臣奏議。朝士乃見羣諫事。皆歎息焉。

劉曄字子揚。父普。母修產。渙及曄。渙九歲。曄七歲。而母病困。臨終戒渙。曄以普之侍人有詬害之性。身死

史記

卷之四

聖

之後。懼必亂家。汝長大能除之。則吾無恨矣。曄年十三。謂兄渙曰：亡母之言。可以行矣。渙曰：卿可爾。曄卽入室殺侍者。徑出拜墓。舍大驚。白普。普恐遺人追曄。曄還拜謝曰：亡母顧命之言。敢受。不請擅行之罰。普心異之。遂不責也。仕魏。進爵東亭侯。在朝略不交接。時人或問其故。曄答曰：魏室卽祚。尙新。智者知命。俗或未咸。僕在漢。爲枝葉於魏。備腹心寡。偶少徒於宜。未失也。太和六年。以疾拜太中大夫。厥欲伐蜀。朝臣皆諫。曄入贊議。則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則曰：不可。中

領軍楊暨嘗諫伐蜀。獻曰：「卿書生焉知兵事？」暨謝曰：「臣言誠不足采。劉曄先帝謀臣，蓋亦云然。」獻曰：「曄與吾言可矣。」因召曄至，問之。曄終不言。後因獨見，責獻曰：「伐國大謀也，臣得與聞，常恐昧夢漏泄爲罪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詭道也，未發不厭其密。陛下顯然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矣。」獻謝之。曄出，責暨曰：「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乎？子誠直臣，然計不足，采不可不精思也。」暨亦謝之。後獻亦疑曄而疏之，出爲大鴻臚，以憂死。

史衡

卷之四

五

韓宣字景然，爲人短小。建安中，丞相召署軍謀掾。在鄴，嘗于東掖門內與曹植相遇。時天新雨，泥潦不得去，乃以扇自障，住于道邊。植嫌宣旣不去，又不爲禮，乃駐車問宣。何官？宣云：丞相軍謀掾也。植又問曰：「應得唐突？」列侯否？宣曰：「春秋之義，王人雖微，列于諸侯之上，未聞宰士而爲下土諸侯禮也。」植又曰：「卽如所言，爲人父吏，見其子應有禮否？」宣曰：「于禮，臣子一側也。宣年長，植知其枝柱難窮，乃釋去，具爲兄不言。」

爲辯黃初中，爲尚書郎，嘗以職事當受罰于殿前，已縛束杖未行，丕輦過，問此爲誰？左右對曰：尚書郎勃海韓宣也。丕追念前說，乃寤曰：「是子建所道韓宣邪？」特原之，遂解其縛。時天大寒，宣前以當受杖，豫脫襦纓，褌面縛及其原，褌腰不下，乃趨而去，不目而送之。笑曰：「此家有瞻諦之士也。」歷遷大鴻臚，始南陽韓暨以宿德在宣前，爲大鴻臚，爲人賢及宣，在後亦稱職。故鴻臚中爲之語曰：「大鴻臚小鴻臚，前後治行曷相加。」

史衡

卷之四

五

高柔字文惠，官廷尉，有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營以爲亡，表言逐捕。沒其妻，盈及男女，爲官奴婢。盈連至州府，稱冤自訟。莫有省者，乃辭詣廷尉。柔問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垂泣對曰：「夫少單特，養一老嫗爲子，事甚恭謹。又哀兒女，撫視不離，非是輕役，不顧室者也。」柔重問曰：「汝夫不與人有怨讐乎？」對曰：「夫良善與人，無讐。」又曰：「汝夫不與人文錢財乎？」對曰：「嘗出錢與同營士焦子文求，不得。時子文適坐小事繫獄，柔乃見子文，問所坐，言次曰：汝頗曾舉人錢否？」子文

曰自以單貧不敢舉人錢物也柔察子文色動遂曰
汝昔舉寶禮錢何不言邪子文怪知事露應對不次
柔曰汝已殺禮便宜早服子文於是叩頭具首殺禮
本末埋葬處所柔便遣吏卒承子文辭往掘禮即得
其屍詔書復盈母子爲平民班下域中以禮爲戒

盧毓字子家植之子也崔琰舉爲冀州主簿時天下
創多逋逃故重士亡法罪及妻子亡士妻白等始
適夫家數日未與夫相見大理秦棄市毓駭之曰夫
女子之情以接見而恩生成婦而義重故詩云未見

史贊

卷之四 魏

季

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我心則夷又禮未廟見之
婦而死歸葬女氏之黨以未成婦也今白等生有未
見之悲死有非婦之痛而吏議欲肆之大辟則若同
牢合卺之後罪何所加且記曰附從輕言附人之罪
以輕者爲比也又書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恐過
重也苟以白等皆受禮聘已入門庭刑之爲可殺之
爲重操曰毓執之是也又引經典有意使孤嘆息歷
遷吏部尚書前此諸葛誕鄧颺等馳名有四窓八達
之消敵疾之時舉中書郎詔曰得其人與否在盧生

耳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對曰
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
後有名非所當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致異人又主者
正以循名案常爲職但當有以驗其後故古者敷奏
以言明試以功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相進退故
真偽渾雜虛實相蒙獻納其言卽勅作考課法官終
司空封容城侯

胡質字文德少與蔣濟朱績俱知名於江淮間蔣濟
爲別駕操問曰胡通達名敏長者也寧有子孫不濟

史贊

卷之四 魏

季

曰有子曰質規模大略不及於父至於精良綜事過
之操卽召質歷治中將軍張遼與其護軍武周有隙
遂見刺史溫恢求請質質辭以疾遼出謂質曰僕委
意於君何以相辜如此質曰古人之交也取多知其
不貪忤北知其不怯聞流言而不信故可終也武伯
南身爲雅士往者將軍稱之不容於口今以睚眦之
恨乃成嫌隙况質才薄豈能終好是以不願也遼感
言復與周平黃初中徙常山太守東莞士盧顯爲人
所殺質曰此士無讐而有少妻所以死乎悉見其比

居年少書吏李若見問而色動遂窮詰情狀若即自首罪人斯得每軍功賞賜皆散之於衆無入家者卒之日家無餘財惟有賜衣書篋而已子威亦以顯

清

司馬芝字子華少爲書生避亂荊州於魯陽山遇賊同行者皆棄老弱走芝獨坐守老母賊至以刃臨芝之叩頭曰母老唯在諸君賊曰此孝子也殺之不義遂得免害以鹿車推載母居南方十餘年耕種守節曹操平荊州以芝爲管長歷河南尹抑彊扶弱私請不行曹內官欲以事托芝不敢發言因芝妻伯父董史衡

卷之四

辛

終魏之世爲河南尹者莫及芝

劉類爲弘農太守性苛虐下吏過無輕重輒摔其頭又亂杖撻之牽出復入如是數四乃使人掘地求錢所在市里皆有孔穴外託簡省每出行陽勅督郵不得使官屬曲脩禮敬而陰識不來者輒發怒中傷之民尹昌年垂百歲聞類出行當經過謂其兒曰扶我迎府君我欲陳恩兒扶昌在道左類望見呵其兒曰用是死人使來見我其視人無禮皆此類也舊俗民誦官長者有三不肯謂遷免死也類在弘農吏民患之乃題其門曰劉府君有三不肯類雖聞之不能自改其後司馬文王西征路經弘農弘農人告類荒老不任宰郡乃召入爲五官中郎將類以善修人事故得不廢於世

史衡

卷之四

辛

時苗字得胃少清白爲人疾惡除壽春令時將濟爲治中苗以初至往謁濟濟素嗜酒適會其醉不能見苗苗恚恨還刻木爲人署曰酒徒將濟置之墻下旦夕射之州郡雖知其所爲不恪然以其履行過人無若之何又其始之官乘薄輶車黃犢牛布被囊居官

歲餘牛生一犢及去任留其犢謂主簿曰今來時本無此犢犢是淮南所生有也主簿曰六畜不識父自當隨母苗不聽時人皆以爲激然由此名聞天下官終太尉濟不以苗前毀已爲嫌苗亦不以濟貴更屈時兩美之

王肅字子雍官太常時大將軍曹爽專權任用何晏鄧颺等肅與太尉蔣濟司農桓範論及時政肅正色曰此輩卽弘恭石顯之屬復稱說邪爽聞之戒晏等曰當共慎之公卿已比諸君前世惡人矣時有二魚

史

卷之四

李

長尺集于武庫之屋有司以爲吉祥肅曰魚生于淵而亢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邊將其殆有棄甲之變乎其後果有東關之敗嘉平六年白氣經天大將軍司馬師問故肅曰此豈尤之旗也東南其有亂乎君若修己以安百姓則天下樂安者歸德倡亂者先亡矣明年春母丘儉文欽兵起師謂肅曰霍光感夏侯勝之言始重儒學之士良有以也安國寧主其術焉在肅曰今淮南將士父母妻子皆在內州但急往禦衛使不得前必有土崩之勢矣師從之遂破儉欽

後加散騎常侍卒

吳質字季重才學通博曹不甚禮愛之封列侯使持節都督幽并諸軍事時朝京師詔上將軍及特進以下皆會質所大官給供具酒醢質欲盡歡時上將軍曹真性肥中領軍朱鑠性瘦質詔優使說肥瘦真怒曰卿欲以部曲將遇我邪曹洪王忠言將軍必欲使上將軍服肥卽自宜爲瘦真愈恚拔刀瞋目言俳散輕脫吾斬爾遂罵坐質案劍曰曹子丹汝非屠祝上肉吳質吞爾不搖喉咀爾不搖牙何敢恃勢驕邪鑠

史

卷之四

李

因起曰陛下使吾等來樂卿耳乃至此邪質顧叱之曰朱鑠敢壞坐諸將軍皆還坐鑠性急急還拔劍斬地遂罷質始爲單家不爲鄉里所饒及入爲侍中謂司徒董昭曰我欲溺鄉里耳昭曰君且止我行年八十不能老爲君溺橫也其年夏卒

王弼字輔嗣幼而察慧年十餘好老氏通辯能言吏部郎裴徽見而異之問弼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也然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也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言無老子不免於有

故恒訓所不足時何晏爲吏部尚書甚奇弼嘆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矣官止臺郎卒年二十四司馬師聞之嗟嘆者累日其爲高識所惜如此

任嘏字昭先世爲著姓父旆字子旗以至行稱靈帝末黃巾賊起天下饑荒人民相食寇到樂昌聞旆姓字乃相謂曰任子旗天下賢人也今雖作賊那可入其鄉邪遂相帥而去由是聲聞遠近州郡並召舉孝廉歷酸棗祝阿令嘏年八歲喪母號泣不絕聲自然

史儻

卷之四

奎

之哀同於成人故鄉人爲之語曰蔣氏翁任氏童十四始學疑不再問三年中誦五經皆究其義兼包羣言無不綜覽於是學者號之神童遇荒亂家貧賣魚會官稅魚貴數倍嘏取直如常又與人共買牲口各僱八匹後牲口家來贖時價值六十匹共買者欲隨時價取贖嘏自取本價八匹共買者慙亦還取本價比居者擅耕嘏地十數畝人以語嘏嘏曰我自以借之耳耕者聞之慙謝還地及邑中爭訟皆詣嘏質之然後意厭其子弟有不順者父兄竊數之曰汝所

行豈可令任君知邪歷東郡趙郡河東太守所在化行著書三十八篇凡四萬餘言

賈逵初爲丞相主簿操欲攻吳而大霖雨三軍多不願行操知其然恐外有諫者教曰今孤戒嚴未知所之有諫者死操受教謂其同寮三主簿曰今實不可出而教如此不可不諫也乃建諫草以示三人三人不獲已皆署名入白公公怒收逵等當送獄取造意者逵卽言我造意遂走詣獄獄吏以逵主簿也不卽著械逵謂獄吏曰促械我尊者且疑我在近職求緩

史儻

卷之四

奎

於卿今將遣人來察我逵著械適訖而操果遣家中人就獄視逵旣而教曰逵無惡意原復其職後爲豫州刺史病卒吏民追思之刻石立祠青龍中殷東出軍過入逵祠勅曰昨過項見賈逵碑像念之愴然古人有言忠名之不立不忠年之不長逵存有忠助沒而見思可謂死而不朽者也其布告域中以勸將來

嘏友人荀粲有清識遠心然猶怪之謂嘏曰夏侯泰初一時之傑虛心交子合則好成不合則怨至二賢不睦非國之利此簡相如所以下廉頗也嘏答之曰泰初志大其量能合虛聲而無實才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所謂利口覆邦家之人也鄧玄茂有爲而無終外要名利內無關鑰貴同惡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毀妬前無親以吾觀此三人者皆敗德也遠之猶恐禍及況昵之乎後皆如言嘏官至陽鄉侯

史記

卷之四

空

趙儼字伯然拜征西將軍都督雍涼正始四年老疾求還舊故四征有官厨財籍遷轉之際無不因緣而儼又手上車發到霸上忘持其常所服藥雍州聞之乃追送雜藥材數箱儼笑曰人言語殊不易我偶間所服藥耳何用是爲邪遂不取

陳泰字玄伯爲并州刺史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泰市奴婢泰皆挂之於壁不發其封及徵爲尚書悉以還之歷遷左僕射司馬昭問沛國武陟曰玄伯何如其父司空也

父陟曰通雅博

暢能以天下聲教爲已任者不如也明練簡至立功立事過之曹髦被弑昭會朝臣謀其故泰不至使其舅荀頊召之頊至告以可否泰曰世之論者以泰方於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內外咸共逼之垂涕而入昭待之曲室謂曰玄伯卿何以處我對曰急誅賈充以謝天下昭曰爲吾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昭乃不更言泰遂歐血卒

王經字彥緯與許允俱稱冀州名士初爲江夏太守大將軍曹爽附絹二十匹令交市於吳經不發書棄

史記

卷之四

空

官歸母賢明婦人也問經歸狀經以實對母以經典兵馬而擅去遂對送吏杖經五十爽聞不復罪經始經爲郡守母謂曰汝田家子今仕至二千石物太過不祥可以止矣經不能從歷尚書曹髦討司馬昭經切諫不從乃扈髦出髦遇弑而經被收辭母母顏色不變笑而應曰人誰不死往所以不止汝者恐不得其所也以此并命何恨之有初經辟河內向雄爲都官從事及經刑東市雄附而哭之感動一市母亦同刑雍州故吏皇甫晏以家財收葬焉一時兩義之

郭憲字幼簡爲西平右姓以仁篤爲一郡所歸建安十七年韓遂失衆從羌中還依憲衆人多欲取遂以微功憲曰人窮來歸我云何欲危之遂擁護厚遇之其後遂病死而田樂陽遂等就斬遂頭欲條疏憲名憲不肯在名中言我尚不忍生圖之豈忍取死人以要功乎遂等送首到操操宿聞憲名及視條疏怪不在中以問達等具以情對操歎其志義乃并表列與操等並賜爵關內侯由是名震隴右

史劭

卷之四 魏

李太

龐涓字子異初以涼州從事守破羌長會武威太守張猛反殺刺史邯鄲商猛令曰敢有臨商喪死不赦涓聞之棄官晝夜奔走號哭喪所訖詣猛門衷匕首欲因見以殺猛猛兵欲來縛涓涓聞之嘆曰猛以殺刺史爲罪此人以至忠爲名如又殺之何以勸一州履義之士邪遂勅遣不殺聽使行服由是以忠烈聞太守徐揖請爲主簿郡人黃昂反圍城涓棄妻子夜踰城出圍告急於張掖燉煌二郡未肯發兵涓欲伏劔二郡感其義及兵出而城已陷揖死涓乃收斂殯喪送還本郡行服三年乃還官中散大夫卒

史劭

卷之四 魏

李太

閻溫字伯儉爲涼州別駕馬超圍州所治冀城甚急州遣溫密出告急於夏侯淵爲超軍所得超解其縛謂曰今成敗可見足下爲孤城請救而執於人手義何所施若從吾言反謂城中東方無救此轉禍爲福之計也不然今爲戮矣溫僞許之超乃載溫詣城下溫向城大呼曰大軍不過三日至勉之城中皆泣稱萬歲超怒數之曰足下不爲命計邪溫不應時超攻城久不下故徐誘溫冀其改意復謂溫曰城中故人

有欲與吾同者不溫又不應遂切責之溫曰夫事君者乎超遂殺之
張溫拜司空銜命征討韓遂請陶謙爲叅軍接遇甚厚而謙輕其行事心懷不服及軍罷還百寮高會溫屬謙行酒謙衆辱溫溫怒徙謙於邊或說溫曰陶恭祖本以材略見重於公一朝以醉飲過失不蒙容貸遂棄不毛厚德不終四方人士安所歸望不如釋憾克復初分於以遠聞德美溫然其言乃追還謙謙至或又謂謙曰足下輕辱三公罪自己作今蒙釋有德

莫厚矣宜降志卑辭以謝之謙曰諾又謂溫曰陶恭祖今深自罪責思在變革謝天子禮畢必詣公門公宜見之以慰其意時溫於宮門見謙謙仰曰謙自謝朝廷豈謂公邪溫曰恭祖癡病尚未除邪遂爲之置酒待之如初

公孫璿字伯珪家世二千石以母賤遂爲郡小吏遼西太守奇其才以女妻之後從涿郡盧植學於緱氏山中略見書傳舉上計吏太守劉君坐事檻車徵官法不聽吏下親近璿乃改容服詐稱侍卒身執徒養

史綱

卷之四

李尤

御車到洛陽太守當徙日南璿具豚酒於北芒上祭辭先人酌觴祝曰昔爲人子今爲人臣當詣日南日南多瘴氣恐或不還便當長辭墳塋慷慨悲泣再拜而去觀者莫不歎息既行於道得赦還郡舉孝廉以戰功歷拜奮武將軍封薊侯及害劉虞盡有幽州之地猛志益盛前此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惟有此中可避世璿自以爲易地當之遂徙鎮焉慮有非常乃居於高京以鐵爲門斥去左右男人七歲以上不得入易門專侍姬妾其文簿書記

皆汲而上之令婦人習爲大言聲使聞數百步以傳宣教令疎遠賓客無所親信故謀臣猛將稍有乖散袁紹舉兵大攻之璿欲自將直出長史關靖止之密齋書與子續求救黑山諸帥兵至以起火爲應紹候得其書如期舉火璿以爲救至遂便出戰紹設伏璿大敗還營引火自焚紹兵趣登臺斬之關靖歎曰前若不止將軍自行未必不濟吾聞君子陷人於危必同其難豈可以獨生乎乃策馬赴紹軍而死

史綱

卷之四

李尤

於沛豐說紹襲之紹辭以子疾未得行豐舉杖擊地曰嗟乎事去矣夫遭難遇之幾而以嬰兒病失其會惜哉及昭烈奔紹紹於是進軍攻許豐以旣失前幾不宜便行紹怒其沮衆遂械繫之及紹軍敗還或謂豐曰君必見重豐曰公貌寬而內忌不亮吾忠而吾數以至言逆之若勝而喜必能赦我今旣敗吾不望生紹還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爲所笑遂殺之沮授少有大志多謀略初事韓馥及馥以冀州讓袁紹紹引授爲別駕表授奮威將軍紹聽郭圖之計欲

出兵攻許授諫不從及紹軍爲操所敗乃度河壁延津南授臨船嘆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下渡之敗授爲操軍所執乃大呼曰授不降也爲所執耳操見授謂曰分野殊異遂用圯絕不晷今日乃相得也授對曰冀州失策自取奔北授智力俱困宜其見禽操曰本初無謀不相用計今喪亂過紀國家未定方當與君圖之授曰叔父母弟懸命表氏若蒙公靈速死爲福操歎曰孤蚤相得天下不足慮也遂撫而厚遇之授尋謀歸遂見殺

史記

卷之四

七

審配字正南少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節紹領冀州以配爲治中別駕官度之敗配二子爲操所禽孟岱與配有隙因蔣奇言於紹曰配在位專政族大兵強且二子在南必懷反叛遂紀與配素亦不睦紹以問紀紀對曰配天性烈直每所言行慕古人之節不以二子在南爲不義公勿疑之紹曰君不惡之邪紀曰先所爭者私情今所陳者國事紹遂不廢配紹未定嗣以配忠鯁不撓托以中子尙嗟評郭圖皆比於長子譚紹卒尙譚交攻譚去郭尙使配守之事毗郭圖

家得出而辛評家獨被收及曹操攻鄴配兄子榮爲東門校尉夜開門納操兵配念辛郭壤敗冀州乃殺辛評家操軍生獲配毗等逆以馬鞭擊其頭罵之曰奴汝今日真死矣配顧曰狗輩由汝曹破冀州恨不得殺汝也且汝今日能殺生我邪操見配謂曰知誰開鄴城門配曰不知也操曰自卿文榮耳配曰小兒不足用乃至此操復謂曰吾近行圍弩何多也配曰猶恨其少操曰卿忠於表氏亦自不得不爾意欲活之配意氣壯烈終無撓辭見者莫不嘆息而辛毗等號哭不已操乃斬之初冀州人張子謙先降素與配不善笑謂配曰正南卿竟何如我配厲聲曰汝爲降虜審配爲忠臣雖死豈若汝生邪臨殺叱持兵令北向曰我君在北

史記

卷之四

七

李傕字稚然郭汜小名多初俱爲董卓愛將卓誅相與爲亂傕數設酒請汜或留汜止宿汜妻懼與傕婢妾臥而奪已愛思有以離間之會傕送饋汜妻乃以鼓爲樂汜將食妻曰食從外來倘或有故遂摘樂示之曰一柸不兩雄我固疑將軍之信李公也他日傕

請汜大醉汜疑催藥之絞藥汁飲之乃解于是遂相
猜疑治兵相攻後汜爲其將伍習所殺而段煨等討
催夷其三族

史記卷之四終

中央民族
史記卷之四終
館藏書

史記卷之五

明 晉安余文龍中拙刪輯

男兆胤伯景校

三國蜀

館藏書

先主姓劉名備字玄德少孤與母販履織席爲業舍
東南角籬上有桑樹生高五丈餘遙望見童童如小
車蓋往來者皆怪此樹非凡謂當出貴人少時與宗
中諸小兒於樹下戲言吾必當乘此羽葆蓋車叔父
子敬謂曰汝勿妄語滅吾門也與劉德然公孫瓚俱

史記

卷之五 蜀

師事盧植德然父元起常資給之元起妻曰各自一
家何能常爾邪起曰吾宗中有此兒非常人也及徐
州牧陶謙病篤謂別駕糜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
也謝死竺率州人迎之先主曰袁公路近在壽春此
君四世五公海內所歸君可以州與之陳登曰公路
驕豪非治亂之主登未敢聽使君也孔融曰袁公路
豈憂國忘家者邪家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
姓與能天與不取悔不可追先主遂領徐州爲曹公
所征奔依劉表表待以上賓之禮住荊州數年嘗於

表坐起至廁慨然流涕還坐表怪問故備曰吾嘗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若馳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及曹不受禪羣臣勸進卽帝位於成都武擔之南

按武都有丈夫化爲女子顏色美好蓋山精也蜀王娶以爲妻不習水土疾病欲歸國蜀王留之無幾物故蜀王發卒之成都擔土於郭中葬蓋地數畝高七尺號曰武擔仙人李意其蜀人也世傳漢文帝時人先主欲伐吳遣人迎之意其到先主問以吉凶意其不答求紙筆畫作兵馬器仗數十紙已便一一手裂之又畫作一大人掘地埋之便徑去先主大不喜征吳大敗還忿耻發病死

鄧艾伐蜀破諸葛囑綿竹後主用光祿大夫譙周策請降北地王譙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必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後主不納遂送璽綬是日譙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左右無不爲涕泣者文帝封禪爲安樂公司馬文王與禪宴爲之作故蜀技旁人皆爲感愴禪喜

史記

卷之五

二

笑自若王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可至於是乎雖使諸葛在不能輔之久全而況姜維邪充曰不如是殿下何由并之他日王問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卻正聞之求見禪曰若王復問宜泣而答曰先人墳墓遠在隴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其目會王復問對如前王曰何乃似卻正語邪禪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皆笑

曹操刺客見劉備方得交接開論伐魏形勢甚合備計稍欲親近尚未得便會亮入魏客神色失措亮因而察之亦知非常人須臾客如廁備謂亮曰向得奇士足以助君補益亮問所在備曰起者其人也亮徐歎曰觀客色動而神懼視低而忤數奸形外漏邪心內藏必曹氏刺客也追之已越牆走矣

黃承彥河南名士謂諸葛孔明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頭黑髮而才堪相配孔明許卽載送之時人以爲笑樂鄉里爲之諺曰莫作孔明擇婦止得阿承醜女

徐庶字元直先名福本單家子少好任俠擊劍嘗爲

人執仇白聖突面被髮而走爲吏所得問其姓名則曰不言吏乃于車上立柱維磔之擊鼓以令於市鄺莫敢識者而其黨伍共篡解之得脫於是感激棄其刀戟疎巾單衣折節學問與同郡石韜相親愛又與孔明相善庶與韜俱仕魏韜歷校尉庶至御史中關羽字雲長聞馬超來降舊非故人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亮知羽意荅之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若髯之絕倫逸羣也羽美鬚髯故亮謂之髯羽

史記

卷之五

四

省書大悅以示賓客羽率衆攻曹仁于樊城徐晃救之羽與晃宿相愛遙共語但說平生不及軍事須臾晃下馬宣令得雲長頭賞金千斤羽驚怖謂晃曰大兄是何言邪晃曰此國之事耳

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有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色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爲怒邪飛壯而釋之引爲賓客

史記

卷之五

五

直也乃大驚遂不復呼備字明日歎曰我今乃知其所以敗爲呼人主字幾爲關羽張飛所殺此段山陽公載記與

史記異姑存之

趙雲字子龍先主長阪之敗雲身抱弱子保護甘夫

棄我走也頃之雲至又與黃忠取曹公米於北山下曹軍大至雲衝突縱擊救將還營先主明日自來至雲營圍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

載按魏略曰備在小沛棄家屬奔荊州禪時年數歲

竄匿隨入漢中爲劉括所買知爲良家子遂養爲子娶婦生一子初禪相失時識其父字玄德比舍人有姓簡者後爲備將軍檢訊符驗以語張魯魯乃洗沐送詣益州備立以爲太子及禪立委亮政事謂曰政由葛氏祭卽寡人亮遂總內外此與雲抱弱

先主妻孫權妹才捷剛猛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人皆親執刀侍立先主每入心常凜凜

龐統字士元司馬徽稱統當爲南州士之冠寃由是

知名性好人倫入吳會昌門陸續顧邵全琮皆往統

史

卷之五

六

曰陸子可謂驚馬有逸足之力顧子可謂驚牛能負重致遠也雖智力不多亦一時之佳也先主領荊州以統爲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遣先主書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先主克涪城大會置酒作樂謂統曰今日之會可謂樂矣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爲歡非仁者之兵也先主醉怒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非仁者邪卿言不當宜速起出於是統逡巡引退先主尋悔請還統復故位初不顧謝飲食白若先主謂曰向者之論阿

誰爲失統曰君臣俱失先主大笑宴樂如初

許靖字文休少知名有人倫鑒入蜀南陽宋仲子與蜀郡太守王商書曰文休儻瓌瑋有當世之具足下當以爲指南

麋竺字子仲祖世貨殖僮客萬人貲產鉅億嘗從洛歸未達家數十里路傍見一婦人從竺求寄載行可數里婦謝去謂竺曰我天使也當往燒東海麋竺家惑君見載故以相語竺因私請之婦曰不可得不燒如此君可馳去我當緩行日中火當發竺乃還家遽

史

卷之五

七

出財物日中而火大發

簡雍字憲和少與先主有舊性簡傲跌宕在先主坐席猶箕踞自適諸葛亮已下則獨擅一隅項枕卧語無所爲屈時天旱禁酒釀者有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其論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罰雍與先主游觀見一男女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對曰彼有其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釀者

伊籍字機伯爲從事中郎使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

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平籍卽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爲勞

秦宓字子勅少有才學拜左中郎將吳遣使張溫來聘百官皆往餞焉衆皆集而宓未往亮累遣使促之溫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學士也及至溫問曰君學乎宓曰五尺童子皆學何必小人溫復問曰天有頭乎宓曰有之溫曰在何方也宓曰在西方詩曰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溫曰天有耳乎宓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九臯聲聞于天若其無耳何以

史記

卷之五

人

聽之溫曰天有足乎宓曰有詩云天步艱難之子不猶若其無足何以步之溫曰天有姓乎宓曰姓劉溫曰何以知之答曰天子姓劉故以此知之溫曰日生於東乎宓曰雖生於東而沒于西答問如響應聲而出溫大敬服

劉巴字子初少知名先主辟爲西曹掾張飛嘗就巴宿巴不與語飛遂忿恚亮謂巴曰張飛雖實武人敬慕足下足下宜少降意也巴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乎備聞之曰子初才智絕

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者難獨任也亮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若提枹鼓會軍門使百姓喜勇當與人議之耳

董允字休昭累遷侍中嘗與費禕胡濟等共期游宴嚴駕已辦郎中董恢請允脩敬恢年少官微見允停出逡巡求去允不許曰本所以出者欲與同好游談也今君已自屈方展濶積舍此之談就彼之宴非所謂也乃命解驂褱等罷駕不行

史記

卷之五

九

彭萊字永年性驕傲多所輕忽劉璋髡鉗爲徒隸龐統法正善之並致於先主拔爲治中從事左遷江陽太守萊不悅往詣馬超超問曰卿才具秀拔公主相待至重謂卿當與孔明孝直諸人齊足並驅寧當外授小郡失人本望乎萊曰老革荒悖可復道邪

華猶言
老兵

劉琰字威碩封都鄉侯後失志恍惚正月琰妻胡氏入賀太后太后令特留胡氏經月乃出胡氏有美色琰疑其與後主有私呼卒五百撾胡至於以履搏面而後棄遣胡具以告言琰琰坐下獄有司議曰卒非

擣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發竟棄市

楊洪字季休何祗初爲洪門下書佐後朝會祗次洪坐嘲祗曰君馬何駛祗曰故吏馬不敢駛但明府未著鞭耳

何祗字君肅嘗夢井中生桑以問占夢趙直直曰桑非井中之物會當移植然桑字四十下八君壽恐不過此祗笑言得此足矣初爲督軍從事游戲放縱不勤所職亮聞之當奄往錄獄祗夜張燈火見囚讀諸解狀悉已闇誦諸葛晨往祗對荅解釋無所凝滯亮史補

卷之五

十

甚異之後歷遷犍爲太守卒年四十八如直所言

周舒字叔布少學術於楊厚名亞董扶任安時人有問春秋識曰代漢者當塗高此何謂也舒曰當塗高者魏也

張裕字南和曉占候先主與劉璋會涪時裕爲璋從事侍坐其人饒黷先主嘲之曰昔吾居涿縣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繞涿居乎裕卽荅曰昔有作上黨潞長遷爲涿令去官還家時人與書欲署潞則失涿欲署涿則失潞乃署曰潞涿君

先主無嫌故裕以此及之先主心銜其不遜裕又語人曰歲在庚子天下當易代劉氏祚盡矣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後寅卯之間當失之人密白其言先主怒將誅之亮表請其罪先主荅曰芳蘭生門不得不鉏裕遂棄市裕曉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輒摸干地後魏蜀廢立悉如裕言

譙周字允南體貌素朴博通典籍頗曉天文初見亮左右皆笑旣出有司請推笑者亮曰孤尚不能忍況左右乎嘗曰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

史補

卷之五

十一

也如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也又書柱曰衆而大期之會具而授若何復言曹者衆也魏者大也衆而大天下其當會也具而授如何復有立者乎蜀旣亡咸以周言爲驗晉文王爲相國文立從洛陽還蜀過周周語次因書板示立曰典午忽今月酉没今典午者謂司馬也月酉者謂八月也至其月而文王果崩黃權字公衡先主伐吳以權爲鎮北將軍以防魏師南軍敗績權不得還率所領降魏文帝謂曰君捨逆効順欲追蹤陳韓邪權曰臣過受劉主殊遇降吳不

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免死爲幸何古人之可慕也文帝善之拜侍中有司執法白收權妻子先主曰孤負黃權權不負也待之如初

蔣琬字公琰弱冠知名除廣都長衆事不理時又沉醉先主欲加罪戮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以脩飾爲先願主公察之琬嘗夜夢有一牛頭在門前流血滂沱意甚惡之呼同占夢趙直直曰夫見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及鼻公字之象君位必當至公大吉之徵也東曹掾楊戲

史記

卷之五

十三

素性簡略琬與言論時不應答或携戲於琬曰公與戲語而不見應慢上不亦甚乎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而從後言古人之所誠也戲欲替吾是邪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嘿言是戲之快也督農楊敏曾毀琬曰作事憤憤誠非及前人主者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復乞明憤憤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當理事不當理則憤憤矣復何問邪官終大司馬

費禕字文偉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假節征禦魏軍光

祿大夫來敏至禕許別求共圍棋于時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敏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者也禕至敵遂退

姜維字伯約因天水太守亡奔遂詣亮與母相失復得母書令求當歸維曰良田百頃不在一畝但有遠志不在當歸也後爲魏軍所殺剖其腹膽如斗大鄧芝字伯苗征涪陵見玄猿抱子在樹上引弩射之中猿母其子爲拔箭以木葉塞其創芝曰噫吾違物

史記

卷之五

十三

之性其將死矣投弩水中是年卒

宗預字德豔爲屯騎校尉鄧芝自江州還來朝謂預曰禮六十不服戎而卿甫受兵何也預荅曰卿七十不還兵我六十何爲不受邪諸葛瞻初統朝事廖化欲與預共詣瞻預曰吾等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耳何求於年少輩而屑屑造門邪遂不往

諸葛亮出兵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相持百餘日病卒姜維令楊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宣王不敢逼於是儀結陣而去入邪谷然後發喪百姓

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宣王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也及軍退宣王案行其營壘處歎曰天下奇才也

張裔字君嗣爲益州太守雍閬與吳通遂超超不賓乃曰張府君如瓠壺外雖澤而內實纍不足殺令縛與吳於是送裔於權數年流徙伏匿未之知也諸葛亮遣鄧芝使吳請裔權許之臨發引見權問裔曰蜀卓氏寡女亡奔司馬相如貴土風俗何以乃爾乎裔對曰愚以爲卓氏之寡女猶賢於買臣之妻權又謂

史

卷之五

十四

曰君還必用事西朝終不作田父於閭里也將何以報我對曰裔負罪而歸將委命有司若蒙微倖得全首領五十八已前父母之年也自此已後大王之賜也權言笑歡悅有器裔之色裔出閭深悔不能陽愚即便就船倍道兼行權果追之不及

智宣子將以瑤爲後智果曰不如霄也宣子曰霄也恨對曰霄也恨在面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鬚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拔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五者

賢凌人而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不聽智氏果亡

孟達與劉封書引事出國語

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有善偷者往見子發禮之左右諫不可若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無幾齊與兵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却楚賢大夫皆盡其計師愈強於是卒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爲君行之若曰諾偷卽夜出解齊將軍之帳而獻之子發子發使人歸之曰卒有出採薪者得將軍之帳使使歸於執事明日又復往取枕子發又使歸之明日又復往

史

卷之五

十五

取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軍恐取吾頭矣卽旋師而去

鄒正字令先釋

議文引事出淮南子

張嶷字伯岐拜盪寇將軍慷慨壯烈士人多之車騎將軍夏侯霸謂嶷曰雖與足下踈濶然託心如舊宜明此意嶷答曰僕未知子子未知我大道在彼何云託心乎願三年之後徐陳此言有識之士以爲

美談

徐庶初從劉備庶母爲操所獲庶辭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地也今已失

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操終身不爲設謀

法正字孝直初爲劉璋軍議校尉璋不能用爲州里僑客者所鄙遂與別駕張松勸璋迎備及備自領益州牧以正爲蜀郡太守外統都畿內爲謀主一殲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已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法正大橫宜稍抑之亮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東憚孫權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進退狼跋法孝直爲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今

史

卷之五

十七

奈何禁止孝直使不得少行其意耶

劉備自立爲漢中王關羽張飛馬超黃忠皆進位有差遣司馬費詩卽授羽印綬羽聞黃忠位與已並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羽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爲怨今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漢室然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曰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謂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爲意

也僕一介之使衛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還但相與惜此舉動恐有後悔耳羽大感悟遂卽拜受吳使張溫來聘後主遣鄧芝報之至吳權謂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芝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之後大王未識天命君各茂其德臣各茂其忠將提枹鼓則戰爭方始耳權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當爾邪

許汜與昭烈並在荊州牧劉表坐共論天下人士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昭烈謂表曰許君論

史

卷之五

十七

是非表曰欲言非此君爲善士不宜虛言欲言是元龍名重天下昭烈問汜君言豪寧有事邪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元龍無客主之意久不相與語自上大牀臥使客臥下牀昭烈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帝王失所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臥百尺樓上臥君於地何但上下牀之間邪表大笑昭烈因言曰若元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耳造次難與比也

司馬徽字德操有人倫鑒識嘗目亮爲臥龍統爲鳳雛龐德公亦目徽爲水鏡徽知荆州刺史劉表性闇必害善人乃括囊不談議時人有以人物問徽者初不辯其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曰人質所疑君宜辨論而一皆言佳豈人所以咨君之意乎徽曰如君所言亦復佳其婉約遜遁如此劉表子琮往候徽遣問在不會徽自鋤園琮左右問司馬君在邪徽曰我是也左右見其醜陋罵曰死庸將軍諸郎欲求見司馬君汝何等田奴而自稱是邪徽歸刈頭著幘出見琮

史衛

卷之五

十

左右見徽故是向老翁恐向琮道之琮起叩頭辭謝徽溫言荅之有人臨鑑求簇箔者徽自棄其簪而與之或曰凡人損己以贍人者謂彼急我緩也今彼此正等何爲與人徽曰人未嘗求已求之不與將慙何有以財物令人慙者人謂劉表曰司馬德操奇士也但未遇耳表後見之曰世間人爲妄語此直小書生耳荆州破陷於曹操未幾病卒

馬謖字幼常才器過人好論軍計諸葛亮深加器異帝臨崩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

亮猶不然以謖爲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建興三年亮征南中謖送之數十里亮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謖對曰南中恃其險阻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策七擒孟獲以服南方六年亮出軍祁山拔謖爲先鋒統大衆在前與魏將張郃戰於街亭敗績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退軍還漢中謖下獄物故謖臨終與亮書曰明公視謖猶子謖視明公猶父願深惟殛縣

史衛

卷之五

九

與禹之義使平生之交不虧於此謖雖死無憾於黃壤也於時十萬之衆爲之垂泣亮自臨祭亦大流涕待其遺孤若平生蔣琬後詣漢中謂亮曰昔楚殺得臣然後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楊干亂法魏絳戮其僕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邪

郡艾破諸葛膽於綿竹後主降艾行勅姜維等維乃投戈放甲詣鍾會於涪軍前將士咸怒拔刀砍石會

謂維曰來何遲也維正色流涕曰今日見此爲速矣
會甚奇之還維印號節蓋出則同轡坐則同席謂長
史杜預曰以伯約比中土名士公休太初不能勝也
會既構艾檻車徵因曰稱益州牧陰懷異圖維知其
心乃說說會曰聞君自淮南以來笑無遺策晉道克
昌皆君之力今復定蜀威德振世民高其功主畏其
謀欲以此安歸乎夫韓信不背漢於擾攘以見疑於
既平大夫種不從范蠡於五湖卒伏劍而妄死彼豈
闇主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君何不法陶朱公泛舟

史記

卷之五

二十

絕迹全功保身登峩嶠之巔而從赤松遊乎會曰君
言遠矣我不能行且爲今之道或未盡於此也維曰
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於老夫矣由是情好歡
甚維教會誅北來諸將既死徐欲殺會盡坑魏兵還
復漢祚密書與帝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
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會欲授維兵五萬人使
爲前驅魏將士憤發殺會及維維妻子皆被害

夏侯霸字仲權父淵守漢中與昭烈戰於陽平關敗
死霸常切齒欲有報漢意初霸從妹年十三四在本

郡出行樵採爲張飛所得飛知其良家女遂以爲妻
產息女爲後皇帝后淵之亡飛妻請而葬之正始中
霸爲征西右將軍素爲曹爽所厚爽誅自疑亡入漢
後帝與相見釋之曰卿父自遇害於行間耳非我先
人之手刃也指其兒子以示之曰此夏侯氏之甥也
厚加爵寵姜維問霸曰司馬懿既得彼政當復有用
兵之志不霸曰彼方營立家門未遑外事有鍾士季
者其人雖少若使得志終爲東西二方之憂然非非
常之人亦不能用也後竟如其言

史記

卷之五

主

李恢字德昂昭烈以爲別駕從事章武元年庾隆都
督鄧方卒帝問恢誰可代者恢對曰人之才能各有
長短故孔子曰其使人也器之且夫明主在上則臣
下盡情是以先零之役趙充國曰莫若老臣臣竊不
自揆惟陛下察之帝笑曰孤之本意亦已在卿矣遂
以恢爲庾隆都督封漢興亭侯

李平字正方初名嚴爲驃騎將軍有書勸亮宜受九
錫進爵稱王亮答書曰吾與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復
相解足下方誨以光國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

默已吾本東方下士誤用於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已未荅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非其義也若滅魏斬獻帝還故居與諸子並升雖十命可受況於九邪後亮軍祁山平督運不繼亮表平爲民徙梓潼郡及聞亮卒發病死平常與亮當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以激憤也時廖立爲長水校尉亦被表廢徙聞亮卒垂泣嘆曰吾終爲左衽矣亮之見服於人如此

孟光字孝裕博物識古好直言官拜大司農秘書郎

史補

卷之五

五

卻正數從光諮訪光問正太子所習讀并其情性好尚正荅曰奉親虔恭夙夜匪懈有古世子之風接待羣僚舉動出於仁恕光曰如君所道皆家戶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智調何如也正曰世子之道在於承志竭歡既不得矣有所施爲且智調藏於胸懷權略應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豫設也光解正懷宜不爲放談乃曰吾好直言無所回避每彈射利病爲世人所譏嫌疑省君意亦不甚好吾言然語有次今天下未定智意爲先智意須有自然然不可力強

致也此儲君讀書寧當做吾等竭力博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探策講試以求爵位邪當務其急者正深謂光言爲然

許慈字仁篤與魏郡胡潛並爲學士典掌舊文值庶事草創動多疑議慈潛更相克伐謗讟忿爭形於聲色書籍有無不相通借時尋楚捷以相震撓其矜已妬彼乃至於此昭烈愍其若斯羣僚大會使倡家假爲二子之容傲其訟鬪之狀酒酣樂作以爲嬉戲初以辭義相難終以刀杖相屈用感切之

潛字公典

史補

卷之五

五

張存字處仁爲廣漢太守素不服龐統統於落鳳坡中矢卒昭烈發言嘉歎存曰統雖盡忠可惜然違大雅之義昭烈怒曰統殺身成仁更爲非也免存官項之病卒

李邈字漢南劉璋時爲牛鞞長昭烈領牧爲從事正旦命行酒得進見讓昭烈曰振威以將軍宗室肺腑委以討賊元功未効先寇而滅邈以將軍之取郫州甚爲不宜也昭烈曰知其不宜何以不助之邈口匪不敢也力不足耳有司欲殺之亮爲請得免久之爲

健爲太守亮西征馬謖敗績亮將殺之邈諫以泰
孟明用伯西戎楚誅子玉二世不競失亮意還蜀乃
亮卒後主素服發喪三日邈上疏曰呂祿霍禹未必
懷反叛之心孝宣不好爲殺臣之君直以臣懼其逼
主畏其威故姦萌生亮身伏強兵狼顧虎視五大不
在邊臣常危之今亮殞沒蓋宗族得全西戎靜息大
小爲慶後主怒下獄誅之

程畿字季然劉璋時爲漢昌長巴西太守龐羲以天
下擾亂郡宜有武衛頗招合部曲有讒於璋說羲欲

史

卷之五

主

叛者羲懼將謀自守遣畿子郁宣旨索兵自助畿報
曰郡合部曲本不爲叛雖有文構要在盡誠若必以
懼遂懷異志非畿之所聞并敕郁曰我受州恩當爲
州牧盡節汝爲郡吏當爲太守效力不得以吾故有
異志也羲使人告畿曰不從太守禍將及家畿曰樂
羊食子非無父子之恩大義然也今雖焚郁以賜畿
畿啜之矣畿乃止昭烈辟爲祭酒後隨征吳值大軍
敗績泝江而還或告之曰後追已至解舡輕去乃可
以免畿曰吾在軍中未嘗爲敵走况從夫子而見危

哉追人逐及畿舡畿執戰戰敵舡有覆者衆大至共
擊之乃死

史

卷之五

主

主

史記卷之六

明 晉安余文龍中拙刪輯

男兆胤伯景校

三國吳

孫策字伯符袁術一見歎曰使術有子如孫郎死復何恨策因獵爲許貢客所射中頰醫言可治當好自將護百日勿動策引鏡自照謂左右曰面如此尚可復建功立事乎推几大奮劍皆分裂須臾卒

孫權字仲謀策薨以事授權權哭未及息長史張昭

史記

卷之六 吳

十一

謂曰孝廉此寧哭時邪且周公立法而伯禽不師非欲違父時不得行也曹公出濡須權乘輕船往觀之公見舟船器仗軍伍整肅喟然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若豚犬耳權爲牋與曹公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別紙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曹公語諸將曰孫權不欺孤乃徹軍還興平中吳中童謠曰黃金車班蘭耳闔昌門出天子後權果卽皇帝位臨海羅陽縣有神自稱王表周旋民間語言飲食與人無異然不見其形又有一婢名紡績遺中書李崇

齊王印綬迎之於蒼龍門外爲立第舍說水旱小

往往有驗

孫亮字子明嘗出後苑方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漬梅蜜中有鼠矢召問藏吏藏吏叩頭亮問吏曰黃門從汝求蜜邪吏曰向求實不敢與黃門不服侍中刁玄張邵啓黃門藏吏辭語不同請付獄推盡亮曰此易知耳令破鼠矢矢裏燥亮大笑謂玄邵曰若矢先在蜜中中外當俱濕今外濕裏燥必是黃門所爲黃門首服左右莫不驚悚

史記

卷之六 吳

二

李衡字叔平拜丹陽太守衡每欲治家妻習氏輒不聽後密遣客十人於武陵龍陽洲上作宅種柑橘千株臨死勅兒曰汝母惡吾治家故窮如是然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匹絹亦可用耳衡亡後二十餘日兒以白母母曰此當是種柑橘也吳末橘成歲得絹數千匹家道殷足

永安四年吳民陳焦死埋之六日更生穿土中出孫皓字元宗時刁玄使蜀還証國人曰黃旗紫蓋見於東南終有天下者荆楊之君乎又得國中降人言

壽春下有童謠曰吳天子常上皓聞之喜曰此天命也卽載其母妻子及後宮數千人從牛渚陸道西上云青蓋入洛陽以順天命行遇大雪道塗陷壞兵士被甲持仗百人共引一車寒凍殆死兵人不堪皆曰若遇敵便當倒戈耳皓聞之乃還

孟仁字恭武本名宗少從南陽李肅學其母爲作厚褥大被或問其故母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貪故爲廣被庶可得與氣類接也其讀書夙夜不懈肅奇之曰卿宰相器也母嗜筍冬節將至時筍尚未生宗

史書

卷之六

三

入竹林哀歎筍爲之出得以供母朱據除爲監池司馬自能結網手以捕魚作鮓寄母母因以還之曰汝爲魚官而以鮓寄我非避嫌也

柳榮臨海松陽人從丞相張悌至楊府榮病死船中二日時軍已上岸無有埋之者忽然大呼言人縛軍師聲汲揚遂活人問之榮曰上天北斗門下卒見人縛張悌意中大愕不覺大呼言何以縛張軍師門下人怒榮叱逐使去榮佯去怖懼口餘聲發揚耳其日悌戰死榮至晉元帝時猶在

永安二年三月有一異兒長四尺餘年可六七歲衣青衣來從羣兒戲諸兒莫之識也皆問曰爾誰家小兒今日忽來答曰見爾羣戲樂故來耳詳而視之眼有光芒燦燦外射諸兒畏之重問其故兒乃答曰爾惡我乎我非人也乃熒惑星也將有以告爾三公鈕司馬如諸兒大驚或走告大人大人馳往觀之兒曰舍爾去乎竦身而躍卽以化矣仰而視之若引十匹練以登天大人來者猶及見焉飄飄漸高有頃而沒時吳政峻急莫敢宣也後五年而蜀亡六年而晉興

史書

卷之六

四

至皓而吳滅司馬如矣

劉繇字正禮弱冠顯名平原陶丘洪薦繇舉茂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奈何復舉正禮乎洪曰若明使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塗聘麒麟於千里不亦可乎公山繇兄也

士燮字威彥嘗病死三日仙人董奉以一丸藥與服以水含之捧其頤稍搖之食頃卽開目動手顏色漸復半日能起坐四日復能語遂復常

奉字君異候官人

孫皓字元宗以張布女爲美人有寵皓問曰汝父何

在荅曰賊以殺之皓大怒捧殺之後思其顏色使巧工刻木作美人形象恒置座側問左右布復有女否荅曰布大女適故衛尉馮朝子純卽奪純妻入宮大有寵拜爲左夫人使尚方以金作華燧步搖假髻以千數令宮人着以相撲朝成夕敗輒出更作工匠因緣偷盜府藏爲空夫人死皓愍念葬于苑中金銀寶玩內于冢中者不可稱計

張昭字子布魏遣使邢貞拜權爲吳王貞入門不下車昭謂貞曰夫禮無不敬故法無不行而君敢自尊

史衛

卷之六 吳

五

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故乎貞卽遽下車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權使人以水灑羣臣曰今日酣飲惟醉墮臺中乃當止耳昭正色不言出外車中坐權遣人呼昭還謂曰當共作樂耳公何爲怒乎昭對曰昔紂爲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爲樂不以爲惡也權默然有慙色遂罷酒會蜀使來稱蜀德美而羣臣莫拒權歎曰使張公在衆彼不折則廢安復自誇乎明日遣中使勞問因請見昭時權欲遣張彌許晏拜公孫淵爲燕王昭反覆切諫權不能堪

案刀而怒曰吳國士人入宮則拜孤出宮則拜君孤之敬君亦爲至矣而數於衆中折孤孤嘗恐失計昭熟視權曰臣雖知言不用每竭愚忠者誠以太后臨崩呼老臣於牀下遺詔顧命之言故在耳因涕泣橫流權擲刀致死與昭對泣然卒遣彌晏往昭稱疾不朝權恨之土塞其門昭又於內以土封之淵果殺彌晏權數慰謝昭昭固不起權燒其門以恐之昭更閉戶權使人滅火昭乃朝會昭忠養亮直有大臣節權曰孤與張公言不敢妄也

史衛

卷之六 吳

六

顧雍字元歎權從女顧氏甥也女出嫁權請雍父子及孫譚譚時爲選曹尚書見任貴重是日權極歡譚醉三起舞雍內怒之明日召譚訶責之曰君王以舍圻爲德臣下以恭謹爲節昔蕭何吳漢並有大功何每見高帝似不能言漢奉光武亦倍恪勤汝之於國寧有汗馬之勞可書之事邪但階門戶之資遂見寵任耳何有舞不復知止雖爲酒後亦由恃恩忘敬謙虛不足損吾家者必爾也因背向壁卧譚立適一時乃見遣雍爲相十九年遷徵疾權令醫趙景視之拜

其少子濟爲騎都尉雍聞悲曰泉善別死生吾必不起故上欲及吾目見濟拜也旋卒

顧徽字子歎權署爲主簿嘗出行見營軍將一男子至市行問之何罪云盜百錢徽語使住須史馳詣關陳啓方今畜養亡衆以圖北虜視此兵丁壯健兒且所盜少愚乞哀原權許而嘉之

張尚言語辯捷皓嘗問詩云汎彼栢舟惟栢中舟乎尚對曰言愉楫松舟則松亦中舟也又問鳥之大者惟鶴小者惟雀乎對曰大者有禿鶩小者有鷓鴣

史衛

卷之六

七

皓忌其勝已積其致恨後問孤飲酒以方誰對曰陛下有百觚之量皓云尚知孔丘之不王何以孤方之因此發怒收尚公卿以下百餘人詣官叩頭請免官中書令

闕澤字德潤拜侍中初魏文帝卽位權問羣臣曰曹不以盛年卽位恐孤不能及之諸卿以爲何如羣臣未對澤曰不及十年丕其沒矣大王勿憂也權曰何以知之澤曰以字言之不十爲丕此其數也文帝果七年而崩虞翻嘗稱之曰闕生矯傑蓋蜀之楊雄又

曰闕子儒術德行亦今之仲舒也

薛琮字敬文樞機敏捷西使張奉於權前嘲澤澤不能荅綜下行酒因勸酒曰蜀者何也有大爲獨無犬爲蜀橫目苟身蟲入其腹奉曰不當復列君吳邪綜應聲曰無口爲天有口爲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奉無以對

周瑜字公瑾少精意於音樂雖三爵之後其有關誤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故時人謠曰曲有誤周郎顧喬公兩女皆國色策納大喬瑜納小喬策從容戲瑜曰

史衛

卷之六

八

喬公二女雖流離得吾二人作婿亦足爲歡呂蒙字子明權初謂蒙及蔣欽曰卿今並當金軍事宜學問以自開益蒙曰在軍中常苦多務恐不容復讀書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爲博士邪但當令涉獵見往事耳蒙始就學篤志不倦後魯肅過蒙言議常欲受屈肅拊蒙背曰吾謂大弟但有武略耳至於今者學識英博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卽更刮目相待大兄今論何一稱穰侯乎權常歎曰人長而進益如呂蒙蔣欽蓋不可及也富貴榮顯更能折節好

學射悅書傳輕財尚義所行可述並作國士不亦休乎

甘寧字興霸有氣力好游俠曹公出濡須權使寧夜入魏軍寧乃選千下徒兒百餘人徑詣曹公營下使拔鹿角踰壘入營斬數十級北軍驚駭鼓譟舉火如星寧已還營作鼓吹稱萬歲因夜見權權喜曰足以驚駭老子否聊以觀卿膽耳即賜絹千疋刀百口權曰孟德有張遼孤有興霸足相敵也寧厨下兒曾有過走投呂蒙蒙匿之及寧齋禮禮蒙母乃出兒還寧

東晉

卷之六

九

寧許不殺至船而殺之蒙怒欲攻寧蒙母徒跳出諫曰至尊待汝如骨肉屬汝以大事何有以私怒而欲攻殺甘寧寧死之日縱至尊不問汝是為臣下非法蒙聞母言即豁然意釋自至寧船笑呼之曰興霸老母待卿食急上寧涕泣獻獻曰負卿與蒙俱還見母歡宴竟日

朱桓字休穆權遣鎮中洲自出祖送桓奉觴曰臣當遠去願一將陛下類無所復恨權馮凡前所進前將類曰臣今日真可謂將虎類也權大笑

虞翻字仲翔少好學有高氣年十二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翻追與書曰僕聞虎魄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鉞過而不存不亦宜乎客得書奇之聞羽既敗權使翻筮之翻曰不出二日必當斷頭果如言權曰卿不及伏羲可與東方朔為比矣魏將于禁為羽所繫權至釋之他日乘馬出引禁並行翻呵禁曰爾降虜何敢與吾君齊馬首乎欲抗鞭擊禁權呵止之嘗乘船行與康芳相逢芳船上先驅曰避將軍翻厲聲曰失忠與信何以事君傾人二城而爾將軍可乎後乘

東晉

卷之六

十

車又經芳營門吏閉門車不得過怒曰當閉反開當開反閉豈得事宜邪芳聞之有慙色權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權積怒徙於交州雖處罪放而講學不倦門徒嘗數百人

陸績字公紀年六歲於九江見袁術術出橘績懷三枚去拜辭墮地術謂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答曰欲歸遺母術大奇之孫策以張昭張紘秦松為上賓共論四海未泰須當用武治而平之績年少未

坐遙大聲言曰昔管夷吾一匡九合不以兵車孔子云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今論者不務道德懷取之術而惟尚武績雖童蒙竊所未安也昭等馬異駱統字公緒母改適爲華歆小妻統時八歲遂與賓客歸會稽其母送之拜辭上車面而不顧其母泣涕於後御者曰夫人猶在也統曰不欲增母思故不顧耳事嫡母甚謹時饑荒鄉里及遠方客多有困乏統爲之飲食衰少其姊仁愛有行寡居無子見統甚哀之數問其故統曰士大夫糟糠不足我何心獨飽姊

史書

卷之六

十一

曰誠如是不告我而自苦若此乃自以私粟與統又以告母母亦賢之遂使分施由是顯名

吾粲字孔休爲參軍校尉呂範賀齊等俱以舟師拒曹休於洞口值天大風諸船覆沒水中生人皆攀緣號呼他吏士恐船傾沒或以戈矛撞擊不受粲與黃淵獨令船人以承取之左右以爲船重必敗粲曰船敗當俱死耳人窮奈何棄之乎活者百餘人

陸遜字伯言初爲右部督討丹陽賊帥費棧破之還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民人愁擾所在

遜後詣都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若遜復毀式以亂聖聽不可長也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不能爲耳

陸抗字幼節歷拜都督破晉師于西陵羊祜既歸增脩德信以懷吳人抗亦保守分界不求細益抗嘗疾求藥於祜祜以成合與之曰此上藥也近始自作未及服以君疾急故相致抗得而服之諸將或諫抗不答晉陽秋曰抗與祜推僑札之好抗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有疾祜饋之藥抗亦推心服之特以爲

史書

卷之六

十一

華元子反復見于今

孫登字子高權長子也登所生庶賤徐夫人少有母養之恩後徐氏以妬廢處吳而步夫人最寵步有賜登不敢辭拜受而已徐所賜衣服必沐浴服之登將拜太子辭曰本立而道生欲立太子宜先立后權曰卿母安在對曰在吳權默然

孫基封吳侯侍亮在內盜乘御馬收付獄亮問侍中刁玄曰盜乘御馬罪云何玄對曰科應死然魯王早終惟陛下哀原之亮曰法者天下所共何得阿以親

親故邪當思惟可以釋此者奈何以情相迫乎玄曰舊赦有大小或天下亦有千里五百里赦隨意所及亮曰解人不當爾邪乃赦官中基得免

晉王父勸也

全琮字子璜官拜徐州牧初父柔爲桂陽太守嘗使琮齋米千數斛到吳有所市易琮至皆散用空船而還柔大怒琮頓首曰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縣之患故便振贍不及啓報柔更以奇之

吳範字文則治歷數每推災祥言多驗性剛直與親故交接有終始素與魏騰相善騰嘗有罪權責怒甚

史書

卷之六

吳

十三

嚴敢有諫者死範謂滕曰與汝偕死滕曰死而無益何用死爲範曰安能慮此坐觀汝邪乃覓頭自縛詣門下使鈴下以聞鈴下不敢曰必死不敢白範曰汝有子邪曰有曰使汝爲吳範死子以屬我鈴下曰諾乃排閤入言未卒權大怒欲便投以戟逡巡走出範因突入叩頭流血言與涕並良久權意釋乃免滕騰見範謝曰父母能生長我不能免我於死丈夫相知如汝足矣何用多爲後範先知其死日謂權曰陛下某日當喪軍師權曰吾無軍師焉得喪之範曰陛下

山平臨敵須臣言而後行臣乃陛下之軍師也至其日思卒權後募有知術數如吳範趙達者封千戶侯卒無所得

趙達少從漢侍中單甫受學治九宮一筭之術極其神妙至計飛蝗射隱伏無不中効或難之曰飛者固不可校誰知其然此殆妄耳達使其人取小豆數斗播之席上立處其數驗覆果信嘗過知故爲之具食謂曰倉卒乏酒又無嘉肴無以叙意如何達因取盤中隻箸再三從橫之乃言卿東壁下有美酒一

史書

卷之六

吳

十四

斛又有鹿肉三斤何以辭無主人慙曰以卿善射有無欲相試耳遂出酒酣飲又有書簡上作千萬數者空倉中封之令達筭之達處如數云但有名無實其精微若是然終不以傳人達卒其術遂絕

葛仙公者每飲酒醉常入人家門前陂水中卧竟日乃出曾從吳主別到洲州遠遇大風百官船多沒仙公船亦沉淪吳主甚悵恨明日使人鉤求公船而登高以望焉久之見公步從水上來衣履不沾而有酒色既見而言曰臣昨侍從而伍子胥見請暫過設酒

忽忽不得卽委之

姚光者有火術吳主身臨試之積荻數千束使光坐其上又有數千束荻爇之因猛風而燔之荻了盡謂光當已化爲燼而光端坐灰中振衣而起把一卷書吳主取其書視之不能解也

諸葛恪字元遜有才名論辯敏捷恪父瑾面長似驢權大會羣臣使人牽一驢入題其面曰諸葛子瑜恪晚曰乞請筆益兩字因聽與筆恪續其下曰之驢舉坐歡笑乃以驢賜恪他日權問恪曰卿父與叔父孰

史記

卷之六

十

賢對曰臣父爲優權問其故對曰臣父知所事叔父不知以是爲優權大噉命恪行酒至張昭前昭不肯飲曰此非養老之禮也權曰卿能令張公辭屈乃當飲之耳恪曰昔師尚父九十秉旄仗鉞猶未告老也今軍旅之事將軍在後酒食之事將軍在先何謂不養老也昭爲盡爵焉蜀使至羣臣並會權謂使曰此諸葛恪雅好騎乘還告丞相爲致好馬恪因下謝權曰馬未至而謝何也對曰夫蜀者陛下之外廩今有恩詔馬必至也安敢不謝權嘗饗蜀使費禕先勅羣

臣使至伏食勿起禕至權爲饗食而羣下不起禕嘲

之曰鳳皇來翔騏驎吐哺驢騾無知伏食如故恪荅曰爰植梧桐以待鳳皇有何燕雀自稱來翔何不彈射使還故鄉太子嘗嘲恪元遜可食馬矢恪曰願太子食雞卵權曰人令卿食馬矢卿使人食雞卵何也恪曰所出同耳權大笑曾有白頭烏集殿前權問此何鳥也恪曰白頭翁也張昭疑恪戲已因曰恪欺陛下未嘗聞鳥名白頭翁者試使恪復求白頭母恪曰鳥名鸚鵡未必有對試使輔吳復求鸚鵡父昭不能荅

東晉

卷之六

十

孫峻與亮謀誅恪置酒爲請恪晨起盥漱聞水腥臭侍者授衣衣服亦臭恪意不悅趨出大衛引其衣恪曰大不欲我行乎入宮果爲峻所殺其妻在室使婢語曰汝何故血臭婢曰不也有頃愈劇又問婢曰汝眼目視瞻何以不常婢蹙然起躍頭至于棟撲臂切齒而言曰諸葛公乃爲孫峻所殺於是大小知恪死矣吏兵尋至先是童謠曰諸葛恪蘆葦單衣篋鉤落於何相求成子閭後果驗

孫堅入洛軍城南甄官井上旦有五色氣舉軍驚怪

莫有敢汲汲令人人井探得漢傳國璽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方圓四寸上紐交五龍上一角缺初帝門張讓等作亂劫天子出奔左右分散掌璽者以投井中

孫權欲作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爲呂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人船乎權曰然遂作之

景帝有疾求覲視者得一人欲試之乃殺鷲而埋於苑中架小屋施牀凡以婦人屐履服物著其上乃使

史衛

卷之六

七

覲視之告曰若能說此冢中鬼婦人形狀者當加賞而卽信矣竟日盡夕無言帝推問之急乃曰實不見有鬼但見一頭白鷲立墓上所以不卽白之疑是鬼神變化作此相當候其真形而定無復移易不知何故不敢以實上聞景帝乃厚賜之

建安五年吳孫策欲乘虛襲許部署未發會出獵爲許貢奴客射中頰創甚召張昭等謂曰中國方亂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謂曰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

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遂卒權悲號未視事昭曰孝廉此寧哭時耶乃易權服扶上馬使出巡軍周瑜自巴丘將兵赴喪留與張昭共掌衆事

周瑜爲南郡太守屯江陵曹操密遣辯士蔣幹布衣葛巾私行說瑜瑜出迎立謂之曰子翼幹字良苦遠涉江湖爲曹氏作說客耶因延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飲宴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

史衛

卷之六

十八

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復生能移其意乎幹但笑終無所言還白操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能間也

公孫淵遣使稱臣於吳吳主權遣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等封淵爲燕王舉朝諫不聽淵知吳遠難恃乃斬彌晏等首傳送于魏權聞之大怒曰朕年六十世事難易靡所不嘗近爲鼠子所前却令人氣踊如山不自截鼠子頭以擲于海無顏復臨萬國就令顛沛不以爲恨陸遜陸瑁力勸乃止前却軒輕之義

魏主丕遣使求大貝明珠象犀玳瑁孔雀翡翠鸞鳴
長鳴鷄於吳吳羣臣曰荆楊貢有常典魏所求非禮
宜勿與權曰昔惠施尊齊爲王客難之曰公之學去
尊今王齊何其倒也惠子曰有人於此欲擊其愛子
之頭而石可以代之子頭所重而石所輕也以輕代
重何爲不可乎方有事於西北江表元元特主爲命
非我愛子邪彼所求者於我瓦石耳孤何惜焉且彼
在亮闇而所求若此寧可與言禮哉具以與之及魏
主獻使人以馬易珠璣翡翠玳瑁於吳權曰此皆孤
所不用而可以得馬孤何愛焉與之

史衛

卷之六

九

沈友字子正年十一華歆行風俗見而異之因呼曰
沈郎可登車語乎友遂巡却曰君子講好會宴以禮
今仁義陵遲聖道漸壞先生銜命將以補裨先王之
教整齊風俗而輕脫威儀猶負薪救火無乃更崇其
熾乎歆慙曰自桓靈以來雖多英彥未有幼童若此
者弱冠博學善屬文辭兼好武事注孫子兵法又辯
於口每所至衆人皆默然莫與爲對咸言其筆之妙
舌之妙刀之妙三者皆過絕於人權以禮聘歆容敬

焉時權大會官僚友有所是非令人扶出謂曰人言
卿欲反友知不得脫乃曰主上在許有無君之心者
可謂非反乎權遂害之

吳主權於武昌新裝大船名爲長安試泛之釣臺沂
時風大盛谷利令施工取樊口權曰當張頭取羅州
利拔刀向施工曰不取樊口者斬工卽轉拖入樊口
風遂猛不可行乃還權曰阿利畏水何怯也利跪曰
大王萬乘之主輕於不測之淵戲於猛浪之中船樓
裝高邂逅顛危奈社稷何是以利輒敢以死爭權於
是貴重之自此後不復名之常呼曰谷

史衛

卷之六

十

李衡初爲丹陽太守時琅邪王孫休在郡治衙數以
法繩之妻習氏每諫衡衡不從會休立衡憂懼謂妻
曰不用卿言以至於此遂欲奔魏妻曰不可君本庶
民耳先帝相拔過重旣數作無禮而復逆自猜疑逃
叛求活以此北歸何面見中國人乎衡曰計何所出
妻曰琅邪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
私嫌殺君明矣可自囚詣獄表列前失顯求受罪如
此乃當逆見優饒非但直活而已衡從之詔曰丹陽

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有司夫射鉤斬祛在君
爲君遣衡還郡勿令自疑加威遠將軍授以榮戟
景帝時戍將於廣陵掘諸冢取版以治城所壞甚多
復發一大冢內有重閣戶扇皆樞轉可開閉四周爲
徹道通車其高可以乘馬又鑄銅爲人數十枚長五
尺皆大冠朱衣執劔侍靈座皆刻銅人背後石壁
言殿中將軍或言侍郎常侍似公王之冢破其棺棺
中有人髮已班白衣冠鮮明面體如生人棺中雲母
厚尺許以白玉璧三十枚藉尸兵人輩共舉出死人

史

卷之六

主

以倚冢壁有一玉長一尺許形似冬瓜從死人懷中
透出墮地兩耳及鼻孔中皆有黃金如粟許大此則
骸骨有假物而不朽之效也出葛洪抱朴子 景帝
孫秀爲前將軍夏口督皓以秀公室至親握兵在外
意不能平遣何定將五千人至夏口獵先是民間食
言秀當見圖而定遠獵秀遂驚夜將妻子親兵數百
人奔晉晉以秀爲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封會稽公及
聞皓降羣臣畢賀秀稱疾不與南向流涕曰昔討逆
弱冠以一校尉創業今後主舉江南而棄之宗廟山

陵於此爲墟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朝廷美之

步騭字子山身窮困與廣陵衛旌同年相善俱以
種瓜自給會稽焦征羌郡之豪族人客放縱騭與旌
求食其地懼爲所侵乃共脩刺奉瓜以獻征羌方在
內臥駐之移時旌欲委去騭止之曰本所以來畏其
疆也而今舍去欲以爲高祗結怨耳良久征羌開牖
見之身隱几坐帳中設席致地坐騭旌於牖外旌愈
耻之騭辭色自若征羌作食身享大案穀膳重沓以
小盤飯與騭旌惟菜茹而已旌不能食騭極飯致飽

史

卷之六

主

乃辭出旌怒騭曰何能悉此騭曰吾等貧賤是以主
人以貧賤遇之固其宜也當何所耻孫權召爲主記
歷位丞相猶誨育門生手不釋書被服居處有如儒
生然門內妻妾服飾奢綺頗以此見譏旌字子康
呂蒙少依姊夫鄧當當爲孫策將數討山越蒙年十
五六竊隨當擊賊當顧見大驚呵叱不能禁止歸以
告蒙母母恚欲罰之蒙曰貧賤難可居脫誤有功當
貴可致且不探虎穴安得虎子母哀而舍之時當職
吏以蒙年小輕之曰彼豎子何能爲此欲以肉餒虎

耳他日與蒙會又出辱之蒙大怒引刀殺吏出走逃
邑子鄭長家出因校尉袁維自首乘間爲言策召見
奇之引置左右數歲當死張昭薦蒙代當拜別部司
馬歷南郡太守封孱陵侯

蔣欽字公奕初拜別部司馬屯宣城討豫章賊蕪湖
令徐盛收欽屯吏表斬之權以欽在遠不許盛由是
自嫌於欽曹操出濡須欽遷盜寇將軍與呂蒙持諸
軍節度盛常畏欽因事害已而欽每稱其善權謂欽
曰盛前白卿卿今舉盛欲慕初奚邪欽對曰臣聞公

史

卷之六

主

舉不挾私怨盛忠而勤彊有膽畧器用好萬人督也
今大事未定臣當助國求才豈敢挾私恨以蔽賢乎
權嘉之拜津右護軍典領辭訟權嘗入其室內母踈
帳縹被妻妾布裙權歎其在貴守約卽勅御府爲母
作錦被改易帷帳妻妾衣服悉皆錦繡

朱異字季文與張純張儼俱童少往見驃騎將軍朱
據據聞三人才名欲試之告曰老鄙相聞饑渴甚矣
大腰褻以迅驟爲功鷹隼以輕疾爲妙其爲吾各賦
一物然後乃坐儼乃賦犬曰守則有威出則有獲韓

盧宋鵲書名竹帛純賦席曰席以冬設簾爲夏施揖
讓而坐君子攸宜異賦弩曰南嶽之幹鍾山之銅應
機命中獲隼高墉三人各隨其目所見而賦之皆成
而後坐據大歡悅

呂範字子衡少爲縣吏有容觀姿貌邑人劉氏家富
女美範求之女母嫌欲勿與劉氏曰觀呂子衡寧當
久貧者邪遂與之婚後避亂壽春孫策見而異之歷
遷都督策從容獨與範碁範曰今將軍事業日大士
衆日盛範在遠聞綱紀猶有不整者範願變領都督

史

卷之六

主

佐將軍部分之策曰子衡卿既士大夫加手下已有
大衆立功于外豈宜復屈小職知軍中細碎乎範曰
不然今捨本土而託將軍者非爲妻子也欲濟世務
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卽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
將軍也策笑無以荅範出便釋襦著袴裙執鞭詣關
下啟事曰稱領都督策乃授傳委以衆事由是軍中
肅睦威禁大行後拜楊州牧性好威儀居處服飾於
時奢靡人有白範與賀齊奢麗齊綺服飾儻擬王者
權曰昔管仲踰禮桓公優而容之無損於霸今子衡

公苗純身無夷吾之失但其器械精好舟車嚴整耳此適足作軍容何損於治哉告者乃不敢復言權常以魯肅比鄧禹呂範方吳漢衆皆信服

賀齊字公苗拜威武中郎將時欽熙等賊盤據安勤等山權遣齊討之賊中有善禁者每當交戰官軍刀劍不得拔弓弩射矢皆還自向輒致不利齊曰吾聞金有刃者可禁蟲有毒者可禁其無刃之物無毒之蟲則不可禁彼必是能禁吾兵者也必不能禁無刃物矣乃多作勁木自倍選有力精卒五千人爲先登

史記

卷之六

主

州牧

呂岱字定公歷交州刺史清身奉公數年不餉家妻子饑乏權聞之歎息以讓羣臣曰呂岱出身萬里爲國勤事家門內困而孤不蚤知股肱耳目其責安在於是加賜錢米布絹歲有常限吳郡徐原慷慨有才志岱知其可成賜巾襜與共言論後遂薦拔官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岱時有得失原輒諫諍又公

論之人或以告岱岱歎曰是我所以貴德淵原者也及原卒岱哭之甚哀曰德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談者美之拜大司馬卒年九十六

鍾離牧字子幹少與謝贊顧譚齊名童叢時號爲遲訥兄駟常謂人曰牧必勝我不可輕也少爰居承興躬自墾田種稻二十餘畝臨熟縣民有識認之牧曰本以田荒故墾之耳遂以稻與縣人縣長聞之召民擊獄欲繩以法牧爲之請長曰君慕承官自行義事僕爲民主當以法率下何得寢公憲而從君邪牧曰

史記

卷之六

主

此是郡界緣君意願故來雙住今以少稻而殺此民何必復留遂出裝還山陰長自往止之爲釋繫民民慙懼率妻子春所取稻得六十斛米送還牧牧閉門不受民輪置道旁莫有取者牧由此發名歷武陵太守卒官家無餘財士民思之按承官字少子琅邪人常在蒙陰山中耕種禾黍臨熟人就認之官便推與而去由是發名位至左中郎將侍中

鄭泉字文淵博學有奇志而性嗜酒其開居每曰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以四時甘脆置兩頭反覆沒飲

之德卽住而啖穀膳酒有斗升減隨卽益之不亦快乎權以爲郎中嘗與之言卿好於衆中面諫或失禮寧畏龍鱗乎對曰臣聞君明臣直今值朝廷上下無諱實恃洪恩不畏龍鱗後侍譙權乃怖之使提出付有司促治罪泉臨出屢顧權呼還笑曰卿言不畏龍鱗何以臨出而顧乎對曰臣聞恩覆知無死憂至當出閣感惟威靈不能不顧耳權遣聘蜀昭烈問曰吳王何以不荅吾書得母以吾正名不宜乎泉曰曹操父子陵轢漢室終奪其位殿下旣爲宗室有維城之責不荷戈執殳爲海內率先而於是自名未合天下之謂是以寡君未復書耳昭烈嘿然泉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爲酒壺實獲我心矣

史籍

卷之六

壬

陳化字元耀博覽衆書氣幹剛毅長七尺九寸雅有威容爲郎中令使魏魏主丕因酒酣嘲問曰吳魏時立誰將平一海內者乎化對曰易稱帝出乎震加聞先哲知命舊說紫蓋青旗運在東南丕曰昔文王以西伯王天下豈復在東乎化曰周之初基泰伯在東

是以文王能興於西丕笑無以難心奇其辭使畢當還禮送甚厚權以化奉命光國拜犍爲太守遷太常兼尚書令正色立朝勸子弟廢田業絕治產仰官廩祿不與百姓爭利妻蚤亡化以古事爲鑒乃不復娶權聞而貴之

介象字元則有諸方術吳主聞之徵象到武昌甚敬貴之稱爲介若爲起宅以御帳給之賜遺前後數千金從象學蔽形之術試還後官及出殿門莫有見者又使象作變化種瓜菜百果皆立生可食吳王共論

史籍

卷之六

壬

鯨魚何者最美象曰鯢魚爲上吳主曰論近道魚耳此出海中安可得邪象曰可得耳乃令人於殿庭中作方塼汲水滿之并求鉤象起餌之垂綸於塼中須臾果得鯢魚吳王驚喜謂象曰可食不象曰故爲陛下取以作生鯨安敢取不可食之物乃使厨下切之吳主曰聞蜀使來得蜀薑作齏甚好恨爾時無此象曰蜀薑豈不易得願差所使者可付直吳主指左右一人以錢五十付之象書一符以著青竹杖中使行人閉目騎杖杖止便買薑訖復閉目此人承其言驗

杖須臾止已至成都不知是何處問人人言是蜀市中乃買薑于時吳使張溫先在蜀既於市中相識甚驚便作書寄其家此人買薑畢捉書負薑騎杖閉目須臾已還到吳厨下切鯪適了

此與魏左慈事相類

史記卷之六終

史記

卷之六 吳

五九

史記卷之七上

明 晉安余文龍中拙刪輯

男兆胤伯景校

晉

高祖宣帝諱懿字仲達爲魏文帝太尉帝遣征遼東過溫與父老故舊譙飲累日悵然有感爲歌曰天地開闢日月重光遭遇際會畢力還方將掃羣穢還過故鄉肅清萬里總齊八荒告成歸老待罪壽陽及滅文懿入城時有兵士寒凍乞襦帝弗之與或曰幸多故襦可以賜之帝曰襦者官物人臣無私施也

史記

卷之七上 晉

宣帝帥中軍汎舟到甘城討太尉王凌凌計無所出乃迎于武丘面縛水次曰凌若有罪公當折簡召凌何苦自來邪帝曰以君非折簡之客故耳

惠帝秉字正度在華林園聞蝦蟆聲謂左右曰此鳴者爲官乎私乎或對曰在官地爲官在私地爲私及天下荒亂百姓餓殍帝曰何不食肉糜

元帝睿字景文初嗣琅邪王從討成都王穎湯陰之敗穎令諸關無得出貴人帝奔至河陽爲津吏所止

從者宋典後來以策鞭帝馬而笑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拘邪吏乃聽過至洛陽迎太妃歸國

明帝紹字道畿幼聰哲爲元帝所寵異年數歲嘗坐置膝前屬長安使來因問帝曰汝謂日與長安孰遠對曰長安近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也元帝異之明日宴羣寮又問之對曰日近元帝失色曰何乃異問者之言乎對曰舉目見日不見長安由是益奇之性至孝有文武才畧欽賢愛客雅好文辭王敦忌之欲誣以不孝而廢焉大會百官而問溫嶠曰皇太子以何德稱聲色俱厲必欲使有言嶠對曰鉤深致遠蓋非淺局所量以禮觀之可稱爲孝矣衆皆以爲信然敦謀遂止

帝知王敦將舉兵內向乃乘巴滇駿馬微行至于湖陰察其營壘敦正晝寢夢日環其城驚起曰此必黃鬚鮮卑奴來也於是使五騎追之帝馳去馬有遺糞輒以水灌之又以七寶鞭與賣食嫗曰後有騎來可以此示也俄而追者至問嫗嫗曰去已遠矣因以鞭示之五騎傳玩稽留遂久又見馬糞泠以爲信遠不

史記

卷之七上

三

追僅而獲免

成帝衍字世根少而聰敏有成人之量南頓王宗之誅也帝不之知及蘇峻平問庾亮曰常日白頭公何在亮對以謀反伏誅帝泣謂亮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舅作賊復若何亮悲變色

穆帝朝飲飛督王饒獻鵠鳥帝怒鞭之三百使殿中御史焚其鳥於四達之衢

李武帝曜字昌明幼稱聰悟簡文崩時年十歲至脯不臨左右進諫答曰哀至則哭何常之有末年溺於

史記

卷之七上

三

酒色殆爲長夜之飲長星見帝甚惡之於華林園舉酒祝之曰長星勸汝一盃酒自古何有萬歲天子邪初簡文見識云晉祚盡昌明及帝在孕李太后夢神人謂之曰汝生男以昌明爲字及產東方始明因以爲名焉晉祚果傾於此

桓玄篡位以恭帝爲石陽縣公及玄敗庾桓振躍馬奮戈直至階下瞋目謂帝曰臣門戶何負國家而屠滅若是帝下牀謂振曰此豈我兄弟意邪

宣帝張后春華有德行曾識過人帝初辭魏武之命

託以風痺嘗曝書遇暴雨不覺自起收之惟爲一婢所見后恐事泄致禍遂手殺之以滅口而親自執爨帝由是重之其後栢夫人有寵后罕得進見帝嘗臥疾后往省栢帝曰老物可憎何煩出也后慙恚不食將自殺諸子亦不食帝驚而致謝后乃止帝退而謂人曰老物不足惜慮困我好兒耳

武帝楊后麗字瓊芝聰慧善書姿質美麗閑於女工然性妬帝博選良家以克後宮使后揀擇后惟取潔白長大其端正美麗者並不見留時卞藩女有美色

史記

卷之七上晉

四

帝檢扇謂后曰卞氏女佳后曰藩三世后族其女不可枉以卑位帝乃止

胡貴嬪芳初武帝多簡良家子女以充內職自擇其美者以絳紗繫臂而芳旣入選下殿號泣左右止之曰陛下聞聲芳曰死且不畏何畏陛下帝內寵萬人莫知所適常乘羊車恣其所之便宴寢宮人乃取竹葉挿戶以鹽汁灑地而引帝車然芳最蒙愛幸有專房之寵焉帝嘗與之樗蒲爭矢遂傷上指帝怒曰此固將種也芳對曰北伐公孫西距諸葛非將種而何

帝有慙色

惠帝賈后南風賈充女也元后納賈郭親黨之說欲婚之武帝曰賈公女有五不可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元后固請荀勗荀勗並稱其賢乃定婚后来妬忌酷虐多權詐嘗手殺數人或以戟擲孕妾于墮地帝聞之大怒已脩金墉城將廢之趙粲楊珧荀勗等深救乃止及爲皇后崇戾干權荒淫放恣與太醫令程璜等亂彰內外洛南有盜尉部小吏端麗美容止給廩役忽有非常衣服衆疑其竊小吏云先行逢一

史記

卷之七上晉

五

老嫗說家有疾病師卜云宜得城南少年厭之欲暫相煩必有重報於是隨去上車下帷內簾箱中行可十餘里過六七門限開簾箱見樓閣好屋問此是何處云是天上卽以香湯見浴好衣美食將入見一婦人年可三十五六短形青黑色眉後有疵見留數夕共寢歡宴臨出贈此衆物聽者聞其形狀知是賈后慙笑而去尉亦解意他人入者多死惟此小吏后深愛之得全而出初后詐有身內稟物爲產具遂取妹夫韓壽子尉祖養之託諒闇所生故弗顯遂謀廢太

史記

卷之七上

本

子以所養代立時洛中謠曰南風烈烈吹黃沙遙望
齊國鬱鬱岐嶷前至三月滅汝家母廣成君郭氏常勸
廢后臨終執后手令盡意於太子且曰趙粲及午必
亂汝事我死後勿復聽入深憶吾言后不能遵竟爲
姦謀殺楊太后害太子趙王倫乃率兵入宮使齊王
冏入殿廢后后驚曰卿何爲來冏曰有詔收后后曰
詔當從我出何詔也后至上閣呼帝曰陛下有婦使
人廢之亦行自廢又問冏曰起事者誰冏曰梁越后
曰繫狗當繫頸今反繫其尾何得不然而至宮西見謠

賈午韓壽並猛皆伏誅

惠帝羊后獻容賈后既廢孫秀議立之屢廢屢復帝
崩居弘訓宮洛陽敗沒于劉曜曜僭位以爲皇后因
問曰吾何如同馬家兒后曰胡可並言陛下開基之
聖主彼亡國之暗夫有一婦一子及身三耳不能庇
之貴爲天子而妻子辱於凡庶之手遣妾爾時實不
思生何面復有今日妾生於高門常謂世間男子皆
然自奉巾櫛以來始知天下有丈夫耳曜甚愛之

史記

卷之七上

七

謝夫人玖清惠貞正而有淑姿選入後庭爲才人惠
帝在東宮將納妃武帝慮太子尚幼未知帷房之事
乃遣往東宮侍寢由是得幸有身賈后妬忌之玖求
還西宮遂生愍懷太子年三四歲惠帝不知也入朝
見愍懷與諸皇子共戲執其手武帝曰是汝兒也及
立爲太子拜玖爲淑媛賈后不聽太子與玖相見處
之一室及愍懷遇酷玖亦被害焉

成帝杜后陵陽少有姿色長猶無齒有來求婚者輒
中止及帝納采之日一夜齒盡生在位六年無子先
是三吳女子相與簪白花望之如素素傳言天公織
女成爲之著服至是而后崩

簡文帝李宮人陵容本出微賤帝自三子夭後諸姬
孕絕將十年帝令卜者尾謙筮之曰後房中有一女
當育二貴男其一終盛乃令書相者召諸愛妾而示
之皆云非其人又悉以諸婢媵示焉時后爲宮人在
織坊中形長而色黑宮人皆謂之崑崙既至相者驚
云此其人也帝召侍寢后數夢兩龍枕膝日月入懷
意以爲吉祥向儕類說之帝聞而異焉遂生孝武帝

及孝武卽位尊爲皇太后

安平獻王孚字叔達溫厚廉讓博涉經史性通恕以貞白自立未嘗有怨於人歷遷清河太守明帝嗣位欲用孚問左右曰有兄風不答云似兄帝曰吾得司馬懿二人復何憂哉轉度支尚書復累轉太傅及高貴鄉公遭害百官莫敢奔赴孚枕尸於股哭之慟曰殺陛下者臣之罪奏推主者上表乞以王禮葬之孚性至慎宣帝執政常自退損後逢廢立之際未嘗預謀景文二帝以孚屬尊不敢逼及武帝受禪陳留王

東晉

卷之七上

八

就金墉城孚拜辭執王手流涕歔歔不能自勝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臨終遺令曰有魏貞士河內溫縣司馬孚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如一當以素棺單槨歛以時服薨年九十三其家遵乎遺旨所給器物一不施用

嗣義陽王威字景曜凶暴無操行諂附趙王倫倫將篡使威與黃門郎駱休逼帝奪璽綬進中書令倫敗惠帝反正曰阿皮振吾指奪吾璽綬不可不殺於是誅威阿皮威小字

武哀王騰字元邁以迎駕之功改封新蔡初發并州次於真定值大雪平地數尺營門前方數丈雪融不積騰恠而掘之得玉馬高尺許表獻之

嗣譙王承字敬才篤厚有志行元帝以王敦有無君之心欲出諸心腹以樹藩屏遂詔承爲湘州刺史承行達武昌釋戎備見王敦敦與之宴欲觀其意謂承曰大王雅素佳士恐非將帥才也承曰公未見知耳鈐刀豈不能一割乎承以敦欲測其情故發此言敦果謂錢鳳曰彼不知懼而學壯語此之不武何能爲也

東晉

卷之七上

九

平原王幹字子良有篤疾性理不恒頗清虛靜退簡於情欲前後愛妾死旣歛輒不釘棺置後空室中數日一視或行淫穢須其尸壞乃葬之齊王冏之平趙王倫也宗室朝士皆以牛酒相勞幹獨懷百錢出之曰趙王逆亂汝能義舉是汝之功今以百錢賀汝雖然大勢難居不可不慎及冏輔政幹詣之冏出迎拜幹入踞其牀不命冏坐語之曰汝勿效白文兒冏誅幹哭之慟謂左右曰宗室日衰惟此兒最可而復害

之從今殆矣東海王越興義至洛陽往視幹幹閉門不通越駐車良久幹乃使人謝遣而自於門閭闕之當時莫測其意或謂之有疾或以爲晦迹焉

王祥字休徵性至孝繼母朱氏不慈祥愈恭謹母嘗欲生魚時天寒水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幙卽以供母有丹柰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輒抱樹而哭漢末遭亂避居廬江三十餘年母終哀毀杖而後起時年六十徐州刺史呂虔檄爲別駕委

史

卷之七上

十

以州事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累遷司空太尉加侍中及武帝爲晉王祥與荀勗往謁勗謂祥曰相王尊重何侯旣已盡敬今便當拜也祥曰相國誠爲尊貴然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階而已安有天子三司而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爲也及入謁遂拜而祥獨長揖帝曰今日方知君見顧之重矣及卽位拜太保進爵爲公薨年八十五時奔赴者非朝廷之賢則親親故吏而已

門無雜吊之賓族孫戎嘆曰太保可謂清達矣

王覽字玄通母朱遇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至于成童每諫其母朱屢以非理使祥覽輒與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祥漸有時譽朱深嫉之密使酖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疑其有毒爭而不與朱遽奪反之自後朱賜祥饌覽輒先嘗朱懼覽致斃遂止覽孝友恭恪名亞於祥官至宗正卿以太中大夫歸老卒年七十三子六並顯達初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爲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祥

史

卷之七上

十

曰苟非其人刀或爲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固辭強之乃受祥臨薨以刀授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覽後奕世多賢才興于江左矣

何曾字穎然性奢豪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厨膳滋味過於王者每燕見不食大官所設帝輒命取其食蒸餅上不坼作十字不食食日萬錢猶曰無下箸處子劭字敬祖亦有父風衣裘服翫新故巨積食必盡四方珍異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爲限然優游自足不貪權勢劭子岐嗣哀榮弔岐辭以疾棄獨哭而曰

今年決下婢子品王詮謂之曰知灰吊灰何必見生岐前多罪爾時不下何公新公便下岐品人謂忠正畏強易弱繫乃止

石崇字季倫小名齊奴父苞爲晉文帝司徒苞臨終分財物與諸子獨不及崇母以爲言苞曰此兒雖小後自能得年二十餘爲修武令歷官征虜將軍監徐州諸軍事與潘岳諂事賈謐廣成君每出常降車路左望塵而拜性穎悟有才氣任俠無行檢在荊州劫遠使商客致富有別館在河陽之金谷一名梓澤財史備

卷之七上

主

產豐積室宇弘麗後房百數皆曳絳纈璚金翠絲竹盡當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愷以粉澤金崇以臘代薪愷作紫絲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崇塗屋以栴愷用赤石脂其爭豪如此武帝嘗以珊瑚樹賜愷高二尺許枝柯扶疎世所罕比愷以示崇崇以鐵如意擊碎之愷聲色俱厲崇曰不足多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條幹絕俗光彩耀目如愷比者甚衆愷慨然自失嘗與王敦

身名俱泰
何為不保首

早能覽識
無無所利矣

入太學見顏回原憲之象顧而嘆曰若與之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敦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卿差近崇正色曰士當身名俱泰何至變牖哉儻有妓女綠珠美而豔善吹笛孫秀使人求之崇不許使者曰君侯博古通今察遠照邇願加三思崇竟不與秀怒之乃勸趙王倫矯詔收崇崇正宴於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今爲爾得罪綠珠泣曰當效灰於官前因自投於樓下而灰崇曰吾不過流徙交廣耳及車載詣東市崇乃歎曰奴輩利吾家財收者答曰知史備

卷之七上

主

財致害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初崇家稻米飯在地悉化爲螺時人以爲族滅之應羊祜字叔子年五歲時令乳母取所弄金環乳母曰汝先無此物祜卽詣鄰人李氏東垣桑樹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吾公兒所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惋時人異之謂李氏子祜之前身也又有善相墓者言祜祖墓所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祜遂鑿之相者見曰猶出折臂三公而祜竟墮馬折臂位至公而無子

杜預字元凱好春秋左傳爲集解釋例時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而和嶠頗聚斂預常稱濟有馬癖嶠有錢癖武帝聞之謂預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預又好爲後世名常言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刻石爲一碑紀其勲績一沉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爲陵谷乎在鎮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爲害不求益也初在荊州因宴集醉臥齋中外人聞嘔吐聲竊窺於戶止見一大蛇垂頭而吐聞者異之其後徵爲司隸校尉加特進行次鄧

史衡

卷之七上晉

十四

州而卒

杜錫字世嘏少有盛名性亮直忠烈屢諫愍懷太子言辭懇切太子患之後置針著錫常所坐處魏中刺之流血他日太子問錫向著何事錫對醉不知太子詰之曰君喜責人何自作過也

裴秀字季彥有風操八歲能屬文叔父微有盛名賓客甚衆秀年十歲有詣微者出則過秀然秀母賤嫡母宣氏不之禮嘗使進饌於客見者皆爲之起母曰微賤如此當應爲小兒故也宣氏知之後遂止時人

爲之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

裴秀字敘則明悟有識量弱冠知名尤精老易少與王戎齊名吏部郎闕文帝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於是以前楷爲吏部郎楷風神高邁容儀俊爽博涉羣書特精禮義時人謂之玉人又稱見裴叙則如近玉山照映人也武帝初登祚採策以卜世數多少而得一帝不悅羣臣失色莫有言者楷從容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武帝大悅羣臣皆稱萬歲長水

史衡

卷之七上晉

十五

校尉孫季舒嘗與石崇酣燕慢傲過度崇欲表免之楷聞之謂崇曰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不亦乖乎崇乃止楷嘗營別宅其從兄衍見而悅之卽以宅與衍梁趙二王貴重當時楷歲請租錢百萬以散親族人或譏之楷曰損有餘以補不足天之道也其行已任率皆此類

裴瓚字國寶風神高邁見者皆敬之特爲王綏所重每從其游綏父戎謂之曰國寶初不來汝數往何也對曰國寶雖不知綏綏自知國寶

王導爲司空既拜嘆曰裴道期劉王喬在吾不得獨登此位邵字道期王喬字也

裴遐善言玄理音辭清暢嘗在平東將軍周馥坐與人圍棋馥司馬行酒遐未卽飲司馬醉怒因曳遐墮地遐徐起還坐顏色不變復暮如故時人以八裴方八王徽比王祥楷比王衍康比王綏綽比王澄瓚比王敦遐比王導顧比王戎邈比王玄云

衛瓘字伯玉學問深博明習文藝與尚書郎敦煌索靖俱善草書時人號爲一臺二妙漢末張芝亦善草

史

卷之七上

七

書論者謂瓘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惠帝之爲太子也朝臣咸謂不堪瓘欲啓廢而未敢發後會宴陵雲臺瓘託醉因跪帝牀前曰臣欲有所啓帝曰公所言何邪瓘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帝意乃悟因謬曰公真大醉邪瓘於此不復有言賈后怨之及帝卽位遂被害初瓘家人炊飯墮地盡化爲螺歲餘及禍

衛玠字叔寶年五歲風神秀異祖父瓚曰此兒有異於衆顧吾老不見其長成耳總角乘羊車入市見者

皆以爲玉人舅王濟備爽有風姿每見玠輒嘆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又嘗語人曰與玠同遊若明珠之

在側朗然照人及長好言玄理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每聞玠言輒歎息絕倒故時人爲之語曰衛玠談道平子絕倒澄玄濟皆有盛名俱出玠下世云王家三子不如衛家一兒玠妻父樂廣有海內重名議者以爲婦公冰清女婿玉潤王敦謂謝鯤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何平叔若在當

史

卷之七上

七

復絕倒卒年二十七時人謂玠被看殺謝鯤哭之慟人問子有何恤而致斯哀答曰棟梁折矣不覺耳張華字茂先學業優博辭藻溫麗嘗徙居載書三十乘天下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華所由是博物洽聞世無與比惠帝中人有得烏毛三丈以示華華見慘然曰此謂海鳧毛也出則天下亂矣陸機嘗餉華鮓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衆未之信華曰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鮓主果云園中茅積下得一白魚庖烹殊常以作鮓過美故以相獻武

庫封閉甚密其中忽有雉。雉華曰：此必蛇化為雉也。開視，雉側果有蛇。蛇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槌之無聲。帝以問華，華曰：可取蜀中桐材刻為魚形，扣之則鳴矣。於是如其言，果聲聞數里。華嘗望吳郡斗牛之間，常有紫氣，因與豫章人雷煥登樓觀之。煥曰：寶劍之精上徹于天耳。華曰：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即補煥為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入地四丈，餘得一石，面光氣非常，中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煥以南昌西山北麓下土拭之，光芒豔發。史記 卷之七上 九

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乎。荀勗字公曾，位光祿大夫，掌樂事。初，勗於路逢趙買人牛，鐸識其聲及掌樂音韻未調，乃曰：得趙之牛，鐸則諧矣。遂下郡國，悉送牛鐸，果得諧者。又嘗在帝坐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所炊，咸未之信。帝遣問膳夫，乃云實用故車脚。舉世伏其明識，勗久在中書，專管機事，後守尚書令，意甚固，或有賀之者，勗曰：奪我鳳凰池，諸君賀我邪？賈充字公闓，妻廣成君郭槐，性妬忌。初生子黎民，年三歲，乳母抱之當閣，黎民見充入，喜笑充就而拊之。槐望見，謂充私乳母，即鞭殺之。黎民戀念發病而死。後又生男，過期復為乳母所抱，充以手摩其頭，郭疑乳母又殺之，兒亦思慕而死。充遂無胤，以外孫韓謐為黎民子。奉充後，初充前妻李氏淑美，有才行，生二女，父豐誅李坐流徙，後娶郭武帝踐祚，李赦還，帝特詔充置左右，夫人充母亦勅迎李。郭怒，攘袂數充曰：刑定律令為佐命之功，我有其分，李那得與我並？充乃答詔託以謙冲，不敢當。兩夫人禮實畏槐也，乃為

李築室於永年里而不往來槐初欲省李氏充曰彼有才氣卿往不如不往及女爲皇太子妃槐乃盛威儀而去既入戶李氏出迎槐不覺脚屈因遂再拜自是充每出行槐輒使人尋之恐其過李也充母柳見古今重節義竟不知充與成濟事以濟不忠數遣罵之侍者聞之無不竊笑及將充問所欲言柳曰我教汝迎李新婦尚不肯安問他事遂無言李作女訓行於世

史簡

卷之七上

王

韓壽字德真美貌善容止賈充辟爲司空掾充每通焉時西域有貢奇香一着人則經月不散帝甚貴之惟以賜充及大司馬陳羣其女密盜以遺壽充覺之以女妻壽生謚好學有才思以爲充祠藉賈后威福驕侈踰度九貴豪浮競之徒莫不盡禮事之或稱謚文章以方賈誼時石崇歐陽建潘岳陸機陸雲繆徵杜斌摯虞諸葛詮王粹杜育鄒捷左思崔基劉琨和郁同恢案秀陳瞻郭彰許猛劉訕劉輿劉琨皆傳會於謚號曰二十四友及爲常侍侍講東宮太子意

有不悅謚患之遂與后成謀誣陷趙王倫廢后戮謚於西鐘下先是其家數有妖異飄風吹其朝衣飛上數百丈墜于中丞臺又蛇出其被中夜暴雷震其室柱陷入地壓毀牀帳至是果驗

史簡

卷之七上

王

魏舒字陽元少孤爲外家南氏所養南氏起宅相宅者云當出貴甥外祖母以魏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舒曰當爲外祖成此宅相舒嘗詣野王主人妻夜產俄而聞車馬之聲相問曰男也女也曰男書之十五以兵死復問寢者爲誰曰魏公舒後十五載詣主人問所生兒何在曰因條桑爲斧傷而死舒自知當爲公矣累遷後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常爲畫奇而已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數發無不中舉坐莫敵毓謝而歎曰吾之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豈一事哉官終劇陽子儀同三司

李熹字季和宣帝屢辟不就景帝輔政命爲大將軍從事中郎熹到引見帝謂曰昔先公辟君而君不應今孤命君而君至何也對曰先君以禮見待熹得以禮進退明公以法見繩熹畏法而至

劉寔字子真位至通侯每崇儉素嘗詣石崇家如廁見有絳紋帳襜褕甚麗兩婢持香囊寔便退笑謂崇曰誤入卿內崇曰是廁耳寔曰貧士未嘗得此乃更如他廁

劉智字子房貞素有兄風負薪自給讀誦不輟爲潁川太守管輅嘗謂人曰吾與劉潁川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昏不假寐自此之外殆白日欲寢矣

王濟字武子少有逸才風姿英爽氣蓋一時好弓馬勇力絕人善易及莊老文詞秀茂與婦夫和嶠及裴

史儗

卷之七上

王

楷齊名性豪俊麗服玉食時洛京地甚貴濟買地爲馬埒編錢滿之時人謂爲金溝王愷以帝舅奢豪有牛名八百里駮常瑩其蹄角濟請以錢千萬與牛對射而賭之愷亦自恃其能令濟先射一發破的因據胡床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而至一割便去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帝求之不過數十濟候其上直率少年詣園共啖畢伐樹而去帝嘗幸其宅供饌甚豐悉貯琉璃器中蒸脍甚美帝問其故答曰以人乳蒸之帝色甚不平食未畢而去帝嘗謂和嶠曰我將罵

濟而後官爵之何如嶠曰濟俊爽恐不可屈帝因召濟切讓之旣而曰知愧否濟答曰尺布斗粟之誣當爲陛下恥之他人能令親踈臣不能使親親以此愧陛下耳帝嘿然帝嘗與濟奕碁而孫皓在側謂皓曰何以好剝人面皮皓曰見無禮於君者則剝之濟時伸脚局下而皓譏焉卒年四十六時賢無不畢吊孫楚後來哭之甚悲哭畢向靈牀曰卿嘗好我作驢鳴我爲卿作之體似聲真客皆笑楚顧曰諸君不灰而今王濟灰乎

史儗

卷之七上

王

王濟字士治疎通亮達恢廓有大志嘗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曰吾欲使容長戟幘旗衆咸笑之濟曰陳勝有言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及除巴羆太守羆民苦役生男多不養濟嚴其科條寬其徭課所全活數千人轉廣漢太守嘗夜夢懸三刀於臥屋梁上須臾又益一刀濟驚覺意甚惡之主簿李毅再拜賀曰三刀爲州又益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後果然帝詔征孫皓濟統兵先在巴羆所全育者皆堪徭役供軍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爾必勉之無愛灰也

唐彬字儒宗有經國大度而不拘行檢尤明易文帝欲用爲掾屬以問叅軍孔穎題忌其能良久不答陳鯨歛板曰彬之爲人勝籌甚遠帝笑曰但能如卿固未易得何論於勝因碎彬爲鎧曹屬帝問曰卿何以致碎對曰脩業陋巷觀古人之遺跡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帝顧四坐曰名不虛行他日謂孔穎曰近見唐彬卿受蔽賢之責矣

山濤字巨源少有器量好老莊每隱身自晦與嵇康阮籍呂安爲竹林之游年四十州辟從事與石鑒共

史簡

卷之七上

晉

宿濤夜起蹴鑒口今爲何等時而眠邪知太傅臥何意鑒曰宰相三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卿何慮也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閒邪投傳而去未二年果有曹爽之事初濤布衣家貧謂妻韓氏曰忍饑寒我後當作三公但不知卿堪夫人不耳及居榮貴儉約無改袁毅嘗爲尉令貪濁賂遺公卿以求虛譽亦遺濤絲百斤濤不欲異衆受而藏於閣上後毅事露檻車送廷尉凡所受賂皆見推檢濤乃取絲付吏積年塵埃印封如初濤飲酒至八斗方醉帝欲試之乃以酒八斗

飲濤而密益之濤極本量而止

山簡字季倫性溫雅有父風年二十餘濤不之知簡因歎曰吾年幾三十而不爲家公所知後與嵇紹劉謩楊濟齊名爲征南都督鎮襄陽時四方寇亂朝野危懼簡優游卒歲唯酒是耽上豪習氏有佳園池簡每出游嬉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醉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籬舉鞭向葛疆何如并州兒

強家在并州簡愛將也

史簡

卷之七上

晉

王戎字濤沖幼而穎悟神彩秀徹視日不眩裴楷見而目之曰戎眼爛爛如巖下電年六七歲於宣武塲觀戲猛獸在檻中虓吼震地衆皆奔走戎獨立不動神色自若魏明帝於閣上見而奇之又嘗與羣兒戲於道側見李樹多實等輩競趨之戎獨不往或問其故戎曰樹在道邊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然阮籍與渾爲友籍每適渾俄頃輒去過視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濤沖清賞非卿倫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朝賢嘗上已襍洛或問王濟曰昨游有何言談濟曰

張華善說史漢裴頠論前言往行衮衮可聽王戎談子房季札之間超然玄著戎嘗與阮籍飲時兗州刺史劉昶字公榮在坐籍以酒少酌不及昶昶無恨色戎異之他日問籍曰彼何如人也答曰勝公榮不可不與飲若減公榮則不敢不共飲惟公榮可不與飲戎每與籍爲竹林之遊戎嘗後至籍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戎笑曰卿輩意亦復易敗耳後遷吏部尚書以母憂去職性至孝不拘禮制飲酒食肉或觀奕棋而容貌毀瘁杖然後起裴頠往吊之謂人曰若使一

史簡

卷之七上 晉

王

慟能傷人潸沖不免減性之譏也時和嶠亦居父喪以禮法自持量米而食哀毀不踰於戎帝謂劉毅曰和嶠毀頓過禮使人憂之毅曰嶠雖寢苦食粥乃生孝耳至於王戎所謂灰孝陛下當先憂之帝遣醫療治并賜藥物性好利積錢無紀極每自執牙籌晝夜算計恒若不足又儉嗇不自奉養世謂之膏肓之疾女適裴頠貸錢數萬久而未還女從歸寧戎色不悅女遽還直然後乃歡從子將婚戎遺其一單衣婚訖而更責取家有好事李常出賃之恐人得種恒鑽其核

然與賈郭通親苟媚取容浮沈容與無譽謬之節其所短也

王衍字夷甫神情明秀風姿詳雅總角嘗造山濤濤嗟嘆良久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武帝聞其名問戎曰夷甫當世誰比戎曰未見其比當從古人中求耳嘗因宴集爲族人所怒舉櫻擲其面衍初無言引王導共載而去然心不能平在車中攬鏡自照謂導曰爾看吾目光乃在牛背上矣衍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

史簡

卷之七上 晉

王

自比子貢善玄言談老莊每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義理有所不安隨卽改更世號口中雌黃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嘗喪幼子山簡吊之衍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衍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於情然則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簡服其言更爲之慟妻郭氏剛愎聚歛好干預人事衍患之而不能禁時有京師太俠李陽郭素憚之衍謂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不可郭爲之小損衍疾其貪故口未嘗言錢郭欲試之令婢以錢繞牀使不得行衍晨起見錢

謂婢曰舉阿堵物却及拜尚書令司徒司空不以經國爲念而思自全之計乃以弟澄爲荊州族弟敦爲青州因謂之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爲三窟矣後石勒使人排墻填殺之行將歿顧而言曰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衍儒秀有令望希心玄遠未嘗語利王戎常稱之曰王衍神姿高徹如瑶林瓊樹自然是風塵表物王敦亦稱夷甫處衆中如珠玉在瓦石間顧愷之作畫贊

史簡

卷之七上

王

謂巖巖清峙壁立千仞其爲人所尚如此

王澄字平子生而警悟衍妻郭性貪鄙欲令婢路上撝糞澄年十四諫爲不可郭大怒曰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屬新婦不以新婦屬小郎因捉其衣裾將杖之澄爭得脫踰牆而走衍有人倫之鑒尤重澄及王敦庾敳嘗目曰阿平弟一子嵩第二處仲第三澄嘗謂衍曰兄形似道而神峯太偶衍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然也凡經澄所題目者衍不復有言輒云已經平

了矣

郭舒字雅行王澄引爲別駕澄終日酣飲不以衆事在意舒常切諫之荆士宗庾嘗因酒忤澄澄怒叱之右棒庾舒厲色謂左右曰使君過醉汝軍何敢妄動澄恚曰別駕狂邪誑言我醉因遣搢其鼻灸其眉頭舒跪而受之澄意少釋庾亦得免有鄉人盜食舒牛事覺來謝舒曰卿儼所以食牛耳餘肉可共啖之世服其弘量及爲王敦荊州別駕敦聽繆坦言欲以武昌城西地爲營樂凱言不宜奪民地敦大怒曰王處仲不來江湖當有武昌地而不人云是我地邪舒曰

史簡

卷之七上

王

公聽舒一言敦曰平子以卿病狂故搢鼻灸眉頭舊疾復發邪舒曰古之狂也直周昌汲黯朱雲不狂也敦即使還地衆咸壯之

樂廣字彥輔冲約有遠識寒暑慾與物無競尤善談論裴楷衛瓘王衍及諸名士咸奇而服之時王澄胡母輔之等皆任放爲達或至褻體廣聞而笑曰名教內自有樂地何必乃爾成都王穎廣之壻也及與長沙王又違難又疑以問廣廣神色不變徐答曰廣豈以五男易一女嘗有親客久濶不復來廣問其故答

曰前蒙賜酒見盆中有蛇意甚惡之既飲而疾時聽事壁上有角漆畫作蛇廣意盆中蛇即角影也復置酒於前處謂客曰酒中復有所見不答曰如初廣乃告其所以客豁然意解沈疴頓愈

李胤字宣伯歷官侍中尚書令加特進家至貧儉兒病無以市藥帝聞之賜錢十萬

劉毅字仲雄少厲清節好臧否人物辟司隸都官從事將彈河南尹司隸不許曰獲獸之大處鼠蹈其背殺曰既能獲獸又能殺鼠何損於犬投傳而去咸寧

史劭

卷之七上

三

初爲司隸校尉帝問毅曰卿以朕方漢何帝也對曰可方桓靈帝曰不已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有直臣故不同也

和嶠字長輿累遷潁川太守爲政清簡廉覲見而歎曰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礫何多節目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嶠見太子不令因侍坐言於帝曰皇太子有淳古之德而季世多僞恐不了陛下家事帝默然不答贊妃銜之及惠帝卽位后使帝問嶠曰卿昔謂我

不了家事今日定云何嶠曰臣昔事先帝曾有斯言言之不效國之福也臣敢逃其罪乎嶠家產豐富然性至吝故世譏之

崔洪字伯良骨鯁不同於物人之有過輒面折之退無後言嘗奏免翟嬰官朝廷憚之尋爲尚書左丞時人爲之語曰叢生棘刺來自博陵在南爲鵠在北爲鵠遷吏部尚書薦郗詵代已爲左丞詵後料洪洪謂人曰我舉郗丞而還奏我是挽弩自射也詵聞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爲司馬以軍法戮宣子之僕宣子謂

史劭

卷之七上

三

諸大夫曰可賀我矣我選厥也任其事崔侯爲國舉才我以才見用惟官是視各明至公何故私言乃止此洪聞其言而重之洪口不言貨財手不執珠玉汝南王亮燕賓以琉璃鍾行酒洪不執亮問其故對曰慮有執玉不趨之義故爾

阮籍字嗣宗有濟世志屬時多亂遂酣飲不與世事文帝輔政引爲從事中郎有司言有子殺母者籍曰嘻殺父乃可至殺母乎坐者怪其失言帝曰殺父天下之極惡而以爲可乎籍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

父禽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若衆乃悅服籍聞步兵厨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爲步兵校尉會帝讓九錫公卿將勸進使籍爲其辭籍沉醉忘作臨詣府使取之籍便書寫無所改竄辭甚清壯爲時所重性至孝不拘禮教母終正與人圍碁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裴楷往弔之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視楷弔嘯畢便去或問之楷曰阮籍方外之士故不崇禮典我俗中之士故以軌儀自居時人歎爲兩得籍能爲青白眼稽喜來

史簡

卷之七上

三

弔籍作白眼對之喜不懌而去康閏之齋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嫂嘗歸寧籍相見與別或議之籍曰禮豈爲我設邪郝家少婦有美色當爐沽酒籍嘗詣飲醉便臥其側籍既不自嫌其夫亦不疑也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厥籍不識其父兄徑往哭之盡哀而還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返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嘗謂子渾曰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復爾阮咸字仲容任達不拘與叔父籍爲竹林之遊籍咸

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服皆錦綺絜目咸以竿挂大布犢鼻於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每至宗人間宴集不復用盃觴斟酌以大盆盛酒圍坐相向大酌更飲時有羣豕來飲其酒咸直接去其上便共飲之素幸姑之婢姑當歸于大家初云留婢既而自從去時方有客咸聞之遽倩客馬追婢既及與婢累騎還阮瞻字千里性恬澹不可榮辱司徒王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

史簡

卷之七上

三

良久卽命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嘗羣行冒熱渴甚逆旅有井衆競趨之瞻獨逡巡在後須飲者畢乃進其夷退無競如此素執無鬼論物莫能難忽有一客通名詣瞻談名理良久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言無卽僕便是鬼於是變爲異形須臾消滅瞻默然意色大惡歲餘病卒

阮脩字宣子好易老善清言常云無鬼曰今見鬼者云看生時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有鬼邪論者服焉

性簡任不修人事常步行以百錢拄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當世富貴而不肯顧家無擔石之儲晏如也年四十餘未有室王敦等歛錢爲婚皆名士也時慕之者求入錢而不得

阮裕字思曠宏遠不及放以德業知名曾有好車借無不給有人羣母意欲借而不敢言後裕聞之乃嘆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爲遂命焚之

稽康字叔夜有奇才遠邁不羣恬靜寡慾好莊老彈琴詠詩自足於懷嘗採藥游山澤得意忘反至汲郡

史籍

卷之七上

晉書

山中見孫登遂從之游及臨去登曰君性烈而才雋其能免乎又遇王烈共入山烈嘗得石髓如飴卽自服半餘半與康皆疑而爲石又於石室中見一卷素書遽呼康往取輒不復見烈乃歎曰叔夜趣非常而輒不遇命也山濤將去選官舉康自代康乃與濤書告絕嘗與向秀共鍛於大樹之下以自贖給鍾會往造焉康不爲之禮而鍛不輟良久會去康謂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因憾之言於文帝曰稽康臥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

下顧以康爲慮耳遂諧而遇害將詣東市康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於今絕矣初康嘗游平洛西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與談音律辭致清辯因索琴彈之而爲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授康仍誓不傳人

劉伶字伯倫澹默少言不妄交游貌甚陋不以家產有無介意常乘鹿車携一壺酒使人荷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嘗渴甚求酒於其妻妻捐酒毀器涕泣

史籍

卷之七上

晉書

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兒之言慎不可聽仍引酒御肉隗然復醉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伶雖陶兀昏放而機應不差所著酒德頌一篇餘文不多見

謝鯤字幼輿少知名通簡有高識不脩威儀好老易能歌善鼓琴王衍稍紹並奇之鄰家高氏女有美色

之暮則共宿車上常歎曰滄海橫流處不安也荆土饑荒不得食乃殺牛壞車煮肉噉之既盡父子俱餓

歎

羊曼字祖延任達頽縱好飲酒與溫嶠庾亮阮放桓彝並爲中興名士初王敦錄爲右長史知敦不臣終日酣醉諷議而已敦敗爲丹陽尹時朝士過江拜官相飾供饌曼凡客來早者得佳設日晏則漸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而不問貴賤有羊固拜臨海太守竟日皆美雖晚至者猶獲盛饌論者以固之豐腴乃不

史

卷之七上

羊

如曼之真率

光逸字孟祖初爲博昌小吏縣令使逸送客冒寒舉體凍濕還遇令不在解衣炙之入令被中臥令還大怒將加嚴罰逸曰家貧衣單沾濕無可代若不暫溫勢必凍死奈何惜一被而殺一人乎君子仁愛必不爾也令奇而釋之後爲門亭長迎新令至京師胡毋輔之與荀遠共詣令家望見逸謂遠曰彼似奇才便呼上車與談良久果俊器令怪客不入吏白與光逸語令大怒除逸名斥遣之後以避亂渡江復依輔之

初至屬輔之與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曇阮孚散裸相閉室酣飲已累日逸將排戶入守者不聽逸便於戶外脫衣露頭於狗竇中窺之而大叫輔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也逸呼入遂與飲不捨晝夜時人謂之八達

時號兖州八伯蓋擬古之八伯陳留阮放爲宏伯高平鄒罽爲方伯泰山胡毋輔之爲達伯濟陰卞壺爲叔伯陳留蔡謨爲朗伯阮孚爲誕伯高平劉綬爲委伯泰山羊曼爲黯伯其後更有四伯大鴻臚陳留江

史

卷之七上

羊

泉以能食爲穀伯豫章太守史疇以大肥爲笨伯散騎郎高平張疑以狡妄爲猾伯廬陵太守羊聘以狠戾爲瑣伯蓋擬古之四克

庾歎字子嵩雅有遠韻見王室多難終知嬰禍乃著意賦以豁情從子亮見賦問曰若有意也非賦所盡若無意也復何所賦答曰在有無之間耳時劉興見任於東海王越人士多爲所構以歎家富性儉說越就換錢千萬與其客而乘之越於衆坐中問歎歎類然已醉幘墮機上以頭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有二

千萬隨公所取越甚悅因曰不可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王衍不與歎交歎卿之不置衍曰君不得爲耳歎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我家法卿自用卿家法衍甚奇之

庾純字謀甫賈充嘗安朝士而純後至充謂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後純曰且有小事非事不了是以來後世言純之先嘗有伍伯者充之先有市魁者以此相譏焉

史簡
卷之七上
晉
聖
卻詵字廣基博學多才瓌偉倜儻不拘細行累遷雍

州刺史武帝於東堂會選問詵曰卿自以爲何如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爲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帝笑侍中奏免詵官帝曰吾與之戲耳不足怪也

華譚字令思爽慧有口辯鄰里重之或問曰訪言人之相去如九牛毛寧有此理乎譚答曰昔許由巢父讓天子之貴市道小人爭半錢之利此之相去何啻九牛毛也

袁甫字公甫以詞辯稱與譚齊名嘗詣中領軍何勗

求刺縣勗曰唯欲牢縣不爲臺閣何也甫曰人有能有不能譬繒中之好莫過錦抑不可以爲帽縠中之美莫過稻稻不可以爲蓑蒹蒹藭馳名於州郡而息譽於京邑廷尉之材不爲三公自昔然也最善

愍懷太子通字熙祖惠帝長子嘗夜失火武帝登樓望之太子年五歲牽帝裾入閣中帝問其故對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宜令照見人君也帝奇之嘗從帝觀永寧言於帝曰豕甚肥何不殺以享士而使久費五穀帝嘉其意即使烹之因撫其背謂廷尉傳岐

史簡

卷之七上

聖

曰此兒當興我家後爲賈后所廢孫慮以藥杵椎殺之先是有童謠曰東宮馬子莫驚空前至臘月纏汝髮又曰南風起今吹白沙遥望魯國鬱嵯峨千歲鸛儼生齒牙

陸機字士衡有異才文章冠世張華素重其名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嘗詣侍中王濟濟指羊酪謂機曰卿吳中何以敵此答云千里萐莆不下鹽豉時人稱爲名對著作郎盧志於衆中問機曰陸遜陸抗於君近遠機曰如君於盧毓盧挺志默然既起雲謂機曰

殊邦遐遠容不相悉何至於此機曰我父祖名播四海寧不知邪議者以此定二陸之優劣初機有駿犬名曰黃耳甚愛之既而羈寓京師久無家問笑語犬曰我家絕無書信汝能齋書取消息不犬搖尾作聲機卽爲書以竹筒盛之而繫其頭犬尋路南走遂至其家得報還洛其後因以爲常後馬成都王穎所收歎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遂遇害

陸雲字士龍少與兄機齊名雖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幼時吳尚書閔鴻見而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

史

卷之七上

聖

當是鳳雛素有笑疾嘗者緣經上船於水中顧見其影因大笑落水人救獲免詣張華見華以帛繩纏頸大笑不已荀隱時亦在坐華曰今日相遇可勿爲常談雲因抗手曰雲間陸士龍隱曰日下荀鳴鶴雲又曰旣聞青雲觀白雉何不張爾弓挾爾矢隱曰本謂是雲龍驟驟乃是山鹿野麋獸微弩強是以發遲華撫手大笑刺史周浚石謂人曰陸士龍當今之顏子也因補浚儀令人有見殺者主之口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客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出十

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旣而果然問之具狀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問妻得出欲與語憚近縣遠相要候於是一縣稱其神明後爲孟玖所譖與兄機同遇害初雲嘗行逗宿故人家夜暗迷路莫知所從忽望草中有火光於是趣之至一家便寄宿見一年少美風姿共談老子辭致深遠向曉辭去行十許里至故人家云此處無人居雲意始悟却尋昨宿處乃王弼冢雲本無玄學自此殊進唐太宗制曰矯翻南辭翻棲火樹飛鱗北逝卒委湯池遂使冗碎雙龍

史

卷之七上

聖

果傾兩鳳激浪之心未聘遽骨修鱗陵雲之意將騰先灰勁翻又高詞迴映如朗月之懸光疊意迴舒若重巖之積秀千條析理則電折霜開一緒連文則珠流璧合

潘岳字安仁初孫秀爲岳小史狡黠自喜岳數撻辱之秀常銜忿及趙王倫輔政秀爲中書令岳於省內謂秀曰孫令猶憶曠昔周旋不答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自知不免俄而秀遂誣岳及石崇歐陽建爲亂夷三族崇已送在市岳後至崇謂之曰安仁卿亦

復爾邪岳曰可謂白首同所歸岳金谷詩有此句乃成其識岳美姿儀少常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縈繞投之以果遂滿車而歸時張載甚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擲之委頓而返

孫楚字子荆才藻卓絕爽邁不羣陵傲無鄉曲之譽與同郡王濟友善濟爲本州大中正訪問銓邑人品狀至楚濟曰此人非卿所能目吾自爲之乃狀楚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羣楚少時欲隱居謂濟曰當欲枕石漱流誤云漱石枕流濟曰流非可枕石非可漱楚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厲其齒初楚除婦服作詩以示濟濟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

孫綽字興公博學善屬文少與許詢俱有高尚之志居會稽游放山水十餘年乃作遂初賦以致意常鄙山濤而謂人曰山濤吾所不解更非更隱非隱若以元禮門爲龍津則當點額舉麟矣所居齋前種一株松恒自守護鄰人謂之曰樹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恐永無棟梁日耳綽答曰楓柳雖復合抱亦何所施邪

史記

卷之七上

聖

沙門支遁問綽君何如許答曰高情遠致弟子蚤已伏膺然一詠一吟許將北面矣嘗作天台賦以示友人范榮期云卿試擲地當作金石聲也榮期曰恐此金石非中宮商然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性通率好譏調嘗與習鑿齒共行綽在前顧謂鑿齒曰沙之汰之瓦石在後鑿齒曰簾之颺之機批在前時桓溫欲經緯中國移都洛陽朝廷不敢爲異綽上疏極諫溫見表不悅曰致意與公何不尋君遂初賦知人家國邪尋轉廷尉卿領著作

史記

卷之七上

聖

馬隆字孝興少智勇好立名節帝每有西顧之憂臨朝而歎曰誰能爲我討此虜通涼州者乎朝臣莫對隆進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滅賊何爲不任顧卿方畧何如耳隆曰陛下若能任臣當聽臣自任帝曰云何隆曰臣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鼓行而西稟陛下威德醜虜何足滅哉帝許之以爲武威太守隆募限腰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簡試自旦至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因請自至武庫選杖武庫令與隆忿爭御史中丞奏劾

隆隆曰臣當亡命戰場以報所受武庫令乃以魏時朽杖見給不可復用非陛下使臣滅賊意也帝從之於是西渡果斬樹機能涼州遂平隆使到帝撫掌歎笑謂羣臣曰若從諸卿言是無秦涼也

胡奮字玄威性開朗有籌畧累遷護軍散騎常侍奏始末武帝忘政事而耽於色大採擇公卿女以充六宮奮一子早亡一女選入爲貴人哭曰老奴不死惟有二兒男入九地之下女上九天之上楊駿以后父驕傲自得奮謂駿曰卿恃女更益豪邪歷觀前代與天家婚未有不滅門者但早晚耳觀卿舉措適所以速禍駿曰卿女不在天家乎奮曰我女與卿女作婢耳何能損益

周處字子義膂力絕人縱情肆慾州曲患之處謂父老曰今時和歲豐何苦而不樂邪父老歎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答曰南山白額猛獸長橋下蛟并子爲三矣處曰若此爲患吾能除之父老曰子若除之則一郡之大慶非徒去害而已處乃入山射殺猛獸因投水搏蛟蛟或浮或沉行數十里而處

史記

卷之七上

七

與之俱經三日三夜人謂必皆相慶賀處果殺蛟而反問鄉里相慶始知人患已之甚乃入吳尋二陸勵志好學爲伏波將軍力戰而沒

周訪字士達沉毅能讓有果斷周窮振乏鄉人盜訪牛於冢間殺之訪得之密埋其肉不使人知少遇善相者廬江陳訓謂訪與陶侃曰二君皆位至方嶽功名畧同但陶得上壽周當下壽優劣更由年耳初陶侃微時丁艱將葬家中忽失牛而不知所在遇一老父謂曰前崗見一牛眠山圩中其地若葬位極人臣矣又指一山云此亦其次當出二千石言訖不見侃尋牛得之因塋其處以所指別山與訪訪父死塋焉果爲刺史

史記

卷之七上

七

趙王倫字子曇宣帝第九子僭卽帝位孫秀爲相國時有雉入殿中自太極東階上殿驅之更飛西鍾下有頃飛去又於殿上得異鳥問皆不知名累日向夕宮西有素衣小兒言是服劉鳥倫使錄小兒并鳥閉置牢室明旦開視戶如故並失人鳥所在倫目上有瘤時以爲妖焉齊王冏兵入惠帝反正賜倫金屑酒

亥秀族誅

齊王罔字景治獻王攸之子也以反正功加九錫驕奢僭妄竟至於敗初罔之盛也有一婦人詣大司馬府求寄產吏詰之婦人曰我截齊便去耳識者聞而惡之時又謠曰着布袖腹爲齊持服俄而罔誅

苟晞字道將進位都督封東平侯練於官事斷決如流人不敢欺其從母依之奉養甚厚從母子求爲將晞距之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將無後悔邪固欲之晞乃以爲督護後犯法晞仗節斬之從母叩頭請救不

史

卷之七上

史

聽旣而素服哭之流涕曰殺卿者兖州刺史哭弟者苟道將其杖法如此及爲青州刺史以嚴刻立功日加斬戮流血成川人不堪命號曰屠伯

劉琨字越石少負志氣有縱橫之才善交勝已而頗浮誇與范陽祖逖爲友聞逖被用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着鞭其意氣相期如此在晉陽嘗爲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琨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懷然長歎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涕歔歔有懷土之切向曉復吹之賊並棄圍

而走官至太尉廣武侯

祖逖字士稚輕財好俠慷慨有節尚博覽古今見者謂有贊世才具與中山劉琨俱爲司州主簿情好相繆共被同寢中夜聞荒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每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並起吾與足下當相避於中原耳及鎮雍丘躬自儉約勸督農桑又收塋枯骨爲之祭醊百姓咸悅嘗置酒大會耆老中坐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歟將何恨乃歌曰幸哉遺黎免俘虜三辰旣朗遇慈父玄酒忘勞甘瓠脯

史

卷之七上

史

何以詠恩歌且舞遂病甚先是華譚廣關問衡人戴洋洋曰祖豫州九月當歿初有妖星見於豫州之分歷陽陳訓謂人曰今年西北大將當歿亦見星曰爲我矣方平河北而天欲殺我此乃不祜國也俄卒于雍丘

祖納字士言家有操行能清談少孤貧常自炊爨以養母王敦聞之遺其二婢辟爲從事中郎有戲之曰奴價倍婢納曰百里奚何必輕於五羖皮邪好奕棋王隱謂之曰禹惜寸陰不聞數棋對曰我亦志愛耳

嘗問梅陶曰君鄉里立月旦評何如陶曰善張惡張則佳法也納曰未一時王隱在坐因曰尚書稱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何得一月便行褒貶陶曰此官法也月旦私法也隱曰古人有言貞良而公先人之殃酷烈而存先人之勛累世乃著豈但一月若必月旦則顏回食埃不免貪污盜蹠引少則爲清廉朝種暮穫善惡未定矣時梅陶及鍾雅說數餘事納輒因之因曰君汝穎之士利如錐我幽冀之士鈍如槌持我鈍槌楯君利錐皆當摧矣陶雅並稱有神錐不可

史記

卷之七上

七

得槌納曰假有神錐必有神槌雅無以對

邵續字嗣祖朴素有志烈博覽經史善談理義妙解天文爲綬集將軍石季龍執之送於石勒以爲從事中郎身灌園鬻菜以供衣食勒屢遣客之數曰此真高人矣不如是安足貴乎嘉其清苦數賜穀帛每朝嗟歎以勵羣官

會稽王道子初爲武帝所親昵專恣弄權任用樂大趙牙茹千秋牙爲道子開東第築山穿池別樹竹木功用鉅萬道子使宮人爲酒肆沽賣於水側與親昵

乘船就之飲宴以爲笑樂帝嘗幸其第謂道子曰府內有山因得遊矚甚善也然修飾太過非示天下以儉道子無以對唯唯而已左右侍臣莫敢有言帝還宮道子謂牙曰上若知山是版築所作爾必死矣牙曰公在牙何敢死

王導字茂弘少有風鑒識量清遠爲丞相軍諮祭酒桓彝初過江見朝廷微弱謂周顗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欲求全活而寡弱如此將何以濟憂懼不樂往見導極談世事還謂顗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過

史記

卷之七上

七

江人士每至暇日相要出新亭飲宴周顗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山之異皆相視流涕惟導慨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邪衆收淚而謝之導善於因事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時帑藏空竭庫中惟有練數千端鬻之不售而國用不給導患之乃與朝賢俱制練布單衣士人翕然競服之練遂踊貴乃令主者出賣端至一金其爲時所慕如此妻曹氏性妬導甚憚之乃密營別館以處衆妾曹知將往焉導恐妾被辱遽令命駕

以所執麈尾柄驅牛而進司徒蔡謨聞之戲謔曰朝廷欲加公九錫謨弗之覺但謙退而已謨曰不聞餘物惟有短轅犢車長柄麈尾謨大怒謂人曰吾往與羣賢共游洛中何曾聞有蔡克兒也時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鎮於外或云亮當舉兵內向勸謨密爲之防謨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悠悠之談宜絕智者之口元規若來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懼哉旣而亮據上流擁彊兵遙執朝廷之權人多歸之謨內不能平常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汚人

史

卷之七上

王

王悅字長豫弱冠有高名事親色養父熹甚愛之嘗與奕棋爭道熹笑曰相與有瓜葛那得爲爾邪熹性儉節帳下甘果爛敗令棄之去勿使大郎知官中書侍郎先熹卒先是熹夢人以百萬錢買悅潛爲祈禱者備矣尋掘地得錢百萬意甚惡之一皆藏閉及悅疾篤熹憂念不食積日忽見一人形狀甚偉被甲持刀熹問君是何人曰僕是蔣侯也公兒不佳欲爲請命故來耳公勿復憂因求食遂噉數升食畢勃然謂熹曰中書患非可救者言訖不見悅亦殞絕

王珣字元琳弱冠與陳郡謝玄俱爲桓溫掾甚敬重之嘗謂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旄杖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後徵左僕射領太子詹事以才學文章見昵於帝一夕珣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旣覺語人云此當有大事筆俄而武帝崩哀冊謚議皆珣所草初珣與謝安有隙在東閤安薨便出京師詣族弟獻之曰吾欲哭謝公獻之驚曰所望於法護於是直前哭之甚慟

法護珣小字

史

卷之七上

王

王珣字季琰小字僧彌少有才藝善行書名出珣右時人爲之語曰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爲兄時有外國沙門提婆爲珣兄弟講毘曇經珣時尚幼講未半便云已解卽於別室與法門法綱等自講綱歎曰大義皆是但少未精耳

劉弘字和季有幹畧每有興廢手書守相丁寧款密所以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

陶侃字士行早孤貧爲縣吏都陽孝廉范逵嘗過之舍卒無以待賓其母乃截髮得簪髮以易酒肴樂

飲極歡雖僕從亦過所望及遠去侃追送百餘里達
曰卿欲仕郡乎侃曰欲之困於無津耳達薦於廬江
太守張夔召爲掾陽令歷轉江夏太守以母憂去職
嘗有二客來吊不哭而退化爲鸛鶴冲天而去時人
異之及爲廣州刺史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
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
游恐不堪事常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
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必無聞於
後是自棄也諸叅佐或以談戲廢事者悉命取其酒

史書

卷之七上

王

器蒲博之具投之於江吏將則加鞭朴曰楊蒲者牧
猪奴戲耳老莊浮華弄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
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邪
嘗出游見人持一把耒熟稻侃問用此何爲人云行
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佃而戲賊人稻
執而鞭之時造船木屑及竹頭悉令舉掌之咸不解
所以後正會積雪始晴聽事前餘雪猶濕於是以屑
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丁裝船其綜
理微密皆類此初庾亮有高名羣輩之禍職亮是由

及侃斬於石頭懼侃致討遂詣侃拜謝侃遽止之
曰庾元規乃拜陶士行邪王導入石頭城令取故節
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慙色侃少時漁於雷
澤網得一織梭以挂于壁有頃雷雨自化爲龍而去
又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惟一
門不得入闢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及寤左
腋猶痛又嘗如廁見一人朱衣介幘歛板曰以君長
者故來相報君後當爲公位至八州都督有善相者
師圭謂侃曰君左手中指有豎理當爲公若微於上

史書

卷之七上

王

貴不可言侃以針決之見血灑壁而爲公字以紙裏
手公字愈明及都督八州據上流握疆兵潛有窺
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勝妾數十家僮千餘
珍奇寶貨富於天府薨年七十六子十七人

溫嶠字太真明帝拜中書令爲王敦所忌請爲左司
馬嶠諫敦不納謬爲依附因結錢鳳爲之聲譽每日
錢世儀精神滿腹鳳聞而悅之補嶠丹陽尹嶠猶思
鳳之姦謀因致餞別酒至鳳前鳳未及飲嶠因爲醉
以手版擊鳳幘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酒而敢

不飲敦以爲醉兩釋之後風說敦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豈得以此便相譏貶由是風謀不行嶠遂得先備平敦後旋武昌至牛渚磯水深不可測世云其下多怪物嶠遂燬犀角而照之須臾見水族覆火奇形異狀或乘馬車者赤衣者嶠其夜夢人謂已曰與君幽明道別何意相照也意甚惡之嶠先有齒疾至是拔之因中風至鎮未旬而卒

史書
卷之七上
王
郇鑒字道徽值永嘉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鑒名德傳共飴之時兄子邁外甥周翼道小常携就食

鄉人曰各自饑困以君賢欲共相濟耳恐不能兼有所存鑒於是獨往食訖以飯肴兩頰邊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同過江邁位至護軍翼爲剡縣令

郇超字景興卓犖不羈善談論爲桓溫參軍王珣爲溫主簿俱爲所禮重府中語曰翼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溫懷不軌欲立霸王之基超爲之謀謝安與王坦之嘗詣溫論事溫令超帳中臥聽之風動帳開安笑曰郇生可謂入幕之賓矣及遷中書侍郎謝安與王文度共詣超日肝未得前文度便欲去

安曰不能爲性命忍俄頃邪先父情卒初超雖實黨桓氏以情忠于王室不令知之將出一箱書付門生曰本欲焚之恐公年尊必以傷慙而斃我公後若大損眠食可呈此箱不爾便燒之惜後果哀悼成疾門生依旨呈之則悉與溫往反密計惜大怒曰小子忤恨晚矣更不復哭王獻之兄弟見惜常踴躍問訊甚修舅甥之禮及超歿見遂慢怠展而候之命席便遷延辭避惜每慨然曰使嘉賓不歿我子敢爾邪

史書
卷之七上
王
賀循字彥先操尚高厲博學善文言行進止必以禮

讓元帝爲安東將軍與循言及吳時事因問曰孫皓嘗燒鋸截一賀頭是誰邪循未及言帝悟曰是賀邵也循流涕曰先父遭遇無道循創巨痛深無以上答帝甚愧之三日不出廷尉張閭住在小市將奪左右近宅以廣其居乃私作都門早閉晏開人多患之訟於州府皆不見省會循出至破岡連名詣循質之循曰見張廷尉當爲言及之閭聞而遽毀其門詣循致謝其爲世所敬服如此

薛兼字令長清素有器宇少與同郡紀瞻廣陵閔鴻

吳郡顧榮會稽賀循齊名號爲五鶴初入洛司空張華見而奇之曰皆南金也

顧榮字彥先與陸機兄弟同入洛時人號爲三俊爲趙王倫子虔長史初榮與同寮飲宴見執炙者貌狀不凡有欲炙之色榮割炙唱之坐者問其故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及倫敗榮被執將誅而執炙者爲督率遂救之得免

劉峙字王喬少有美譽善談名理曾避亂鳩壁賈胡百數欲害之峙無懼色援笳而吹遂爲出塞入塞之

史簡

卷之七上

五

曲以動其游客之思於是羣胡皆盡泣而去之羣爲閭鼎所殺司空蔡謨歎曰若使劉王喬南渡司徒公之美選也

戴若思有風儀性閑爽少好遊俠不拘操行遇陸機赴洛船裝甚盛遂與其徒掠之若思登岸據胡牀指麾同旅皆得其宜機察見之知非常人在舫屋上遙謂之曰卿才畧如此乃復作劫邪若思感悟因流涕投劍就之機與言深加賞異遂與定交焉後有高名爲王敦所害

周顗字伯仁少有重名神彩秀徹司徒掾同郡黃

有清操見而歎曰汝穎固多奇士自頃雅道陵遲今復見周伯仁將振起舊風清我邦族矣累轉吏部尚書左僕射庾亮嘗謂顗曰諸人咸以君方樂廣顗曰何乃刻畫無鹽唐突西施也初顗以雅望獲海內盛名後頗以酒失爲僕射畧無醒日時人號爲三日僕射庾亮曰周侯末年所謂鳳德之衰也顗在中朝時能飲酒一石及過江雖日醉每稱無對偶有舊對從北來顗遇之欣然乃出酒二石共飲各大醉及顗醒

史簡

卷之七上

五

使視客已腐脅而歎顗性寬裕而友愛過人弟嵩嘗因酒瞋目謂顗曰君才不及弟何乃橫得重名以所燃臘燭投之顗神色無忤徐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王導甚重之嘗枕顗膝而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也答曰此中空洞無物然足容卿輩數百人導亦不以爲忤又於導坐傲然嘯詠導云卿欲希稽阮邪顗曰何敢近捨明公遠希稽阮王敦素憚顗每見輒面熱雖復冬月扇面手不得休至是害之於石頭南門外石上籍其家得素麈數枚盛故絮而已酒五甕

之中負此良友

甘卓字季思官侍中都督王敦肆逆卓還襄陽舉動失常自照鏡不見其頭視庭樹而頭在樹上心甚惡之其家金櫃鳴聲似槌鏡清而悲巫云金櫃將離是以悲鳴數日爲襄陽太守周慮所集傳首于敦

郭璞字景純博學有高才訥於言論好古文奇字詞賦爲中興之冠妙陰陽曆算有郭公者精卜筮璞從之受業授以青囊書九卷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攘災轉禍通致無方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也惠懷之

際河東先擾璞筮之投策而歎曰嗟乎黔黎將湮於異類桑梓其蕸爲龍荒乎於是潛結親昵及交遊數十家避地東南抵將軍趙固會固所乘良馬久惜之不接賓客璞至門吏不爲通璞曰吾能活馬吏驚入白固趨出曰君能活吾馬乎璞曰得健夫二三十皆持長竿東行三十里有丘林社廟者便以竿打拍當得一物宜急持歸得此馬活矣固如其言果得一物似猴持歸此物見馬便噓吸其鼻頃之馬起迅嘶鳴食如常不復見向物固奇之厚加資給行至廬江太守孟康無心南渡璞爲占曰敗康不之信璞將促裝去之愛主人婢無由而得乃取小豆三斗繞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甚惡之請璞爲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賣之慎勿爭價則此妖可除也主人從之璞陰令人賤買此婢復爲符投於井中數千赤衣人皆反縛一一自投於井主人大悅璞携婢去後數旬而廬江陷過宣城太守殷祐引爲參軍時有物大如水牛灰色卑脚脚類象鼻前尾上皆白大力而遲鈍來到

城下衆咸異焉祐使人伏而取之今璞作卦是爲駭鼠巫云廟神不悅曰此是邦亭驢山君鼠使詣荆山暫來過我不須觸之王導深重璞引衆已軍事嘗令作卦璞言公有震厄可命駕西出數十里得一栢樹截斷如身長置常寢處災當可消矣導從其言數日果震栢樹粉碎璞性輕易不修威儀嗜酒好色時或過度著作郎于寶戒之曰此非適性之道也璞曰吾所受有本限用之恒恐不得盡卿乃憂酒色之爲患乎時暨陽人任谷因耕息於樹下忽有一人著羽衣就淫之旣而不知所在谷遂有娠積月將產羽衣人復來以刀穿其陰下出一蛇子便去谷遂成宦者後詣闕上書自云有道術帝留谷于宮中璞疏出之元帝崩谷因以走璞以母憂去職卜葬地於暨陽去水百步許人以近水爲言璞曰當卽爲陸矣其後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爲桑田璞常爲人葬帝微服往觀之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也帝曰出天子邪答曰能致天子問耳帝甚異之璞素與桓彝友善彝每

造之或值璞在婦間便入璞曰卿來他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厠上相尋耳必客主有殃爨後因醉詣璞正逢在厠掩而觀之見璞褻身被髮啣刀設醢璞見爨撫心大驚曰吾每屬卿勿來反更如是非但禍吾卿亦不免矣天實爲之將以誰咎璞終嬰王敦之禍爨亦歿蘇峻之難敦將舉兵使璞筮璞曰無成又問書客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怒收璞詣南崗斬之璞臨出謂行刑者曰欲何之曰南崗頭璞曰必在雙栢樹下旣至果然初璞中興初行經越城間遇一人呼其姓名因以袴褶遺之其人辭不受璞曰但取後自當知其人遂受而去至是果此人行刑時年四十九初庾翼幼時嘗令璞筮公家及身卦成曰建元之末丘山傾長顧之初子凋零及康帝卽位將改元爲建元或謂庾冰曰子忘郭生之言邪丘山上名此號不宜用水撫心歎恨及帝崩何充改元爲永和庾翼歎曰天道精微乃當如是長顧者永和也吾庸得免乎其年翼卒冰又令筮其後嗣卦成曰

卿諸子並當貴盛然有白龍者凶徵至矣若墓碑生金庾氏之大忌也後冰子蘊爲廣州刺史妻房內忽有一新生白狗子莫知所由來其妻秘愛之不令蘊知狗轉長大繼入見狗眉眼分明又身至長而弱異於常狗蘊甚怪之將出共視在衆人前忽失所在蘊慨然曰殆白龍乎庾氏禍至矣又墓碑生金俄爲桓溫所滅

庾亮字元規歷官都督刺史鎮武昌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往共登南樓俄而不覺亮至諸人將起避

史簡

卷之七十一

李

之亮徐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便據胡牀與浩等談詠竟坐其坦率如此亮所乘馬有的顛殷浩以爲不利於主勸賣之亮曰曷有已之不安而移之於人浩慙而退及薨將葬何充會之歎曰埋玉樹於土中使人情何能已

庾懌字叔預嘗以白羽扇獻成帝帝嫌其非新反之侍中劉劭曰栢梁雲構大匠先居其下管絃繁奏斐牙先聆其音懌之上扇以好不以新懌聞之曰此人宜在帝之左右懌嘗以毒酒餽江州刺史王允之允

之覺之飲犬犬斃密奏之帝怒曰大舅已亂天下小舅復欲爾邪懌聞懼遂飲鸞而卒大舅謂亮也

庾翼字稚恭風儀秀偉有經綸大畧京兆杜乂陳郡殷浩並才名冠世而翼弗之重也每語人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議其任耳見桓溫總角之中便期之以遠畧因言於成帝曰桓溫有英雄之才願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矯畜之宜委以方邵之任必有弘濟艱難之功

史簡

卷之七十一

李

亮深交雅爲周顗所重顗嘗嘆曰茂倫嶽嶠歷落固可笑人也嘗遇輿縣宰東海徐寧字安期通朗博涉與之定交先是庾亮每屬翼覓一佳吏部及至都謂亮曰爲卿得一吏部矣亮問所在翼曰人所應有而不必有人所應無而不必無徐寧眞海岱清士因爲叙之卽遷吏部郎竟歷顯職翼後補宣城內史爲蘇竣將韓晃所害初翼與郭璞善嘗令璞筮卦成璞以千杵之變問其故曰卦與吾同丈夫當此非命如何竟如其言

庾冲字幼子性儉素而謙虛嘗浴後其妻送以新衣冲大怒促令持去其妻復送之而謂曰本不經新何緣得故冲笑而服之

王湛字處冲初有隱德人莫能知兄弟宗族皆以為癡其父昶獨異焉兄子湛輕之所食方丈不以及湛湛命取菜蔬對而食之濟嘗詣湛見牀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用此為湛曰體中不佳時脫復看耳濟請言之湛因剖析玄理微妙有奇趣濟聞言不覺慄然心形俱肅乃嘆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

史衛

卷之七上

李

也還白其父曰濟始得一叔乃濟以上人也武帝亦以湛為癡每見濟輒調之曰卿家癡叔亦未濟常無以答及是帝又問如初濟曰臣叔殊不癡因稱其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時人謂湛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餘湛聞曰欲處我於季孟之間乎

王述字懷祖性沉靜不求聞達年三十尚未知名人或謂之癡司徒王導以門地辟為中兵屬既見無他言惟問以在東米價述但張目不答導曰王掾不癡

人何言癡也嘗見導每發言一坐莫不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之謂庾亮曰懷祖清貞簡貴不減祖父但曠淡微不及耳歷遷散騎常侍尚書令述每受職不為虛讓其有所辭必于不受至是子坦之諫以為故事當讓述曰汝謂我不堪邪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既云堪何為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坦之為桓溫長史溫欲為子求婚於坦之及還家省父而述愛坦之雖長大猶抱置膝上坦之因言溫意述大怒遽排下曰汝

史衛

卷之七上

李

竟癡邪詎可畏溫面而以女妻兵也坦之乃辭以他故溫曰此尊君不肯耳遂止初述家貧求試宛陵令頗受贈遺而修家具為州司所檢有一千三百條王渠使謂之曰名父之子不患無祿屈臨小縣甚不宜耳述答曰足自當止時人未之達也比後屢居州郡清潔絕倫祿賜皆散之親故宅宇舊物不革於昔始為當時所嘆但性急為累嘗食雞子以筋刺之不得大怒擲地雞子圓轉不止便下牀以屐齒踏之又甚掇內口中齧破而吐之既躋重位每以

克爲用謝奕性磊落嘗念述極言罵之述無所應面壁而已居半日奕去始復坐人以此稱之

王忱字元達弱冠知名嘗造其舅范甯與張玄相遇甯使與玄語竟不與言玄失望便去甯讓忱曰張玄吳中之秀何不與語忱笑曰張祖希欲相識自可見詣甯曰卿風流儒望真後來之秀忱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旣而甯使報玄玄束帶造之始爲賓主性狂達不拘末年尤嗜酒一飲連月不醒相裸體而游每歎三日不飲便覺形神不相親婦父常有慘怛乘醉

史書

卷之七上

孝

吊之婦父慟哭忱與賓客十許人連臂披髮裸身而入繞之三匝而出

劉惔字真長清遠有奇標與王羲之雅相友善郊情有儉奴善知文章羲之愛之每稱奴於惔惔曰何如方回邪羲之曰小人耳何比郊公惔曰若不如方回故常奴耳桓溫嘗問惔會稽王談更進邪惔曰極進然故第三流耳溫曰第一復誰惔曰故在我輩其高自標望如此惔卒孫綽爲之誄云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時人以爲名言後綽嘗對褚夏流

涕曰可謂人之云亡邦國珍瘁哀大怒曰真長生平何嘗相比數而卿今日作此面向人邪

張憑字長宗年數歲祖鎮謂其父曰我不如汝有佳兒憑曰阿翁豈宜以子戲父邪及長有志氣初詣惔處之下坐神意不接會王濛就惔清言有所不通憑于未坐判之言旨深遠足暢彼我之懷一坐皆驚遽延之上坐清言彌日留宿至旦惔遂言之簡文帝帝召與語歎曰張憑勃率爲理窟

史書

卷之七上

孝

大寒母方爲伯禰令伯捉麩斗而謂之曰且着襦尋當作複禰伯曰不復須母問其故對曰火在斗中而柄尚熱今旣著襦下亦當煖母甚異之

虞嘯父官歷侍中爲孝武所親愛嘗侍宴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替邪嘯父家近海謂帝有所求對曰天時尚溫魴魚蝦鮓未可致尋當有所上獻帝大笑因飲大醉出拜不能起帝顧曰扶虞侍中嘯父曰臣位未及扶醉不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當帝甚悅

虞駸字思行雖機幹不及虞渾而秉行過之歷吳興太守王湛嘗謂駸曰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下渾有公望而無公才兼之者其在卿乎

陸玩字士瑤器量淹雅時王湛郊鑒庾亮相繼而薨乃遷爲侍中玩既拜有人詣之索盃酒濁置柱梁之間玩曰當今乏材以爾爲柱石莫傾人梁棟邪玩笑曰哉卿良箴旣而嘆息謂賓客曰以我爲三公是天下爲無人

陸納字祖言少有清操貞厲絕俗累遷吳興太守將史書

卷之七上

七

之郡先至姑孰辭桓溫因問溫曰公致醉可飲幾酒食肉多少溫曰年大來飲三升便醉白肉不過十脔卿復云何納曰素不能飲止可二升肉亦不足言後伺溫閑謂之曰外有微禮方守遠郡欲與公一醉以展下情溫欣然納之惟酒一斗鹿肉一拌時王坦之刁彞在坐俱愕然納徐曰明公近云飲酒三升納止可二升今有一斗以備杯杓餘瀝溫及賓客並嘆其率素更勅中厨設精饌酣飲極歡而罷納至郡不受俸祿頃徵拜左民尚書將應召外白宜裝幾船納曰

私奴裝糧食來無所復須也臨發止有被幘而已謝安嘗欲詣納而納殊無供辨其兄子傲不敢問之乃密爲之具安旣至納所設惟茶果而已傲遂陳盛饌珍羞畢具客罷納大怒曰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復穢我素業邪杖之四十時會稽王道子以少年專政委任羣小納望闕而歎曰好家居織兒欲撞壞之邪朝士咸服其忠

何充字次道好釋典崇修佛寺供給沙門糜費百萬阮裕戲之曰卿志大宇宙身適終古充問其故裕曰

卷之七上

七

我圖數千戶郡尚未能得卿圖作佛不亦大乎時郗愔却墨奉天師道充與弟準崇信釋氏謝萬譏之云二郗詣於道二何倏於佛

蔡謨字道明少以博覽稱初渡江見彭蠡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旣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詣謝尚而說之尚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爲勦

字

諸葛恢字道明弱冠知名王湛嘗謂曰明府當爲黑頭公及湛拜司空又指冠謂曰君當復著此湛嘗與恢戲爭族姓曰人言王葛不言葛王也恢曰不言馬

鑒而言驢馬豈驢勝馬邪于時穎川荀闕陳留蔡謨俱字道明並有名譽號曰中興三名人爲之語曰京都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

殷美字洪喬爲豫章太守都下人士因其致書者百餘函行次石頭皆投之水中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爲致書郵

殷浩字深源識度清遠爲風流談論所宗或問浩曰將泣官而夢棺將得財而夢糞何也浩曰官本臭腐故將得官而夢尸錢本糞土故將得錢而夢穢時人

史贊

卷之七上

主

以爲名言屢辟不起時擬之管葛王濛謝尚猶何其出處以下江左興亡既而知有確然之志相謂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浩少與溫齊名而每心競溫嘗問浩君何如我浩曰我與君周旋久寧作我也及浩被廢溫語人曰少時吾與浩共騎竹馬我棄去浩輒取之故當出我下也又謂鄒超曰浩有德有言向使作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浩雖放黜談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有流放之感但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後溫將以浩爲尚書令遺書

告之浩欣然許焉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數十達空函大忤溫意由是遂絕

顧悅之字君叔有義行與簡文同年而髮早白帝問

其故對曰松柏之姿經霜猶茂蒲柳常質望秋

先零

蔡裔有勇氣聲若雷震嘗有二偷入室裔拊牀一呼兩盜俱隕故浩委以軍鋒焉

孔愉字敬康與同郡張茂字偉康丁潭字世康齊名時人號曰會稽三康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愉嘗行經餘不亭見籠龜於路者愉買而放之溪中龜中

史贊

卷之七上

主

流左顧者數四及是鑄侯印而印龜左顧三鑄如初印工以告愉乃悟遂佩焉初愉爲司徒長史以平南將軍溫囑母亡不葬乃不過其居至是竣平而囑有重功愉往石頭詣囑囑執愉手而流涕曰天下喪亂忠孝道廢能持古人之節歲寒不凋者惟君一人耳時咸稱囑居公而重愉之守正

孔奕全樹令明察過人時有遺其酒者始提入門奕遽訶之曰人餉吾兩甕酒其一何故非也檢視之一甕果是水或問奕何以知之笑曰酒重水輕提酒者

手有輕重之異故耳

孔羣字敬林有智局志尚不羈與匡術遇於橫塘不爲之禮術欲手刃之賴兄愉獲免王導因衆坐令術勸羣酒以釋前憾羣答曰羣非孔子厄同匡人雖陽和布氣鷹化爲鳩至於識者猶憎其目以術先有寵於蘇峻及峻平而導爲之保存故也導有愧色任歷中丞性嗜酒導嘗戒之曰卿不見酒家覆甌布日月久糜爛邪答曰公不見肉精淹更堪久邪嘗與親友書云今年田得七百石秣米不足了麴糵事其耽酒史衛

卷之七上

七

如此張茂字偉康少時夢得太象以問占夢萬推推曰君當爲大郡而不善也問其故推曰象者大獸獸者守也故知當得大郡然象以齒焚爲人所害後果補吳興內史爲沈充所殺

謝尚字仁祖八歲神悟夙成父鯤携之遊客或曰此兒一座之顏回也尚應聲曰坐無尼父焉別顏回席賓莫不歎異及長穎秀絕倫脫畧細行善音樂博綜衆藝司徒王導深器之以比王戎常呼爲小安豐

爵咸亭侯始到府通謁導以其有勝會謂曰聞君能作鵠鶴舞一坐傾想寧有此理不尚曰佳便著衣幘而舞導令坐者撫掌擊節尚俯仰在中飭若無人其率詣如此

謝安字安石年四歲桓彝見而歎曰此兒風神秀徹後當不減王東海及總角神識沉敏風宇條暢善行書弱冠詣王濛清言良久既去濛子脩曰向客何如大人濛曰此客疊疊而來逼人王導深器之由是有重名屢召不至嘗與孫綽等汎海風起浪湧諸人並

史衛

卷之七上

七

懼安吟嘯自若舟人以安爲悅猶去不止風轉急安徐曰如此將何歸邪舟人承言即迴衆咸服其雅量安雖放情丘壑然游賞必以妓女相從簡文帝時爲相曰安石既與人同樂必不得不與人同憂召之必至其妻劉惔妹也既見家門富貴而安獨靜退乃謂曰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及桓溫請爲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送中丞高崧戲之曰卿累連朝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何安甚有愧色既到溫甚喜

歡笑竟日既出溫問左右頗嘗見我有如此客不尋
遷吏部尚書中議軍簡文帝崩溫將移晉室呼安及
王坦之欲於坐害之坦之甚懼問計於安安神色不
變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見溫坦之流汗沾衣到
執手板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時
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
爾耳遂笑語移日溫嘗以安所作簡文謚議以示坐
賓曰此謝安石碎金也符堅率衆號百萬次于淮肥
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玄入問計安夷然答曰
史儔

卷之七上

主

忽夢乘溫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鷄而止乘溫輿者代
其位也十六里止今十六年矣白雞主酉今太歲在
酉吾病殆不起乎堯年六十六鄉人有罷縣歸者安
問歸資答曰有蒲葵扇五萬安乃取其中者捉之京
師士庶競市價增數倍安本能爲洛下書生詠有鼻
疾故其音濁名流愛其詠而弗能及或手掩鼻以效
之其爲人愛慕如此

史儔

卷之七上

主

謝混字叔源小字益壽少有美譽善屬文初孝武爲
晉陵公主求婚謂王詢曰主婿但如劉眞長王子敬
便足如王處仲桓元子誠可才小富貴便豫人家事
珣對曰謝混雖不及眞長不減于敬帝曰如此便足
未幾帝崩袁崧欲以女妻之珣曰卿莫近禁衛混竟
尚主桓玄嘗欲以安宅爲營混曰召伯之仁猶惠及
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邪玄聞慙而止歷
中書令左僕射以救黨誅及宋受禪謝晦謂劉裕曰
陛下應天受命登壇日恨不得謝益壽奉璽紱裕亦
嘆曰吾甚恨之使後生不得見其風流

初元帝始鎮建業公私窘罄每得一純以爲珍膳

項上一鬚尤美輒以薦帝羣下未嘗敢食于時呼為禁脔故珣因以為戲

謝奕字無奕少有名譽與桓溫善溫辟為安西司馬猶推布衣好酒以酒為樂讀笑詠無異常日溫嘗曰我方外司馬奕每因酒無復朝廷禮常逼溫飲溫走入南康主門避之主曰君若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奕遂携酒就聽事引溫一兵帥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怪溫不之責

謝玄字幼度少穎悟為叔父安所器重安嘗戒約于

史

卷之七上

七

姪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玄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安悅玄少好佩紫羅香囊安患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取卽焚之於此遂止及長有經國才畧屢辟不起時苻堅彊盛數寇邊境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安乃舉玄中書郎郗超雖素與玄不善聞而嘆之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舉才也時咸不以爲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閒亦得其任所以知之後果破堅加七州都督久之

轉授常侍會稽內史與吳興太守張玄之齊名時人稱爲南北二玄子璜不慧璜子靈運文藻豔逸玄嘗曰我尚生璜璜那得不生靈運時戴逵字安丘驍果多權畧從玄征伐其兄處士逵厲操東山安嘗謂逵曰卿兄弟志業何殊逵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兄不改其樂

謝萬字萬石早有時譽工言論善屬文嘗與蔡系送客于征虜亭與系爭言系推萬落牀冠帽傾脫萬徐拂衣就席神意自若坐定謂系曰卿幾壞我面系曰

史

卷之七上

七

本不爲卿面計然俱不以介意時亦以此稱之太原王述萬之妻父也爲揚州刺史萬嘗衣白綸巾乘平肩輿徑至聽事前謂述曰人言君侯癡君侯信自癡述曰非無此論但晚合耳

謝朗字長度善言玄理文義豔發名亞於玄總角時病新起體甚羸不堪勞於叔父安前與沙門支遁講論遂至相苦其母王氏再遣信令還安欲留使竟論王氏因出云新婦少遭艱難一生所寄惟在此兒遂流涕携朗去安謂坐客曰家嫂辭情慷慨恨不使朝

士見之時謝氏尤彥秀者稱封胡羯末封謂韶胡謂

朗羯謂玄末謂川皆其小字

謝重字景重明秀有才名爲會稽王道子長史因侍
坐于時月夜明淨道子歎以爲佳重率爾曰意謂乃
不如微雲點綴道子因戲重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强
欲滓穢太清邪子綯字宣映曾于公坐戲調無禮於
其舅袁湛湛甚不堪之謂曰汝父昔已輕舅汝今復
來加我可謂世無渭陽情也重卽王胡之外孫與舅
不協故湛有此云

史籀

卷之七上

全

謝石字石奴少患面創療之莫愈乃自匿夜有物來
舐其瘡隨舐隨差舐處甚白故世呼爲謝白面歷官
開府儀同三司卒

胡邈字茂度性剛毅無所屈撓頗有理識孫恩之亂
爲賊胡桀郗驃等所執逼令北面邈厲聲曰我未得
罪天子何北面之有遂害之邈妻郗氏甚妬邈娶妾
郗怨懟與邈書告絕邈以其書非婦人詞疑其門下
生仇玄達爲之作遂斥玄達玄達怒遂投孫恩并害
邈兄弟竟至叔門

王羲之字逸少幼訥於言人未之奇年十三嘗謁周
顗顗察而異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噉顗先割嚼羲
之於是始知名及長辯贍以骨鯁稱尤善隸書爲古
今之冠甚爲從伯敦導所器重時陳留阮裕有重名
爲敦主簿敦嘗謂羲之曰汝是吾家佳子弟當不減
阮主簿裕亦目羲之與王承王悅爲王氏三少時太
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婿於導導令就東廂徧觀子弟
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
惟一人在東床坦腹食獨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婿耶

史籀

卷之七上

全

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
志與名士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宴集於會稽山陰
之蘭亭羲之爲之序性愛鵝會稽有孤居姥養一鵝
善鳴求市未得遂携親友命駕就觀姥聞羲之將至
烹以待之歎惜彌日山陰有一道士養好鵝羲之往
觀焉意甚悅固求市之道士云爲寫道德經當舉羣
相贈耳羲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嘗詣門生家見裴
几滑淨因書之真草相半後爲其父謨割去之門生
驚懊者累日又嘗在蕺山見一老姥持大角竹扇賣

之義之書其扇各爲五字姥初有愠色因謂姥曰但言是王右軍書以求百錢邪姥如其言人競買之他日姥又持扇來義之笑而不答時驃騎將軍王述少與義之齊名義之甚輕之及述蒙顯授顧謂諸子曰吾不減懷祖而位過懸邈當由汝輩不及坦之故邪劉恢爲丹陽令許詢嘗就恢宿牀帷新麗飲食豐甘詢曰若此保全殊勝東山懷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保此義之在坐曰令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二人並有愧色

史補

卷之七上

全

王徽之字子猷性卓犖不羈爲車騎桓冲騎兵參軍冲問卿署何曹對曰似是馬曹又問管幾馬曰不知馬何由知數又問馬比歲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嘗從冲行值暴雨徽之因下馬排入車中謂曰公豈得獨擅一車冲嘗謂徽之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徽之初不耐答直高視以手板柱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耳時吳中一上大夫家有好竹欲觀之便出坐輿造竹下諷嘯良久主人洒掃請坐徽之不顧將出主人乃閉門徽之便以此賞之盡懽而去嘗寄居

空宅中便令種竹或問其故徽之但嘯詠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邪嘗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四望皓然獨酌酒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逵遠時在剡便夜乘小船詣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反人問其故徽之曰本乘興而來興盡而反何必見安道耶嘗與弟獻之共讀高士傳讚獻之賞并丹高絮徽之曰未若長卿慢世也後與獻之俱病篤有術人云人命應終而有生人樂代者則死者可生徽之曰吾才位不如弟請以餘年代之術者曰代死者以已年有餘

史補

卷之七上

全

得以足亡者耳今君與弟筭俱盡何代也未幾獻之卒徽之奔喪不哭直上靈牀坐取獻之琴彈之久而不調歎曰嗚呼子敬人琴俱亡因頓絕

王楨之字公幹桓玄爲太尉朝臣畢集問楨之我何如君亡叔在坐咸爲氣咽楨之曰亡叔一時之標公是千載之英一坐皆悅亡叔獻之也

王獻之字子敬少有盛名而高邁不羈雖閒居終日容止不息風流爲一時之冠年數歲嘗觀門生楊蒲曰南風不競門生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獻

之怒曰遠慚荀奉倩近愧劉真長遂拂衣而去嘗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既出客問安王氏兄弟優劣安曰小者佳客問其故安曰吉人之辭寡嘗與徽之共在一室忽然火發徽之遽走取履獻之神色恬然徐呼左右扶出夜臥齋中有偷人入其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偷兒青氍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羣偷驚走工草隸善丹青七八歲時學書義之密從後掣其筆不得歎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桓溫嘗使書扇筆誤落因畫作鳥駁犢牛甚妙嘗經吳郡聞顧辟疆有名

園先不相識乘平肩輿徑入時辟疆方集賓友而獻之游歷既畢傍若無人辟疆勃然數之曰傲主人非禮也以貴驕士非道也失是二者不足齒之偷耳便驅出門獻之傲如也不以屑意謝安甚欽愛之問曰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故當不同安曰外論不爾答曰人那得知及遇疾家人爲上章道家法應首過問其有何得失答曰不覺餘事惟憶與郗家離婚獻之前妻郗曇女後尚新安公主官終中書令

桓伊字叔夏性謙素善音樂盡一時之妙爲江左第

一有蔡邕柯亭笛常自吹之王徽之赴召京師泊舟青溪側素不相識伊於岸上過船中客稱小字曰此桓野王也徽之便令人謂伊曰聞君善吹笛試爲我一奏伊是時已貴顯素聞徽之名便下車踞胡牀爲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時謝安女婿王國寶專利無行檢狎昵於會稽王道子安惡之而道子又爲孝武所寵任國寶等以安功名極盛稍肆讒構伊亦以肥水功封永脩縣侯進號右軍帝召伊飲譙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無遷卽吹爲一弄

乃放笛云臣於箏分乃不及笛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請以箏歌并請一吹笛人帝乃勅御妓奏笛伊云御府人於臣必自不合臣有一奴善相便串帝賞其放率乃許之奴既吹笛伊便撫箏而歌怨詩曰爲君旣不易爲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勝功不刊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言聲節慷慨安泣下沾衿乃越席而就之持其鬚曰使君於此不免帝甚有愧色

毛寶字碩真南侃使守南城蘇峻賊將韓晃攻之寶

登城射殺數十人晃問寶曰君是毛廬江邪寶曰是晃曰君名壯勇何不出鬪寶曰君若健將何不入鬪晃笑而退初寶在武昌軍人有於市買得一白龜長四五寸養之漸大放諸江中邾城之敗養龜人被鎧持刀自投於水中如覺墮一石上視之乃先所養白龜長五六尺送至東岸遂得免焉

鄧遐字應遠勇力絕人氣蓋當世時人方之樊噲數從桓溫征伐號為名將襄陽城北污水中有蛟常為人害遐遂拔劍入水蛟繞其足遐揮劍截蛟數段而

史

卷之七上

全

出

朱序字次倫拜梁州刺史鎮襄陽苻堅遣將苻丕攻之序母韓自登城履行謂西北角當先受弊遂領百餘婢并城中女丁於其角斜築二十餘丈賊攻西北角果潰衆便固守新城丕遂引退襄陽人謂此城為夫人城

苻朗常與朝士宴時賢並用唾壺朗欲奪之使小兒跪而張口唾而舍出又善識味會稽王道子為設精饌訖問關中之食孰若於此朗曰皆好唯鹽味小生

卽問宰夫如其言或人殺雞以食之朗曰此雞棲恒半露問之亦驗又食鵝炙知白黑之處咸試而記之無毫釐之差

潘岳石崇同刑東市石謂潘曰天下殺英雄卿復何為潘曰俊士填溝壑餘波來及人

出語林

史記卷之七上終

中央民族
學院圖書
館藏書

史記卷之七下

明

晉安余文龍中拙刪輯
男兆胤伯景校

晉

館藏書

陳壽字承祚父爲馬謖參軍謖誅坐被髡壽少好學
師事譙周周嘗謂之曰卿必以才學成名當被損折
亦非不幸也宜深慎之仕蜀被黜蜀平除著作郎撰
魏吳蜀三國志凡六十五篇時稱善敘事有良史之
才夏侯湛時著魏書見壽志便壞已作張華深善之

史記

卷之七下

一

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其爲名流所重如此或云
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覓斛米見
與當爲尊公作佳傳丁不與竟不爲立傳以父故謂
諸葛亮將畧非長無應敵之才又以瞻常輕已言瞻
惟工書名過其實識者以此少之

孫放字齊莊幼稱令慧年七八歲與父盛俱從庾亮
獵亮謂曰君亦來邪放應聲答曰無小無大從公于
適亮又問欲齊何莊邪放曰欲齊莊周亮曰不慕仲
尼邪答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亮大奇之曰

王輔嗣弗過也庾翼子爰客嘗候盛見放而問曰
國何在答曰庾稚恭家爰客大笑曰諸孫大盛有
如此也放曰未若諸庾翼翼既而語人曰我故得重
呼奴父也

于寶字令升父瑩先有所寵侍婢母甚妬忌及父亡
母乃生推婢于墓中兄弟年小不之審也後十餘年
母喪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常
取飲食與之恩情如生在家中吉凶輒語之考校悉
驗地中亦不覺爲惡既而嫁之生子又寶兄嘗病氣

史記

卷之七下

二

絕積日不冷後遂悟云見天地鬼神事如夢覺不自
知死寶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名爲
搜神記凡二十卷以示劉惔惔曰卿可謂鬼之董狐
矣

鄧粲少以高潔著名與南陽劉驥之南郡劉尚公同
志友善並不應辟桓冲請爲別駕粲乃起驥之尚公
謂之曰卿道廣學深衆所推懷忽然改節誠失所望
粲笑答曰足下可謂有志於隱而未知隱矣夫隱之
爲道朝亦可隱市亦可隱隱初在我不在於物尚公

等無以難之然祭亦於此名譽減半矣

習鑿齒字彥威博學洽聞桓溫辟爲西曹主簿時有蜀之星人知天文者以言事忤溫旨溫送絹一疋錢五千元以與之星人乃馳詣鑿齒曰家在益州被命遠下今受旨自裁無由致其骸骨緣君仁厚乞爲撰棺棺木耳鑿齒問其故星人曰賜絹一疋令僕自裁惠錢五千元以買棺耳鑿齒曰君幾誤死君嘗聞千知星宿有不覆之義乎此以絹戲君以錢供道中資是聽君去耳星人大喜明便詣溫別溫問去意以鑿齒

史綱

卷之七下

三

言答溫笑曰鑿齒憂君誤死君定是誤活然徒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誦習主簿

顧和字君孝總角便有清操族叔榮雅重之曰此吾家麒麟興吾宗者必此子也時宗人球亦有令聞爲州別駕榮謂之曰卿速步君孝超卿矣王導辟爲從事月旦當朝未入停車門外周顗遇之和方擲書夷然不動顗既過顧指和心曰此中何所有和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顗入謂導曰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導亦以爲然

山松博學有才名善音樂每酣醉縱歌行路難曲聽者莫不流涕初羊曇善唱樂桓伊能挽歌與山松行路難時人謂之三絕時張湛好于齋前種松柏山松每出游好令左右作挽歌人謂湛屋下陳尸山松道上行殯

袁耽字彥道有才氣倜儻不羈桓溫少時遊于博徒資產俱盡尚有負進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欲求濟於耽耽時在艱略無難色遂變服懷布帽隨溫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主聞之而不相識謂之曰卿當

史綱

卷之七下

四

不辦作袁彥道也遂就局十萬一擲直上百萬耽投馬絕叫探布帽擲地曰竟識袁彥道不

殷顗字伯通性通率有才氣與從弟仲堪俱知名爲南蠻校尉政績肅舉及仲堪得王恭書將興兵內伐告顗欲同舉顗不之許仲堪要之轉切顗怒曰吾進不敢同退不敢異因出行托疾不還仲堪出省之謂曰兄病殊爲可憂顗曰我病不過身死但汝病在減門幸熟爲慮勿以我爲念也仲堪卒與楊佺期桓玄同下以及于難

王恭字孝伯清操過人與王忱齊名友善謝安嘗曰王恭人地可以爲將來伯舅美姿儀人多愛悅或目之云濯濯如春月柳嘗披鶴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窺見之嘆曰此真神仙中人也忱嘗詣恭見其所坐六尺簟忱謂其有餘因求之恭輒以送焉遂坐薦上忱聞而大驚恭曰吾平生無長物及遇害家無財帛惟書籍而已識者傷之

殷仲堪能清言善屬文每云三日不讀道德論便覺舌本間強父師嘗患耳聰聞牀下蟻動謂之牛鬬帝

史簡

卷之七下

五

素聞之而不知其人至是從容問仲堪曰患此者爲誰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維谷帝愧焉仲堪嘗游于江濱見流棺接而葬焉旬日間門前之溝忽起爲岸其夕有人通仲堪自稱徐伯玄云感君之惠無以報也仲堪因問門前之岸是何祥乎對曰水中有岸其名爲洲君將爲州言終而沒後果臨荆州時連年水旱百姓饑饉仲堪食常五碗盤無餘餽飯粘落席輒拾以噉之每語子弟云人物見我受任方州謂我豁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校

而捐其本爾其存之

劉毅字希樂少有大志不修家人產業居東府聚擣蒲大擲一判應至數百萬餘人並黑牘以還惟劉裕及毅在後毅次擲得雉大喜褰衣繞牀叫謂同坐曰非不能虛不事此耳裕惡之因授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爲卿答既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卽成盧焉毅意殊不快然素黑其面如鐵色焉而乃和言曰亦知公不能以此見借

諸葛長民有文武幹用貪殘好利爲百姓所苦官豫

史簡

卷之七下

六

州刺史常一月中輒十數夜眠中驚起跳跟如與人相打毛修之嘗與同宿見之駭愕問其故答曰正見一物甚黑而有毛脚不分明奇健非我無以制之其後來轉數屋中柱及椽桷間悉見有蛇頭令人以刀懸斫應刀隱藏去輒復出又擣衣杵相與語如人聲不可解於壁見有巨手長七八尺臂大數圍令斫之豁然不見未幾以謀亂伏誅

何無忌少有大志桓玄篡位無忌與劉毅劉裕共圖之玄甚懼其黨曰劉裕烏合之衆勢必無成賴不以

爲慮玄曰劉裕勇冠三軍當今無敵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樗蒲一擲百萬何無忘劉牢之之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其見憚如此

桓憑之字慶子少有志行與劉裕同舉義會善相者晉陵韋叟見之大驚曰卿有急兵之厄其候不過三四日耳且深藏以避之不可輕出旋爲玄將皇甫敷所害

魏詠之字長道家貧好學生而免缺有善相者謂之曰卿當富貴年十八聞殷仲堪帳下有名醫能療之

史

卷之七下

七

貧無行裝謂家人曰殘醜如此用活何爲遂齋數斛米西上以投仲堪仲堪嘉其意召醫視之醫曰可割而補之但須百日進粥不得笑語詠之曰半生不語而有半生亦當療之況百日邪於是處之別屋悉依醫語療之遂差官荊州刺史都督六州

韓博有口才爲西涼從事中郎嘗奉表赴桓溫盟誓溫使司馬刁彞嘲之彞謂博曰君是韓盧後耶博曰卿是韓盧後溫笑曰刁以君姓韓故相問焉他自姓刁那得韓盧後耶博曰明公脫未之思短尾者則爲

刁也一坐推嘆

李歆字士業小字桐稚爲涼州牧護羌校尉有敦煌父老令狐熾夢白頭公衣袷而謂熾曰南風動吹長水胡桐稚不中數言訖忽不見士業果爲蒙遜所害

潘京善談論樂廣與之共談累日深嘆其才謂京曰君天才過人恨不學耳若學必爲一代談宗京感其言遂勤學不倦時武陵太守戴昌亦善談論與京共談京假借之昌以爲不如已笑而遣之今過其子若思京方極其言論昌聽之乃嘆服曰才不可假遂

史

卷之七下

八

父子居屈焉

羊琇字稚舒性豪侈費用無復齊限屑炭和作獸形以溫酒浴下菜貴咸競效之

杜乂字弘理性純和美姿容有盛名於江左王羲之見而目之曰庸若疑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人也桓彝亦曰衛玠神清杜乂形清

褚裒字季野少有簡貴之風與杜乂俱有盛名桓彝見而目之曰季野有皮囊春秋言其外無惑否而內有所褒貶也謝安恒云東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

矣初哀總角詣庾亮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駭然亮曰有不祥乎璞曰此非人臣卦不知此年少何以乃表斯祥二十年后吾言方驗後果以哀獻皇太后父議加不臣之禮拜侍中

王濛字仲祖克已勵行喜愠不形善隸書美姿容嘗覽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此兒邪居貧帽敗自入市買之姬悅其貌遺以新帽時人以爲達與沛國劉惔齊名友善惔常稱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每云劉君知我勝我自知時以惔方荀奉倩濛比史衛

卷之七下

九

哀曜卿凡稱風流者悉宗焉

王蘊字叔仁子恭與王悅善時悅來拜墓恭省之遂留十餘日方還蘊問其故恭曰與阿太語婢連不得歸蘊曰恐阿太非爾之友後竟乖初好時以爲知人

阿太悅小字也

王敦字處仲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拜附馬都尉時王愷石崇以豪侈相尚崇廁上常有十餘婢侍列皆有容色置甲煎粉沉香汁有如廁者皆易新衣而出客多羞脫衣而敦脫故著新意色無怍羣婢相謂曰此

客必能作賦愷嘗置酒敦與導俱在坐有女伎吹笛小失聲韻愷便歐殺之一坐改容敦神色自若他日又造愷愷使美人行酒以客飲不盡輒殺之酒至敦導所敦故不肯持美人悲懼失色而敦愾然不視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強盡觴導還歎曰處仲居當世心懷剛忍非令終也洗馬潘滔見敦而目之曰處仲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若不噉人亦當爲人所噬及旣貴顯遂有問鼎之心每醉後輒詠魏武帝樂府歌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爲節壺盡缺後逆謀漸著卒至戮尸敦眉目疎朗性簡脫有鑒裁學通左氏好清談時人莫知獨戎異之嘗恣於酒色體爲之弊左右諫之敦曰此甚易耳乃開後閣驅諸婢妾數十人並放

史衛卷之七下

十

之桓溫字元子生未暮而太原溫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眞英物也父彝以嶠所賞故名之曰溫嶠笑曰果爾後將易吾姓也溫豪爽有風采姿貌甚偉面有七星少與沛國劉惔善惔嘗稱

之曰溫眼如紫石稜鬚作蠟毛磔孫仲謀晉宣王之流亞也。還尚南康長公主。庾翼薦之於明帝曰。桓溫少有雄略。願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婿畜之。宜委以方召之任。託其弘濟艱難之勲。溫自以雄姿風氣。是宣帝劉琨之儔。有以比王敦者。意甚不平。及關中征還。得一巧作老婢。訪之。乃琨妓女也。一見溫。便潸然而泣。溫問故。答曰。公甚似劉司空。溫大悅。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婢問。婢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溫於是梳冠解帶。

史記

卷之七下 晉

十一

昏然而睡。不怡者數日。溫自江陵北伐。行經金城。見少爲瑯琊時所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涕。於是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寮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袁宏曰。運有興廢。豈必諸人之過。溫作色謂四座曰。頗聞劉景升有千斤大牛。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特。魏武入荊州。以享軍士。意以況宏。坐中皆失色。溫性儉。每譙惟下七奠。样茶果而已。然以雄武專。

斟窺觥非望。或臥對親寮。曰。爲爾寂寂。將爲文景所笑。衆莫敢對。既而撫枕起曰。既不能流芳後世。不足復遺臭萬載邪。常行經王敦墓。望之曰。可人可人。時有遠方比丘尼。名有道術。於別室浴。溫竊窺之。尼裸身先以刀自破腹。次斷兩足。浴竟出。溫問吉凶。尼云。公若作天子。亦當如是。冲嘗問溫以謝安王坦之所任。溫曰。伊等不爲汝所處分。溫知已存彼不敢異。審之無益于冲。更失時望。所以息謀。

史記

卷之七下 晉

十二

孟嘉字萬年。少知名。庾亮辟爲從事。褚裒時爲豫章太守。有器識。正旦朝亮。亮大會人士。嘉坐次甚遠。裒問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覓。裒歷觀。指嘉謂亮曰。此君小異。將無是乎。亮欣然而笑。喜裒得嘉。奇嘉爲裒所得。乃益器焉。後爲桓溫參軍。溫甚重之。九月九日。溫宴龍山。僚佐畢集。時佐吏並著戎服。有風至。吹嘉帽墮。嘉不之覺。溫勅左右勿言。嘉觀其舉止。嘉良久如廁。溫令取還之。命孫盛作文嘲嘉。着嘉坐處。嘉還見。卽答之。其文甚美。四坐嗟嘆。嘉好酣飲。愈多不亂。溫問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

曰公未得酒中趣耳又問聽妓聲絲不如竹竹不如
肉何謂也嘉答曰漸近自然

桓玄字敬道其母馬氏嘗與同輩夜坐于月下見流
星墜銅盆水中忽如二寸火珠罔然明淨競以瓢接
取馬氏得而吞之若有感遂有娠生玄有光照室占
者奇之故小名靈寶溫甚愛之年二十二補義興太
守鬱鬱不得志嘗登高望震澤歎曰父爲九州伯兒
爲五湖長棄官歸國及後矯詔加丞相豪奢縱欲陵
侮朝廷有姓名同溫者一皆改之又詐表請平姚興

史衡

卷之七下

七

先使作輕舸載服玩及書畫等物或諫之玄曰書畫
服玩既宜恒在左右且兵凶戰危脫有不意當使輕
而易運衆咸笑之其務大言無實用率多類此性貪
鄙好奇異尤愛寶物珠玉不離于手人士有法書好
畫及佳園宅者悉欲歸已猶難逼奪之皆蒲博而取
遣臣佐四出掘果移竹不遠數千里民間無復遺餘
及篡位奉晉帝爲平固王遷居尋陽嘗小會于西堂
設妓樂殿上施絳綾帳鏤黃金爲額四角作金龍頭
銜五色羽葆旒蘇羣臣竊相謂曰此頗似轎車亦王

莽僂蓋之流也及敗入蜀達枚回洲費恬與毛祐之
迎擊之玄被箭益州督護馮遷抽刀而前玄拔頭上
玉導與之仍曰是何人邪敢殺天子遷曰欲殺天子
之賊耳遂斬之時年三十六自篡盜至敗凡八旬其
時有童謠云長干巷巷長干今年殺郎君後年斬諸
桓郎君謂元顯也

史衡

卷之七下

七

殷仲文少有才藻桓玄以爲侍中玄篡位入宮其牀
忽陷羣下失色仲文曰將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
大悅性貪吝多納貨賄及隨玄西走其珍寶玩好悉
藏地中皆變爲土時仲文照鏡不見其面數日爲劉
裕何無忌所誅謝靈運嘗云若殷仲文讀書半袁豹
則文才不減班固言其文多而見書少也

孫恩字靈秀叔父泰字敬遠師事錢唐杜子恭子恭
有術術嘗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當卽相還
耳旣而刀主行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魚得瓜刀
其神効往往如此泰傳其術誑誘百姓以至于亂
劉元海父豹爲左賢王母呼延氏魏嘉平中祈于於
龍門俄而有一大魚頂有二角軒翥躍鱗而至祭所

久之乃去巫覡皆異之曰此嘉祥也其夜夢旦所見魚變爲人左手把一物大如半雞子光景非常授呼延氏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貴子寤而告豹豹曰吉徵也吾昔從邯鄲張問母司徒氏相云吾當有貴子孫三世必大昌彷彿相符矣自是十三月而生元海左手文有其名遂以名焉好學五經子史無不綜覽嘗謂同門生朱紀范隆曰吾每觀書傳常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二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業兩公屬太宗而不能開庠序之美惜哉於是遂學武事妙絕

史綱

卷之七下

五

於衆猿臂善射膂力過人姿儀魁偉身長八尺四寸鬚長三尺餘當心有赤毫毛三根長三尺六寸屯留崔懿之襄陵公師或皆善相人見而驚謂曰此人形貌非常吾所未見也遂僭偽位國號漢

劉聰字玄明一名載元海第四子母張氏夢日入懷而生夜有白光之異形體非常左耳有一白毫長二尺餘甚光澤殺兄和自立納劉殷二女爲左右貴嬪又納殷孫女四人爲貴人於是六劉之寵傾於後宮正旦聰譙于光極前殿逼帝行酒光祿大夫庾珉王

儁等起而大哭聰惡之尋鴆帝而蕭瑒儁立左貴嬪劉氏爲皇后將起鴟儀樓於後庭廷尉陳元達極諫將斬之元達抱逍遙園李中堂下樹大叫劉氏手疏諫免引元達而謝之易逍遙園爲納賢園李中堂爲愧賢堂時流星起於牽牛入紫微龍形委蛇其光照地落于平陽十里視之則有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臭聞于平陽肉旁常有哭聲晝夜不止聰甚惡之旣而劉氏產一蛇一猛獸各害人而走尋之不得頃見在隕肉之旁俄而劉氏死乃失此肉哭聲亦止又

史綱

卷之七下

六

光義人羊充妻產子二頭其兄竊而食之三日而死河東大蝗惟不食黍豆斬準使部人收而埋之哭聲聞於十餘里後乃鑽土飛出復食黍豆有犬與豕交於相國府門又交于宮門又交司隸御史門有豕着進賢冠升聰坐犬冠武冠帶綬與豕並升俄而鬪死殿上宿衛莫有見其入者內史女人化爲丈夫聰昏虐愈甚畧不誠懼時聰子約死一指猶暖遂不殯殮及蘇言元海於不周山經五日遂復從至崑崙山三日而復返於不周山見諸王公卿將相死者悉在官

室甚壯麗號曰蒙珠離國元海謂約曰東北有遮須夷國無主久待汝父爲之汝父後三年當來來後國中大亂相殺害君家死亡略盡但可永明輩十數人在耳汝且還後年當來見汝不久約拜辭而歸道遇一國曰猗尼渠餘國引約入官與約皮囊一枚曰爲吾遣漢皇帝約辭而歸謂約曰劉郎後年來必見過當以小女相妻約歸置皮囊於機上俄而蘇使左右機上取皮囊開之有一方白玉題文曰猗尼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馳使

史衛

卷之七下

七

呈聰聰曰若審如此吾不懼死也及聰死與此玉並葬焉

劉曜字永明少孤見養於元海身長九尺三寸垂手過膝生而眉白目有赤光鬚髯不過百餘根而皆長五尺博覽善屬文工草隸雄武過人鐵厚一寸射而洞之號爲神射自以形質異衆恐不容于世隱迹管涔山以琴書爲事嘗夜閑居有二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獻劔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燭視之劔長三尺光澤非常赤玉爲室背上有名曰

神劔御除衆毒曜遂服之劔隨四時而變爲五色隨僞僞位國號趙西明門內大樹風吹折經一宿樹撥變爲人形髮長一尺鬚眉長三寸皆黃白色有斂手之狀亦有兩脚著裙之形惟無目鼻每夜有聲十日而生柯條遂成大樹枝葉甚茂武功男子蘇撫陝男子伍長平並化爲女子終南山崩長安人劉終於崩所得白玉方一尺有文字曰皇亡皇亡敗趙昌井水竭構五梁粵西小袁困囂喪嗚呼嗚呼赤牛奮軔其盡乎時羣臣咸賀以爲勦滅之徵曜大悅齋七日而後受之於太廟惟中書監劉均以爲非瑞曜亦客之曜後爲石勒所殺自元海僭位至曜三世凡二十七載

史衛

卷之七下

八

力耕每聞鐸之音歸以告其母母曰作勞耳鳴非不祥也嘗傭於武安臨水爲遊軍所囚會有羣鹿傍過軍人競逐之勒乃獲免俄而又見一老父謂勒曰向羣鹿者我也君應爲中州主故相救爾勒拜而受命後果卽僞位僭號趙天王行皇帝事祖逃牙門童建害新蔡內史周密遣使降下勒勒斬之送首于逃曰天下之惡一也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逃遣使報謝初勒與李陽鄰居歲常爭麻地迭相歐擊至是謂父老曰李陽壯士也何以不來漚

史簡

卷之七下 晉

十九

麻是布衣之恨孤方崇信于天下寧仇匹夫乎乃使召陽旣至勒與酣譁引陽臂笑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因賜甲第一區拜參軍都尉令曰武鄉吾之豐沛萬歲之後魂靈當歸之其復之三世勒以參軍樊坦清貧擢授章武內史旣而入辭勒見坦衣冠弊壞大驚曰樊參軍何貧之甚也坦性誠朴率然而對曰頃遭羯賊無道資財蕩盡勒笑曰羯賊乃爾暴掠邪今當相償耳坦大懼叩頭泣謝勒曰孤律自防俗士不關卿輩老書生也賜車馬衣服裝錢三

百萬以勵貪俗勒雅好文學雖在軍旅常令儒生讀史書而聽之嘗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大驚曰此法當失何得遂成天下至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其天姿英達如此勒將狩於近郊主簿陳瓊諫曰劉馬刺客離布如林變起倉卒帝王亦一夫之敵耳孫策之禍可不慮乎且桂太朽株盡能爲害馳騁之弊古今戒之勒勃然曰吾幹力自可足能裁量卿但知文書事不須白此輩也是日逐獸馬觸木而死勒亦幾殆乃曰不用忠臣言語之過也乃賜瓊朝服錦

史簡

卷之七下 晉

二十

絹爵關內侯勒將營鄴官廷尉續咸上書切諫勒大怒勒御史收之中書令徐光進解勒嘆曰爲人君不得自專如此豈不識此言之忠乎向戲之爾人家有百匹資尚欲市別宅況有天下之富萬乘之尊乎終當繕之耳且勅停作成吾直臣之氣耳因賜咸絹百匹稍百斛勒因宴饗酒酣謂徐光曰朕方自古開基何等主也對曰陛下神武籌畧邁于高皇雄藝卓犖超絕魏祖自三王已來無可比也其軒轅之亞乎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亦以太過朕若逢高皇當北

史記

卷之七下

三

面而事之與韓彭競軌而爭先耳脫遇光武當並驅于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當礪礪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能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他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朕當在二劉之間耳軒轅豈所擬乎次子弘字大雅虛襟愛士好爲文詠勸謂徐光曰大雅情情殊不似將家子光曰漢祖以馬上取天下孝文以玄默守之聖人之後必世勝殘天之也勒大悅及勒死季龍召其子邃率兵入宿衛弘大懼讓位于季龍季龍曰君薨而世子立臣安敢亂之弘泣而固讓季龍怒曰若其不堪天下自有大議何足預論逼立之季龍自進丞相加九錫威權在已弘有怨言季龍幽之弘齋壇殺親詣季龍論禪位意季龍曰天下人自當有議何爲自論此也弘還宮對其母流涕曰先帝真無復遺矣俄而廢爲海陽王弘安步就車容色自若謂羣臣曰不堪纂承大統願慚羣后此亦天命去矣又何言百官莫不流涕尋殺之石季龍父寇覓母王氏性殘忍好馳獵游蕩無度尤好彈人軍中以爲毒患勒白王將殺之王曰快牛爲

史記

卷之七下

四

犢子時多能破車汝當小忍之及長趨捷勇冠當時勒仗之後廢弘僭僞位荒淫愈甚或盤游于田懸管而入或夜出宮臣家淫其妻妾粧飾宮人美淑者斬首洗血置於盤上傳共視之又內諸比丘尼有姿色者與其交褻而殺之合牛羊肉煮而食之亦賜左右以識其味時大武殿初成圖畫自古賢聖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皆變爲胡狀旬餘頭悉縮入肩中惟冠髻髮微出季龍大惡之秘而不言佛圖澄對之流涕邯鄲城西石子塢上有趙簡子墓季龍發之初得炭深丈餘次得木板厚一尺積板厚八尺乃及泉其水清冷非常作絞車以牛皮囊汲之月餘而水不盡不可發而止又掘秦始皇冢取銅柱鑄以爲器命子石宣石韜生殺拜除送日省決不復呈啓太子詹事孫珍問侍中崔約曰吾患目疾何方療之約素狎珍戲之曰溺中則愈珍曰目何可溺約曰卿目眈眈正耐溺中珍恨之以白宣宣最胡目深聞之大怒誅約父子後宣刺殺韜宣亦爲季龍所戮始勒僭位歷二主四子凡二十三年

慕容儁字宣英姿貌魁偉博觀圖書有文武幹畧儁
卽皇帝位國號大燕初祖廐有駿馬曰赭白有奇相
逸力石季龍之伐棘城也父就將出避難欲乘之馬
悲鳴踞齧人莫能近就曰此馬見異先朝孤常仗之
濟難今不欲者蓋先君之意乎乃止季龍尋退就益
奇之至是四十九歲矣而駿逸不虧儁比之於鮑氏
聰命鑄銅以圖其象親爲銘贊鐫勒其傍置之薊城
東掖門是歲象成而馬死常山大樹自拔根下得璧
七十珪七十三光色精奇有異常玉儁以爲獄神之

史譜

卷之七下 晉

三

命遣尚書郎以太牢祀之儁嘗夜夢石季龍齧其臂
寤而惡之命發其墓剖棺出尸蹋而罵之曰死胡安
敢齧生天子遣御史中尉數其殘酷之罪鞭之棄于
漳水俄而儁寢疾謂慕容恪曰景茂冲幼未堪多難
吾欲遠追宋宣以社稷屬汝恪曰太子雖幼天縱聰
聖必能勝殘刑措不可以亂王統也儁怒曰兄弟之
間豈虛飾也恪曰陛下若以臣堪荷天下之任者寧
不能輔少主乎儁曰若汝能行周公之事吾復何憂
恪卒爲宗臣恪薨諱爲苻堅所敗堅將巨武執諱將

縛之諱曰汝何小人而縛天子武曰我梁山巨武受
詔縛賊何謂天子邪遂送諱於堅堅詰其奔狀諱曰
狐死首丘欲歸死于先人墳墓耳堅哀而釋之
皇甫真字楚季清儉寡慾飲酒至石餘不亂好屬文
嘗從慕容評攻拔鄴都珍貨充溢一無所取惟存恤
人物收圖籍而已苻堅主簿郭辯自鄴還謂堅曰燕
朝無綱紀實可圖之鑒機識變惟皇甫真耳堅曰以
六州之地豈無智識士一人哉真亦秦人而燕用之
固知關西多君子矣王猛入鄴真望馬首拜之明旦

史譜

卷之七下 晉

三

更見語乃卿猛猛曰昨拜今卿何恭慢之相違也真
答曰卿昨爲賊朝是國士吾拜賊而卿國士何所怪
也猛大嘉之謂權翼曰皇甫真故大器也從堅入關
爲奉車都自庚至諱四世凡八十五年

苻洪字廣世其先家池中蒲生長五丈五節如竹形
故因以蒲爲氏晉以洪爲都督冀州刺史洪以識文
有草付應王又其孫堅背有草付字遂改姓苻氏自
稱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子健字建業僭稱天王大
單于新平有長人見語百姓張靖曰苻氏應天受命

今當太平外面者歸中而安泰問姓名弗答俄而不見新平令以聞健以爲妖下靖獄會大雨霖河渭溢蒲津監寇登得一屐於河長七尺三寸人跡稱之指長尺餘文深一寸健歎曰覆載之中何所不有張靖所見定不虛也赦之

苻生字長生幼而無賴祖洪甚惡之生無一目爲兒童時洪戲謂侍者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侍者曰然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大驚鞭之生曰性耐刀槩不耐鞭捶洪曰汝爲爾不已吾將以

史綱

卷之七下

晉

汝爲奴生曰可不如石勒也洪懼跣而掩其口謂健曰此兒狂勃宜早除之不然長大必破人家健將殺之雄止之曰兒長成自當修政何至便可如此健乃止及健卒僭卽皇帝位怵雄勇好殺荒耽淫虐生割牛羊驢馬活爛雞豚鷄三五十爲羣放之殿中或剝死囚面皮令其歌舞引羣臣觀之以爲嬉樂嘗饗羣臣于太極前殿飲酣樂奏親自歌和旣而怒曰何不強酒猶有坐者引弓射尚書令辛牢而殺之百寮大懼無不引滿昏醉汗服失冠蓬頭僵仆時猛獸及狼

大暴讐則斷道夜則發屋惟害人而不食六畜一年獸殺七百餘人羣臣奏請禳災生日野獸饑則食人飽當自止終不能累年爲患也天豈不子愛羣生而年年降罰正以百姓犯罪不已將助朕專殺而施刑教故耳但勿犯罪何爲怨天而尤人哉嘗遣官人與男子裸交于殿前如阿房遇兄與妹俱行者逼令爲非禮不從卽殺之或言陛下聖明天下太平曰媚於我也斬之或言陛下刑罰微過曰汝謗我也亦斬之其所諱者不足不具少無殃傷殘毀偏隻之言皆不得道左右忤旨而死者不可勝紀至於截脰割胎拉脅鋸頸動有千數初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爲龍男便爲王女爲公問在何所洛門東東海苻堅封也第在洛門之東生不知誅其侍中魚遵並子七人孫十人時又謠曰百里望空城鬱鬱何青青瞻兒不知法仰不見天星於是悉壞諸空城以禳之生夜對侍婢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是夜清河王法慶神告之寤而心悸會侍婢來告遂率壯士執而殺之

史綱

卷之七下

晉

苻堅字永固一名文玉堅生有神光自天燭其庭背有赤文隱起成字曰草付臣又土王咸陽臂垂過膝目有紫光洪奇而愛之名曰堅頭高平徐統有知人之鑒遇於路異之執其手曰苻郎此官之御街小兒敢戲于此不畏司隸縛邪堅曰司隸縛罪人不縛小兒戲也後又遇之統下車屏人密謂之曰苻郎骨相不恆後當大貴但僕不見如何堅曰誠如公言不敢忘德八歲請就學洪曰汝戎狄異類世知飲酒今乃求學邪欣而許之與兄法弒生僭偽位五年有鳳皇集于東闕將行大赦與王猛苻融密議於露堂悉屏左右堅親爲赦文猛融供進紙墨有一大蒼蠅入自牖間鳴聲甚大集于筆端驅而復來俄而長安街巷市里人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驚謂融猛曰禁中無耳屬之理事何從泄也於是勅外窮推之咸言有一小人衣黑衣大呼于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歎曰其向蒼蠅乎聲狀非常吾固惡之諺曰欲人勿知莫若勿爲聲無細而弗聞事未形而必彰者其此之謂也高陸人穿井得龜大三尺背有八卦文

史記

卷之七下

三

堅命大卜池養之食以粟及此而死藏其骨於太廟其夜廟丞高虞夢龜謂之曰我本出將歸江南遭時不遇隕命泰庭又有人夢中謂虜曰龜三千六百歲而終終必妖興亡國之徵也堅母少寡將軍李威有辟陽之寵史官載之及後堅收起居注及著作所錄而觀之見其事慚怒焚其書而大檢史官將加其罪合著作郎趙泉中敬等已死乃止堅軍敗於肥水奔北饑甚人有進蠶豚鰾者堅食之大悅曰昔公孫豆粥何以加也命賜帛十疋綿十斤辭曰臣聞白龍厭天池之樂而見困豫且陛下目所親也耳所聞也今蒙塵之難豈自天乎且妄施不爲惠妄受不爲忠陛下臣之父母也安有子養而求報哉弗顧而退堅大慚顧謂夫人張氏曰朕若用朝臣之言豈見今日之事邪當何面目復臨天下乎潛然流涕而去聞風聲鶴唳皆謂晉師

史記

卷之七下

三

髮皓然踞胡床而坐左右十許人有一人引猛進拜之父老曰王公何緣拜也乃十倍償畚直遣人送之猛既出顧視乃嵩高山也遂隱於華陰以待時焉苻堅將有大志聞而招之一見便若平生歷官司徒卒堅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邪何奪吾

景季之速也

苻融字博休健世封安樂王固辭健深奇之曰且成吾兒箕山之操乃止聰辨明慧下筆成章尤善斷獄嘗爲司隸校尉京兆人董豐遊學三年而返過宿妻

史闢

卷之七下

三十

家是夜妻爲賊所殺妻兄疑豐殺之送于有司豐不堪楚掠自誣融察而異之問曰汝行往返頗有怪異及卜筮不豐曰初將發夜夢乘馬南渡水反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停水中鞭策不去俯而視之見兩日在于水下馬左白而濕右黑而燥寤而心悸竊以爲不祥還之夜復夢如初問之筮者筮云憂獄訟遠三枕避三沐既至妻爲具沐夜授豐枕豐記巫者之言皆不從之既乃自沐枕枕而寢融曰吾知之矣其馮昌乎於是推檢獲昌而詰之具首服曰本與其妻謀

殺董豐期以新沐枕枕爲驗是以誤中婦人冀州有老母遇劫於路母揚聲唱盜行人爲母逐之既擒劫者劫者反誣行人爲盜時日垂暮母及路人莫知孰是乃俱送之融見而笑曰此易知耳可二人並走先出鳳陽門者非盜旣而還入融正色謂後出者曰汝真是盜何以誣人所在盜賊止息路不拾遺朝臣歎服淮南之役屢有諫止而堅不納以至于敗

苻朗字元達素有遠操不屑時榮耽玩經籍手不釋卷每至忤物侮人長史王忱江東之僞秀聞而詣之

史闢

卷之七下

三十

朗稱疾不見沙門釋法汰問朗曰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吏部爲誰非人面而狗心狗面而人心者乎忱醜而才慧國寶美貌而才劣於弟故朗云然汰悵然自失又善識味無毫差謬後數年國寶譖而殺之隣刑志色自若爲詩曰四大起何因聚散無窮已旣適一生中又入一死裏冥心乘和暢未覺有終始如何箕山夫奄焉處東市曠此百年期遠同稽叔子命也歸自天委化任冥紀著符十數十篇行於世亦老莊之流也

姚萇字景茂聰哲多權畧隨兄襄征伐每忝大謀襄嘗夢萇服衮衣升御坐諸酋長皆侍立因謂將佐曰吾夢如此此兒志度不恒或能大起吾族襄之敗於麻田也馬中流矢死萇下馬以授襄襄曰汝何以自免萇曰但令兄濟豎子安敢害萇及襄死苻堅以萇爲龍驤將軍謂萇曰朕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未嘗假人今特以相授山南之事一以委卿竇衡進曰王者無戲言此將不祥之徵也惟陛下察之堅默然後遂僭偽位于長安國號大秦萇性簡率羣下有過史儁

卷之七下 晉

三

或面加罵辱太常權翼言于萇曰陛下弘遠自任不修小節駕馭羣雄包羅僞異棄嫌錄善有高祖之量然輕慢之風所宜除也萇曰吾之性也吾於舜之美未有片焉漢祖之短已收其一若不聞讜言安知過也

姚興字子略襲父萇僞位華山郡地涌沸廣袤百餘

步燒生物皆熟歷五月乃止興嘗從朝門游於文武

苑及昏而還將自平朔門入前驅既至城門校尉王

滿聰被甲持杖閉門距之曰今已昏闇奸良不辨有

死而已門不可開興乃迴從朝門而入旦而召滿聰進位二等自萇僭位至泓三世凡三十二年

古城詵爲給事黃門侍郎風韻秀雅確然不羣每以天下是非爲已任時京兆韋高慕阮籍之爲人居母喪彈琴飲酒詵聞而泣曰吾當私刃斬之以崇風教遂持劍求高高懼逃匿終身不敢見詵

尹緯字景亮剛簡清亮有大志每覽書傳至宰相立勲之際常輟書而歎姚萇既敗苻堅遣緯說堅求禪代之事堅問曰卿於朕何官緯曰尚書令史堅歎曰

史儁

卷之七下 晉

三

宰相之才也王景略之儔而朕不知卿亡也不亦宜乎馮翊段鏗性傾巧萇愛其博識引爲侍中緯固諫以爲不可又屢衆中挫辱之萇聞謂緯曰卿性不好學何爲憎學者緯曰臣不憎學憎鏗不正耳萇曰卿好不自知每比蕭何何如也緯曰漢祖與蕭何俱起布衣是以相貴陛下起貴中是以賤臣萇曰卿實不及胡爲爾也緯曰陛下何如漢祖萇曰朕實不如漢祖卿遠蕭何故不如甚也緯曰漢祖所以勝陛下者以能遠段鏗之徒故耳萇默然乃出鏗爲北地太守

甚死姚興滅苻登皆緯之力也

李雄字仲偁母羅氏因汲水忽然如寐夢大蛇繞其身遂有孕十四月而生僭偽位國號蜀雄意在招致遠方國用不足故諸將每進金銀珍寶多有以得官者丞相楊褒諫曰陛下爲天下主當網羅四海何有以官買金邪雄遜謝之雄嘗酒醉而推中書令杖大官令褒進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安有天子而爲酣也雄卽捨之雄無事小出嘆於後持矛馳馬過雄雄怪問之對曰夫統天下之重如臣乘惡馬而持矛也

史綱

卷之七下

三

雄寤卽還

李壽字武考廢期自立羅桓等勸壽稱藩於晉任謂等勸壽偕立壽命筮之占者曰可數年天子調喜曰一日尚爲足而況數年乎解思明曰數年天子孰與百世諸侯壽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任侯之言策之上也遂卽僞位壽病李演勸壽歸正返本釋帝稱王壽怒殺之龔壯作詩七篇託言應璩以調壽壽報曰省詩知意若今人所作賢哲之語言也古人所作死鬼

之常醉耳自特至勢六世凡四十六年

呂光字世明身長八尺四寸目重瞳子左肘有肉印沉毅凝重寬簡有大量王猛異之苻堅授光都督西討攻龜茲王帛純光左臂內脉起成字文曰巨霸營外夜有一黑物大如斷堤搖頭有頭角目光若電及明而雲霧四周遂不復見旦視其處南北五里東西三十餘步鱗甲隱地之所昭然猶在光笑曰黑龍也俄而雲起西北暴雨滅迹杜進言于光曰龍者神獸人君利見之象斯誠明將軍道合靈和德符幽顯願

史綱

卷之七下

三

將軍勉之以成大慶光又夢金象飛越城外曰此謂佛神去之胡必亡矣光急攻帛純而敗之後僭卽天王位國號涼光卒庶長子纂字永緒欲廢紹自立夜率壯士踰北城攻廣夏門左衛齊從守融明觀逆問之曰誰也衆曰太原公從曰國有大故主上新立太原公行不由道夜入禁城將爲亂耶因抽劔直前斫纂中額左右擒之纂曰義士也勿殺紹自殺纂卽僞位謂齊從曰卿前所我一何甚也從泣曰隱王先帝所立陛下雖應天順時而微心未達惟恐陛下不死

何謂甚也纂嘉其忠善遇之自光至隆凡十三載

慕容垂字道明苻堅朝歷位京兆尹進封泉州侯後卽僞位國號燕子寶爲蘭汗所弑寶庶長子盛字道運苻堅誅慕容氏潛奔于冲後間行東歸遇盜陝中盛曰我六尺之軀入水不溺在火不焦汝欲富吾鋒乎試豎爾手中箭百步我若中之宜慎爾命如其不中當束身相授盜乃豎箭盛一發中之盜曰卽貴人之子故相試耳資而遣之後誅蘭汗等卽僞位一日譙羣臣于新昌殿盛曰諸卿各言其志七兵尚書丁

史綱

卷之七下晉

三

信年十五進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臣之願也盛笑曰丁尚書年少安得長者之言乎盛以威嚴馭下驕暴少親多所猜疑故信言及之

慕容德字玄明燕王寶以爲丞相僭位于黎陽寶懼北奔執中黃門令趙思以閑習典故將任之思曰昔關羽見重曹公猶不忘先主之恩思雖刑餘賤隸荷國寵靈犬馬有心而況人乎乞還就上以明微節德固留之思怒曰周室衰微晉鄭夾輔漢有七國之難寶願梁王殿下親則叔父位則上台不能率先羣后

以匡王室而幸根本之傾爲趙倫之事思雖無申胥哭秦之効猶慕君賓不生莽世德怒斬之嘗攻齊郡太守辟閭渾渾渾奔魏其叅軍張瑛常與渾作檄文辭多不遜德擒而讓之瑛神色自若徐對曰渾之有臣猶韓信之有蒯通通遇漢祖而蒙恕臣遭陛下而嬰戮比之古人竊爲不幸防風之誅臣實甘之但恐堯舜之化未弘於四海耳德初善其言後竟殺之因譙羣臣酒酣笑而言曰朕可方自古何等主也青州刺史鞠仲曰陛下中興之聖后少康光武之儔也德顧

史綱

卷之七下晉

三

左右賜仲帛千匹仲以賜多爲讓德曰卿知調朕朕不知調卿乎卿飾對非實故亦以虛言相賞實不謬加何足謝也韓範進曰臣聞天子無戲言忠臣無妄對今日之論上下相欺可謂君臣俱失德大悅賜範絹五十匹德如齊城登營丘望晏嬰冢顧謂左右曰禮大夫不逼城葬平仲古之賢人達禮者也而生居近市死葬近城豈有意乎青州秀才晏謨對曰孔子稱臣先人仲平賢則賢矣豈不知高其梁豐其禮蓋政在家門故儉以矯世存居激隘卒豈擇地而葬乎

所以不遠門者猶冀悟平生意也時有妖賊王始聚衆于太山自稱太平皇帝號其父爲太上皇兄爲征東將軍弟征西將軍慕容鎮討擒之斬于都市臨刑或問其父及兄弟所在始答曰太上皇蒙塵于外征東征西亂兵所害惟朕一身獨無聊賴其妻怒之曰止坐此口以至于此奈何復爾始曰皇后自古豈有不破之家不亡之國耶行刑者以刀鐶鑿之仰視曰崩卽崩矣終不改帝號德聞而哂之德初迎其兄子超于長安及德寢疾而超至德夜夢其父號曰汝既無子何不早立超爲太子不爾惡人生心竊而告其妻曰先帝神明所勅觀此夢意吾將死矣遂立之慕容超字祖明幼與母段氏逃難徙于長安超以諸父在東恐爲姚氏所錄乃陽狂行乞秦人賤之惟姚紹見而異焉勸興拘以爵位召見與語超深自晦匿與大鄙之謂紹曰諺云妍皮不裹癢骨妄語耳由是得去來無禁德遣使迎之遂立爲嗣卽僞位封拜有差封孚言於超曰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慕容鍾國之宗臣社稷所賴段宏外戚懿望親賢具瞻

史綱

卷之七下

三

正應衆翼百揆不宜遠鎮方外云時公孫五樓欲專斷朝政屢有間言云宏俱有不平之色相謂曰黃犬之皮恐當終補狐裘也初慕容法爲鎮南長史超自長安行至梁父悅謂法曰向見北海王子天資弘雅神爽高邁始知天族多奇玉林皆寶法曰昔成方遂詐稱魏太子人莫辨之此復天族乎超聞而患恨法亦處之外館由是結憾法與鍾宏等遂謀反出奔時祀南郊將登壇有獸大如馬狀類鼠而色赤集于園丘之側俄而不知所在超密問太史令成公綏以爲信姦戮賢賦繁役殷所致超懼而大赦後爲劉裕所殺自德至超二世凡十一年

史綱

卷之七下

三

曰吾以國士徵汝奈何以非類處吾故昔不拜姚興何獨拜我我未死汝猶不以我爲帝王吾死之後汝輩弄筆置吾何地殺之

李密字令伯一名虔父早亡母何氏改醮年數歲爲祖母劉氏撫養密奉承以孝謹聞師事譙周門人方之游夏泰始初徵爲太子洗馬密以祖母年高遂不應命上陳情表帝覽之曰士之有名不虛然哉乃停召劉終服闋復徵洗馬出爲溫令密有才能清操常望內轉而朝廷無授乃遷漢中太守心懷怨望及賜

史書

卷之七下

平

餞東堂詔令賦詩末章曰人亦有言有因有緣官無中人不如歸田明明在上斯語豈然武書金之遺免官

盛彥字翁子母王氏因疾失明食必自哺之母既疾久至於婢使數見捶撻婢忿恨伺彥寢行取燭燭炙陷之母食以爲美然疑是異物密藏以示彥彥見之抱母慟哭絕而復蘇母目豁然卽開從此遂愈

王褒字偉元少立操尚守正博學父儀爲文帝所誅哀未嘗西向而坐以示不臣母性畏雷及沒每雷輒

到墓曰哀在此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莪之篇門人爲本縣所役告哀求屬令哀乃步擔乾飯兒負鹽鼓草屬送所役生到縣門徒隨從者千餘人安丘令以爲詣已整衣出迎之哀乃下道至土牛旁磬折而立云門生

爲縣所役故來送別因執手涕泣而去令卽放之許孜字季義年二十師事豫章太守孔冲冲在郡喪亡孜負櫬奔赴送喪還會稽蔬食執役制服三年俄而二親沒建墓于縣之東山躬自負土不受助每一

史書

卷之七下

平

悲號鳥獸翔集孜以方營大功乃棄其妻鎮宿墓所列植松栢巨五六里時有鹿犯其松栽孜悲嘆曰鹿獨不念我乎明日忽見鹿爲猛獸所殺置子所犯栽下孜悵惋不已乃爲作冢埋於隧側猛獸卽於孜前自撲而死孜又埋之自後樹木滋茂無有犯者孜乃更娶妻立宅墓次朝夕奉焉

庾袞字叔褒事親以孝聞時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復殆瘴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于外袞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

眠經十有餘旬疫勢既歇家人乃反毗病得差衾亦無恙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始信疫癘之不相染也

顏含字弘都少有操行以孝聞兩兄繼沒次嫂樊氏因疾失明含課勵家人盡心奉事醫人疏方應須髻地膽尋求備至無由得之含憂嘆累時嘗獨坐忽有一青衣童子年可十三四持一青囊授含含開視乃地膽也童子遂巡出戶化成青鳥飛去得膽藥成史闕

卷之七下

聖

嫂病卽愈人嘗論少正卯盜跖其惡孰深或曰正卯雖姦不至剖人充膳盜跖爲甚含曰爲惡彰露人思加戮隱伏之姦非聖不誅由此言之少正爲甚衆咸服焉或問江左羣士優劣答曰周伯仁之正鄧伯道之清卞望之之節餘則吾不知也其雅重行實如此劉殷字長盛七歲喪父哀毀三年未嘗見齒曾祖母王氏盛冬思董而不言食不飽者一句矣殷怪而問之王言其故殷時年九歲乃於澤中慟哭半日於是忽若有人云止止聲殷收淚視地便有董生焉因得

斛餘而歸食而不減至時董生乃盡又嘗夜夢人謂之曰西籬下有栗瘠而掘之得栗十斗鍾銘曰七年栗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載乃盡永嘉之亂沒于劉聰官至侍中

王延字延元幼喪母繼母卜氏遇之無道恒以蒲糲及敗麻頭與延貯衣其姑聞而問之延知而不言事母彌謹卜氏嘗盛冬思生魚勅延求而不獲杖之流血延尋汾叩凌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踊出水上延取以進母卜氏食之積日不盡於是心悟撫如已生史闕

卷之七下

聖

家牛生一犢他人認之延牽而授與初無吝色其人後自知妄認送犢還延叩頭謝罪延仍以與之不復取也官左丞金紫光祿大夫王談年十歲父爲鄰人竇度所殺談陰有復讐志伺便未得至年十八乃密市利錘陽若耕鋤者度常乘船出入經一橋下談伺度行還伏草中度既過談於橋上以錘斬之應手而死旣而歸罪有司太守孔巖義其孝勇列上宥之巖諸子爲孫恩所害無嗣談乃移居會稽修理巖父子墳墓盡其心力

桑虞字子深年十四喪父毀瘠過禮日以米百粒用糠藜藿其姊諭之曰汝毀瘠如此必至滅性滅性不孝宜自抑割虞曰藜藿雜米足以勝哀虞有園在宅北數里瓜果初熟有人偷盜之虞以園援多棘刺恐偷見人驚走而致損傷乃使奴爲之開道及偷負瓜將出見道通利知虞使除之乃送所盜瓜叩頭請罪虞乃歡然盡以瓜與之嘗行寄宿逆旅同宿客失脯疑虞爲盜虞默然無言便解衣償之主人曰此舍數失魚肉鷄鴨多是狐狸偷去何以疑人乃將脯主至

史贊

卷之七下

聖

山冢間尋求果得之客求還衣虞投之不顧

稽紹字延祖以父康得罪靖居私門山濤領選以紹賢侔卻缺宜徵爲郎武帝曰如卿所言乃堪爲丞何但郎也起爲秘書丞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見稽紹昂昂然如野鶴之在雞羣戎曰君復未見其父耳累遷左僕射裴頠深器之曰使延祖爲吏部尚書可使天下無復遺才矣嘗詣齊王冏諮事遇冏讌會董艾葛旗等言於冏曰稽侍中善於綠竹可命操之左右進稽紹惟不受冏曰今日爲懼卿何吝此

邪紹對曰公匡復社稷當執物作則垂之於後紹雖虛鄙忝備常伯腰綬冠冕鳴玉殿省豈可操執絲竹以爲伶人之事若釋公服從私宴所不敢辭也冏大慙艾等不自得而退及蕩陰之敗百官侍衛莫不散潰惟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天子兵交御輦飛箭雨集紹遂被害於帝側血濺御服天子深哀歎之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稽侍中血勿去

史贊

卷之七下

聖

稽含爲之讚含援筆爲弔辭王生沉淪名利身尚帝女連耀三光有出無處池非巖石之溜宅非茅茨之宇馳屈產于皇衢畫茲象其焉取嗟乎先生高跡何局生處巖岫之居死寄彫楹之屋託非其所沒有餘辱悼大道之湮晦遂含悲而吐曲粹有愧色

王育字伯春少孤貧爲人傭牧羊暇卽折蒲學書忘而失羊爲羊主所責育將鬻已以償之許子章聞而嘉之代育償羊給其衣食使與子同學遂博通經史太守杜宣辟爲主簿俄而宣左遷萬年令杜令王攸

諸宣宣不迎之攸怒曰卿往爲二千石吾所敬也今吾儕耳何故不見迎欲以小雀遇我使我畏死鵠平有執刀叱攸曰君辱臣死自昔而然我府君以非罪黜降如日月之蝕耳小縣令敢輕辱吾君汝謂吾刀鈍邪敢如是乎前將殺之宣懇跪下抱育乃止

韋忠字子節慷慨好學性不虛諾裴頠慕而造之數言於張華辟之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吾茨膺賤士本無宦情且茂先華而不實裴頠慙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若此豈大丈夫之所宜行邪裴常有託我

史儻

卷之七下 晉

聖五

常恐洪濤蕩嶽餘波見漂沉可臨尾閭而闕沃焦哉太守陳楚迫爲功曹會山羗破郡楚攜子出走賊射之中三創忠冒刃伏楚以身捍之泣曰韋忠願以身代君乞諸君哀之亦遭五矢賊相謂曰義士也舍之於是負楚以歸

辛勉字伯力懷帝世累遷侍中及洛陽陷劉聰將署爲光祿大夫勉固辭不受聰遣黃門侍郎喬度齎藥酒迫之勉曰大丈夫豈以數年之命而虧高節事二

君乎武皇帝哉引藥將飲度遽止之曰主上相試

耳君真高士也歎息而去聰嘉其貞節深敬異之爲築室于平陽西山月致酒米勉亦辭而不受卒年八十

辛恭靖爲河南太守會姚興來寇城陷被執至長安興謂之曰朕將任卿以東南之事可乎恭靖厲色曰我寧爲國家鬼不爲羗賊臣興怒幽之別室經三年詎守者乃踰垣遁歸桓玄請爲諮議參軍置之

前朝

張祚恭帝爲琅邪王以祚爲郎中令及帝踐祚劉裕以祚帝之故吏素所親信封藥酒一甕付祚密令鳩

史儻

卷之七下 晉

聖五

帝祚旣受命而歎曰鳩君而求生何面目視息世間哉不如死也因自飲之而死

劉敏元字道光永嘉之亂自齊西奔同縣管平年七十餘隨敏元西行及榮陽爲盜所劫敏元已免乃還謂賊曰此公孤老餘年無幾敏元請以身代願諸君舍之賊曰此公於君何親敏元曰同邑人也窮窶無了依敏元爲命諸君若欲役之老不堪使若欲食之復不如敏元乞諸君哀也有一賊瞋目叱曰吾不放此公愛不得汝乎敏元奮劍曰吾豈望生邪當殺汝

而後死此公窮老神祇尚當哀矜之吾親非骨肉義非師友但以見投之故乞以身代諸大夫慈惠皆有聽吾之色汝何有覩面目而發斯言顧謂諸盜長曰夫仁義何常寧可失諸君子上當爲高皇光武之事下豈失爲陳項乎當取之由道使所過稱詠威德奈何容畜此人以損盛美僕請爲君除此人以成諸君霸王之業前將斬之盜長遽止之而相謂曰義士也害之犯義乃俱免之後仕劉曜爲中書侍郎大尉長史

史衡

卷之七下

四七

王渾妻鍾氏字琰有女爲求賢夫時有兵家子甚俊子濟欲與之白母琰曰要令我見之濟今此兵與羣小雜處琰自幃中察之謂濟曰緋衣者非汝所拔乎濟曰是琰曰此人才足拔萃然地寒壽促不足展其器用不可與婚遂止其人數年果亡

杜有道妻嚴氏名憲十八歲居子植女韓並孤藐教以禮儀傳玄求韓爲繼妻憲許之或曰何鄧執權必爲玄害亦由排山壓卵以湯沃雪耳奈何與之爲親憲曰爾知其一不知其他晏等驕奢必當自敗司馬

太傅歡睡耳吾恐那破雪銷行自有在遂與玄爲婚晏颺等尋爲宣帝所誅植後爲南安太守

鄭休妻石氏有德操休前妻女既幼休父布臨終有庶子沉生命棄之石氏曰奈何使舅之胤不存乎遂並養之力不兼舉九年之中三不舉子

陶侃母湛氏父側室也家貧紡績使交結勝已鄱陽卒廉范遠寓宿於侃大雪湛乃撤所臥新薦自剗給其馬又密截髮賣與鄰人供餽饌遠聞之歎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侃爲尋陽縣吏嘗監魚梁以一坩鮓遺

史衡

卷之七下

四八

母湛封鮓及書責侃曰爾爲吏以官物遺我非唯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矣侃竟以功名顯

梁緯妻辛氏有殊色緯官散騎常侍爲劉曜所害曜將妻之辛氏據地大哭仰謂曜曰妾聞男以義女以烈不再醮妾夫以死理無獨全且婦人再辱明公亦安用哉乞卽就死下事舅姑遂號哭不止曜曰貞婦也任之自縊而死

周顗母李氏字絡秀少時在室顗父浚爲安東將軍嘗出獵遇雨過止絡秀之家會其父兄不在絡秀聞

浚至與一婢於內宰豬羊具數十人之饌甚精辦而不聞人聲浚怪使覘之獨見一女子甚美浚因求爲妾其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珍悻何惜一女若連姻貴族將來庶有大益矣許之遂生顗嵩謨三人顗等既長絡秀謂之曰我屈節爲汝家妾門戶計耳汝不與我家爲親親者吾亦何供餘年顗等從命由此李氏遂得爲方雅之族

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奕之女也聰識有才辯叔父安嘗問毛詩何句最佳道韞稱吉甫作頌穆如清風

史記

卷之七下

聖九

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安謂有雅人深致又嘗內集俄而雪驟下安曰何所似也安兄子朗曰散鹽空中差可擬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悅初道韞之還甚不樂安曰王郎逸少子不惡汝何恨也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復有封胡羯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凝之弟獻之嘗與賓客談議詞理將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曰欲爲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鄣自蔽申獻之前議客不能屈及孫恩之亂夫及諸子俱爲賊所害其外孫劉濟時年數歲賊又

欲害之道韞曰事在王門何關他族必其如此寧先見殺恩雖毒虐爲之改容乃不害濟自爾蔡居會稽家中莫不嚴肅太守劉柳聞其名請與談議初同郡張玄妹亦有才質適於顧氏玄每稱之以敵道韞有濟尼者游於二家或問之濟尼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道韞所著詩賦誄頌傳於世

何無忌母劉氏弟牢之爲桓玄所害劉每銜之及無忌與劉裕謀劉察其舉厝有異喜而不言會無忌夜

史記

卷之七下

平

於屏風裏制檄文潛以器覆燭徐登梯於屏風上窺之既知泣而撫之曰我不如東海呂母明矣既孤其誠常恐壽促汝能如此吾仇恥雪矣因說桓玄必敗我師必成之理以勉之後果如言

劉聰妻劉氏名娥幼聰慧勤誦書籍每與諸兄論經義理越超遠聰既僭位拜爲后將起鵲儀殿以居之廷尉陳元達切諫聰大怒將斬之娥時在後堂私勅左右停刑手疏諫止詞甚剴切聰覽之色變謂其羣下曰朕比得風疾喜怒過常元達忠臣也朕甚愧之

以娥表示元達曰外輔如公內輔如此后朕無憂

矣

王廣爲揚州刺史女年十五容質甚美慷慨有丈夫之節父廣爲蠻帥梅芳所殺芳納之俄於閨室擊芳不中芳驚起曰何故反邪女罵曰蠻畜我欲誅反賊可謂反乎吾聞父仇不同天母仇不同地汝反逆無狀害人父母而復以無禮陵人吾所以不死者欲誅汝耳今死自吾分不待汝殺但恨不得梟汝首於通達以塞大恥辭氣猛厲言終乃自殺芳止之不可

陳婦人不知姓字年十九嫠居毀面自誓事叔姑甚

史儼

卷之七下 晉

五

謹後叔姑病死其女在夫家向從乞假不得因而誣殺其母有司不能察而誅之時有羣鳥悲鳴尸上其聲甚哀盛夏暴尸十日不腐亦不爲虫獸所敗其境乃經歲不雨劉曜遣呼延謨爲太守既知其寃乃斬此女設少牢以祭其墓其日大雨

新康女美姿容有志操劉曜誅斬氏將納女爲妻女曰陛下旣滅其父母兄弟復何用妾爲妾聞逆人之誅也尚汗官伐樹而況其子女乎因號泣請死曜哀之免康一子

韋逞母宋氏家世儒學其父授以周官音義教子成名逞仕苻堅爲上常時周官禮注失傳博士盧壹舉母於是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幔受業號宋氏爲宣文君賜侍婢十人周官學復行于世

段儀二女長元妃次季妃元妃常謂妹曰我終不作凡人妻季妃亦曰妹亦不爲庸夫婦鄰人間而笑之後慕容垂稱燕王納元妃范陽王德亦聘季妃焉卒如其言垂僭位元妃拜爲后

史儼

卷之七下 晉

五

呂纂妻楊氏美艷有義烈纂爲呂超所殺超將妻之謂其父桓曰后若自殺禍及卿宗桓以告楊楊氏曰大人本賣女與氏以圖富貴一之已甚其可再乎乃自殺

胡威字伯武一名貌父質爲荊州刺史以忠清著稱威自京都定省家貧無車馬僮僕自驅驢單行旣見父停廨中十餘日告歸父賜絹一匹爲裝威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以爲汝糧耳威受之辭歸帳下都督先請假還家未發陰資

裴於百餘里要威爲伴每事佐助行數百里威疑而誘問之既知乃取所賜絹與都督謝而遣之後以白質質杖都督一百除吏名其父子清慎如此威由是著名遷徐州刺史後入朝武帝語及平生因歎其父清謂威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不如也帝曰卿父以何爲勝耶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帝以威言直而婉謙而順累遷尚書加奉車都尉威嘗諫時政之寬帝曰尚書郎以下吾無所假借威曰臣之所陳豈在丞郎令史正謂如臣等輩

史鑑

卷之七下

晉

五

始可以肅化明法耳

曹摅字顏遠好學善屬文補臨淄令有寡婦養姑甚謹姑以其年少勸令改適婦守節不移姑怒之密自殺親黨告婦殺姑官爲考鞠寡婦不勝苦楚乃自誣獄當決適值摅到知其有冤更加辯寃具得情實時傳其明獄有死囚歲夕摅行獄愍之曰卿等不幸致此非所如何新歲人情所重豈不欲覓見家邪衆因皆涕泣曰若得覓歸死無恨也摅悉開獄出之越日令還椽吏咸謂不可摅曰此雖小人義不見負自爲

諸君任之至日相率而還並無違者一縣歎服號曰聖君轉洛陽令時天大雨雪官門夜失行馬羣官檢察莫知所在摅使牧門士衆官咸謂不然摅曰官掖森嚴非外人所敢盜必是門士以燎寒耳詰之果

史鑑

卷之七下

晉

五

喬智明字元達爲隆慮共二縣令二縣愛之號爲神君部人張允爲父報仇母老單身有妻無子智明愍之停其獄歲餘令允將妻入獄兼陰縱之人有勸允逃者允曰有君如此吾何忍累之縱吾得免作何面目視息世間於獄產一男會赦得免

鄧攸字伯道貞正寡欲歷官河東太守永嘉末沒於石勒勒以爲參軍每東西置攸車管中甚信悅之勒夜禁火犯之者死攸與胡隣轂胡夜失火燒車吏按問胡乃誣攸攸度不可與爭遂對以弟婦散發溫酒爲辭勒赦之既而胡人深感自縛詣勒以明攸而陰遣攸馬驢諸胡莫不歎息宗敬之勒過泗水攸乃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步走擔兒及弟子緩度不能兩全謂其妻曰吾弟蚤亡惟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

泣而從之其子朝棄而暮及明日攸繫之於樹而去
元帝以爲吳郡太守攸載米之郡俸祿無所受唯飲
吳水而已以糧出穀賑饑見劾有詔原之後稱疾去
職郡常有送迎錢數百萬攸去郡不受一錢百姓數
千人留牽攸船不得進攸乃小停夜中發去吳人歌
之曰統如打五更鷄鳴天欲曙邵侯挽不留謝令推
不去攸棄子之後妻不復孕過江納妾甚寵之訊其
家屬說是北人遭亂憶父母姓名乃攸之甥攸素有
德行聞之感恨遂不復畜妾卒以無嗣時人義而哀

史衛

卷之七下

五

之爲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官至右射

侯

吳隱之字處默有清操執喪哀毀過禮每食醢菹以
其味旨掇而棄之與太常韓康伯鄰居康伯母殷浩
之弟

婦人也每聞哭聲輒投筯爲之悲泣謂

汝若居銓衡當舉如此輩人及康伯爲吏部

高之遂階清級兄坦之爲袁真功曹將及禍隱

之詣桓溫乞代兄命溫矜而釋之遂爲溫所知遷晉

陵太守在郡清儉妻自負薪及爲廣州刺史州二十

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既

至語其親人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越崖喪清吾知
之矣乃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
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在州清操踰
厲常食不過菜及乾魚而已帷帳器服皆付外庫歸
舟之日裝無餘資及至數畝小宅籬垣仄陋内外茅
屋六間不容妻子以竹蓬爲屏風坐無氍毹遷中領
軍祿秩僅留身糧餘悉分振親族家人績紡以供朝
夕時有困絕或並日而食初隱之爲奉朝請將嫁女
劉石知其貧素遣女必當率薄乃令移厨帳助其經

史衛

卷之七下

五

營使者至方見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後至自
番禺其妻劉氏齋沉香一斤隱之見之遂投於湖亭
之水

朱冲字巨容閑靜寡欲好學而貧鄰人失犢認冲犢

以歸後得犢於林下大慙以犢還冲冲竟不受牝牛

犯其禾稼冲屢持芻送牛而無恨色主愧之乃不復

爲暴每聞徵書至輒逃入深山時人以爲梁管之流

以壽終

范喬字伯孫年二歲祖警臨終撫其手曰恨不見汝

成人劉公榮深器重之劉彥秋嘗謂人曰范伯孫體應純和理思周密吾每欲錯其一事而終不能性好學父榮陽狂不_言喬與二弟並棄學業絕人事侍疾家庭足不出邑里邑人臘夕盜斫其樹人有告者喬陽不問邑人愧而歸之喬往喻曰卿節日取柴欲與父母相歡娛耳何以愧爲屢辟不出

郭琦字公偉博學方直有雅量武帝欲用爲著作郎以問族人尚書郭彰彰素疾琦答云不識帝曰若如卿言烏丸家兒能事卿卽堪爲郎矣遂決意用之及

史衡

卷之七下

晉

趙王倫篡位又欲用琦琦曰我已爲武帝吏不容復爲今世吏終身處於家

魯褒字元道好學多聞以貧素自立傷時貪鄙乃著錢神論以刺之莫知所終

汜騰字無忌去官還家歎曰生於亂世貴而能貧乃可以免散家財五十萬以施宗族柴門灌園琴書自適張軌徵之爲府司馬騰曰門一杜其可開乎

謝

郭文字文學在餘杭窮谷之地倚木於樹苔覆其上以居焉不飲酒食肉不娶室種菽麥採竹葉木實貿

鹽以自供有猛獸殺大麀鹿於菴側文以語人人取賣之分錢與文文曰我若須此自當賣之所以相語正以不須故也聞者皆嗟嘆之嘗有猛獸忽張口向文文視其口中有橫骨乃以手探去之猛獸明且致一鹿於其室前獵者時往寄宿文夜爲擔水而無勑色王導迎居西園七年未嘗出入逃歸臨安結廬自居亦不復語卒葛洪庾闡並爲傳贊

郭翻字長翔少有志操居貧無業欲墾荒田先立表題經年無主然後乃作稻將熟有認之者悉推與之

史衡

卷之七下

晉

縣令聞而詰之以稻還翻翻遂不受嘗以車獵去家百餘里道中逢病人以車送之徒步而歸其漁獵所得或從買者便與之而不取直亦不告姓名咸康末乘小船暫歸武昌省墳墓安西將庾翼以帝舅之重躬往造翻欲強起之翻曰人性各有所短焉可彊逼翼又以其船小狹欲引就大船翻曰使君不以鄙賤而辱臨之此固野人之舟也翼俯屈入其船中終日而去嘗墜刀於水路人有爲取者因與之路人不取固辭翻曰爾向不取我豈能得路人曰我若取此將

爲天地鬼神所責矣。翻知其終不受復沈刀於水路人悵焉。乃復沈沒取之。翻於是逆其意。乃以十倍刀價與之。

劉麟之字子驥。好游山澤。志存肥遁。嘗採藥至衡山。深入忘反。見有一澗水。水南有二石。圍一園。開一園。開水深廣。不得過。欲還。失道。遇伐弓人。問徑。僅得還家。或說園中皆仙靈方藥。諸雜物。麟之欲更尋索。終不復知處也。桓沖嘗到其家。麟之於樹條桑。使者致命。麟之曰。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沖乃造其

史籍

卷之七下

五

父。然後還拂短褐。與沖言話。父使麟之於內。自持濁酒蔬菜。供賓。沖勅人代爲斟酌。父辭曰。若使從者非野人之意也。沖慨然至。昏乃退。家百餘里。有一孤姥。病將死。歎息謂人曰。誰當埋我。惟有劉長史耳。何由令知麟之聞之。竟爲營殯。

楊軻少好易。長而不娶。門徒數百。怡然自樂。石季龍嗣僞位。迎之于永昌。任其所尚。季龍每有饋餼。輒口授弟子。使爲表謝。其文甚美。季龍欲觀其真趣。乃密令美女夜以動之。軻蕭然不顧。又使人將其弟子盡

行。遣魁壯羯士。衣甲持刀。臨之以兵。並竊其所賜衣服而去。軻視而不言。了無懼色。常臥土床。覆以布被。保寢其中。下無茵褥。潁川荀鋪好奇之士也。造而談經。軻瞑目不答。鋪發軻被。露其形。大笑之。軻神體頽然。無驚怒之狀。時以爲焦先之徒。未能量其淺深焉。

宋纖字令文。有遠操。隱居於酒泉。南山。西涼太守楊宣。畫其象於閣上。出入視之作頌曰。爲枕何石。爲漱何流。身不可見。名不可求。酒泉太守馬岌高尚之士也。其威儀鳴鑼鼓造焉。纖高臺重閣。距而不見。岌歎

史籍

卷之七下

六

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覩。吾而今而後。知先生人中之龍也。銘詩於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奇才蔚鬱。蔚若鄧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珍。室邇人遐。實勞我心。

祈嘉字孔賓。清貧好學。年二十餘。夜忽牕中有聲。呼曰。祈孔賓。祈孔賓。隱去來隱去來。修飾人世甚苦。不可諸所得。未毛銖所喪。如山崖。旦而逃去。西至敦煌。依學官。誦書貧無衣食。爲書生都養。以自給。遂博通經傳。精究大義。教授門生百餘人。在朝卿士守令彭

和正等受業拜牀下者二千餘人

戴逵字安道博學好談論善屬文能鼓琴工書畫總角時以雞卵汁漫白瓦屑作碑又爲文而自鐫之詞麗器妙時人莫不驚嘆太宰武陵王晞問其善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被琴曰戴安道不爲王門伶人郡縣敦逼不已遂逃於吳

陶潛字元亮博學善文辭穎脫任真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爲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在縣公

史衛

卷之七下

空二

田悉令種秫穀曰令吾常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秫乃使一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秬素簡貴不私而主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邪解印去縣賦歸去來辭嘗言夏日虛閑高臥北窗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性不解音而畜素琴一張弦徽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

劉兆字延世博學洽聞受業者數千人凡所讚述百

餘萬言嘗有人着華騎驢至兆門外曰吾欲見劉延

世兆儒德道素著州無稱其字者門人大怒兆曰聽前旣進踞牀問兆曰聞君大學比何所作兆答以春秋調人左氏全綜周易訓註等篇末云多有所疑客問之兆說疑畢客曰此易解耳因爲辨釋疑者是非兆別更立意客一難兆不能對客去已出門兆欲留之使人重呼還客曰親親在此營葬宜赴之後當更來也旣去兆令人視葬家不見此客竟不知姓名左思字太冲親寢口誦辭藻壯麗造齊都賦一年乃

史衛

卷之七下

空二

成復欲賦三都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筆紙遇得一句卽便疏之及賦成張華見而嘆曰班張之流也於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爲之紙貴初陸機入洛欲爲此賦聞思作之撫掌而笑與弟雲書曰此間有信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及思賦出機絕歎伏以爲不能加也遂輟筆焉

鄒湛字潤甫以才學知名所著詩及論事議二十五首見重于時初湛嘗見一人自稱魏舒仲餘無所言如此非一久之乃悟曰吾宅西有積土敗瓦其中必

有死人甄舒仲者予舍西土瓦中人也檢之果然厚加斂葬畢遂夢此人來謝

褚陶字季雅年十三作鷗鳥水磴二賦見者奇之陶嘗謂所親曰聖賢備在黃卷中捨此何求張華見之謂陸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顏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機曰公但未覩不鳴不躍者耳華曰故知延門之德不孤川嶽之寶不匿

張翰字季鷹齊王冏辟爲大司馬東曹掾冏時執權

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

史

卷之七下

晉

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執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著首丘賦俄而冏敗人皆謂之見機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爲身後名邪答曰使我身後名不如卽時一盃酒

羅含字君章幼孤爲叔母朱氏所養嘗晝臥夢一鳥文采與常飛入口中因起驚說之朱曰鳥有文彩汝

後必有文章自此藻思日新太守謝尚與含爲方外

之好乃稱曰羅君章可謂湘中之琳瑯桓溫補含爲征西參軍溫嘗使含詣尚有所檢劾含至不問郡事與尚累日酣飲而還溫問所劾事含曰公謂尚何如人溫曰勝我也含曰豈有勝公而行非邪故一無所問溫奇其意而不責焉溫嘗與寮屬讌會含後至溫問坐坐曰此何如人或曰可謂荆楚之材溫曰此自江左之秀豈惟荆楚而已

顧愷之字長康博學有才氣嘗爲箏賦謂人曰吾賦

史

卷之七下

晉

足比嵇康琴不賞者必以後出相遺深賞者亦當以高奇見貴桓溫引爲參軍甚見親昵溫薨愷之拜墓賦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依或問之曰卿憑重桓公乃爾哭狀其可見乎答曰聲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桓玄與愷之同在殷仲堪坐共作了語愷之曰火燒平原無遺燎玄曰白布纏根樹旒旒仲堪曰投魚深泉放飛鳥復作危語玄曰矛頭折米劒頭吹仲堪曰百歲老翁攀枯枝有一叅軍云盲人騎瞎馬暮夜臨深池仲堪眇目驚曰此太逼人因罷愷之

每食甘蕉惟自尾至本人或怪之云漸入佳境尤善丹青圖寫特妙每畫人或或數年不點目精人問其故答曰四體妍媸本無闕少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嘗悅一鄰女挑之弗從乃圖其形於壁以棘針釘其心女遂患心痛愷之因致其情女從之遂密去針而愈愷之每重稽康四言詩因爲之圖恒云手揮五弦易目送歸鴻難嘗圖裴楷象頰上加三毛觀者覺神明殊勝又爲謝鯨象在石巖裏云此子宜置丘壑中欲圖仲堪仲堪有目病固辭愷之曰明府正

史簡

卷之七下 晉

奎

爲眼耳若明點瞳子飛白拂上使如輕雲之蔽月豈不美乎仲堪乃從之嘗以一厨畫糊題其前寄桓玄皆其深所珍惜者玄乃發其厨後竊取畫而緘閉如舊以還之給云未開愷之見封題如初但失其畫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了無怪色桓玄嘗以一柳葉給之曰此卿所翳葉也取以自蔽人不見已愷之喜引葉自蔽玄就溺焉愷之信其不見已也甚以珍之恒温常云愷之體中癡黠各半合而論之正得平耳故俗傳愷之有三絕才絕畫絕絕

陳訓字道元好秘學天文算歷陰陽占候尤善風角時錢塘潮開或言天下當太平青蓋入洛陽孫皓以問訓答曰臣止能望氣不能達潮之開塞退而告其友曰青蓋入洛將有興觀衡壁之事非吉祥也尋而吳亡及陳敏作亂遣弟弘爲歷陽太守訓謂邑人曰陳家無王氣不久當滅時宏攻衡彥於歷陽乃問訓曰城中有幾千人攻之可拔不訓登牛渚山望氣曰不過五百人然不可攻攻之必敗宏大怒曰何有五千入攻五百人而有不得理命將士攻之果爲彥所

史簡

卷之七下 晉

奎

敗其言歷驗皆類此

戴洋字國流善風角好道術妙解占候歷言皆驗語多不悉載

韓友字景先善占卜能圖宅相家亦行京費厭勝之術劉世則女病魅積年巫爲攻禱伐空冢故城間得狸鬻數十病猶不差友筮之命作布囊依女發時張囊着窻牖問友閉戶作氣若有所驅斯須之間見囊大脹如吹因決敗之女仍大發友乃更作皮囊二枚張之施張如前囊復脹滿因急縛囊口懸着樹二

千許日漸消開視有二斤狐毛女遂差廣陽領校邊洪遭艱歸家友投之出告從者連裝束吾當夜去從者曰今日已暝數十里草行何急復去友曰非汝所知也此間血覆地寧可復往其夜洪欲發狂絞殺兩子並殺婦又斫父妻二人明日其宗族往收殮亡者尋索洪數日於宅前林中得之已自經死宣城太守殷祐有病友策之曰七月晦日將有大鵲鳥來集廳堂上宜勤伺取獲者爲善不將成禍祐乃謹爲其備至日果有大鵲垂尾九尺集廳事上掩捕得之祐乃

史簡

卷之七下 晉

本七

遷石頭都督護後爲吳郡太守于閭其故友曰竺卦用五行相生殺如投藥治病以冷熱相救其差與不差不可必也

淳于智字叔平有思義能易筮善厭勝之術高平劉柔夜臥鼠嚙其左手中指以問智智曰是欲殺君而不能當爲君使其反死乃以朱書手腕橫文後三寸作田字牌方一寸二分使露手以臥明旦有大鼠伏死手前焦人夏侯藻母病因詣智卜忽有一狐當門向之呶藻怖愕馳智智曰其禍甚急君速歸在狐嚙

處拊心啼哭令家人驚怪大小必出一人勿出哭勿止然後其禍可救也藻還如其言母亦扶病而出家人既集堂屋五間拉然而崩護軍張劭母病篤智筮之使西出市沐猴繫母臂令傍人捶拍恒使作聲三日放去劭從之其猴出門卽爲犬所咋死母病遂差上黨鮑瑗家多喪病貧苦智爲卜之謂曰君安宅失宜故令君困君舍東北有大桑樹君徑至市入門數十步當有一人持荆馬鞭者便就買以懸此樹三年當暴得財瑗承言詣市果得馬鞭懸之三年浹井得

史簡

卷之七下 晉

本八

錢數十萬銅鐵器復二十餘萬於是致贈疾者愈步熊字叔羅好卜筮數術門徒甚盛熊學舍側有一人燒死吏持諸生失火熊曰已爲卿卜得其人矣使從道南行當有一人來便縛之吏如熊言果是耕人自言草惡難耕故燒之忽風起延燒遠近實不知草中有人

杜不愆少就外祖郭璞學易卜屢有驗高平郗超年二十餘得重疾試令筮之不愆曰宜於東北三十里上官姓家索其所養雄雉籠盛置東檐下却後九日

景午日午時必當有雌雉來與交既而雙去若如此不出二十日病都除年將八十位極人臣若但雌雉雄留者病一周方差年八十位名亦失至日果有雌雉飛入籠與雄雉交而去雄雉不動超嘆息曰雖管郭之奇何以尚此超病彌年乃起年四十卒於中書郎

嚴卿善卜筮鄉人魏序欲暫東行荒年多抄盜就筮之卿曰君慎不可東行必遭暴害之氣而非劫也然既不停宜以禳之可索西郭外獨母家白雄狗繫着

史簡

卷之七下

九

船前序求索止得駭狗無白者卿曰駭者亦足然猶恨其色不純當餘小毒正及六畜羣耳序行半路狗忽然作聲甚急有打人打之者比視已死吐黑血斗餘其夕序豎上白鵝數頭無故自死而序家無恙

隗炤善易臨終書版授其妻曰吾亡後當大荒窮爾慎莫賣宅也却後五年春常有詔來頓此亭姓龔此人負吾金卽以此版往責之勿違言也炤亡後其家大困乏欲賣宅憶夫言輒止期日有龔使者止亭中妻遂齎版往責之使者不知所以妻曰夫臨亡手書

版見命如此不敢妄也使有沉吟良久而悟謂曰賢夫何善妻曰夫善於易而未嘗爲人卜也使曰噫可知矣乃命取著筮之卦成撫掌而嘆曰妙哉隗生舍明隱迹可謂鏡窮達而洞吉凶者也於是告炤妻曰吾不相負金也賢夫自有金耳知亡後當嘗窮故藏金以待太平所以不告兒婦者恐金盡而困無已也知吾善易故書版以寄意耳金有五百斤盛以青瓮覆以銅梓埋在堂屋東頭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妻還掘之皆如卜焉

史簡

卷之七下

十

卜珣字子玉少好讀易郭璞見而嘆曰吾所弗如也奈何不免兵厄珣曰然吾大厄在四十一位爲卿將當受禍耳不爾者亦爲猛獸所害吾亦未見子之令終也璞曰吾禍在江南甚營之未見免兆雖然在南猶可延期住此不過時月珣曰子勿爲公吏可以免諸璞曰吾之不能免公吏猶子之不能免卿相也珣遂隱于龍門山劉元海徵之珣謂使者曰非吾死所也劉聰徵爲太常欲攻并州使珣同行珣曰臣所以來不及張者正爲是行也署珣爲平北將軍臨行謂

其妹曰此行也死自吾分後慎勿紛紜翊果爲元帥所殺

吳猛少有孝行夏日常手不驅蚊懼其去已而噬親也年四十邑人丁義始授其神方因還豫章江波甚急猛不假舟楫以白羽扇畫水而渡

辛靈性少言有道術凡療病厭勝屢驗樊長賓爲建昌令發百姓造船令人各作著一隻靈作而未輪或病之焉俄而竊者心痛欲死靈謂之曰爾得無竊我箸乎竊者不應有頃愈急靈曰若爾不以情告我者

史記

卷之七下

主

今真死矣竊者急遽乃首出之靈於是飲之以水卽立愈

佛圖澄天竺人也本姓帛氏少學道妙通玄術善誦符呪能使鬼神自云百有餘歲腹旁有一孔常以絮塞之每夜讀書則拔絮孔中出光照于一室又嘗齋時平旦至流水側從腹旁孔中引出五臟六腑洗之訖還內腹中又能聽鈴音以言吉凶莫不懸驗取鉢盛水燒香呪之須臾鉢中生青蓮花光色曜日石勒甚敬奉之號曰大和尚勒愛子斌暴病死將殯嘆

曰朕聞號太子死扁鵲能生之今可得效乎乃令告澄澄取楊枝沾水灑而呪之就執斌手曰可起矣因此遂蘇有頃平復嘗與石季龍升中臺澄忽驚曰變變幽州當火災仍取喫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季龍遣驗幽州云爾日火從四門起西南有黑雲來驟雨滅之雨亦頗有酒氣嘗遣弟子向西域市香旣行澄告其餘曰掌中見買香弟子在某處被劫垂死因燒香祝願遙救護之弟子後還云某月某日某處爲賊所劫垂當見殺忽聞香氣賊無故自驚曰救兵已至

史記

卷之七下

主

棄之而走此類甚多不悉紀一日忽謂弟子法祚曰戊申歲禍亂漸萌已丑石氏當滅吾及其未亂先從化矣卒於鄴宮寺後有沙門從雍州來稱見澄西入關季龍掘而視之惟有一石而無尸季龍惡之曰石者朕也葬我而去吾將死矣因而遇疾卒遂大亂王嘉字子年滑稽好語笑不食五穀不衣美麗不與世人交游人候之者至心則見之不至心則隱形不見衣服在架屨杖猶存或欲取其衣者終不及企而取之衣架逾高而屋亦不大屨杖諸物亦如之所著

有拾遺錄

僧涉西域人少爲沙門不食五穀日行五百里言未
然之事驗若指掌能以秘呪下神龍苻堅常使請雨
俄而龍下鉢中天輒大雨及卒後大旱移時苻堅嘆
曰法公在此豈憂旱乎

鳩摩羅什天竺人也十歲出家從師受經日誦千偈
偈有二十二字凡三萬二千言義亦自通博覽五明
諸論及陰陽星算莫不妙達姚興迎之待以國師之
禮羅什雅好大乘志在敷演常嘆曰吾若著筆作大

史記

卷之七下

七

乘阿毗曇非迦旃子比也今深識者既寡將何所論
惟爲姚興著實相論二卷興奉之若神嘗講經于草
堂寺肅容觀聽者千有餘人羅什忽下高坐謂興曰
有二小兒登吾肩慙鄒須婦人與乃召官女進之一
交而生二子焉興嘗謂羅什曰大師聰明超悟天下
莫二何可使法種少嗣遂以伎女卜人逼令受之爾
後不住僧坊別立解舍諸僧多效之什乃聚針盈鉢
引諸僧謂之曰若能見效食此者乃可畜室耳因舉
七進針與常食不別諸僧愧服乃止杯渡比丘在彭

城聞羅什在長安乃歎曰吾與此子戲別三百餘年
相見杳然未期遲有過於來生耳羅什少日覺四大
不愈乃口出三番神呪令外國弟子誦之以自救未
及致力轉覺危殆於是力疾與衆僧告別曰因法相
遇殊失盡心方復後世惻愴可言死於長安與於道
遇園依外國法以火焚尸薪滅形碎惟舌不爛

史記

卷之七下

七

史衡卷之八

明 晉安余文龍中拙刪輯

男兆胤伯景校

南宋

宋武帝微時伐荻新洲見大蛇長數丈射之傷明日復至洲裏聞有杵臼聲往覘之見童子數人皆青衣擣藥問其故答曰我王為劉寄奴所射合散傳之帝曰王神何不殺之答曰劉寄奴王者不灰不可殺帝叱之皆散仍收藥而反寄奴俗小字也

史衡

卷之八 南宋

前廢帝以文帝第十女新蔡公主為貴嬪夫人改姓謝氏以武賁戟鸞輅龍旂出警入蹕矯言公主薨空設喪事焉廢帝名子業武帝長子文帝之孫新蔡公主其姑也先適何遇帝殺一婢選出適第以掩之

山陰公主淫恣過度謂帝曰妾與陛下雖男女有殊俱託體先帝陛下後宮數百妾惟駙馬一人人事不均平一何至此帝乃為置面首左右三十人帝每出公主與朝臣常共陪輦主以吏部郎褚淵貌美就帝請以自侍帝許之淵侍主十日備見逼迫誓不回去

得免

公主明帝長女徐孝嗣子況所尚

宋明帝性多忌諱犯即加戮改駙為邊瓜以駙字似禍字故也嘗以南苑借張永云且給三百年期訖更啓宣陽門民間謂之白門上諱之尚書右丞江謐偶犯上變色曰白汝家門路謐稽顙謝久之方釋明帝時阮佃夫王道隆等皆擅威權言為詔勅郡守令長一缺十除內外泯然官以賄命王阮家富於公室中書舍人胡母顥專權奏無不可時人語曰永絹閉眼諾胡母大張索永絹謂上也

史衡

卷之八 南宋

二

宋文帝好乘羊車經諸紀房潘淑每粧飾寒帷以俟并密令左右以鹹水灑地帝每至戶羊輒舐地不去帝曰羊乃為汝徘徊況於人乎於此愛傾後宮宋明帝嘗宮內太集而擣婦人觀之以為歡笑王皇太后以扇障面獨無所言帝怒曰外舍家寒乞今共作笑樂何獨不視后曰為樂之事其方自多豈有姑婦妹集樂而擣婦人形體以此為樂外舍為歡適與此不同帝大怒令后起后兄景文以語從舅謝綽曰后在家為懦弱婦人不知今段遂能剛正如此皇后名貞風

邪人
一作羶

劉韞字彥文位雍州刺史領軍人才凡鄙特爲明帝所寵使善書者圖其出行鹵簿羽儀常自披觀嘗以圖示征西將軍蔡興宗興宗戲之陽若不解畫者指韞形問之曰此何人而在與韞曰政是我

彭城王義康素無術學待文義者甚薄袁粲嘗詣之義康問其年答曰鄧仲華拜袞之歲義康曰身不識也泚又曰陸機入洛之年義康曰身不讀書君無爲作才詰見問

史籍

卷之八
南宋

三

魯郡孔子舊廟有栢樹二十四株歷漢晉其大連抱有二株先倒折土人崇敬莫之敢犯文獻王義恭悉遣伐取父老莫不歎息義恭武帝子

前廢帝無道待諸父不以人理嘗以籠盛明帝等稱之號爲豬王又以木槽盛飯夾諸雜食掘地爲坑實以泥水裹明帝內坑中以槽食置前令口就食用爲歡笑常於休仁前使左右淫逼休仁所生楊太妃石衛將軍劉道隆奉旨盡諸醜狀時廷尉劉蒙妾孕臨月帝迎入後宮與其生男欲立爲太子明帝嘗忤旨

帝怒褻之縛其手脚以杖貫其內使櫓付大官卽日屠豬休仁笑謂帝曰未應成帝問其故休仁曰待皇太子生殺豬取肝肺帝意解曰且付廷尉一宿出之是夕帝被弑

劉穆之少家貧誕節嗜酒好往妻兄家乞食多見辱其妻江嗣女甚明識每禁不令往江氏亦令勿來穆之猶往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乃常饑何忽須此妻復截髮市穀饌以餉之自此不敢對穆之梳沐及穆之爲丹陽尹召妻兄弟宴醉乃

史籍

卷之八
南宋

四

令厨人以金柈貯檳榔一斛以進之

劉邕性嗜食瘡痂以爲味似鰕魚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灸瘡痂落在床邕取食之靈休大驚痂未落者悉褫取飽邕去靈休與何晏書曰劉邕向顧見瘡遂舉體流血南康國吏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連與鞭撻常以給膳

孝武初何偃爲吏部尚書劉瑀園侍中不得與偃同從郊祀時偃乘車在前瑀策蹕居後相去數十步瑀踟馬及之謂偃曰君轡何疾偃曰牛駿馭精所以疾

耳偃曰君馬何遲曰驥驥羅於羈絆所以居後偃曰何不着鞭使致千里答曰一蹙自造青雲何至與馬爭路宋武帝微時貧陋過甚嘗自新洲伐荻有納布衣襖等皆是敬皇后手自作武帝既貴以此衣付公主曰後世若有驕奢不節者可以此衣示之及徐湛之得罪將致大辟公主卽日入宮及見文帝因號哭下床不復施臣妾之禮以錦囊盛武帝納衣擲地以示上曰汝家本賤貧此是我母爲汝父作此納衣今日有一頓飽食便欲殘害我兒子上亦號哭

史記

卷之八

南宋

五

徐湛之與安成公何勗臨汝公孟靈休并名耆豪以有膳器服車馬相尚都下爲之語曰安成食臨汝飾湛之美兼何孟勗無忌之子 靈休親之子

徐孝嗣初在率府書臥齋北壁下夢兩童子遽云移公牀孝嗣驚起聞壁有聲行數步而壁崩壓牀

徐君倩聰朗好學尤長丁部書辯於辭令湘東王嘗出軍有人將婦從者王曰才愧李陵未能先誅女子將非孫武遂欲驅戰婦人君倩應聲曰項籍壯士猶有虞兮之愛紀信成功亦資姬人之力

檀道濟威名甚重諸子俱有才氣朝廷疑畏之或目之爲司馬仲達一日見收績怒氣盛目光如炬俄爾間引飲一斛乃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皆曰道濟已死吳子輩不足復憚時人歌曰可憐白浮鳩枉殺檀道州歿日建鄴地震白毛生

檀珪訴王僧虔求祿不得與書曰僕一門雖謝文通乃忝武達羣從姑叔三嬖帝姻而令子侄餓死遂不荷潤蟬腹龜腸爲日已久饑飢能嚇人遠與肉餓驥不噬誰爲落毛雖復孤微百世國士姻嬖位宦亦不

史記

卷之八

南宋

六

後物云虔報書曰吾與足下素無怨憾何以相苦直是意有左右耳字伯玉

王鎮惡以五月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疎宗其祖猛曰此非常兒昔孟嘗君惡月生而相齊是兒亦將

興吾門矣故名年十三而苻氏敗寓食甌池人字方家方善遇之謂方曰若遭英雄主要取萬戶侯當厚

相報方曰君丞相孫人材如此何患不富貴至時願見用爲本縣令足矣後果然猛仕苻堅任兼相將父休爲河東太守

朱齡石字伯兒少好武不事崖檢舅淮南蔣氏才劣

齡石使舅臥聽事翦紙方寸帖着舅枕以刀子照之相去八九尺百擲百中舅畏不敢動舅頭有大瘤齡石伺暇密割之即死

朱脩之字恭祖文帝時畱戍滑臺被魏將安頡攻圍糧盡將士煮鼠食之修之被圍既久母常悲憂忽一旦乳汁驚出母號慟告家人曰我年老非復有乳汁時今如此兒必沒矣魏果以其日剋滑臺囚之太武嘉其固守之節以爲雲中鎮將修之立身清約儉刻無潤姊在鄉里饑寒不立修之貴爲刺史未曾供贖

史籍

卷之八

七

往姊家姊爲設菜羹飯以激之脩之曰此是貧家好食進之致飽

王玄謨字彥德幼而不羣世父蕤有知人鑒常笑曰此兒氣槩高亮有太尉彥雲之風後補中兵參軍每陳北侵之謀上謂殷景仁曰聞王玄謨陳說使人有封狼胥背意及圍滑臺城二百餘日魏太武救軍至乃夜遁麾下散亡畧盡蕭斌將斬之沈慶之固諫乃止初玄謨始將見殺夢人告曰誦觀世音千遍則免玄謨夢中曰何可竟也仍見授旣覺誦之且得千遍

明日將刑誦之不輟忽傳唱停刑

史籍

卷之八

八

王玄象位下邳太守好發冢地無完鄰人間垣內有小冢墳上殆平每朝日初升見一女子立冢上近視則亡或以告玄象便命發之有一棺尚全有金釵銅人以百數剖棺見一女子年可二十姿質若生臥而言曰我東海王家女應生資財相奉幸勿見害女臂有玉釧破冢者斬臂取之於是女復死玄象坐劉敬宣字萬壽牢之子八歲喪母晝夜號泣中表異之見衆人灌佛乃下頭上金鏡爲母灌象因悲泣不自勝桓序謂牢之曰卿此兒非惟家之孝子必爲國之忠臣後歷官江州兗州刺史尚書勳混美才地少所交納與敬宣遇便盡禮或問混卿未嘗輕交而傾蓋劉壽何也混曰孔文舉禮太史子義天下豈有非之耶後爲王猛子所殺先是敬宣嘗夜與僚佐宴室中有投一隻芒屨屬於坐墜敬宣食盤上長三尺五寸已經人著耳鼻間並欲壞頃之而敗喪至劉德願性麤率爲孝武狎侮寵姬殷貴妃薨上與羣臣至其墓謂德願曰卿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德願

應聲便號慟撫膺擗踊涕泗交流上甚悅以爲豫州刺史又令醫術人羊志哭殷氏志亦嗚咽他日有問志卿那得此副急淚志時新喪愛姬答曰我爾日自哭亡妾耳

劉損字子騫劉毅從弟父鎮之字仲德閑居京口未嘗應召常謂毅汝必破我家毅甚畏憚每還京口未嘗敢以華儀入鎮之門損爲吳郡太守至閭門便入太伯廟時廟室頽毀垣墻不修損愴然曰清塵尚可髣髴衡宇一何摧頽卽令修葺

史備

卷之八

九

劉伯龍少而貧薄及長歷位尚書左丞少府武陵太守貧窶尤甚常在家慨然召左右將營十一之方忽見一鬼在傍撫掌大笑伯龍嘆曰貧窮固有命乃復爲鬼所笑也遂止

向柳字玄季有學義才能立身方雅與太尉袁淑司空徐湛之東陽刺史顏竣皆友善及竣貴柳猶以素情自許不推先之順陽范曄諫柳曰名位不同禮有異數卿何得作曩時意邪柳曰我與士遊心期久矣豈可一旦以勢利處之及柳爲南康郡涉義宣事敗

繫獄屢密請竣申救孝武嘗與竣言及柳事竟不助柳遂伏法

蕭思話在青州時所用銅斗覆在藥厨下忽於斗下得二死雀思話歎曰斗覆而雙雀殞其不祥乎旣而被逮

蕭惠開有孝性家素事佛凡爲父起四寺謂國僚曰封秩鮮而兄弟甚多若全關一人則在我所讓若人等分又事可悲耻寺衆旣立自宜悉供僧衆後拜益州刺史路經江陵時吉翰子在荊州共惠開有舊

史備

卷之八

十

爲設女樂樂人有美者惠開就求不得又欲以四女妓易之不許惠開怒收吉斬之卽納其妓開素有志才疎意廣嚴用威刑蜀人號曰臥虎然明識過人嘗三千沙門一聞其名退無所失錄事參軍劉希微負蜀人責將百萬爲賣主所制未得俱還惠開廐中有馬六十匹悉與償責蜀還尋除少府加給事中開素剛至是益不得志曰大丈夫入管喉舌出莅方伯乃復低頭入中邪將寺內齋前種花草悉剗除別種白楊每謂人曰人生不得行胃懷雖壽百歲猶爲

天也發病嘔血吐物如肺肝而卒

蕭惠明有時譽爲吳郡太守郡界卞山下有項羽廟相承云羽多居郡聽事前後太守不敢上惠明謂綱紀曰孔季恭嘗爲此郡未聞有災遂盛設筵榻接賓數日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惠明旣而不見因發背旬日而卒

齊高帝時能基人琅琊王抗第一品吳郡褚思莊會稽夏赤松第二品赤松思速善於大行思莊戲遲巧於闕基宋文帝時羊玄保爲會稽帝遣思莊入東與

史爵

卷之八

十一

玄保戲因置局圖還於帝前覆之高帝使思莊與王抗交賭自食時至日暮一局始竟上倦遣還省至五更方決抗睡於局後寢思莊達旦不寐時或云思莊所以品第致高緣其用思深久人不能及抗思莊並至給事中

蕭介字茂鏡性高簡少交游惟與族兄琛從兄朏素及洽弟從淵等文酒賞會時人以比謝氏烏衣之游武帝總筵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臧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盾飲盡顏色不變言笑自若介染翰便成

文無加點帝兩美之曰臧盾之飲蕭介之文卽席之美也

蕭引字叔休方正有器度性聰敏博學善屬文尤善書宣帝嘗披奏事指引署名曰此字筆趣翩翩似鳥之欲飛引謝曰此乃陛下假其毛羽耳帝又謂引曰我每有所念見卿輒意解何也引曰此自陛下不選怒臣何預此思

蕭琛字彥瑜始爲宣城太守有北僧南渡惟齋一瓢廬中有漢書序傳僧云三輔舊書相傳以爲班固真

史爵

卷之八

十二

本琛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而紙墨亦古文字多如龍舉之例非隸非篆琛甚秘之後以餉鄱陽王範獻于東宮爲吳興太守時郡有項羽廟土人名爲憤王甚有靈驗遂於郡聽事安床幕爲神坐公私諸禱前後二千石皆於聽拜祠以輒下牛充祭而避居他室琛至着履登聽事聞室中有叱聲琛厲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歟據此聽事何也因遷之於廟又禁殺牛解祀以脯代肉琛與梁武帝有舊恩經預御筵醉伏上以麋投琛琛乃取栗櫛上正中面御史

中丞在坐帝動色曰此中有人不得如此豈有說邪
琛即答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以戰栗上笑
悅

臧嚴字彥威孤貧勤學行止書卷不離手於學多所
詰記猶精漢書諷誦畧皆上口爲湘東王宣惠參軍
兼記室王嘗自執四部書目試之嚴自甲至丁卷中
各對一事并作者姓名遂無遺失

臧盾有孝性嘗隨父宿直廷尉府母劉氏在宅夜暴
火盾左手中指忽痛不得寢及旦宅信果報凶問從

史補

卷之八

七

鄭那諸葛璩受五經璩學徒常有數十百人盾處其
間無所狎比璩曰此生王佐才也後卒於領軍將軍
和

臧厥字獻卿以幹局稱爲晉安太守郡居山海常結
聚逋逃前二千石討捕不能止厥下車宣化凶黨皆
徼負而出自是居人復業然政嚴百姓謂之臧之及
卒有過登聞鼓訴求付清直舍人帝曰臧厥既以此
事便無所付其見知如此

謝晦美風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鬢髮如墨涉獵文義

博瞻多通時人以方楊德祖微將不及晦聞猶以爲
恨時謝琨風華爲江左第一嘗與晦俱在武帝前帝
目之曰一時頓有兩玉人耳

謝瞻字宣遠與從叔琨族弟靈運俱有盛名嘗作喜
霽詩靈運寫之琨詠之王弘在坐以爲三絕見弟晦
權遇已重賓客輒懷驚駭曰吾家以素退爲業汝遂
勢傾朝野此豈門戶福邪乃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
此靈運父瑛無才能爲祕書郎蚤卒而靈運好臧否
人物現患之欲加裁折未有其方謂瞻曰非汝莫能
東

史補

卷之八

七

乃與晦瞻弘微等共游覽使瞻與靈運同車靈運登
車便商較人物瞻謂曰祕書郎談者亦互有同異
靈運默然言論自此素止

謝澹字景恒任達仗氣不營當世與順陽范泰爲雲
霞之交嘗侍武帝宴酣飲大言無所屈鄭鮮之欲按
之帝曰澹方外士不宜規矩繩之後復侍飲醉謂帝
曰陛下用羣臣但須委屈順者乃見貴汲黯之徒無
用也帝大笑從子晦爲荊州將之鎮詣澹別晦色自
矜澹問晦年答曰三十五澹笑曰昔有中郎年二十

九爲北府都督卿比之已爲老矣晦色甚愧

謝裕字景仁博聞強識善敘前言往往行桓玄每與言不倦出行常使陪輦時宋武帝時爲桓修參軍常詣景仁諮事景仁與語說因留宿食食未辦而景仁爲玄所召玄性促俄頃間騎詔續至帝屢求去景仁不許曰主上見待要應有方我欲與客食豈不得待竟安坐飽食然後應召帝甚感之及平建鄴景仁與百僚同見武帝目之曰此名公孫也性矜嚴整潔居宇淨麗每嘔直嘔左右人本事畢卽聽一日幹濯每欲

史譜

卷之八

主

唾左右爭來受之

謝孺子少與族兄莊齊名多藝能尤善聲律嘗與姑子車騎將軍王或宴桐臺孺子吹笙或自起舞既而歎曰今日真使人飄飄有伊洛間意

謝述字景先小字道兒少有至行美風姿善舉止與殷景仁劉湛爲異常之交湛每謂人曰我見謝道兒未嘗足雍州刺史張邵以贖貨將置大辟述表陳邵先朝舊勛宜蒙優貸文帝手詔訓納焉述語子綜曰主上矜邵風誠自將曲恕吾所啓謬會故特見納若

此跡宣布則爲侵奪主恩使綜對前焚之帝後謂邵曰卿之獲免謝述力焉

謝朓字玄暉少好學有美名妻王敬則女初啓敬則反謀妻常懷刀欲報朓朓不敢相見及拜吏部謙抑尤甚尚書郎范縝嘲之曰卿人才無慚小選但恨不可刑于寡妻朓有愧色後爲江祏所構下獄及臨誅歎曰天道其不可昧乎我雖不殺王公王公因我而死詎好賢人才會稽孔覲粗有才筆未爲時知孔珪嘗令草書表以朓朓嗟吟良久手自折柬寫之謂

史譜

卷之八

十六

珪曰士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

謝方明爲南郡相嘗年終江陵獄囚悉放歸家使過正三日還到綱紀以下莫不疑懼囚及父兄並驚喜涕泣以爲就死無恨至期有重罪一人醉不能歸連二日乃反一四十日不來逡巡墟里不能自歸鄉村責讓率領將送竟無逝者遠近歎服

謝靈運幼便穎悟博覽羣書文章之美爲江左第一襲封康樂公世咸稱謝康樂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潁川荀雍太山羊璿之爲山澤四友惠連幼有奇

才不爲父方明所知從何長瑜習讀靈運謂方明曰
阿連才悟如此而尊作常兒遇之長瑜當今仲宣而
飴以下客之食尊既不能禮賢宜以長瑜還靈運載
之而去孟凱事佛精懇靈運輕之曰得道應須慧業
丈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覲深恨之
又與王弘之諸人出千秋亭飲酒保身大呼覲不堪
遣信相聞靈運大怒曰身自大呼何關癡人事

謝超宗好學有文辭盛得名譽嘗作新安王母殿淑
儀詠帝大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時右衛將

史衛

卷之八 南齊

十七

軍劉道隆在御坐出候超宗曰聞君有異物可見乎
超宗曰懸磬之室復有異物邪道隆曰旦侍宴至尊
詔若有鳳毛超宗徒跣還內道隆謂檢覓毛至閣待
不得乃去蓋念其觸父名也時日風寒超宗詣東府
門自通齊高帝謂四坐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屣矣
然恃才使酒多所陵忽嘗出爲南郡王中軍司馬人
問曰承有朝命定是何府超宗答曰不知是司馬爲
是司驢既是驢府政應爲司驢有司奏以怨望免禁
錮十年後司徒褚彥回因送湘州刺史王僧虔問道

壞墜水僕射王儉驚跳下車超宗拊掌笑曰落水三
公墜車僕射彥回出水露濕狼籍超宗先在僧虔舫
抗聲曰有天道焉天所不容地所不受投畀河伯河
伯不受彥回大怒曰寒士不遜超宗曰不能賣袁劉
得賣貴焉免寒士

謝幾卿清辯時號神童父超宗徙越薦詔家人不得
相隨幾卿年八歲別父於新亭不勝其慟遂投於江
超宗命佑客數人救之而出居父憂哀毀過禮年十
二補國子生齊文惠太子自臨策試謂王儉曰幾卿

史衛

卷之八 南齊

大

本長玄理今可以經義訪之儉承旨發問幾卿辯釋
無滯文惠大稱賞焉儉謂人曰超宗爲不灰矣幾卿
性通脫不拘朝憲嘗預樂遊苑宴不得醉而還因詣
道邊酒壚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對飲時觀者如堵
幾卿處之自若後擢爲西昌侯藻軍師長史北侵將
行與僕射徐勉別勉云淮淝之役前謝已著奇功未
知今謝何如幾卿應聲曰已見今徐驥於前徐後謝
何必愧於前謝勉默然

謝密字弘微年十歲繼從叔峻義熙初襲封建昌縣

侯弘微家素貧儉而所繼豐泰惟受數千卷書國史數人而已遺財祿秩一不關預從叔混甚重之號曰微子八年混以劉毅黨見誅詔混妻晉陵公主與謝氏離絕公主以混家事委之弘微弘微經紀生業事若在公宋武受命嘉公主節義聽還謝氏自混亡至是凡九年而屋宇田疇有加於舊公主歎曰僕射生平重此一子可謂知人僕射爲不亡矣中外莫不感服其義公主薨遺財千萬盡歸二女混女夫殷淑素好樛蔭聞弘微不取乃濫奪其妻妹及伯母兩姑之分以還戲責內人皆化其讓一無所爭年四十二而卒弘微性寬博無喜愠末年嘗與友人募友人西南基有外勢復一客曰西南風急或有覆舟者友悟乃救之弘微大怒投局於地識者知其暮年之果以此歲終時有一長鬼寄司馬文宣家言被遣殺弘微弘微疾每劇輒預告文宣及弘微歿與文宣分別而去

謝莊字希逸七歲能屬文及長韶令美容儀宋文帝見而異之謂殷景仁劉湛曰藍田生王豈虛也哉時

南平王鐸獻赤鸚鵡普詔羣臣爲賦袁淑文苑當時以賦示莊及見莊賦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遂隱其賦孝武嘗問顏延之曰謝希逸月賦何如答曰美則美矣但莊始知隔千里今共明月帝以延之語語莊莊應聲曰延之作秋胡詩始知生爲久離別沒爲長不歸帝撫掌竟日爲侍中前軍將軍孝武出行夜還敕開門莊居守以榮信或虛須墨詔乃關上後因宴從容曰卿欲効郢君章邪對曰臣聞蒐巡有度郊祀有節盤于游田著之前誠陛下今蒙犯塵露晨往宵還客致不逞之徒妄生矯詐是以伏須神筆

謝朓字敬冲幼聰慧父莊器之莊游土山使朓命篇攬筆便就莊撫其背曰眞吾家千金後與廬江何胤並抗節不就徵樂武帝遣王果敦譬朓朓謀於胤胤欲獨高其節給曰興王之世安可久處明年胤詣關自陳帝笑曰子陵遂能屈志孝武初爲吳郡以鷄卵賦人收鷄數千及通節不終爲清談所少

謝謏不妄交接門無雜賓有時獨醉曰入吾室者但

有清風對吾飲者惟當明月

謝瀹字義潔性敏贍嘗與劉惔飲推讓久之惔曰謝莊兒不可云不能飲瀹曰苟得其人自可流湔千日初惔爲吳興瀹於征虜渚送別惔指瀹口曰此中唯宜飲酒故終建武朝專以長酣爲事飲至數斗謝覽字景滌意氣閑雅視瞻聰明武帝謂徐勉曰覽此生芳蘭竟體想謝莊政當如此

謝舉字言揚與兄覽齊名俱預元會江淹一見並相欽挹曰所謂駉二龍於長塗者也梁武帝訪舉於覽

史書

卷之八

三

覽曰識藝過臣甚遠惟飲酒不及於臣帝大悅邵陵王綸於婁湖立園廣譙酒後好聚衆賓寇手自裂破投之唾壺皆莫敢言舉嘗預宴王欲取舉幘舉正色曰裂冠毀冕下官弗敢聞命拂衣而退王屢召不返甚有慙色

謝僑字國美素貴嘗一朝無食其子啓欲以班史贖錢僑曰寧餓死豈可以此充食乎

王弘字休元少好學以清悟知名弱冠爲會稽王道子驛騎主簿父珣司徒好積聚財物布在人間及薨

弘悉燔券書一不收責舊業悉委諸弟桓玄尅建業

牧道子臣吏莫敢瞻送弘獨道側拜辭攀車涕泣論

者稱焉謝靈運有軍人桂興淫其妻妾靈運殺興棄

屍洪流弘奏彈之武帝答曰端右肅正風軌誠副所

期自今以爲定制免靈運官帝因宴集曰我布衣始

望不至此傳亮等欲誅離盛稱功德弘對曰此所謂

人命求之不可得推之不可去時稱其簡弟靈首人

文帝嗟悼流涕弘歛容而已義康言於帝曰墨首既

爲家寶又爲國器弘情不稱何也帝曰賢者意不可

史書

卷之八

三

度弘自領選及當朝總錄將加榮爵於人每先訶責譴辱然後施行若美相防接語狀憐者必無所請人問其故答曰王爵既加於人又相撫勞便成與主分功所謂姦以事君者也若求者絕官敘之分斷無以爲惠又不微借顏色卽大成怨府亦鄙薄所不任弘既入望所宗造次必存禮法後人皆依放之謂爲王太保宋法云弘少嘗稱蕭公城子野舍及後當權有嘗戲潘人就弘求縣弘詰曰君得錢會戲何用祿爲答曰不識公城子野何所在弘默然

王僧達性聰敏好鷹犬與閭里少年相馳逐爲宣坊太守肆意馳騁或五日三日方歸受辭辯訟多在獵所人或逢不識問府君所在僧達且曰在近何尚之於宅設八關齋大集朝士自行香次僧達曰願郎君且放鷹犬勿復游獵僧達答曰家養一老狗放無處去已復還尚之失色

王融字元長少而神明警慧從叔儉謂人曰此兒至四十一名位自然及祖爲曲水詩序當時稱之上以融才辯使兼主客接魏使房景高宋弁見融年少問

史簡

卷之八

南齊

三

主客年幾融曰五十之年久逾其半景高求見曲水詩序融示之後日宋弁於瑤池堂謂融曰昔觀相如封禪以知漢武之德今覽王生詩序用見齊主之盛融曰皇家盛明豈直比蹤漢武更慙鬱製無以遠匹相如一日詣王僧祐因遇沈昭畧未相識昭畧屢顧盼謂主人曰是何年少融殊不平曰僕出於扶桑入於暘谷照耀天下誰云不知而卿此問及爲中書郎嘗撫案嘆曰爲爾寂寂鄧禹笑人行遇朱雀桁開路人填塞乃挺車壁曰車中乃可無七尺車前豈可乏

八駟其高自標置矜持如此

王微字景玄妙解天文知當有大故獨與僧綽仰視謂曰此上不欺人非智者其孰能免之遂辭不就職尋有元凶之變微常住門屋一間尋書玩古足不履地終日端坐牀席皆生塵埃惟當坐處獨淨

王僧祐字胤宗幼聰悟叔父微撫其首曰兒神明意用當不作率爾人雅爲從兄儉所重每鳴笳列騶到其門候之僧祐輒稱疾不前儉曰此吾之所望於若人也工草隸善鼓琴事然獨立不交當世齊高帝謂

史簡

卷之八

南齊

三

王儉曰卿從可謂朝驛客曰臣從非敢妄同爲人臣足愛開多病耳

王訓字懷範幼聰警有識量僧正惠超見而奇之謂門人羅智國曰四郎眉目疎朗舉動和韻此是興門戶者父暕亦曰不墜基業其在文洙乎十六召見文德殿應對爽徹上目送之久謂朱异曰可謂相門有相師哀昂謂諸助教曰我兒出十數若有一子如此實無所恨後拜侍中入見武帝帝問何敬容曰褚彥回年幾爲宰相敬容曰少過三十上曰今之王訓無

謝彥回年二十六卒

王僧虔父曇首與兄弟集會子孫任其戲適伯父弘歎曰僧達俊爽當不減人然吾家者終此子也僧虔必至公僧綽當以名義見美孝武初僧虔爲武陵太守攜諸子侄兄子儉中途得病僧虔爲廢寢食同行客慰喻之僧虔曰昔馬援子侄之間一情不異鄧攸於弟子更逾所生吾實懷其心誠未異古之兄之弟不宜忽諸若此兒不救便當回舟謝職時孝武欲擢書名僧虔不敢顯跡常用拙筆書以此見容齊高

史書

卷之八

王

帝素善書爲好不已與僧虔賭書畢謂曰誰爲第一對曰臣書第一陛下亦第一帝笑曰卿可謂善自爲謀
王慈字伯寶年八歲外祖江夏王義恭迎之內齋施寶物恣所取慈取素琴石硯及孝子圖而已袁淑撫其背曰叔慈內潤也謝鳳子超宗詣慈慈正學書未卽放筆超宗曰卿書何如虔公慈曰慈書比大人如雞之比鳳超宗很狽而退時與蔡興宗子約入寺禮佛正遇沙門懺約戲慈曰衆僧今日可謂虔虔慈應

聲曰卿如此何以興蔡氏之宗

王泰字仲通幼敏悟年數歲時祖母集諸姪散栗聚於牀羣兒競之泰獨不取問其故對曰不取當自得賜中表異之後歷中書侍郎掌吏部典大選不爲賁賤請屬易意天下稱之每預朝宴刻燭賦詩文不加點帝深賞歎沈約常曰王有養炬謝有覽舉

養泰字也

王志字次道累遷宣城內史清謹有恩惠郡人張倪吳慶爭田經年不決志到官父老相謂曰王府君有

史書

卷之八

王

德政吾鄉里乃有如此爭倪慶因相攜請罪所訟地遂成閑田後爲東陽太守郡獄有重囚十餘冬至日悉遣還家過節皆反惟一人失期志曰此自太守事主者勿憂明且果至以婦孕吏人益歎服之

王筠字元禮一字德柔與從兄泰齊名沈約以筠似外祖袁粲謂僕射張稷曰王郎非惟類袁公風韻都欲相似稷曰袁公見人輒矜嚴王郎見人必嬉笑惟此一段不能酷似後爲太子洗馬中舍人昭明太子愛文學士常與筠等游宴玄圃太子獨執筠袖撫

劉孝綽肩曰所謂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其見重如此

王彬字思文好文章習篆隸與志齊名時人爲之語曰三真六草爲天下寶

王華字子陵父歙舉兵討王恭爲劉牢之擊敗走不知所在兄恭爲恭所殺華時年十三在軍中與歙相失隨沙門釋曇冰遊使提衣僕從後津邏咸疑焉華行避曇冰罵曰奴子怠懈行不及我以杖捶華數十衆乃不疑由是得免宋文帝鎮江陵爲諮議參軍華

史譜

卷之八 南宋

七

性尚物不欲人在已前司馬張邵性豪每行來常引夾轂華出入乘牽車從者兩三人以矯之嘗相逢華陽佯謂左右曰此國簿甚盛必是殿下乃下車車立於道側及邵至乃驚及王弘輔政而弘弟曇首爲文帝所任與華相埒華常謂已力用不盡每歎曰宰相頃有數人天下何由得安

王琨父惲不辨荏粟時以爲殷道矜之流人無肯與婚家以僮婢恭心侍之遂生琨爲從伯司徒謚所愛孝建中爲廣州刺史無所取納表獻祿奉之半孝武

知其清問還資多少琨曰臣買宅百三十萬餘物稱之帝悅其對及順帝遜位百僚陪列琨攀轡輪尾慟泣曰人以壽爲歡老臣以壽爲戚既不能先驅蟻蟻頻見此事嗚噎不自勝百官人人雨淚齊高帝崩琨聞國諱牛不在宅去臺數里遂步行入宮朝士皆謂曰故宜待車有損國望琨曰今日奔赴皆自應爾遂得病卒年八十四

東譜

卷之八 南宋

七

王惠字令明幼而夷簡爲叔父司徒謚所知陳郡謝瞻才辯有風氣嘗與兄弟羣從造惠談論鋒起文史間發惠時相訓應言清理遠瞻等慚而退宋武帝聞其名以問其從兄誕誕曰惠後來秀令歸宗之美也嘗與謝靈運辯折荀伯子在坐退而告人曰靈運固自蕭散直上王郎有如萬頃陵焉宋武帝欲置郎中令而難其人謂傅亮曰今用郎中令不可減袁曜卿旣而曰吾得其人矣曜卿不得擅其奇乃以惠居之爲吏部尚書未嘗接客人有書求官得輒聚閣上及去職印封如初兄鑒好聚歛惠謂曰何用田爲鑒怒曰無田何由得食惠又曰何用食爲其標寄如此

王或字景文父僧朗以景文繼智美風姿爲一時推謝袁粲見之歎曰景文非但風流可悅乃嘯獸亦復可觀有一客少時及見謝混答曰景文方謝叔源則爲野父矣粲問悵良久曰恨眼中不見此人明帝時進中監領太子太傅時景文外戚貴人張永累經軍旅帝慮皇子並小將來難信乃自爲詔言曰一士不可親弓長射殺人一士王字指景文弓長張字指張永景文彌懼自陳求解職上詔答之泰豫元年上疾篤遣使送藥賜景文永使謂曰朕不謂卿有罪然吾不能獨死請子先之因手詔曰與卿周旋欲全卿門戶故有此處分救至之夜景文政與客棋相繼者復還封置局下神色怡然不變方與客棋思行爭劫竟歎十內餘畢徐謂客曰奉救見賜以死方以教示客門客焦度在側憤怒發酒覆地曰大丈夫安能坐受此用中文武可數百人足以一奮景文曰知卿至心若見念者爲我百口計乃墨落客敕并謝贈詔酌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自仰而飲之

王份字李文仕梁起部尚書武帝嘗於宴席問羣臣

史記

卷之八

王

王份字李文仕梁起部尚書武帝嘗於宴席問羣臣曰有爲無份曰陛下應萬物爲有體至禮無王祚之字敬弘兒孫歲中不過一再相見見輒尅日未嘗教子孫學問各隨所欲人或問之答曰丹朱不應之教寧越不問被極

王峻字茂遠性詳雅無趨競子琮尚始興王女繁昌主不意離婚峻謝王王曰此自上意僕極不願如此峻曰下官曾祖是謝仁祖外孫亦不藉殿下姻嬖爲門戶耳

史記

卷之八

王

王弘之字方平家會稽上虞爲植謙參軍殷仲文還姑熟祖送傾朝諫要弘之同行答曰凡難送別必在有情下官與殷風馬不接無緣扈從嘗垂釣於三石頭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不答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門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

王思遠立身簡潔諸客有詣已者覘知衣服垢穢方便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膝及去之後猶令二人交帶拂其坐處

王韶之字休泰家貧好學嘗三日絕糧而執卷不輟

家人謂之曰困窮如此何不耕答曰我嘗自耕耳

王懿字仲德太原祁人年十七同兄叔起義兵戰慕容垂仲德被創敗走與家屬相失路經大澤中未能去臥林中有小兒青衣年可七八歲騎牛行見仲德驚曰漢已食未仲德言饑小兒去須臾復來得飯與之食畢欲行而霖雨莫知津道有一白狼至前仰天而號仲德衣因度水得濟與廬相及

到既字茂灌武帝朝歷吏部尚書何敬容以事相執謂人曰到溉尚有餘臭遂學作貴人以祖彥之初以史衛

卷之八 南齊

三

擔糞自給也特被武帝賞接每與對其從夕達旦或復失寢加以低睡帝詩嘲之曰狀若喪家狗又似驚風槌當時以為笑樂子鏡字圓照先卒子蓋早聰慧嘗從武帝幸京口登北顧樓賦詩蓋受詔便就上以示溉曰蓋定是才子翻恐卿從來文章假手於蓋因賜絹二十疋後溉每和御詩上輒手詔戲溉曰得無貽厥之力乎

垣曇深雅有學行隨劉楷為交州未至而卒妻鄭氏字獻英年二十文凝始生仍隨楷到鎮晝夜紡織備

無親援自屬冰霜無敢望其門者居一年私鑿了乃告楷求還楷大驚曰去鄉萬里固非婦婦所濟不許鄭曰垣氏斬魂不反而其孤藐幼妾若一同灰壤則何面目以見先姑因大悲泣楷愴然許之厚為之送於是間關危險遂得至鄉塋畢乃曰可以下見先姑矣

袁湛字士深少與弟豹並為從外祖謝安所知安以兄子玄女妻湛嘗與范泰等隨家武帝至洛陽泰等不拜晉陵湛獨至五陵展敬時人美之陳郡謝重

史衛 卷之八 南齊

三

王胡之外孫也於諸舅敬禮多關重子綽湛之甥也嘗於公坐慢湛湛正色謂曰汝便是兩世無謂陽情綽有愧色

袁淋字陽源少有風氣從母兄劉湛欲其附已而淋不為改意大相乖失淋乃賦詩曰種蘭忌當門懷璧莫向楚楚少別玉人門非植蘭所元凶將為逆其夜淋在直呼淋及蕭斌等流涕告以明旦當行大事望相與戮力淋斌並曰自古無此願加善思劭怒斌懼曰謹奉令淋叱之曰卿便謂殿下真有是耶歟下幼

時嘗患風或是疾動耳劬愈怒因問曰事當尅不淋
曰居不疑之地何患不尅但旣尅之後爲天地所不
容大禍亦旋至耳劬左右引淋衣曰此是何事而可
言罷竟爲劬所殺

袁粲字景倩幼孤祖袁之名曰愍孫少好學足不踰
戶叔父淋雅重之語子弟曰我門不乏賢愍孫必當
復三公或有欲與顗婚顗父洵曰顗不堪政可與愍
孫婚耳嘗著妙德先生傳以續嵇康高士後以自況
爲丹陽縣尹郡南一家頗有竹石粲率爾步往亦不

史

卷之八

南宋

三

通王人直造竹所嘯咏自得主人出語笑欬然俄而
車騎羽儀併至門方知是袁粲又嘗步屣白楊郊野
問道遇一士夫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顧到
門求進粲曰昨飲酒無偶聊相要耳竟不與相見粲
初忤於孝武其母候乘輿出負塢叩頭流血傷目嘗
晝寢夢父濯語母曰愍孫無憂將爲國家器不患沈
沒但恐富貴終常傾滅耳齊高帝方革命粲自以身
受顧託不欲事二姓家有異圖帝使僧靜等分兵攻
之粲謂子最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厦之崩但以名

義至此耳僧靜直前欲斬粲最大叫抱父乞先歿兵
士莫不隕涕粲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仍求筆
作啓云臣義奉大宋策名兩畢今便歸魂墳壠永就
山丘僧靜乃并斬之粲小兒數歲乳母將投粲門生
狄靈慶靈慶厚賞抱以出首此兒歿後靈慶常見
兒騎大氈狗戲如平常經年餘闔場忽見一狗走入
其家遇靈慶於庭噬殺之少時妻子皆沒

袁象字偉才少有風氣善屬文及談玄伯父顗爲宋
明帝所誅投尸江中不許斂葬象與舊奴一人微服
求尸四十餘日乃得密瘞石頭後岡身自負土後拜

史

卷之八

南宋

三

廬陵王諮議南郡江陵人苟蔣之弟胡之婦爲曾口
寺沙門所淫夜入苟家蔣之殺沙門爲官司所檢兄
弟爭歿象議釋之

袁昂字千里父顗敗傳首建鄴藏於武庫以漆題顗
名以爲誌昂五歲藏於沙門至是年十五舍赦得出
帝勅顗頭還之昂號慟嘔血絕而復蘇以淚洗所題
漆字皆滅人以爲孝感及丁母憂喪還江路風潮暴
駭昂乃縛衣著柩誓同沉溺及風止餘船皆沒惟昂

船獲全梁武帝起兵昂獨拒境建康既平帝亦不問其過謂之曰朕遺射鉤卿無自外遷吏部尚書帝曰齊明帝用卿爲黑頭尚書我用卿爲白頭尚書見以多愧對曰臣生四十七年于茲矣四十以前臣之自有七年以後陛下所養七歲尚書未爲晚達帝曰士固不妄有名昂雅有人鑒游處不雜入其門者號登龍門

馬仙琕字靈觀仕齊位豫州刺史梁武帝起兵仙琕義不降建康城平乃櫓逃石頭而脫之帝使待袁昂

史傳

卷之八

三

至俱入曰使天下見二義士帝勞之曰射鉤斬荏苒人弗忌卿勿以戮使斷運苟自嫌絕也謝曰小人如失主犬後主飼之便復爲用帝笑而美之

孔靖字季恭會稽人宋武帝東征孫恩過其宅季恭正晝臥有神人衣服非常謂曰起天子在門既而失之遽而適見帝延入結交執手曰卿後當大貴願以身爲託於是曲意禮接贈給甚厚

孔琇之有更能仕齊爲吳令有小兒年十歲偷刈隣家稻一束琇之付獄案罪或諫之琇之曰十歲便能

爲盜長大何所不爲縣中皆震肅

孔奐字休文博學強識曉明故實爲晉陵太守清白自守妻子並不之官惟以單船臨郡所得秩俸隨卽分贍孤寡郡中號曰神君曲阿富人殷綺見奐居處儉素乃餉以衣襪一具奐曰太守身居美祿何爲不能辨此但百姓未周不容獨享溫飽勞卿厚意幸勿爲煩

孔琳之字彥琳強正不撓所議用錢肉刑諸條桓玄不能行劾尚書令徐羨之虧違憲典美之使其弟璩

史傳

卷之八

三

之解釋停寢其事琳之不許曰我忤觸宰相政當罪止一身汝必不應從坐何須動動邪自是百僚震肅莫敢犯禁

孔覲字思遠少骨鯁有風力以是非爲己任性嗜酒每醉輒彌日不醒雖醉日居多而明曉政事醒時判決未嘗有壅衆咸曰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世人二十九日醒也爲司徒左長史弟道存代覲爲江夏內史時東土大旱都邑米一斗百錢道存慮覲甚乏遣吏載五百斛米餉之覲曰我在彼三載去官之日

不辦有路糧郎至彼未幾那能得此米邪可載還更
曰自古以來無有載米上水者都下米貴乞於此貸
之不聽吏乃載米而去後因叛爲王晏所縛晏調曰
此事孔璋之爲無豫卿事可作首詞當相爲申上觀
曰江東處分莫不由身委罪求活便是君輩行意耳
晏乃斬之東閣外臨歿求酒曰此是平生所好

褚淡之字仲原與兄秀之並盡忠武帝晉恭帝遜位
居秣陵宮常懼見禍與褚后共止一室慮有醢毒自
煮食於前武帝將殺之不欲遣人入內令淡之兄弟

史書

卷之八 南宋

三七

視后褚后出別室相見兵人乃踰垣而入進藥於恭
帝帝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得復人身乃以被掩
之後會稽郡缺朝議欲用慕廩武帝曰彼自是幕家
佳兒何關人事可用褚佛淡之小字

褚彥回幼有清譽年十歲父湛之有一牛無故墮聽
事前井湛之率左右躬自營救之郡中喧擾彥回下
簾弗視也又有門生盜其衣彥回遇見謂曰可密藏
之勿令人見此門生慙而去不敢復還後貴乃歸罪
待之如初父有兩厨寶物在彥回所生郭氏間嫡母

吳縣主求之郭欲不與彥回曰但今彥回在何患無
物父財悉推與弟澄惟取書數千卷而已歷位尚書
吏部郎山陰公主淫恣窺見彥回悅之以白帝帝召
彥回西上閣宿十日公主夜就之備見逼迫彥回整
身而立從夕至曉不爲移志公主謂曰君鬚髯如戟
何無丈夫意彥回曰回雖不敵何敢首爲亂階遷吏
部尚書有人求官密袖中將一餅金因求請間出金
示之曰人無知者彥回曰卿自應得官無假此物若
必見與不得不相啓此人大懼收金而去彥回敘其

史書

卷之八 南宋

三七

事而不言其名時人莫之知也嘗聚袁粲舍初秋涼
夕風月甚美彥回援琴奏別鶴之曲宮商既調風神
諧暢王咸謝莊並在坐撫節而歎曰以無累之神合
有道之器宮商暫離不可得已時淮北屬江南無復
鰓魚一枚值數千錢人有餉彥回三十枚者門生有
獻計賣之可得十萬錢彥回變色曰我謂此是食物
非曰財貨且不知堪賣錢聊爾受之雖復餒乏寧可
賣餉取錢也悉與親游噉之少日便盡初彥回爲丹
陽與從弟紹同載道逢齊高帝彥回舉手揖其車曰

此非常人也及廢蒼梧時羣公集議不受任彥回曰
非蕭公無以了此至是帝大宴集酒後謂朝臣曰卿
等並宋時公卿亦當不言我應得天子王儉等未及
答彥回歛板曰陛下不得言臣不早識龍顏上笑曰
吾有愧文叔知公爲朱祐久矣先是袁粲謂人曰褚
公眼睛多白所謂白虹貫日亡宋者必此人也百姓
語曰可憐石頭城寧爲袁粲死不作彥回生世頗以
名節譏之

褚翔字世舉仕梁武帝爲義興太守在政潔已省煩

卷之八 南齊

五

苛去游費百姓安之郡西亭有古樹積年枯槁翔至
郡忽更生枝葉咸以爲善政所感以秩滿吏人詣闕
請之敕許焉尋徵爲吏部郎去郡無老少追送出境
涕泣拜辭翔少有孝行爲侍中時母病篤請沙門祈
福中夜忽見戶外有異光又聞空中彈指及旦疾遂
愈
褚翔字彥宣彥回從父弟也少有高節常非彥回身
事二代回子貴往訊翔問曰司空今日何在貴曰
奉璽敕在齊大司馬門翔正色曰不知汝家司空將

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彥回拜司徒賓客滿座
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被倡至此門戶不幸乃復
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外不當是一名士
邪名德不昌遂有期頤之壽

按貴字蕭先少耿介見父昔袁粲附高帝終身

提恨有樓

蔡廓字子度奉兄給事中軌如父家事大小皆諮而
後行公祿常賜一皆入軌有所資須悉就典者請焉
從武帝在彭城妻郗氏書求夏服廓答書曰知須夏
服計給事自應相供無容別寄

東齊

卷之八 南齊

四

蔡興宗字興宗幼爲父廓所重廓能豫章郡還起二
宅先成東宅以與兄軌廓卒軌罷長沙郡還送餞五
十萬以禪宅直興宗年十一白母曰一家由來豐儉
必共今日宅直不宜受也母悅而從焉軌深有愧色
謂其子淡曰我年六十行事不及十歲小兒
蔡搏字景節初爲吳興太守不飲郡井齋前自種白
苺紫茄以爲常餌詔褒其清梁武帝嘗設大臣趙搏
在坐帝頗呼姓名搏竟不答食趙如故帝覺其負氣
乃改喚蔡尚書搏始放筯執笏曰爾帝曰卿向何輩

今何聰對曰臣預爲右戚且職在納言陛下不應以名垂與帝有慙色

何尚之字彥德爲吏部郎告休定省傾朝送別於治渚及至郡叔度謂曰聞汝來此傾朝相送可有幾客答曰殆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郎耳非關何彥德也昔殷浩作豫章定省送別者甚衆及廢徙東陽船泊世廟亭積日乃至親舊無復相親者後爲尚書令致仕於方山着鹿皮帽著退居賦以明所守旋復還職袁滂乃錄古來隱士有迹無名者爲真隱傳

史綱

卷之八 南宋

四十一

以嘯焉及拜開府侍中沈慶之於殿庭戲之曰今日何不著鹿皮冠時慶之果辭爵命朝廷敦勸甚苦尚之謂曰主上虛懷側席詎宜固辭慶之曰沈公不效何公去而復還也尚之有愧色

何黯字子哲真素通美時人重其通號曰游俠處士豫章王凝命駕造點點從後門遁去司徒王子良聞之曰豫章王尚望塵不及吾當望謝息心嘗行經朱雀門街有自車後盜點衣者見而不言旁人擒盜與之竟以衣施盜老又娶魯國隱者孔嗣女雖昏亦不

與妻相見築別室以處之人莫論其意

何胤字子季仕齊爲建安太守政有恩信人不忍欺每伏臘放囚還家依期而反初兄求隱吳武丘山兄點隱東籬門園胤又隱若邪山雲門寺世謂何氏三高

何昌字儼望清靖獨立有名德齊明帝朝爲吏部尚書有一客姓閩求官昌寓謂曰君是誰後答曰子騫後昌寓團扇掩口而笑謂坐客曰遙遙華胄

何敬容字國禮性矜莊好潔衣裳不整伏床煖之或

史綱

卷之八 南宋

四十二

暑月背爲之焦爲左僕射丹陽尹大同中朱雀門災武帝謂羣臣曰此門制狹我始欲毀構遂遭天火相顧本容敬容獨曰此所謂先天而天不違時以爲名對嘗有客姓吉敬容問卿與郎吉遠近答曰如明公之於蕭何

張裕字茂度曾祖澄當墓父郭璞爲占墓地曰塋某處年過百歲位至三司而子孫不蕃某處年幾減半位裁卿校而累世貴顯澄乃塋其少處後子孫果昌子演鏡永辯岱俱知名時謂張氏五龍

張鏡少與光祿大夫顏延之隣居顏談義飲酒喧呼不絕而鏡靜嘿無言聲後鏡與客談延之從籬邊聞之取胡牀坐聽辭義清玄延之心服謂客曰彼有人焉山是不復酣叫

張緒字思曼少知名清簡寡欲爲時所推重武帝時爲金紫光祿大夫劉俊之爲益州獻蜀柳數株枝條甚長狀若絲縷時舊宮芳林苑始成帝以植於太昌靈和殿前常賞玩嗟咨曰此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時

史籍

卷之八

四

張充字延符少好逸遊緒嘗告歸至吳始入西郭逢充獵右臂鷹左牽狗遇緒船至便放縱鷹獵拜於水次緒曰一身兩役母乃勞乎充跪曰充聞三十而立今充二十九矣請至來歲緒曰過而能改顏氏子有焉後果修改有令與位吏部尚書

張瓌字祖逸官拜太常自謂閑職輒歸家武帝曰卿輩未富貴謂人不與既富貴那復欲委去瓌曰陛下御臣等若養馬無事就閑廐有事復牽來

張率字士簡十二能屬文至十六詩賦計二千餘首

有虞訥者見而詆之率盡焚毀更爲詩示焉託云沈約訥便句句嗟稱無字不善率曰此吾作也訥慚而退嘗爲待詔賦奏帝甚見稱賞手敕答曰相如工而不敏枚舉速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於金馬矣性嗜酒不事家務尤忘懷在新安遣家僮載米三千石還宅及至遂耗大半率問其故答曰雀鼠耗率笑而言曰壯哉雀鼠竟不研問

張稷字公喬宋武帝卽位封江安縣子位領軍將軍武帝嘗於樂壽殿內宴稷辭後言多怨辭形於色帝亦

史籍

卷之八

四

酣謂曰卿兄殺郡守弟殺其君禍提帝首衣染天血如卿兄弟有何名稱稷曰臣乃無名稱至于陛下不得言無勛東昏暴虐義師亦來伐之豈在臣而已帝持其髮曰張公可畏人

張數字景胤好讀玄言兼屬文論與高士宗少文談繫象往復數番少文每欲屈握麈尾歎曰吾道東矣於是名價日重宋武帝聞而召見奇之曰真千里駒也數小名檀父邵小名梨文帝戲曰檀何如梨答曰梨是百果之宗檀何敢比

張融字思光弱冠有名齊高帝素愛融爲太尉時與融款接見融常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帝出太極殿西室融入問訊彌時方登階及就席上曰何乃遲爲對曰自地升天理不得速時魏主至淮而退帝問何意忽來忽去融抗聲曰以無道而來見有道而去融善草書常有美其能帝曰卿書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答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融假還鄉詣王儉別儉立此地舉袂不前融亦舉手呼儉曰王前儉不得已趨就之融曰使融不爲慕

史籍

卷之八 南齊

聖本

勢而令君爲趨士豈不善乎常歎云不恨我不見古人所恨古人又不見我素與尚書何戢善往詣戢謨通尚書劉澄下車入門乃曰非是至戶望澄又曰非是旣造席祝澄曰都自非是乃去武帝問融住在何處答曰臣陸處無屋舟居無水後上問其從兄緒緒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船於岸上住上大笑後使融接對北使李道固道固問曰張融是宋彭城長史張暢子不融頓感久之曰先君不幸名達六夷臨終遺令三千買棺無製新衾左手執孝經右手

手執小品法華經妾二人事哀畢各遣還家曰吾生平之風調何至使婦人行哭失聲不須暫停闔閭孔熙先博學有從橫才志文史星算無不兼善不爲時知後與范曄謀反就拘文帝詰何尚之曰使孔熙先年三十猶作散騎侍郎那不作賊豈非時匠失乎尚之曰君子之有智能猶鷄鳳之有文采俟時而振羽翼何患不出雲霞之上若繢文采自棄於汙泥終無論矣上曰昔有良才而不遇知己者何嘗不道恨於後哉

史籍

卷之八 南齊

聖本

徐廣字野人家貧好學不事產業妻劉數以相讓遂與廣離後位秘書監及武帝受禪恭帝遜位廣哀戚涕泗交流謝晦見之謂曰徐公將無小過廣收淚答曰身與君不同君佐命興王逢千載嘉運身世荷晉德眷戀故主因更歎歎

鄒紹作晉中興書數以示何法盛法盛欲圖之謂紹曰卿名位貴達不復俟此延譽我寒士無聞於時如袁宏于寶之徒賴有著述流聲于後宜以爲惠紹不與至書成在齊內厨中法盛詣紹紹不在直入竊書

紹還失之無復兼本於是遂行何書

裴昭明少傳儒史之業歷任清貧爲廬陵太守明帝以其在事無啓奏代還責之昭明日臣不欲競執關鍵故耳常謂人口人生何事聚畜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則不如一經故終身不事產業

裴子野字幾原好學善屬文普通七年武帝敕爲移魏文受詔立成徐勉朱异等並歎服帝目之曰其形雖弱其文甚壯俄又敕爲書喻魏相元義其夜受詔

史衛

卷之八

史七

子野謂可待旦方奏未之爲也及五鼓敕催令速上子野徐起振筆昧爽便就及奏武帝深嘉焉或有問其爲文速者答云人皆成於手我獨成於心

何承天學博性剛年老除著作佐郎撰國史諸佐郎並名家年少賴川荀伯子嘲之常呼爲爛母承天曰卿當云鳳凰將九子爛母何言邪

顏延之字延年文章冠絕當時好飲酒不護細行傅亮疾之少帝卽位遷始安太守謝晦謂之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爲始平郡今卿又爲始安可謂二始殷景

仁亦曰所謂人惡俊異世疵文雅延之旣以才學見

遇當時多相推服惟袁淑年倍小不相推重延之忿於衆中折之曰昔陳元方與孔元駿齊年文學元駿拜元方於床下今君何得不見拜謝無以對文而嘗問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吳得臣義

史衛

卷之八

史本

曰顏公延之以其輕脫怪之答曰身非三公之公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以見呼爲公儼羞而退竣旣貴重權傾一朝嘗語竣曰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見竣起宅謂曰善爲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嘗蚤候竣遇賓客盈門竣方臥不起延之怒曰恭敬傳節福之基也驕倨傲慢禍之始也況出糞土之中而升雲霞之上傲不可長其能久乎延之有愛妾嘗患寵盛延之墜牀致損竣殺之延之痛惜甚至嘗坐靈上哭曰貴人殺汝非我殺汝以冬日臨哭忽

見妾排屏風以壓之延之懼墜地因病卒延之嘗問鮑照已與靈運優劣照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如鋪錦列繡亦雕繡滿眼故時稱江右潘陸江左顏謝

顏竣字士遜爲吏部尚書留心選舉容貌嚴毅謝莊代竣領選風姿甚美賓客喧訢常歡笑答之人言顏竣隨而與人官謝莊笑而不與人官

周顒字彥倫爲蕭惠開府主簿常謂惠開性太險惠開不悅曰天險地險王侯設險但問用險何如耳顒

史簡

卷之八

梁

好玄言清貧寡欲終日長蔬王儉謂顒曰卿山中何所食顒曰赤米白鹽綠菜羹文惠太子問顒菜食何味最勝顒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太子又問卿精進何如何胤顒曰三塗八難共所未免然各有累太子曰累伊何對曰周妻何肉

周捨字昇逸聰敏捷辯嘗居直廬語及嗜好裴子野言從來不曾食薑捨應聲曰孔稱不徹裴乃不曾

劉湛字弘仁爲廬陵王義真長史義真時居武帝憂使帳下備膳湛禁之義真乃使左右人買魚肉珍羞

於齋內別立廚帳會湛入因命膳酒炙車轂湛正色

曰公當今不宜有此設義真曰旦甚寒杯酒亦何傷

長史事同一家望不爲異酒至湛起曰旣不能以禮

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湛初爲文帝所委任及晚節

驅嬖義康陵轅朝廷上意雖內離而接遇不改謂所

親曰劉班初自西還吾與語常看日早晚慮其當去

比入亦看日早晚慮其不去湛小字班

更悅字仲豫宋武平建鄴遷江州刺史加都督初劉

殺家在京口酷貧嘗與鄉曲士大夫往東堂共射時

史簡

卷之八

梁

悅爲司徒右長史要府州僚佐出東堂敷道與悅相聞曰身並貧賤營一遊甚難君如意人無處不可爲適豈不能以此堂見讓悅不答衆人並避惟毅固射如故悅厨饌甚盛不以及毅毅又相聞曰身今年未得子爲豈能以殘炙見惠悅又不答至是毅表解悅都督官深相挫辱悅發疽卒

庾弘遠字士操清實有士譽任齊爲江州刺史陳顯達舉兵敗斬於朱雀航將刑索帽著之曰子路結纆吾不可以不冠而或謂看者曰吾非賊乃是義兵爲

諸君請命耳陳公太輕事若用吾言天下將免塗炭
子耀年十四抱父乞代命併斬之

沈慶之字弘先少以志勇聞爲廣陵王誕參軍大破
雍州諸蠻常患頭瘋好着狐皮帽羣蠻惡之號曰蒼
頭公文帝將北侵慶之固諫不可時徐湛之江湛俱
與慶之難慶之曰爲國譬如家耕當問奴織當問婢
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上
大笑元凶殺逆慶之卽勒內外處分主簿顏竣馳入
白帝慶之厲聲曰今方興大事而黃頭小兒皆參預

史簡

卷之八

王

此禍至矣宜斬以徇衆孝武曰竣何不拜謝竣起再
拜慶之曰君但當知筆札之事王誕反慶之討之至
城下誕登樓謂曰沈公君白首之年何爲來此慶之
曰朝廷以君狂愚不足勞少壯故使僕來耳慶之每
朝賀常乘猪鼻無輿車左右從者不過三五騎及履
田園無人從行遇之者不知三公也廢帝卽位給三
望車謂人曰我每游履田園有人時與馬成三無人
則與馬成二今乘此車安所之乎固辭時柳元景顏
師伯嘗詣慶之鳴笳列卒滿道慶之獨與左右一人

在田見之悄然改容曰夫貧賤不可居富貴亦難守
吾與諸公並出貧賤因時際會榮貴至此唯當共思
損挹之事老子八十之年目見成敗者已多諸君炫
此車服欲何爲乎於是掃杖而耘不爲之顧元景等
微侍寒裳從之乃與相對爲歡廢帝因築道其從子
攸之憐樂賜成慶之不肯飲攸之以被掩殺之

沈昭宗字茂隆性狂僞使酒仗氣嘗至婁湖死逢王
景文子約張目視之曰汝是王約邪何乃肥而癡約
曰汝沈昭宗邪何乃瘦而狂昭宗撫掌大笑曰瘦已

史簡

卷之八

王

勝肥狂又勝癡永元中興叔父文季俱被召入華林
省茹法珍等進藥酒昭宗怒罵徐孝嗣曰廢昏立明
古今令典宰相無才致有今日以醜投其面曰使爲
破面鬼言笑自若了無懼容孝嗣曰見卿使人想夏
侯泰初答曰明府猶憶夏侯便是方寸不能都豁下
官見龍逢比干欣然相對霍光脫問明府今日之事
何辭答之邪按文季飲酒至五斗妻劉氏亦飲至三
斗日對飲而視事不應承元康昏年

沈攸之字仲達初赴領軍將軍劉遵考求補白丁隊

主遵考以爲形陋不堪攸之歎曰昔孟嘗君身長六尺爲齊相今求士取肥大者哉因隨慶之征討歷還中領軍封貞陽縣公時劉遵考爲光祿大夫攸之在御座謂之曰形陋之人今何如帝問之攸之依實對帝大笑初攸之招集才力之士隨郡人雙泰真有幹力召不肯來攸之遣二十人被甲追之泰真射殺數人欲過家將母去事迫不獲單身走入蠻追者失之錄其母去泰真既失母乃自歸攸之不罪曰此孝子也賜錢一萬轉補隊主

史籍

卷之八 附錄

五

宗慤字元幹少時叔父少文問其所志答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少文曰汝若不富貴必破我門戶鄉人庾業家富豪修侯服玉食與賓客相對膳必方丈而爲慤設粟飯菜茹謂客曰宗軍人串噉麤食慤致飽而退初無異辭後慤以軍功封洮陽侯監五州諸軍事業爲慤長史慤待之甚厚不以昔事爲嫌

柳元景字孝仁寡言語有器度不營產業南岸有數十畝萊園守園人賣萊得錢三萬送還宅元景怒曰我立此園種萊以供家中啖耳乃復賣以取錢奪百

姓之利邪以錢乞守園人

柳惔字文通好學工文尤曉音律少與長兄悅齊名王儉謂人曰柳氏二龍可謂一日千里

柳惔字文暢好學善尺牘琴棋諸技各臻其妙與陳郡謝滂鄰居滂兄友愛滂曰宅南柳郎可爲未儀雅彼竟陵王子良所賞狎子良嘗置酒後園有晉太傅謝安鳴琴在側援以授惔惔彈爲雅弄子良曰卿巧越嵇心妙臻羊體良質美手信在今夜豈止當今稱奇亦可追蹤古烈梁武好弄琴使惔品定其諸登格

史籍

卷之八 附錄

五

者二百七十八人第其優劣爲棋品三卷惔居第二焉每投壺數不絕惔與弟宗主贈博射嫌其度濶乃摘梅帖烏珠之上誓必命中觀者驚駭帝謂周捨曰吾聞君子不可求備至如柳惔可謂具美分其才藝足十人

柳慶遠字文和仕齊爲魏興太守郡遭暴水人欲移於杞城慶遠曰吾聞江湖長不過三日命築土而已俄而水退百姓服之

柳津字元舉性甚強直乏風華人或勸其聚書答曰

吾嘗請道士上章驅鬼安用此鬼名邪藥封雲杜侯

侯景圍城既急帝召津問策對曰陛下有邵陵臣有

仲禮不忠不孝賊何由可平

邵陵王綸也仲禮字子

劉覽字孝智性聰敏除尚書左丞令史七百人一見

並記姓名當官清正無所私從兄吏部郎孝綽頗通

賊貨覽劾奏免官孝綽怨之謂人曰犬噬行路覽噬

家人

劉繪字士章性通悟為南康相郡人有姓賴所居名

穢里刺謁繪繪戲嘲之曰君有何穢而居穢里此人

史籍

卷之八 南齊

五

應聲曰未審孔丘何關而居穢里繪嘿然無忤意歎

其辯速時張融以言辭辯捷周顒稱為清綺而繪音

采不瞻麗雅有風則時人為之語曰三人共宅夾清

漳張南周北劉中央言其處二人間也

劉孝綽字孝綽本名冉七歲能屬文舅王融深賞異

之曰為神童每曰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

孝綽小字

上

劉瑱字士溫有行業文藻善篆隸丹青精畫婦人與

榮陽毛惠遠畫馬並為當世第一瑱妹為齊鄒陽王

妃伉儷甚為王誅妃追傷成疾有陳郡殷蒨善為人

品與真不別瑱令蒨畫王形像并圖王平日所寵姬

共照鏡狀如欲偶寢乃密使嫺嫺示妃妃視畢仍唾

之因罵云故宜早死於是恩情即歇病亦除差姬亦

被廢苦因即以此罵焚之

劉胡面黝黑似胡故名胡出身隊主討伐諸蠻往

無不捷蠻其畏之小兒啼語云劉胡來便止

宗越起家隊主善立營陣每數萬人止頓自騎馬前

行使軍人隨其後馬止營合未嘗參差然性嚴酷好

史籍

卷之八 南齊

五

行刑誅時王玄謨御下亦少恩將士為之語曰寧作

五年徒不逐王玄謨玄謨猶尚可宗越更殺我

沈嶢之性疎直為丹徒縣令自以清廉不事左右浸

潤日至達鎮蠻尚方歎曰一見天子足矣上召問曰

復欲何陳答曰臣坐清所以獲罪上曰清復何以獲

罪曰無以承奉要人上曰要人為誰嶢之以手板四

面指曰此亦未諸賢皆是若臣得更鳴必令清譽日

至上知之重除丹徒令入縣界吏人候之謂曰我今

重來當以人肝代米不然清名不立丘竇之聞之曰

清吏真不可爲政當處季孟之間

劉玄明歷山陰建康令政爲天下第一傳翽代之間玄明曰願以舊政告新令尹答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臨別當相示旣而曰作縣令唯日食一升飯而莫飲酒此第一策也

虞愿字士恭爲明帝散騎侍郎帝起湘宮寺費極侈修新安太守巢尚之罷郡還見帝曰卿至湘宮寺我起此寺是大功德愿在側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賣兒貼婦佛若有知當悲哭哀愍罪高佛圖有何

東甯

卷之八

七

功德帝大怒使人馳曳下殿愿徐去無異容已復召入帝棋甚拙然好之愈篤愿曰堯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也出爲晉安太守前政與百姓交關賄錄其兒婦愿遣人于道奪取將還郡舊出髻蛇膽可爲藥有遺愿蛇者愿不忍殺放二十里外山中一夜蛇還牀下復送四十里山經宿復歸論者以爲仁心所致及解職除後軍將軍褚彥回詣之愿不在見其眠牀上積塵埃有書表彥回歎曰虞君之清至於此令人掃地拂牀而去

伏曼容字公儀善周易美風采明帝以方嵇叔夜使吳人陸探微畫叔夜像以賜之爲尚書外兵郎嘗與袁粲會言玄理時論以爲一臺二絕

丘靈鞠好學善屬文性強直好飲酒臧否人物宋孝武殷貴妃公靈鞠獻挽歌三首云雲橫廣階闇霜深高殿寒帝嗟賞焉齊建元初轉中書郎嘗還東詣司徒褚彥回別彥回不起曰比脚疾更增不能復起靈鞠曰脚疾亦是大事公爲一代鼎臣不可復爲履餽尋領東觀祭酒靈鞠曰人居官廳數遷使我終身爲

史衛

卷之八

天

祭酒不恨也嘗在沈隱士見王僧虔深曰王今文章大進靈鞠曰何如我未進時此言達後靈鞠宋時文名甚盛入齊頗減蓬髮短髮無形儀不事家業王僧謂人曰丘公仕宦不進才亦退矣

祖冲之字文遠精古有機思著易老莊義釋論語孝經注九章精曆法初宋武平關中得姚興指南車有外形而無機杼每日使人於內轉之冲之改造銅機圓轉不窮而司方一如馬均以來未之有也善造飲器與周廟不異解鍾律博塞當時獨絕莫能對者以

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不
人力又造千里船於新亭江試之日行百餘里於
樂遊苑造水碓磨武帝親自臨視又特筭

黃頴少好學益州刺史毛璩辟爲勸學從事璩爲譙
縱所殺佐吏並逃入頴號哭奔赴璩送以禮縱後設
宴延頴不獲已而至樂奏頴流涕起曰北面事人必
不能死何忍舉觴聞樂蹈跡逆亂乎縱大將譙道福
引出將斬之道福母卽頴姑也跪出救之得免終不
屈

史綱

卷之八 南宋

五

郭世通家貧傭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夫婦恐廢侍
養乃垂泣瘞之母亾負土成墳親戚或共賄助塋畢
傭賃還前直嘗與人共於山陰市債物誤得一千錢
追還本主錢主驚歎以半值與之世通委之而去散
騎常侍袁愉表其淳行文帝嘉之敕樹表門閭蠲其
租調子原平字長恭又稟至行更過於父宋文帝崩
原平號慟日食麥餅一枚如此五日人曰誰非王臣
何獨如此原平泣而答曰吾家見異先朝蒙褒贊之
賞不能報恩私心感慟耳

丘傑字偉時十四遭喪以熟菜有味不啻于口歲餘
忽夢見母曰死止是分別耳何事乃爾茶苦汝噉生
菜遇蝦蟇毒蠱牀前有三丸藥可取服之傑驚起果
得甌甌中有藥服之下科斗子數升丘氏世保此甌
後火焚失之

余齊人少有孝行爲邑書吏一日忽謂人口比肉痛
心煩有如割截居常惶駭必有異故信尋至以父病
報之四百餘里一日而至至門方知父歿號踊慟絕
良久乃甦問父所遺言母曰汝父臨終恨不見汝齊

史綱

卷之八 南宋

六

人卽曰相見何難因號叫痛所須更便絕
樂願之字文德王僧虔引爲主簿以同僚非入棄官
去吏部郎庾杲之嘗往候願之爲設食唯枯魚菜菹
杲之曰我不能食此母問之自出常膳魚羹數種杲
之曰卿過於孝乎偉我非郭林宗
庾易字幼簡性恬隱不交外物豫章王徽辟不就臨
川王上表薦之餉麥百斛易謂使人曰民採樵麋鹿
之伍終歲鮮毛之衣馳騁日月之車得保自耕之祿
於大王之恩亦已深矣辭不受

沈道虔性仁愛好老易居石山下有人竊其園菜者
外還兄之乃自迎隱待竊者去後乃出人又拔其屋
後大筍令人止之曰惜此筍欲令成林更有佳者相
與乃買大筍送與之盜者慚不取道虔使置其門內
而還常以拮拾自資同拮者或爭穢道虔諫之不止
悉以所得與之爭者愧慙後每事輒云勿令居士知
冬月無複衣戴颙聞而迎之爲作衣服并與錢一萬
及還分身上衣及錢悉供諸兄弟子無衣者武康令
孔欣之厚相資給宋文帝遣使存問賜錢三萬米二

史補

卷之八 南齊

李

百斛悉供孤兄子嫁娶

孔淳之字彥深有高尚好墳籍會稽太守謝方明苦
要之不能致使謂曰苟不入吾郡何爲入吾郭淳之
笑曰潛游者不識其木巢棲者非辨其林飛浚所至
何問其主終不肯往茅室蓬戶庭草無徑惟牀上有
數帙書

周續之字道祖年十二受業范甯通五經五緯號曰
十經名冠同年稱爲顏子既而入廬山事沙門釋慧
遠與劉遺人陶淵明爲尋陽三隱

戴安仲若父遠兄勃並隱遷有高名善琴不爲矯
介衆論以此多之宋世子鑄文六銅像於瓦官寺既
成而恨瘦工人不能改乃迎顗看之顗曰非面瘦乃
臂胛肥耳及減臂胛瘦患卽除無不歡服景陽山成
顗已亡矣上歎曰恨不使戴顗觀之

朱百年少有高情携妻孔氏入會稽南山伐藥樵若
爲業以藥若置道頭輒爲行人所取明且已復如此
人稍怪之積久方知是朱隱士所賣須者隨其所置
多少留錢取藥若而去有時出山陰爲妻買繒采五

史補

卷之八 南齊

李

三尺醉或失之與孔覲友善家貧母以冬日衣
並無絮自此不衣綿布嘗寒時就覲宿衣悉被布飲
酒醉眠顗以臥具覆之既覺引臥具去體獨覲曰棉
定奇温因流涕悲勵覲亦爲之傷感顏竣爲東陽州
餉穀百斛不受百年卒慕興宗爲會稽太守餉孔氏
米百斛孔遣婢詣郡門固辭時人美之以比梁鴻妻
漁父者不知姓名亦不知何許人太康孫緬字伯緒
爲尋陽太守落日逍遙渚際見一輕舟凌波隱顯俄
而漁父至神韻瀟灑垂綸長嘯緬甚異之乃問有魚

賣乎漁父笑而答曰其釣非釣寧賣魚者邪緇益怪焉遂褰裳涉水謂曰竊觀先生有道者也終朝鼓枻良亦勞止吾聞黃金白璧重利也駟馬高蓋榮勢也今方王道文明守在海外隱鱗之士靡然向風子胡不贊緝熙之美何晦用其若是也漁父曰僕山海狂人不達世務未辯賤貧無論榮貴乃歌曰竹竿簞簍河水激激相忘爲樂食餌吞鈎非夷非惠聊以忘憂於是悠然鼓棹而去

東嶺

卷之八

李

顧歡字景怡一字玄平好學六七歲知推六甲家貧父使田中驅雀歡作黃雀賦而歸雀食稻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鄉中有學舍歡食無以受業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夕則然松節讀書或然糠自照及長篤志不倦晚節服食不與人通每旦出戶山鳥集其掌取食好黃老通解陰陽書爲術數多效驗元嘉中出都寄住東府忽題柱云三十年二月二十一日因東歸後元凶統逆是其年月日也弟子鮑靈授門前有一株樹大十餘圍上有精魅數見影歡印樹樹卽枯歿山陰白石村多邪病村人告訴求哀歡往

村中爲講老子規地作獄有頃見狐狸羣自入獄中者甚多卽命殺之病者皆愈又有病邪者問歡歡曰家有何書答曰唯有孝經而已歡曰可取仲尼書置病人枕邊恭敬之自差也病者果愈人問其故答曰善禳惡正勝邪此所以差也隱於剡天台

山盧度字孝章有道術少隨張末北侵魏末敗魏人追急阻淮水不得過度心誓曰若得免來從今不復殺生須臾見兩楸流來棹之得過然後隱居廬陵西昌

東嶺

卷之八

李

三顧山鳥獸隨之夜有鹿觸其壁度曰汝壞我壁鹿應聲去屋前有池養魚嘗名呼之次歸來取食乃去逆知歿年月與親友別永明末以壽終沈麟士字雲禎居食穢廉誦書口手不息鄉里號爲鐵屨先生嘗爲人作竹誤傷手便流淚而還同作者曰此不足損何至涕零答曰此本不痛但遺體毀傷感而悲耳嘗行路鄰人認其所着屨麟士曰是卿屨邪旣跳而反隣人得屨送前者還之麟士曰非卿屨邪笑而受之元嘉末以應抄撰五經還至都何尚之深相接謂子偃曰山數故多奇士沈麟士黃叔度之

流也豈可澄清滑濁邪汝師之少時稱疾歸鄉隱居
餘干吳差山張永爲吳興請其入郡麟士聞後堂有
好山水欲一觀之因停數月永欲請爲功曹麟士曰
明府德履冲素畱心山谷是以披褐負杖忘其疲病
必欲飾混沌以蛾眉冠越客於文冕走雖不敏請附
高卿有蹈東海歿耳不忍受此黔黜未乃止

戴法興家貧父碩子以販紵爲業法興與二兄延壽
延興並修立延壽善書法興好學山陰有陳戴者家
富有錢三千萬鄉人或云戴碩子三兒敵陳戴三千

史記

卷之八

李

萬錢法興少賣葛後彭城王義康竟了了令中得法
興等五人爲記室義康敗孝武深信任之封吳昌黎
男大通賄賂言無不行天下輻湊門外成市孝武崩
前廢帝卽位執權如故江夏王義恭尤憚憚之廢帝
年已漸長凶志轉成欲有所爲法興每相禁制謂帝
曰官所爲如此欲作營陽邪帝意稍不能平所愛幸
閹人華願兒有盛寵賜與頗濫法興常加裁減願兒
甚恨之帝嘗使願兒出入市里察聽風謠而道路之
言謂法興爲眞天子帝爲膺天子願兒因以告帝云

法興是孝武左右復久在宮闈今將他人作一家深
惡此坐席非復官許遂賜歿殺其二子截棺焚之籍
沒財物

奚顯度官散騎侍郎孝武嘗使主領人功而苛虐無
道動加極撲暑雨寒雪不聽暫休人不堪命或自經
於時建康縣考囚或用方針壓額及蹀脛人問謹曰
當得建康壓額不能受奚度拍又相戲曰勿反顧付
度前廢帝嘗戲云顯度刻虐爲百姓所疾比常除
之左右因唱諾卽日宣殺時人比之孫皓殺史昏

史記

卷之八

李

阮佃夫初爲湘東王主本以立明帝功封建城縣侯
權亞人主巢戴大明之世方之義如也僕從所獲皆
受不次之位捉車人武貴中郎將傷馬者冒外郎朝
士貴賤莫不自結臺榭妓樂飲食服飾之盛冠絕常
時雖晉世王石不能過也廬江何恢有妓張耀妻美
而有寵佃夫見而悅之頻求恢曰恢可得此人不可
得也佃夫怒曰惜惜失掌邪遂諷有司以公事奪恢
後以謀廢立事泄賜歿

史記卷之八

館藏書

史劄卷之九

明 晉安余文龍中拙剛輯

男兆胤伯景校

南齊

館藏書

齊高帝道成爲領軍時廢帝蒼梧王欲害帝嘗率數十人直入鎮府時暑熱帝晝臥裸袒蒼梧立帝於室內畫腹爲射的自引滿將射之帝神色不變歛板曰老臣無罪左右王天恩諫曰領軍腹大是佳射棚而一箭便死後無復射不如以電箭射之一發卽中

史劄

卷之九 南齊

帝廢蒼梧投弓於地大笑曰此手何如

高帝爲相王鎮東府鬱林王時年五歲牀前戲帝方令左右拔白髮問之曰兒言我誰邪答曰太翁帝笑謂左右曰豈有爲人作曾祖而拔白髮者乎卽擲鏡

武帝造興光樓上施青漆世人謂之青樓東昏侯曰武帝不巧何不純用琉璃

蕭衍圍城勞急東昏猶惜金錢不肯賞賜茹法珍叩頭請之帝曰賊來獨取我邪何爲就我求物後堂儲

數百具榜啓爲城防帝曰擬作殿

劉后智容太子在孕嘗歸寧遇家奉祠爾日陰晦失曉舉家狼狽營祭后助炒胡麻始內薪未及索火火便自然

吳郡韓蘭英有文辭宋孝武時獻中興賦被賞入宮明帝用爲宮中職寮及齊武帝以爲博士教六宮書學以其年老多識呼爲韓公

齊廢帝何妃嫡英稟性淫亂帝初爲南郡王時所與無賴人游妃擇其美者皆與交歡侍書馬澄年少色

史劄

卷之九 南齊

美甚爲妃悅嘗與圖腕較方南郡王以爲歡笑有女巫子楊珉之有美貌妃尤愛之與同寢處如仇儂爲

明帝所誅

廢帝卽鬱林王也

東昏侯褚皇后令璩初爲太子妃無寵帝謂左右曰若得如山陰主無恨矣後遂與之爲亂遇黃淑儀生太子誦而卒

蕭鈞字宜禮性好學善屬文常手自細書寫五經部爲一卷置于巾箱中以備遺忘侍讀齊簡曰殿下家自有墳索復何須蠅頭細書別藏巾箱中答曰巾

箱中有五經於檢閱既易且一經手寫則永不遺諸王聞而效之會稽孔珪家園列桐柳多構山泉殆窮真趣釣往遊之珪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閣詎得與山人交邪答曰身遊朱門而情遊江海形入紫閣而意在青雲吳郡張融清抗絕俗唯雅重釣謂從兄緒曰衡陽王飄飄有凌雲氣其風情素韻彌足可懷融與之遊不知老之將至

新吳侯蕭景先常從武帝鎮江州金城景先夜乘城忽聞灤中有小兒呼蕭丹陽聲聲不絕試問誰空中

史補

卷之九 南齊

三

應云賊尋當滅何事嚴防語訖不見明旦以白帝帝曰彼之自無所至焉知汝後不作丹陽尹景先曰寧有是理尋而彼之首至及永明三年詔以景先為丹陽尹謂曰此授欲驗往年益城灤空中言耳

蕭詵字彥孚廢鬱林王而立明帝帝初許事尅用為揚州後以衡陽郡公相授詵志曰見炊飯推以與人王晏聞之曰誰復為蕭詵作饒飭者帝知之佯設宴於上華林園而殺之詵謂莫智明曰天去人亦復不遠我與至尊殺高武諸王是卿傳語來去我今亦還

取卿矣至秋而智明死見詵為崇

豫章文獻王疑字宣儼寬仁弘雅有大成之量嘗過延陵季子廟觀井有水牛突部伍血兵執牛推問疑不許取絹一疋橫繫牛角放歸其家武帝常幸疑邸疑謂上曰古來言願陛下壽比南山或稱萬歲此殆近貌言如臣所懷實願陛下極壽百年亦足矣上曰百年復何可得止得東西一百於事亦濟以相執涕泣疑薨帝哀痛特至敕王融為銘云半岳推峰中河墜月帝流涕曰此正吾所欲言者也

史補

卷之九 南齊

四

南康侯子恪字景沖建武中為吳郡太守王敬則反奉子恪為名而子恪奔走未知所在始安王遙光勸明帝併誅高武諸子孫救竟陵王昭胄等六十餘人入永福省令太醫責林二斛并命并斃數十具棺材謂舍人沈徽孚曰林熟則一時賜死期三更當殺之會上暫臥主書畢景儁啓依旨斃之徽孚堅執曰事須更審爾夕三更子恪徒跣奔至建陽門上聞驚覺曰故當未賜諸侯命邪徽孚以答上撫牀曰遙光幾誤人事及見子恪顧問流涕以為太子中庶子諸侯悉

賜以饌

寧都侯子顯字景陽身長八尺狀貌甚雅好學工文
嘗著鴻序賦沈約見而奇之曰可謂明道之高才也
幽通之流也梁武帝雅愛其才嘗謂曰我造通史此
書若成衆史可廢子顯對曰仲尼讚易道黜八索述
職方除九丘聖製符同復在茲日時以爲名對

臨川獻王映字宣光仕宋爲兖州刺史畱心吏事令
行禁止高帝踐祚封臨川王嘗致錢還都買物有獻
計於江陵買貨至都還換可得微有所增映笑曰我

史

卷之九

南齊

五

是賈客邪乃復求利

長沙威王晃字宣明有勇力多從武容赫奕都街時
人爲之語曰煥煥肅四繼武帝嘗幸鍾山晃從駕以
馬稍刺道邊柱上引左右數人引之銀繩皆卷聚
而稍不出乃今晃復馳馬拔之應手便去每遠州獻
駿馬上常令晃於華林中調試之高帝嘗曰此我家
任城也

武陵昭王晞字宣昭工篆隸又善詩常自負有非
常之相武帝聞之故無寵嘗於御坐曲宴醉伏地詔

抄肉伴帝笑曰汚貂對曰陛下愛其羽毛而疎其骨

肉帝不悅帝幸豫章王嶷呼畢射屢發命中顧四坐
曰手何如上神色甚怪疑曰阿五常日不爾今可謂
仰藉天威帝意乃釋及出爲江州刺史上欲求其宅
給諸皇子遣舍人諭青畢曰先帝賜臣此宅使臣歌
哭有所陛下欲以州易宅臣請不以宅易州帝恨之
冬月道逢乞人脫襦與之隨過竟陵王子良子良見
畢衣單進襦於畢畢曰我與向人亦復何異尚書令
王儉詣畢畢畱設食盤中菰菜鮓魚而已儉重其真
率爲飽食盡歡而去

史

卷之九

南齊

六

江夏王鋒字宣穎四歲學書無紙札乃倚井欄爲書
書滿則洗之已復更書晨興不肯拂窻塵於座上學
爲書字五歲高帝使學鳳尾諾一學卽工帝大悅以
玉麒麟賜之曰麒麟賞鳳尾矣南郡王昭業書亦稱
工謂武帝曰臣書固應勝江夏王帝答曰聞黎第一
法身第二鋒善屬文嘗著修栢賦以見志及爲明帝
收害江數聞之曰芳蘭當門不得不鋤其修栢之賦
乎開黎鋒小名法身昭業小名芳

宜都王鏗字宣儼鎮姑熟人有發桓溫女冢得金巾箱織金蔑爲嚴器及金蠶銀蠶等物甚多條以啓聞鬱林敕以物賜之鏗曰今取往物後取今物如此循環豈可熟念使長史蔡約自往脩復織室不犯

魚復侯子響字雲音勇力絕人開弓四斛力爲都督荊州刺史直閣將軍重賞有氣力子響要與同行蠶曰殿下癩如雷敢相隨邪子響笑曰君敢出此語亦復奇癩上聞而不悅曰人名響復何容得蠶藉乃改名爲仲舒謂曰今日仲舒何如昔日仲舒答曰昔日仲舒出自私庭今日仲舒降自天帝以此言之勝昔遠矣上稱善

王敬則生時胞衣紫色母爲女巫常謂人云當得鳴鼓角人笑之曰得爲人吹角可矣長而兩腋下生乳各長數寸夢騎五色獅子性倜儻不羈好刀劍嘗與旣陽縣吏鬪謂曰我若得旣陽縣當鞭汝背吏唾其面曰汝得旣陽縣我亦得司徒公矣嘗於草中射獵有蟲如烏豆集其身摘去乃脫其處皆流血敬則惡之詣道士卜道士曰此封侯瑞也後果補旣陽令昔

史補

卷之九

七

史補

卷之九

八

日關吏亡叛勒令出遇之甚厚曰我已得旣陽縣汝何時得司徒公邪初至陸主山下宗侶十餘船同發敬則船獨不進乃令弟入水推之見烏漆棺敬則呪云若是吉使船速進吾富貴當改塋兩船須臾入縣收此棺塋之高帝將受禪順帝欲避土不肯出宮敬則將輿入迎啓請順帝謂曰欲見殺乎答曰出居別宮滿官先取司馬家亦復如此順帝泣而彈指後與王儉俱開府儀同三司徐孝嗣因嘲儉曰今日可謂連璧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人以告敬則敬則欣然曰我南沙縣吏僥倖得細鎧左右連風雲以至於此遂與王衛軍同日拜三公王敬則復何快朝士以此多之敬則名位雖達不以富貴自遇初爲屠狗市販於三吳後貴入爲程過市見屠肉枌歎曰吳興昔無此枌是我少時在此所作也召故人飲酒說平生不以屑也又嘗爲散輩使魏於北館種楊柳後員外郎虞長曜北使還敬則問我昔種楊柳今若大小長曜曰虞中以爲明崇武帝令羣臣賦詩敬則曰臣幾落此奴度上問之對曰臣若解書不通作尚書

都令史爾那得今日敬則雖不大識字而性甚警慧
凡臨事制決皆不失理後以反敗

陳顯達從齊高帝討桂陽賊矢中左目而鏃不出地
黃村潘姬善禁乃禁顯達目中姬禹步作氣鏃卽出
後拜都督益州刺史益部山險多不賓服大度村獠
前刺史不能制顯達遣使責其租賧獠帥曰兩眼刺
史尚不敢調我遂殺其使顯達分部將吏聲言出獵
夜往襲之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自此山夷震服徵爲
侍中顯達謙厚有智計自以人微位重每遷官常有
史書

卷之九 南齊

九

愧懼之色誠諸子曰我本意不及此汝等勿以富貴
陵人侍明帝宴酒後啓上借枕帝令與之顯達撫枕
曰臣年已老富貴已足惟少枕枕歟特就陛下乞之
上失色曰公醉矣

張敬兒其母在田中臥豪犬子有角紙之已而有姬
而生敬兒初名狗宋明帝嫌其鄙改爲今名有妻毛
氏生子道門鄉里尚氏女有邑貌敬兒悅之遂棄毛
氏而納尚氏爲室爲襄陽府將家貧每休暇輒僱僕
自給嘗爲城東吳泰家擔水通泰所愛婢事發將被

殺逃賣棺材中以蓋加上乃免及與劉胡相拒鵲尾
洲啓明帝云泰以絲助袁粲爲斧絃與之同逆事平
乞其家財帝許之至是收籍吳氏直數千萬皆爲所
有先所通婢卽以爲妾性好卜術信夢未貴時夢居
村中社樹欹高數十丈及在雍州又夢社樹直上至
天以此誘說部曲自云貴不可言又使鄉里小兒爲
謠歌曰天子在何處宅在赤谷口天子是阿誰非猶
如是狗時旣得開府又望班劍語人曰我車邊猶少
斑蘭物其妻尚氏亦曰吾昔夢一手熱如火而君得

史書

卷之九 南齊

十

南陽郡元徽中夢一髀熱如火君得本州建元中夢
半體熱尋得開府今復夢舉體熱矣以告所親武帝
聞之疑有異志敕朝臣華林八關齋於坐收而謀之
李安人少有大志常拊髀歎曰大丈夫處世當貴不
可希取三將五校何難之有宋明帝大會新亭樓勞
諸軍主樞蒲官賂安人時爲武衛將軍五擲五盧帝
大驚目安人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相也少貧時有一
人從門過相之曰君後當大富貴與天子交手共戲
後尋此人不知所在高帝卽位封康樂侯凡國家機

審事悉與議論謂曰暑事有卿名我便不復細覽也
終侍中丹陽尹

桓康勇果驍悍恣行暴害江南人畏之以其名怖小
兒畫其形於寺中病瘡者寫形帖著牀壁無不愈立
焦度字文績有氣幹便弓馬朴澁不能出言齊高
帝封東昌縣子欲求竟陵郡不知所以置辭親人授
之辭百餘言度習誦數日皆得上口及至帝前卒忘
所教乃大言曰度啓公度啓公度無食帝笑曰卿何
憂無食即賜米百斛後除淮陽太守

史書

卷之九

十一

曹武字士威本名虎頭形幹甚毅善於誘納爲散騎
常侍嘗爲梅蟲兒茹法珍設女伎金翠耀服器服精
華蟲兒等因是欲誣而奪之及收兵至歎曰諸人知
我無異意所以殺我政欲取吾財偵伎女耳恨今衆
輩見之諸子長成者皆伏誅惟世宗三人未冠繫尚
方梁武帝兵至得免武雖武士頗有知人鑒初梁武
在襄陽武密饋遺甚厚遂換借至十七萬武謂曰卿
必大貴我當不及見今以弱子相託及帝即位忘其
惠一夕帝夢如平生言帝覺即使主書送錢還之三

子並蒙抽擢三二年間迭爲大郡

周盤龍膽氣過人尤便弓馬爲右將軍破魏於壽春
高帝下詔稱美送金釵二十枚與其愛妾杜氏手敕
曰餉周公阿杜後領東平太守以年老解邊職還
爲散騎常侍光祿大夫武帝戲之卿着貂蟬何如兜
鍪盤龍曰此貂蟬從兜鍪中生耳

咸買爲軍主上遣戍角城辭於王儉曰今段之行必
以灰報衡門蓬戶不朱斯白小人弱息當得一子儉
問其故答曰若不殺賊便爲賊殺弱息不爲世子便

史書

卷之九

十一

爲孝子孝子則門加素望世子則門施丹楹至是買
波圖與魏拒戰手所傷殺無數晨起手中忽有數升
血其日遂戰歿首見斬猶尸據鞍奔還軍然後僵
王廣之字士林少好弓馬便捷有勇力初爲馬隊主
隨劉劭征討時合肥阻兵爲寇劭宣令軍中有征合
能者以大郡賞之廣之曰若得將軍所乘馬即能制
之幢主皇甫肅曰廣之敢奪節下馬可斬劭曰觀其
意必能立功即推鞍下馬與之合肥果拔劭大賞之
即擢爲軍主廣之於劭前謂肅曰節下若從卿言非

惟斬壯士亦自無以平賊卿不賞才乃至此邪

王珍國字德重初爲桂陽內史罷任還都還裝輕素柳世隆歎曰此真良二千石也武帝雅相知賞謂其父廣之曰珍國應堪大用卿可謂老蚌廣之曰臣不敢辭帝大笑梁武起兵東昏召珍國屯兵朱雀門密遣郗纂奉明鏡獻誠於武帝帝斷金以報之東昏廢

史

卷之九

十

梁武因宴問曰卿明鏡尚存昔金何在珍國曰黃金謹在臣肘不敢失墜珍國意望台鼎及出爲梁宗二州刺史心常鬱快酒後於座啓云臣近入梁山便

哭帝大驚曰卿若哭東昏則已晚若哭我我復未死因此踈退久之方加常侍封瀟陽侯

崔祖思字微元少有志氣好讀書年十八爲都昌令隨青州刺史垣護之入堯廟廟有蘇侯神隔坐護之

曰唐堯聖人而與蘇侯神共坐今欲正之何如祖思

曰使君若清蕩此坐則是堯廟重去四凶
虞宗字景豫家富於財而善爲滋味武帝幸華林園就宗求味宗獻柵及雜肴數十輿太官鼎味不及也上求飲食方宗秘不出上醉後體不快宗乃獻醒酒

結餘一方

胡諧之豫章南昌人爲齊武帝驍騎將軍上欲獎以貴族嬪以諧之家人語僊音不正乃遣宮內四五人往其家教子女語二年後帝問曰卿家人語音已正未諧之答曰宮人少臣家人多非惟不能得正音遂使宮人頓成僊語帝大笑徧向朝臣說之

范栢年初爲州將見宋明帝帝言次及廣州食泉因問栢年卿州復有此水否答曰梁州惟有文川武鄉廉泉讓水又問卿宅在何處曰臣所居廉讓之閭及

史

卷之九

十四

爲梁州刺史胡諧之遣使求佳馬栢年曰馬非狗子那可得應無極之求使人恨其接待之薄歸謂諧之曰栢年云胡諧是何侯狗無厭之求諧之切齒屢請於帝後賜死

劉休字弘明多藝能休妻王氏妬明帝聞之賜休妻杖與王氏二十杖今休於宅後開小店使王氏親賣阜筴掃帚以辱之時有尚書右丞勞彥遠以善恭見親婦妬傷其面帝曰我爲卿斷之何如彥遠率爾從旨其夕賜藥以

陸慧曉字叔明清介正立不雜交游何點常稱其心
如照鏡遇形觸無不朗然王思遠謂恒如懷冰暑月
亦有霜氣當時以爲實錄慧曉與張融並宅其間有
池池上有二株楊柳點數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木便
是文讓沛國劉璉清介士也行至吳命駕往酌而飲
之曰飲此水則鄙吝之萌盡矣

庾杲之字景行爲尚書駕部郎清貧自業每食唯有
韭菹菹韭生韭雜菜任昉嘗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
鮭常有二十七種嘗兼主客郎對魏使使問曰百姓

史籍

卷之九 南齊

七

那得家家題門帖賣宅客曰朝廷旣欲掃蕩京洛尅
復神京所以家家賣宅耳魏使縮鼻而不答

王摛博學能文王儉嘗集才學之士總校虛實物類
隸之謂之隸事唯盧江何憲爲勝乃賞以五花簾白
團扇憲坐簾執扇容氣甚自得摛後至儉以所隸示
之曰卿能奪之乎摛操筆便成舉坐擊賞摛乃命左
右抽憲簾手自掣取扇登車而去儉笑曰所謂大力
者負之而趨

孔珪字德璋風韻清疎好文飲酒居宅盛營山水草

萊不翦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爲陳蕃乎珪答曰我
以此當兩部鼓吹王晏嘗鳴鼓吹候之聞羣蛙鳴曰
此殊聒人耳珪曰我聽鼓吹殆不及此晏有慚色
劉懷珍字道玉初爲江夏王義恭長史參軍以憂去
職服闋見義恭恭曰別子多年那得不老對曰公
恩未報何敢便老

劉訐字彥度與族兄猷字士光俱履高操何炯嘗選
訐於路曰此人風神穎俊蓋荀奉倩衛叔寶之流也
命駕造門拒而不見族祖孝標與書稱之曰訐超

史籍

卷之九 南齊

七

越俗如半天朱霞猷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皆儉歲
之梁稷寒年之繼續也

孝標名峻

劉普明身長七尺九寸膚素不好聲色所居學齋齊
木而已牀榻几案不加剗削少立節行常云在家當
孝爲吏當清子孫楷式足矣及累爲州郡頗贖財賄
崔祖思怪而問之答曰管子云鮑叔知我因流涕曰
方寸亂矣豈暇爲廉所得金錢皆以贖母及母自魏
還清節方竣歷俸祿悉散之親友卒之日家無遺儲
惟書八千卷焉

劉璉字子珪性至孝祖母病疽經年手持膏藥
為母孔氏甚嚴明謂親戚曰阿稱便是今世曾子
妻王氏穿壁挂履上落孔氏牀上孔不悅歎即出其
妻及居母憂住墓下不出廬足為之屈杖不能起此
山常有鴟鵂鳥窺在山三年不敢來服釋還家此鳥
乃至稱歟小字也

劉璉字子璈方軌正直與友人孔過同舟入東於塘
上遇一女子過目送曰美而豔璉曰非吾友也解裳
自隔不復同坐兄璈夜隔壁呼璉璉不答方下牀着

史籍

卷之九

七

衣立然後應歎怪其久璉曰向東帶未竟其立操如
此

劉顯字嗣芳六歲能誦呂相絕秦賈誼過秦諸篇世
號神童沈約為丹陽尹命駕造焉於坐策顯經史十
事顯對其九及顯問其五約對其二陸陸聞之擊席
喜曰劉郎子可謂差人雖吾家平原諸張壯武王粲
謁伯喈必無此對為武帝國子博士時有沙門訟田
帝大署曰貞有司未辯偏問莫知顯曰貞字文為與
上人帝忌其能出之魏使李諸聞之恨不相識歎曰

梁德衰矣善人國之紀也而出之母乃不可乎

明僧紹字休烈明經有儒術隱長廣郡嶗山聚徒立
學後度江住弁榆山棲雲精舍復住江乘嶗山高帝
欲見之僧遠問僧紹曰天子若來居士若為相對僧
紹曰山藪之人政當鑿環以遁若辭不獲命當依戴
公故事既而遁還嶗山高帝謂慶符曰卿兄高尚其
事亦堯之外臣朕夢想幽人固已勤矣所謂逕路絕
風雲通仍賜竹根如意笥冠隱者以為榮焉按戴公顯高
臥瞻丁以山人之服
加其身僧紹故云

史籍

卷之九

八

明僧嵩好學有口辯宋大明中再使魏魏問曰卿銜
此命當緣上國無相踰者邪答曰聰明特達奉袂成
帷比屋之昨又無下僕晏子所謂看國善惡故再辱
此庭

庾黔婁字子貞少好學多所講誦梁臺建鄴元起夫
為府長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及成都平城中珍寶
山積元起悉分與僚佐惟黔婁一無所取元起惡其
異眾厲聲曰長史何獨為高黔婁示不違之請書數
篋

劉之遴字思貞在荊州寄居南郡忽裏前太守袁象
謂曰卿後當爲折臂太守卽居此中之遴後牛奔墮
車折臂右手偏直不復得屈伸書則以手就筆歎曰
豈黥而王乎周捨嘗戲之曰雖復並坐可橫政恐陋
巷無枕後連相兩王再爲此郡

王洪軌隨齊高帝鎮新亭常以身捍矢高帝曰我自
有楯卿可自防答曰天下無洪軌何有哉蒼生方亂
豈可一日無公帝甚賞之初爲晉壽太守多昧賄賂
爲州所按大恩棄郡奔建鄴後爲青與二州刺史梅

史書

卷之九

七

前所爲更勵清節州人呼爲厲父使君言之咸
范述曾字子玄爲永嘉太守勵志清白不受餽遺
帝下詔褒美徵爲游擊將軍郡遂故舊錢二十餘萬
一無所受惟得白桐木火籠朴十餘枚而已

何遠字義方爲武康令正己率職太守王彬巡屬縣
諸皆盛供帳以待至武康遠獨設糗水而已彬去遠
送至境進斗酒隻鵝而別彬戲曰卿禮有過陸納將
不爲古人所笑乎武帝聞其能擢爲宣城太守
丘仲孚字公信少好學齊永明初爲國子生王儉曰

東南之美復見丘生以敗王敬則功還山陰令甚
聲稱百姓謹曰二傳沈劉不如一丘

二傳謂沈約劉孝

吳慶之字文悅爲江夏王義恭書佐義恭誅慶之不
復肯仕終身蔬食王琨爲吳興太守欲召爲功曹各
曰走素無人世情宜以明府見接有禮所以奔走歲
時若欲見吏則是蓄魚於樹棲鳥於泉耳不辭而退
琨追謝之已望塵不及矣

永興中里王氏女年五歲得毒病兩目皆盲性至

史書

卷之九

十

孝年二十父歿臨尸一叫眼皆血出小妹娥既其血
左目卽開時人稱爲孝感

丘冠先字道玄少有節義齊永明中位給事中出使
蠕蠕國蠕蠕逼令拜冠先執節不從以刃臨之冠先
曰能殺我者蠕蠕也不能以天子使拜戎狄者我也
遂見殺武帝以冠先不辱命賜其子雄錢一萬布三
十疋雄不受詣關上書求哀贈不省

華實父豪晉義熙末成長安年八歲臨別謂實曰須
我還當爲汝上頭長安陷實年至七十不婚冠敗問

之寶輒號慟彌日不忍客

劉淵字處和爲繼母路氏所苦奴婢輩亦極打之路生兼兒淵憐愛之不忍捨路氏病經年淵晝夜流涕不離左右路感其意慈愛遂隆淵事淵過於同產事無大小必諮淵而後行淵爲丹陽丞及遙光敗淵靜坐園舍淵爲度支郎亦奔亡遇淵仍不復肯去淵曰吾爲人作吏自不避死汝可去無相守同蓋答曰向若不逢兄亦草間苟免今旣相逢何忍獨生因以衣帶結兄衣俱見殺何胤聞之曰兄死君難弟死兄禍

史籍

卷之九 南齊

主

美哉

齊建元三年渤海封延伯三世同財 義興陳子玄四世同居一百七口 武陵邵榮興文獻並八世同居 東海徐生之武陵范安祖李聖伯范道模並五世同居 零陵譚弘寶衡陽何弘華陽陽黑頭疎從四世同居 蜀郡王績祖華陽郝道福並累世同爨明帝遣大使巡行天下詔俱表門閭蠲租役宗測字敬微一字茂深豫章王嶷徵爲參軍不起答云何爲謬傷海鳥橫斤山木疑復遣書請之答曰性

同鱗羽愛止山壑春戀松雲輕迷人路縱岩巖流有若狂者忽不知老至而今鬢已白豈容課虛實有限魚慕鳥哉魚復侯千響厚遣贈遺測曰少有狂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木度形而不薜蘿淡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子響命駕造之測不見後不告而來奄至所住測不得已巾褐對之竟不交言子響不悅而退

史籍

卷之九 南齊

三

劉凝之字隱安妻梁州刺史郭銓女也遣送豐麗疑之悉散之親屬妻亦能共儉苦夫妻共乘簞車出市賣易周用之外輒以施人爲村里所經一年二輪公調求輒與之又嘗認其所著屐笑曰僕著已敗今家中覓新者備君此人後田中得所失屐送還不肯復取年饑荒衡陽王義季慮其餒斃餉錢十萬凝之大喜將錢至市門觀有饑色者悉分與之俄頃立盡携妻隱衡山之陽

辛普明字文達少就關康之受業至性過人居食與兄共處一帳兄亡仍帳施靈蚊甚多通夕不得寢而終不道侵蝕僑居會稽士子高其行當葬兄皆送金

爲贈後至者不復受人問其故答曰本以兄墓不圓故不逆親友之意今實已足豈可利己者餘贈邪珍章王崑徵不就

杜京產字景濟性恬靜專脩黃老於會稽日門山聚徒教授劉瓛與之游曰杜生當今之臺尚也建武初徵爲散騎侍郎京產曰莊生持釣豈爲白璧所回辭疾不就

孔祐至行通神隱於四明山嘗見山谷中有數百斛錢視之不異瓦石採樵者競取入手卽成沙礫曾有

史贊

卷之九 南齊

三

鹿中箭來投祐祐爲之養瘡愈然後去太守王僧虔與張緒書曰孔祐行動幽祇德標松桂古之遺也

會稽鍾山有人姓蔡不知名隱山中養鼠數千頭呼

來卽來遣去卽去言語狂易時謂之請仙不知所終

趙僧巖北海人寥廓無常人莫能測與劉善明友善

明爲青州欲舉爲秀才大驚拂衣而去後忽爲沙門

棲遲山谷常以一壺自隨一旦謂弟子曰吾今夕當

灰壺中大錢一千以通九泉之路臘燭一挺以照土

尺之尸至夜而亡

阮孝緒字士宗七歲出繼從伯胤之胤之母卒遺財

百萬應歸孝緒孝緒一無所納盡以歸胤之姊王晏

之母聞者咸歎異之十三通五經十五冠而見其父

彥之父誠之曰三加彌尊人倫之始宜思自勗以庇

爾躬答曰願迹松子於瀛海追許由於穹谷庶保促

生以免塵累自是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戶家人

莫見其面親友因呼爲居士所居以一鹿牀爲精舍

以樹環繞御史中丞任昉尋其兄履之欲造而不敢

望而歎曰其室雖邇其人則遠爲名流所欽尚如此

史贊

卷之九 南齊

三

陳郡袁竣謂曰往者天地閉賢人隱今世路已清而

子猶遁可乎答曰昔周德雖興夷齊不厭薇蕨漢道

方盛黃綺無悶山林爲仁由已何關人世況僕非往

賢之類邪南平元襄王偉其名致書要之不赴曰非

志驕富貴但性畏廟堂若使麀鹿可驟何以異夫驥

騄鄴陽忠烈王妃孝緒姊也王嘗命駕就之孝緒鑒

此而逃王諸子竟不相識或問之答曰我本素賤不

應爲王侯姻戚邂逅所逢豈關始願大同二年正月

孝緒自筮卦吾壽與劉著作同年及劉卒孝緒曰

劉侯逝矣吾其幾何其年十月卒

蔡母珍之官舍人凡所論薦事無不允時相語云寧拒至尊敕不可違舍人命珍之有一銅鏡背有三公字常語人云徵祥如此何患三公不至乃就蔣王廟乞願得三公封郡王啓帝求封朝議未許又自陳乃許封汝南縣珍之在西州時有一手板相者云當貴每以此言動帝又圖黃門郎帝問之曰西州時手板何在珍之曰此是黃門手板官何須問帝大笑後收廷尉賜祿

史記

卷之九

王

茹法珍梅蟲兒齊東昏時並爲制局監俱見愛幸凡左右應敕捉刀之徒並專國令人謂之刀敕權奪人主都下爲之語曰欲求貴職依刀敕須得富豪事御刀時新蔡徐世勳兵權在握權傾二人謂法珍蟲兒曰何世天子無要人但阿儂貨主惡耳法珍等與之爭權遂以白帝因得其呪咀形仗乃族之法珍封餘干縣男蟲兒封竟陵縣男俱口稱詔敕帝呼法珍爲阿丈蟲兒爲阿兄帝所幸潘妃本姓俞名尼子王敬則妓也或云宋文帝有潘妃在位三十年於是改

姓曰潘其父寶慶亦從改焉帝與法珍等俱詣寶慶帝躬自汲水助厨人作膳爲市中雜語以爲諧謔帝又輕騎戎服往諸刀敕家游宴吉凶輒往慶吊梁武帝平建鄴皆伏誅初刀敕之徒悉號爲鬼宮中訛云趙鬼食鴨劇諸鬼盡著調俗以細剉肉糅以薑桂曰劇意以凶黨皆當細剉而烹之也及建鄴平果驗何敬叔爲齊長城令有能名清廉不受禮遺夏節至忽勝門受餉數日中得米二千餘斛他物稱是悉以代貧人輪租

史記

卷之九

王

史衡卷之十

明 晉安余文龍中拙刪輯

男兆胤伯景校

南梁

梁武帝時有男子不知何許人於大眾中自割身以餽饑鳥血流徧體而顏色不變又沙門智泉鐵鉤掛體以然千燈一日一夜端坐不動

元帝工書善畫自圖宣尼像爲之贊而書之時人謂之三絕

史衡

卷之十 南梁

文帝張后尚柔方孕武帝時忽見庭前菖蒲花光彩非常侍者皆云不見后曰嘗聞見菖蒲者當富貴因取吞之是月生武帝將產之夕見庭內若有衣冠陪列焉

武帝郊后徽高酷妬忌及終化爲龍入于後宮通慶於帝或見形光彩照灼帝體將不安龍輒激水騰涌於露井上爲殿衣服委積常置銀鹿盧金瓶灌百味以祀之故帝卒不置后

武帝丁貴嬪令光產於樊城有神光之異故以爲名

少與鄰女月下紡績諸女悉患蚊蚋而貴嬪弗覺武帝鎮樊城嘗登樓望見漢濱五采如龍下有女子潯統則貴嬪也贈以金環納之貴嬪生而有赤痣在左臂瘵之不滅又體多疣子至是並失所在

元帝徐妃昭佩生無容貲不見禮帝三二年一入房妃以帝眇一目每知帝將至必爲半面粧以俟帝見則大怒而出妃性嗜酒多洪醉帝還房必吐衣中與荆州後堂瑤光寺智遠道人私通又要質徽於普賢尼寺書白角枕爲詩相贈答又與暨季江淫通季江

史衡

卷之十 南梁

二

每嘆曰栢直狗雖老猶能獵蕭漂陽馬雖老猶駛徐娘雖老猶尚多情妃性酷妬忌見無寵之妾便交杯接坐纔覺有娠者卽手加刀刃後帝逼令自殺妃乃透井歿

湘陰傅昂字不明初爲琅邪彭城二郡太守時有女子年二十許散髮黃衣在武窟山石室中無所修行推不甚食或出入間時飲少酒鷲卵一兩枚人呼爲聖姑就求子往往有効造者充滿山谷昂呼問無所對以爲祇感鞭之二十創卽差失所在

長沙王業字靜贖爲湘州刺史尤著善政零陵舊有二猛獸爲暴無故相枕而歿郡人唐睿見獸傍一人曰刺史德感神明所以兩猛獸目斃言訖不見衆異之

西昌侯藻字靖藝爲益州刺史鄧元起恃功驕恣藻殺之財貨山積金玉珍帛爲一室名曰內藏綺縠錦罽爲一室號曰外府藻以外府賜將帥內藏歸王府不有私焉輕裝還朝帝每稱其小字歎曰子弟並如迦葉吾復何憂

史書

卷之十 南梁

王

臨汝侯猷爲吳興郡守性倜儻與楚王廟神交飲至一斛每酹祀盡歡極醉神影亦有酒色所禱必從後爲益州刺史江陽人齊荀兒反衆十萬攻州城猷兵糧俱盡人有異心乃遙禱請救是日有田老逢一騎浴鐵從東方來問去城幾里曰百四十時日已曠騎舉刃曰後人來可令之疾馬欲及日破賊俄有數百騎如風一騎過請飲田老問爲誰曰吳興楚王來救臨汝侯當此時廟中請祈無驗十餘日乃見侍衛土偶皆泥濕如汗是月猷大破荀兒

長沙王韶字德茂爲少重時與庾信有斷袖之歡友食皆信所給遇客韶亦爲信傳酒後爲郢州刺史信過之韶接信甚薄坐青油幕下引信入宴坐信別榻有自矜色信稍不堪因酒酣乃徑上韶牀踐蹋有饌直視韶面謂曰官今日形容大異近日時賓客滿坐韶甚慙耻

史書

卷之十 南梁

四

臨川王宏字宣達性愛錢百萬一聚黃腸標之千萬一庫懸一紫標如此三十餘間武帝見之謂曰阿六汝生活大可豫章王綜作錢愚論以譏之其文甚切帝知以激宏宣旨與綜天下文章何限那忽作此難令急毀而流布已遠宏深病之聚斂稍改河東王譽字重孫鎮湘州爲王僧辯所圍忽引鏡照面不見其頭又見長人蓋屋兩手據地噉其臍又見白狗大如驢從城出不知所在俄而城陷被執廬陵王續字世討驍勇善射極意聚蓄臨終有啓遣參軍謝宣融送所上金銀器千餘件武帝始知其富因問曰王金盡於此乎宣融曰此之謂多安可加也夫王之過如日月之食欲令陛下知之故終而不懼

帝意乃解子應不慧王夢至內庫閱珍物見金鉗問左右曰此可食否答曰不可應曰既不可食並特乞汝他皆此類

邵陵王綸字世調權攝南徐州事輕險躁虐肆行非法遨遊市里雜於厮隸嘗問賣鮑者曰刺史何如對者言其躁虐綸令吞鮑以歿百姓惶駭道路以目武帝聞而遣代綸乃取一老公短瘦類帝者加以袞冕置之高坐朝以爲君自陳無罪使就坐剝褫播之於庭

史記

卷之十 南梁

五

哀太子大器字仁宗性寬和端凝在侯景賊中每不屈意左右竊問其故答曰賊若未須見殺雖復陵傲呵叱其終不敢言若見害時至雖一日百拜無益於歿又問曰官今憂逼而神貌怡然何也答曰吾自度歿必在賊前若諸叔外來平夷羯寇必前見殺然後就歿若其遂開拓上流必先見殺後取富貴何能以無益之愁橫憂必歿之命及景命召之太子方講老子將下牀而刑人掩至太子顏色不變徐曰久知此事嗟其晚耳刑者將以衣帶絞之太子曰此不能見

殺乃指繫帳竿下繩命取絞之而絕

王茂字休連一字茂先佐梁武平建康勛業第一時東昏妃潘玉兒有國色武帝將留之以問茂茂曰臣齊者此物留之恐貽外議帝乃出之軍主田安啓求爲婦玉兒泣曰昔者見過時主今豈下匹非類歟而後已義不受辱及見絳潔美如生輿出尉吏俱行非禮乃以余妃賜茂

曹景宗字子震善騎射頗愛書史從武帝征討屢立大功及征楊大眼振旅凱入帝於華光殿宴飲令僕射沈約賦韻景宗不得韻啓求賦詩帝曰卿伎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一詩景宗已醉求作不已時韻已盡惟餘競病二字景宗便操筆斯須而成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與朝賢俱驚歎竟日

史記

卷之十 南梁

六

夏侯亶字世龍梁武朝以軍功爲刺史都督性儉率不事華侈晚年頗好音樂有妓妾十數人並無被服姿容每有客常隔簾奏之時謂簾爲夏侯妓衣夏侯夔字季龍爲豫州刺史有善政民賴之兄亶先

經此變又居焉並有恩惠百姓歌曰我之有州賴得
夏侯前兄後弟布政優優

魚弘身長八尺白晳美姿容歷南譙盱台竟陵太守
嘗謂人曰我爲郡有四盡水中魚鱉盡山中麋鹿盡
田中米穀盡村里人庶盡

吉士瞻字梁容少時嘗於南蠻國中擲博無褫寒露
爲儕輩所侮及爲領軍司馬平魯休烈軍得絹三萬
疋乃作百褱其外並賜軍士不以入室初士瞻爲參
軍浚萬人仗庫防池得一金革鈞隱起鏤甚精巧篆

史書

卷之十 南梁

七

文曰錫爾金鈞且公且侯士瞻娶夏侯詳兄女女竊
以與詳詳喜佩之及是革命詳果封侯而士瞻不錫
茅土止于太守都督

鄧元起字仲居有膽幹性任俠爲益州刺史徵還以
西昌侯蕭藻代之藻入城求其良馬元起曰年少郎
子何用馬爲藻恚醉而殺之麾下圍城哭且問故藻
懼曰天子有詔衆乃散遂誣以反帝疑焉故吏羅研
詣闕訟之帝曰果如我所量也使讓藻曰元起爲汝
報讐汝爲讐報讐忠孝之道如何藻坐貶贈元起征

西將軍給鼓吹

李膺字公胤有才辯爲益州主簿至都武帝悅之謂
曰今李膺何如昔李膺對曰今勝昔問其故對曰昔
事桓靈之主今逢堯舜之君帝嘉其對以如意擊席
者久之

羅研字深微有才辯嘗詣闕訟蕭藻及藻再爲刺史
州人爲之懼研舉止自若藻曰非我無以容卿非卿
無以事我齊荀兒之役臨汝侯嘲之曰卿蜀人樂禍
貪亂一至于此對曰蜀中積弊實非一朝百家爲村

史書

卷之十 南梁

八

不過數家有食窮迫之人什有八九東縛之使旬有
二三貪亂樂禍無足多怪若令家畜五母之雞一母
之豕牀上有百錢布被甌中有數升麥飯雖蘇張巧
說於前韓白按劍於後將不能使一夫爲盜況貪亂
馮道根字巨基清簡謹訥口不言功武帝嘗指道根
示沈約約曰此陛下之大樹將軍也出爲豫州刺史
將行帝使畫工圖其形道根跼蹐謝曰臣所可報國
家惟餘一灰但天下太平悞無可灰之地帝每稱曰
馮道根所在能使朝廷不復憶有一州徵爲散騎常

侍卒是日輿駕春祠二廟帝問中書舍人朱异曰吉凶同日今可行乎對曰昔柳莊寢疾衛獻公常祭請尸曰有臣柳莊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其疾請往不釋祭服而往遂以禘之道根雖未為社稷臣亦有勞王室臨之禮也帝即駕幸其宅哭之甚慟

張纘字伯緒博學負氣於人無所推讓吳興吳規頗有才學邵陵王綸引為賓客綸餞纘於南浦規在坐纘意不能平忽舉杯曰吳規此酒慶汝得陪今宴規尋起還其子翁孺見父不悅問而知之翁孺因氣結

史綱

卷之十 南梁

九

爾夜便卒規恨纘慟兒憤哭兼至信次之間又致殞規妻深痛夫子翌日又亡時人謂張纘一杯酒殺吳氏三人

呂僧珍字元瑜甚為武帝所委任為太子中庶子求拜墓武帝欲榮以本州乃拜南充州刺史從父兄子先以貶慈為業至是乃棄業求州官僧珍曰吾荷國恩無以報効汝等自有常分豈可妄分明越當速反慈肆耳僧珍舊宅在市北前有督郵廨卿人咸勸徙廨以益其宅僧珍怒曰豈可徙官廨以益吾私宅乎

初宋季雅罷南康郡市宅居僧珍宅側僧珍問宅價曰一千一百萬怪其貴季雅曰一百萬買宅千萬買鄰及僧珍生子季雅往賀署曰錢一千闢人少之弗為通強之乃進僧珍疑其故親自發乃金錢也遂言於帝陳其才能以為刺史將行謂所親曰不可以負呂公

樂謁字蔚遠性公雅博物弘恕時長沙宣武王將差而車府忽於庫火油絡欲推主者謁曰昔晉武庫火張華以為積油久灰必然今庫有灰非吏罪也既而

史綱

卷之十 南梁

十

檢之果然

沈約左目重腫于腰有紫志聰明過人好墳籍聚書至二萬卷都下無比少孤貧約於宗黨得米數百斛為宗人所侮覆米而去及貴不以為憾

范縝字子真博通經術尤精三禮時竟陵王子良精信釋教而縝盛稱無佛子良問曰君不信因果何得富貴貧賤縝答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墜自有拂簾幌墜于茵席之上自有關籬墜落於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

發途因果竟在何處太原王琰譏之曰嗚呼范子曾不知其先祖神靈所在緝對曰嗚呼王子知其祖先神靈所在而不能殺身以從之

韋放字元直初與張率皆有側室懷孕因指為婚姻其後各產男女未及成長而率亡遺嗣孤弱放嘗贖卹之及為徐州刺史有貴族請昏者放曰吾不失信於故友乃以息岐娶率女又以女適率子時稱其能篤舊

裴遂字深明官大匠卿范雲字彥龍官僕射遂廟在

史劄

卷之十 南梁

士

光宅寺西堂宇宏嚴松栢鬱茂雲廟在三橋邊蕭不翦梁武帝南郊道經二廟顧而歎曰范為已歟裴為更生

裴之高元帝時為侍中第六弟之悌在侯景中或傳之悌恃侯景之高竟無言直云賊自殺賊非之高所開

江淹字文通少以文章顯晚節才思微退云為宣城太守時罷歸始泊禪靈寺渚夜夢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以一匹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盡顧見丘遲謂曰餘

此數尺既無所用以遺君自爾淹文章頓矣又嘗宿於治亭夢一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爾後為詩絕無美句時人謂之才盡

任昉字彥昇始與梁武遇竟陵王西邸武曰我登三府當以卿為記室昉亦戲曰我若登三事當以卿為騎兵及梁武克建業開霸府果引為昉奉牋云昔承清宴屬有緒言提挈之旨形乎善譚豈謂多幸斯言不渝

史劄

卷之十 南梁

士

王僧孺字僧孺幼貧其母常紗布以自業嘗携僧孺至市道遇中丞鹵簿驅迫墜溝中至是拜中丞引驢清道悲感不自勝初為南海太守歎曰昔人為蜀郡長史終身無蜀物吾欲遺子孫者不在越裝視事二歲毫無所取

蕭文琰丘令楷江洪竟陵王子良嘗夜集學士刻燭為詩輒鐫者則刻一寸以此為率文琰曰頓燒一寸燭而成四韻詩何難之有乃共打銅鉢立韻響滅則詩成皆可觀覽

范岫字茂賓博涉多通尤悉晉魏以來吉凶故事沈約常稱曰范公好事該博胡廣無以加范雲謂人曰諸君進止威儀當問范長頭以岫多識前代舊事也傳昭字茂遠袁粲每經昭戶輒歎曰經其戶寒若無人披其室其人斯在豈非名賢

徐勉字修仁爲侍中參掌軍事劬勞夙夜經數旬乃一還家羣犬驚吠勉歎曰吾憂國忘家乃至於此若吾以後亦是傳中一事遷吏部尚書嘗與門人夜集客有虞謁求詹事五官勉正色答云今夕止可談風

史贊

卷之十 南梁

三

月不宜及公事

殷鈞字季和叡之子以孝稱尚武帝女永興公主主性驕淫險虐鈞形貌短小爲主所憎每召入先滿壁爲殷叡字鈞輒流涕以出主命婢束而反之鈞不勝怒而言於帝帝以屏如意擊主碎於背然猶恨

朱异字彥和博覽羣書兼通雜藝年二十出都詣尚書令沈約面試之因戲异曰卿年少何乃不廉异遂巡未達其旨約乃曰天下惟有文義棋書卿一時將去可謂不廉也博山明山賓薦异有金山萬丈緣陟

未登玉海千尋窺映不測之語帝以爲得人及加侍

中食財月貲欺罔視聽窮奢極欲輕傲朝貴人或誨

之异曰我寒士也遭逢以至今日諸貴皆恃枯骨見

輕我下之則爲蔑尤甚我是以先之司農卿傳岐嘗

謂异曰今聖上委政於君安得每事從旨頃者外聞

頗有異議异曰政言我不能諫爭耳當今天子聖明

吾豈可以其所聞干忤因勸納侯景以致反叛帝登

南樓望賊顧謂异曰四郊多壘誰之罪歟异流汗不

能對慙憤病卒時簡文爲太子作四言懸亂詩曰懸

史贊

卷之十 南梁

十四

彼陂田嗟斯氛霧謀之不臧蹇我王度又製圍城賦末章云彼高冠及厚履並鼎食而乘肥升紫霄之丹地排玉殿之金扉陳謨謀之啓沃宣刑政之福威四郊以之多壘萬邦以之未綏間豺狼其何者訪虺蜴之爲誰

顧協字正禮少孤年數歲隨外從祖張永游虎丘山永撫之曰兒欲何戲協曰兒政欲枕石漱流永歎息曰顧氏興於此子及長好學有志操初爲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法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

口謂人曰我願解身上襦與顧郎顧郎難衣食者意不敢以遺之及爲舍人有門生始來事協知其廉潔不敢厚餉止送錢二千協怒杖二十饋遺遂絕少時將娉舅息女未成昏而協母亡免喪後不復娶年六十餘此女猶未他適協義而迎之竟無嗣

徐陵字孝穆母臧氏嘗夢五色雲化爲鳳集左肩上已而誕陵目有青精年數歲家人携以候沙門釋寶誌寶誌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爲通直散騎常侍使魏魏人授館宴賓是日甚熱其主客魏收嘲陵曰

史衛

卷之十 南梁

五

今日之熱當由徐常侍來陵卽答曰昔王肅至此爲魏始制禮儀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收大慚齊文襄爲相以收失言囚之累日

徐孝克性至孝侯景寇亂養母陳氏饘粥不能給妻臧氏有容色孝克謂曰饑荒如此供養交闕欲嫁卿與當世人望彼此俱濟於卿如何臧氏弗許竟爲景將孔景行所逼去所得穀帛悉以遺母孝克剃髮爲沙門改名法整兼乞食以充給焉臧氏亦深念舊恩私致饋餉故不乏絕後景行戰死臧氏伺孝克於途

中謂之曰往日之事非爲相負今旣得脫當歸供養孝克乃歸俗更爲夫妻及爲國子祭酒每侍宴無所食噉至席散當其前膳羞損臧帝密記以問中書舍人管斌斌伺之見孝克取珍果納紳帶中以遺母斌以啓宣帝嗟嘆良久乃敕自今宴享孝克前饌並遣將還以餉其母時論美之

鮑泉字潤岳博涉史傳有文筆爲通直侍郎常乘高轡車從數十左右綴蓋服玩甚精道逢國子祭酒王承承疑非舊貴遣訪之泉從者答曰鮑通直承怪焉

史衛

卷之十 南梁

十

復欲尋之遣通車問鮑通直復是何許人而得如此都下少年遂爲口實見尚豪華人相戲曰鮑通直復是何許人而得如此以爲笑謔

鮑正爲湘東王佐好交游無日不適人人爲之語曰無處不逢鳥噪無處不逢鮑佐

楊華本名白花能作驚軍騎妙捷一時父大眼爲魏名將華少有勇力容貌瑰偉魏胡太后逼幸之華懼禍及大眼或擁部曲載父厥改名華來降胡太后追思不已爲作楊白花歌辭使宮人晝夜連臂蹋歌

之聲甚淒斷

羊侃字祖忻少雄勇膂力絕人爲都官尚書初長子
驚爲侯景所獲執來城下示侃侃謂曰我傾宗報主
猶恨不足豈復計此一子幸早殺之數日復持來侃
謂驚曰久以汝爲死猶在邪吾以身許國誓死行陣
終不以爾而生進退因引弓射之賊以其忠義亦弗
之害性豪奢有局量嘗於漣口置酒有客張孺才者
醉于船中失火延燒七十餘艘所燔金帛不可勝數
侃聞聊不挂意命酒不輟孺才慚懼自逝侃慰喻使

史簡

卷之十 南梁

十七

還待之如舊後第三子鵬斬景封昌國縣侯

胡僧祐字願果元帝拜爲假節武猛將軍令援僧辯
將發泣下謂其子曰汝可開朱白二門吾不捷則必
吉則由朱凶則由白也帝聞而壯之及敗景軍加鼓
吹恒置齋中對之自娛人曰此是羽儀公名望隆重
不宜若此答曰我性愛之恒須見耳或出游亦以自
隨人士笑之

陰子春字幼文脚數年一洗言每洗則失財敗事

陰鏗字子堅博學善詩爲湘東王叅軍嘗與賓客宴

飲見行觴者因回酒炙以授之衆坐皆笑鏗曰吾儕
終日酣飲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
亂鏗當爲禽或救之獲免鏗問之乃前所行觴者

張彪不知何許人居若耶山王僧辯遇之甚厚陳文
帝遣章昭達領兵重購之并圖其妻彪眼未覺黃蒼
驚吠却來便嚙一人中喉卽死彪拔刀逐之映火識
之曰何忍舉惡卿須我者但可取頭誓不生見陳舊
刼曰官不肯去請就平地彪知不免呼妻楊氏爲鄉
里曰我不忍令鄉里落他處今當先殺鄉里然後就

史簡

卷之十 南梁

十八

死楊引頸受刀曾不辭慄彪不下刀便相隨下嶺到
平處謂刼曰卿須我頭我身不去也呼妻與訣曰生
死從此而別若見沈泰申進等爲語曰功名未立猶
望鬼道相逢刼遂殺彪黃蒼號叫處厥側宛轉血中
若有哀狀昭達進軍迎彪妻便拜稱陳文帝教迎爲
家主楊便改啼爲笑欣然意悅請殯彪喪黃蒼又俯
伏冢間號叫不肯離楊謂昭達曰婦人本在容貌辛
苦日久請暫過宅裝飾達許之楊入屋便以刀割髮
毀面哀哭慟絕誓不更行陳文帝聞而歎息遂許爲

尼後陳武帝軍人求取之楊投井決命時寒比出之
垂灰積火溫燎乃蘇復起投於火按楊氏天水人
散騎常侍暉之女有容貌先為河東裴仁林妻因亂
為虎所納

大通中有鍾離顧思遠在蕭映部伍中映使人問之
對曰年一百一十二歲凡七娶有子十二歲公畧盡
今惟小者年已六十又無孫息家闕養乏是以行役
暉大異之召賜之食食兼於人檢其頭有肉角長寸
遂命後舟載還都謂見天子與之言往事多異所傳

史補

卷之十 南梁

七

擢為散騎侍郎賜以奉宅朝夕進見年百二十卒
普通中穰城內有人年二百四十歲不復能食穀惟
飲曾孫婦乳簡文帝命勞之賜以束帛

荊州上津鄉人張元始年一百一十六歲旅力過人
進食不異年至九十七方生兒兒遂無影將亾人人
告別乃至山林樹木處處履行少日而終時人以為
知命湘東王愛奇重異遂留其枕

甄彬有行業鄉黨稱善嘗以一束苧就州長沙寺庫
盾錢後贖苧還於苧束中得五兩金以手巾裹之彬

送還道人以半仰酬往復十餘彬堅然不受因謂曰
五月披羊裘而負薪豈拾遺金者乎梁武帝布衣而
聞之及踐祚以為郢縣令將行同列五人帝戒以廉
慎至彬獨曰卿昔有還金之美故不復以此言相

何思澄字元靜勤學工文為游廬山詩沈約大相稱
賞自以為弗逮與宗人遜及子朗俱擅文名時人謂
曰東海三何子朗最多思澄聞之曰此言誤耳如其
不然故當歸遜意謂宜在已也

史補

卷之十 南梁

十

脩飾邊幅非車馬未嘗出遊與吳郡顧協同在湘東
王蕃即才學相亞府中稱為二協

謝善助為湘東王府錄事參軍能為人體六文方寸
千言飲酒至數斗醉後輒張眼大罵雖貴賤親疎無
所擇也時謂之謝方眼而胸襟夷坦有士君子之風
焉

紀少瑜字幼瑒本姓吳養于紀氏因而命族早孤有
志節常慕王安林之為人十三能屬文王僧孺見而
賞之曰此子才藻新拔方有高名少瑜嘗夢陸倕以

一東青錢管筆授之云此筆猶可用卿自擇其善者其文因此道進

顏晃字元明好學有辭采爲邵陵王兼記室參軍時東宮學士庾信使府中王使晃接對信輕其少曰此府兼記室幾人晃曰猶當少于宮中學士時以爲善對

岑之敬字思禮十六策春秋左氏制旨孝經義擢爲高第御史奏曰皇朝多士側止明經若顏閔之流乃應高第梁武帝省其策曰何妨我復有顏閔邪因召

東甯

卷之十

三

入面試講孝經帝親論難之敬剖釋從橫左右莫不嗟服十八預重雲殿法會武帝親行香熟視之敬曰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顏見遠博學有志行爲齊和帝御史中丞梁武帝受禪見遠不食發憤數日而卒帝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豫天下士大夫事而顏見遠乃至于此

陶季直早慧其祖慙祖甚愛異之嘗以四函銀列置千前令諸孫各取其一季直時年四歲獨不取曰若有賜當先父伯不應度及諸孫祖益奇之五歲喪母

哀若成人及長好學澹於榮利徵召不起時人號曰聘君後歷齊建安太守爲政清廉百姓便之梁臺建爲給事黃門侍郎嘗稱仕至二千石始願畢矣無爲久預人間事乃辭疾還鄉里梁天監初就拜太中大夫武帝曰梁有天下遂不見此人

吉玢字彥霄父爲吳興原鄉令爲吏所誣逮詣廷尉乃虛自引咎罪當大辟玢年十五乃趨登聞鼓乞代父命武帝異之尚疑其受教於人敕廷尉蔡法度嚴加脅誘取其款實玢力求代法度以聞帝乃宥其

東甯

卷之十

三

父丹陽尹王志欲舉充純孝之選玢曰異哉王尹何量玢之薄夫父辱子死斯道固然若玢有覲面目當其是舉則是因父買名一何甚辱拒之而止

趙拔扈兄震勸富於財太守樊文茂求之不已震動怒曰無厭將及我文茂聞其語聚其族誅之拔扈走免以命聚黨至社樹呪曰文茂殺拔扈兄今欲報之若事克砍樹處更生不克卽死三宿三桤生十餘丈人聞傳以爲神附者十餘萬旣殺文茂轉攻傍邑將至成都十餘日戰敗退保新城求降

韓懷明十歲母患尸疰_年發輒危殆懷明夜於星下稽顙祈禱時寒甚切忽聞香氣空中有人曰童子母須臾永差無勞自苦未曉而母平復鄉里異之嘗從學南陽劉虬虬嘗一日廢講獨居涕泣懷明竊問虬家人答云是外祖亡日時虬母亦已亡矣懷明聞之即日罷學還家就養虬歎曰韓生無虞丘之恨矣

天監中宣城宛陵女子與母同牀眠母爲猛獸所取女啼號隨拏猛獸行數十里獸毛盡落獸乃置其母而去女抱母猶有氣息經時乃絕鄉里言于郡縣太

史贊

卷之十 南梁

圭

守蕭琮表上詔榜其門閭

謝蘭字希如五歲時父未食乳媼欲令先飯蘭終不進舅阮孝緒聞之歎曰此兒在家則曾子之流事君則蘭生之匹因名曰蘭稍授以經史過目便能諷誦孝緒每曰吾家陽元也後爲散騎常侍使魏母感氣而殞使還號慟每哭眼耳口鼻流血經月餘日夜臨而卒

陶弘景字通明幼有異操年四五歲恒以荻爲筆畫灰中學書至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

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覩白日不覺爲遠矣齊高帝作相除奉朝請家貧求宰縣不遂脫朝服挂神武門上表辭祿詔許之止于句容之句曲山梁武帝卽位屢加禮聘並不出唯畫作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間一牛背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武帝笑曰此人無所不作欲效曳尾之龜豈有可致之理國家每有大

云相

事無不前以諮詢月常數信時中謂爲山中宰相范元琰字伯珪一字長玉博通經史兼精佛義家貧惟以園蔬爲業嘗出行見人盜其菰遽退走母問其

史贊

卷之十 南梁

圭

故具以實答母問盜者爲誰答曰向所以退畏其愧耻今啓其名願不泄也於是母子秘之或有涉溝盜其筍者因伐木爲橋以度之自是盜者大慙一鄉無復草竊建武天監屢辟不至卒于家

庾詵字彥寶博學多藝性夷簡愛林泉嘗乘舟從沮中山舍還載米一百五十石有人寄載三十石及至宅寄載者反說其數詵默然不言恣其取足隣人有被執爲盜見劾妄款詵說矜之乃以書贖錢二萬令門生詐爲其親代之鬪備隣人獲免謝詵詵曰吾矜

天下無辜豈期謝也詔徵不起晚年尤遵釋教日誦法華經一徧後夜中忽見一道人自稱願公容止甚異呼詵爲上行先生授香而去中大通四年因寢忽驚覺曰願公復來不可久住顏色不變而亡年七十八舉室咸聞空中唱上行先生已生彌陀淨域矣武帝下詔謚貞節處士

馬樞字要理博極經史尤善佛經梁邵陵王綸引爲學士令樞講維摩老子周易侯景之亂綸舉兵援臺乃畱書二萬卷付樞樞尋覽周遍乃喟然歎曰吾聞

東晉

卷之十 南梁

主事

貴爵位者以巢由爲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爲管庫束名實則芻芥柱下之言翫清虛則糠粃席上之說稽之篤論亦各從其好也此求志之士望塗而息豈天之不惠高尚何山林之無聞甚乎乃隱于茅山有終焉之志後不得已應鄱陽王邀致乃于竹林間自營茅茨以居

沙門釋寶誌不知何許人有於宋太始中見之出入鍾山往來都邑年已五六十矣齊宋之交稍顯靈跡被髮徒跣語默不倫或被錦袍飲啖同於凡俗恒以

鏡銅剪刀鑷屬挂杖負之而趨或徵索酒有或累日不食預言未兆識他心智一日中分身易所遠近驚赴所居嚙啗齊武帝忿其惑衆收付建康獄旦日咸見遊行市里旣而檢校猶在獄中其夜又語獄吏門外有兩輿食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果是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所供養縣令呂文顯以啓武帝帝乃迎入華林園少時忽重著三布帽亦不知於何得之俄而帝崩文惠太子豫章文獻王相繼薨齊亦於此季矣靈味寺沙門釋寶亮欲以納被遺之未及有言寶

東晉

卷之十 南梁

主事

誌忽來牽被而去蔡仲熊嘗問仕何所至了不自答直解杖頭左索繩擲與之莫之解後至尚書左丞承明中住東宮後堂從平旦門中出入末年忽云門上血汚衣褰裳走過至鬱林見害果以犢車載屍出自此門舍故閹人徐龍駒宅而帝頸血流於門限焉梁武帝尤深敬事嘗問年數遠近答曰元嘉元嘉帝欣然以爲享祚倍宋文之年雖剃鬚髮而嘗冠下裙帽納袍故俗呼爲誌公好爲識記所謂誌公符是也高麗聞之遣使齋綿帽供養天監十三年卒將死忽移

寺金剛像出置戶外謂人曰菩薩當去旬日無疾而終先是耶邪王筠至莊嚴寺實誌遇之與交言歡飲至以救命筠爲碑蓋先覺云

侯景字萬景魏之懷朔鎮人降梁復叛臺城陷景見武帝於文德殿帝神色不變使引向三公榻坐謂曰卿在戎日久無乃爲勞景嘿然又問卿何州人而來至此又不對又問初度江有幾人景曰十人圍臺城有幾人曰十萬今有幾人曰率土之內莫非已有帝俛首不言景出謂其廂公王僧貴曰吾常撫鞍對敵

史書

卷之十 南梁

三

矢刃交下而意了無怖今見蕭公使人自憎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隨矯詔降蕭正德爲侍中大司馬百官皆復其職欲以宋子仙爲司空帝曰調和陰陽豈在此物又請以鄧仲爲城門校尉帝曰不置此官簡文重入奏帝怒曰誰令汝來景聞亦不敢逼後每徵求多不稱旨及帝憤崩後又矯詔自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以詔文呈簡文簡文大驚曰將軍乃有宇宙之號乎因此遂謀篡立置七廟景曰何謂七廟王偉曰天子登七世祖考并請七世

諱敕太常具祭祀之禮景曰前世吾不復憶唯阿爺名標且在朔州伊那得來噉是衆聞咸笑之及王僧辯軍至景大懼曰天亡我也遂委臺城竄逸至胡豆洲爲前太子舍人羊覲所殺

王偉通周易高辭承侯景篡逆檄文皆偉創謀景敗與侯子鑒俱走相失潛匿草中直贗戍主黃公喜禽送之見王僧辯長揖不拜執者促之偉曰各爲人臣何事相敬僧辯謂曰卿爲賊相不能死節而求活草間顛而不扶安用彼相偉曰廢興時也工拙在人向

史書

卷之十 南梁

三

使侯氏早從吾言明公豈有今日之勢僧辯大笑意甚異之命出以徇偉曰昨及朝行八十里願借一驢代步僧辯曰汝頭方行萬里何八十里哉偉笑曰今日之事乃吾心也及送江陵獄尚與見全上五百字詩於帝帝愛其才將捨之朝士多忌乃請曰前日偉作檄文有異辭句元帝求而視之檄云項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寧爲四海所歸帝大怒以釘釘其舌於柱刺其腸顏色自若仇家齧其肉俛而視之至骨方刑之

卷十終

明 晉安余文龍中摛編輯

男兆胤伯景校

南陳

陳宣帝時豫州陳桃根獻青牛詔以還百姓又上織成羅紋錦被表各二詔於雲龍門外焚之

後主時有羣鼠無數自蔡洲岸入石頭淮至於清塘兩岸數日自灰隨流入江

武帝章后要兒性聰慧美容儀手爪長五寸色並紅

史記

卷之十一 南陳

一

白每有期功之服則一爪先折

宣帝柳后敬言美姿容身長七尺二寸手垂過膝錢

貴妃有寵后傾心下之每尚方供奉物上者皆推於

貴妃而已御其次焉性謙謹未嘗以宗族為請雖衣

食亦無所分遺

周文育字景德本姓項名猛奴年十一能反覆游水

中數里跳高六尺周蒼奇之養為己子因改為今名

蒼戰歿文育馳取其尸還葬隨監州王勸至大庾嶺

詣卜者卜者曰君北下不過作令長南入則為公侯

文育曰足錢便可誰望公侯卜人曰君須臾當暴得

銀二千兩若不見信以此為驗其夕宿逆旅有賈人

求博文育勝之得銀二千兩文育以實告勸勸遣之

果位開府儀同三司

歐陽頠字靖世瑱直有思理交州刺史袁曇緩密以

五百兩寄頠令以百兩還合浦太守襲薦四百兩付

兒智知餘人弗之知頠尋為蕭勃所破貲財並盡惟

所寄金獨存曇緩亦尋卒頠並依信還之時人莫不

歎伏

史記

卷之十一 南陳

二

吳明徹字通昭幼孤性至孝年十四感墳塋未修家

貧無以取給乃勤力耕種時天下亢旱苗稼焦枯明

徹哀憤每之田中號哭仰天自詬居數日有自田還

者田苗已更生明徹疑其給已及往如言秋而大穰

足充塋用

孫瑒字德璉為五兵尚書侍中卒後主題銘後其詞

曰秋風動竹烟水驚波幾人樵徑何處山阿今時日

月宿昔綺羅天長路遠地久靈多功臣未勒此意如

何

劉師知爲敬帝中書舍人常侍左右陳武帝將欲加害師知詐帝令出帝覺逃牀走曰師知賣我陳霸先反我本不須作天子何意見殺師知執帝衣行事者加刃焉旣而報武帝曰事已了帝曰卿乃忠於我後莫復爾師知不對

虞寄字次安少聰敏年數歲客有造其父者遇寄於門嘲曰郎子姓虞必當無智寄應聲曰文字不辨豈得非愚客大慙人謂其父此子非常文舉之對不是過也弱冠對策高第大同中殿前驟雨有雜色寶珠

史衛

卷之十一 南陳

三

梁武甚喜寄因上瑞雨頌帝欲擢用寄聞歎曰美盛德之形容以申擊壤之情耳吾豈買名求仕者乎乃閉門稱疾後寓閩屢諫陳實應不從還朝文帝以爲大中大夫卒

沈文阿字國衛習父竣業通三禮三傳又博采先儒異同自爲義疏臺城陷文阿竄於山野侯景素聞其名求之甚急文阿窮迫登樹自縊遇所親救之自投而下折其左臂及景平陳武帝以爲原鄉令監江陰郡武帝受禪文阿輒棄官還武康帝大怒發使往誅

之時宗人沈恪爲郡請使者寬其死卽面縛鎖頸致於上前上視而笑曰腐儒復何爲者遂赦之

戚衮字公文受三禮於國子助教劉文紹又就國子博士宋懷方填儀禮義懷方北人自魏攜儀禮禮記疏秘惜不傳及將亡謂家人曰吾死後戚生若赴便以儀禮禮記義本付之若其不來卽隨炭而殯爲儒者相許如此

鄭灼字茂昭受業於皇侃精三禮少時嘗夢與侃遇于途侃謂曰鄭郎開口侃因唾灼口中自後義理益

史衛

卷之十一 南陳

四

進

賀德基字承業少游學都下積年不歸衣資罄乏盛冬止衣袂襦袴嘗于白馬寺前途一婦人容服甚盛呼德基入寺門脫白綸巾以贈之仍謂曰君方爲重器不久貧寒故以此相遺耳問姓名不答而去德基精禮記位陳尚書祠部郎

張譏字直言陳天嘉中爲國子助教時周弘正在國學發周易題弘正第四弟弘直亦在席譏與弘正論議弘正屈弘直危坐厲聲助其申理譏乃正色謂弘

直曰今日義集辯正名理雖知兄弟急難四公不得有助弘直謂曰僕助君師何爲不可舉坐以爲笑樂弘正嘗謂人口舌每登坐見張譏在席使人懷然後主時造玉柄麈尾新成親執謂宮僚曰當今雖復多士如林至於堪提此者獨張譏耳卽手授譏

沈不害字孝和通經術善屬文雖博綜經典而家無卷軸每製文操筆立成曾無尋檢汝南周弘正常稱之曰沈生可謂意聖人乎

王元規字正範少從沈文阿受業十八通春秋左氏

史傳

卷之十一 南陳

五

孝經論語喪服初年十二郡土豪劉瑱者資財巨萬欲娶以女母以其兄弟幼弱欲結強援元規泣請曰姻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苟安異壤輒昏非類母感其言而止梁時山陰縣有暴水流漂居宅元規惟有一小船倉卒引其母妹并姑姪入船元規自執楫棹而去留其男女三人閣於樹杪及水退俱獲全時人稱其至行

陸慶通五經春秋左氏節操甚高陳末陽王爲吳郡太守聞其名欲與相見慶辭以疾時宗人陸榮爲郡

五官掾慶嘗詣焉王乃微服往榮宅穿壁以觀之王謂榮曰觀陸慶風神凝峻殆不可測慶意平鄭子真何以尚茲

滕曇恭年五歲母楊氏患熱思食寒瓜土俗所不產曇恭歷訪不能得銜悲哀切俄遇一桑門問其故曇恭具以告桑門曰我有兩瓜分一相遺還以與母舉室驚異尋訪桑門莫知所在父母卒曇恭晝夜哀慟門外冬生樹二株忽起神光見佛像及夾侍儀容自門而入久之乃滅

史傳

卷之十一 南陳

六

史記卷之十二

明 晉安余文龍中拙刪輯

男兆胤伯景校

北魏

聖武皇帝諱詰汾嘗田於山澤歛見輜輶自天而下
既至見美婦人自稱天女受命相偶旦日請還期年
周時復會於此言終而別及碁帝至先田處果見天
女以所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當世爲帝王語訖
而去卽始祖神元皇帝也故時人諺曰詰汾皇帝無

史記

卷之十二 北魏

婦家力微皇帝無舅家

昭成皇帝性寬厚時國少繒帛代人許謙盜絹二疋
守者以告帝匿之謂燕鳳曰吾不忍視謙之面卿勿
洩之謙或慙而自殺爲財辱士非也帝嘗擊西部叛
賊流矢中目賊破後諸大臣執射者各持錐刀欲屠
割之帝曰各爲其主何罪也釋之

太宗明元皇帝初封齊王拜相國母劉貴人旣賜死
道武召帝告曰昔漢武將立其子而殺其母不令婦
人與國政汝當繼統故吾遠同漢武帝素純孝哀不

自勝道武怒帝還宮哀不止道孝知而又召帝欲入
左右諫請待和解而進帝從之道武卽太祖也

孝文帝五歲受禪太后以帝聰聖後或不利馮氏將
謀廢立乃於寒月单衣閉室絕食三朝賴諫乃止宦
者譖帝于太后太后杖帝數十帝默受不自申明後
並不以爲憾進食者曾以熱羹覆帝手又曾于食中
得蟲穢物咸笑而恕之

文帝性強果始爲太尉時侍中高隆之侍勃海王高
歡之黨驕狎公卿因公會帝勸酒不飲怒而歐之罵

史記

卷之十二 北魏

二

曰鎮兵何敢爾也孝武以歡故免帝太尉歸第命羽
林守衛月餘復位及歡將改葬其父朝廷追贈太師
百寮會弔者盡拜帝獨不屈曰安有生三公而拜贈
太師邪及躋大位權歸周室嘗登逍遙觀望嗟峨山
因謂左右曰望此令人有脫屣之意若使朕年五十
便委政儲官尋山餌藥不能一日萬幾也

孝靜帝美容儀力能挾石師子以踰牆射無不中從
容沉雅有孝文風高澄甚忌之令崔季舒爲黃門侍
郎監察動靜澄與季舒書曰癡人復何似癡勢小差

未澄嘗侍帝飲大舉觴曰臣澄勸陛下帝不悅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此活澄怒曰朕朕狗脚朕使季舒歐帝三拳齊衣而出明日澄使季舒勞帝帝亦謝焉賜絹季舒未敢受以啓澄澄使取一段帝束百疋以與之曰亦一段爾

平文皇后王氏生昭成帝平文崩昭成在襁褓時國有內難將害帝子后匿帝于袴中呪曰若天祚未終者汝無聲遂良久不啼得免於難帝欲城澤源川后曰國自上世遷徙爲業今事難之後基業未固若郭

史

卷之十二

北魏

三

而居一旦寇來難卒遷動乃止

宣武靈皇后胡氏生明帝故稱太后后臨朝聽政聰悟多才能射中針孔又能詩性嬌亂逼幸清河王懌懌坐殺后亦被幽後復臨朝鄭儼汗亂官掖勢傾朝野李神軌徐紇並見親侍四方厭惡僧敬因聚集親族涕泣諫曰陛下母儀海內豈宜輕脫如此后大怒凡明帝所親幸者太后殺戮殆盡帝亦暴崩爾朱榮稱兵度河太后幼主並沈死

文帝文皇后乙弗氏性節儉仁恕不爲嫉妬之心生

太子及武都王戊帝甚重之後又納蠕蠕女悼氏命后遷居別宮出家爲尼悼后稍懷猜忌復徙后秦州依子武都王帝密令養髮有追還之意蠕蠕舉兵度河頗有言虜爲悼后之故者帝曰豈有百萬之衆爲一女子舉也雖然致此物論朕亦何顏以見將帥邪乃遣中常侍曹寵齋手勅令后自盡后謂寵曰願至尊享千萬歲天下康寧死無恨也因命武都王前與之訣遺語皇太子辭皆悽愴因慟哭久之侍御咸垂涕失聲莫能仰視召僧設供令侍婢數十人出家手

史

卷之十二

北魏

四

爲落髮事畢乃入室引被自覆而崩

悼皇后郁久間氏蠕蠕主女也初蠕蠕屢犯北邊文帝乃與通好結婚立爲皇后容貌端嚴風有成智后懷孕將產居于瑤華殿聞上有狗吠聲心甚惡之又見婦人盛飾來至后所后謂左右此爲何人醫巫傍侍悉無見者時以爲文后之靈產訖而崩合葬永陵將就次所輓折不進

又陵長性剛毅雖有吉慶事未嘗開口而笑孝文帝遷都賜宴謂曰聞公一生不笑今方隔山當爲朕笑

竟不能得帝曰五行之氣偏有所不入六合之間亦何事不有左右見者莫不扼腕大笑

志字猛略少清辯彊幹有文才爲洛陽令不避疆禦與御史中尉李彪爭路俱入見面陳得失彪言御史中尉辟承華車蓋駐論道劔鼓安有洛陽令與臣抗節志言神鄉縣主普天之下誰不編戶豈有俯同衆官趨避中尉考文曰洛陽我之豐沛自應分路揚鑣自今以後可分路而行及出與彪折尺量道各取其半帝謂那蠻曰此兒竟可所謂王孫公子不鏤自彫

東晉

卷之十二 北魏

五

蠻曰露竹霜條故多勁節非驚則鳳其在本枝也

衛王儀容貌甚偉騎射絕人有算畧能舞劔弓力將十石陳留公虔弼大稱異時人云衛王弓桓王弼太武初育道武喜夜召儀入曰卿聞夜喚乃不怪懼乎儀曰怪則有之懼實無也帝告以故賜御馬御帶緣錦等物

沛郡公禎膽氣過人拜豫州刺史大胡山蠻時鈔掠前後守牧多羈縻而已禎乃召蠻首使之觀射先選左右能射者二十餘人禎自發數箭皆中然後命左

右以次而射先出一囚犯死罪者使參射限命不中卽責而斬之蠻魁畏服又預取死囚十人皆著蠻衣云是鈔賊禎乃臨坐僞舉目瞻天微有風動謂蠻曰風氣少暴似有鈔賊入境不過十人當在西南五十里許卽命騎追掩果縛送十人禎告諸蠻曰爾鄉里作賊如此合死不償等皆叩頭曰合萬死禎卽斬之因慰喻遣還自是境無暴掠

右衛將軍暉與侍中盧昶孝文朝俱被寵賔時人號曰餓彪將軍饑鷹侍中遷吏部尚書納賄用官皆有

史籍

卷之十二 北魏

本

定價天下號曰市曹

清河王紹賀夫人所生性兇狠險悖好劫剝行人所射犬豕剖孕婦腹以爲戲樂道武怒之倒懸井中垂死乃出時年十六會母有譴帝將殺之紹乃與帳下及宦者數人踰官犯禁帝驚起求弓刀不及暴崩明日稱詔召百官于西宮端門前紹從門扇間謂曰我有父亦有兄公卿欲從誰也百官失色南平公長孫嵩曰臣等不審登遐狀於是朝野汹湧明元在外聞變使人夜告北新侯令衛士執之母子皆賜死同黨

皆誅其先犯乘輿者羣臣於城南都街生嚮食之紹母獻明后妹也美而豔道武如賀蘭部見而悅之后曰不可此過美不善且已有夫帝密令人殺其夫而納之生紹終致大逆焉

慶性貪鄙爲大尉主簿事無大小得物然後判或十數錢或二十錢得便取之府中號爲十錢主簿

元叉字伯偁小字夜叉靈太后妹夫累加侍中領軍將軍太后深信任之驕奢不道滯穢官庭帝知之始除名太后謂侍臣曰劉騰元叉昔邀朕索鐵券望得

史綱

卷之十二 北魏

七

不死朕賴不與中書舍人韓子順對曰事關殺活豈計與否陛下昔雖不與何解今日不殺太后憮然咸陽王子樹遺公卿書言义本名夜叉弟羅實名羅刹夜叉羅刹此鬼食人非遇黑風事同飄墮嗚呼魏境離此二災惡木盜泉不息不飲勝名梟稱不入不爲況昆季此表能噬物日露久矣始信斯言其爲遠近所惡如此

濟南王或字文若有才學侍中崔光見而謂人曰黑頭三公當此人也少與從兄安豐王延明中山王熙

並以文學齊名時人莫能定其優劣尚書郎盧思道謂吏部崔休曰三人才學雖並優美然安豐少於造次中山皂白太多未若濟南風流寬雅時人爲之語曰三王楚琳琅未若濟南備員方

孚字秀和少有令譽崔光等見孚咸曰此子當準的人物恨吾徒衰暮不及見耳累遷太傅性機辯好酒貌短而禿周文帝偏所眷顧嘗於室內置酒十甕旋餘一斛上皆加帽欲戲孚孚適入室見卽驚喜曰吾兄弟輩甚無禮何爲竊入王家匡坐相對宜早還宅

史綱

卷之十二 北魏

八

也因持酒歸周文撫掌大笑

欽字思若位中書僕射色黑人號爲黑面僕射曾託高僧壽爲子求師未幾逃去欽以讓僧壽僧壽性滑稽反謂欽曰凡人絕粒七日乃死始經五朝便爾逃遁去食就信實有所闕欽乃大慙於是待客稍厚太興位侍中將軍遇患請諸沙門行道有所資財一時布施乞求病愈名曰散生齋及齋後僧皆四散有一沙門方云乞齋餘食太興戲之曰齋食既盡惟有酒肉沙門曰亦能食之因出酒一斗羊脚一隻食盡

猶云不飽及辭出後酒肉俱在出門追之無所見太興遂下髮爲僧

暉業位司空太尉加特進善屬文慷慨有志節齊文襄嘗問之曰此何所披覽對曰數尋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暉業以時運漸謝不復圖全惟事飲啗一日三羊三日一犢嘗賦詩云昔居王道泰濟濟富羣英今逢世路阻狐兔鬱從橫

誕字曇首爲齊州刺史貪暴異常牛馬騾驢無不逼奪家奴悉取良人爲婦有沙門爲誕採藥還見誕問

史籍

卷之十二

北魏

九

外消息答曰惟聞王貪願王早代誕曰齊州七萬家吾至來一家未得三十錢何得言貪

麗官冀州刺史入爲尚書左僕射帝問曰聞公在州殺戮無理枉濫非一又大殺道人對曰臣在冀州可殺道人二百許人亦復何多帝曰一物不得其所若納諸隍況殺道人二百而言不多麗脫冠謝

顯和有節操崔光每見之曰元參軍風流清秀容止閑雅乃宰相之器除徐州刺史法僧叛顯和與戰被禽執手命與連坐顯和曰某與阿翁同源別派皆是

磐石之宗一朝以地外叛若遇董狐能無慙德遂不肯坐法僧猶欲慰喻顯和曰乃可死作惡鬼不能生爲叛臣將殺之際神色自若

慶和位東豫州刺史爲梁將所攻舉城降之梁武以爲百道總督魏兵討之望風退走梁武責之曰言同百舌膽若鼷鼠

脩義字壽安爲吏部尚書專事貨賄有中散大夫高居者有旨先叙上黨郡缺修義不與居大言不遜修義命左右牽曳之居對大衆呼天唱賊人問曰白日

史籍

卷之十二

北魏

十

公庭安得有賊屈指修義曰此坐上者連天子明詔物多者得官京師白劫此非大賊乎脩義失色居行罵而出

褒字孝整隋開皇中拜原州總管有商人爲賊劫其人疑同宿者而執之褒察其色冤而辭正遂捨之商人詣闕訟褒受金縱賊隋文帝遣使窮之遂坐免官其盜尋發他所上謂曰何至自誣褒曰臣受委一州不能息盜臣罪一也百姓爲人所謗不付法司懸卽放免臣罪二也無顧形迹至今爲物所疑臣罪三也

臣有三罪何所逃責臣又不言受賄使者將復有所窮究然則縲紲橫及良善重臣之罪是以自誣上歎異之稱爲長者

忠位太常少卿孝武汎舟天泉池忠著紅羅襦繡作領碧紉袴錦爲緣帝謂曰朝廷衣冠應有常式何爲著百戲衣忠曰臣少來所愛情好綺羅歌衣舞服是臣所願帝曰人之無良乃至此乎

任城王澄字道鏡少好學善舉止言辭清辯響若懸鐘齊庾華來朝見澄音韻道雅風儀秀逸謂主客郎

史綱

卷之十二

北魏

十一

張彝曰往魏任城以武著稱今魏任城乃以文見美也

澄子順字子和慷慨有父風性謇愕淡榮利後除吏部尚書僕射與陽城王徽同日拜職舍人鄭儼於車門外先謁徽後拜順順怒曰卿是佞人當拜佞王我是直人不受曲拜儼深懷謝順曰卿是高門子弟而爲北宮幸臣僕射李思冲尚與王洛誠同傳以此度之卿亦應繼其卷下見者爲之震動

張萇年爲汝南太守郡人劉崇之兄弟分析家貧惟

一牛爭不能決訟於郡庭萇年懷而見之謂曰汝曹當以一牛故致此競脫有二牛必不爭乃以已牛一頭賜之於是境中各相戒約咸敦敬讓

長孫道生性廉約身爲三司而衣不華飾食不兼味一熊皮鄣泥數十年不易時人比之晏嬰第宅卑陋出鎮後其子弟頗更修繕起堂廡道生還嘆曰昔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爲今強寇尚遊魂漠北吾豈可安坐華美也乃切責子弟令毀其宅

長孫晟字季晟性通敏善彈工射趨捷過人嘗落雙

史綱

卷之十二

北魏

十二

鵬下十爲突厥畏之聞其弓聲謂爲霹靂見其走馬稱爲閃電王笑曰將軍震怒威行域外遂以雷電爲比一何壯哉煬帝幸榆林欲往塞外陳兵耀武經突厥中遣展喻旨晟見牙中草穢欲令染干親自除之乃指帳前草曰此根大香染干遽取嗅之曰殊不香也晟曰國家法天子行幸所在諸侯並躬親洒掃耘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心今牙中蕪穢謂是留香草耳染干乃悟曰奴罪過奴之骨肉皆天子賜也得効筋力豈敢有辭特以邊人不知法耳遂拔所佩刀親自

芟草其貴人及諸部落爭放効之

于栗磾有武藝材力過人能左右射進假新安公道
武田於白登山見熊將數子顧栗磾曰能搏之乎對
曰若搏之不勝豈不虛斃一壯士自可驅致御前坐
而制之尋皆禽獲帝顧而謝之

于烈善射少言有不可犯之色轉衛尉卿帝欲遷都
洛陽人情戀本多有異議帝以問烈對曰陛下聖略
深遠非愚管所測若隱心而言樂遷之與戀舊中半
耳帝曰卿不唱異同朕深感不言之益遷光祿卿時

史綱

卷之十二

北魏

十三

大選百僚于登引例求進烈表引已素無教訓請乞
黜落帝曰此乃有識之言不謂烈能辦此咸陽王禧
爲宰輔權重當時遣僮求舊羽林武貴執仗出入烈
不許禧曰我是天子兒天子叔元輔之命與詔何異
烈厲色答曰向亦不道王是天子兒叔若是詔應遣
官人所由若遣私奴索官家羽林烈頭可得羽林不
可得也禧惡之出爲恒州刺史烈不願蕃授謂彭城
王勰曰殿下忘先帝南陽之詔乎而逼老人乃至於
此遂以疾辭

于忠字思賢本字千年太后賜名登宣武復賜名忠
位司空長史時北海王詳親尊權重將作大匠王遇
多隨詳所欲而給之忠於詳前謂遇曰殿下國之周
公阿衡王室何至阿諛附勢損公惠私也遇既不寧
詳亦慙謝北海嘗面責忠曰我憂在前見爾死不憂
爾見我死時也忠曰人生自有定分若應死王手避
亦不免不爾王不能殺

史綱

卷之十二

北魏

十四

于謹字思敬小名巨引沈深有識量好經史兵書未
有仕進志或有勸之者答曰州郡之職昔人所鄙台
鼎之位須待時來太宰元天穆見之因歎曰王佐才
也
于仲文字次武個儻有大志氣度英拔爲安固太守
有任杜兩家各失牛後得一牛兩家俱認州郡久不
決益州長史韓伯儻曰于安固少年聰察可令決之
仲文曰此易解耳乃令二家各驅牛羣至乃放所認
者牛遂向任氏羣中又使微傷其牛任氏嗟惋杜氏
自若仲文遂訶詰杜氏服罪而去始州刺史屈突尚
字文護之黨也先坐事下獄無敢繩者仲文至郡窮

之遂竟其獄蜀中語曰明斷無雙有于公不避遺害
有次武

崔順字太冲與崔浩崔模皆相次浩爲長而模頗爲
親浩恃其家派常侮模浩不信佛道模深所歸向雖
糞壤中禮拜形像浩大笑曰持此頭顧不淨處跪是
胡神也模嘗謂人曰桃簡可欺我何容輕我周兒也
崔模字周兒

崔陵字長儒狀貌偉麗善容止少知名以建義功封
武城縣公尋以貪汙爲御史劾還鄉里時清河多盜
史儼

卷之十二

五

齊文襄以石愷爲太守令得專殺愷經愷宅謂少年
曰諸郎輩莫作賊太守打殺人陵顧曰何不答府君
下官家作賊止捉一天子牽臂下殿捉一天子推上
殿不作偷驢摸犢賊遇赦復出爲徐州刺史趙郡李
憚嘗聘梁名輩畢萃詩酒正歡愷後到一坐無復談
話鄭伯猷嘆曰身長八尺面如刻畫聲效爲洪鐘響
臂中貯千卷書使人那得不畏服

崔瞻字彥通才學風流爲一時之秀所與周旋皆有
時望在御史臺恒宅中送食備盡珍羞別室獨食處

之自若有一河東人士姓裴亦爲御史伺瞻食便往
造焉瞻不與交言又不命七筯裴坐觀瞻食罷而退
明日自攜七筯恣情飲噉瞻謂曰我初不喚君食亦
不共君語遂能不拘小節昔劉毅在京口冒請鶩炙
豈亦異是君定名士於是每與之同食

崔儵字岐叔以讀書爲務負恃才地大署其戶曰不
讀五千卷書者無得入此室

王昕字元景少篤學能誦書日以中疊舉手極上爲
率太尉汝南王悅辟爲騎兵參軍悅數散錢於地令
史儼

卷之十二

十六

諸佐爭拾昕獨不取又散銀錢以目昕乃取其一悅
與府寮飲酒起自移床人爭進手昕獨執板却立悅
作色曰我帝孫帝子帝弟帝叔今親起與床卿何偃
蹇對曰元景位望微劣不足使殿下式瞻儀形安敢
以親王寮寮從廝養之役悅謝焉坐上皆引滿酣暢
昕先起臥於閑室頻召不至悅乃自詣呼之曰懷其
才而忽府主可謂仁乎昕曰商辛沈湎其亡也忽諸
府主自忽僚寮佐敢任其咎悅大笑而去

古弼忠謹善騎射明元嘉之賜名曰筆後改名弼時

入陳奏遇帝與給事中劉樹椿待坐良久不獲申聞乃起於帝前捧樹頭墜下床以手搏其耳以拳毆其背曰朝廷不理實爾之罪帝失容放椿曰不聽奏事過在朕躬樹何罪置之太武大閱將校獵於河西詔以肥馬給騎人弼命給弱者太武大怒曰尖頭奴敢輕量朕也朕還臺先斬此奴弼頭尖帝嘗名之曰筆頭時人呼爲筆公屬官懼誅弼告之曰今北狄孔熾南虜未滅狡焉之志窺伺邊境故選肥馬備軍實爲不虞之遠慮何使國家有利吾寧避死乎明主可以

史鑑

卷之十二

北魏

十七

吾亦不復奇之正奇故弓馬士所見能與崔同耳顧謂浩曰蔽智力如此終至公相浩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術青霍去病亦不讀書而致公輔後果終司空太保

宋翻字飛鳥有操行世人以剛斷許之爲河陰令順陽公主家奴爲劫讎而不送翻將兵圍主宅執主婿馮穆步驅向縣時正炎暑立之日中流汗霑地縣舊有大枷號曰彌尾青主吏請焚之翻曰置南牆下以待豪右未幾有內監楊小駒請事不送翻取鎖之小駒訴於宣武救河南尹推之詔曰卿故違朝法豈不欲作威以買名對曰造者非臣買名者亦宜非臣所以留者非敢施於百姓欲待凶暴之徒如駒者耳於是威振京師

宋世良字元友才識開明尤善政術拜清河太守郡東南有曲堤成公一姓阻而居之羣盜多萃於此人爲之語曰寧度東吳會稽不歷成公曲堤世良施八條之制盜奔他境人又謠曰曲堤雖險賊何益但有宋公自屏跡齊天保初大赦郡無一囚率羣吏拜詔

史鑑

卷之十二

北魏

十八

而已獄內穉生桃樹蓬蒿亦滿每日牙門虛寂無復
訴訟者謂之神門

許惇字季良清識敏速達於從政美鬚下垂至帶省
中號長鬣公齊文宣嘗因酒酣提惇鬚稱美以刀截
之惟留一握惇懼因不復敢長人又號齊鬚公終僕
射特進

公孫軌字元慶初爲中書郎出從征討太武平赫連
引諸將帥入其府藏令任意取金玉諸將盈懷軌
獨不取帝把手親探金賜之謂曰卿臨財廉朕所以

史儼

卷之十二 北魏

十九

增賜者欲顯廉於衆人耳及爲武牢鎮將太武北征
發驢逆程使軌調度軌令驢主皆加絹一匹乃與受
之語曰驢無彊弱輔脊自壯有丁零渠帥乘山罵軌
軌怒取其母以矛刺其陰而死之曰何以生此逆子
從下到勞分磔四支於山樹上其殘忍如此

韓延之字顯宗仕晉錄事參軍晉將劉裕伐司馬休
之密書招之延之報書曰劉裕足下海內之人誰不
見足下此心而復欲欺誑國士其不屈如此以裕父
名翹字顯宗於是已字顯宗名子爲翹蓋示不臣劉

氏也後奔魏賜爵魯陽侯

酈範字世則初夢陰毛拂蹀有齊人史武進者善占
夢云公豪盛於齊下矣使君臨撫東秦道光海岱必
當重牧全齊再祿營丘矣範笑答曰吾將爲卿必驗
此夢後果除青州刺史假范陽公

韓務字道世爲郢州刺史獻七寶床象牙席詔曰昔
晉武帝焚雉頭裘朕常嘉之今務所獻亦此之流也
奇麗之物有乖風素可付其家人

陸馱初爲相州刺史爲政清平扶弱抑強州中有德

史儼

卷之十二 北魏

二十

宿老名望素重者以友禮待之詢之政事責以方略
如此者十人號曰十善又簡取諸縣彊門百餘人以
爲假子誘接殷勤賜以衣服令各歸家爲耳目於是
發姦擿伏事無不驗百姓以爲神明及爲選部尚書
錄留臺事獻文將禪位於京兆王子推馱抗諫曰皇
太子聖德承基四海瞻望不可橫議干國之紀臣請
刎頸殿庭有死無貳久之帝乃解詔曰馱直臣也其
能保吾子乎遂以馱爲太保傳位孝文

陸琇年九歲馱欲以爵傳之謂曰汝祖東平王有十

子我爲嫡長承襲家業今已年老屬汝幼冲詎堪
陸氏宗首乎對曰苟非鬪力何患童幼被奇之遂
立爲世子

陸暉字道暉與弟恭之字季順並有時譽洛陽令賈
禎見而嘆曰僕以年老更覩雙璧兄弟又嘗共詣黃
門郎孫惠蔚謂諸賓曰不意二陸復在坐隅吾德謝
張公無以延譽及晚不和睦爲人所鄙

源懷本名思禮詔使持節加侍中巡行邊鎮考論殿
最事之得失先決後問懷劄鎮將元尼須與懷少舊

史麟

卷之十二

北魏

三十一

貪穢狼籍置酒請懷曰命之長短由卿之口豈可不
相寬貸懷曰今日之集乃是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
非拘獄之所也明日公庭始爲使人檢鎮將罪狀之
處尼須揮淚而已旣而表劾之性寬簡不好煩碎恒
語人曰爲政貴當舉綱何必須太子細也如爲屋但
外望高顯楹棟平正足矣斧斤不平非屋病也時以
爲名言

源師字踐言少知名明辯有識悟尤以吏事自許仕
齊爲尚書兵郎中又攝祠部屬孟夏以龍見請雩時

錄尚書事高阿那肱謂爲真龍出見大驚喜問龍所
在云作何顏色師整容云此是龍星初見依禮當雩
祭郊壇非謂真龍別有所降那肱忿然作色曰漢兒
多事強知星宿祭事不行師出竊歎曰國家大事在
祀與戎禮旣廢也其能久乎齊亡無日矣尋周武帝
平齊

司馬楚之字德秀少有英氣能折節待士及宋受禪
規欲報復宋武憚之遣刺客沐謙圖害楚之楚乏侍
謙甚厚謙夜詐疾知其必來欲因殺之楚之聞謙病

史麟

卷之十二

北魏

三十一

果自齋湯藥往省之謙感其意出匕首於席下以狀
告遂委身事之

司馬悅字慶宗歷位豫州刺史時有汝南上蔡董毛
奴者齋錢五千死於道路郡縣人疑張堤爲劫又於
堤家得錢五千堤懇掠自誣言殺至州悅觀色疑其
不實引見毛奴兄靈之謂曰殺人取錢當時狼狽應
有所遺得何物靈之曰唯得一刀削悅取視之曰此
非里巷所爲也乃召州內刀匠示之有郭門前曰此
刀削門手所作去歲賣與郭人董及祖悅收及祖詰

之及祖欸引靈之又於及祖身上得毛奴所衣皂襦及祖伏法

盧昌衡字子均小字龍子沈靖有才識風神澹雅博涉經史工草行書與從弟思道小字釋奴俱爲內外所推重故幽州語曰盧家千里釋奴龍子昌衡爲徐州總管長史甚有能名常行至浚儀所乘馬爲人牛所觸攸死牛主陳謝求還價直昌衡謂曰六畜相觸自關常理此豈人情也君何謝焉拒而不受

盧昶字叔達小字叔顏學涉經史蚤有時譽爲員外

史衛

卷之十二

北魏

三

散騎常侍使於齊齊明酷遇之供以腐米臭魚莖豆謁者張思寧辭氣寒謬遂以壯烈死於館中昶還孝文責之曰衛命之禮有死無辱雖流放海隅猶宜抱節致殞卿不能長纓羈首已是可恨乃俛首飲啄自同犬馬有生必死脩短幾何卿若殺身成名貽之竹素何如甘彼芻菽以辱君父縱不能遠慙蘇武寧不近愧思寧遂見罷黜

盧元明友人王由居潁川忽夢由攜酒就之言別賦詩爲贈云自茲一去後市朝不復遊元明覺而歎曰

由性不狎俗旅寄人間乃有今夢詩復如此必有他故經三日果聞由爲亂兵所害其亡日卽是發夢之夜

盧潛雅性貞固行臺慕容恃德常所推重有疾謂其子曰盧尚書救我爲人有如昆弟我死持上驛馬與之其子以他馬往恃德極出門自停不可動輒祝以爲恃德聲怒曰何不與盧尚書我所騎驛馬其子遽奉命極乃行潛以馬價爲營福事

盧詢祖有術學文辭華美口辯敏捷初襲爵大夏男

史衛

卷之十二

北魏

三

有宿德朝士謂曰大夏初成詢祖應聲曰且得驚雀相賀邢邵嘗戲曰卿小年才學富盛戴角者無上齒恐卿不壽對曰詢祖初聞此言實懷惕息見丈人蒼蒼在鬚差以自安時魏收揚譽思道而以詢祖爲不及詢祖謂人曰見未能高飛者借其羽毛知逸勢冲天者翦其翅翮長廣太守邢子廣曰詢祖有規檢欄衡思道無氷稜文舉

盧宗道性麤率動作狂俠位南營州刺史嘗於晉陽置酒賓遊滿坐中書舍人馬士達目其彈箏簇女妓

云手甚纖素宗道卽以遺之士達固辭宗道便命其家人將解其腕士達不得已而受之又於督亢城坡大集鄉人殺牛聚會有一舊門人醉言疎失宗道令沉之於水

盧光字景仁溫謹博學崇信佛道常從周文符於檀臺山時獵圍旣合帝遙指山上謂羣公曰公等有所見否咸曰無光獨曰見一桑門帝曰是也卽解圍而還令光於桑門立處造浮圖掘基一丈得瓦鉢錫杖各一帝稱歎因立寺焉及爲京兆而郡舍先是有怪史闕

卷之十二

北魏

主

無敢居者光曰吉凶由人妖不妄作遂入居之未幾光所乘馬忽升聽事登牀南首而立食器無故自破光並不以介懷其精誠守正如此

劉暉字重月尚宣武第二弟蘭陵長公主主嚴妬暉嘗私幸主侍婢有身主笞殺之刑其孕子節解以草裝實婢腹裸以示暉暉忿憾遂請離婚周歲聽復舊義後又忿諍暉推主墜床因傷胎而薨暉逃逸後獲暉會赦免復其官爵遷中散大夫

高昂字敖曹其母張氏始生一男二歲令婢爲湯將

浴之婢置而去養猿繫解以兒投鼎中爛而死張使積薪於村外縛婢及猿焚殺之揚其灰於漳水然後哭之昂姿體雄異膂力過人其父爲求嚴師不遵訓誨每言男兒當橫行天下自取富貴誰能端坐讀書作老博士也其父曰此兒不減吾族當大吾門以其昂藏敖曹故以名字之

盧曹以勇力稱爲爾朱氏守據剽神武厚禮召之以昂相擬曰宜來與從叔爲二曹曹愠曰將田舍兒比國士遂率其徒自薊入海島得長人骨以觸體爲馬

史闕

卷之十二

北魏

主

皂脰長丈六尺以爲二彌送其一於神武諸將莫能用唯彭樂強舉之未幾曹遇疾惘惘聞於外巫言海神爲祟遂卒其徒五百人皆服斬衰葬畢潛散曹身長九尺鬚面甚雄臂毛逆如脂膩力能拔樹性弘毅方重常從容雅服北州敬仰之嘗臥疾猶申足以舉二人蠕蠕寇范陽曹登城射之矢出三百步投弓於外羣虜莫能嚮乃去之時有沙門曇讚號爲神力唯曹與之角焉

崔伯謙字士遜除濟北太守清直慈愛恩信大行朝

貴行過郡境問人太守政何似對曰府君恩化古者
所無因誦人爲歌曰崔府君能臨政退田易鞭布威
德人無爭客曰旣稱恩化何因復威對曰長吏憚其
威嚴人庶蒙其恩惠故兼言之復任鉅鹿太守縣有
貧弱未理者皆曰我自告白鬚公不慮不決

崔楷字季則性嚴烈能摧豪強時人語曰莫獬獬
付崔楷

崔弘度字摩訶性嚴酷侍從莫敢欺隱官行軍總管
檢校時有屈突蓋爲武侯車騎亦嚴刻長安爲之語

史

卷之十二

北魏

七

曰寧飲三斗醋不見崔弘度寧炙三斗艾不逢屈突

蓋

崔昂字懷遠性端直頗綜文辭官尚書左丞兼度支
尚書時甘露降宮闕文武同賀魏帝問羣臣各言德
績感致所由昂曰吉凶兩門不由符瑞故桑雉之戒
實啓中興小鳥孕大未聞福感所願陛下雖休勿休
允答大意帝斂容

崔暹字季倫軍爲文襄所親信邢邵數毀之文襄不
悅謂暹曰卿說子才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癡人也暹

曰子才言暹短暹說子才長皆是實事不爲癡也時
文襄疑文宣佯愚慮有後變將陰圖之以問暹暹曰
嘗與二郎俱在行位試以手板拍其背而不瞋乃將
犀手板換暹竹者自揩拭而翫視之以是知其實癡
不足慮也後文宣嗣位有諧暹謀反者鑠赴晉陽帝
責其往昔打背暹自陳所對文襄之言帝悟曰我免
禍乃暹之力釋而勞之使行太原郡事遷太常謂羣
臣曰崔暹清正天下無雙卿等不及也

崔達字溫良廉謹甚有識學尚文襄長女樂安公主

史

卷之十二

北魏

七

文宣問主曰達擊於汝何似答云甚相敬惟阿家憎
兄文宣令宮人召達擊母入而殺之投漳水齊滅達
孥殺主以復母讐

李元忠少厲志操粗覽書史在母喪哭泣哀動旁人
而飲酒騎射不廢曰禮豈爲我會齊神武東出元忠
便乘露車載素琴濁酒以奉迎神武聞其酒客未卽
兄之元忠下車獨坐酌酒擘脯食之謂門者曰本言
公招延雋傑今聞國士到門不能吐哺輟洗其人可
知還吾刺勿復通也門者以告神武遽見之與定大

計神武欲川爲僕射文襄言其放達常醉不可委以
臺閣其子撝聞之請節飲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
飲酒樂爾愛僕射時宜勿飲酒每言寧無食不可使
我無酒阮步兵吾師也孔少府豈欺我哉官儀同三
司領衛尉卿卒有米三石酒數斛書籍藥物充滿篋
架以金蟬質絹乃得斂焉初元忠將仕夢手執炬入
其父墓中意甚惡之告其業師占云大吉可謂光照
先人也竟如其占甚工彈彈桐葉常山一孔擲棗栗
而彈之十中七八嘗從齊文襄人謁魏帝有梟鳴殿

史

卷之十二

北魏

元

上文襄命元忠彈之問得幾丸而落對曰一九奉至
尊威靈一九承大將軍意氣兩丸足矣如其言而落
之
李繪字敬文儀貌端偉神情朗儁第五舅河間邢晏
每與言歎其高遠曰若披雲霧如對珠玉宅相之寄
良在此甥爲散騎常侍聘梁與梁人汎言氏族袁狎
曰未若我本出自黃帝姓在十四之限繪曰兄所出
雖遠當共車千秋分一字耳一坐皆笑使還拜高陽
內史河間太守崔謹恃勢乞麋角鵠羽繪答書曰鵠

有六翮飛則冲天麋有四足走便入海下官庸體疏
懶手足遲鈍不能近迫飛走遠事佞人

李孝貞字元操好學善屬文仕齊參軍與弟孝基同
見吏部郎中陸昂昂戲之曰弟名孝基兄其替矣孝
貞對曰禮雖不肖請附子臧昂握手曰士固不妄有
名吾賢必當遠至開皇初拜蒙州刺史不復留意文
筆人問其故慨然歎曰五十之年倏焉已過髮垂素
髮筋力已衰宦意文情一時盡矣悲夫

史

卷之十二

北魏

三

璠數年後璠還就謚請業同門生爲之語曰青成藍
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謚每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
南面百城

李士謙字子約性孝友寬厚常出家資以濟人之急
不貴儼州里有喪事不均至相鬭訟者每出財以補
其少者令相埒有牛犯其田者代牽至涼處飼之見
盜刈禾黍者默而避之其奴嘗與鄉人董震因醉角
力震扼其喉斃於手下震懼請罪士謙謂曰卿本無
殺心何爲相謝然可速去無爲吏拘其家羣犬生子

交共相乳或謂士謙子多陰德士謙曰夫言陰德者猶耳鳴也獨知之人無知者今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陰德之有士謙善談玄理嘗有客不信佛家報應義士謙喻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佛經云轉輪五道無復窮已故鮌為黃熊杜宇為鵲鳩襲君為龍牛哀為猛獸君子為鵠小人為猿彭生為豕如意為犬黃母為龍宣武為鼈鄧艾為牛徐伯為魚鈴下為鳥書生為蛇羊祐前身李氏之子此非佛家變受異形之謂邪客曰邢子才云豈有松栢後身化為檇櫟士謙

史衛

卷之十二 北魏

三

曰此不類之談也變化皆由心作本豈有心乎客又問三教優劣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客不能難而止

李幼廉聰敏寡欲為瀛州長史凡百事務應機立成神武深加慰勉責諸人曰碎卿等諸人作得李長史一脚指否文襄喜曰吾知人矣

鄭譯字正義隋文帝受禪進上柱國以贓貨狼籍喻令歸第後詔復爵令內史李德林立作詔書高頌戲曰筆乾譯曰出為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

筆上大笑

薛端字仁直本名沙陀為周文帝吏部郎中典選盡職每啓云設官分職本康時務苟非其人不如曠職帝深然之魏帝廢近臣有勸文帝踐極文帝召端告之端對末可文帝撫端背曰成我者卿也心既與我同身豈與我異遂脫所著冠帶袍袴並以賜之進吏部尚書

薛道衡字玄卿有才名仕齊除尚書左外兵郎陳使傳綽贈詩五十韻道衡和之南北稱美觀收曰傳綽

史衛

卷之十二 北魏

三

所謂以蚓投魚耳揚大眼勇力驍健跳走如飛起家奉朝請時將南伐尚書李冲典選征官大眼往求弗許大眼曰尚書不見知聽下官出一技便出繩三丈許繫髻而走繩直如矢馬馳不及見者無不驚歎冲因曰千載以來未有逸材若此者也遂用為軍主大眼願謂同寮曰吾之今日所謂蛟龍得水之秋自此一舉不復與諸君齊列矣妻潘氏善騎射凡大眼攻戰遊獵之際潘亦戎裝齊驅並鏖及還營同坐幕下對諸寮佐言笑自

得大眼指謂諸人曰此潘將軍也王秉之初歸國也
謂大眼曰在南閩君之名以爲眼如車輪及見乃不
於人大眼曰旗鼓相望瞋眸奮發足使君目不能
視何必大如車輪爲荊州刺史常縛葉爲人衣以青
布而射之召諸蠻示之曰卿等若作賊吾政如此相
殺也又北清郡常有虎害大眼搏而獲之斬其頭懸
於穰市自是荆蠻相謂曰楊公惡人常作我蠻形以
射之又深山之虎尚所不免遂不敢復爲寇盜大眼
雖不識字恒遣人讀書而坐聽之悉皆記識作露布

史劭

卷之十二

北魏

羊

時名將卒刺史

裴安祖立志高尚不出城邑曾天熱舍於樹下有鷺
鳥逐雉雉急投之遂觸樹而死安祖愍之乃取置陰
地徐徐護視良久得蘇喜而放之後夜忽夢一丈夫
衣冠甚偉者繡衣曲領向安祖再拜云感君前日見
放故來謝德聞者異焉

裴諏之字士正少好儒學嘗從常景借書百卷十許

日便返景疑其不能讀每卷策問應答無遺嘆曰應
奉五行俱下欄衡一覽便記今復見之於裴生矣
裴調之字士敬少有志節好直言文宣末年昏縱朝
臣罕有言者調之上書正諫言甚切直文宣將殺之
白刃臨頸調之辭色不變帝曰癡漢何敢如此楊惜
曰望陛下放以取後世名帝投刃歎曰小子望我殺
爾以取後世名我終不成爾名遣人送出

裴寬字長寬親歿撫諸弟以篤友聞鄭孝穆嘗謂其
從弟文直曰裴長寬兄弟天倫篤睦人之師表吾愛

史劭

卷之十二

北魏

羊

之重之汝可與之遊處

裴俠字嵩和七歲猶不能言後於洛城見羣鳥蔽天
從西來舉手指之而言遂志識聰慧有異常童年十
三遭父憂哀毀若成人將葬擇地而行空中有人曰
童子何悲葬於桑東封公侯俠懼以告其母母曰神
也吾聞鬼神福善爾家未嘗有惡當以吉祥告汝耳
時俠宅側有大桑林因葬焉後除河北郡守躬履儉
素愛人如子郡舊制有漁獵夫三十人以供食俠曰
以口腹役人吾不爲也罷之又有丁三十人供役俠

並收庸爲市官馬歲時既積馬遂成羣去職之日一無所取人歌曰肥鮮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貞惠爲世規矩俠嘗借諸牧守入謁周文帝命俠別立謂諸人曰裴俠清慎奉公爲天下之最衆中有如俠者可與之俱立衆皆默然無敢應者帝乃厚賜俠朝野服焉號爲獨立使君

房豹字仲幹爲慕容紹宗主簿紹宗自云有水厄遂於戰艦中浴并自投於水冀以厭當之豹曰夫命也在天豈人理所能延保公若實有水厄非禳辟所能

史儋

卷之十二

北魏

主

却若其實無何禳之有紹宗笑曰不能免俗聊復爾耳未幾紹宗遇溺時論以爲知微

房彥謙博學善文有詞辯風槩高人凡舊業資產及所得官俸皆以周卹親友家無餘財怡然自得嘗謂子玄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耳

房文烈性溫柔未嘗嗔怒爲吏部郎時經霖雨絕糧遣婢糴米因爾逃竄三四日方還文烈徐謂曰舉家無食汝何處來竟無捶撻

房景先字光胄幼孤貧無資從師其母自授毛詩曲

禮年十二請其母曰豈可使兄傭賃以供景先也請

自求衣然後就學母哀其小不許苦請乃從之遂得

一羊裘忻然自足晝則樵蘇夜誦經史遂大通瞻事

兄景伯如事嚴親兄亦極盡友愛鄉里爲之語曰有

義有禮房家兄弟官步兵校尉齊州中正

房景遠字叔遐重然諾好施與頻歲凶儉分贍宗親

又於通衢以飼餓者存濟甚衆平原劉郁行經齊免

之境忽遇劫殺已殺十餘人次至郁呼曰與君鄉近

史儋

卷之十二

北魏

主

何忽見殺賊曰若言鄉里親親是誰郁曰齊州主簿

房陽是我姨兄賊曰我食其粥得活何得殺其親遂

還衣物蒙活者二十餘人

陽景遠小字也

程駿字驍駒性清儉介直不競時榮拜秘書令病篤

遺命曰吾存尚儉薄豈可沒爲奢厚哉昔王孫裸葬

有感而然士安遵條頗亦矯厲可斂以時服明器從

古

甄琛字思伯初舉秀才入都積歲頗以爽暴棄日至

乃通夜不止手下蒼頭常令執燭或時睡頻大加捶

杖奴不勝楚痛乃曰郎君辭父母仕宦若爲讀書執
燭不敢辭罪乃以圍碁日夜不息豈是向京之意而
賜加杖罰不亦非理琛悵然慚感遂從許赤彪假書
研習聞見日優後累拜侍中賜杖出入

高聰字僧智頗有文才喜聲色有妓十餘人有子無
子皆注籍爲妾以悅其情及病欲不適他人並令燒
指吞炭出家爲尼

楊津字羅漢本字延祚孝文賜改焉爲岐州刺史有
武功人齋絹三匹去城十里爲賊所劫時有使者馳

史衛

卷之十二 北魏

七

驛而至被劫人因以告之使者到州以狀白津津乃
下教云有人着某色衣乘某色馬在城東十里被殺
不知姓名若有家人可速收視有一老母行哭而出
云是已子於是遣騎追收並絹俱獲自是闔境畏服
至於守令僚佐有濁貨者未嘗公言其罪常以私書
切責之官屬感厲莫有犯法者尋除定州刺史時賊
帥鮮于修禮杜洛周殘掠州境孤城獨立在兩寇之
間津於城中作地道潛兵涌出置爐鑄鐵持以灌賊
賊遂相告曰不畏利槩堅城惟畏楊公鐵星

楊逸字遵道爲光州刺史時災饑連歲逸欲以倉粟
賑給而所司愆罪不敢逸曰國以人爲本人以食爲
天假令以此獲戾吾所甘心遂出粟然後申表又於
州門造粥以飼老幼殘疾存活者以萬數莊帝聞而
善之

楊愔字遵彥小名泰王幼喪母曾詣舅源子恭問讀
何書曰誦詩子恭曰誦至渭陽未邪愔便號泣感噎
子恭後謂津曰常謂秦王不甚察慧從今以後更欲
刮目視之從父兄昱嘗謂人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

史衛

卷之十二 北魏

美

我家龍文更十歲後當求之千里外愔聽記強識半
面不忘每有所召或單稱姓或單稱名無有誤者及
典選有選人魯漫漢自言猥賤獨不見識愔曰卿前
在元子思坊騎禿尾草驢經見我不下以方麴鄆面
我何不識漫漢驚服

楊素字處道落拓有大志不拘小節世人多未之知
惟從祖寬深異之每謂子孫曰處道逸羣絕倫非常
之器非汝曹所逮周武帝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常令爲詔下筆立成帝嘉之曰善相自勉勿憂不富

貴素應聲曰臣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求富貴
邢邵字子才小字吉聰明強記日誦萬餘言年未二
十名動衣冠嘗與右北平陽固河東裴伯茂從兄眾
河南陸道暉等至北海王昕舍宿飲相與賦詩凡數
十首皆在主人奴處旦日奴行諸人求詩不得邵皆
爲誦之諸人有不認詩者奴還得本不誤一字諸人
方之王祭

李崇字繼長小名繼伯宣武中加侍中都督江西諸
軍事先是壽春縣人苟泰有子三歲遇賊亡失數年

史簡

卷之十二

北魏

不知所在後見在同縣趙奉伯家泰以狀告各言已
子並有鄰證郡縣不能斷崇令二父與兒各在別處
禁數旬然後告之曰君兒遇患向已暴死可出奔哀
也苟泰聞卽號咷悲不自勝奉伯咨嗟而已崇乃以
兒還泰詰奉伯詐狀欸云先亡一子故妄認之其精
斷類此然性好財賄販肆聚斂孝明靈太后嘗幸左
藏王公嬪主從者百餘人皆令任力負布絹卽以賜
之崇與章武王融以所負多顛仆於地崇乃傷腰融
至損脚時人爲之語曰陳留章武傷腰折股貪人敗

類穢我明主

崇初襲爵陳留公

李世哲性輕率豪侈傾巧能事人以貨賂自達高聲
劉騰勢敵一時皆與親善世號爲李錐

李神軌小名青肫受父爵陳留侯孝昌中靈太后淫
縱分遣腹心媼姬出外陰求悅人爲使者所薦寵遇
勢傾朝野時云見幸帷幄與鄭儼爲雙

李諧字虔和幼有風采趙郡李操嘗過元文門下見
之歸謂其父元忠曰領軍門下見一神人元忠曰必
李諧也天平末魏欲與梁和好朝議將以崔陵爲使

史簡

卷之十二

北魏

主倭曰文采與識倭不推李諧口類顧願諧乃大勝
於是以前兼常侍偕盧元明李業與聘焉梁武使朱
异覘客异言諧元明之美及見出梁武目送諧謂左
右曰朕今日遇勅敵卿輩常言北間都無人物此等
何處來謂异曰過卿所談諧爲人短小六指因褒而
舉願因跛而緩步因審而徐言世謂李諧善用三
李庶少好學以清辯知名生而天闊崔謹調之曰教
弟種鬚以錐徧刺孔挿以馬尾庶曰先以此方回施
貴族執眉有効然後樹鬚邢子才在傍大笑世傳謔

同有惡疾以呼淹爲墓田故庶言及之庶死其妻元氏更適趙起嘗夢庶謂已曰我薄福託劉氏爲女明日當出彼家甚貧恐不能見養夫妻舊恩故來相見告君宜乞取我劉家在七帝坊十字街南東入窮巷是也元氏不應庶曰君似懼趙公意我自說之於是起亦夢焉起寤問妻言之符合遂持錢帛躬往求劉氏如所夢得之養女長而嫁焉

崔光字長仁本名孝伯孝文賜名焉宣武朝遷太常卿領齊州大中正始元年夏有典事史元顯獻四

史

卷之十二

北魏

聖

足四翼鷄詔以問光光引劉向蔡邕之言以爲羣下相扇助之象雛而未大脚羽差小亦其勢尚微易制御也後數日而茹皓等並以罪失伏誅帝禮光逾重崔道固字季堅其母卑賤嫡母兄攸之目連等輕侮之父輯謂攸之曰此兒姿識或能與人門戶汝等何以輕之攸之等遇之彌薄孝武謂曰崔道固人身如此豈可爲寒士而世人以其偏庶侮之可爲歎息辟爲宋諸王參軍長史以下並詣道固諸兄等逼其所生自飲酒炙於客前道固驚起接取謂客曰家無人

力老親自執劬勞諸客皆知其兄所作咸拜其母母謂道固曰我賤不足以報貴賓汝宜答拜諸客皆歎美道固母子賤其諸兄後爲冀州刺史

崔和位平昌太守家巨富而性吝埋錢數百斛其母李春思董惜錢不買子軌字啓則盜錢百萬背和亡走後至儀同開府鉅曹參軍坐貪僞賜死

崔植字文叔累遷度支尚書加金紫光祿大夫以政事爲已任謂人曰非我須尚書尚書亦須我植母夏侯道遷娣也性甚剛峻於諸子皆如嚴君長成後非

史

卷之十二

北魏

聖

衣帽不見小有罪過必束帶伏門經五三日乃引見之皆以嚴訓唯少子衍得以常服見之旦夕溫清劉藻字彥先涉獵羣書美談笑善與人交飲酒至一石不亂車駕南征以藻爲征虜將軍督統軍辭於洛水之南孝文曰與卿石頭相見藻對曰臣雖才非古人庶亦不留賊虜而陛下輒當醺曲阿之酒以待百官帝大笑曰今未至曲阿且以河東數石賜卿傳永字修期有氣幹拳勇過人涉獵經史爲豫州王肅長史斬齊將魯康祖禽趙公政送京師又破裴叔

業後軍兩月之中遂獻再捷孝文帝嘉之就拜汝南太守貝丘縣男每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惟傳修期耳又從中山王英逆擊齊將馬仙琕賊射永洞其左股永出箭復入遂大破之仙琕燒營卷甲而遁英曰公傷矣且還營永曰昔漢祖捫足不欲人知下官雖國家一帥奈何使虜有傷將之名遂與諸軍追之極夜而還時年七十餘矣三軍莫不壯之

鹿念字永吉好兵書陰陽釋氏之學彭城王勰召爲館客嘗詣徐州馬疲附船而至大梁夜睡從者上岸

史

卷之十二

北魏

聖

竊禾四束飼馬船行數里念覺卽停船至取禾處以縑三丈置禾束下而反

陽尼字景文爲幽州中正孝文臨軒令諸州中正各舉所知尼與房千秋各舉其子帝曰昔有一祁名垂往史今有二奚當聞來牒

陽固字敬安倣儻不拘小節有文才遷侍御史多所劾奏宣武末中尉王顯起宅集寮饗宴問固曰此宅何如答曰晏嬰湫隘流稱于今豐屋生災著於周易此蓋同傳舍耳唯有德能卒願君勉之顯嘿然

陽休之字子烈雋爽有風樂齊受禪除散騎常侍監脩起居注頃坐詔書脫誤左遷驍騎將軍文宣郊天百寮咸從休之衣兩襠甲手持白棊魏收嘲之曰義真服未休之曰我昔爲常伯首戴蟬冕今處驍游身披衫甲允文允武何必減卿談笑晏然議者服其夷曠及爲吏部尚書不樂煩職每謂人曰此官實自清華但煩劇妨吾賞適真是樊籠矣

陽俊之位通直常侍多作六言歌辭滛蕩而拙名爲陽五伴侶寫而賣之在市不絕俊之嘗過市取而改

史

卷之十二

北魏

聖

之言其字誤賣書者曰陽五古之賢人作此伴侶君何所知輕敢議論俊之大喜

賈思伯字仕休與弟思同師事北海陰鳳素充無資酬之鳳遂留其衣物時人爲之語曰陰生讀書不免癡不識雙鳳脫人衣及思伯之部送緣百匹遺鳳因具車馬迎之鳳慙不往時人稱歎焉後思伯爲侍講中書舍人益傾身禮士接誘不倦客有謂曰公今貴重寧能不驕思伯曰褻至便驕何常之有當世以爲雅言

祖瑩字元珍八歲能誦詩書十二爲中書學生耽書父母恐其成疾禁之不能止常密於灰中藏火驅逐僮僕父母寢睡之後燃火讀書以衣被蔽寒慙戶恐漏光明爲家人所覺由是聲譽甚盛內外親屬呼爲聖小兒尤好屬文中書監高允每嘆曰此子才器非諸生所及終當遠至文召入令誦五經章句并陳大義帝戲盧昶曰昔流共工於幽州北裔之地那得忽有此子昶對曰當是才爲世生隨徵署彭城王勰參軍書記尚書令王肅曾於省中詠悲平城詩云悲

史

卷之十二 北魏

聖

平城驅馬入雲中陰山常晦雪荒松無罷風總甚嗟美欲肅更咏乃失語云可更爲誦悲彭城詩肅因戲總云何意呼悲平城爲悲彭城也總有慙色瑩在坐卽云悲彭城王公自未見肅云可爲誦之瑩應聲云悲彭城楚歌四而起屍積石梁亭血流睢水裏肅甚嗟賞之總亦大悅退謂瑩曰卿定是神口今日若不得卿幾爲吳子所屈常語人云文章須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祖珽字孝徵神情機敏詞藻道逸少馳令譽然淫縱

貪賄逢物卽取文宣每呼爲賊嘗以事件武成帝執珽詰曰爾乃誹謗我珽曰不敢誹謗陛下取人女帝曰我以其儉餓故收養之珽曰何不開倉賑給乃買取將入後官乎帝怒以刀鋸築口鞭杖亂下將撲殺之大呼曰不殺臣陛下得名殺臣臣得名若欲得名莫殺臣爲陛下合金丹遂少獲寬放

史

卷之十二 北魏

聖

爾朱榮字天寶祖代勤爲秀容酋長太武以外戚兼征伐有功除立義將軍督關山而獵部人射虎誤中其髀代勤仍令拔箭竟不推問曰此旣過誤何忍加罪後封梁國公父新興太和中繼爲酋長曾行馬羣見一白蛇頭有兩角呪之求畜牧蕃息自是牛羊駘馬日覺滋盛每有征討輒用獻納孝文嘉之爾朱律度從爾朱兆入洛出拒義旗其母山氏悲憤發病律度敗還母責之曰汝荷國恩無狀而反我何忍見他屠戮汝也言終而卒時人怪異之辛雄字世賓爲清河主簿左曹用心平直閑明政事經其剖斷莫不悅服憚每謂人曰必也無訟辛雄有焉左僕射蕭寶夤曰得如雄者四五人共省事足矣

及河陰之難人情未安雄潛竄不出孝莊欲以爲書門下奏曰辛雄不出存亡未知孝莊曰寧失亡而用之可失存而不用也遂除度支尚書兼侍中

辛術字懷哲爲東徐州刺史淮南經略使朝廷以犯罪郡守貲財及奴婢百口盡賜術三辭不許術乃送詣所司不復以聞邢邵聞之遣術書曰昔鍾離意云孔子忍渴於盜泉便以珠璣委地足下今能如此可謂異代一時

高恭之字道穆官給事黃門侍郎尋除御史中尉帝

史衛

卷之十二

北魏

聖

娣壽陽公主行犯清路執赤棒卒呵之不止道穆令卒棒破其車公主深恨泣以訴帝帝曰高中尉清直人彼所行者公事豈可私恨責之也道穆後見帝帝曰一日家娣行路相犯深以爲愧道穆免冠謝帝曰朕以愧卿卿反謝朕

高謙之字道讓襲父爵行河陰令先是有入囊盛瓦礫指作錢物詐市人馬因而逃去詔令追捕必得以聞謙之乃僞枷一囚立於馬市宣言是前詐市馬賊今欲刑之密遣腹心察市中私議者有二人相見忻

然曰無復憂矣執送案問悉獲其黨并出前後盜處失物之家各得其本物具以狀告尋正河陰令

李惠爲雍州刺史長於思察雍州聽事有驚爭巢園已累日惠令人掩獲試命綱紀斷之並辭惠乃使卒以弱竹彈兩鶯旣而一去一留惠笑謂屬吏曰此留者自計爲巢功重彼去者旣經楚痛理無固心羣下伏其深察人有負鹽負薪者同釋重擔息樹陰二人將行爭一羊皮各言藉背之物惠遣爭者出顧州綱紀曰此羊皮可拷知主乎羣下咸無答者惠令人置

史衛

卷之十二

北魏

聖

羊皮席上以杖擊之見少鹽屑曰得其實矣使爭者視之負薪者乃伏而就罪

劉蘭通五經左氏明陰陽博物多識爲儒者所宗特爲中山王英所重而排毀公羊又非董仲舒由是見譏於世爲國子助教靜坐讀書有人叩門蘭命引入葛巾單衣入與蘭坐謂曰君自是學士何爲每見毀辱理義長短竟在誰而過無禮見陵也今欲相召當與君正之言終而出蘭少時惠死

董徵字文發身長七尺二寸好古學尚雅素宣武朝

累遷安州刺史因迷職路次過家置酒高會大享邑
老乃言曰履龜返國昔人稱榮仗節還家云胡不樂
因誠二三子弟曰此之富貴匪自天降乃勤學所致
耳時人榮之入爲司農少卿光祿大夫以老解職
長孫慮年十五母因飲酒其父真誤以杖擊致死真
爲縣囚執處以重坐慮列辭尚書云父母忿爭本無
餘惡直以謬誤一朝橫禍今母喪未殯父命旦夕慮
兄弟五人並冲幼父若就刑交墜溝壑乞以身代尚
書奏云慮於父爲孝子於弟爲仁兄孝文帝詔恕其
史籍

卷之十二 北魏

聖武

父死罪以從遠流

王崇字乾邑仕梁州鎮南主簿母亡杖而後起鬢髮
墮落廬於殯所晝夜哭泣鳩鵲羣至有一小鳥素質
黑眸形大于雀栖廬不去復丁父憂哀毀過禮是年
夏風雹所經處禽獸暴死草木摧折至崇田畔風雹
便止禾麥十頃竟無損落及過崇地風雹如初咸稱
至行所感

張元字孝始性謙謹有孝行年六歲其祖以其夏中
熱欲將元就井浴元不肯從祖謂其貪戲乃以杖擊

其頭曰汝何爲不肯浴元對曰衣以蓋形爲覆其髮
元不能變露其體於白日之下祖異之南隣有二杏
樹杏熟多落元園中諸小兒競取而食之元所得者
送還其主村陌有狗子爲人所棄者元收而養之其
叔父怒曰何用此爲將欲更棄之元對曰有生之類
莫不重其性命若天生天殺自然之理今爲人所棄
而死非其道也若見而不收養無仁心也是以收而
養之叔父感其言遂許焉未幾乃有狗母銜一死兔
置元前而去後其祖喪明元恒憂泣晝夜讀佛經禮
史籍

卷之十二 北魏

聖武

拜祈祐復請七僧然七燈轉藥師經七日夜其夜夢
見一老翁以金鏡療其祖目於夢中喜躍遂即驚覺
乃徧告家人三日祖目果明

汲固爲兖州從事刺史李式坐事被收有子憲生始
滿月式大言於衆吏曰程嬰杵臼何如人也固曰今
古豈殊遂潛還不顧徑來婦閨抱憲歸藏及捕者收
憲屬有一婢產男母以婢兒授之事尋泄固乃攜憲
逃遁遇赦始歸時已十餘歲憲恒呼固夫婦爲舅
乙速孤佛保驍武善射從孝武入關封蒲子縣公賜

弓矢大統初梁將蘭欽來寇漢中佛保時爲都督統
兵城將陷仰天大哭曰此馬吾常所乘此弓矢天恩
賜我豈可令賊得吾弓馬乎遂斬馬及弓白刃而

鉅鹿魏溥妻房氏幼有烈操年十六而溥疾卒將大
斂房操刀割左耳投之棺中仍曰鬼神有知相期泉
壤流血滂然助喪者哀懼姑劉氏輟哭而謂曰新婦
何至於此對曰新婦少年不幸早寡實慮父母未量
至情觀持此自誓耳生子緝鞠育後房未嘗出門不
預坐席及長緝所交遊有名勝者則身具酒饌有不
東衛
卷之十二
北魏
至
及已者輒屏臥不殮須其悔謝乃食善誘嚴訓類皆
如是年六十五而終

平原鄒縣女子孫氏男玉者夫爲零陵縣人所殺男
玉追執讐人欲自殺之其弟止而不聽男玉曰女人
出適以夫爲天當親自復雪云何假人之手遂以杖
毆殺之有司處死以聞獻文詔曰男玉重節輕身以
義犯法緣情定辜理在可原其特恕之

崔暹字元欽猛酷好利能事勢家屢爲御史中尉李
平王顯所糾彈後累遷瀛州刺史貪暴安忍人庶患

之嘗出獵車騎至北村有汲水婦人遇令飲馬因問
曰崔瀛州何如婦人不知是暹答曰百姓何罪得如
此癩兒刺史遲默然而去以不稱職被解還京

鐵弗屈丐初僭稱大夏天王改姓赫連氏及聞晉將
劉裕攻長安喜曰姚泓豈能拒裕裕必尅之待裕去
後吾取之如拾遺耳果大破長安積人頭爲京觀號
曰髑髏臺遂僭皇帝於瀛上號年昌武性憍虐視人
如草蒸土以築城鐵錐刺入一寸卽殺作人而並築
之所造兵器匠呈必死射甲不入卽斬弓人如其入

史籍

卷之十二
北魏

至

便斬鎧匠所殺數千人常居城上置弓劍於側有所
嫌忿手自殺之羣臣忤視者鑒其目笑者決其脣諫
者謂之誹謗先截其舌而後斬之好脩宮室城高十
仞基厚三十步上廣十步宮牆五仞其堅可以礪刀
斧臺榭高大飛閣相連皆雕鏤圖畫被以綺繡飾以
丹青窮極文采太武尅其城顯謂左右曰冀爾小國
而用人如此雖欲不亡其可得乎第五子定奔平涼
登陰槃山望其本國泣曰先帝以朕承大業者豈有
今日之事乎使天假朕年當與卿諸人建季興之業

俄而羣狐百數鳴於其側定命射之無所獲惡之曰
所見亦大不滅咄咄天道復何言哉後爲慕容瓚禽
送京師伏誅

苻堅滅燕慕容冲妙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
之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長
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王猛切諫乃出
冲

大燕慕容熙字道文小字長生盛起官閣鑿渠池盛
夏不息喝死者大半嘗遊城南止大柳樹下若有人

史

卷之十二

北魏

五

呼曰大王且止熙惡之伐其樹下有地長丈餘其妻
苻氏當季夏思凍魚膾仲冬須生地黃切實不得加
有司大辟苻氏死熙擁其屍僵仆絕息久而乃葬大
斂之後復啓而交接制百官哭臨有淚者爲忠無淚
者卑之羣臣莫不舍辛以爲淚及葬熙被髮徒步從
輜車毀城門而出長老相謂曰慕容氏自毀其門將
不久矣衛中將軍馮跋兄弟閉門拒熙執而殺之
大秦姚萇字景茂僭稱帝萇病夢苻堅將天官使者
鬼兵數百突入營中萇恩走後官官人迎萇刺鬼誤

中萇陰鬼相謂曰正中死處拔矛出血石餘瘡而驚
悸遂患陰腫刺之出血如夢乃狂言或稱殺陛下者
臣兄襄非臣之辜願不枉法竟死子與與道武戰於
汾西敗績請和不許與還長安有雀數萬頭關於興
廟毛羽折落多有死者月餘乃止識者曰今雀關廟
上子孫當有爭亂者乎又與殿有聲如牛响有二狐
人長安一登興殿屋走入宮一入市求之不得

馮弘字文通襲兄跋位燕王爲太武兵所逼乃率其
城內士女入援於高麗先是其國有狼夜繞城羣

史

卷之十二

北魏

五

如是終歲又有鼠集於城西關滿數里西行至水則
在前者銜馬矢迭相齧尾而度宿軍地然一旬而滅
觸地生蛆月餘乃止和龍城生白毛一尺二寸弘至
遼東高麗遣使勞之曰龍城王馮君愛適野次士馬
勞乎弘慙怒稱制答讓之高麗乃處之於北豐謀將
南奔尋被殺
悅般國其人清潔翦髮齊眉以饒餽塗之昱昱然光
澤日三澡漱然後飲食與蠕蠕結好其王嘗將數千
入蠕蠕國欲與大檀相見人其界百餘里見其部人

不浣衣不紉髮不洗手婦人口說器物王謂其從臣
曰汝曹誑我將我入此狗國中乃馳還真君九年遣
使朝獻并送幻人稱能割人喉脉令斷擊人頭令骨
陷皆血出或數升或盈斗以草藥內其口中令嚙咽
之須臾血止養瘡一月復常又無癰痕世疑其虛乃
取死罪囚試之皆驗云中國諸名山皆有此草乃使
人受其術而厚遇之

蠕蠕姓郁久間氏始神元之末掠騎有得一奴髮始
齊眉忘本姓名其主字之曰木骨間以首禿也聲與

地錄

卷之十二

七

郁久間相近故後子孫因以爲氏太武以其無知狀
類於蟲故改其號爲蠕蠕道武謂尚書崔宏曰蠕蠕
之人昔來號爲頑嚚每來抄掠駕犍牛奔遁驅犍牛
隨之犍牛伏不能前異部人有教其以犍牛易之者
蠕蠕曰其母尚不能行而況其子終於不易遂爲敵
所虜今社稷學中國立法置戰陣卒成邊害道家言
聖人生大盜起信矣

高車蓋古赤狄之餘種或云其先匈奴甥也匈奴單
于生二女姿容甚美國人皆以爲神單于曰吾有此

女安可配人將以與天乃於國北無人之地築高臺
置二女其上曰請天自迎之經三年其母欲迎之單
于曰不可未徹之間耳復一年乃有一老狼晝夜守
臺嗥叫因穿臺下爲空穴經時不去其小女曰吾父
處我於此欲以與天而今狼來或是神物天使之然
將下就之其姊大驚曰此是畜生無乃辱父母終不
從下爲狼妻而產子後遂滋蕃成國故其人好引聲
長歌有似狼嗥

史記

卷之十二

七

中央圖書館
藏書

史綱卷之十三

明 晉安余文龍中拙刪輯

男兆胤伯景校

北齊

齊高祖姓高諱歡字賀六渾深沉有大度為函使時
卽有澄清天下之志嘗與劉貴賈顯智等背白鷹獵
射于沃野見一赤兔每搏輒逸遂至迴澤中有茅屋
將奔入有狗自屋中出噬之鷹兔俱死神武怒以鳴
鏑射之狗斃屋中乃有二人出持神武襟甚急其母
史簡

卷之十三

兩目盲曳杖呵其二子曰何故觸大家出竟中酒京
羊以待客因自言善暗相徧捫諸人言皆貴而指麾
俱由神武又曰子如歷位顯智不善終飲竟出行數
里還更訪之則本無人居乃向非人也由是諸人益
加敬異一日抵揚州邑人麗蒼鷹止團焦中其母數
見團焦上赤氣赫然屬天蒼鷹嘗夜欲入有青衣人
拔刀叱曰何故觸王言訖不見始以為異密覘之惟
見赤蛇蟠床上乃益驚異麗母求以神武為養子後
以其宅為宮焉

神武天平元年二月永寧寺九級浮屠災既而人有
從東萊來者云於海中見之俄而霧起乃滅說者以
為天意若曰永寧見災魏不寧矣飛入東海勃海應
矣時又有童謠曰可憐青雀子飛來鄴城裏羽翮垂
欲成化作鸚鵡子雀子指清河王鸚鵡謂神武也清
河王立是
為孝靜帝

文宣帝生而貌陋兄文襄每嗤之曰此人亦得富貴
相法亦何由可解神武嘗令諸子各理亂絲文宣獨
抽刀斬之曰亂者須斬及進封齊王夢人以筆點已
史簡

卷之十三

十

額旦日以語館客王曇首曰吾其退乎曇首拜賀曰
王上加點為主當進也果受禪先是童謠曰一束藥
兩頭然河邊雙鸞飛上天藥然兩頭於文為高河邊
雙鸞為水邊羊指帝名也文襄崩魏帝竊謂左右曰
大將軍此殂似是天意威權當歸王室矣及見帝魏
帝失色曰此人似不能見客吾不知死在何日衆皆
欣然曰誰謂左僕射翻不滅令公
今公指文襄
文宣淫暴慘酷亘古未聞與御丞李集面諫比帝有
甚於桀紂帝令縛置流中沉沒久之復令引出謂曰

吾何如桀紂集曰回來彌不及矣又令沉之引出更問如此數四集對如初帝大笑曰天下有此癡漢方知龍逢比干非是俊物遂解放之後竟要斬

時有謠云馬子入石室三千六百日帝以午年生故曰馬子三臺石季龍舊居故曰石室三千六百日十年也帝又問太山道士曰吾得幾年爲天子答曰三十年帝謂李后曰十年十月十日得非三十也吾甚畏之過此無慮人生有死何得致惜但禪正道尚幼人將奪之耳正道濟南王也

史簡

卷之十三 北齊

三

廢帝殷字正道爲太子時謂國子助教許敬愁曰先生在世何以自資對曰散愁自少以來不登嬰童之牀不入季女之室服膺簡策不知老之將至平生素懷若如而已太子曰顏子縮屋稱貞柳下嫗而不亂未有若此翁白首不娶者也乃資絹百疋

幼主恒製爲無愁之曲自彈胡琵琶而唱之侍和者以百數人間謂之無愁天子

齊武明皇后婁氏諱昭君少明悟強族多嬖之並不肯行及見神武城上執役驚曰此真吾夫也乃使婢

通意又數致私財以嬖已父母不得已而許焉后高明嚴斷儉約寬厚待姬侍有恩未嘗爲親屬請爵位

神武嘗出師西討后夜嬖生一男一女左右以危急請追神武后不許曰王出統大兵何得以我故輕離軍幕死生命也來復何爲神武逼於蠕蠕欲娶其女而未決后曰國家大計願不疑也及茹茹公主至后避正室處之神武愧而謝焉后凡孕六男二女皆感夢孕文襄則夢一斷龍孕文宣則夢大龍首尾屬天地張口動目勢狀驚人孕孝昭則夢蠕龍于地孕武

史簡

卷之十三 北齊

甲

成則夢龍浴于海孕魏二后並夢月入懷孕襄成博陵二王夢鼠入衣下后未崩有童謠曰九龍母死不作孝及后崩武成不改服縋袍如故未幾登三臺置酒作樂官女進白袍帝怒投諸臺下和士開請止樂帝大怒擣之帝於昆季次實九蓋其驗也

蠕蠕公主者蠕蠕主郁九間阿那瓊女也蠕蠕強盛與西魏通和欲連兵東伐神武病之爲世子求婚阿那瓊曰高王自娶則可神武猶豫尉景與武明皇后及文襄並勸請乃從之阿那瓊使其弟禿突佳送女

仍戒曰待見外孫然後返國神武嘗有病不得往公主所覓突佳怨悲神武興疾以就之神武崩文襄從蠕蠕國法蒸公主產一女焉

彭城太妃爾朱氏榮之女魏孝莊后也神武納爲別室敬重踰於婁妃見必束帶自稱下官神武迎蠕蠕公主還爾朱氏迎於木井北與蠕蠕公主前後別行不相見公主引角弓仰射翔鴟應弦而落妃引長弓斜射赤鳥亦一發而中神武喜曰我此二婦並堪擊賊後爲尼及文宣狂酒將無禮於太妃太妃不從遂

史簡

卷之十三

北齊

五

遇禍

馮翊太妃鄭氏名大車神武征劉蠡升文襄蒸焉神武還爲婢告發杖文襄一百而幽之武明后亦見隔絕將有廢立意文襄求救于司馬子如子如曲解神武因使子如鞠之子如見文襄尤之曰男兒何意畏威自誣因脇告者自縊乃啓曰果虛言神武大悅召后及文襄后遙見神武一步一叩頭文襄且拜且進父子夫婦相泣乃如初神武置酒曰全我父子者司馬子如因厚賜之

琅邪公主玉儀魏高陽王斌庶生妹也初不見齒爲孫騰姁又放棄文襄遇諸塗悅而納之遂被殊寵泰魏帝封焉文襄謂崔季舒曰爾由來爲我求色不如我自得一絕異者崔遲必當造直諫我亦有以待之

及遲諳事文襄不復假以顏色居三日遲懷刺墜之於前文襄問何用此爲遲悚然曰未得通公主文襄大悅把遲臂入見焉季舒語人曰崔遲常忿吾倭在大將軍前每言叔父合殺及其自作倭體乃過於又宣皇后李氏祖娥容德甚美帝好捶撻殺戮唯后

史簡

卷之十三

北齊

六

獨蒙禮敬武成踐祚逼后禍亂云若不許我當殺爾兒后懇從之後有娠太原王紹德至閣不得見愠曰兒豈不知邪姊腹大故不見兒后聞之大慙由是生女不舉帝橫刀詬曰爾殺我女我何不殺爾兒對后前築殺紹德后大哭帝愈怒裸后亂撻撻之號天不已盛以絹囊流血淋漓投諸渠水良久乃蘇積車載送妙勝尼寺因此爲尼

武成皇后胡氏素與諸閹人褻狎武成寵幸和士開每與后握槩因此通焉帝崩後數出詣佛寺與沙門

星獻通布金錢於獻席下又挂寶裝胡床於獻屋壁
武成平生之所御也乃置百僧於內殿托以聽講日
夜與星獻處後主聞而未信及朝太后見二少尼
悅而召之乃男子也於是星獻事亦發皆伏法并殺
元山王三郡君

後主皇后胡氏胡太后姪女也太后失母儀之道深
以爲愧欲求悅後主故飾后于宮中令帝見之帝果
悅而立焉陸媼意在穆夫人後於太后前作色而言
曰何物親姪女作如此語言太后問有何言曰不可

史記

卷之十三

北齊

七

道固問之乃曰語大家云太后行多非法不可以訓
太后大怒喚后出令剃其髮送令還家帝思之每致
物以通意後與斛律廢后俱召入內數日而鄰不守
後亦改嫁云

穆后名邪利斛律后從婢也小字黃花胡后既廢遂
立焉陸媼之謀也後主爲造真珠裙袴所費不可稱
計又造七寶車先是童謡曰黃花勢欲落青鵬滿盃
酌言其不久也後主自立後昏飲無度蓋其識云
焉淑妃名小憐穆后從婢也穆后愛衰以五月五日

進之號曰續命慧黠能彈琵琶工歌舞後主惑之坐
則同席出則並馬願生死一處至長安後主尚請周
武帝乞之帝曰朕視天下如脫屣一老嫗豈與公惜
也仍以賜之及帝遇害以賜代王達其嬖之淑妃彈
琵琶因斷絃作詩曰雖蒙今日寵猶憶昔時憐欲知
心斷絕應看膠上絃因諧達妃幾至于死隋文帝復
賜達妃兄李詢令著布裙配春詢母逼令自殺

史記

卷之十三

北齊

八

趙郡王叡偉容儀閑習吏事年十七爲定州刺史六
州大都督詔領兵監築長城于時六月正遇炎盛叡
途中屏蓋扇親與軍人同勞苦長史宋欽道送水叡
對之嘆曰三軍皆飲溫水吾何義獨違寒水遂至銷
液竟不一嘗兵人感悅

陽州公永樂累遷北豫州刺史罷任家產不立神武
問其故對曰裴監爲長史辛公正爲別駕受王委寄
斗酒隻鷄不敢入神武乃以爲濟州仍以二人爲長
史別駕謂永樂曰爾勿大貪小小義取莫復畏及至
州監公正諫不見聽以狀啓神武神武封啓以示永
樂然後知二人清直並擢用之

彭城景思王淑字子深博士韓毅教淑書兄淑筆迹
木工戲淑曰五郎書畫如此忽爲常侍開國今日後
宜更用心淑正色答曰昔甘羅爲秦相未聞能書凡
人惟論才具何如豈必勤勤筆迹博士當今能者何
爲不作三公時年蓋八歲矣毅甚慚出歷滄州定州
刺史發掘若神政化爲當時第一及徵還有老公數
百人相率具饌白淑曰自殿下至來五載人不識吏
吏不欺人百姓有識已來始逢今化殿下唯飲此鄉
水未食百姓食聊獻疏薄淑重其意爲食一口

史衛

卷之十三

北齊

九

上黨剛肅王渙字敬壽天姿雄傑倜儻不羣雖在童
幼恒以將略自許神武壯而愛之曰此兒似我及長
力能扛鼎材武絕倫每謂左右曰人不可無學但要
不爲博士耳初術士言亡高者黑衣由是神武每出
行不欲見桑門爲黑衣故也是時文宣問何物窳黑
左右對曰莫過漆帝以渙第七爲當之乃徵收盛以
鐵籠與永安王浚同置地牢下歲餘同見殺以妃李
氏配舊家奴馮文洛後有勅還第而文洛以故意脩
飾詣李李盛列左右引文洛立於階下數之曰遭難

流離以至大辱志節寡薄不能自盡幸蒙恩詔得反
藩聞汝是誰家執奴猶欲見侮於是杖之一百流血
灑地

河間王孝琬廢爲和士問祖珽所譖武成頗惑之時
孝琬得佛牙置於第內夜有神光帝聞使搜之得填
車消幡數百以爲反狀無寵陳姬証帝使武尉赫
連輔玄倒鞭撻之孝琬呼阿叔帝怒曰誰是爾叔敢
呼我作叔孝琬曰神武皇帝嫡孫文襄皇帝嫡子魏
孝靜皇帝外甥何爲不得喚作叔也帝愈怒折其兩

史衛

卷之十三

北齊

十

脛而死

安德王延宗幼爲文宣所養甚愛之年十二帝問欲
作何王對曰欲作衛天王文宣問楊愔愔曰天下無
此郡名願使安於德遠封焉後歷司徒太尉進相國
周師再入後主奔鄴延宗不得已卽皇帝位力破周
軍周武詰旦再攻東門克之延宗見禽武帝自投下
馬執其手延宗辭曰死人手何敢迫至尊帝曰兩國
天子有何怨惡直爲百姓來耳使復衣帽禮之後竟
賜死

南陽王綽字仁通愛養波斯狗裸人畫爲獸狀縱犬噬而食之有婦人抱兒在路走避入草綽奪其兒飼狗婦人號哭又縱狗使食狗不食塗以兒血乃食焉後主聞之詔鎖綽赴行在所至而宥之問在州何者最樂對曰多取蠋將蛆混看極樂後主卽夜索蠋一斗比曉得二三升置諸浴斛使人裸臥浴斛中號叫宛轉帝與綽臨觀喜噱不已謂綽曰如此樂事何不早馳驛奏聞由是大爲寵任後有誣告綽反者於後園撲殺之

史記

卷之十三

北齊

十一

薛孤延少驍果從神武西征失利班師延後殿且戰且行一日斫折十五刀神武嘗問馬於北牧道逢暴雨大雷震地火燒浮圖神武令延視之延按消直前大呼繞浮圖走火遂滅延還鬚及馬鬣尾皆焦神武歎其勇決曰延乃能與霹靂鬪

庫狄伏連性質朴勤於公事頗爲帝所知然鄙悖愚很好聚飲又嚴酷居室患蠅杖門者曰何故聽人家口百餘盛夏人料倉米二升不給鹽菜冬至日其妻爲設豆餅問其得處云於馬豆中分減大怒典馬掌

食人並加杖罰積年賜物藏在別庫遣一婢專掌管籩每入庫檢閱必語妻子此官物不得輒用妻病以百錢買藥每自恨之至死時唯着敝褲積絹至二萬疋簿錄並歸天府

彭樂字興安驍勇善騎射初從神武西討與周文相距神武欲緩持之樂氣奮請決戰因醉深入被刺腸出內之不盡截去復戰身被數創軍勢遂挫後復與周文迎擊于芒山西軍敗退神武使樂追之周文大窘而走曰癡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邪何不急

史記

卷之十三

北齊

十一

還前營收金寶樂從其言獲周文金帶一條以歸言周文漏刃破膽矣神武詰之樂以周文言對且曰不爲此語放之神武且喜且怒令伏諸地親按其頭連頓之并數沙苑之失舉刀將下者三噤齡良久乃止取絹二千疋壓樂因賜之

傳伏少從戎以戰功除東雍州刺史周武屢招伏伏不從及尅并州遣韋孝寬以伏子世寬來招授上大將軍武鄉郡公卽給告身以金馬腦二酒鍾爲信伏不受曰事君有死無二此兒爲臣不能竭忠爲子不

能盡孝人所警疾願卽斬之以號令天下及聞後主被獲仰天大哭良久乃降周武見曰何不蚤降伏流涕曰臣三世衣食齊家被任如此革命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周武親執手曰爲臣當若此朕平齊唯見公一人乃自食一羊肋以骨賜伏曰骨親肉疎所以相付遂引與同食問前救河陰得何官曰蒙一轉授特進永昌郡公周武謂後主曰朕前三年決意取河陰正爲傳伏不可動公當時賞授何其薄也賜伏金酒卮以爲岷州刺史

史簡

卷之十三

北齊

主

紇奚永安因後主失并州奉命告急于突厥他鉢略可汗及聞齊滅他鉢處永安於吐谷渾使下永安抗言曰本國旣敗永安豈惜賤命欲閉氣自絕恐天下不知大齊有死節臣唯乞一刀以顯示遠近他鉢嘉之贈馬歸之

司馬子如字遵業爲尚書令文襄輔政以賄爲御史中尉崔暹所劾在獄一宿而髮皆白神武勅文襄寬之削除官爵神武見之哀其顛悴以膝承其首親爲擇蠶賜酒百瓶羊五百口粳米五百石子如曰無事

尚被囚幾死若受此豈有生路邪未幾起行冀州事能自改厲甚有聲譽詔復官爵

賓泰字世寧初母夢風雷暴起若有雨狀出處觀之見電光奪目駛雨霑灑寢而驚汗遂有娠焉而不產大恩有巫曰度河湔裙產子必易便向水所忽見一人曰當生貴子可徙而南泰母從之俄而生泰官御史中尉後從神武西討未行之前夜三更忽有朱衣冠幘數十人入臺云救寶中尉宿直兵吏皆驚其入數屋俄頃而去目視關鑰不異方知非人皆知其

史簡

卷之十三

北齊

主

必敗至小關爲周文帝所襲棄盡更奉自殺

尉景字士真妻常山君神武姊也性溫厚好財利轉冀州刺史益大納賄庫狄干與景在神武坐請作御史中尉神武曰何意下求卑官干曰欲提尉景神武大笑令優者石董桶戲之董桶剝景衣曰公剝百姓董桶何不剝公神武戒景曰可以無貪也景曰與爾計生活孰多我止人上取爾剝天子調神武笑而不答

庫狄干性褻直少言有武藝尚神武妹樂陵長公主

以親地見待佐命元勛封章武郡王轉太宰不知書署名爲千字迎上畫之時人謂之穿鎚

庫狄士文性清苦孤直不受公料其子嘗噉官厨餅枷之於獄累日杖二百步送還京嘗入朝遇上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人皆極重士文獨口銜絹一疋兩手各持一疋上問其故士文曰臣口手俱足餘無所須上異之

韓晉明封東萊王有俠氣留心學問好酒誕縱招引賓客一席之費動至萬錢朝廷欲處之貴要地必以

史

卷之十三

十六

疾辭告人云廢人飲美酒對名勝安能作刀筆吏披反故紙乎

斛律金字阿六敦一門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王子孫並開府儀同三司出鎮方岳及封侯尊寵當時莫比金嘗謂長子光曰我雖不讀書聞古來外戚梁冀等無不傾滅女若有寵諸貴人妬女若無寵天子嫌之我家直以立勲抱忠致富貴豈藉女也辭不獲免常以爲憂

孫季字彥舉少勵志勤學然學淺行薄那邵嘗謂曰

須更讀書季曰我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數萬季少

與溫子昇齊名嘗謂子昇卿文何如我子昇謙曰不如卿季要其爲善子昇笑曰但知劣於卿便是何勞旦旦寒悵然曰卿不爲善事可知矣季常服棘刺丸李諧調之曰卿應自足何假外求坐者皆笑會神武西征登鳳陵命季入帳作檄曰爲吹火催促之援筆立就其文其美神武大悅卽署相府主簿後與司馬子如高季式飲酒醉甚而卒神武親臨之曰折我右臂

史

卷之十三

十六

陳元康字長猷顧涉文史機敏有幹用孫季死高季式舉元康授大丞相功曹神武臨行留元康在後馬上有所號令九十餘條元康屈指數之盡能記憶神武甚親之曰如此人世間希有我今得之乃上天降佐也神武嘗怒文襄親加毆蹋極口肆罵以告元康元康俯伏泣下雷地曰王敎世子過矣神武曰我性急曠阿惠常如此元康大啼曰一度爲甚況常然邪神武自是爲之愆忿時忽悲捷輒曰勿使元康知又謂左右曰元康用心誠實必與我兒相抱死

杜弼字輔玄聰敏好學長於筆札位大行臺郎中典掌機密甚見信待法曹辛子炎諮事犯諱神武怒杖之弼進曰孔子言微不言在子炎可恕神武罵曰眼有人瞋乃復牽經引禮叱令出去弼行十許步呼還子炎亦蒙宥文襄在鄴聞之謂楊愔曰王左右賴此人人下蒙利豈獨吾家也弼初勸神武清除貪賄不從後又言之神武不答因令軍人皆張弓挾矢舉刀按箭以夾道使弼冒出其間曰必無傷也弼戰慄流汗神武然後喻之曰箭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弼雖史記 卷之十三 北齊 十七 按不刺爾猶頓喪魂膽諸勳人觸鋒刃百死一生縱其貪鄙所取處大弼頓顙謝曰愚人不識至理弼好名理探味玄宗魏帝見之九龍殿問曰經中佛性法性爲異弼曰正是一理又問曰說者皆言法性寬佛性愜如何弼曰在寬成寬在愜成愜若論性體非愜非寬詔曰旣言成寬成愜何得非愜非寬弼曰若定是寬則不能爲愜若定是愜亦不能爲寬以非寬非愜所成雖異能成恒一上稱善引入經庫賜地持經一部帛百疋

房謨字敬放歷除晉州刺史加驃騎大將軍寡嗜欲貞白自守謨與子結婚盧氏卒後盧氏將改適他姓有平陽廉景孫者少勵志節以明經舉郡孝廉爲謨所重至是訟之臺府不爲理乃持繩詣神廟前北面大呼曰房謨清吏忠事高祖及其死也妻子見陵神而有知當助申之今引決訴於地下使以繩自經於樹衛士見之救解送所司朝廷哀其至誠命女歸房族平鑒字明遠歷拜懷州刺史有愛妾阿劉和士開使史記 卷之十三 北齊 十八 求卽送之仍謂人曰老公失阿劉與死何異要自爲身計不得不然馮慈明字無佚位兵部郎爲李密部黨崔暉所讒密延與坐論以舉兵之意慈明曰慈明直道事人有死而已不義之言非所敢對密義而釋之出至營門爲賊帥翟讓所噴責慈明勃然曰天子使我來正欲圖爾輩不圖爲賊黨所獲我豈從汝求活邪須殺便殺何須罵詈讓益怒亂刀斬之魏徵有文藻自散騎常侍遷青州長史固辭文宣大

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時帝已失德朝廷爲之懼
愷容色坦然帝曰死與長史任卿所擇答曰能殺臣
者陛下不受長史者愚臣帝謂楊情曰何慮無人苦
用此漢放還永不須收由是積年沈廢後過惜於路
微自陳情云咸由中旨愷應聲曰雖復零雨自天終
待雲興四岳公豈待言不知情欣然曰此言極爲簡
要數日除霍州刺史在職有政理

宦者薛榮宗官開府常自云能使鬼及周兵之逼言
於後主曰臣已發遣斛律明月將大兵前去帝信之

史簡

卷之十三

北齊

十九

經古冢榮宗謂舍人行恭是誰冢行恭戲之曰林宗
冢復問林宗是誰行恭曰郭元貞父榮宗前奏曰臣
向見郭林宗從冢出著大帽吉莫靴捶馬鞭問臣我
阿貞來不是時羣妄多皆類此

那時字士峻通三禮左氏春秋仕齊爲國子助教以
經入授皇太子時方正純厚尉宰進太子食菜有邪
蒿時令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宜食文宣
聞而嘉之賜以被褥緣續終清河太守

張景仁爲兒童時在洛京曾詣國學墓石經許子華

遇之學中執景仁子曰張郎風骨必當通貴非但官
爵遷達乃與天子同筆硯傳衣履後學書遂工草隸
歷位開府侍中封王數賜衣冠筆硯果如子華所言
自倉頡以來八體取進一人而已景仁家本寒微因
胡人何洪珍巷伯之勢坐致通顯志操頗改諸子不
思本原自許貴游其婦姓可莫知氏族所出客制音
辭悉皆庸俚既除王妃與諸公主郡君同在朝列見
者爲其慙竦

權會字正理志尚沉雅動遵禮則精鄭易詩書二禮

史簡

卷之十三

北齊

二十

兼明風角妙識玄象仕齊遷國子博士曾遣家人遠
行將至乃逢寒雪寄息他舍會方處學堂講說或有
旋風吹雪入戶會笑曰行人至何意中停遂使追尋
果如其語家貧無僮僕日恒乘驢曾夜出城東門忽
有二人一人牽頭一人隨後有似相助其迴動輕漂
有異生人漸不由本道心甚怪之遂誦易經上篇第
一卷不盡二人忽然離散會亦不覺墮驢迷悶至明
始覺乃是郭外去家數里平生畏馬後自府乘馬還
第在路無故馬倒遂不得語暴亡

宗道暉好著高翅帽大履州將初臨輒服以謁見仰
頭舉肘拜於展上自言學士比三公後齊任城王楷
鞭之道暉徐呼安偉安偉出謂人曰我受鞭不漢體
復躡履而去冀州人爲之語曰顯公鍾宋公鼓宗道
暉履李洛姬肚謂之四大顯公沙門也宋公安德太
守也洛姬婦人
祖鴻勳有文學弱冠爲僕射臨淮王彧所表薦除奉
朝請人曰臨淮舉卿竟不相謝恐非其宜鴻勳曰爲
國舉才臨淮之務祖鴻勳何事從而識之彧聞而喜
曰吾得其人矣後咸陽王徽奏爲司徒法曹參軍事

史綱

卷之十三 北齊

五

及赴洛微謂曰臨淮相舉竟不到門今來何也鴻勳
曰今來赴職非爲謝恩

李廣字弘基博涉羣書有才思爲齊文宣掌書記嘗
欲早朝假寐忽驚覺謂其妻曰吾向似睡非睡忽見
一人出吾身中語云君用心過苦非精神所堪今辭
君去因而恍忽不樂數日便遇疾不起

樊遜字孝謙少好學其兄仲以造醴爲業遜自責曰
爲人弟獨受安逸可不愧於心乎欲同勤事業母楊
氏謂曰汝欲謹小行邪遜感母言遂專心典墳恒書

見賢思齊四字於壁以自勸楊情常謂人曰後生清
俊莫過盧思道文章成就莫過樊孝謙几案斷割莫
過崔成之加員外郎居七八日行遇轎車頓眉下淚
指方相曰何日更相煩君一到數日而卒雇方相送
葬仍前所逢者

荀士遜好學有思理爲文清典見賞知音狀貌甚醜
爲中書舍人嘗有事須奏遇武成在後庭因左右傳
通傳通者不得其姓名乃云醜舍人帝曰必士遜也
看封題果是內人莫不歡笑

史綱

卷之十三 北齊

五

清河房愛親妻崔氏性嚴明有高節歷覽書傳多所
聞知親授子景伯景光九經義學行修明並當世名
士景伯爲清河太守每有疑獄常先請焉具丘人列
子不孝吏欲案之景伯白其母母曰吾聞闢名不如
見面小人未見禮教何足責哉但呼其母來吾與之
同居其子置汝左右令其見汝事吾或應自改景伯
遂召其母崔氏處之於榻與之共食景伯爲之溫清
其子侍立堂下未及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顏
慙未知心愧且可置之凡經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

血其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終以孝聞其譏度勵物如此

姚氏婦楊氏者閩人符承祖姨也承祖爲文明太后所寵貴親姻皆求利潤楊家貧獨不欲常謂其娣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每遺其衣服則云我夫家世貧好衣美服則使人不安時有受多密埋之與之奴婢云我家無食不能供給終不肯受常着破衣自執勞事承祖見其勞瘁啓母迎養則大哭言爾欲殺我也內外皆號爲癡姨及承祖敗親姻

史衛

卷之十三 北齊

三

皆致法姚氏婦以衣裳敝陋特免其讎機雖呂頤亦不如也

蘇瓊字珍之幼時隨父在邊嘗謁東荊州刺史曹芝芝戲問曰卿欲官否對曰設官求人非人求官芝異其對齊文襄引爲刑獄參軍并州嘗有強盜長流參軍張龍推其事所疑賊徒並已拷伏失物家並識認唯不獲盜賊文襄付瓊更令窮審乃別推得元景融等十餘人并獲贓驗文襄大笑語前妄引賊曰爾輩若不遇我好參軍幾致枉死除南清河太守零陵縣

人魏雙成住處與畿內武城交錯失牛疑其村人魏子賓列送至郡一經窮問知實非盜而便放之雙成云府君放賊去百姓牛何處可得瓊不理其語密遣訪獲盜者從此畜牧不收其隣郡富家將財物寄置界內以避盜冀州繹幕縣人成氏大富爲賊攻急告曰我物已寄蘇公矣賊遂去道人道研爲濟州沙門統資產巨富在郡多出息常得郡縣爲徵及欲求謁度知其意每見則談問玄理無由啓由其弟子問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間何由得論地上事

史衛

卷之十三 北齊

三

師徒還歸遂焚責券郡人趙頰官至樂陵太守年餘八十致事歸五月中得新瓜一雙自來奉頰恃年老苦請遂便爲留乃致於聽事梁上竟不割人聞受趙頰餽瓜欲貢新果至門問知頰瓜猶在相顧而去顏惡頭妙於易筮遊州市觀卜有婦人負囊粟來卜歷七人皆不中而強索其粟惡頭尤之卜者曰君若能中何不爲卜惡頭因筮之曰登高臨下水洞洞惟聞人聲惡頭曰姓身已七月矣向井上汲水忽聞胎

忽聞胎

卜惡頭曰吉有人以三月十三日請求

卜遇兌之履惡頭占曰君卜父父已亡當上天聞哭聲忽復蘇而有言其人曰父臥疾三年矣昨日鷄鳴時氣盡舉家大哭父忽驚寤云我死有三天人來迎欲升天聞哭聲遂墜地惡頭曰更三日當永去果如言惡頭自言厄在彭城後遊東都逢彭城王爾朱仲遠將伐齊召令筮惡頭野生不知避忌高聲言大惡仲遠怒其沮衆斬之

皇甫王不知何許人善相齊文襄自潁川歸文宣從後王於傍縱觀謂人曰大將軍不作物指文宣曰會

史綱

卷之十三

北齊

王

道北垂鼻洩者及文宣卽位試王相術故以帛巾抹其眼使歷捫諸人至文宣曰此最大達官於任城王曰當至丞相於長山長廣二王並曰亦貴至石動桶曰此弄癡人至二供膳曰正得好飲食而已嘗爲高歸彥相曰位極人臣但莫反歸彥曰我何爲反王曰公有反骨孝昭賜趙郡王十死不問王喜曰皇甫王相臣云當惡死今復何慮帝以玉輒爲諸王相心不平之王謂其妻曰殿上者不過二年妻以告舍人斛斯洪慶妻洪慶以啓帝怒日向婦女小兒評論萬乘

主勅召王玉每照鏡自言兵死及被召謂妻曰我今去不迴若過日午時當得活既正中遂斬之時有御史子儒亦能相人崔暹嘗令私祝文襄子儒曰人有七尺之形不如一尺之面一尺之面不如一寸之

眼大將軍臉薄眇速非帝王相也竟如言魏紹善占候景欲試之使與郭生俱卜二伙牛何者先起卜得火兆郭生曰赤牛先起紹曰青牛先起景問其故郭曰火色赤故知赤牛先起紹曰火將然煙先起煙上色青故知青牛起既而如紹言

史綱

卷之十三

北齊

王

魏寧以善推祿命徵爲館客武成以巳生年月託爲異人問之寧曰極富貴今年入墓武成驚曰是我寧變辭曰若帝王自有法又有陽子術語人曰謠言虛十六雉十四隄子拍頭三十三且四八天之大數太上之神恐不過此既而武成崩年三十二徐之才性滑稽有機辯精醫術圖識之學有人患脚根腫痛諸醫莫識之才曰蛤精疾也由乘船入海垂脚水中疾者曰實曾如此之才爲剖得蛤子二大如榆莢又有以骨爲刀子把者五色斑斕之才曰此人

癩也問得處云於古冢見髑髏額骨長數寸試剖視有文理故用之其明悟通博如此鄭道育常戲之才為師公之才曰既為汝師又為汝公在三之義頗居其兩又嘲王昕姓云有言則註近大便狂加頸足而為馬施角尾而成羊盧元明因戲之才云卿姓是未入人名是子之誤之當為之也即答云卿姓在上為虐在丘為虛生男則為虜配馬則為驢又常與朝士出遊遙望羣犬競走諸人試令目之之才即應聲云為是宋鵲為是韓盧為逐李斯東走為負帝女南徂

史衛

卷之十三

北齊

二十七

之才妻魏廣陽王妹之才從文襄求得為妻和陽士開知之乃淫其妻之才遇見而避之退曰妨少年戲笑其縱之如此終僕射

疏勒國王文成未遣使送釋迦牟尼佛袈裟一長二丈餘帝以審是佛衣應有靈異遂燒之以驗虛實置於猛火之上經日不然觀者莫不悚駭

史衛卷之十四

明 晉安余文龍中拙刪輯

男兆胤伯景校

北周

周武帝保定三年有人生子男而陰在背後如尾兩足指如獸爪有犬生子腰以後分為二身兩尾六足宣帝每對臣下自稱為天以五色土塗所御天德殿不許人有高大之稱姓高者改為姜高祖為長祖曾為次長祖凡上及大及天皆改為長捶人以百二十

史衛

卷之十四

北周

一

為度名曰天杖內職官人亦如之

西陽公溫宣帝從祖兄其妻尉遲氏有客色因入朝帝飲以酒逼而媾之隨誅溫即追氏入官為妃尋立為后

宣帝天元大皇后楊氏名麗華隋文帝長女帝自稱為天故立后亦以天名又立四后以象四星並加大及天中之號后性柔婉不妬忌四皇后及嬪御等咸愛而仰之帝後昏暴滋甚喜怒乖度后進止詳閑辭色不撓帝大怒賜死后母獨孤氏聞之詣閣陳謝叩

頭流血乃免宣帝不豫詔隋文帝入禁中侍疾受遺輔政后初雖不預謀然以嗣主幼冲恐權在他族不利於已心亦甚悅後知隋文有異圖意頗不平及行禪代憤惋愈甚隋文內甚愧之

孝伯字胡王性沈正謇諤好直言武帝以爲左官正當因侍坐帝問我兒比進不答曰皇太子比懼天威更無罪失及王軌因內宴持帝鬚言太子不善帝罷酒責孝伯曰公常云太子無過今軌有此言公爲誰矣孝伯拜曰臣聞父子之際人所難言臣知陛下不能割情忍愛遂爾結舌帝知其意默然久之乃曰朕已委公公其勉之後宣帝荒淫誅戮無度遂令賜死隋文帝踐極謂高穎曰宇文孝伯寔有周稟臣若此人在朝我輩無措手處

宇文鼎字婆羅門大業中養於宮內後爲千牛左右煬帝甚親昵之每有游宴必侍從至于出入臥內伺察六官往來不限門禁時人號爲宇文三郎與官人淆亂至於妃嬪公主亦有醜聲蕭后言於帝帝聞慙不敢見兄協因奏鼎壯不可久在官掖帝不之罪召

史綱

卷之十四

北周

二

入待之如初

李崇字永隆英果有籌算膽力過人幼以父賢勛封迴樂縣侯親族相賀崇獨泣下賢問之對曰無助於國幼少封侯當報主恩不得終於孝養是以悲耳賢奇之及知叔父穆以并州附隋文慨然太息曰合家富貴數十人遇國有難竟不能扶傾繼絕何面目處天地間乎後爲突厥所圍死亡畧盡崇知不免令其士卒曰吾喪師徒罪當萬死今效命以謝國家看吾死且可降賊方便散走還見至尊道此意也乃挺刃

史綱

卷之十四

北周

三

突厥復殺二人沒于陣

李敏字樹生文帝以其父死王事養於宮中美姿容善騎射工歌舞茲管閑皇初周宣帝后樂平公主有女娥英妙擇婚對勅貴公子弟集弘聖官者日以百數公主選取敏禮儀如尚帝女後將待宴公主謂敏曰我以天下與至尊惟一女夫當爲汝求柱國若授餘官慎無謝及進見上上親御琵琶遣敏歌舞大悅謂公主曰敏何官對曰一白丁耳謂敏曰今授儀同敏不答上曰不滿爾意邪今授開府又不謝上曰公

主有大功於我我何得向其女婿惜官邪今授卿柱國敏迺拜而前舞遂於坐發詔授柱國以本官宿衛竟食湯沐五千戶

李遠字萬歲幼有器局嘗與羣兒爲戰鬪戲指揮便有軍陣之法郡守見而異之召使更戲羣兒散走遠持杖叱之復爲向陣意氣雄壯殆甚於前郡守曰此小兒必爲將帥非常人也及長獵涉書傳歷尚書左僕射嘗獵於莎柵見石於叢薄中以爲伏兎射之鏃入寸餘視之乃石周文聞而異之賜書曰昔李將軍

史衛

卷之十四 北周

四

親有此事公今復爾可謂世載其德矣時周文嫡嗣未建明帝居長已有成德孝閑處嫡年尚幼冲乃謂羣公曰孤欲立子以嫡恐大司馬有疑大司馬卽獨孤信敬后父也衆未有答遠曰立子以嫡不以長曷陽公爲嗣公何疑焉若以信爲嫌請卽斬信便起投劍周文亦起曰何事至此信又自陳說遠乃止於是羣公並從遠議遠出外拜謝信曰臨大事不得不爾信亦謝遠曰今日賴公決此大議後以子植謀害晉公護事泄逼令自殺

李穆字顯慶明敏有度量小心謹肅以軍功進爵爲公芒山之戰周文馬中流矢驚逸墜地敵人追及左右皆散穆下馬以策擊周文背因大罵曰籠陳軍士爾曹主何在爾獨住此敵人見其輕侮不疑是貴人遂捨而過穆以所乘驄馬授周文遂俱逸是日微穆周文已不濟矣周文歎其忠節曰人所貴惟命穆遂輕命濟孤爵位玉帛未足爲報乃特賜鐵券恕以十死子姪親疎皆獲褒崇

李樹字雲傑長不盈五尺性果決有膽氣爲周文帝

史衛

卷之十四 北周

五

帳內都督從復弘農破沙苑樹驍騎馬運矛衝堅陷陣隱身鞍甲之中敵人見之皆云避此小兒周文初亦聞其驍悍未見其能至是方嗟嘆之謂曰但問膽決如何何必要須八尺之軀也進爵汝南郡公廷州刺史

李密字法主才兼文武志氣雄遠越王侗稱尊號遣使授密太尉尚書令大行臺元帥魏國公與宇文文化及相拒黎陽隔水語密數之曰卿本匈奴奴曷敢破野頭耳父與兄弟皆受隋恩豈容躬行殺虐今若建來

歸義尚可全後嗣化及默然俯仰良久乃瞋目大言曰共你論相殺事何須作書傳雅語密謂從者曰化及庸懦如此忽欲圖帝王吾當折杖驅之

王熊字熊羆拜雍州刺史初神武遣韓軌從河東賁濟襲熊羆不覺比曉軌衆已乘梯入城熊尚臥未起聞閣外洶洶便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棒大呼而出謂曰老熊當道臥貉子那得過敵見驚退軌投城遁走文帝聞而壯之性儉率不事邊幅嘗有臺使至熊爲設食使乃裂去薄餅緣熊曰耕種收穫其功已深史讚

卷之十四 北周

六

春爨造成用力不少爾之選擇當是未饑命左右撤去之使者愕然又客與熊食瓜客削瓜皮侵肉稍厚熊意嫌之及瓜皮落地乃引手就地取而食之客甚愧色然清廉公正不營生業雖貴顯不改衙門身死之日家甚貧罄當時服之

王思政容貌魁梧有籌策爲荊州刺史命都督蘭小歡督工繕修城塹掘得黃金三十斤夜中密送至旦思政召佐史以金示之曰人臣不宜有私悉封金送上周文嘉之賜錢二十萬常以勤王爲務不營貴產

嘗被賜園地思政出征後家人種桑果雜樹及還見而怒曰匈奴未滅去病辭家況大賊未平欲專產業豈所謂憂公忘私邪命左右拔而棄之故身陷之後家無蓄積

樂運字承業除萬年縣丞抑挫豪右號稱強直武帝幸同州召赴行在所既至謂曰卿言太子何如人運曰中人也時齊王憲以下並在帝側帝顧謂憲等曰百官佞我皆云太子聰明睿智惟運云中人方驗運之忠直耳於是因問運中人之狀運對曰班固以齊

史讚 卷之十四 北周

七

桓公爲中人管仲相之則霸堅刁輔之則亂可與爲善亦可與爲惡也帝曰我知之矣遂妙選官官以匡弼之乃超拜運京兆郡丞後宣帝卽位德政不修昏暴滋甚運乃與禮詣朝堂陳帝八失帝大怒將戮之賴諫獲免翌日帝頗感悟召運謂之曰朕昨夜思卿所奏寔是忠臣賜御食以賞之運後錄夏殷以來諫爭事集而部之凡六百三十九條合四十一卷名曰諫苑奏上之隋文帝覽而嘉焉

蘇威字無畏隋文帝受禪拜太子少保兼納言帝嘗

與文獻皇后封賜召威及高頴楊素廣平王雄四人
謂曰太史言朕祚運盡於三年朕憂懣故舉此酒耳
今欲營南山嶮處與公等固之以觀時變將如何威
進曰周文脩德旋地動之災宋景一言退法星三舍
願陛下恢崇德度享天之休若棄德恃嶮同舟之人
誰非敵國縱南山之岨安足固哉帝善其言屬之以
酒帝嘗怒一人將殺之威入閣進諫不納帝怒甚將
白出斬之威當前不去帝避之而出威又遮止帝帝
拂衣入良久乃召威謝曰公能若是吾無憂矣於是

史綱

卷之十四 北周

八

賜馬二疋錢十萬帝嘗謂朝臣曰蘇威不遇我無以
措其言我不得蘇威何以行其道楊素才辯無雙至
若斟酌古今助我宣化非威匹也蘇威若逢亂世商
山四皓豈易屈哉其見重如此

柳慶字更興領雍州別駕有賈人持金二十斤寄居
京師每出常自執鑰無何緘閉不異而並失之郡縣
謂主人所竊自誣服慶疑之乃召問賈人曰卿鑰恒
置何處對曰自帶慶曰頗與人同宿乎曰無與同飲
乎曰日者曾與一沙門再度酬宴醉而盡寢慶曰沙

門乃真盜耳卽遣捕沙門乃懷金逃匿後捕得盡獲
所失金又有胡家被劫郡縣按察莫知賊所隣近被
囚者甚多慶乃作匿名書多勝官門曰我等共劫胡
家徒侶混雜終恐泄露今欲首伏懼不免誅若聽先
首免罪便欲來告慶乃復施免罪之牒居二日廣陵
上欣家奴面縛自告牒下因此盡獲黨與

柳機字匡時在周時與族人昂俱歷顯要及隋文卽
位並爲外職楊素時爲納言方用事因上賜宴素戲
曰二柳俱摧孤楊獨聳坐者歡笑機竟無言

史綱

卷之十四 北周

九

柳弘字匡道歷小官尹御正上士陳遣王偃人來聘
武帝令弘勞之偃人謂弘曰來日至藍田正逢滋水
暴長所齋國信溺而從流今所進假之從吏請勒下
流人見爲尋此物弘曰昔淳于之獻空籠前史稱以
爲美足下假物而進詎是陳君命乎偃人慙不能對
武帝聞而嘉之盡以所進物賜弘及卒楊素誄之曰
山陽王弼風流長逝頴川荀彧零落無時修竹夾池
水絕淇園之賦長楊映沼無復洛川之文
達奚武字成興徵時奢侈好華飾及居重位不持威

儀行常單馬左右從一兩人而已門外不施戟恒畫掩一扉或謂曰公位冠羣后何輕率若是武曰吾昔在布衣豈望富貴今日富貴不可頓忘疇昔且天下未平國恩未暇安可過事威容乎言者慙而退

達奚震字猛略驍勇走及奔馬周文嘗於渭北校獵時有免過前震與諸將競射之馬倒而墜震足不傾躓因步走射之一發中免顧馬纔起遂回身騰上周文喜曰非此父不生此子賜雜綵一百段文武也

赫連達字朔周爲夏州總管邊境胡人或饋達羊達

史

卷之十四 北周

十

欲招異類報以綳帛主司請用官物達曰羊入我厨物出官庫是欺上也命取私帛與之

耿豪本名令貴沙苑之戰殺傷甚多血染甲裳盡赤周文歎曰令貴武猛所向無前觀其甲裳足以爲驗不須更論級數也從戰芒山謂所部曰大丈夫除賊須右手拔刀左手把鎗直斫直刺慎莫畏死遂大呼入敵俄頃而還又謂左右曰吾豈樂殺人但壯士除賊不得不爾若不能殺賊又不爲人所傷何異逐坐人也周文嘉之拜北雍州刺史進位侍中開府儀同

三司時李穆蔡祐初與豪同時開府後並居豪之右豪不能平謂周文曰人間物議謂豪勝李穆蔡祐周文曰何以言之豪曰人言李穆蔡祐是丞相轉轉耿豪王勇丞相咽項以在上故爲勝也

高琳字李珉母嘗被襖洩演遇見一石光彩朗潤遂持以歸是夜夢人衣冠有若仙者謂曰夫人向所將來石是浮磬之精若能寶持必生令子母驚寤舉身流汗俄而有娠遂生琳從孝武西征封鉅野縣子河橋之役勇冠三軍周文謂曰公卽我之韓白也復戰

史

卷之十四 北周

十一

芒山破擊齊將東方老老退謂其左右曰吾經陣多矣未見如此健兒後討平文州氏師還賜宴賦詩琳末章云寄言寶車騎爲謝霍將軍何以報天子沙漠靜祇氛孝聞大悅

李遷哲字孝彥性華侈厚自奉養妾媵至有百數男女六十九人緣漢千餘里間第宅相次姬媵之有子者分處其中各有僮僕侍婢閹人守護遷哲每鳴笳導從往來其間縱酒歡騰盡生平之樂子孫參見或忘其年名者披簿以審之終安康郡公

唐瑾字開璿燕公丁謫南伐江陵以瑾爲元帥府長史及軍還諸將多因虜掠大獲財物瑾一無所取惟得書兩車載之以歸或曰周文曰唐瑾大有轡重悉是梁朝珍玩周文初不信之然欲明其虛實密遣使檢閱之惟見墳籍而已乃嘆曰孤知此人來二十許年明其不以利干義向若不令檢視恐常人有投杼之疑孤所以益明之耳凡受人委任當如此也

豆盧勣字定東拜渭州刺史甚有惠政華夷悅服大

史衡

卷之十四

北周

十三

絕壁千尋由來乏水諸羌苦之勳馬足所踐忽飛泉涌出有白鳥翔止廳前乳子而後去有白狼見於臺武人爲之語曰我有丹陽山出玉璽濟我人夷神鳥來翔百姓因號其泉曰玉璽泉

楊達字士達有學行歷官俱著能名文帝平陳後差品天下牧宰達爲第一擢拜工部尚書加上開府楊

素每曰有君子貌兼君子心者惟楊達耳
韓禽字子通拜涼州總管徵還京其隣母見禽門下儀衛甚盛有同王者母異而問之其中人曰我來迎

王忽不見又有人疾篤忽驚走至禽家曰我欲謁王左右問何王曰閻羅王禽子弟欲捷之禽止之曰生爲上柱國死作閻羅王亦足矣因寢疾卒

趙軌少好學有行檢其東隣有桑甚落其家軌遣人悉拾還其主戒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杼物不願侵人汝等宜以爲戒隋文受禪爲齊州別駕考績令入朝父老揮涕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是以不敢以盈酒相送公清如水請酌一盃水奉饒軌受飲之復爲原州司馬夜行其左右馬逸入田

史衡

卷之十四

北周

十三

中尋人禾軌駐馬待明訪知禾主酬直而去原州人吏聞之莫不改操

孟信字脩仁拜趙平太守政尚寬和權豪無犯去官居貧無食唯有一老牛其兄子賣之擬供薪米麥粢已訖信適從外來告買者曰此牛先來有病小用便發君不須也杖其兄子二十

劉瑋字寶義好讀書善文筆爲上黃侯蕭曄所器重有梁之外戚張綰嘗於新渝侯宅因酒後詬京兆杜果曰寒士不遜瑋厲色曰此坐誰非寒士瑋本意在

綰而曄以爲屬已辭色不平璠曰何王之門不可曳
長裾也遂拂衣而去曄謝之乃止

劉行本精心諷讀性剛烈有不可奪之志武帝朝累
遷掌朝下大夫周代故事天子臨軒掌朝典筆硯持
至御坐則承御大夫進取之及行本爲掌朝將進筆
於帝承御復欲取之行本抗聲曰筆不可得帝驚視
問之行本曰臣聞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臣旣不得佩
承御刀承御亦焉得取臣筆帝曰然因令二司各行
所職隋文帝踐祚拜諫議大夫檢校中書侍郎上嘗

史綱

卷之十四

十四

怒一郎於殿前答之行本進諫上不顧行本正當上
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令臣在左右臣言若是陛下
安得不聽臣言若非當致之於理安得輕臣而不顧
臣所言非私因置笏於地而退上歛容謝之遂原所
答者及與唐令則俱爲太子左庶人令則每以弦歌
教內人行本責之曰庶子當匡太子以正道何雙昵
房帷之間哉劉臻明克讓陸爽並以文學爲太子所
親行本憊其不能調護謂之曰卿等正解讀書耳左
衛率長史夏侯福爲太子所昵太子嘗得良馬令福

乘而觀之因令行本復乘行本正色曰至尊寵臣於
庶子位欲輔導殿下以正道非爲殿下作弄臣太子
慙而止未幾卒及太子廢上曰嗟乎使劉行本在勇
當不及此

樊深字文深因避難墜崖傷足絕食再宿於後遇得
一簞餅欲食之然念繼母老痺或免虜掠乃弗食夜
中匍匐尋覓母因以饋母還復遁去周文以爲博士
深經學通贍每解書多引漢魏以來諸家義而說之
後生聽其言者不能曉悟背而譏之曰樊生講書多

史綱

卷之十四

十五

門戶不可解然性好學老而不怠嘗據鞍讀書至馬
驚墜地損折支體終亦不改

熊安生字植之尹公正薦之周武帝帝幸其第親執
其手引與同坐謂曰朕未能去兵以此爲愧安生曰
黃帝尚有阪泉之戰況陛下躬行天罰乎帝曰齊氏
賦役繁興竭人財力朕欲以府庫及三臺雜物散之
百姓公以爲何如安生曰昔武王克商散鹿臺之財
發巨橋之粟陛下此詔異代同美帝又曰朕何如武
王安生曰武王伐紂懸首白旗陛下平齊兵不血刃

愚謂聖略爲優帝大悅

何妥字栖鳳少機敏八歲遊國子學助教顧良戲之曰汝姓何是荷葉之荷爲河水之河妥應聲曰先生姓顧是眷顧之顧爲新故之故衆咸異之周宣帝初立五后辛彥之曰后與天子匹體齊尊不宜有五妥駁曰帝嘗四妃舜又二妃亦何常數蘇威嘗言於上曰臣先人每誡臣云唯讀孝經一卷足可立身經國何用多爲上亦然之妥曰蘇威所學非止孝經厥父若信有此言威不從訓是其不孝若無此言面欺陛下

史衛

卷之十四 北周

十六

下是其不誠不誠不孝何以事君自後威與妥更相訶詆威曰無何妥不慮無博士妥曰無蘇威亦何憂無執事威竟坐廢

羊女王舜父子春爲從兄長忻夫婦所殺舜時年七歲妹榮五歲璠二歲並孤苦寄食親戚舜撫育二妹恩義甚篤而舜陰有復讐之心長忻殊不爲備妹俱長親戚欲嫁之輒拒不從乃密謂二妹曰我無兄弟致使父讐不復吾輩雖女子何用生爲我欲共汝報復汝竟何如二妹皆垂泣曰唯姊所命夜中姊妹各

持刀踰牆入手殺長忻夫婦以告父墓因詣縣請舉姊妹爭爲謀首州縣不能決周文帝聞而嘉嘆特原之

檀特師者名惠豐身爲比丘不知何處人飲酒啖肉語嘿無常逆論來事後皆如言居於涼州宇文仲和爲刺史請之至州歷觀廐庫乃云何意畜他官馬官物仲和怒不聽未幾拒不受代朝廷禽之身死資財沒官周文召之檀特發至岐州會齊神武來寇玉壁檀特曰狗豈能至龍門也神武果不至龍門而還大

史衛

卷之十四 北周

十七

統十七年春初忽著一布帽周文左右驚問之答曰汝亦著王亦著也至三月而魏文帝崩復取一白絹帽著之左右復問之云汝亦著王亦著也未幾丞相夫人薨後又著白絹帽左右復問之云汝不著王亦著也尋而丞相第二兒武邑公薨他皆類此

強練容貌長壯神情敞悅意欲有所說逢人輒言若值其不欲言縱苦加祈請不相酬答晉公護未誅前練曾手持一瓢到護第門外抵破曰瓢破子苦時平高公侯伏龍恩深被任委強練至龍恩宅呼其妻元

氏及其妾媵并婢僕等並令連席而坐諸人以逼夫
人苦辭不肯強練曰汝等一側人耳何有貴賤遂逼
就坐未幾而護誅諸子並死龍恩亦伏法籍沒其家
建德中每夜上街衢邊樹大哭釋伽牟尼佛或至申
旦如此者累月聲甚哀苦俄而廢佛道二教大衆未
又以一無底囊歷長安市肆告乞市人爭以米麥遺
之強練張囊受之隨卽漏之於地人或問之答曰但
欲使諸人見盛空耳至隋開皇初果移都於龍首山
城遂空廢後莫知所終

史綱

卷之十四 北周

六

蕭啓字理孫武帝之孫昭明太子第三子也初爲雍
州刺史周文帝平江陵命啓主梁嗣遂稱帝於其國
好學善屬文尤長佛義不飲酒安儉素事母以孝聞
又不好聲色尤惡見婦人雖相去數步亦云遙聞其
貞經御婦人之衣更不著並皆棄之一幸姬媵病臥
累旬又惡見人髮白事之者必方便避之擔輿者冬
月必須裹頭夏月則加蓮葉帽所著有文集十五卷
行於世

子歸嗣字仁遠機辯有文學善馭下爲周武帝所賞

異帝與之宴齊氏故臣叱列長叉亦預焉帝指謂歸
曰是登陴罵朕者也歸曰長叉未能輔策翻取吠堯
帝大笑及酒酣帝又命琵琶自彈之仍謂歸曰當爲
梁主盡歡歸乃起請舞帝曰王乃能爲朕舞乎歸曰
陛下旣親撫五絃臣何敢不同百獸帝大悅賜絳綰
萬段良馬數十疋并賜齊後主妓妾及帝所乘五百
里駿馬以遺之至隋文踐極恩禮彌厚位在王公之
上

史綱

卷之十四 北周

七

宗如周有才學以府寮隨啓至度支尚書如周面狹
長啓以法華經云聞經隨喜面不狹長嘗戲之曰卿
何爲謗經如周踞踏自陳不謗啓謂之如初如周愚
出告蔡大寶大寶知其旨笑謂之曰君當不謗餘經
正應不信法華耳如周乃悟又嘗有人訴事於如周
謂爲經作如州官也乃曰某有屈滯故來訴如州官
如周曰爾何小人敢呼我名其人慙謝曰祇言如周
官作如州不知如周官名如周早知如周官名如周
則不敢喚如周官作如州如周乃笑曰令卿自責見
侮反深衆咸服其寬雅

卷之十四終

史綱卷之十五

明 晉安余文龍中拙刪輯

男兆胤伯景校

隋

高祖文皇帝姓楊名堅皇妣呂氏生帝於馮翊波若寺有紫氣充庭時有尼來自河東謂皇妣曰此兒所從來甚異不可於俗間處之乃將帝舍於別館躬自撫養皇妣抱帝忽見頭上出角獨體起鱗墜帝于地尼自外見曰已驚我兒致令晚得天下帝龍額額上

史綱

卷之十五

有五柱入頂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字

隋文獻獨狐后諱伽羅與帝甚相得周宣帝崩隋文居禁中總百揆后使李圓通謂文帝曰勝獸之勢必不得下勉之及帝受禪立爲皇后突厥嘗與中國交市有明珠一篋價直八百萬幽州總管陰壽白后市之后曰當今戎狄屢寇將士罷勞未若以八百萬分賞有功者百寮聞而畢賀文帝甚寵之帝每臨朝后輒與上方輦而進至閣乃止使官官伺帝政有所失隨則匡諫多所弘益侯帝退朝而同反宴寢有司

史綱

卷之十五

二

奏請同聽政后曰以婦人與政或從此漸不可開其源也不許每謂諸公主曰周家公主類無婦德失禮於舅姑離薄人骨肉此不順事爾等當誠之姑子都督崔長仁犯法當斬文帝以后故免之后曰國家之事焉可顧私長仁竟坐死異母弟隋以猶鬼巫蠱呪詛於后坐當死后三日不食爲之請命曰隋若盡政害民者不敢言今坐爲妾身請其命隋於是減死一等每聞大理決囚未嘗不流涕好讀書議達今古凡言事皆與上意合官中稱爲二聖然性尤妬忌後官莫敢進御見諸王及朝士有妾孕者必勸帝斥之后崩後陳宣華蔡容華夫人俱有寵帝頗惑之由是發疾及危篤謂侍者曰使皇后在吾不及此云

宣華陳夫人陳宣帝女也性聰慧姿貌無雙獨狐后後寵擅專房主斷內事煬帝奪宗之計頗有力焉帝寢疾於仁壽宮夫人與皇太子同侍疾平日更衣爲太子所逼夫人拒之得免歸於上所上怪其神色有異問之夫人泣以實對帝悲曰畜生何堪付大事獨孤誠誤我因呼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曰呼

我兒述等呼太子帝曰勇也述雖出關爲勅書訖示左僕射楊素素以白太子太子遣張衡入寢遂令夫人及後宮同侍疾者並就別室俄聞上崩夫人與諸後宮相顧曰事變矣皆色動股慄瞞後太子遣使者齎金合帖紙於際親署封字以賜夫人夫人惶思以爲鳩毒不敢發使者促之乃發見合中有同心結數枚諸宮人相謂曰得免死矣陳氏恚而却坐不肯致謝諸宮人共逼之乃拜使者其夜太子蒸焉

煬帝愍皇后蕭氏梁明帝歸之女性婉順有智識好

史

卷之十五

三

學解屬文頗知占候帝每游幸未嘗不隨後見帝失德心知不可不敢措言因爲述志賦以自寄文甚美及帝幸江都臣下離貳官人白后曰宿衛者在在偶語謀反后曰天下事一朝至此勢去已然無可救也何用言徒令帝憂煩耳自是無復言者

蔡景王整隋文帝次弟也文帝初居武元之憂率諸弟負土爲墳人植一柏四根鬱茂整一根獨萎後因大風雨并根失之後果從武帝平齊力戰而死子智積襲始文帝龍潛時與景王不睦太妃尉氏又與獨

孤皇后不相諧以是智積常懷危懼每自貶損帝亦哀憐之人或勸智積爲產業答曰昔平原露朽財帛苦其多也吾幸無可露何更營乎有五男只教讀論語孝經而已亦不令交通賓客或問其故智積曰恐兒子有才能以致禍也及遇疾不呼醫臨終謂所親曰吾今日始知得保首領沒於地矣

秦王俊字阿祗窮極奢侈漸違法制徵還京師免官以王就第劉昇諫曰秦王非有他過但費官物營麗舍而已臣謂可容帝曰法不可違楊素復諫帝曰我

史

卷之十五

四

是五兒之父非兆人之父若如公意何不別制天子兒律以周公爲人尚誅管蔡我誠不及周公遠矣安能虧法乎不許王疾薨命所爲侈麗物器焚之轉送終之具務從儉約以爲後世法王府僚佐請立碑帝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爲若子孫不能保家徒與人作鎮石耳

高顯字昭玄官上柱國進爵齊國公甚爲帝所委任獨孤后欲立晉王頊不可隱欲去之初顯夫人率后言于帝曰高傑射老矣而喪夫人陛下何以不爲之

嬰帝告之類流涕謝曰臣今已老退朝惟齋居讀佛經而已雖陛下垂哀之深至於納室非臣所願帝乃止至是頗愛妾產男帝聞極歡后甚不悅曰陛下當復信類邪始陛下欲爲類娶類心存愛妾面欺陛下今其詐已見帝由是疎類

牛弘字里仁性寬裕好學博聞進爵奇章公拜禮部尚書上甚敬重之時楊素恃才矜貴侮慢朝臣惟見弘未嘗不改容自肅素將擊突厥詣弘言別弘送至中門而止素謂曰大將出征故來叙別何相送之近

史簡

卷之十五

五

也弘遂揖而退素笑曰奇章公可謂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及獻皇后崩王公以下不能定其儀注弘斯須之間故實悉備素歎曰衣冠禮樂盡在此矣非吾所及也弟弼好酒而酣嘗醉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宅其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弘聞無所怪問直答曰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其寬和如此

元諧性豪俠有氣調少與隋文帝同受業甚相友愛及帝爲相引致左右諧謂帝曰公無黨譬如水間一

埽牆大危矣公其勉之及帝受禪願諧笑曰水間將竟何如也

張威以功遷青州總管因家奴竊蘆葦根侵擾百姓坐廢後從上祠太山至洛陽問威所執笏安在威頓首曰臣負罪無顏復執謹藏於家上曰可持來威明日奉笏以見上曰公雖不遵法度功效實多今還公笏

皇甫績字功明三歲而孤爲外祖韋孝寬所鞠養孝寬以諸子墮業督以嚴訓愍績孤幼特捨之績歎曰

史簡

卷之十五

六

我無庭訓養於外氏不能尅躬勵已何以成立深自感激命左右自杖三十孝寬聞而對之流涕於是專精好學略涉經史官信州總管

元巖字君山剛鯁有氣局以名節自許周宣帝昏暴京兆郡丞樂運與纓詣朝堂陳帝八失言甚切至帝大怒將戮之朝臣莫有救者巖謂人曰臧洪同日尚可俱死況比干乎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俱斃詣閣請見言於帝曰樂運知書奏必死所以不顧身命者欲取後世名陛下若殺之乃成其名落其術內不如

勞而遣之以廣聖度運因是獲免

李圓通少孤賤給使隋文帝家帝少時每宴客恒令圓通監厨性嚴整左右僕婢咸所敬憚惟世子乳母恃寵輕之賓客未供每有干請圓通不許或輒持去圓通大怒叱厨人撾之數十叫聲徹於閣內僚吏左右代其失色賓去後帝知之召圓通命坐賜食深被信任封萬安縣公

李安字玄德隋文帝作相引之左右遷職方中大夫弟哲字儀同安叔父梁州刺史璋與周趙王招謀害

史綱

卷之十五

七

帝誘哲爲內應哲謂安曰寢之則不忠言之則不義失忠與義何以立身安曰丞相父也其可背乎遂陰白之及趙王等伏誅將加官賞安頓首曰豈可將叔父之命以求官賞於是俯伏流涕悲不自勝帝爲之改容曰我爲汝特存璋子乃命有司罪止璋身帝亦爲安隱其事而不言

楊尚希性醇厚通學業甚有雅望爲朝廷所重上時每旦臨朝日側不倦尚希諫以爲陛下宜舉大綱責成宰輔繁碎之務非人主所宜親上歡然曰公愛我

者尚希有足疾謂曰蒲州出美酒足堪養病屈公臥臨之於是拜蒲州刺史

來護兄字崇善以功遷建州總管拜瀛州刺史以善政聞帝謂曰昔國步未康卿爲名將今天下無事又爲良二千石可謂兼美矣

樊子蓋字華宗授武威太守加金紫光祿大夫帝曰人道公清定如此不子蓋謝曰臣安敢清止是小心不敢納賄耳於是賜之口味百餘觔加右光祿大夫子蓋曰願奉丹陛帝曰公侍朕則一人而已委以西

史綱

卷之十五

八

方則萬人之敵宜識此心

周羅睺字公布善騎射曉兵書以軍功累除太子左衛率信任愈重時參宴席陳主曰周左率武將詩每前成文士何爲後也都官尚書孔範曰周羅睺執筆製詩還如上馬入陣不在人後

李景字道興漢王諒作亂遣劉嵩喬鍾葵等來攻景發兵破之先是府內井中甕上生花如蓮并有龍見時變爲鐵馬甲士又有神人長數丈見城下跡長四尺五寸景問巫者巫者曰此不祥之物來食血耳景

大怒推出之旬日而兵至死者數萬景尋被徵進柱國右武大將軍

裴政字德表仕梁爲給事黃門侍郎魏軍圍荊州政在外見裴蕭啓令鎖送城下招降許之既而告城中曰援兵大至吾以閒使被禽當以碎身報國齊怒命趣行戮蔡大業諫曰此人之望也殺之則荊州不可下因得釋周文聞其忠轉授少司憲明習政事剖決如流用法寬平無有冤濫囚徒犯極刑者乃許其妻子入獄就之至冬將行決皆曰裴大夫致我於死死無所恨

史

卷之十五

九

高構字孝基滑稽多智辯給過人好讀書工吏事累遷戶部侍郎馮翊武鄉女子焦氏既瘞又贅嫁之不售嘗樵菜於野爲人所犯而有孕遂生一男年六歲莫知其姓於是申省構判曰母不能言窮究理絕案風俗通姓有九種或氏於爵或氏所居此

鄉可以武爲姓

梁毗字子諶剛鯁有局量楊素薦爲華州長史素田宅多在華陰左右放縱毗以法繩之無所寬貸毗因

朝集素謂之曰素之舉卿適以自罰也毗答曰素法一心者恐累公所舉素笑曰前言戲耳卿之奉法素之望也

梁建緒性甚亮直有學業與文帝有舊帝陰有禪代之計因謂曰且躊躇當共取富貴耳建緒自以周之大夫因義形於色曰明公此旨非僕所聞開皇初來朝上謂之曰卿亦悔否建緒稽首曰臣位非徐廣情類楊彪上笑曰朕雖不解書語亦知卿此言不也

史

卷之十五

十

長皆服金冠以金多者爲豪雋由是遞相陵辱每尋干戈略無寧歲毗患之後因諸酋長相率以金遺之於是置金座側對之慟哭謂曰此饑不可食素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今將此來欲殺我邪一無所納悉以還之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文帝聞而善之徵爲散騎常侍大理卿

趙綽字士倬性質直剛毅文帝知其清正遷大理少卿刑部侍郎辛璽嘗衣緋褠俗云利官上以爲厭璽將斬之綽曰據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曰卿惜

辛置而不自惜也命斬之綽曰陛下寧可殺臣不可殺辛置至朝堂解衣當斬上使人謂曰竟何如綽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上拂衣入良久乃釋之明日謝綽勞勉之賜物三百段時上禁行惡錢有犯者武侯執以聞上悉令斬之綽諫曰此人坐當杖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不以臣愚暗置在法司欲妄殺人豈得不關臣事上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對曰臣望感天心何論動木上復曰噉羹者熱則置之天子之威欲相挫邪綽拜而益前訶之不肯退上遂

史衛

卷之十五

十一

入上每與皇后同榻引綽入閣中呼坐評論得失前後賞賜以萬計後進開府上謂曰朕於卿無所愛惜但卿骨相不當貴耳

麥鐵杖驍勇有膂力日行五百里諫誕使酒好交游重信義初爲盜後從楊素北征突厥加上開府復擊漢王諒進位柱國因朝集考功郎竇威嘲之曰麥是何姓鐵杖應聲曰麥豆不殊何忽相怪威赧然無以應時人以爲敏捷及遼東之役請爲前鋒顧謂醫者吳景賢曰大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艾炷炙頰瓜

蒂歎鼻瘵黃不差而臥死兒女手中平將度逾呼其三子曰阿奴當備淺色黃衫吾荷國恩今是死日我得被殺爾當富貴唯誠與孝爾其勉之果戰死

沈光字總持少驍捷善戲馬爲天下之最微有詞藻不拘小節交通輕俠爲京師惡少所附初建禪定寺其中幡竿高十餘丈適值繩絕非人力所及光謂僧曰當相爲上繩諸僧驚喜光因取索口銜拍竿而上直至龍頭繫繩畢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拓地倒行十餘步觀者駭愕嘆異時人號爲肉飛仙

史衛

卷之十五

十一

劉臻字宣摯拜儀同三司與劉訥同官情好甚密臻住城南訥住城東臻退朝欲謁訥謂前驛曰汝識劉儀同家乎從者以臻欲歸遂引至門臻據鞍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迎門臻驚曰汝亦來耶其子答曰此是大人家於是顧盼久之乃悟叱曰汝太無意吾欲造劉訥耳

辛彥之仕隋歷國子祭酒禮部尚書文帝嘗令彥之與沈重論議重不能抗避席而謝曰辛君所謂金城湯池無可攻之勢帝大悅除隋州刺史時州牧多貢

珍玩惟彥之所貢並共祭之物上謂朝臣曰人安
無學彥之所貢稽古之力也遷潞州刺史崇信佛道
立浮圖二所並十五層有州人張元暴死數日乃蘇
云遊天上見新構一堂制極崇麗元問其故云幸刺
史有功德造此堂以待之是年卒

房暉遠字崇儒有志行明三禮春秋三傳詩書周易
兼善圖緯隋文帝以爲國子博士帝嘗謂羣臣曰自
古天子有女樂乎楊素以下莫知所出遂言無女樂
暉遠曰臣聞窈窕淑女鍾鼓樂之此卽王者房中之

史

卷之十五

七

樂著於雅頌不得言無帝大悅

顏之儀字升博學善詞賦嘗獻梁元帝荊州頌辭致
雅贍帝手勅曰枚乘二葉俱得游梁應貞兩世並稱
文學我求才子鯁慰良深周宣帝崩劉昉鄭譯等矯
遺詔以隋文帝爲丞相輔少主逼之儀署詔之儀厲
色不從文帝後索符璽之儀正色曰此天子之物自
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文帝怒將戮之以其人望乃
止後拜集州刺史代還不仕正月例入朝文帝望而
識之命引至御坐謂之曰見危受命臨大節而不可

奪古人所難何以加卿乃賜錢十萬米一百石

崔廣字祖濟七歲能屬文容貌短小有口辯開皇初
徵爲河南豫章二王侍讀及河南爲晉王轉記室參
軍自此去豫章王重之不已遺廣書曰足下博聞強
記鉤深致遠視漢臣之三籙似陟蒙山對梁相之五
車若吞雲夢吾兄欽賢重士敬愛忘疲先築郭隗之
宮常置穆生之醴今者大啓南陽方開東閣想得奉
飛蓋曳長裾藉玳筵躡珠履歌山桂之偃蹇賦池竹
之檀樂其崇貴也如彼其風流也如此幸甚幸甚何

史

卷之十五

七

樂如之高視上京有懷德祖才謝天人多慙子建書
不盡意寧俟繁辭廣答曰伏惟令王殿下稟潤天潢
承輝日觀雅道邁於東平文藝高於北海漢則馬遷
蕭望晉則裴楷張華鷄樹騰聲池播美祖潛燕南
贄客河朔情游本無意於希顏豈有心於慕蘭桑榆
漸暮藜藿屢空舉燭無成穿楊盡棄但以燕求馬首
薛養鷄鳴謬齒鴻儀虛班驥皂挾太山而起海北報
德而非難堙崑崙以爲池匹酬恩而反易忽屬周桐
錫瑞唐水承家門有將相樹宜桃李真龍將下誰好

有名濫吹先逃何須別聽但慈旨抑揚損上益下曹植倘豫聞高論則不殞令名楊修若竊在下風亦詎虧淳德後徵起居舍人大業四年從駕往太山詔問曠曰何處有羊腸坂答曰臣案漢書地理志上黨壺關縣有羊腸坂帝曰不是又答曰臣按皇甫士安撰地書云太原北九十里有羊腸坂帝曰是也因謂牛弘曰崔祖濟所謂問一知二

王頒字景彥父僧辯爲陳武帝所殺頒布衣蔬食藉藁而臥及陳滅涕泣不已壯士或問曰郎君讐恥已

史綱

卷之十五

隋

雪而悲哀不止者將不爲霸先早死不得手刃之邪請發其冢隴斷槨焚骨亦可申孝心矣頒頓顙陳謝額盡流血答曰其爲墳塋甚大恐一宵發掘不及其屍更至明朝事乃彰露諸人請具鍬鍤夜發其陵剖棺見陳武帝髮皆不落其本皆出自骨中遂焚骨取灰投水飲之隋文帝赦其罪以戰功拜代州刺史堯君素爲隋煬帝鷹揚郎將義師圍之甚急朝廷賜金帛符以不死麗玉皇甫無逸俱至城下爲陳利害君素卒無降心其妻又至城下謂曰隋室已亡何苦

取禍君素曰天下事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君素亦知事不濟嘗謂將士曰吾是藩邸舊臣至於大義不得不死今天命有歸吾當斷頭以付諸君後月餘爲左右所害

杜松贊性剛烈重名義爲石門府隊正大業末楊厚來攻北海縣松贊規賊被執使招城中降松贊僞許之既至城下大呼曰我邂逅被執非力屈也官軍大來賊旦暮禽翦賊以刀築其口引之去松贊罵厚曰老賊何敢辱賢良言未卒賊斷其腰城中望之莫不

史綱

卷之十五

隋

流涕郎方貴少有志尚與從父弟雙貴同居方貴嘗於淮津寄渡舟人搥之折臂雙貴知而悲恨遂毆殺津人執送之縣以方貴爲首坐死雙貴從當流兄弟爭爲首坐縣司不能斷送詣州又各引死州不能定二人爭欲赴水死州以狀聞隋文帝異之特原其罪表其門閭賜物百段後爲州主簿裴倫爲渭源令爲賊薛舉所害妻柳氏年四十有二女及兒婦三人皆有色柳謂曰我輩遭逢禍亂汝父

已死我自念不能全汝我門風有素義不受辱于羣賊我將與汝等同死如何女等垂泣曰唯母所命柳氏遂自投於井其女及婦相繼而下皆死井中

趙元楷妻崔氏甚有禮度元楷淫口遇盜僅以身免崔爲賊所拘請以爲妻崔曰我士大夫女爲僕射子妻今日破亡自可卽死終不爲賊婦羣賊毀裂其衣縛於牀簀之上將陵之崔懼爲所辱詐之曰今力已屈當受處分賊遂釋之崔因取賊刀倚樹而立曰欲殺我任加刀鋸若覓死可來相逼賊大怒亂射殺之

史補

卷之十五

七

元楷後得殺妻者支解以祭崔氏之柩

公孫景茂字元蔚容貌魁梧博涉經史時人稱爲書庫開皇初遷息州刺史法令清靜德化大行上幸洛陽景茂謁見時七十七上命升殿坐問其年哀其老嗟嘆久之景茂再拜曰臣望八十而遇文王臣踰七十而逢陛下上甚悅下詔褒美之加儀同三司

辛公義以平陳功除岷州刺史土俗畏病若一人有疾合家避之父子夫妻不相看養病者多死公義因分遣官人巡檢部內凡有疾病皆以牀輦來安置聽

原缺第十八葉

賜死先是榮家寢室無故有蛆數斛從地墳出未幾榮死於蛆出之處

王文同性明辯有幹用煬帝征遼令文同巡察河北諸郡凡沙門齋戒聚講及長老共爲佛會者以爲惑衆將數百人盡斬之又悉裸僧尼驗有淫狀非童男女者數千人復將殺之郡中士女號哭於路諸郡驚駭各奏其事帝大怒斬於河間以謝百姓讐人剖其棺鬻其肉噉之斯須咸盡

史補

卷之十五

九

薛冰開肆賣卜有人失子就筮卦成告曰汝子在懷遠坊南門東道北壁上有青裙女子抱之可往取也如言果得有夫婦失金數兩夫疑其妻妻以詣筮曰金在矣悉呼其家人指一人曰可就取果得之將軍許知常先與楊素有隙問吉凶伯醜曰汝勿東北行必不得已當速還不然者楊素斬汝頭未幾上令知常事漢王諒俄而上崩諒反知常卽逃歸京師及素平并州先訪知常斬之賴此獲免又有人失馬來卜適遇在途立爲作卦曰我不遑爲卿說且向西市東

壁門南第三店爲我買魚作鱸當得馬矣其人如須臾有一人牽所失馬而至遂禽之崖州嘗獻徑寸珠其使者陰易之上心疑焉召伯醜令筮伯醜曰有物出自水中質圓而色光是大珠也今爲人所隱其言隱者姓名容狀上如言薄責之果得本珠上奇之賜帛二十匹

許智藏善醫術隋文帝以爲員外散騎侍郎使詣楊州會秦上俊有疾上馳召之俊夜夢其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如聞許智藏將至其人若到當必相苦

史記

卷之十五

于

爲之奈何明俊俊又夢崔氏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以避之及智藏至爲俊診脉曰疾已入心卽當發痼不可救也俊數日果薨上奇其妙賚物百段

高句麗其先出夫餘王嘗得河伯女因閉於室內爲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夫餘王棄之與犬犬不食與豕豕不食棄於路牛馬避之棄於野衆鳥以毛茹之王剖之不能破遂還其母母以物裹置暖處有一男破而出及長字之曰朱蒙國人以非人所生請除之王不聽命之養焉

朱蒙私試知有善惡駿者減食令瘦鴛者善養令肥

王以肥者自乘以瘦者給之後狩于田以其善射給之一矢獲獸甚多夫餘之臣又謀殺之其母以告朱

蒙乃與焉達等二人東南此中道遇一大水欲濟無

梁夫餘人迫之甚急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

孫今迫我垂及如何得濟於是魚鱉爲之成橋朱蒙

得度魚鱉乃解至普述水遇見三人一著麻衣一著

衲衣一著水蓑衣與朱蒙至紇升骨城遂居焉號曰

高句麗因以高爲氏其在夫餘妻懷孕生子始聞諸

史記

卷之十五

王

及長知朱蒙爲國王卽與母亡歸之名曰閭達委之國事

百濟之國蓋馬韓之屬也出自索離國其王出行其

侍兒於後姪娠王還欲殺之侍兒曰前見天上有氣

如大鷄子來降感故有娠王捨之後生男王置之豕

牢豕以口氣噓之不死後徙於馬蘭亦如之王以爲

神命養之名曰東明及長善射王忌其猛復欲殺之

東明乃奔走南至淹滯水以弓擊水魚鱉皆爲橋東

明乘之得度至夫餘而王焉

引延身長七尺八寸勇力過人性刻暴爲昂城羗酋
姜聰所刺劍猶在體呼子葉延語其大將絕拔塗曰
吾氣絕棺斂訖便速去保蘭地既險遠又土俗懦弱
易控禦葉延小兒欲授他人恩合卒不能相制今以
付汝竭股肱之力以輔之爾子得立吾無恨也抽劍
而死葉延年十歲縛草爲人號曰姜聰每日輒射之
射中則嗥叫泣涕其母曰讎賊諸將已屠脔之汝年
小何煩朝朝自苦答曰誠知無益然固極之心不勝
其痛數傳至阿豺并兼氏羗遂爲強國因昇西強山
史簡 卷之十五 隋 三
觀陂江源問羣寮曰此水東流更有何名由何郡國
入何水也長史曾和曰此水經仇池過晉壽出宕渠
至巴郡入江度廣陵入於海阿豺曰水尚知歸吾雖
塞秦小國而獨無所歸乎遣使通宋獻其方物會暴
病臨死召諸子弟告之曰先公車騎捨其子度以大
業屬吾豈敢忘先公之舉而私於緯代其以慕瓚繼
車阿豺有子二十人緯代其長子也阿豺謂諸子曰
汝等各奉吾一隻箭將玩之地下俄而命母弟慕利
延曰汝取一隻箭折之慕利延折之曰汝取十九隻

箭折之慕延不能折阿豺曰汝曹知不單者易折衆
則難摧戮力一心然後社稷可固言終而死國名吐
小月氏國都富樓沙城城東十里有佛塔高三百五
十步高八十丈自初建至武定八年八百年
所謂百丈佛圖也
女國俗事阿修羅神又有樹神歲初以人祭或用獼
猴祭畢入山祝之有一鳥如雌雉來集掌上破其腹
視之有衆粟則年豐沙石則有災謂之鳥卜
吐火羅國其人善戰其俗奉佛兄弟同一妻送寢焉
史簡 卷之十五 隋 三
每一人入房戶外挂其衣以爲志生子屬其長兄其
山穴中有神馬每歲牧馬於穴所必產名駒
青海周回千餘里海內有小山每冬水合後以良牝
置此山至來春收之馬皆有孕所生得駒號爲龍種
必多駿異吐谷渾嘗得波斯草馬放入海因生驄駒
能日行千里世傳青驄者是也
沙鉢略娶周武帝趙王招女千金公主爲妻隋文帝
改封大義公主每傷宗祀絕滅隋平陳以陳叔寶屏
風賜之主心恒不平因書屏風叙陳亡以自寄曰盛

曠等朝暮世道若浮萍榮華實難守池臺終自平富
貴今安在空事寫丹青酒恒無樂絃歌詎有聲余
本皇家子飄流入虜庭一朝覩成敗懷抱忽縱橫古
來共如此非我獨申名唯有昭君曲偏傷遠嫁情上
聞惡之禮賜益薄因啗都藍殺之突厥

古

史衡卷之十六上

明 晉安余文龍中拙刪輯

男兆胤伯景校

居

太宗皇帝姓李諱世民生四歲有書生謁高祖曰公
在相法貴人也然必有貴子及見太宗曰龍鳳之姿
天日之表其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書生已辭去高
祖懼其語泄使人追殺之而不知所往因以爲神乃
採其語名之曰世民

史衡

卷之十六上

十

則天順聖皇后武氏諱墨年十四太宗聞其有色選
爲才人太宗崩后削髮爲比丘尼居於感業寺高宗
幸寺見而悅之復召入宮後立爲后高宗號天后后
號天后天下謂之二聖

天寶初楊貴妃常以假鬢爲首飾而好服黃裙時人
爲之語曰義髻拋河裏黃裙逐水流

高祖竇皇后父毅尚周武帝姊襄陽公主武帝愛異
它甥隋高祖受禪后自投牀下曰恨我非男子不能
救舅家禍毅遽掩其口曰毋妄言赤吾族常謂主曰

此女有奇相且識不凡何可妄與人因畫二孔雀屏間請昏者使射二矢陰約中目則許之高祖各中一日遂歸於帝工文又善書與高祖書相維人不能辨

高宗廢后王氏與蕭良娣有寵武才人召爲昭儀與之爭寵卽誣后與母挾媚道蠱上帝信之廢后良娣皆爲庶人囚宮中後帝念后間行至囚所見門禁錮嚴進飲食竇中惻然傷之呼曰皇后良娣無恙乎今安在二人同辭曰妾等以罪棄爲婢安得尊稱邪流淚嗚咽又曰陛下幸念疇日使妾死更生復見日月

史簡

卷之十六上 唐

二

乞署此爲回心院帝曰朕卽有處置武后知之促詔杖二人百剔其手足反接投醢轡中曰令二姬骨醉數日死殊其尸初詔旨到后再拜曰陛下萬年昭儀承恩死吾分也至良娣罵曰武氏狐媚讎覆至此我後爲猫使武氏爲鼠吾當扼其喉以報后聞詔六官母畜猶

馮小寶鄆人偉岸淫毒伴狂洛陽市千金公主嬖之主上言小寶可入侍武后召與私悅之欲掩迹得通籍出入使祝髮爲浮屠拜白馬寺主給廐馬中官爲

賜侍承嗣三思公主婿薛紹通皆專事之

中宗庶人韋氏初帝幽廢與后約一朝見天日不相制及帝復位后居中官武三思因昭容入請得幸於后嘗與三思叩御床博戲帝從旁典籌不爲忤

上官昭容名婉兒母鄭氏方姓夢巨人昇大稱曰持此稱量天下婉兒生踰月母戲曰稱量者豈爾邪輒啞然應後內乘機政與武三思崔湜等通被誅

玄宗楊后初帝在東官后入官爲良媛時太平公主忌帝而官中左右持兩端纖悉必聞媛方嬖帝不自

史簡

卷之十六上 唐

三

安密語侍讀張說曰用事者不欲吾多子奈何命說挾劑以入帝於曲室自煮之夢若有介而戈者環鼎三而三煮盡覆以告說說曰天命也乃止生男是爲肅宗

肅宗吳后玄宗時幼入掖庭肅宗在東官宰相李林甫陰搆不測太子內憂鬢髮斑禿玄宗幸其官顧廷宇不汎掃樂器塵蠹左右無嬪侍帝愀然謂高力士曰兒居處乃爾將軍臣使我知乎取掖庭三人侍太子而后在其中因蒙幸忽寢厭不寤太子問之辭曰

夢神降我介而劔決我脅以入殆不能堪燭至其文尚隱然生代宗爲嫡皇孫生之三日帝臨澡之孫體孱弱負姆嫌憎更取它宮兒以進帝視之不樂姆叩頭言非是帝曰非爾所知趣取兒來於是見嫡孫帝大喜向日視之曰福過其父帝還盡留內樂宴具顧力士曰可與太子飲一日見三天子樂哉

憲宗郭后汾陽王子儀之孫暖女也帝崩中人有爲后謀稱制者后怒曰吾效武氏邪今太子雖幼尚可選重德爲輔吾何與外事哉

史簡

卷之十六上唐

四

霍王元軌後徙吳多材藝高祖愛之太宗嘗問羣臣曰朕子弟孰賢魏徵以吳王對帝曰朕亦器之然卿以爲前代孰比對曰經學文雅漢河間東平也至孝行曾閔不能過帝由是遇益厚與處士劉玄平爲布衣交或問王所長於玄平答曰無長問者不解玄平曰人有短所以見長若王無所不備吾何以稱之

孝敬皇帝弘高宗子初立爲皇太子受春秋左氏於率更令郭瑜至楚世子商臣弑其君喟而廢卷曰聖人垂訓何書此邪瑜曰孔子作春秋善惡必書褒善

以勸貶惡以誠故商臣之罪雖千載猶不得減弘曰然所不忍聞願讀它書瑜拜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殿下廢孝天資黜凶悖之迹不存視聽臣聞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故孔子稱不學禮無以立請改受禮太子曰善蚤薨追前謚

玄宗友愛諸王嘗製大余長枕與諸王共之於官西置樓署曰花萼相輝之樓嘗謂憲等曰魏文帝詩賜我一丸藥身體生羽翼朕每言服藥而求羽翼寧如兄弟天生之羽翼乎陳思王之才足以經國絕其朝

史簡

卷之十六上唐

五

謁卒使愛死魏祚未終司馬奪之豈神丸效耶中山王瑀有材望偉儀觀亦知音嘗早朝過永興里聞笛音顧左右曰是太常工乎曰然它日識之曰何故臥吹笛工驚謝又聞康昆崙奏琵琶曰琵琶聲多琵琶聲少是未可彈五十四絲大絃也

自下逆鼓曰琵琶自下順鼓曰琵琶

侯死俄悔悟與李泌從容語其事泌爲誦黃臺瓜詩且曰陛下今一摘矣慎無再帝愕然曰公安得是言是時廣平王有大功亦爲后所構故泌對及之大曆

三年以倭當艱難首定大謀中興有功進諡承天皇
帝

王真公主字持盈始封崇昌縣主俄進號上清玄都
大洞三景師天寶三載上言曰先帝許妾捨家今仍
叨主第食租賦誠願去公主號罷邑司歸之王府玄
宗不許又言妾高宗之孫睿宗之女陛下之女弟於
天下不為賤何必名繫主號資湯沐然後為貴請入
數百家之產延十年之命帝乃許之

萬安公主玄宗第七女天寶時為道士開元新制長
史衡

卷之十六上唐

六

公主封戶二千帝妹戶千左右以為薄帝曰百姓租
賦非我有士出萬死賞不過萬帛女何功而享多戶
邪使知儉嗇不亦可

主所稟始不給

車

漢陽公主應帝長女名暢丁嫁郭縱辭歸第涕泣不
自勝德分曰兒有不足邪對曰思相離無他恨也帝
亦泣顧太子曰真而子也時諸公主戚近爭為奢詔
主獨以儉常用鐵簪畫壁記田租所入文宗尤惡世
俗流侈詔宮人視主衣製廣狹徧諭諸主且勅京兆
尹禁一切浮靡主嘗誨諸女曰先姑有言吾與若皆

帝子驕盈貴侈可戒不可恃

廣德公主宣宗第五女下嫁於琮初琮尚帝第二女
永福公主主與帝食怒折七筋帝曰此可為士人妻
乎更許琮尚主琮為黃巢所害主泣曰今日誼不獨
存宜殺我巢不許乃縊室中主治家有禮法嘗從琮
貶韶州侍者幾數人邠州縣饋遺凡內外冠婚喪祭
主皆身答勞疏戚咸得其心為世間婦

祖君彥博學彊記屬辭贍速煬帝忌知名士調東都
書佐檢校宿城令負其才常鬱鬱思亂及為李密草
史衡

卷之十六上唐

七

檄乃深斥主關密敗王世充見之曰汝為賊罵國足
未君彥曰距客可使刺由但媿不至耳世充令撲之
既困卧樹下已而中悔命醫視之即將王板柱曰弄
筆生有餘罪乃蹙其心即死戮尸於偃師

朱粲初為縣史去為盜僭稱楚帝擁眾二十萬以劫
為資每掠小兒蒸食之戒其徒曰味之珍寧有加人
者第使他國有人我卹無儲哉勒所部畧婦人孺兒
分烹之及為楊士林田瓚所敗挈殘士奔菊潭遣使
乞降高祖以御史大夫段確勞之確醉戲粲曰君胎

人多矣若爲味粲曰噉嗜酒人正似糟豚確倅罵曰
狂賊歸朝乃一奴耳復得噉人乎粲懼收確於坐并
從者數十悉繫之以饗左右遂屠菊潭奔王世充東
都平斬洛水上士庶競擲瓦礫擊其尸須臾若冢
屈突通擢左武衛將軍蒞官勤正有犯法者雖親無
所回縱其弟蓋爲長安令亦以方嚴顯時爲語曰寧
食三斗艾不見屈突蓋寧食三斗葱不逢屈突通

唐儉字茂系爲民部尚書從獵洛陽苑羣豕突出於
林太宗射四發輒殪四豕一豕躍及鎗儉投馬搏之

史綱

卷之十六上

唐

八

帝拔劍斷豕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邪何
懼之甚對曰漢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之陛下
神武定四方豈復快心於一獸帝爲罷獵

溫大雅字彥弘與弟彥博大有皆知名薛道衡見之
嘆曰三人者皆卿相才也高祖受禪大雅遷黃門侍
郎彥博爲中書侍郎對管華近帝嘗從容謂曰我起
晉陽爲卿一門耳大雅改葬其祖卜人占其地曰弟
則吉不利於君若何大雅曰如子言我含笑入地矣
溫造字簡與姿表現傑性嗜書盛氣少所降屈隱王

屋山壽州刺史張建封聞其名書幣招禮造欣然曰
可人也往從之穆宗朝授侍御史夏州節度使李祐
拜大金吾遠詔進馬造正衙捫劾祐曰吾夜入蔡州
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於溫御史矣

溫廷皓咸通中署徐州觀察使崔彥曾幕府龐勛反
以刃脅廷皓使爲表求節度使廷皓給曰表聞天子
當爲公信宿思之勛喜歸與妻子決明日復見勛索
表倨答曰我豈以筆硯事汝邪其速殺我勛熟視笑
曰儒生有膽邪吾動衆百萬無一人操檄乎囚之更
使周重草表廷皓遇害

史綱

卷之十六上

唐

九

李襲譽字茂實爲人嚴慤通敏有識度拜揚州大都
督府長史以俸餘寫書及罷書遂數車載嘗謂子孫
曰吾性不喜財遂至窶乏然負京有賜田十頃能耕
之足以食河內千樹桑事之可以衣江都書力讀可
進求宦吾歿後能勤此無資於人矣

姜暮高祖擢爲秦州刺史謂曰昔人稱衣錦故鄉今
以本州相授所以償功涼州荒梗宜有以靖之暮至
撫以恩信盜賊衰止人喜曰不意復見太平官府

裴知古善樂律爲太樂令神龍元年正月享太廟樂作知古密語萬年令元行冲曰金石諧婉將有大慶在唐室子孫乎是月中宗復位人有乘馬者知古聞其嘶乃曰馬鳴言主必墜死見新婚者聞佩聲曰終必離訪之皆然

李靖字藥師姿貌魁秀通書史嘗謂所親曰丈夫遭遇要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其舅韓擒虎每與論兵輒歎曰可與語孫吳者非斯人尚誰哉仕隋爲殿內直長吏部尚書牛弘見之曰王佐才也左史

史
卷之十六上唐

十

僕射楊素拊其牀謂曰卿終當坐此高祖已定京師將斬之靖呼曰公起兵爲天下除暴亂欲就大事以私怨殺誼士乎秦王爲請得釋卒佐唐封衛國公李令問玄宗封爲宋國公恩待甚渥率游畋自娛厚奉養侈飲食至躬視刳宰有譏之者答曰此畜養天所以養人與蔬果何異安用妄分別耶

李勣字懋功本姓徐高祖賜今姓太宗朝歷太常卿同中書門下嘗暴疾醫曰用潑灰可治帝乃自剪髮以和藥及愈入謝頓首流血帝曰吾爲社稷計何謝

爲後留宴顧曰朕思屬幼孤無易公者公昔不遺李密豈負朕哉勣感涕因嚙指流血俄大醉帝親解衣覆之帝疾謂太子曰爾於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卽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乃授疊州都督高宗立召爲僕射進司空帝欲立武昭儀爲皇后褚遂良等持不可于志寧願望不對帝以訪勣答曰此陛下家事無須問外人帝意遂定勣性友愛其姊病嘗自爲粥而燉其鬚姊戒止答曰姊多疾而勣且老雖欲數進粥尚幾何選將必皆相其奇麗福艾者遣之或

史

卷之十六上唐

十一

問故答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自屬疾諸子以藥進輒曰我山東田夫耳位三公年踰八十非命乎生死係天寧就醫求活邪列諸子孫於下謂弟弼曰我見房玄齡杜如晦高季輔皆辛苦立門戶亦望詒後悉爲不肖子敗之我子孫今以付汝汝可慎察有不厲言行交非類者急榜殺以聞毋令後人笑吾猶吾笑房杜也

侯君集少事秦王以功進吏部尚書封潞國公始帝命李靖教其兵法旣而奏靖且反兵之隱微不以示

臣帝以讓靖靖曰方中原無事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而求盡臣術此君集欲反耳靖嘗與君集同還省君集馬過門數步乃覺靖語人曰君集其有異慮乎後果以承乾事伏誅

盧祖尚字季良歷蔣州瀛州刺史有能名太宗以為交州都督祖尚頓首受詔既而託疾自解帝遣杜如晦等諭意曰匹夫不負然諾公既許朕矣豈得悔三年當召還不食吾言對曰嶺南瘴癘而臣不能飲當無還理遂固辭帝怒曰我使人不從何以爲天下命

史綱

卷之十六上 唐

十三

斬朝堂

李君羨洛州武安人封武連縣公先是貞觀初太白數書見太史占曰女主昌又言當有女武王者會內宴爲酒令各言小字君羨自陳曰五娘子帝愕然因笑曰何物女子乃此徙邪忌之出爲華州刺史會御史劾奏君羨與狂人爲妖言謀不軌下詔誅之天授中家屬詣闕訴冤武后亦欲自訖詔復其官爵

房玄齡字喬幼警敏貫綜墳籍善屬文書兼草隸開皇中隋祚方昌玄齡密白父彥謙曰上無功德徒以

周近親妄誅殺攘神器有不爲子孫立長久計消置如虛廟後僭相傾閱終當內相誅夷視今雖平其亡豈可須也彥謙驚曰無妄言年十八舉進士吏部侍郎高孝基名知人謂裴矩曰僕觀人多矣未有如此郎者當爲國器但恨不見其聲壑昂霄耳果佐唐封梁國公進司空帝在翠微宮以司農卿李緯爲民部尚書會有自京師來者帝曰玄齡聞緯爲尚書謂何曰惟稱緯好鬚無他語帝遽改太子詹事玄齡治家有法度常恐諸子驕侈席勢凌人乃集古今家誠

史綱

卷之十六上 唐

十三

書爲屏風令各取一具曰留意於此足以保躬矣杜如晦字克明少英爽喜書以風流自命內負大節臨機輒斷高孝基異之曰君當爲棟梁用願保令德秦王引爲長史時府屬多外遷王患之房玄齡曰去者雖多不足吝如晦王佐才也大王若終守藩無所事必欲經營四方捨如晦無共功者王驚曰非公言我幾失之因表留幕府從征伐常參帷握機秘裁處無留後封蔡國公進位兵部尚書左僕射卒帝嘗賜玄齡黃銀帶曰如晦與公同輔朕今獨見公法然不

淚曰世傳黃銀鬼神畏之更取金帶遺玄齡送家

魏徵字玄成進爵郡公太宗宴丹霄樓謂長孫無忌

曰徵每諫我不從我發言輒不卽應何哉徵曰臣以

事有不可故諫若不從輒應恐遂行之帝曰第卽應

須別陳論顧不得徵曰昔舜戒羣臣爾無面從退有

後言若面從可方別陳論此乃後言非稷卨所以事

堯舜也帝大笑曰人言徵舉動疏慢我但見其嫵媚

又再拜曰陛下導臣使言所以敢然若不受臣敢

數批逆鱗哉文德皇后旣葬帝卽苑中作層觀以望

史簡 卷之十六上 唐 十四

昭陵引徵同升徵視曰臣耗昏不能見帝指示之徵

曰此昭陵邪帝曰然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

陵臣固見之帝泣爲毀觀徵卒後帝臨朝歎曰以銅

爲鑑可正衣冠以古爲鑑可知興替以人爲鑑可明

得失朕當保此三鑑內防已過今魏徵逝一鑑亡

王珪字叔玠始隱居時與房玄齡杜如晦善母李嘗

曰而必貴然未知所與游者何如人而試與借來會

玄齡等過其家李闕大驚勸具酒食歡盡日喜曰二

客公輔才汝貴不疑後封郡公拜禮部尚書

馬周字賓王家饗嗜學入汴爲浚儀令崔賢所辱遂

感激而西舍新豐逆旅主人不之顧周命酒一斗八

升悠然獨酌衆異之至長安舍中郎將常何家貞觀

五年詔百官言得失何武人不涉學周爲條二十餘

事皆當世所切太宗怪問何何曰此非臣所能家客

馬周教臣言之客忠孝人也帝卽召之周末至道使

者四輩敦趣及謁見與語帝大悅召直門下省歷遷

中書令進銀青光祿大夫岑文本謂所親曰馬周論

事會文切理無一言可損益聽之纔纔令人忘倦蘇

史簡 卷之十六上 唐 十五

張終賈正應此耳然鳶肩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

周疾甚取所上章奏悉焚之曰管晏暴君之過取身

後名吾不爲也卒年四十八初周爲御史時遣人以

圖購宅衆以其與書生素無貲皆竊笑他日自有佳

宅直二百萬周遽以聞詔有司給直并賜奴婢什物

出是人乃悟周每行郡縣食必進雞小史訟之帝曰

我禁御史食肉恐州縣廣費食雞尚何與榜吏斥之

及領選猶廢浚儀令

李綱字文紀拜禮部尚書兼太子詹事建成尤加禮

嘗遊溫湯綱疾不從有進魚者太子使膾之唐儉趙元楷自言其能太子曰操刀膾鯉和鼎味公等善之若弼諧審諭固屬綱矣後太子寢狎亡賴猜間朝廷綱頗諫不見聽遂乞骸骨帝罵曰卿爲潘仁長史而羞朕尚書邪綱頓首曰潘仁賊也志殘殺然每諫輒止爲其長史故無媿陛下功成厚自伐臣言如持水內石敢久爲尚書乎且臣事東宮東宮又與臣忤是以上印綬帝謝曰知公直士幸卒輔善兒

李大亮初破安公祐以功賜奴娼百口謂曰而曹皆

史

卷之十六上

唐

衣冠子女不幸破亡吾何忍錄而爲隸乎縱遣之高祖聞答美更賜娼婢二十將作丞張弼嘗脫其死及貴念有以報之弼匿不見一日識詣塗持弼泣悉推家財與之弼拒不受乃言於帝曰臣及事陛下張弼力也願悉臣官爵授之帝爲遷弼中郎將代州都督世皆賢大亮能報而多弼不伐大亮官終工部尚書進爵爲公

李廻秀字茂之官兵部尚書初母少賤妻嘗冒賤婢母聞不樂廻秀卽出其妻或問之答曰娶婦要徵事

姑荷違顏色何可留武后嘗遣內人候其母或迎置宮中後所居堂產芝草大乳鄰猫中宗以爲孝感旌大門閭

高宗嘗爲飛白書賜侍臣戴至德曰汎洪源俟舟楫郝處樂曰飛九霄假六翮李敬玄曰資啟沃罄丹誠崔知悌曰靖忠節贊皇猷皆見意於辭云

崔湜字澄瀾與弟液澄從兄洎並以文翰居要官每宴私自比東晉王謝嘗曰吾一門入仕歷官未嘗不爲第一丈夫當先據要路以制人豈能默然受制於

史

卷之十六上

唐

人哉故進趣不已至於敗湜執政時年三十八嘗暮出端門緩轡諷詩張說見之嘆曰文與位固可致其年不可及也

宇文士及字仁人擢右衛大將軍帝嘗玩禁中樹曰此嘉木也士及從旁美歎帝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不識佞人爲誰乃今信然謝曰南衙羣臣面折廷爭陛下不得舉手今臣幸在左右不少有將順雖貴爲天子亦何聊帝意解又嘗割肉以餅拭手帝屢目陽若不省徐啗之其機悟率類此

鄭善果爲魯郡太守母崔賢明曉政治嘗坐關內聽善果處決或當理則悅有不可則引至林下責規之故善果所至有績號清吏與武威太守樊子蓋考爲天下第一

權萬紀爲侍書御史奏言宣饒部中可鑿山冶銀歲取數百萬太宗讓曰天子所乏嘉謀善政有益於下者公不推賢進善乃以利規我欲方我漢桓靈邪斥使還第

史綱 卷之十六上 唐 九
閻立本機巧有思太宗與侍臣泛舟春苑池見異鳥

容與波上悅之詔坐者賦詩而召立本伴狀閣外傳呼畫師閻立本是時已爲主爵郎中俯伏池左研吮丹粉望坐者羞悵流汗歸戒其子曰吾少讀書文辭不減儔輩今獨以畫見名與廝役等若曹慎毋習然性所好雖被訾屈亦不能罷也官拜右相時美格以戰功擢左相故時人有左相宣威沙漠右相致譽丹青之嘲

姜師度拜將作大匠喜渠漕所至縣役紛紛不能皆便然所就必爲後世利是時太史令傅孝忠以知星

顯時爲語曰孝忠知仰天師度知相地嘲所嗜也

蕭嵩拜中書令乞骸骨玄宗慰之曰朕未厭卿何庸去乎嵩伏曰臣待罪宰相爵位既極幸陛下未厭得以乞身有如厭臣首領且不保又安得自遂因流涕帝爲改容詔授尚書右丞相聽罷

岑文本字景仁始爲中書令有憂色母問之答曰非勲非舊責重位高所以憂也有來慶者輒曰今日受乎不受賀或勸其營產業歎曰吾漢南一布衣徒步入關所望不過祕書郎縣令耳今無汗馬勞以文墨

史綱 卷之十六上 唐 九

位宰相奉稍已重尚何殖產業邪故口未嘗言家事既任職久資錫豐饒皆令弟文昭主焉

虞世南字伯施拜弘文館學士改祕書監太宗嘗作宮體詩使賡和世南曰聖作誠工然體非雅正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臣恐此詩一傳天下風靡不敢奉詔帝曰朕試卿耳帝每稱世南五絕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學四曰文詞五曰書翰又手詔魏王泰曰世南當代名臣人倫準的今其云亡石渠東觀中無復人矣後帝爲詩一篇述古典亡既而歎曰鍾子

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朕此詩將何所示邪勅起居郎褚遂良卽其靈坐焚之

李百藥字重規遷左庶子宗正卿帝嘗與偕賦帝京篇歎其工手詔曰卿何身老而才之壯齒宿而意之新乎

李守素署天策府倉曹參軍通氏姓學世號肉譜許敬宗曰倉曹此名豈雅目邪宜有以更之世南曰昔任彥昇通經時稱五經笥今以倉曹爲人物志乎

蘇世長初事王世充洛陽平始歸帝授玉山屯監引

史綱

卷之十六上唐

二十

見玄武門與語平生調之曰卿自謂倏邪直邪對曰愚且直帝曰若直者何爲背賊歸我對曰洛陽平天下爲一臣智窮力屈乃歸陛下使世充不死臣據漢南尚爲勅敵帝大笑嘲曰何名長而意之短口正而心之邪世長曰名長意短誠如聖旨口正心邪不敢奉詔嘗從獵涇陽大獲帝入旌門詫左右曰今日畋樂乎世長曰陛下廢萬機事游獵不滿十旬未爲樂也帝色變旣而笑曰狂態發邪曰爲臣計則狂爲陛下計忠矣

蘇良嗣高宗時遷荊州長史帝遣宦者宋怪竹江南將時上苑宦者所過縱暴至荆良嗣囚之上書言狀帝下詔慰獎取竹棄之垂拱初遷冬官尚書封溫國公留守西京尚方監裴匪躬案諸苑建言驚果蔬儲利佐公上良嗣曰公儀休一諸侯相拔葵去織未聞天子賣果蔬與人爭利遂止遷文昌左相遇薛懷義於朝懷義偃蹇良嗣怒叱左右批其頰曳去武后聞之戒曰第出入北門彼南衙宰相行來母犯之

史綱

卷之十六上唐

二十一

殺之邑人千餘號泣請代曰此清吏殺之是無天也大王卽定天下無使善人解體建德釋之太宗拜給事中詔發卒治洛陽宮乾陽殿且東幸玄素上書極諫卽詔罷役賜綵二百匹魏徵聞而歎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哉

褚遂良字登善遷諫議大夫兼知起居事帝曰卿記起居大抵人君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惡必記戒人主不爲非法未聞天子自觀史也帝曰朕有不善卿必記邪對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

載筆君舉必書劉洎曰使遂良不記天下之人亦記之矣帝曰朕行有三一監前代成敗以爲元龜二進善人共成政道三斥遠羣小不受讒言朕能守而勿失亦欲史氏不能書吾惡也高宗欲立武昭儀爲后遂良諫不聽因致笏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此笏丐歸田里帝大怒命引出武氏從帷後呼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忘曰遂良受顧命有罪不加刑乃左遷愛州刺史歲餘卒

楊弘武謙慎自守居職以清簡稱自司戎歷遷西臺史闕

卷之十六上唐

三

侍郎高宗嘗讓曰爾在戎司授官多非其才何邪弘武曰臣妻剛悍此其所屬不敢違帝笑不罪此諷帝用后言

盧承慶字子餘嘗以兵部侍郎知五品選辭曰選事在尚書臣掌之爲出位太宗不許曰朕信卿卿何不自信時有坐漕舟溺者承慶以失所載考中下以示其人無愠也更曰非力所及考中中亦不喜承慶嘉之曰寵辱不驚考中上其能著人善如此

劉齊賢由侍御史出爲晉州司馬高宗以其方直尊

憚之時將軍史興宗從獵苑中言晉州出佳鶴可捕取帝曰齊賢豈捕鶴人邪卿安得以此待之

劉德威爲大理卿太宗問曰比刑網寢密客安在德威曰在君不在臣下之寬猛視主之好律失入者滅三失出者滅五今坐入者無辜坐出者有罪所以吏務深文爲自營計非有教使然也帝然其言

傅奕善數高祖拜太史令上疏極詆浮圖法十二論言益痛切帝下奕議有司唯道源佐其請中書令蕭瑀曰佛聖人也非聖人者無法請誅之奕曰禮始事

史闕

卷之十六上唐

三

親終事君而佛逃父出家以匹夫抗天子以繼體悖所親瑀非出空桑乃尊其言蓋所謂非孝者無親瑀不答但合爪曰地獄正爲是人設矣奕病未嘗問醫忽酣卧蹶然悟曰吾死矣乎卽自誌曰傅奕青山白雲人也以醉死嗚呼遺言戒子六經名教言若可習也妖胡之法慎勿爲吾死當裸葬卒年八十五裴行儉字守約拜禮部尚書兼右衛大將軍丁草隸名家帝嘗以絹素詔寫文選覽之祕愛其法資物良厚行儉每曰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不擇筆

墨而研捷者余與虞世南耳行儉通陰陽曆數善知人在吏部時見蘇味道王勳謂曰二君後皆掌銓衡李敬玄盛稱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之才引示行儉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後文藝如勃等雖有才而浮躁銜露豈享爵祿者哉炯頗沈默可至令長餘皆不得其死後果如言嘗賜馬及珍鞍令史私馳馬馬蹶鞍壞懼而逃行儉招還之不加罪初平都支遮旬獲瓊寶不貲蕃酋將士願觀焉行儉因宴徧出示坐者有瑪瑙盤廣二尺文彩燦然軍吏趑趄盤碎惶史儔

卷之十六上唐

王西

怖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非故也何至是色不

少

裴光廷字連城封正平縣男初知星者言上象變不利大臣請禳之光廷曰使禍可禳而去則福可祝而來也論者以爲知命

婁師德字宗仁拜鳳閣侍郎同平章事深沈有度量人有忤已輒遜以自免不見容色嘗與李昭德偕行師德素豐碩不能遽步昭德遲之恚曰爲田舍子所留師德笑曰吾不田舍復在何人其弟守代州辭之官敎之耐事弟曰人有唾面潔之而已師德曰未也

潔之是違其怒正使自乾耳在夏官注選選者就案閱簿師德曰容我擇之可乎選者不去乃灑筆曰墨汙爾狄仁傑未輔政師德薦之及同列欲擠令外使武后覺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爲將謹守賢則不知也又問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后曰朕用卿師德薦也誠知人矣出其奏仁傑慙已而歎曰婁公盛德我爲所容乃不知吾不逮遠矣世言長者稱婁郝

名處俊

崔琳明政事開元中與高仲舒同爲侍中宋璟親禮

史儔

卷之十六上唐

王五

之嘗曰古事問仲舒今事問琳尚何疑琳與弟太子詹事珪光祿卿瑤俱列祭戟世號三戟崔家每歲時宴於家以一榻置笏猶重積其上琳與盧從愿俱有宰相望帝欲相之數矣以族大恐附離者衆卒

不

張儉字師約官都護兄太師官武功縣男弟延師官范陽郡公三人門皆立戟時號三戟張家楊再思爲人佞而智初調玄武尉使至京師舍逆旅有盜竊其衣囊再思遇之盜窘謝再思曰而苦貧故至此囊中撤無所事幸留它物可持去初不爲人言

但假貸以還歷遷內史居宰相十餘年阿匿取客未嘗忤物或曰公位尊何自屈折答曰世路孔艱直者先禍不爾豈全吾軀於時水沴閉坊門以禳再思入朝有車陷於潭叱牛不前恚曰癡宰相不能和陰陽而閉坊門遣我艱於行再思遣吏謂曰汝牛自弱不得獨責宰相張易之兄司禮少卿同休請公卿宴其寺酒酣戲曰公面似高麗再思欣然剪縠綴巾上反披紫袍爲高麗舞舉動合節滿坐鄙笑昌宗以姿貌倖再思每曰人言六郎似蓮花非也正謂蓮花似六

史儋

卷之十六上唐

三六

郎耳其巧諛無恥類如此

祝欽明字文思爲國子祭酒帝與羣臣宴欽明自言能八風舞帝許之欽明體肥醜據地搖頭睨目左右顧盼帝大笑吏部侍郎盧藏用歎曰是舉五經掃地矣

龍朔中司稼少卿梁修仁新作大明宮植白楊於庭示契苾何力曰此木易成不數年可庇何力不答但誦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之句修仁驚悟更植以桐

王方翼字仲翔嘗夜行見長人文餘引弓射仆之乃朽木也太宗聞擢右千牛高宗徙瀚海都護司馬其友趙持滿誅死尸諸道親戚莫敢視方翼曰縗布哭彭越義也周文王掩骼仁也絕友義蔽主仁何以事君遂往哭其尸具禮收葬金吾効繁帝嘉之不罪薛仁貴少貧賤往見將軍張士貴應募分擊高麗仁貴著白衣所向披靡太宗望見嗟異遷中郎將謂曰朕舊將皆老欲擢驍勇付閫外事莫如卿者朕不喜得遼東喜得虓將高宗幸萬年宮山水暴至夜突玄

史儋

卷之十六上唐

三七

武門宿衛皆散走仁貴曰當天子緩急安可懼死遂登門大呼以警宮內帝遽出乘高俄而水入帝寢帝曰賴卿以免始知有忠臣也賜以御馬嘗宴內殿帝曰古善射有穿七札者卿試以五甲射焉仁貴一發洞貫帝大驚更取堅甲賜之時九姓衆十餘萬令驍騎數十來挑戰仁貴發三矢輒殺三人於是虜氣懾皆降仁貴慮爲後患悉坑之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九姓遂衰後復率兵擊突厥元珍於雲州突厥問曰唐將爲誰曰薛仁貴突厥曰

吾聞薛將軍流象州死矣安得復生仁貴脫兜鍪見之突厥相視失色下馬羅拜稍稍遁去仁貴因進擊大破之官終檢校代州都督卒年七十子訥字慎言亦以名將稱

王諱以功封清源公玄宗以官人賜郭知運等駿獨不敢取曰臣之事君猶子事父詎有常近聞掖而臣子敢當乎誓死以免見聽

王義方淹究經術性褻特高自標樹奉明經詣京師客有徒步疲於道者自言父宦遠方病且革欲往省

史簡

卷之十六上 唐

王

困不能前義方哀之解所乘馬以遺不告姓名去由是譽振一時補首王府參軍直弘文館魏徵異之欲妻以夫人之侄辭不取俄而徵薨乃娶人間其然曰初不附宰相今感知已故也素善張亮亮抵罪故貶吉安丞道南海舟師持酒脯請福義方酌水誓曰有如忠獲戾孝見尤四維靡氛千里安流神之聽之無作神羞是時盛夏濤霧蒸湧既祭天雲開霽人壯其誠亮兄子皎自朱崖還依義方將死誒妻子願以尸歸葬義方許之以皎妻少故與之誓於神使奴負柩

輟馬載皎妻身步從之既葬皎原武歸妻其家而告亮墓乃去義方爲御史時買第後數日愛庭中樹復召主人曰此佳樹得無欠償乎又予之錢其廉不貪類此

韓思彥字英遠授監察御史巡察劾南益州高貲兄弟相訟累年不決思彥勅尉宰飲以乳二人悟鬻肩相泣曰吾乃夷獠不識孝義公將以兄弟共乳而生邪乃請輟訟使并州方賊殺人主名不立醉胡懷刀而汙訊掠已服思彥疑之晨集童兒數百暮出之如

史簡

卷之十六上 唐

王

是者三因問兒出亦有問者乎皆曰有之乃物色推訊遂禽真盜汴州張僧徹者廬墓三十年詔表其閭請思彥爲頌餉縑二百不受時歲凶家窶甚僧徹固請爲受一匹命其家曰此孝子縑不可輕用柳範貞觀中爲侍御史時吳王恪奸田獵範彈治之太宗曰權萬紀不能輔導恪罪當死範進曰房玄齡事陛下猶不能諫止田獵豈宜獨罪萬紀帝怒拂衣起頃之召謂曰何廷折我範謝曰主聖則臣直陛下仁聖臣敢不盡愚帝乃解

唐臨字本德初爲萬泉丞有輕囚久繫方春農事興臨說令可且出囚使就畝畝不許臨曰有所疑丞執其罪令移疾臨悉縱歸與之約囚如期還再遷侍御史大夫韋挺越次與江夏王道宗語臨進曰王亂班道宗曰與大夫語何至爾臨曰大夫亦亂班挺失色衆皆悚伏累遷大理卿高宗嘗錄囚餘司斷者輒紛訴不服獨臨所訊無一言帝問故答曰唐卿斷囚不寃所以絕意帝歎曰爲獄者固當若是乃自述其考曰形如死灰心若鐵石云

史儁

卷之十六上 唐

三十

張文瓘字稚圭第明經補并州叅軍李勣爲長史嘗歎曰稚圭今之管蕭吾所不及勣入朝文瓘與僚屬二人皆餞勣贈二人以佩刀玉帶而不及文瓘文瓘以疑請勣曰子無爲嫌若某沈豫少決故贈以刀欲其果於斷某放誕少檢故贈以帶俾其守約束若子才無施不可焉用贈因極推引歷遷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與勣同爲宰相

徐有功名弘敏累轉秋官郎中理實孝謹妻龐氏寃薛季昶劾其黨逆當棄市令史泣以告有功曰豈獨

吾死而諸人長不死耶安步去后召詰曰公比漸獄多失出何邪對曰失出臣小過好生陛下大德后默然後起司刑少卿皇甫文備坐事下獄有功出之或曰彼嘗陷君於死今生之何也對曰爾所言者私忿彼所守者公法不可以私害公世稱有功仁恕過漢千張千載未見其比

張文琮好自寫書筆不釋手子弟諫止曰吾好此不爲倦

史儁

卷之十六上 唐

三十一

所發明常謂人曰決事不欲明白誤則有悔摸稜持兩端可也故世號摸稜手

狄仁傑字懷英爲兒時門人有被害者吏就詰衆爭辨對仁傑誦書不置吏讓之答曰黃卷中方與聖賢對何暇偶俗吏語邪舉明經調汴州叅軍爲吏誣訴黜陟使閭立本召訊異其才謝曰仲尼稱觀過知仁君可謂滄海遺珠矣親在河陽仁傑登太行山反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帳久之雲移乃得去同府叅軍鄭崇質母老且疾當使絕域仁傑

謂曰君可貽親萬里憂乎諸長史蘭仁基請代行司馬李孝廉每曰狄公之賢北斗以南一人而已帝幸汾陽宮并州長史李冲玄以道出如文祠俗言盛服過者致風雷之變更發卒數萬改馳道仁傑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如女避邪止其役帝壯之曰真丈夫哉時越王兵敗支黨餘二千人論死仁傑釋其械密疏陳解詔戍邊囚出寧州父老迎勞曰狄使君活汝邪因相與哭碑下囚齋三日乃去至流所亦爲立碑武后謂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譖卿

史簡

卷之十六上 唐

三三

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爲過臣當改之以爲無過臣之幸也譖者乃不願知后歎其長者后嘗召謂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仁傑與王方慶同辭對曰雙陸不勝無干也天其意者以儆陛下乎后感悟即召還廬陵王

王綝字方慶爲相時子爲眉州司士叅軍武后曰君在相位何子之遠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尚在遠臣之子庸敢相近

此與余唐梧文侯事同

韋思謙名仁約及進士第累擢監察御史常曰御史

出使不能動搖山岳震懼州縣爲不任職中書令褚遂良市地不如直思謙劾之罷爲同州刺史及復相出思謙清水令或弔之答曰吾猶直觸機輒發假卹身乎丈夫當敢言地要須明目張膽以報天子焉能錄錄保妻子邪沛王府長史皇甫公義引爲倉曹叅軍謂曰公非池中物屈公爲數旬客以重吾府性嘗諤顏色莊重不可犯見王公未嘗屈禮或以爲譏答曰耳目官固當特立鵬鵠鸞鳳豈衆禽之偶奈何屈以狎之

史簡

卷之十六上 唐

三三

陸餘慶與趙貞固盧藏用陳子昂杜審言宋之問畢構郭襲微司馬承禎釋懷一時號方外十友王及善擢左奉裕率太子宴於宮命官臣擲倒及普辭曰殿下自有優人臣苟奉令非羽翼之美太子謝之高宗聞賜絹百匹

李日知歷司刑丞平寬無文致嘗免一囚死少卿胡元禮執不可曰吾不去曹囚無生理日知曰僕不去曹囚無死法皆以狀獻而武后用日知議及爲刑部尚書乞骸骨許之初不謀於家歸乃治行妻驚曰產

利空空何辭之遽日知曰仕至此已過吾分人亦何
厭之有若厭於心無日而足也

裴炎字子隆受遺輔太子爲中書令中宗欲以后父
韋玄貞爲侍中及授乳媪子五品官炎固執不從帝
怒曰我意讓國與玄貞豈不可何惜侍中邪炎懼因
與武后謀廢帝帝曰我何罪后曰以天下與玄貞安
得無罪乃廢帝爲廬陵王

李昭德拜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有人獲洛
水白石而赤文者獻闕下曰此石赤心故以獻昭德

史贊

卷之十六上 唐

三十四

叱曰洛水餘石豈盡能反邪

韓朝宗以襄州刺史兼山南東道採訪使南楚故城
有昭王井傳言汲者死行人雖賜困不敢視朝宗移
書諭神自是飲者亡恙人更號韓公井

李甘字和鼎擢侍御史鄭注侍講禁中求宰相朝廷
譁言將用之甘顯倡曰宰相代天治物者當先德望
後文藝注何人欲得宰相白麻出我必壞之

賈至字幼鄰玄宗拜起居舍人知制誥帝傳位至當
撰冊旣進帝曰昔先天誥命乃父爲之辭今茲命

冊又爾爲之兩朝盛典出卿家父子手可謂繼美矣
至父
名曾

白居易字樂天敏悟絕人工文章未冠謁顧況況吳
人恃才少所推可見其文自失曰吾謂斯文遂絕今
復得子矣遷左拾遺李師道上私錢六百萬爲魏徵
孫贖故第居易言徵任宰相太宗用殿材成其正寢
後嗣不能守陛下猶宜以賢者子孫贖而賜之師道
人臣不宜掠美帝從之以刑部尚書致仕自號醉吟
先生

史贊

卷之十六上 唐

三十五

桓彥範字士則拜侍中封譙郡公初與張柬之等謀
誅二張薛季昶勸曰二凶雖誅產祿猶在請除之彥
範不欲廣殺因曰三思枕上肉爾留爲天子藉手季
昶歎曰無死所矣俄而三思竊入官因韋后反盜執
權同功者嘆曰死我者桓君也彥範將起事告其母
母曰忠孝不並立義先國家可也御史李福業嘗與
謀亡匿吉州叅軍敬元禮家吏捕獲俱坐死福業將
刑謝元禮曰子有親吾甚愧恨元禮曰公窮而歸我
我得已乎見者傷之

王毛仲以官奴進封霍國公志滿而驕凌侮中使高力士楊思勳等銜之毛仲有兩妻其一上所賜皆有國色嘗生子帝命力士就賜仍授子五品官還問曰毛仲喜乎力士奏毛仲熟視臣曰是子亦何辱三品官帝怒毛仲坐貶詔縊于零陵

魏元忠拜尚書右僕射進封齊國公數陷周興侯思止獄仍復官武后曰卿累負謗讎何邪對曰臣猶鹿也羅織之吏如獵者苟須臣肉爲之羹耳彼將殺臣以求進臣顧何辜安樂公主私請廢太子求爲皇太子

史贊

卷之十六上唐

三十六

女中宗以問元忠元忠曰公主而爲皇太女附馬都尉當何名主志曰山東木彊安知禮阿母子尚爲天子我何嫌元忠固稱不可自是語塞官中謂武后爲阿母子元忠始名真宰以諸生見高宗高宗慰遣不知謝卽出儀舉自安帝目送謂薛元超曰是子未習朝廷儀然名不虛謂真宰相也避武后母諱改今名

韋陟字殷卿父安石爲中書令陟甫十歲授朝散大夫風格方整善文辭書有楷法一時名士皆與游父歿與弟斌杜門不出八年親友更往敦曉乃彊調爲

洛陽令宋景見陟歎曰盛德遺範盡在是矣襲封郇國公性侈縱服馬侍兒侔於王宮主第庖中所棄其直猶不減萬宴公侯家雖極水陸冒不下飭常以五采牋爲書記使侍妾主之其裁答受意而已皆有楷法陟唯署名自謂所書陟字若五色雲時人慕之號郇公五雲體

韋斌與兄陟齊名拜太常少卿天性質厚每朝會不敢離立笑言嘗大雪在廷者皆振裾更立斌不徒足雪甚幾至韞亦不失恭

史贊

卷之十六上唐

三十七

郭震字元振少有大志初爲太學生嘗送資錢四十萬會有縲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舉與之無少吝一不質名氏諸生駭歎歷官中書門下三品進封代國公

盧藏用字子潛能屬文與兄徵明偕隱終南少室二山學練氣爲辟穀時有意當世人目爲隨駕隱士晚乃徇權利務爲驕縱素節盡矣司馬承禎嘗召至關下將還山藏用指終南曰此中大有嘉處承禎徐曰以僕視之仕宦之捷徑耳藏用慙

盧若虛多才博學隴西辛怡諫爲職方有獲異鼠者
豹首虎臆大如拳怡諫謂之鼯鼠而賦之若虛曰非
也此許慎所謂鼯鼠豹文而形小一生驚服

姚崇字元之官至宰相二子在洛通賓客饋遺憑舊
請託魏知古出知東都選歸悉以聞他日帝召崇曰
卿子才乎皆安在崇揣知帝意曰臣二子分司東都
其爲人多欲而寡慎是必嘗以事干知古帝始以崇
私其子或爲隱微以言動之及聞乃大喜問安從得
之對曰知古臣所薦也臣子必謂其見德而請之帝
史贊

卷之十六上 唐

三十八

於是愛崇不私而薄知古欲斥之崇曰臣子無狀撓
陛下法而逐知古外必謂陛下私臣乃止
宋璟初遷左臺御史中丞請窮治易之等詔許俄赦
原之勅二張詣璟謝璟不見曰公事公言之若私見
法無私也顧左右歎曰吾悔不先碎豎子首而令亂
國經嘗宴朝堂二張列卿三品璟階六品居下坐易
之諂事璟虛位揖曰公第一人何下坐璟曰才劣品
卑卿謂第一何邪是時朝廷以易之等內寵不名其
官呼易之五郎昌宗六郎鄭善果謂璟曰公奈何謂

五郎爲卿璟曰以官正當爲卿君非其家奴何郎之
云

蘇頌字廷碩初拜中書舍人與父瓌同在禁苑朝廷
榮之玄宗平內難書詔填委獨頌在太極後閣口所
占授功狀百緒輕重無所差書史白曰丐公徐之不
然手腕脫矣中書令李嶠曰舍人思若湧泉吾所不
及後與宋璟同當國相得歡甚璟嘗曰吾與蘇氏父
子同爲宰相僕射長厚自是國器若獻可替否事至
卽斷盡公不顧私則今丞相爲過之子說字延言舉
史贊

卷之十六上 唐

三十九

賢良方正高第累轉給事中時頌爲紫微侍郎固辭
帝曰古有內舉不避親者乎對曰晉祁奚是也帝曰
若然朕自用說卿言非公也
李元紘字大綱爲雍州司戶參軍時太平公主勢震
天下百司順指嘗與民競碾磴元紘還之民長史竇
懷貞大驚趣改之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判不
可移也

杜暹五世同居擢明經第補婺州參軍秩滿歸吏以
紙萬番贖之暹爲受百番衆歎曰昔清吏受一大錢

何異哉開元四年以監察御史按入突厥虜以金遺
遲遲固辭左右曰公使絕域不可失我心乃受焉陰
埋幕下已出境乃移文畀取之突厥人驚度磧追不
及去

韓休拜黃門侍郎平章事性直方不務進趨既爲相
天下翕然宜之帝嘗獵苑中或大張樂稍過節必視
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蹠輒至嘗引鑑默不樂左右
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歡何自戚戚不逐去之
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且蕭嵩每啟事必順旨我退
史儁

卷之十六上唐

四十

而思天下不安寢韓休敷陳治道多訐直我退而思
天下寢必安吾用休社稷計耳

田仁會永徽中爲平州刺史歲旱自暴以祈而雨大
至穀遂登人歌曰父母育我今田使君挺精誠今上
天聞中田致雨兮山出雲倉廩實兮禮儀申願君常
在今不患貧

尹思貞弱冠以明經第累遷司府少卿所在以善政
聞時卿侯知一亦厲威嚴吏爲語曰不畏侯卿杖祇
畏侯卿筆加銀青光祿大夫其家坎地獲古戟十二

俄而門樹戟時人異焉

倪若水字子泉爲汴州刺史開元中天下久平朝廷
尊榮人皆重內班景倩自揚州採訪使入爲太理少
卿過州若水餞於郊顧左右曰班公是行若登仙吾
恨不得爲騶僕未幾若水亦入爲戶部侍郎

盧從愿字子襲睿宗立拜吏部侍郎吏選自中後綱
紀耗蕩從愿精力於官僞牒詭功擿檢無所遺銓總
六年以平允聞帝異之特官其一子從愿請贈其父
敬一爲鄭州長史制可初高宗時吏部號稱職者裴
行儉馬載及是從愿與李朝隱爲有名故號前有裴
馬後有盧李

史儁

卷之十六上唐

四十一

嚴挺之名浚拜尚書左丞知吏部遷戶部侍郎蕭吳
宰相李林甫所引不知書嘗與挺之言稱蒸嘗伏臘
乃爲伏獵挺之曰九齡省中而有伏獵侍郎乎乃出
吳岐州刺史林甫恨之

嚴武字季鷹幼豪爽母裴不爲父挺之所咎獨厚其
妾英武始八歲怪問其母母語之故武奮然以鐵鉞
就英寢碎其首左右驚白挺之曰郎戲殺英武辭曰

安有大臣厚妾而薄妻者兒故殺之非戲也父奇之曰真嚴挺之子歷節度劔南加檢校吏部尚書卒年四十母哭且曰而今而後吾知身為官婢矣

裴琰之永徽中爲同州司戶叅軍年甚少不主曹務刺史李崇義內輕之鐫論曰同三輔吏事繁子盍求便官毋留此琰之唯唯吏白積案數百崇義讓使趣斷琰之曰何至逼人乃命吏連紙進筆爲省決一日畢旣與奪當理而詞筆勁妙崇義驚曰子何自晦成吾過邪由是名動一州號霹靂手

史衛

卷之十六上唐

四十一

裴寬性通敏工騎射彈棊投壺略通書記景雲中爲潤州叅軍刺史韋詵有女擇所宜歸會休日登樓見人於後園有所瘞藏者訪諸吏曰叅軍裴寬居也與偕來詵問狀荅曰寬義不以苞苴汙家適有人以鹿爲餉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詵嗟異乃引爲按察判官許妻以女歸語妻曰常求佳婿今得矣明日聚其族使觀之寬時衣碧瘳而長旣入族人皆笑呼爲碧鶴雀詵曰愛其女必以爲賢公侯妻也何可以貌求人卒妻寬官終禮部尚書

裴諝字士明歷右金吾將軍時德宗新卽位大行將藏陵事禁屠殺尚父郭子儀家奴宰羊諝列奏帝謂不畏疆禦善之或曰尚父有社稷功豈不爲庇之諝笑曰非君所知尚父方貴盛上新卽位必謂黨附者衆今發其細過以明不恃權耳吾上以盡事君之道下以安大臣不亦可乎

崔隱甫遷洛陽令梨園弟子胡鸞善笛有寵嘗負罪匿禁中帝以他事召隱甫從容指曰就卿丐此人對曰陛下輕臣而重樂工請解官再拜出帝遽謝與胡

史衛

卷之十六上唐

四十二

雖隱甫殺之有詔貫死不及矣賜隱甫百縑帝欲相隱甫謂曰牛仙客可與語常見否對曰未也帝曰可見之隱甫終不諳他日又問對如初帝乃不用子弟問故荅曰吾不以其人微易之也其材不逮中人可與之對邪終東都留守封清河郡公

此與嚴挺之不肖見李林甫事

李勉字玄卿少貧俠客梁宋與諸生共逆旅諸生疾死出白金曰左右無知者幸君以此爲我葬餘則勉之勉許諾旣葬密置餘金棺下後其家謁勉

共啟墓山金付之及從肅宗於靈武擢監察御史時武臣崛興無法度大將管崇嗣背闕坐笑語譁縱勉劾不恭帝歎曰吾有勉乃知朝廷之尊德宗立拜爲相貞元初帝起盧杞爲刺史袁高還詔不得下帝問勉曰衆謂盧杞姦邪朕顧不知謂何勉曰天下皆知而陛下獨不知此所以爲姦邪也時譴其對

李程字表臣召爲翰林學士每入署常視日影爲候程性懶日過八塲乃至時號八塲學士

劉子玄名知幾領國史三十年禮部尚書鄭惟忠嘗

史衛

卷之十六上 唐

四

問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邪對曰史有三長才學識

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夫有學無才猶愚賈操金不能殖貨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榘枘斧斤弗能成史善惡必書使驕君賊臣知懼此爲無可加者時以爲

論

蔣乂字德源性銳敏博覽彊記該綜羣籍有史才貞元中遷起居舍人帝嘗登凌烟閣視左壁顏劄題文漫缺行纔數字命錄以問宰相無能知者遽召乂至答曰此聖曆中侍臣圖贊帝前口以誦補不失一字帝歎曰雖虞世南默寫烈女傳不是過

楊慎矜擢戶部侍郎兼中丞弟慎餘慎名皆貴李林甫疾其得君且逼已與王鉷作飛牒告慎於蕃識規復陪室帝賜慎矜死籍其家遣御史顏真卿馳洛陽決獄慎餘慎名聞兄死皆哭既讀詔慎名曰奉詔不敢稽死但寡姊垂白作數行書與別真卿許之索筆曰拙於謀已兄弟併命姊老孤孰何以堪此遂縊手指天而絕慎矜兄弟友愛事姊如母儀幹皆秀偉愛賓客標致不凡著稱於時慎名嘗視鑑歎曰兄弟皆六尺餘此貌此才欲見容當世難矣胡不使我體少

史衛

卷之十六上 唐

聖五

弱邪世哀其言

封常清讀書多所該究然孤貧年過三十未有名高仙芝爲都知兵馬使嘗出軍奏像從三十餘人常清投牒請豫然素瘠又脚跛仙芝陋其貌不納謝曰像已足何庸復來常清怒曰我慕公義願事鞭撻故無媒目前公何見拒深乎以貌取士恐失之子羽公其念之仙芝不得已寘名像中後克達奚常清於幕下潛作捷布仙芝取讀之皆意所欲出乃大駭卽用之軍還判官劉眺獨孤竣爭問向捷布誰作者公幕下

安得此人答曰吾儻封常清也朶等驚進揖常清坐與語異之遂知名官至范陽節度使

李光弼弟光進節制皆一品母李有鬚數十長五寸許封韓國太夫人葬長安南原將相奠祭凡四十四幄時以爲榮

郝廷玉驍勇善格鬪爲光弼愛將魚朝恩聞其善布陣請觀之廷玉申號令鳴鼓角部伍坐作進退若一朝恩歎曰吾處兵間久今始識訓練法廷玉惻然曰此臨淮王遺法也

史籍

卷之十六上 唐

四十七

郭子儀字子儀進位太尉中書令賜號尚父幸臣程元振魚朝恩數短毀之然卒不行嘗破吐蕃靈州朝恩使人發其父墓及還帝嗔之卽號泣曰臣父主兵不能禁士殘人之墓人今發先臣墓此天譴非人患也朝恩嘗約子儀修具元載告以軍容將不利公其下乘甲願從子儀不聽但以家僮十數往朝恩曰何車騎之寡告以所聞朝恩泣曰非公長者得無致疑乎田承嗣傲狠不軌子儀嘗遣使至魏承嗣西望拜指其膝謂使者曰茲膝不屈於人久矣今爲公拜校

中書令考二十四八子七壻皆貴顯朝廷諸孫數十不能盡識至問安但頷之而已富貴壽考哀榮始終人臣之道無闕焉

李嗣業字嗣業進右金吾大將軍留爲疏勒鎮使城一隅阨屢築輒壞嗣業祝之有白龍見因其處菴祠以祭城遂不壞漢耿恭故井久涸嗣業已泉復出初討勃律也通道慈嶺有大石塞隘以足蹶之抵穹壑識者以爲至誠所感

馬璘少孤流蕩無業所年二十讀馬援傳至馬革裹

史籍

卷之十六上 唐

四十七

尸慨然曰使吾祖勲業墜地乎歷遷邠寧節度使元日有卒犯盜或曰宜赦璘曰赦之則人將伺其日爲盜遂戮之天大旱里巷爲土龍聚坐以禱璘曰旱由政不修卽命撤之明日雨是歲大穰

李泌字長源七歲知爲文玄宗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荅難禁中有真倣者九歲升坐詞辯注射坐人皆屈帝異之曰半千孫固當然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倣跪奏臣舅子李泌帝卽馳召之泌旣至帝方與燕國公張說觀奕因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

泌遂巡曰願聞其畧說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
棋生靜若棋死泌卽荅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
豐材靜若得意說因賀帝得奇童帝賜帛勅其家善
視養之張九齡尤所獎愛九齡素與嚴挺之蕭誠善
忽獨念曰嚴太若勁然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召蕭
泌在旁率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軟美
者乎九齡驚改容謝之因呼小友及長博學善易慕
神仙不死術肅宗卽位欲授以官固辭願以客從入
議國事出陪輿輦衆指曰著黃者聖人著白者山人

史贊

卷之十六上 唐

四八

帝聞因賜金紫德宗嘗從容言盧杞清介敢言然少
學不能廣朕以古道入皆指其姦而朕不覺也對曰
陛下能覺杞之惡安致建中禍邪

苗晉卿字元輔天寶二載與宋遙同較書判覈才實
判入者凡六十四人分甲乙丙三科以中丞張倚子
奭爲第一議者囂然不平安祿山因間言之帝爲御
花萼樓覆實中裁十一二奭持紙終日筆不下人謂
之曳白帝大怒倚遙晉卿俱坐貶

鄧景山官拜太原尹封南陽郡公性清約子弟饒不

過草具用器止烏漆待上賓惟豚魚而已取倉粟紅
腐者食之兼給麾下麾下怨訕左右以白景山曰此
不食留將安用邪因慢罵士皆羞忿有裨校抵死諸
將請贖不許其弟請代不許請納一馬贖乃許減死
衆怒曰吾屬命纔一馬直乎景山護失叱遣之少將
黃抱節因衆怒作亂景山遇害肅宗以其統馭失方
不復究驗

柳渾字夷曠一字惟深本名載歷遷兵部侍郎同平
章事封宜城縣伯貞元間玉工爲帝作帶誤毀一銖

史贊

卷之十六上 唐

四九

工不敢聞私市它玉足之及獻帝識不類槌之工人
伏罪帝怒其欺詔京兆府論死渾曰陛下遽殺之則
已若委有司須詳讞乃可於法誤傷乘輿服罪當
杖請論如律由是工不死韓滉自浙西入朝帝虛已
待之遂於省中榜吏自若渾讓曰省闕非刑人地而
榜吏至死公家先相國以狷察不滿歲輒罷今公柰
何蹈前非顯立威福豈尊主卑臣義邪滉悔悟稍疏
其威宰相張延賞怙權嫉渾守正遣親厚謂曰明公
舊德第慎言於朝則位可久渾曰爲吾謝張公渾頭

可斷而舌不可禁卒爲所擠渾警辯好談謔清儉不營產業免後輒置酒召故人出游酣肆無黜免意時李勉盧翰皆以舊相闔門奉朝請歎曰吾等視柳宜城真拘俗之人哉

崔堯字野夫爲陝虢觀察使是時王仙芝亂漢上河南郡盜興堯簡脫不曉事但以器韻自高委政廝豎不恤人疾苦所訴早者指庭樹示之曰柯葉尚爾何早爲卽榜笞之上下離心俄爲軍吏所執髡其髻鬢再拜祈免乃得去渴甚求飲於民民飲以溺坐失守

史衡

卷之十六上 唐

五十一

貶端州司馬

大曆八年有晉州男子郇謨以麻總髮持竹筍葦席行哭長安東市人問之曰我有字三十欲以獻上字言一事卽不中以筍貯屍席褻而棄之京兆以聞帝召見賜以衣館內容省問狀多譏切元載其言圍者願罷諸州團縛使其言監者請罷諸道監軍大抵類此

楊炎字公南文藻雄蔚豪爽尚氣父喪廬墓側號慕不廢聲有紫芝白雀之祥詔表其廬炎三世以孝行

聞至門樹六闕古所未有

李吉甫字弘憲官拜宰相初政事堂會食有巨牀相傳徙者宰相輒罷不敢遷吉甫笑曰世俗禁忌何足疑耶撤而新之

李磎字景望好學家有書至萬卷世號李書樓

張茂昭字豐明本名昇雲德宗賜今名順宗立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道使經置北方賜女樂二人固辭曰天子女樂非臣下所宜見昔汾陽威寧西平北平皆有大功故當是賜今下臣述職以朝奈何濫賞後

史衡

卷之十六上 唐

五十二

日有立功之臣陛下何以加之復賜安仁里第亦不受

劉潼字子固累遷祠部郎中中初討党項羗軍食乏宰相欲以潼爲使難其遣潼見宰相曰上念邊饑議遣使潼畏不稱耳安敢憚行遂命爲供軍使歷京兆少尹山南有劇賊仇山爲勳宣宗怒欲討之宰相崔鉉曰此陛下赤子迫於饑寒弄兵山谷間不足討請遣使諭釋之詔潼馳往潼挺身直叩其壘曰有詔赦爾罪盜皆列拜約潼就館而降

李揆字端卿肅宗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封姑臧縣伯
揆美風儀善奏對帝歎曰卿門第人物文學皆當世
第一信朝廷羽儀乎故時稱三絕苗晉卿數薦之載
揆輕載地寒謂晉卿曰龍章鳳姿士不見川壙頭鼠
目子乃求官邪載聞銜之及秉政奏揆江淮養疾流
落凡十六年載誅始入爲禮部尚書盧杞素惡揆用
爲入蕃會盟使揆辭老恐死道路不能達命帝惻然
杞曰和戎者當練朝廷事非揆不可異時年少揆者
不敢辭揆至蕃酋長曰聞唐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

史簡

卷之十六上唐

五

揆畏留因紿之曰彼李揆安肯來邪

齊映德宗出奉天授御史中丞徙幸梁道險澀常爲
帝御會馬駭突帝恐傷映詔捨轡固不去曰馬奔蹏
不過傷臣捨之或犯清蹏臣雖死不足償責帝嘉歎
擢給事中歷拜平章張延賞劾映非宰相器出爲桂
管江西兩觀察使始映罷不以罪冀復進乃拊斂獻
貢以中帝欲初諸藩銀大瓶止五尺李兼爲江西始
獻六尺至映乃八尺云

盧邁字子玄歷平章再娶無子或勸畜姬媵答曰兄

弟之子猶子也可以主後所得廣賜皆賑嫗舊之乏
者

關播字務元與盧杞同任中書政一決於杞嘗論事
帝前播意不可避坐欲有所言杞目禁輒止退讓播
曰以君寡言故至此柰何欲開口爭事邪播即暗畏
母敢與

武儒衡字延石姿狀秀偉不妄言與人交終始一節
遷中書舍人時元稹倚宦官知制誥儒衡鄙厭之會
食瓜蠅集其上儒衡揮以扇曰適從何處來遽集於

史簡

卷之十六上唐

五

此一坐失色

李絳字深之官拜平章嘗盛夏對延英帝汗浹衣絳
欲趨出帝曰朕宮中所對惟宦官女子欲與卿講天
下事乃其樂也

段秀實字成公爲司農卿自涇州被召戒其家曰若
過岐未泚必致贈遺慎毋納至岐泚固致大綾三百
家人拒不遂至都秀實怒曰吾終不以汙吾第以置
司農治堂之梁間遇害後吏以告泚取視其封幘完
新

顏真卿字清臣初爲平原太守安祿山反河朔盡陷
獨平原城守具備使司兵叅軍李平馳奏玄宗始聞
亂歎曰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邪及平至帝大喜
謂左右曰朕不識真卿何如人所爲乃若此歷改尚
書右丞帝自陝還真卿請先謁陵廟而後卽官宰相
元載以爲迂真卿怒曰用舍在公言者何罪然朝廷
事豈堪公再破壞邪俄封魯郡公進太子太師後盧
杞將出之真卿往見辭曰先中丞傳首平原面流血
吾不敢以衣拭親舌舐之公忍不見容乎杞矍然下

史綱

卷之十六上

五十四

拜而銜恨切骨李希烈陷汝州杞乃遣真卿往諭之
希烈僭稱帝使問儀式對曰老夫耄矣曾掌國禮所
記諸侯朝覲耳百挫不折卒爲所害

李愬字元直拜檢校左散騎常侍夜入蔡州擒吳元
濟屯兵鞠場以俟裴度至愬以橐韃見度將避之愬
曰此方廢上下分久矣請因示之度以宰相禮受愬
謁蔡人聳觀有詔進尚書僕射封涼國公

李聽字正思拜太子太保治官苛細急掣斂頗極所
欲盛飾車馬服玩或誠之聽曰家聲在人若示衰薄

恐不見忠功之効吾欲夸而勸之也好古書擇其驗
者題於帷帟牆屋皆滿

城好書通春秋漢書官拜中書令天性忠謹功高
而志益下世方之金日磾故帝終始信待貞元後天
子常恐藩侯生事稍驚驚則姑息之惟城有所奏論
不盡從可輒私喜曰上不疑我故治藩十六年常持
軍猜間不能入君子賢之

邢君牙領節度檢校尚書右僕射有布衣張汾者無
紹而干君牙軒然坐客上會吏槌簿書以盜沒宴餼

史綱

卷之十六上

五十五

五萬君牙怒其欺汾不謝去曰吾在京師聞邢君牙
一時豪俊今乃與計吏論錢云何君牙慙遽釋吏引
爲上客留月餘以五百緡爲謝

韋臯字城武順宗詔進檢校太尉治蜀二十一年屢
著戰功善拊士凡婚嫁死喪皆厚資之蜀人德之見
其遺像必拜凡刻石著臯名者皆鑲其文尊諱之天
寶時李白爲蜀道難篇以斥嚴武至是陸暢更爲蜀
道易以美臯焉

暢字達夫

史綱卷之十六上終

中央民族
學院圖書館
館藏書

史樹卷之十六下

明 晉安余文龍中拙刪輯

男兆胤伯景校

唐

薛公達擢進士第佐鳳翔軍會帥不文嘗集射設的高數十尺令曰中者酬錦與金一軍莫能中公達執弓矢揖曰請為公歡射三發連中衆大呼笑帥不喜乃自免去

盧坦字保衡仕河南尉時杜黃裳為尹召坦立堂下

史樹

卷之十六下 唐

一

曰某家子與惡人游破產盡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畜其能積財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道以歸于人黃裳驚其言自是遇加厚及為判官監軍有善笛者大將等悅之請為重職坦笑曰大將久在軍積勞亟遷乃及右職奈何自薄欲與吹笛少年同列邪諸將慙謝後拜宣欽池觀察使時江淮旱穀踊貴或請抑其價坦曰所部地狹穀來他州若直賤穀不至矣不如任之既而商以米坐至乃多貸兵食出諸市估遂平

徐浩善書嘗書四十二幅屏八體皆備草隸尤工世

狀其法曰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云父嶠之亦以書名

崔鉉字台碩進尚書僕射兼門下侍郎封博陵郡公

所善者鄭魯楊紹復段瓌薛蒙頗叅議論時語曰鄭

楊段薛炙手可熱欲得命通魯紹瓌蒙宣宗聞之題

于扇是時魯為刑部侍郎鉉欲引以相帝不許用為

河南尹它日帝語鉉曰魯去矣事由卿否鉉惶懼謝

罪久之出為淮南節度使帝餞太液亭賜詩寵之

張鷟字文成早惠絕倫為兒時夢紫文大鳥五色成

史樹

卷之十六下 唐

二

文止其庭大父曰吾聞五色赤文鳳也紫文鸞也

若壯殆以文章瑞朝廷乎遂命以名負半千數為公

卿稱薦文辭猶青銅錢萬選萬中時號青錢學士

王仲舒字弘中除江西觀察使初江西榷酒利多他

州十八民私釀歲抵死不絕穀數斛易斗酒仲舒罷

酤錢九十萬吏坐失官息錢五十萬悉產不能償仲

舒焚簿書脫械不問水旱民賦不入歎曰我當減燕

樂他用可乎為出錢二十萬代之

韋夏卿字雲客為吏部侍郎從弟執誼在翰林嘗受

人金有所干請密以金內夏卿懷中夏卿毀懷不受
曰吾與爾賴先人遺德致位及此顧當是哉執誼大
慙

呂元膺字景夫爲蘄州刺史嘗錄囚或白父母在明
日歲旦不得省爲恨因泣元膺惻然悉釋縛歸之而
戒還期吏白不可荅曰吾以信待人人豈我違如期
而至自是群盜感愧悉避境去

許孟容字公範元和初再遷尚書右丞京兆尹軍吏
李昱貸富人錢八百萬三歲不肯歸孟容遣吏捕詰

史簡

卷之十六下 唐

三

與之期使償曰不如期且死一軍盡驚訴於朝憲宗
詔以昱付軍治之再遣使皆不聽奏曰不奉詔臣當
誅然臣職司輦轂當爲陛下抑豪彊錢未盡輸昱不
可得帝嘉其守正許之京師豪右大震

薛存誠字資明憲宗拜御史中丞浮屠鑒虛者倚宦
豎爲姦關通路遺存誠窮劾之得贓數十萬當以大
辟權近更保救于帝有詔釋之存誠不聽明日詔使
詣臺諭曰朕須此囚面詰非赦也存誠奏曰獄已具
陛下必欲召赦之請先殺臣乃可不然臣不敢奉詔

鑒虛卒抵死

孔戢字君嚴穆宗改爲左丞以老白乞韓愈謂曰公
尚壯上三留何去之果戢曰吾豈要君者吾年一宜
去吾爲左丞不能進退郎官二宜去愈曰公無留資
何恃而歸曰吾負二宜去尚奚顧子言

孔戢字方舉轉侍御史庫部員外始朱泚以彭偃爲
中書舍人偃子充符得不死辟鄜坊府或薦其能召
還京師戢謂京兆尹裴武曰泚所下詔令皆偃爲之
辟逆子不烏鼠獸伏乃干譽求進乎子盍效季孫行

史簡

卷之十六下 唐

四

父達官僕以勉事君者武卽逐出充符

孔溫業字遜志大中時爲吏部侍郎求外遷宰相白
敏中顧同列曰吾等可少警孔吏部不樂居朝矣

崔邠字處仁性溫裕沈密行已簡儉憲宗器之拜太
常卿知吏部尚書銓故事太常始視事大閱四部樂
都人縱觀邠自第去帽親導母與公卿見者皆避道
邠人榮之四世總麻同爨兄弟六人至三品邠鄆
凡爲禮部五吏部再唐興無有也居光德里構便齋
宣宗聞而歎曰邠一門孝友可爲士族法因題曰德

星堂

柳公綽字寬遷御史大夫韓弘病自河中還詔百官問疾弘遣子辭不能見公綽謂曰上使百司省候是謂異禮宜力疾以見公卿安可臥令子姓傳言邪弘懼挾扶以出改山南東道節度使行部至郢縣吏有納賄舞文二人同繫獄令以公綽素持法謂必殺貪者公綽判曰賊吏犯法法在姦吏壞法法亡誅舞文者其旣馬害圍人公綽殺之或言良馬可愛曰安有良馬而害人乎有道士獻丹藥問所從來曰自薊門

史簡

卷之十六下

五

時朱克融方叛遽曰惜哉藥自賊境來雖驗何益卽棄藥而逐道士入爲刑部尚書京兆獄有姑鞭婦至死者府欲殺之公綽曰尊殿卑非闕也且子在以妻而戮其母不順遂減論于仲郢

柳仲郢字諭蒙母韓卽臯女也善訓子仲郢幼嗜學嘗和能膽九使夜咀嚙以助勤長工文著尚書二十四司箴爲韓愈咨賞及進士第牛僧儒辟武昌幕府有父風矩僧儒歎曰非積習名教安及此邪及授河南尹以寬惠爲政或言不類京兆時荅曰輦轂之下

先彈壓郡邑之治本惠養烏可類乎

崔山南琯曾祖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祖母唐夫人事姑孝每旦擲縱并拜階下升堂乳姑長孫不粒食考數年一日病言無以報吾婦異子孫皆得如婦

史簡

卷之十六下

六

東都仁和里裴尚書寬子孫衆盛實爲名閥天后時宰相魏玄同選尚書之先爲婿未成婚而魏陷羅織獄家徙嶺表及北還女已踰笄其家議無以爲衣食資願下髮爲尼有一尼自外至曰女福厚豐必有令匹子孫將遍天下宜北歸家人遂不敢議及荆門則裴賁裝以迎矣裴之蕃衍乃天之報施也永寧王相國涯居位寶氏女歸請曰玉工貨釵直七千萬錢王曰七十萬錢豈於女惜但釵直若此乃妖物也禍必隨之女不敢復言後釵爲馮球外郎妻首飾涯曰爲郎吏妻首飾有七十萬錢其可久乎馮爲賈相國隸門人賈有奴頗橫馮愛賈召奴責之奴泣謝未幾馮晨謁賈賈未出有二青衣齎銀罌出曰公恐君寒奉地黃酒三杯馮悅盡舉之俄病渴且咽因暴卒賈爲歎息出涕卒不知其由明年王賈皆遭禍

已上三條皆柳
馳家訓所載

柳公權字誠懸遷司封員外郎穆宗問公權用筆法對曰心正則筆正筆正乃可法矣時帝荒縱故公權及之帝改容悟其以筆諫也文宗召充翰林書詔學士管夜召對子亭燭窮而語未盡宮人以蠟液濡紙繼之從幸未央宮帝駐輦令公權作賜邊戎衣詩宮人迫之權應聲成文婉切復詔令再賦復無停思天子甚悅曰子建七步爾乃三焉嘗與六學士對便殿帝稱漢文帝恭儉因舉袂曰此三泮矣學士皆賀獨

史衛

卷之十六下

七

公權無言帝問之對曰人主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澣濯之衣此小節耳非有益治道者帝嘗曰卿有諍臣風可屈居諫議大夫歷太子太保公權博貫經術通音律其書法結構勁媚自目一家文宗嘗召與聯句帝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屬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帝命題于殿壁字率徑五寸帝歎曰鍾王無以尚也其遷少師宣宗召至御座前書紙三楷作真行草三體奇秘賜以器幣且詔自書謝章無限真大臣家碑誌非其筆人以子

孫爲不孝外夷入貢者皆別署貨貝曰此購柳書凡公卿以書貶遺蓋鉅萬而主藏奴或盜用嘗貯孟孟一箇勝識如故而器皆亾奴妄言巨測者公權笑曰銀盃羽化矣不復詰唯研筆圖籍自錫秘之

歸登字冲之性溫恕家僮爲馬所踣笞折馬足登知不加罪有遺金石不死藥者給曰已嘗及登服幾死訊之乃未之嘗人皆爲怒而登不爲愠

胡証字啓中旅力絕人晉公裴度未顯時羸服私飲爲武士所窘証聞突入坐客上引觥三醵坐皆失色

史衛

卷之十六下

八

因取鉄燈檠摘枝葉櫟合其跗橫膝上謂客曰我飲爲酒令飲不醕者以此擊之衆唯唯証一飲輒數升次授客客流離盤杓不能盡証欲擊之諸惡少叩頭請去証悉驅出時稱其俠官至嶺南節度使

崔弘禮字從周磊磊有大志通兵略過宣武從劉玄佐獵夷門玄佐酒酣顧曰崔生獨不知此樂邪弘禮笑曰我固善武請爲公歡玄佐臂鷹與弘禮馳逐急緩在手一軍驚曰安得此奇客玄佐大悅欲留之固辭厚爲資餉至京師所善李觀病且死弘禮殯諸爲

治喪葬畢乃去官刑部尚書東都留守

鄭澣本名涵第進士遷右補闕敢言無所諱憲宗謂其父餘慶曰涵卿令子而朕直臣也可更相賀

鄭朗字有融歷工部尚書同平章事中人李敬寔排朗騁導馳去朗以聞宣宗詰敬寔自言供奉官不避道帝曰傳我命則絕道行可也而私出不避宰相邪

即斥敬寔

高郢字公楚拜右僕射恭慎不與人交常掌制誥家無留豪或勸益如前人傳制集者荅曰王言不可藏

史簡

卷之十六下 唐

九

私家生平不治產有勸營之者荅曰祿稟雖薄在我則有餘田莊何所取乎

高定辭惠七歲讀尚書至湯誓跪問郢曰奈何以臣伐君郢曰應天順人何云伐邪對曰用命賞于祖不

用命戮于社是順人乎郢異之任至京兆府叅軍

柳泌習方伎李道古薦於皇甫鎛召入禁中自云能

致藥為不死者願采藥天台起徒步拜天台刺史賜

金紫諫臣固爭以為列聖亦有寵方士未嘗使牧民

帝曰煩一州而致長年于君父何愛哉鎛敗必俱伏

誅

劉禹錫字夢得嘗作玄都觀看花君子詩語譏忿當路者不喜坐貶後復入為主客郎中復作游玄都詩且言始謫十年還京師道士植桃其盛若霞又十四年過之無復一存惟兔葵燕麥動搖春風耳以詆權近聞者益薄其行

韋肇大曆中為中書舍人累上疏言得失為元載所惡左遷京兆少尹久之改秘書少監載曰肇若過我當以善地處之終不肯詣載誅除吏部侍郎

史簡

卷之十六下 唐

十

韋貫之名純居貧噉豆糜自給遷長安丞或薦之京兆尹李實實舉笏示所記曰此其姓名也與我同里素聞其賢願識之而進於上或者喜以告曰子今日詣實而明日賀者至矣貫之唯唯不往官亦不遷久之歷禮部侍郎抑浮華先行實嘗從容奏曰禮部侍郎重於宰相帝曰侍郎是宰相除安得重曰然為陛下東宰相者得無重乎帝美其言俄拜平章貫之沈厚寡言與人交無欬曲為右丞時內僧造門曰君且相貫之命左右引出曰此妄人也裴均子持萬緡請

撰先銘荅曰吾寧餓死豈能爲是哉生平未嘗通饋遺故家無羨財

韋澳字子裴方靜寡欲十年不肯調御史中丞高元裕與其兄溫善欲薦用之諷澳謁已溫歸以告澳不荅溫曰元裕端士若輕之邪澳曰然則無呈身御史周墀入相私謂曰何以教我澳曰願公無權墀愕貽澳曰爵賞刑罰人主之柄公無以喜怒行之俾庶官各舉其職則公歛衽廟堂上天下治矣烏用權墀歎曰吾先居此得無愧乎及改京兆尹帝舅鄭光主豎

史綱

卷之十六下 唐

十一

史豪肆積年不輸官賦澳逮繫之帝曰可貸否荅曰陛下自內署權臣尹京邑安可使盡一法獨行於貧下乎帝入白太后曰是不可犯后爲輸租乃免

韋溫字弘育父綬在禁廷積憂畏病廢誠溫不得任近職至是溫由諫議大夫改翰林學士固辭帝怒曰寧綬治命邪禮部侍郎崔蠡曰溫用亂命益所以爲孝帝意釋

張萬福屢任征伐有功德宗以爲濠州刺史以備李正己召謂曰先帝改爾名正者所以褒也朕謂江淮

草木亦知爾威名若從所改恐賊不曉是卿也復賜舊名正己果不敢動

高固初爲渾城童奴字黃荅性敏慧有旅力善騎射能讀左氏春秋戒愛養之以數從征伐有功拜郿寧節度使然久在散位爲僭類輕笑及受命衆多懼固一釋不問憲宗時檢校尚書右僕射入爲右羽林統軍卒贈大都督

李光進性至孝居母喪三年不歸寢弟光顏先娶而母委以家事及光進娶母已亡弟婦籍貫貯納管鑰

史綱

卷之十六下 唐

十二

於姒光進命反之曰婦逮事姑且嘗命主家事不可改因相持泣如初官歷檢校工部尚書振武節度使李光顏字光遠以功進檢校尚書左僕射敗蔡賊于郾城守將鄧懷金請降都統韓弘陰挾賊自重且惡光顏思有以撓之乃餽名姝教歌舞六博費百鉅萬遣使以遺光顏光顏約旦日納焉乃大合將校置酒引使者以侍姝至一軍驚視光顏徐曰我去室家久以爲公憂誠無以報德然戰士皆棄妻子蹈白刃奈何獨以女色爲樂爲我謝公天子於光顏恩厚

不與賊同生指心曰雖死不貳因嗚咽泣下將卒數
萬皆感激流涕乃厚賂使者還之於是士氣益勵蔡
功卒成

杜兼字處弘聚書至萬卷署其末曰子孫墜鸞爲不
孝

杜亞字次公拜淮南節度使治漕渠引湖陂築防庸
人之渠中以通大舟夾隄高叩田因得溉灌人皆悅
賴然雅意丞弼厭外官往往不親事日夜召賓客言
噉流連方春南民爲競渡戲亞欲輕駛乃繫船底使
史鐸

卷之十六下 唐

十三

篙人衣油綠衣沒水不濡觀沼華遠費皆千萬隴西
李衡在坐曰使桀紂爲之不是過也既泛九曲池曳
繡爲賦詔曰要當稱是林沼衡曰未有錦纜云何亞
大慙自是府財耗竭

裴度字中立位兼將相封晉國公時闡豎擅權縉紳
道喪不復有經濟意乃治第東都集賢里午橋作別
墅野服蕭散與白居易劉禹錫爲文章把酒窮晝夜
相歡不問人間事有大臣自洛來帝必問度安否開
成二年復以本官節度河東度牢辭老疾帝命吏部

郎中盧弘宣諭意曰爲朕臥護北門可也度乃之
度退然纔中人而神觀邁爽操守堅正善占對名
四夷使外國者其君長必問度年今幾狀貌孰似天
子用否其威譽德業比郭汾陽而用不用常爲天下
重輕事四朝以全德始終及歿天下莫不思其烈

李逢吉字虛舟性猜忌險譎交結近侍得進平章封
涼國公其黨有張又新李續張權輿劉栖楚李虞程
昔範姜洽及從子訓八人而傳會者又八人皆任要
劇故號八關十六子有所求請先賂關子後達於逢
吉無不得所欲

史鐸 卷之十六下 唐

十四

元稹字微之長於詩與白居易名相埒天下傳諷號
元和體往往播樂府穆宗在東宮妃嬪近習皆誦之
宮中呼元才子

牛叢字表齡任補闕數言事宰相請廣負宣宗曰諫
臣惟能舉職爲可奚用衆邪今張符趙璘牛叢使朕
聞所未聞三人足矣

楊嗣復字繼之父於陵始見識於浙西觀察使韓滉
妻以其女歸謂妻曰吾閨人多矣後貴且壽無若生

者有子必位宰相既而生嗣復混撫其頂曰名與位皆踰其父楊氏之慶也因字曰慶門後果拜平章楊損字子默官至殿中侍御史家新昌里與宰相路嚴第接嚴欲易其廐以廣第損族仕者十餘人議曰家世盛衰繫權者喜怒不可拒損曰今尺寸土皆先人舊貲非吾等所有安可奉權臣邪窮達命也卒不與

劉栖楚本出寒鄣李逢吉擢爲右拾遺其罷裴度逐李紳皆嗾而爲奸者敬宗視朝常晏游畋失德栖楚

史簡

卷之十六下 唐

十五

上諫遂叩額龍墀血被面李逢吉傳詔母叩頭待詔旨栖楚捧首立帝動容楊袂使去栖楚曰不聽臣言臣請死于此有詔慰諭乃出數月改京兆尹峻誅罰不避權豪宿姦老蠹爲之歛迹一日軍士乘醉有所凌突諸少年從旁譟曰癡男子不記頭上尹邪然其性詭激敢爲怪行若無顧藉內實恃權怙寵以干進識者羞之

楊虞卿字師臯李宗閔牛僧儒輔政引爲給事中性佞柔善諧倚權爲利舉選者皆走門下升沉在牙頰

間當時有蘇景胤張元夫并虞卿兄弟汝士漢公五人爲人所奔向語曰欲趨舉場問蘇張蘇張猶可三楊殺我宗閔待之尤厚故時號黨魁

韓愈字退之歷刑部侍郎上佛骨表貶潮州刺史既至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是以窮數日愈自往視之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豚投谿水而祝之其夕暴風震電起谿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患

皇甫湜字持正裴度辟爲判官度脩福先寺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湜怒曰近捨湜而遠取居易請從此辭度謝之湜卽請斗酒飲酣援筆立就度贈以車馬

史簡

卷之十六下 唐

十六

繒綵甚厚湜大怒曰自吾爲顧况集序未嘗許人今碑字三千字三縑何遇我薄邪度笑曰不羈之才也從而酌之湜嘗爲蜂螫指購小兒斂蜂擣取其液一日命其子錄詩誤詬躍呼杖杖未至嚙其臂流血劉义者亦一節士少放肆爲俠行更折節讀書能爲歌詩然不能俛仰貴人因持韓愈金數斤去曰此謏譽中得耳不若與劉君爲壽愈不能止

賈島字浪仙初爲浮屠好苦吟雖逢值公卿貴人皆不之覺一日見京兆尹跨驢不避諱詰之久乃得釋

錢徽字蔚章以事貶江州刺史州有盜劫貢船捕吏取濱江惡少年二百人繫訊徽按其枉悉縱去數日舒州得真盜州有牛田錢百萬刺史以給宴餉徽曰此農耕之備可用哉命代貧民糴時宣歙旱左丞孔戣請徙徽領宣歙宰相以其本文辭進不用戣曰相君宜知天下事徽江號之治不及知况其他邪終吏部尚書

史嚱

卷之十六下 唐

七

韋表微字子明擢進士第授監察御史裏行不樂曰爵祿譬滋味也人皆欲之吾年五十拭鏡撈白冒游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將爲松菊主人不愧陶淵明云

高元裕字景圭以右補闕召道商州會方士趙歸真擅乘驛馬元裕詆曰天子置驛爾敢疾驅邪命左右奪之還具以聞敬宗決事禁中宦豎恣放大臣不得進見元裕諫曰今西頭勢乃重南衙樞密之權過宰相帝不省

高少逸爲陝虢觀察使有中人責峽口驛吏供餅惡鞭之少逸封餅以聞宣宗怒召使者責曰山谷間是餅豈易具邪謫隸恭陵中人皆斂手

封敖字碩夫屬辭瞻敏不爲奇澀語切而理勝爲翰林學士武宗使作詔書慰邊將傷痍者曰傷居爾體痛在朕躬帝善其如意出賜以官錦劉稹平李德裕以定策功進太尉敖草制曰謀皆予同言不他感德裕謂曰陸生恨文不迫意如君此等語豈易得邪

史嚱

卷之十六下 唐

八

李景讓字後已性方毅有守母鄭治家嚴肅諸子始貧乏時治墻得積錢僮婢奔告母曰士不動而祿猶苗其身况無妄而得我何取亟使閉坎景讓爲浙西觀察使嘗怒牙將杖殺之軍且謀變母欲息衆讓召景讓廷責曰爾鎮撫方面而輕用刑一夫不寧豈特上負天子亦使百歲母銜羞泉下何面目見先大夫乎將鞭其背吏大將再拜請不許皆泣謝乃罷一軍遂定入爲左丞蔣伸坐宴所酌酒語客曰有孝於家忠於國者飲此客肅然景讓起卒爵伸曰無宜貴公或諫公廉潔亡素儲不爲諸子謀邪景讓笑曰兒曹

詎餓死乎終太子少保

劉蕡字去華明春秋能言古興亡事沈健有謀文宗太和二年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蕡對策數千言有忠賢無腹心之寄閣寺專廢立之權陷先帝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等語第策官馮宿賈餗薦嚴見對嗟伏以爲過古晁董而畏中官毗睚不敢取士人讀其辭至感慨流涕者被選者二十有三人所言皆允齷齪常務類得優調有李郃字子玄歎曰蕡遂我留吾顏其厚邪乃上疏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

史簡

卷之十六下 唐

七

帝不納

李紳字公垂爲人短小精悍於詩最有名時號短李李紳辟掌書記會使者召紳稱疾留後召紳作疏紳坐綺前陽怖栗至不能爲字下筆輒塗去盡數紙紳怒罵曰何敢爾不憚死邪對曰生未嘗見兵革今得死爲幸紳令許縱爲之卽囚紳獄中紳誅乃免或欲以聞謝曰本激于義非市名也乃止

優人李可及能新聲自度曲京師慕之號爲拍彈懿宗昵之同昌公主薨帝與郭淑妃悼念不已可及爲

造數百年曲教舞者倚曲作辭哀思裴回帝愈寵之家嘗娶婦帝曰第去吾當賜酒俄而使者負二銀榼與之皆珠珍也擢爲威衛將軍曹確諫不可不聽季玄亦謂可及曰汝以巧佞惑天子當族滅嘗見其受賜謂曰今載以官車後籍沒亦當爾僖宗立始死崔遠有文而風致整竣世慕其爲目曰飢座梨言座所珍也

鄭仁表累擢起居郎嘗以門閥文章自高曰天瑞有五色雲人瑞有鄭仁表

史簡

卷之十六下 唐

二十

劉琬字子全初在翰林爲宣宗所器遇後徙河東節度使未幾以戶部侍郎召判度支後請問帝視案上曆謂琬爲朕擇一令日琬跪曰某日良帝笑曰是日卿可遂相卽詔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裴坦字知進歷楚州刺史令狐絢當國薦爲職方郎中知制誥而裴休持不可不能奪故事舍人初詣省視事四丞相送之施一榻堂上壓角而坐坦見休重愧謝休勃然曰此令狐丞相之舉休何力顧左右索肩輿亟出省吏貽駭以爲唐興無有此辱人爲坦羞

之終進平章坦性簡儉子娶楊收女齋具多飾金玉坦命撤去曰亂我家法世清其弊

畢誠字存之歷入翰林學士党項擾河西宣宗召訪邊事誠援質古今條破羌狀甚悉帝悅曰吾將擇能帥者執謂頗牧在吾禁署卿爲朕行乎誠唯唯卽拜邠寧節度河西供軍安撫使帝嘗許誠以相令狐綯忌之自邠寧凡三徙不得還誠思有以結綯至太原求麗姝盛飾使獻綯曰太原於我無分今以是餌將破吾族矣不受未幾召判度支同平章事

史簡

卷之十六下

唐

三

崔彥昭字惠文與王凝外昆弟也凝大中初先顯而彥昭未仕嘗見凝凝倨不冠帶謾言曰不若從明經舉彥昭爲憾後凝爲兵部侍郎彥昭相母教婢多製履俄曰王氏妹必與子皆逐吾將共行彥昭聞之泣且拜不敢爲怨而凝竟免

陸扈字祥文工屬辭敏速若注射然一時書命同僚自以爲不及昭宗優遇之帝嘗作賦詔學士皆和獨扈最先就帝覽之嘆曰貞元時陸贄吳通玄兄弟善內廷文書後無繼焉

得舉進士時方遷

幸而六月勝出至是每甚暑它學士輒戲曰造勝天也以譏扈進非其時

鄭絳字蘊武善詩其語多俳諧故使落調世共號鄭五歇後體昭宗以爲平章省吏走其家上謁絳笑曰諸君誤矣人皆不識字宰相亦不及我俄聞制詔下歎曰萬一然笑殺天下人旣視事宗戚詣慶極首曰歇後鄭五作宰相事可知矣立朝侃然無復故態纔三月乞骸致仕

史簡

卷之十六下

唐

三

而王等語不報

孫偓字龍光始家第堂柱生槐枝葍而茂旣而偓秉政封安樂縣侯性通簡不矯飾嘗曰士苟有行不必以已長形彼短已清形彼濁每對客奴僮相詬吏什諸前不之責曰若持怒心卽自撓矣

韓偓字致光遷兵部侍郎進承旨丞相韋貽範母喪詔還位偓當草制上言不可學士馬從皓逼之偓曰腕可斷麻不可草從皓曰君未死邪偓曰吾職內署可嘿嘿乎明日百官至而麻不出宦侍合謀茂貞入

見帝曰命宰相而學士不草麻非反邪然出姚洎
聞曰使我當直亦繼以死既而帝畏茂貞卒詔貽範
相洎代草麻及朱全忠貶倖濮州司馬帝執其手流
涕曰我左右無人矣

楊牧字藏之七歲而孤母長係親授經十三通大義
善屬文所賦輒就吳人號神童里人多造門觀賦詩
至壓敗其藩牧嘲之曰爾非羸角者奚用觸吾藩

雷滿字秉仁本漁師有勇力獵大澤中嘯亡命少年
千人署伍長自號明團軍詔進武貞軍節度使每宴
史儗

卷之十六下 唐

三

使客抵寶器潭中曰此水府也蛟龍所憑吾能沒焉
乃裸入水俄取器以出累遷太尉平章

王重榮擢河中牙將主伺察時而軍士于夜禁捕而
鞭之士還訴於中尉楊玄寔玄寔怒執重榮讓曰天
子爪士而藩校辱之荅曰夜半執者姦盜孰知天子
爪士具言其狀玄寔歎曰非爾明辨孰由知之更諉
于府擢右署

王師範父敬武卒自稱留後喜儒學謹孝于法無所
私舅醉殺人其家訴之師範厚賂謝訴者不置師範

曰法非我敢亂乃抵舅罪母恚之師範立堂下月三
四至不得見三年拜省戶外不敢懈以青州父母所
籍每縣令至具威儀入謁令固辭師範遣吏挾坐拜
廷中乃出或諫不可荅曰吾恭先世且示子孫不忘
本也

楊行密字化源官檢校太尉中書令封吳王寬易善
遇下約已省費嘗過楚州臺濛盛供帳待之行密一
夕去遺衣臥內皆經補浣濛還之行密曰吾與細微
不敢忘本君笑我邪濛大慙登城見王茂章營第曰

史儗

卷之十六下 唐

二

天下未定而茂章居寢鬱然渠肯爲我忘身乎茂章
遂毀損全忠肅帝東遷行密耻憤病卒史惜之
安仁義以善射冠軍中當時稱朱瑾梁米志誠弩皆
爲第一仁義常曰志誠弩十不當瑾梁之一瑾梁十
不當吾弓之一人以爲然

成汭率將許存攻夔州爲韓楚言所刺辱汭耻之曰
有如禽賊當支解以逞存入楚言妻李語夫曰君常
辱軍且支解不如前死楚言不決李礪刀席下方共
食復語之夫曰未可知李取刀斷其首并殺二子乃

自劉汭畏其烈禮葬之刻石表曰烈女

鍾傳少射獵醉遇虎與鬪虎搏其肩傳亦持虎不置會人斬虎然後免既貴悔之戒諸子曰士處世尚智與謀勿效吾暴虎也乃畫搏虎狀以示子孫官拜節度使太保中書令爵潁川郡王

彭玕爲潁州刺史鍾傳倚以爲重通左氏春秋嘗募百金一萬貫得士乎故士人多往依之

劉漢少僂宗時爲節度使既有七州志倭大輒曰天

史簡

卷之十六下 唐

三

下方亂卯金刀非吾尚誰哉鷄噪諸廷命斫樹或曰巨木不可伐怒曰吾能斬白蛇何畏一木後爲錢鏐所執以見董昌漢宏曰自古豈有不亡國邪昌使斬于市叱刑者曰吾節度使非庸人可殺我嘗夢持金殺我者必錢鏐也昌命鏐斬之

王潮字信臣初亡命王緒劉行全取光州劫潮置軍中緒南走以糧少兼道倍馳令有以老孺從者斬潮與弟審却審知奉母以行緒切責潮曰吾聞軍行有法無不法之軍對曰人皆有母不聞有無母之人緒

欲斬其母三子同辭曰事母猶事將軍也殺其母焉用其子緒赦之時望氣者言軍中當有暴興者緒潛視魁梧雄才皆以事誅之衆懼縛緒以狗請潮爲主潮苦辭不克乃除地剗劍祝曰拜而劍三動者爲主至審知劍躍於地衆以爲神皆拜之審知讓潮自爲副緒歎曰我不能殺是人非天乎潮歷節度使尚書僕射

夏侯端邃數術大業中副高祖討賊河東密語高祖曰王牀搖帝坐不安晉得歲真人將興安天下之亂

史簡

卷之十六下 唐

三

者其在公乎公宜早爲計帝入京師拜爲河南道招慰使王世充道塞遂東走杞州世充遣人以郡公尚書印綬召端解所服衣以贈端曰吾天子使寧汙賊官邪非持首去不可見卽焚書及衣因解節毛懷之間道走宜陽入謁自謝無功不及危困狀帝憫之拜梓州刺史

常達高祖拜隴州刺史時薛舉方強達敗其子仁果斬首千級舉將件士政給降却以歸賊舉指其妻謂達曰識皇后乎答曰彼癯老嫗何所道舉奴張貴又

曰亦識我否達瞋目曰若乃奴耳貴忿舉笏擊其面達亦收刀逐之趙弘安爲蔽捍乃免仁果平帝見達勞曰君忠節正可求之古人爲執士政殺之賜達布帛三百段授史臣載之

李玄通高祖入關拜定州總管爲黑闥所破愛其才欲以爲將不聽囚之故吏有餽餽者玄通曰諸君見哀吾能一醉遂縱飲謂守者曰吾能撫劍可借刀守士與之曲終仰天太息曰大丈夫撫方面不能保所守尚何視息邪乃潰腹死帝爲流涕

史簡

卷之十六下 唐

王

安金藏太常工籍睿宗爲皇嗣時有誣異謀者武后詔來俊臣問狀左右畏憐楚欲引服金藏大呼曰公不信我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也引佩刀自刺腹中腸出被地眩而仆武后聞大驚輿致禁中命高醫納腸褫桑杜紱之闕夕而蘇后臨視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爾之忠也即詔停獄睿宗乃安朝廷士大夫翕然誼之

張巡字巡初爲真源令土多豪猾大吏華南金樹威恣肆邑中語曰南金口明府手巡下車以法誅之赦

餘黨莫不改行遷善及與許遠守睢陽城中食盡巡

出愛妾饗士遠亦殺奴僮哺卒使南霽雲如許叔冀請師不應復如臨淮告急節度賀蘭進明無出師意又愛霽雲壯士欲留之爲大饗樂作霽雲泣曰昨出睢陽時壯士不粒食已彌月今大夫兵不出而廣設聲樂義不忍獨享雖食弗下咽今主將之命不達霽雲請置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也因拔佩刀斷指一坐大驚爲出涕卒不食去措矢回射佛寺浮屠矢着觀曰吾破賊還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因還城賊

史簡

卷之十六下 唐

王

攻益急士病不能戰巡西向拜曰孤城備竭弗能全臣生不報陛下死爲鬼以瀆賊城遂陷與遠俱執巡衆見之起且哭巡曰安之勿怖死乃命也衆不能仰視尹子琦謂巡曰聞公督戰大呼輒背裂血面嚼齒皆碎何至是荅曰吾欲氣吞逆賊顧力屈耳子琦怒以刀抉其口齒存者三四巡罵曰我爲君父死爾附賊乃犬彘也安得久子琦服其節將釋之或曰彼守義者烏肯爲我用且得衆心不可留乃以刀脅降巡不屈又降霽雲未應巡呼曰南八男兒死爾不可爲

不義屈齊雲笑曰欲將有爲也公知我者敢不死亦不肯降乃與姚閭雷萬春等三十六人遇害初子琦議生致一人慶緒所乃送遠洛陽至偃師亦以不屈死

張興東鹿人長七尺一飯至斗米肉十斤悍過而辭爲饒陽裨將城破史思明縛之馬前好謂曰將軍壯士能屈節當受高爵對曰昔嚴顏一巴郡將猶不降張飛我大郡將安能委身逆虜今日幸得死思明怒鋸解之且死罵曰吾能裒殭死兵敗賊衆軍中凜然

史鑑

卷之十六下 唐

五

爲改容

蔡廷玉與朱泚同里閭少相狎近泚爲幽州節度使廷玉勸泚入朝諸校怒縛廷玉辱之廷玉無撓辭泚不忍殺囚歲餘出之謂曰而亦悔乎廷玉曰導公爲逆卽悔勉公以義何悔爲復繫歲餘問曰能省過否不爾且死對曰不殺我公得名殺我吾得名泚不能

待如初

石演芬初爲李懷光假子官至都將懷光軍三橋將與朱泚連和演芬使客郃成義到行在言懷光無破

賊意請罷其總統成義走告懷光子璣懷光召演芬罵曰爾爲我子奈何欲破吾家今日負我宜卽死對曰天子以公爲股肱公以我爲腹心公乃負天子我何不負公且我胡人無異心惟知事一人不呼我爲賊死固吾分懷光使士饗食之皆曰烈士也可令快死以刀斷其頸

黃碣閩人也初爲小將喜學問軒然有志向同列有假其筆者碣怒曰是筆它日斷大事不可假後客蘇州威勝軍節度使董昌表碣自副昌反碣諫不可昌

史鑑

卷之十六下 唐

三

怒令使者斬之使以首至昌詬曰賊負我三公不肯爲而求死邪抵溷中夷其家乃召會稽令吳鐐問策鐐曰王爲真諸侯遺榮子孫而不爲乃作僞天子自取滅亡昌叱斬之族其家又召山陰令張遜知御史臺固辭曰王自棄爲天下笑且六州勢不助逆王據孤州以速死謂何遜不敢以身許王也昌惡之曰遜不知天意以邪說拒我囚之他日謂人曰我無碣鐐遜何乏事卽害之

孫揆字聖圭昭宗討李克用以揆授昭義軍節度使

爲克用所執厚禮而將用之曰公輩當從容商之河
爲自履行陣也揆大罵不詘克用怒使以錐解之鋸
齒不行揆謂曰死狗奴解人當束之以板汝輩安知
行刑者如其所言置聲不報至死

元德秀字紫芝少孤事母孝親亡不肯婚人以爲不
可絕嗣荅曰兄有子先人得祀吾何娶爲初兄子襁
保喪親無資得乳媼德秀自乳之數日湮流既長將
爲娶家苦貧乃求爲魯山令有盜繫獄會虎爲暴盜
請格虎自贖許之吏白彼詭計且亡去無乃爲累乎

史鑑

卷之十六下 唐

三

德秀曰許之矣不可負約卽有累吾當坐不及餘人
明日盜尸虎還舉縣嗟歎玄宗在東都酺五鳳樓下
命三百里縣令刺史各以聲樂集河內太守極其光
麗德秀惟樂工數十人聯袂歌于薦于于薦帝聞異
之歎曰賢人之言哉謂宰相曰河內人其塗炭乎乃
黜太守德秀益知名房琯每見歎息曰見紫芝眉宇
使人名利之心都盡蘇源明常語人曰吾不幸生衰
世所不耻者識元紫芝也卒時家唯枕履簞瓢而已
李孝端與族弟太冲俱有世閥而太冲官婚最高鄉

人語曰太冲無兄孝端無弟

劉君良四世同居族兄弟猶同產也門內斗粟尺帛
無所私隋大業末荒饑妻勸其異居因易置庭樹鳥
鵲忽聞且鳴家人恠之妻曰天下亂禽鳥不相容况
人邪君良卽與兄弟別處月餘密知其計因斥去妻
曰爾破吾家召兄弟流涕以告更復同居

王少玄父隋末死亂兵遺腹生少玄甫十歲問父所
在母以告卽哀泣求尸時野中白骨覆壓或曰以子
血漬而滲者父齒也少玄鑿膚閱旬而獲遂以葬創

史鑑

卷之十六下 唐

三

甚彌年乃興貞觀中州言狀拜徐王府參軍
王績字無功性簡放嗜酒自號東臯子高祖授待詔
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何樂邪荅曰
良醞可戀耳侍中陳叔達聞之日給一斗時稱斗酒
學士時大樂署史焦革家喜釀績求爲丞吏部以非
流不許績固請曰有深意竟除之革死妻送酒不絕
歲餘又死績曰天不使我酣美酒邪棄官去采杜康
儀狄以來善酒者爲譜李淳風曰君酒家南董也刺
史崔喜悅之請相見荅曰奈何坐召嚴君平邪卒不

許杜之松故人也爲刺史請續講禮荅曰吾不能揖讓邦君門談糟粕棄醇醪也

朱桃椎澹泊絕俗結廬山中夏則羸冬緝木皮葉自蔽贈遺無所受嘗織十芒屨置道上見者曰居士屨也爲齋米茗易之置其處輒取去終不與人接長史高士廉備禮以請降階與之語不荅瞪視而出士廉片曰祭酒其使我以無事治蜀邪乃簡條目薄賦歛益州大治

孫思邈通百家說於陰陽推步醫藥無不善周洛州

史籍

卷之十六下

唐

三

總管獨孤信見其少異之曰聖童也顧器大難爲用爾隋文帝輔政以國子博士召不拜密語人曰後五十年有聖人出吾且助之太宗初召詣京師年已老而聽視聰瞭帝歎曰有道者欲官之不受孫處訥以諸子見思邈曰後先顯侑晚貴佞禍在執兵後皆驗太子詹事盧齊卿之少也思邈曰後五十年位方伯吾孫爲屬吏願自愛時孫溥尚未生及溥爲蕭丞而齊卿徐州刺史卒年百餘歲

田游巖入箕山居許由祠傍自號由東隣頻召不出

高宗幸其門游巖野服出拜儀止謹樸帝令左右扶止謂曰先生此佳否荅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烟霞痼疾者帝曰朕得君何異漢獲四皓乎薛元超贊帝曰漢欲廢嫡立庶故四人者爲出豈如陛下親降巖穴邪帝悅因救游巖乘傳赴都拜崇文館學士

孟詵累遷同州刺史嘗至劉禕之家見賜金曰此藥金也燒之火有五色氣試之驗間居每語人曰養性者善言不可離口善藥不可離手時傳其當

吳筠字真節玄宗嘗問道對曰深於道者無如老子

史籍

卷之十六下

唐

三

五千文其餘徒喪紙札耳復問神仙治鍊法對曰此野人事積歲月求之非人主宜留意

張志和字子同居江湖自稱煙波釣徒著玄真子帝嘗賜奴婢各一志和配爲夫婦號漁童樵童陸羽嘗問孰爲往來對曰太虛爲室明月爲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也何有往來顏真卿爲湖州刺史志和來謁真卿以舟敝漏請更之志和曰願爲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志和善圖山水酒酣或擊鼓吹笛翫筆輒成嘗撰漁歌憲宗圖真求其歌不能致李德裕

稱其隱而有名顯而無事不窮不達嚴光之比云

張允濟仕隋爲武陽令以愛利爲行元武民以特牛依婦家者久之孽十餘犢將歸而婦家不與牛民訴縣縣不能決乃詣允濟允濟因令左右縛民蒙其首過婦家云捕盜牛者命盡出民家牛質所來婦家不知遽曰此婿家牛我無豫卽遣左右撤蒙曰可以此牛還婿婦家叩頭服罪元武吏大慙有行人夜發遺袍道中行十餘里乃僖人曰吾境未嘗拾遺可還取之旣而得袍貞觀初擢幽州刺史

史綱

卷之十六下

唐

三十五

李素立初爲監察御史高祖異之以親喪解官起授七品清要有司擬雍州司戶叅軍帝曰要而不清復擬祕書郎帝曰清而不要乃授侍御史

薛大鼎字重臣累遷滄州刺史無隸渠久厭塞大鼎浚治商賈流行里民歌曰新溝通舟楫利屬滄海魚塩至昔徒行今駟駒美哉薛公德滂被是時鄭德本在瀛州賈敦頤爲冀州皆有治名故河北稱錯脚刺史

賈敦頤數歷州刺史資廉絮入朝常畫室行車一乘

敝甚羸馬繩羈道上不知其刺史也初爲洛州司馬有惠政洛人爲刻碑大市旁第敦實後爲洛州長史亦寬惠人心懷向復爲立碑其側號常棣碑敦實病篤子孫迎醫敦實不肯曰未聞良醫能治老也

楊德幹由洛陽令歷澤齊汴相四州刺史酷烈有威嚴時語曰寧食三斗炭不逢楊德幹

何易子爲益昌令刺史崔朴常乘春與賓屬舟出益昌旁索民牽纜易于身引舟朴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耕且蠶惟令不事可任其勞朴愧與賓客疾驅

史綱

卷之十六下

唐

三十六

去鹽鐵官權取茶利詔下所在毋敢隱易于命吏問詔吏曰天子詔何敢拒吏坐死公得免竄邪對曰吾敢愛一身移暴于民乎亦不使罪爾曹卽自焚之觀察使素賢之不効也

徐曠字文遠博通五經明左氏春秋性方正舉動純重李密王世充皆從受學密貴尚備弟子禮拜之密敗世充給稍異等而文遠見輒先拜或問君倨見李密而下王公何邪荅曰密君子能受鄭生之揖世充小人無容故人義相時而動可也

歐陽通蚤孤母徐教以父書懼其墮嘗遺錢使市父遺跡通乃刻意臨攸以求售數年書亞於詢父子齊名號大小歐陽體晚自矜重以狸毛爲筆覆以兔毫管皆象犀非是未嘗書

褚遂良亦以書名嘗問虞世南曰吾書何如智永答曰吾聞彼一字直五萬君豈得此曰孰與詢曰吾聞詢不擇紙筆皆得如志君豈得此遂良曰然則何如世南曰君若手和筆調固可貴尚遂良大喜

張後胤字嗣宗高祖鎮太原引爲客以經授秦王太

史衛

卷之十六下 唐

三

宗卽位召見帝從容曰今日弟子何如後胤曰昔孔子門人三千達者無子男之位臣翼贊一人乃王天下計臣之功過於先聖帝爲之笑後乞骸骨帝問欲何官因陳謝不敢帝曰朕從卿授經卿從朕求官何所疑後授國子祭酒遷常侍

谷那律遷諫議大夫從太宗出獵遇雨沾漬因問曰雨衣若爲而無漏邪那律曰以瓦爲之當不漏帝悅其直賜帛二百段

羅道琮慷慨尚節義貞觀末上書忤旨徙嶺東有同

斥者死荆襄間臨終泣曰人生有死獨委骨異壤邪道琮曰吾若還終不使君獨留此瘞路左去歲餘遇赦歸會霖潦積水失其殯處道琮恸諸野波中忽若流涕者道琮曰若屍在可再沸祝已水復湧乃得屍負之還鄉

郡姓者以中國士人差第閱爲之制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梁有令僕者曰華腴尚書領護而上者爲甲姓九卿若方伯者爲乙姓散騎常侍大中大夫者爲丙姓吏部正員郎爲丁姓凡得入者謂之四姓

史衛

卷之十六下 唐

三

殷踐猷字伯起博學與賀知章陸象先韋述最善知章嘗號爲五總龜謂龜千年五聚問無不知也元澹字行冲博學通故訓累遷通事舍人狄仁傑器之嘗謂仁傑曰下之事上譬富家儲積以自資也脯腊腴腴以供滋膳參朮芝桂以防疾疢門下充旨味者多矣願以小人備一藥石可乎仁傑笑曰君止吾藥籠中物不可一日無也

林蘊字復夢西川節度使韋臯辟推官劉闢反蘊遺書切諫闢怒械于獄且殺之將就刑大呼曰危邦不

入亂邦不居得死爲幸矣闢惜其直陰戒刑人抽劍磨其頸以脅服之蘊叱曰死卽死我頸豈頑歟石邪闢知不可服捨之

崔信明生五月五日日方中有異鵲鳴集庭樹太史令史良爲占曰五月爲火火主離離爲文日中文之盛也雀五色而鳴此兒將以文顯然雀類微位殆不高邪及長彊記美文章鄉人高孝基嘗語人曰崔生才富爲一時冠但恨位不到耳性寒亢以門望自負嘗矜其文謂過李百藥議者不許楊州錄事參軍鄭史簡

卷之十六下 唐

三

世異亦輕忤物遇信明江中謂曰聞公有楓落吳江冷願見其餘信明欣然多出衆篇世異覽未終曰所見不逮所聞投諸水引舟去官卒秦川令杜審言字必簡爲隰城尉恃才高以傲世見疾蘇味道爲天官侍郎審言集判出謂人曰味道必死人驚問故荅曰彼見吾判且羞死又嘗語人曰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吾筆當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誕類此司馬周季重司戶郭若訥構其罪繫獄將殺之季重等酒酣審言子并年十三夏刀刺季重於坐左右殺

并季重將死曰審言有孝子吾不知若訥故誤我言免官復起脩文館直學士及病甚宋之問武平一等省候何如荅曰甚爲造化小兒相苦尚何言然吾在久歷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見替人云

王勃字子安屬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數升則酣飲引被覆面臥及寤援筆成篇不易一字時人謂勃爲腹藁兄勔劇皆著才名杜易簡稱三珠樹其後助勔又以文顯福時少子勸亦有文福時嘗詫韓思彦思彦戲曰武子有馬癖君有譽兒癖王家癖何多邪使助

史簡

卷之十六下 唐

四

出其文思彦曰生子若是可夸也勃與楊炯廬照隣駱賓王皆以文章齊名天下稱王楊廬駱四傑炯嘗曰吾愧在廬前耻居王後議者謂然

徐敬業署路賓王爲府屬爲敬業傳檄天下斥武后罪后讀但嘻笑至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矍然曰誰爲之或以賓王對后曰宰相安得失此人敬業敗賓王亡命不知所之

宋之問字延清一名少連轉內供奉武后游洛南龍門詔從臣賦詩左史東方虬詩先成后賜錦袍之問

俄頃獻后覽之嗟賞更奪袍以賜之問父令文富家
辭且攻書有方絕人世稱三絕都下有牛喜觸人莫
敢嬰令文直往拔取角折其頸殺之既之間以文章
起其弟之悌長八尺以驕勇聞之慈精草隸世謂皆
得父一絕

李白字太白生時母夢長庚星因以命之十歲通詩
書既長隱岷山益州刺史蘇頲見白異之曰是子天
才英特少益以學可比相如客任城與孔巢父韓準
張政張叔明陶沔居徂徠山日沈飲號竹溪六逸天

史

卷之十六下

聖

寶初入長安賀知章見其文歎曰子謫仙人也言於
玄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爲
調羹有詔供奉翰林白猶與酒徒醉于市帝坐沉香
亭子意有所感欲得白爲樂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
以水頰而稍解援筆成文婉麗精切帝愛其才數宴
見白嘗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鞵力士素貴耻之撻其
詩以激貴妃帝欲官白妃輒沮止白自知不爲親近
所容益驕放不自脩與知章李適之汝陽王璵崔宗
之蘇晉張旭焦遂爲酒八仙人懇求還山帝賜金放

還嘗乘舟與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宮錦袍坐舟
中旁若無人文宗時詔以白歌詩裴旻劍舞張旭草
書爲三絕

張旭蘇州人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
濡墨而書旻醒自視以爲神不可復得也

裴旻嘗北伐爲奚所圍旻舞刀立馬上矢四集皆迎
刀而斷奚大驚引去後以龍華軍使守北平北平多
虎旻善射一日得虎三十一休山下有老父曰此彪
也稍北有真虎使將軍遇之且旻不信怒罵趨之

史

卷之十六下

聖

有虎出叢薄中小而猛據地大吼旻馬辟易弓矢皆
隧自是不復射

王維字摩詰工草隸善畫客有以按樂圖示者無題
識維徐曰此霓裳第三疊最初拍也客未然引工按
曲乃信

鄭虔善圖山水好書常苦無紙於是慈恩寺貯柿葉
數屋遂往日取葉肄書歲久殆遍嘗自寫其詩并畫
以獻帝大署其尾曰鄭虔三絕

孟浩然字浩然年四十游京師張九齡王維雅稱道

之維私邀入內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牀下維以實對帝喜曰朕聞其名而不見也何懼而匿浩然出帝問其詩浩然再拜自誦所爲至不才明主棄之句帝曰卿不求仕而朕未嘗棄卿奈何誣我因放還李賀字長吉爲人纖瘦通眉長指爪能疾書每旦日出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書投囊中及暮歸足成之母使婢探囊中見所書多卽怒曰是兒要嘔出心乃已耳

史記

卷之十六下

唐

甄立言善醫有道人心腹憑煩彌二歲診曰腹有蟲

誤食髮而然令餌雄黃一劑少選吐一蛇如拇無尾燒之有髮氣乃愈

許胤宗仕陳爲參軍王太后病風不能言脉沉難對醫家告術窮胤宗曰餌液不可進卽以黃耆防風養湯數十斛置牀下氣如霧熏薄之是夕語擢義興太守

袁天綱益州成都人武后之幼天綱見其母曰夫人法生貴子乃見二子元慶元爽曰官三品保家主也見韓國夫人曰此女貴而不利夫姆抱后給以男天

綱視其步與目驚曰龍瞳鳳頸極貴驗也若爲女當作天子

袁客師亦傳父術高宗置一鼠于奩令術家射皆曰鼠客師獨曰雖實鼠然入則一出則四發之鼠生三子嘗度江叩舟而還左右請故曰舟中人鼻下氣皆墨不可以渡俄有一男子跛而負直就舟客師曰貴人在吾可以濟江中風忽起幾覆而免跛男子乃堪師德也多不盡錄

史記

卷之十六下

唐

明崇儼以奇技名高宗盛夏思雪崇儼坐頃取以進

自云往陰山取之四月帝憶爪崇儼索百錢須更以爪獻曰得之猴氏老人圃中帝召老人問故曰埋一爪失之土中得百錢遷正諫大夫

杜生者善易占有亡奴者問所從追戒曰自此行逢使者恐其鞭若不可則以情告其人果值使者于道如生語使者異之曰去鞭吾無以進馬可折道傍憂代之乃往折憂見亡奴伏其下獲之它日又有亡奴者生戒持錢五百伺于道見進鴟使者可市其一必得奴俄而使至其人以情告使者以一與之忽飛

集灌莽上往取之而得亡奴聚以爲神

浮屠泓嘗爲燕國公張說市宅戒曰無穿東北王隅也它日見說曰宅氣索然云何與說共視隅有三坎丈餘泓驚曰公富貴一世而已諸子將不終說懼將平之泓曰客土無氣與地脉不連譬身瘡痛補它肉無益也說子皆汗賊死斥云

張果善息氣能累日不食數御美酒嘗云我生堯丙子歲位侍中其貌實年六七十帝謂高力士曰吾聞飲堇無苦者奇士也時天寒因取以進果三飲頽然

史籀

卷之十六下

聖

曰非佳酒也乃寢頃視齒焦縮顧左右取鐵如意擊墮之藏帶中更出藥傳其斷良久齒已生粲然

桑道茂善太一遁甲術朱泚反李晟爲右金吾大將軍道茂齋一縑見晟再拜曰公貴盛無比然我命在

公手能見赦否晟大驚不領其言道茂出懷中一書自具姓名署其左曰爲賊逼脅固請晟判晟笑曰欲

我何語道茂曰第言準狀赦之晟勉從已又以縑願

易晟衫請題衫膺曰它日爲信再拜去道茂果汗朱泚僞官晟收長安與逆徒縛旗下將就刑出晟衫及

書以示晟爲秦原其死

房玄齡妻盧氏其世玄齡微時病且死謂曰吾病革君年少不可寡居善事後人盧泣入帷中剔一目示無它會玄齡良念禮之終身

李會母者失其氏有淵識會爲監察御史得廩米量之三斛而贏問于史曰御史米不槩也又問車庸有幾曰御史不償也母怒勅歸餘米償其庸因切責會乃劾倉官自言狀諸御史聞之有慙色

史籀

卷之十六下

聖

殺胥王英私之對曰一婦人不足事衆男子請推一長者賊然之乃請更衣有頃盛服立於舟罵曰受賊辱不如死自沈於海

高叡妻秦氏叡爲趙州刺史爲嘿吸所攻州陷叡仰藥不死至嘿吸所示以寶帶異袍曰降我賜爾官不降且死叡視秦秦曰君受天子恩當以死報賊一品

官安足榮自是皆瞑目不語嘿吸知不可屈乃殺之

饒娥字瓊真父勣漁于江遇風濤舟覆屍不出娥年十四哭水上不食三日死俄大震電水蟲多死父尸

浮出鄉人異之爲具葬柳宗元爲立碑

賈直言妻董直言坐事貶嶺南以妻少乃訣曰生死不可期吾去可亟嫁無須也董不荅引繩束髮封以帛使直言署曰非君手不解直言貶二十年乃還署帛宛然及湯沐髮墮無餘

李茂貞拜鳳翔節度使上楊復恭與守亮書曰承天門者隋家舊業也兒但積粟訓兵何進奉爲吾披荆榛立天子既得位乃廢定策國老奈負心門生何門生謂天子也其不臣如此

史劄

卷之十六下 唐

四

來俊臣殘忍慘毒天后時拜左臺御史中丞中外以目時周興亦深峭妄殺有告興謀反詔俊臣鞠狀初興未知被告方對俊臣食俊臣曰囚多不服奈何興曰易耳內之大甕熾炭周之何事不承俊臣曰善命取甕旦熾火徐謂興曰有詔按君請嘗之興駭汗叩頭服罪俊臣又作大枷各爲號一定百脉二喘不得三突地吼四著即承五失魂膽六實同反七反是實八死猪愁九求即死十求破家及俊臣被誅人皆相慶曰今得背著牀瞑矣爭抉目撻肝醢其肉須臾盡

以馬踐其骨無子餘

郭弘霸天授中自陳徃討徐敬業臣誓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武后大悅授左臺監察御史時號四其御史再遷右臺侍御史大夫魏元忠病僚屬省候弘霸獨後入憂見顏間請視便液卽染指嘗驗疾輕重賀曰甘者病不瘳今味苦當愈喜甚元忠惡其媚暴語于朝嘗按殺芳州刺史李思徵後見思徵從數十騎至曰汝枉陷我今取汝弘霸懼援刀自刎腹死頃而蛆腐是時大旱弘霸死而雨洛陽橋久壞至是成都人喜后問群臣外有佳事邪司勳郎中張元一曰比有三慶旱而雨洛橋成弘霸死

史劄

卷之十六下 唐

四

周利貞武后時調錢塘尉時禁捕魚州刺史飯蔬利貞饋佳魚刺史不受利貞曰此關魚公何疑問其故答曰適見漁者禽不獲而有魚焉關得之刺史大驚王旭遷左臺侍御史與監察御史李嵩李全交皆嚴酷慘毒京師號三豹嵩爲赤全交爲白旭爲黑里閭至相詛曰若逮教值三豹王廷湊嘗使至河陽醉寢於路有過其所者視之曰

非常人也從者以告廷湊馳及之間其故曰吾見君
之息左若龍右若虎子孫當王百年家有大樹覆
及堂公興矣及害田弘正而樹適庇寢自廷湊訖鎔
凡百年

郭誼兖州人兄岌事劉悟爲牙將常樂滄山秀峻曰
我死必葬此望氣者言其地當三世爲都頭異姓

北河然窆過二丈不利誼以岌假刺史穿三丈得石

蛇并三卵工破之皆流血至是誼及岌三子同誅

波斯貞觀十二年遣使者沒似半獻活褥蛇狀類鼠

史綱

卷之十六下 唐

四九

色正青長九寸能捕穴鼠

拂菻古大秦也海中有珊瑚洲海人乘大船墮鐵網
冰底珊瑚初生磐石上白如菌一歲而黃三歲赤枝
格交錯高三四尺鐵發其根繫網舶上絞而出之失
時不取卽腐

扶南國貞觀時入朝獻白頭人二素首膚理如脂居
山穴四面峭絕人莫得至與參半國接

南平獠有飛頭獠者頭欲飛周頸有痕如縷妻子共
守之及夜如病頭忽亡比旦還

許敬宗字延族官弘文館學士帝將立武昭儀大臣
切諫敬宗陰揣帝私卽妄言曰田舍子賸獲十斛麥
尚欲更故婦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謂之不可何哉
帝意遂定子昂昂子彥伯頗有文敬宗晚年不復下
筆凡大典冊悉彥伯爲之嘗戲昂曰吾兒不及若兒
荅曰渠父不如昂父

李義府貌柔恭與人言嬉怡微笑而陰賊褊忌著于
心凡忤意者皆中傷之時號義府笑中刀又以柔而
害物號曰人貓

史綱

卷之十六下 唐

五十一

李林甫有堂如偃月號月堂每欲排搆大臣卽居之
思所以中傷者若喜而出卽其家碎矣子岫爲將作
監見權勢熏灼惕然懼常從游後園見輦重者跪涕
曰大人居位久枳棘滿前一旦禍至欲比若人可得
乎林甫不樂曰勢已然可奈何補闕杜暹再上書言
政事斥爲下却令因以語動其餘曰明主在上群臣
將順不暇亦何所論君等獨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
聲而飲三品芻豆一鳴則黜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
由是諫爭路絕初林甫夢人啗而髯將逼已寤而物

色得裴寬類所夢曰寬欲代我因李適之黨逐之其
後楊國忠代貌類寬云

盧杞字子良有口才體陋甚鬼貌藍色不耻惡衣菲
食初爲虢州刺史奏言虢有官豕三千爲民患德宗
曰徙之沙苑杞曰同州亦陛下百姓臣謂食之便帝
曰守虢而憂它州宰相材也詔以豕賜貧民遂有意
柄任矣逾年拜中書尚父郭子儀病甚百官造省不
屏姬侍及杞至則屏之隱几而待家人怪問其故子
儀曰彼外陋內險左右見必笑使後得權吾族無類
矣

史綱

卷之十六下

至

柳璨字炤之爲人鄙野其家不以諸柳齒少孤貧好
學晝採薪給費夜然葉照書彊記多所通涉昭宗善
之擢翰林學士崔胤死帝密許璨宰相外無知者旦
暮自禁中出騶士傳呼宰相人皆大驚明日帝謂學
士承旨張文蔚曰璨材可用今擢爲相應授何官對
曰用賢不計資帝曰諫議大夫可乎曰唯唯遂以諫
議同平章起布衣不四歲而暴貴近世所未有
李忠臣官拜平章慙直不通書德宗嘗謂卿耳大真

貴兆對曰臣聞驩耳大龍耳小帝喜其野而誠

高駢幼頗脩飭折節爲文學事朱叔明爲司馬有二
鵬並飛駢曰我且貴當中之一發貫二衆大驚號落
鵬侍御歷進檢校太尉淮南節度使不脩臣節又篤
意求神仙以軍事屬呂用之蕭勝納賄用之求鹽城
監駢不肯用之曰仙人言鹽城有寶劍須真人取之
唯勝可往駢許諾數月勝獻劍七首用之曰此北帝
所佩也得之者兵不敢犯駢寶秘之常持以坐起用
之又刻青石手板爲龍蛇隱起文曰帝賜駢使人潛

史綱

卷之十六下

至

植機上駢得之大喜後用之貳駢被殺用之復爲楊
行密所擊乃詐曰廡下有瘞金五千斤事平願備一
日之行密掘地無埋金但得銅人三尺身桎梏釘刺
其口刻駢名於背蓋用盡厭駢也行密責用之罪斬
于三橋

安祿山本姓康母阿史德爲覲居突厥中禱于於軋
竿山旣妊及生有光照窻廬野獸盡鳴遂字軋竿山
少孤隨母嫁虜將安延偃冒名安祿山怯忍多智善
億測人情通六蕃語御史中丞張利貞薦於朝玄宗

才之授范陽節度使李林甫請專用蕃將故帝益寵之然陽爲不敏以蓋其姦令見皇太子不拜左右撻帝之祿山曰臣不識朝廷儀皇太子何官也帝曰吾百歲後付以位謝曰臣愚知陛下不知太子罪萬死乃再拜時楊貴妃有寵祿山請爲妃養兒帝許之其拜必先妃後帝帝怪之荅曰蕃人先母後父帝大悅晚益肥腹緩及膝奮兩肩若挽牽者乃能行作胡旋舞帝前乃疾如風帝視其腹曰胡腹中何有而大荅曰惟赤心耳帝爲祿山起第京師以中人督役戒曰

史綱

卷之十六下

唐

善爲部署祿山眼孔大母令笑我爲璚戶大抵服御雖乘輿不能過帝登勤政樓幄坐之以示尊寵太子諫曰自古幄坐非人臣當得陛下寵祿山過甚必驕帝曰胡有異相我欲厭之後逆謀果熾

黃巢據荆南脅廣州節度使李迢草表報天子迢曰吾腕可斷表不可爲巢怒殺之又求處士周朴得之謂曰能從我乎荅曰我尚不仕天子安能從賊巢怒斬朴

董昌僭卽僞位國號大越其下制詔皆自署名或曰

帝王無押詔昌曰不親署何由知我爲天子

史綱卷之十六下終

史綱

卷之十六下

唐

五十四

史贊卷之十七

明 晉安余文龍中拙刪輯

男兆胤伯景校

五代梁

梁太祖姓朱名溫昭宗賜名全忠母文惠皇后王氏生三子長全昱次存次太祖后少寡携其三子傭食蕭縣劉崇家太祖壯而無賴傭惰不作業縣中皆厭苦之崇數加笞責獨崇母憐之時爲櫛沐戒家人曰朱三非常人也宜善遇之隨與兄存亡從黃巢爲盜

史贊

卷之十七

一

存戰歿太祖背巢降唐反破巢遂鎮宣武乃遣迎后於崇家使者至門后惶恐走避謂劉氏曰朱三落魄無行作賊歿矣何以至此邪使者具道所以后乃驚喜泣下與崇母俱載以歸太祖舉觴爲壽啟曰朱五經平生讀書不登一第有子爲節度使無忝於先人矣后惻然良久曰汝能至此可謂英特然行義未必如先人也

太祖張皇后賢明精悍動有禮法太祖畏之邠王友裕破朱瑾於石佛山瑾走友裕不追太祖怒奪其兵

友裕亡瑾后陰使友裕脫身自歸友裕馳入太祖將

斬之后不及履走庭中持友裕泣曰汝東身歸罪豈不欲明非反乎太祖意解乃免太祖納瑾妻后述見悽然泣下曰充郭與司空同姓之國昆仲之間以小故興干戈而使吾姁至此若不幸汴州失守妾亦如此矣言已又泣太祖爲之感動乃送瑾妻爲尼

廣王全昱初與母寄食劉崇家太祖已貴乃與其母俱歸太祖將受禪有司備禮前殿全昱視之顧太祖曰朱三爾作得否太祖燕居宮中與諸王飲博全昱

史贊

卷之十七

二

酒酣取骰子擊盆而迸之呼太祖曰朱三爾陽山一百姓遭逢天子用汝爲四鎮節度使於汝何負而滅唐家三百年社稷吾將見汝赤其族矣安用博爲太祖不悅罷會

博王友文太祖養子美風姿好學善談論頗能爲詩多材藝太祖愛之郢王友珪太祖初鎮宣武略地與逆旅野人野合而生也長而辯黠多智太祖自張后崩無繼室諸子在鎮友文妻王氏友珪妻張氏俱入侍王有色尤寵之太祖病謂王氏曰吾知終不起汝

之東都召友文來吾與之決蓋心欲以後事屬之
以友珪爲萊州刺史其妻張氏曰官家以傳國寶與
王氏使如東都召友文君今受禍矣夫婦相對而泣
左右勸曰事急計生何不早日爲圖友珪乃領牙兵
五百三鼓斬關而入馮廷諤以劔犯太祖中其腹腸
胃皆流友珪矯詔殺友文自立素象先趙巖等謀討
賊以禁兵入官友珪與妻及廷諤俱自殺

康王友孜目重瞳子嘗自負當爲天子末帝德妃薨
將葬友孜使刺客夜入寢中末帝方寐夢人害已既

史書

卷之十七

三

竊聞榻上寶劔鎗然有聲躍起抽劔曰將有變邪乃
索寢中得刺客手殺之遂誅友孜明日謂趙巖張漢
傑曰幾與卿輩不相見

敬翔字子振遷兵部尚書太祖破徐州得時溥寵妾
劉氏愛幸之劉氏故尚讓妻也乃以妻翔翔已貴劉
氏猶侍太祖出入卧內如平時翔頗患之劉氏謂翔
曰爾以我嘗失身於賊乎尚讓黃家宰相時溥國之
忠臣以卿門地猶爲辱我請從此訣矣翔以太祖故
謝而止之

完彥卿字俊臣太祖逼昭宗遷都洛陽彥卿悉驅徙
長安居人以東人皆折屋爲椽浮渭而下道路號哭
昭宗顧瞻陵廟傷徨不忍去謂其左右爲俚語云紇
千山頭凍死雀何不飛去生處樂

劉鄩領鎮南節度使與晉兵拒於華縣時晉師勢銳
而梁饋久乏末帝數責其戰復遣問必勝之策鄩曰
臣無奇術請人給米十斛米盡則敵破矣末帝大怒
謂之曰將軍蓄米將療饑乎將破敵乎乃遣使者監
督其軍鄩召諸將謀曰主上深居禁中與白面兒謀
必敗人事今敵盛未可輕動諸君以爲如何諸將皆
欲戰鄩乃悉召諸將坐之軍門以河水一盃飲之諸
將莫測或飲或辭鄩曰一杯之難猶若此滔滔河流
可盡乎諸將皆失色鄩果敗

楊崇本初爲李茂貞養子姓李名繼徽太祖兵攻邠
州崇本迎降太祖遷其家於河中以爲盾崇本妻有
美色太祖用兵往來河中嘗幸之妻頗愧耻間遣人
謂崇本曰大丈夫不能庇其伉儷我已爲朱公婦矣
無面視君有刀繩而已崇本涕泣乃復背梁歸貞

史書

卷之十七

四

朱瑾誘殺徐知訓遂自刎知誥以兵趨廣陵族其家瑾妻陶氏臨刑而泣其妾曰何爲泣乎今行見公矣陶收淚欣然就戮聞者哀之瑾名重江淮人畏之其然也尸之廣陵北門路人私共瘞之是時民多病瘡皆取其墓上土以水服之病輒愈初瑾嘗病疽醫者視之色懼瑾曰但理之吾非以病歿者果然

王師範初攻梁朱友寧歿之後復降梁太祖卽位召爲金吾上將軍居於洛陽太祖諸子已封王宴於宮中友寧妻泣曰陛下化家爲國諸子人人皆得封而

史書

卷之十七

五

妾夫獨以戰歿奈何仇人猶在朝廷太祖奮然執手曰吾亦幾忘此賊乃遣人就洛陽族之使者至先掘坑於外乃入告之師範設席爲具與諸宗族飲酒謂使者曰死人之所不免况有罪乎然懼少長失序下愧於先人酒半令以次起就戮於阮所聞者皆哀憐之

李彥威太祖養子初名朱友恭拜右龍武統軍太祖陰遣敬翔至洛告彥威與氏叔琮等使行弑逆夜二鼓率兵入禁闕殿間昭宗所在昭宗方醉起走牙官

史太持劔逐之昭宗單衣旋柱而走太劔及之昭宗崩訃至河中太祖陽爲驚駭投地號哭罵曰奴輩負我俾我被惡名於後世邪因問李振所以待友恭等宜如何振曰昔晉司馬氏殺魏君而誅成濟不然何以塞天下口太祖乃流彥威叔琮嶺南使張廷範殺之彥威臨刑大呼曰賣我以滅口其如神理何顧廷範曰勉之公行自及遂見殺

李振字興緒嘗舉進士連不中尤憤唐公卿及裴樞等七人賜以白馬驛振謂太祖曰此輩常自言清流

史書

卷之十七

六

可投之河使爲濁流也太祖笑而從之及莊宗滅梁入汴振謁見郭崇韜崇韜曰人言李振一代奇才吾今見之乃常人耳已而伏誅

張全義字國維初名言唐昭宗賜名全義事梁又賜名宗奭累官中書令封魏王初太祖嘗幸全義會節園遡暑留旬日全義妻女皆迫淫之其子繼祚不勝憤耻欲剗刃太祖全義止之曰吾爲李罕之兵國河陽啖木屑以爲食惟有一馬欲殺以餉軍又在朝夕而梁兵出之得至今日此恩不可忘也繼祚乃止嘗

有言全義于太祖者太祖召之意不測全義妻儲氏明敏有口辯遽入見厲聲曰宗與種田叟耳守河南三十年開荒斲土措拾財賦助陛下創業今年齒衰朽已無能爲而陛下疑之何也太祖笑曰我無惡心姬勿多言梁亡事莊宗劉后拜全義爲父改封濟王莊宗欲掘太祖墓斲棺戮尸全義以爲梁雖仇敵今已屠滅其家足以報怨剖棺之戮非王者以大度示天下也莊宗以爲然鍤去墓闕而已全義監軍嘗得李德裕平泉醒酒石德裕孫延古因托全義復求之

史簡

卷之十七 梁

七

監軍忿曰自黃巢亂後洛陽園宅無復能守豈獨平泉一石哉全義嘗在巢賊中以爲譏已因大怒奏笞殺之鄭珏拜中書平章事唐兵入汴末帝惶恐不知所爲召珏問計安出珏曰臣有一策不知陛下能行否末帝問其策如何珏曰願得陛下傳國寶馳入唐軍以緩其行而待救兵之至末帝曰事急矣寶固不足惜願卿之行能了事否珏俛首徐思曰但恐不易了於是左右皆大笑

李愚字子聯拜左拾遺崇政院直學士爲人謹重寡言好學爲古文衡王友諒末帝兄也大臣李振等皆拜之獨愚長揖末帝責之曰衡王朕拜之卿獨揖可乎愚曰陛下以家人禮見之則拜宜也臣於王無所私豈宜妄有所屈唐明宗以愚爲相不治第宅借延賓館以居嘗有疾明宗遣宦官視之見其敗氈弊席四壁蕭然明宗嗟歎命以供帳物賜之廢帝常目之曰此粥飯僧爾

吳越錢鏐字具美杭州臨安人少無賴不事生業以

史簡

卷之十七 梁

八

販鹽爲盜縣錄事鍾起諸子竊與之遊禁不可豫章術者望牛斗間有王氣乃之臨安陰求其人私謂起曰卜君縣有貴人求之市中不可得視君之相貴矣然不足當之鏐適從外來見起反走術者望見之大驚曰此真貴人也起笑曰此吾弟舍錢生爾術者召鏐至熟視之顧起曰君之貴者因此人也乃慰鏐曰子骨法非常願自愛因與起訣曰吾求其人者非有所欲也直欲質吾術耳明日乃去至梁太祖封鏐爲吳越王客有勸鏐拒命者鏐笑曰吾豈失爲孫仲謀

邪後鏐游衣錦軍作還鄉歌曰三節還鄉兮掛錦衣
父老遠來相追隨牛斗無字人無欺吳越一王駟馬
歸

王彥章字子明末帝卽位徙澶州刺史爲人驍勇有
力能跣足履棘行百步持一鐵鎗騎而馳突奮疾如
飛佗人莫能舉也軍中號王鐵鎗梁晉爭天下爲勅
敵獨彥章心常輕晉王謂人曰亞次關難小兒耳何
足懼哉後爲唐將夏魯奇所擒莊宗見之曰爾常以
孺子待我今日服乎彥章對曰大事已去非人力可

史簡

卷之十七

九

爲莊宗愛其驍勇欲全活之使人慰諭彥章謝曰臣
與陛下血戰十餘年今兵敗力窮不歿何待且臣受
梁恩非歿不能報豈有朝事梁而暮事晉生何面目
見天下之人乎莊宗又遣明宗往諭之彥章病創不
能起仰顧明宗呼其小字曰汝非邈佶烈乎我豈苟
活者遂見殺彥章武人不知書常爲俚語謂人曰豹
死留皮人死留名其於忠義蓋天性也

亞子莊宗字
或謂之亞次

韓建字佐時爲華州刺史李茂貞復犯京師昭宗幸
華州建欲制之表散殿後諸軍請罷諸王將兵不報

昭宗登齊雲樓西北顧望京師作菩薩蠻詞三章以
思歸其卒章曰野煙生碧樹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
雄迎歸大內中酒酣與從臣悲歌泣下建心不悅遂
散諸兵殺諸王於十六宅乃營南莊起樓閣欲邀昭
宗遊幸因以廢之而立德王裕其父叔豐謂建曰汝
陳許間一田夫爾遭時之亂蒙天子厚恩至此欲以
兩州百里之地行大事覆族之禍吾不忍見不如先
歿因泣下獻欵建乃止後降太祖拜司徒平章事出
鎮許州軍亂見殺

史簡

卷之十七

十

史贊卷十八

明 晉安余文龍中拙刪輯

男兆胤伯景校

五代唐

莊宗名存勗姓李父克用少驍勇軍中號曰李鷄兒其一目眇及其貴也又號獨服龍威名蓋於代北入達靼鬱鬱不得志時從羣豪射獵或掛針於木或立馬鞭百步射之輒中羣豪服以爲神及破孟方立于邠州還軍上黨置酒三垂崗伶人奏百年歌至于

史贊

卷十八 唐

衰老之際聲辭甚悲坐上皆悽愴時存勗在側方五歲克用慨然捋鬚指而笑曰吾行老矣此奇兒也後二十年其代我戰于此乎存勗年十一從克用破王行瑜遣獻捷於京師昭宗異其狀貌賜以鴻鵠卮翡翠盤而撫其背曰兒有奇表後當富貴無忘予家

明宗名嗣源太祖養子時梁晉相拒于栢鄉梁龍驤軍以赤白馬爲兩陣旗幟鎧仗皆如馬色晉兵望之皆懼莊宗舉鍾以飲嗣源曰卿望梁家赤白馬懼乎雖吾亦怯也嗣源笑曰有其表爾翌日歸晉廐也莊

宗大喜曰卿當以氣吞之因舉鍾飲酌奮馭馳騎犯其白馬挾二裨將而還梁兵敗拜代州刺史後嗣位明宗爲人純質寬仁愛人嘗夜焚香仰天而祝曰臣本蕃人豈足治天下世亂久矣願天早生聖人廣壽官災有司理之請加丹雘喟然歎曰天以火戒我豈宜增以侈邪歲嘗旱已而雪暴坐庭中詔宮中無得掃雪曰此天所以賜我也數問宰相馮道等民間疾苦聞言穀帛賤民無疾疫則欣然曰吾何以堪之當與公等作好事以報上天吏有犯賊輒寘之死曰此

史贊

卷十八 唐

二

民之靈也以詔書褒廉吏孫岳等以風示天下莊宗劉后父劉叟黃鬚善醫卜自號劉山人后五六歲時爲表建豐所得納之晉宮教以歌舞旣笄甚有姿莊宗見而悅之太后賜焉有專寵其父聞女已貴詣謁莊宗召建豐問之建豐曰臣始得劉氏於成安北塢時有黃鬚丈人護之乃出劉叟相示建豐曰是也然劉氏方與諸夫人爭寵以門望相高因大怒曰妾去鄉時略可記憶妾父不幸歿於亂兵妾時環尸慟哭而去此田舍翁安得至此因命告劉叟于宮門

後立爲后拜張全義爲義父莊宗有愛姬甚有色而生子后心患之莊宗宴居宮中元行欽侍側莊宗問曰爾新喪婦其復娶乎吾助爾聘后指愛姬請曰帝憐行欽何不賜之莊宗佯諾后趣行欽拜謝再拜起顧愛姬肩輿已出宮矣莊宗不樂稱疾不食者累日時大水雪軍士踣路宰相請出庫物給軍后不肯只取粧奩及皇子滿喜置帝前曰諸侯所貢給賜已盡官中所有惟此耳請鬻以給及趙在禮作亂始出物以資軍軍士詬曰吾妻子已餓死得此何爲莊宗幸

史贊

卷十八 唐

三

汴駕至罍子谷見從官執兵仗者皆以好言勞之曰適報魏王平蜀得金銀五十萬當悉給爾等對曰陛下與之太晚得者亦不感恩莊宗泣下郭從謙反莊宗中流矢崩后以囊盛金器寶帶於馬上與李存渥等奔太原爲尼在道因與存渥姦明宗入立遣人賜后死

堯王從溫字德基爲人貪鄙多僭用器服宗族賓客諫之不聽其妻關氏大呼于牙門曰從溫欲反而造天子服器從溫大恐乃悉毀之

雍王重美廢帝北征石敬瑭留重美守京師居民震恐皆出城以藏窳門者禁止之重美曰國家多難不能與民爲主而欲禁其避禍可乎因縱民出及晉兵將至劉皇后積薪於地將焚其宮室重美曰新天子至必不露坐但他日重勞民力取怨身後耳

郭崇韜爲莊宗所信任拜侍中樞密使莊宗欲遣王允平營作一樓宦官曰郭崇韜眉頭不伸嘗爲租庸借財用陛下雖欲有作其可得乎莊宗乃使人問崇韜曰昔吾與梁對壘於河上雖祁寒盛暑被甲跨馬

史贊

卷十八 唐

四

不以爲勞今居深宮蔭廣厦不勝其熱何也崇韜對曰陛下昔以天下爲心今以一身爲意艱難逸豫爲慮不同其勢使然也願陛下無忘創業之難常如河上則可使繁暑坐變清涼莊宗嘿然終遣管樓崇韜切諫宦官曰崇韜之第無異皇居安知陛下之熱由是讒間愈入

安重誨以佐命功加侍中中書令恃功矜寵威福自出凡四方奏事皆先白然後聞河南獻嘉禾一莖五穗重誨視之曰僞也皆其人而遣之夏州李仁福進

白鷹重誨却之明日白曰陛下詔天下毋得獻鷹鷄而仁福違詔獻鷹臣已却之矣重誨出明宗陰遣人取之以入他日按鷹於西郊戒左右無使重誨知也宿州進白兔重誨曰兔陰且狡雖白何爲遂却而不白重誨以路王從珂非李氏子後必爲患欲陰圖之因牙內指揮使楊彥傳叛從珂罷鎮居清化里第重誨率馮道請坐失守明宗怒曰吾兒爲姦人所中事未辨明公等出此言是不欲容吾兒人間邪趙鳳亦言明宗曰皆非公等意也重誨乃自論列明宗曰吾

史簡

卷十八 唐

五

爲小校時衣食不能自足此兒爲我擔石灰拾馬糞以相養活今貴爲天子獨不能庇之邪使其杜門私第亦何與公事後重誨爲從璋所殺初得罪知其必歿歎曰我固當歿但不與國家除去潞王此其恨也周德威字鎮遠小字陽五勇而多智能望塵以知敵數初事晉王遷衙內指揮使梁軍圍晉太原下令軍中曰能生得周陽五者爲刺史有驍將陳章者號陳野叉常乘白馬被朱甲以自異出入陣中求周陽五欲必生致之晉王戒德威曰陳野叉欲得汝以求刺

史見白馬朱甲者宜善備之德威笑曰陳章好大言耳安知刺史非臣作邪因微服雜卒伍中鎗擊墮馬生擒之

符存審字德詳初名存少微賤嘗犯法當死臨刑指旁墮垣顧主者曰願就死於彼與得垣土覆尸主者哀而許之爲徙垣下而主將方飲酒顧其愛妓思得善歌者佐酒妓言有符存常爲妾歌甚善主將馳騎召之而存審以徙垣下故未加刑因往就召使歌而悅之因得不死官終宣武軍節度使

史簡

卷十八 唐

六

李嚴初名讓坤莊宗遣以名馬入蜀市珍奇以充後官而蜀法嚴禁以奇貨出劔門其非奇物而出者名曰入草物由是嚴無所得而還惟得金二百兩地衣毛布之類莊宗大怒曰物歸中國謂之入草王衍其能免爲入草人乎於是以嚴爲三川招撫使與康延孝伐蜀延孝先至漢州王衍告曰得李嚴來卽降嚴至衍以妻母爲託卽日降孟知祥偪殲於蜀安重誨思有以制知祥者嚴乃求爲西川兵馬都監將行其母曰汝前啟破蜀之謀今行其以死報蜀人矣嚴不

聽知祥雖與嚴有舊而惡其來置酒從容問嚴曰朝廷以公來邪公意自欲來邪嚴曰君命也知祥發怒曰天下藩鎮皆無監軍安得爾獨來此此乃孺子戲惑朝廷爾即擒斬之

劉延朗與房嵩並掌機密延朗專事志在納賂嵩心患之而不能爭但日飽食高枕而已每議事則垂頭陽睡不省石敬瑭反延朗勸帝親征帝心憂懼常惡言敬瑭事每戒人曰爾無說石郎令我心膽墮地及晉兵入延朗以一騎走南山過其家指而歎曰吾積

史贊

卷十八

七

錢三十萬於此不知何人取之遂爲追兵所殺

盧程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拜命之日肩輿導從喧呼道中莊宗聞其聲以問左右左右對曰宰相轎子入門莊宗登樓視之笑曰所謂似是而非者也人有假驢夫於程者程帖與唐府給之府吏敢無例乎程答吏背少尹任園訴其不可程視園罵曰爾何蟲豸恃婦家力邪宰相取給州縣何爲不可園不對而去夜馳告莊宗莊宗大怒謂郭崇韜曰朕誤相此癡物取辱予九卿乃罷爲右庶子

莊宗
姊

任園明敏善談辯容止可觀李嗣昭從莊宗戰胡柳

擊敗梁兵園頗有功莊宗勞之曰儒士亦破體邪仁者之勇何其壯也歷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議擇爲相者園意屬李琪鄭珏孔循舉崔協他日明宗問重誨即以協對園前爭曰重誨未諳朝廷人物爲人所賣天下皆知崔協不識文字而虛有儀表號爲沒字碑臣以陛下誤加採擢無功倖進比不知書以臣一人取笑足矣相位有幾豈容更益笑端重誨等退休廊下孔循不揖拂衣而去園謂重誨曰李琪才

史贊

卷十八

八

藝可兼時輩百人而譏夫巧沮忌害其能若舍琪而相協如棄蘇合之丸而取蜣螂之轉也

趙鳳少以儒學知名歷遷禮部侍郎任園爲重誨所殺鳳獨號哭呼重誨曰任園天下義士豈肯謀反而公殺之何以示天下重誨慙不能對衛士周玄豹以相法言人事多中莊宗信之明宗卽位思以爲神將召之鳳諫曰好惡上所慎也今陛下神其術而召之則傾國之人皆將奔走吉凶之說轉相惑亂爲患不細明宗遂不復召有僧遊西域得佛牙以獻明宗以

示大臣鳳言世傳佛牙水火不能傷請驗其真偽因以斧砍之應手而碎是時宮中施物已及數千因鳳碎之乃止

平書言爲晉王諫議大夫晉欲與梁通和使裴吉爲書辭甚辯麗梁太祖使人讀之至於毒手尊拳交相於暮夜金戈鐵馬蹂踐於明時歎曰李公僻處一隅有士如此使吾得之傳虎以翼也顧其從事敬翔曰善爲我荅之

劉贊父玘爲縣令贊始就學衣以青布衫襦每食則

史簡

卷十八 唐

九

玘自肉食而別以蔬食食贊於牀下謂之曰肉食君之祿也爾欲之則勤學問以干祿吾肉非爾之食也由是贊益力學累遷刑部侍郎

姚洪本梁之小校也初董璋爲梁將洪嘗事之璋後爲唐指揮使反於閬州遣招洪洪得書輒投廁中璋後執洪詰曰爾爲健兒我遇汝厚奈何負我邪洪罵曰老賊爾昔爲李七郎奴掃馬糞得一嚮殘炙感恩不已今天子用爾爲節度使何苦反邪吾能爲國家死不能從人奴以生璋怒然鑊於前令壯士十人剖

其肉而食洪至死大罵明宗聞之泣下錄其二子而厚卹其家

敬新磨爲莊宗俳優善諧謔莊宗獵於中牟踐民田縣令當馬切諫莊宗怒叱去將殺之敬新磨知其不可乃率諸伶追令擒至馬前責之曰汝爲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邪奈何縱民稼穡以供稅賦何不饑汝縣民而空此地以備吾天子之馳騁汝罪當死因前請亟行刑諸伶共倡和之莊宗大笑令乃得免莊宗嘗與羣優戲於庭四顧而呼曰李天下李天下何

史簡

卷十八 唐

十

在新磨遽前以手批其頰莊宗失色左右皆恐羣伶亦大驚駭共持新磨詰曰汝奈何批天子頰新磨對曰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復誰呼邪於是左右皆笑莊宗大喜賜與甚厚新磨嘗奏事殿中殿中多惡犬新磨去一大起逐之新磨倚柱而呼曰陛下母縱兒女噉人莊宗大怒彎弓注矢將射之新磨急呼曰陛下無殺臣臣與陛下爲一體殺之不祥莊宗大驚問其故對曰陛下開國改元同光天下皆謂陛下同光帝且同銅也若殺敬新磨則同無光矣莊宗大笑乃釋

之

張承業字繼元唐僖宗時宦者也崔胤誅諸宦晉王
憐而匿之後爲監軍晉王病且革以莊宗屬承業上
以亞子累公等莊宗常兄事之承業亦盡心軍國土
庫藏莊宗成業其功居多嘗置酒庫中酒酣使子繼
岌爲承業起舞舞罷承業出寶幣幣馬爲贈莊宗指
錢預語承業曰和哥乏錢可與錢一積何用帶馬爲
也承業謝曰國家錢非臣所得私也莊宗以語侵之
承業怒曰臣老勅使非爲子孫惜此庫錢佐王成霸

史記

卷十八

十一

業爾若欲用之何必問臣財盡兵散豈獨臣受禍也
莊宗顧元行欽曰取劔來承業起持莊宗衣而泣曰
臣受先王顧托之重誓雪國家之仇今日爲王惜庫
物而久久不愧於先王矣閻寶從旁解承業手令去
承業奮拳毆寶陪罵曰閻寶朱溫之賊蒙晉厚恩不
能有一言之忠而反語諛自容邪太后聞之使召莊
宗莊宗懼乃酌兩卮謝承業曰吾杯酒之失且得罪
太后願公飲此爲吾分過承業不肯飲莊宗入內太
后使人謝曰小兒忤公已咎之矣後莊宗將卽帝位

承業諫不可莊宗謝曰此諸將之所欲也承業曰不

然梁唐晉之仇賊而天下所共惡也今王誠能爲天
下去大惡復列聖之深仇然後求唐後而立之使唐
之子孫在孰敢當之使唐無子孫天下之士誰可與
王爭者臣唐家一老奴耳誠願見大王之成功然後
退身田里使百官送出洛東門令路人指而歎曰此
本朝勅使先王時監軍也豈不臣主俱榮哉莊宗不
聽承業知不可諫乃仰天大哭曰吾王自取之悞老
奴矣有與歸太原不食而卒年七十七

史記

卷十八

十二

朱友諒字德光梁滅事唐莊宗加大師尚書令賜鐵
券宦官伶人求賂不得羣譖之郭崇韜歟友諒將入
朝以自明將吏皆勸勿行友諒曰郭公有大功於國
而以讒歟我不自明誰爲我言者乃單車入朝莊宗
惑於讒而殺之詔夏魯奇族其家友諒妻張氏率其
宗族二百餘口見魯奇曰朱氏宗族當歟願毋濫及
千人乃別其婢僕百人以其族有口就刑張氏入室
取鐵券示魯奇曰此皇帝所賜也不知爲何言語魯
奇亦爲之慙

其從簡力敵數人善用槩莊宗愛之遷步軍都指揮使梁軍對陣有執大旗出入陣間者莊宗登高立望見之歎曰彼猛士誰能爲我取之者從簡率數騎馳入梁軍奪其旗而還莊宗壯之賜與甚厚從簡嘗中流矢鏃入髀骨命工取之工無良藥欲鑿其骨人皆以爲不可從簡遽使鑿之工遲疑不忍下從簡叱其亟鑿左右視者皆若不勝其毒而從簡言笑自若然好食人肉所至多潛捕民間小兒以食許州富人有玉帶欲之而不可得遣二卒夜入其家殺而取之卒

史備

卷十八

十三

夜踰垣隱木間見其夫婦相待如賓二卒歎曰吾公欲奪其寶而害斯人吾必不免因躍出而告之使其速以帶獻遂踰垣而去不知其所之李周字通理父矩遭世亂不仕謂之曰邯鄲用武之地今世道未平汝當從軍旅以興吾門周年十六爲內丘捕賊將以勇聞是時盜賊充斥道路行者必以兵衛盧岳將徙家太原舍逆旅徬徨不敢進周憐之爲送至西山有盜從林中射岳中其馬周大呼曰吾在此孰敢余耶盜聞其聲曰此李周也因各潰去周

送至太原岳謂之曰吾少學星曆且工相人子方履隆準眉目疎徹身長七尺真將相也吾占天象晉必

有天下子宜留事晉以圖富貴後果歷四鎮贈師

王弘贊爲衛州刺史路王從珂反擁兵東至陝愍帝懼夜以百餘騎出奔至衛州東七八里路遇晉高祖石敬瑭高祖因盡殺帝從兵獨留帝於驛舍而去弘贊奉帝居於州廨令市中酒家獻酒愍帝見之大驚遽殞於地久而蘇弘贊曰此酒家也願獻酒以愍無慘帝受之出思曰獻一觴弘贊有子譽爲殿直廢帝

史備

卷十八

十四

入立遣鸞侍鸞因使酒家獻之愍帝飲而不疑皇甫暉作亂趙在禮以爲都指揮使暉擁甲士數百騎大掠魏州城中至一民家問其姓曰姓國暉曰吾當破國遂盡殺之又至一家問其姓曰姓萬暉曰吾殺萬家足矣又盡殺之

范延光字子環遷樞密使明宗問延光馬數幾何對曰騎軍三萬五千明宗拊髀歎曰吾居兵間四十年太祖在太原不過七千莊宗取河北纔萬匹今有馬三萬五千匹而不能一天下吾老矣馬多奈何延光

因曰臣嘗計一馬之費可養步卒五人三萬匹十五萬兵之食也明宗曰肥戰馬而瘠吾人此吾所媿也未帝拜天雄軍節度使延光嘗夢大蛇自臍入其腹半入而掣去之以問門下衛士張生張生贊曰蛇龍類也龍入腹中王者之兆也延光然其言頗蓄異志後降晉高祖賜鐵券以太子太師致仕歸河陽爲楊光遠所殺已葬墓輒崩破其棺柳頭顱皆碎

盧文紀字子持形貌魁偉語音琅然廢帝奇之欲以爲相左右皆言文紀及姚顗有人望廢帝因悉書清史

卷十八 唐

十五

望官姓名內琉璃瓶中夜焚香咒天以筋挾之首得文紀及顗欣然相之晉高祖起太原廢帝北征過拜徽陵休仗舍顧文紀曰吾自鳳翔識卿不以常人爲待自卿爲相詢於輿議皆云可致太平今日使吾至此卿宜如何文紀惶恐謝罪

馬胤孫字慶先廢帝時拜中書門下平章事爲人懦暗不通世務初學韓愈爲文故多斥浮屠氏之說及罷歸乃反學佛撰法喜集佛國記行於世時人謂之曰佞清泰不徹乃來佞佛又有戲之者曰公素慕韓

愈爲人而常誦傳奕之論今反佞佛是佛佞公邪公佞佛邪胤孫荅曰豈知非佛佞我也時人傳以爲笑胤孫卒後其家婢有爲胤孫語者初崔協爲明宗相在位無所發明既久而有降語其家胤孫又然時人嘲之曰生不能言死而後語云

清泰廢帝年號

劉岳字昭輔好學敏於文辭善談論官吏部侍郎宰相馮道世本田家狀貌眉野旦入朝任贊與岳在後道行數反顧贊問岳道反顧何爲岳曰遺下兎園冊爾兎園冊者鄉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誦也

史

卷十八 唐

十六

李憚好學工文辭張文寶知貢舉所放進士中書有覆落者乃請下學士院作詩賦爲格命憚爲之憚笑曰予少舉進士登科蓋偶然耳後生可畏來者未可量假令予復就禮部試未必不落第安能與英俊爲准格聞者咸多其知體焉

和凝字成績舉進士節度使賀瓊辟爲從事瓊與莊宗戰於胡柳瓊敗脫身走獨凝隨之反顧見凝麾之使去凝曰大丈夫當爲知己死吾恨未得死所豈可去也已而一騎追及凝引弓射殺之瓊歸戒其諸子

曰和生志義之士也後必富貴爾其謹事之因妻之以女後爲知制誥翰林學士知貢舉是時進士多浮薄喜爲諛譁以動主司每放榜則圍之以棘閉省門絕人出入凝徹棘開門而士皆肅然無譁所取皆一時之秀稱爲得人

李崧累遷戶部侍郎端明殿學士時契丹入鴈門明宗遣將以捍太原晉高祖欲之朝臣議久不决崧曰太原國之北門宜得重臣非石敬瑭不可也遂從崧議高祖深德之陰遣人謝崧曰爲浮屠者必合其失

史籍

卷十八

十八

蓋欲崧終始成已事也

裴暉字司東自晉魏以來世爲名族居燕者號東眷居涼者號西眷居河東者號中眷暉以文學在朝廷久宰相馬胤孫桑維翰皆暉禮部所放進士也後胤孫知舉放榜引新進士詣暉暉喜作詩曰門生門下見門生世以爲榮維翰已作相嘗過暉暉不迎不送人或問之暉曰我見桑公於中書庶寮也桑公見我於私第門生也何送迎之有人亦以爲當

前蜀王衍字化源僭稱尊號唐兵入始迎降莊宗召

衍入洛賜衍詔曰固當列土而封必不薄人於陰三辰在上一言不欺衍捧詔忻然率族就道至秦川莊宗遣誅其族衍母徐氏臨刑呼曰吾兒以一國迎降反以爲戮信義俱棄吾知其禍不旋踵矣衍妻劉氏髮如雲而有色行刑者將免之劉氏曰家國喪亡義不受辱遂就死

楚馬希聲父殷明宗冊封爲楚王建國荆南高季昌素患其將高郁遣謀間之謀者語希聲曰季昌聞楚用高郁大喜以爲亡馬氏者必郁也希聲以爲然遽

史籍

卷十八

十八

奪郁兵職郁怒曰吾事君王久矣亟營西山將老焉犬子漸大能咋人矣希聲聞之矯殷令殺郁殷老不復省事莫知郁死是日大霧四塞殷恠之語左右曰吾嘗從孫儒儒每殺不辜天必大霧豈馬步欲有冤歟乎明日吏以狀白殷拊膺大哭曰吾荒毫如此而殺吾勳舊顧左右曰吾亦不久於此矣明年殷薨希聲立希聲嘗聞梁太祖好食雞慕之乃日烹五十雞以供膳葬殷上潢希聲不入泣頓食雞肉數器而去其禮部侍郎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而食

豈乏賢邪

劉仁恭爲人有勇多智詐好大言晉王信而愛之爲之請命於唐拜檢校司空盧龍軍節度使後叛晉遣長子守文襲滄景德三州請命於唐昭宗遣之仁恭怒語唐使者曰爲我語天子旌節吾自有但要長安本色耳何屢求而不得邪昭宗卒以守文爲橫海軍節度使仁恭愛妾羅氏爲次子守光所蒸仁恭怒笞逐守光守光以兵攻仁恭執而幽之守文率兵討守光爲其所擒囚於別室旣而殺之守光自號大燕皇帝

史補

卷十八 唐

十九

帝晉會鎮定之兵以攻燕破其城執仁恭及其家族三百口守光與其妻子南走滄州逃失道至燕樂界中數日不得食遣妻祝氏乞食於田家田家怪而詰之乃被擒送幽州晉王方大饗軍客將引守光見晉王熾之曰主人何避客之遽耶守光叩頭請死泣曰臣死無憾然教臣不降者李可喜也罪人不死臣將訴於地下晉王使召可喜可喜瞋目曰囚父弑兄蒸其骨肉亦可喜教爾邪晉王怒命先斬可喜守光知不免呼曰王將復唐室以成霸業何不赦臣使自效

三婦從笏罵曰事已至此生復何爲願先死乃俱歿晉王執仁恭至鴈門刺其心血以祭先王墓然後斬之

何澤舉進士爲洛陽令莊宗好畋獵數踐民田澤乃潛身伏草間伺莊宗當馬諫曰陛下未能一天下以休兵而暴歛疲民以給軍食今田將熟奈何恣畋游以害多稼使民何以出租賦吏何以督民耕陛下不聽臣言願賜臣死於馬前使後世知陛下之過莊宗大笑爲之止獵明宗時數上書言事拜吏部郎中史館修撰

史補

卷十八 唐

二十

直言而內實邪佞嘗於內殿起居班退獨北望而呼曰明主明主聞者皆哂之

衡卷之十九

明 晉安余文龍中拙刪輯

男兆胤伯景校

五代晉

高祖姓石名敬瑭皇后李氏唐明宗女永寧公主也廢帝立常疑高祖必反公主入朝辭歸留之不得廢帝醉語公主曰爾歸何速欲與石郎反邪既醒左右告之廢帝大悔高祖卽位立爲后耶律德光入京師后與出帝肩輿至郊外館於封禪寺時雨雪寒凍皆

史簡

卷之十九

晉

苦饑后使人謂寺僧曰吾嘗於此飯僧數萬今日豈不相憫邪僧辭以虜意難測不敢獻食帝陰祈守者乃稍得食舉族北行至建州得地五十餘頃遣從者耕而食之后寢疾無醫藥仰天而泣南望戟手罵杜重威李守貞等曰使疾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不赦爾於地下疾亟謂帝曰我必焚其骨送范陽佛寺無使我爲虜地鬼也

安太妃高祖兄敬儒妻也生出帝老而失明從帝北遷卒於道中臨卒謂帝曰當焚我爲灰南面颺之庶

幾遺魂得反中國也既卒砂磧中無草木乃毀吳車而焚之載其燼骨與李太后并葬於建州

出帝皇后馮氏初適重胤封吳國夫人重胤早卒后寡居有色帝悅之高祖崩梓官在殯帝納之與后酣飲歌舞過梓官前殿而告曰皇太后之命與先帝不任大慶左右皆失笑帝亦自絕倒顧謂左右曰我今日作新女婿何似皇后與左右皆大笑聲聞於外契丹犯京師暴帝之惡於天下曰納叔母於宮中亂人倫之大典後隨帝北遷不知所終

史簡

卷之十九

晉

桑維翰字國僑爲人醜怪身短而面長常臨鑑以自奇曰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慨然有志於公輔初舉進士主司惡其姓人有勸其從佗求仕者維翰乃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又鑄鐵硯以示人曰硯契則改而它仕卒以進士及第累拜中書令張彥澤入京師左右勸維翰避禍維翰曰吾爲大臣國家至此安所逃歟邪安坐府中不動彥澤以兵入府問維翰所在維翰厲聲曰吾晉大臣自當歟國安得無禮邪彥澤股慄不敢仰視退而謂人曰吾不知桑維翰何如

人今日見之猶使人恐懼如此其可再見乎使人殺之
殺之以帛加頸告德光曰維翰自繼德光曰我本無
心殺維翰何必自致

表正辭積錢盈室室中嘗有聲如牛人以爲妖勸其
散積以禳之正辭曰吾聞物之有聲求其同類余宜
益以錢聲必止聞者傳以爲笑

康福蔚州人歷官都部署世本夷狄而夷狄貴沙陀
福嘗有疾卧閣中寮佐入問疾見其錦衾相顧竊笑
曰錦衾爛今福聞之怒曰我沙陀種也安得謂我爲

史記

卷之十九

三

奚

王周歷四鎮皆有善政定州橋壞覆民租車周曰橋
梁不修刺史遇也乃償民粟爲治其橋杜重威降契
丹兵過鎮州呼周使出降周泣曰受晉厚恩不能死
戰而以城降何面目南行見人主與士大夫乎乃刺
飲求刀欲自引決家人止之迫以出降

安重榮小字鐵胡有力善騎射晉高祖起太原使張
穎陰招重榮其母兄皆以爲不可謀共殺穎以止之
重榮曰未可吾當爲母卜之乃立一箭百步而射之

曰石公爲天則中一發輒中又立一箭而射之曰

吾爲節度使則中一發又中其母兄乃許重榮雖武

夫而曉吏事下不能欺有夫婦訟其子不孝者重榮

拔劍授其父使自殺之其父泣曰不忍也其母從旁

詬罵奪其劍而逐之問之乃繼母也重榮叱其母出

從後射殺之重榮起於軍卒暴至富貴而見唐廢帝

晉高祖皆自藩侯得國嘗謂人曰天子寧有種邪兵

強馬壯者爲之余嘗怒殺指揮使賈章誣之以反章

女尚幼欲舍之女曰吾家三十口皆死於兵存者特

史記

卷之十九

四

吾與父余今父死吾何忍獨生願就死遂殺之鎮人

於是高買女之烈而知重榮之必敗也後重榮將反

其母又以爲不可重榮曰請爲母卜之指其堂下椿

竿龍口仰射之曰吾有天下則中之一發而中母乃

許饒陽令劉巖獻水鳥五色重榮曰此鳳也畜之後

渾又使人爲大鐵鞭以獻誑其民曰鞭有神指人人

輒死號鐵鞭郎君出則以爲前驅鎮之城門抱關鐵

胡人無故頭自落重榮雖甚惡之然不悟也卒爲杜

重威所擒斬首以獻高祖漆其首送於契丹

楊光遠字德明初爲末帝招討副使爲契丹所敗退守晉安寨契丹圍之數月食盡殺馬而食馬盡乃降邪律德光見之斬曰尔輩大是惡漢兒光遠與諸將初不知其誚已猶爲謙言以對德光曰不用鹽酪食一萬匹戰馬豈非惡漢兒邪光遠等大慙伏德光問曰懼否皆曰甚懼曰何懼曰懼皇帝將入蕃德光曰吾國無土地官爵以居汝汝等勉事晉晉高祖以光遠爲宣武軍節度使光遠進見佯爲悒悒之色如有所恨者高祖疑其有所不足使人問之對曰臣於富貴無不足也惟不及張生鐵炭得其所常爲媿余高祖以爲忠頗親信之後遂謀反出帝勅李守貞便宜處置守貞遣何延祚至其第光遠方閱馬於廐延祚使一都將入謂之曰天使在門欲歸報天子未有以藉手光遠曰何謂也曰須得大王頭余光遠罵曰我有何罪昔我以晉安寨降契丹使尔家世世爲天子我亦望以富貴終身而反負心若此遂見殺以病卒聞光遠病禿妻又跛足人爲之語曰自古豈有禿瘡天子跛脚皇后邪

史記

卷之十九

五

李守貞與杜重威爲將皆無節制行營所至居民秦圉一空至於草木皆盡其始發軍也有賜賚曰掛甲錢及班師又加賞勞曰卸甲錢出入之費常不下三十萬由此晉之公私重困張彥澤叛晉降契丹入京師遷出帝於開封府以兵監守內外不通帝使取內庫帛數段主者曰此非帝有也不與又使求酒於李崧崧曰臣家有酒非敢惜慮陛下憂躁飲之有不測之虞所以不敢進德光渡河帝欲郊迎德光報曰天無二日豈有兩天子相見

史記

卷之十九

六

之

所惡稅既受命往見宰相桑維翰維翰素貴尊嚴而語簡頗不樂稅謂稅曰孔英來矣稅不論其意以謂維翰以孔英爲言乃考英及第物議大以爲非卽罷學士

吳琦字輝山官端明殿學士與李崧張延朗等議和契丹如漢歲給金帛妻之以女故事樞密直學士薛文遇大以爲非因誦戎昱社稷依明主安危託婦人之詩以誚琦等廢帝大怒曰卿等佐朕欲致太平而若是邪朕一女尚幼欲棄之夷狄金帛所以養士而

史記

卷之十九

七

杆國也又輸以資虜可乎崧等惶恐拜謝拜無數琦足力乏不能拜而先止帝曰呂琦彊項肯以人主視我邪琦曰臣素病羸拜多而乏容臣少息頃之喘定奏曰陛下以臣等言非罪之可也屢拜何益帝意稍解曰勿拜賜酒一卮而遣之其議遂寢

王權字秀山爲兵部尚書時高祖以父事契丹權當奉使歎曰我雖不才安能稽顙於窮虜乎因辭不行坐是停任

王仁裕字德輦性曉音律高祖初定雅樂宴羣臣於

永福殿奏黃鍾仁裕聞之曰音不純肅而無和聲當有爭者起於禁中已而兩軍校鬪昇龍門外聲聞於內人以爲神喜爲詩其少也嘗夢剖其腸胃以西江水滌之顧見江中沙石皆爲篆籀之文由是文思益進與和凝皆以文章知名官至兵部尚書太子

少保

閩王鏐審知次子與養兄延稟謀殺長兄延翰自立唐明宗封爲閩王延稟遽建州鏐餒於郊延稟臨訣謂鏐曰善繼先志毋煩老兄復來鏐銜之後果率兵擊鏐被執鏐誚延稟曰予不能繼先志果煩老兄復

史記

卷之十九

八

來延稟不能對遂殺之鏐信妖巫徐彥使覩鬼於官中以察姦僞中軍使薛文傑與內樞密使吳英有隙英病在告文傑謂英曰上以公居近密而屢以疾告將罷公英曰奈何文傑因教之曰卽上遣人問公疾當言頭痛而已無他苦也英以爲然明日諷鏐使巫視英疾巫言入北廟見英爲崇順王所訊曰汝何敢謀反以金槌擊其首鏐以語文傑文傑曰未可信也宜問其疾如何鏐遣人問之英言頭痛鏐以爲然卽收英下獄見殺文傑亦爲軍士所傑鏐妻早卒繼室

金氏賢而不見荅審知婢金鳳姓陳鑄雙而立之與
雙吏歸守明姦鑄命錦工作九龍帳國人歌曰誰謂
九龍帳惟貯一歸郎

延翰美哲如玉其妻崔氏陋而潘延翰不能制父喪
未暮徹其几筵又多選良家子爲妾崔氏見美者輒
幽之別室繫以大械刻木爲人手以擊其頰又以鐵
錐刺之一歲中灰者八十四人崔氏病見以爲祟而
卒

繼鵬鑄長子父婢春鶯有色繼鵬蒸之因陳氏以來

史衛

卷之十九

九

鑄快快與之次子繼韜怒謀殺繼鵬不果反爲所殺
晉高祖遣常侍盧損冊封爲閩王繼鵬更名和遣中
書舍人劉乙勞損於館乙衣冠偉然騁僮甚盛他日
損遇乙於塗布衣匹屨而已損使人謂之曰鳳閣舍
人何逼下之甚也乙羞媿以手掩面而走

延義審知少子也更名職泉州刺史余延英嘗矯職
命掠取良家子怒召下御史劾之延英進買宴錢
千萬職曰皇后貢何在延英又獻錢千萬乃得不
劾常嫁女朝士不賀百晉之御史中丞劉贊坐不

糾舉將加告諫議大夫鄭元弼切諫職謂之曰卿何
如魏鄭公乃敢置諫元弼曰陛下似唐太宗臣爲魏
鄭公可矣贊乃得釋

契丹耶律德光侵犯中國立石敬瑭爲皇帝自解衣
冠被之冊曰咨爾子晉王子視爾猶子爾視予猶父
已而戒曰子子孫孫無相忘時趙德鈞養子延壽尚
明宗興平公主德鈞陰遣人聘德光求立已爲帝德
光指窮廬前巨石謂德鈞使者曰吾已許石郎矣石
爛可改也德光至潞州鎮德鈞父子而去德光母述

史衛

卷之十九

十

律見之問曰汝父子自求爲天子何邪德鈞慙不能
對悉以田宅之籍獻之述律問何在曰在幽州述律
曰幽州屬我矣何獻之爲德鈞歿德光封延壽爲燕
王高祖歿出帝卽位德光怒其不先以告又不奉表
不稱臣傾國南侵殺傷相半契丹見大桑木罵曰吾
知紫披襖出自汝身吾豈容汝活邪東霸於木而焚
之時天下旱蝗晉人苦兵復奉表稱臣以修和好契
丹亦自厭兵述律謂晉人曰南朝漢兒爭得一向卧
邪自古聞漢來和蕃不聞蕃去和漢若漢兒實有回

心則我亦何惜通好晉亦不復遣德光嘗許延壽滅晉而立之延壽常爲先鋒虜掠所得悉以奉德光及述律德光兵復入出帝與太后爲降表自陳過咎德光手詔曰孫兒但勿憂管取一喫飯處德光將至京師有司請以法駕奉迎德光曰吾躬擐甲胃以定中原太常之儀不暇顧也止而不用出帝欲郊迎德光辭不見曰豈有兩天子相見於道路邪百官俯伏待罪德光遣通事宜論曰我亦人也可無懼我本無心至此漢兵引我來爾遂入晉官宮中嬪妓迎謁皆不

史

卷之十九

十一

顧夕出宿於赤岡封出帝負義侯遷於黃龍府改晉國爲大遼國復無立延壽意延壽因李榕求爲皇太子德光曰吾於燕王無所愛惜雖我皮肉可爲燕王者吾可割也吾聞皇太子是天子之子燕王豈得爲之乃遷中京留守太丞相德光服靴袍御崇元殿百官入閣德光大悅顧左右曰漢家儀物其盛如此我得於此殿坐豈非真天子邪漢高祖起太原德光留蕭翰守汴乃北歸行至湯陰登愁歎岡謂宣徽使高勛曰我在上國以打圍食肉爲樂自入中國心常不

快若得復吾本土亦無恨勛退謂人曰虜將入德光至臨洺見其井邑荒殘笑謂晉人曰致中國此皆燕王爲罪首又顧張礪曰爾亦有力焉德光卒於樂城殺胡林契丹破其腹去其腸胃實之以鹽載而北晉人謂之帝羝焉

述律爲人多智而忍阿保機歿悉召從行大將等妻謂曰我今爲寡婦矣汝等豈宜有夫乃殺其大將百餘人曰可往從先帝大將趙思溫以材勇爲阿保機所寵述律以事怒之使送木葉山墓所思溫不肯行

史

卷之十九

十二

述律曰爾先帝親信安得不往見之思溫對曰親莫如后后何不行述律曰我本欲從先帝於地下以子幼國中多故未能也然可斷吾一臂以送之左右切諫乃斷其一腕而釋思溫

史鑿卷二十

明 晉安余文龍中拙刪輯

男兆胤伯景校

五代漢

館藏書

高祖姓劉名智遠皇后李氏其父爲農高祖少爲軍卒牧馬晉陽夜入其家劫取之生隱帝承祐高祖起兵軍用不足欲歛於民后諫曰方今起事號爲義兵民未知惠而先奪其財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今後宮所有請悉出之雖其不足士亦不以爲怨也

史鑿

卷二十 漢

高祖改容謝之隱帝年少數與小人郭允明李業者游戲宮中后數切責之帝曰國家之事外有朝廷非太后所宜言也帝與允明等謀誅楊邠史弘肇等議已定入白太后太后曰此大事也當與宰相議之李業從旁對曰先皇帝平生言朝廷大事勿問書生太后深以爲不可帝拂衣而去曰何必謀於閨門蔡王信性黷貨好行殺戮軍士有犯法者召其妻子對之判剔支解使自食其肉血流盈前信命樂飲酒自如也楊邠等以信大喜謂其寮佐曰吾嘗謂天無

眼而使我鬱鬱於此者三年矣主上孤立幾落賊手諸公可以勸我一盃矣已而聞難作遂自殺

蘇逢吉貪詐無行喜爲殺戮高祖嘗以生日遣逢吉疏理獄囚以祈福謂之靜獄逢吉入獄中閱囚無輕重曲直悉殺之以報曰獄靜矣鳳翔李永吉初朝京師逢吉使求其先王玉帶永吉以無爲解逢吉乃使人市一玉帶直數千緡賁永吉償之晉相李崧從契丹以北高祖入京師以崧弟賜逢吉而崧別有田宅在西京逢吉悉取之崧自北還因以宅券獻逢吉不

史鑿

卷二十 漢

二

悅乃誘人告其謀亂崧歛自誣服於獄中上書言與家僮二十人共謀逢吉改二爲五字遂族崧家後見崧爲祟亦自殺

史弘肇字元化爲人踴勇貪殘立斷舌決口斷筋折足之刑民有犯者但以三指示之吏卽腰斬李崧坐奴告變族誅弘肇取其幼女以爲婢何福進有玉枕直錢十四萬遣僮賈之淮南以鬻茶僮隱其錢福進咎貴之僮乃誣告福進得趙延壽玉枕以遺吳人弘肇捕治福進棄市帳下分取其妻子而籍其家財弘

肇不喜賓客嘗言文人難耐呼我爲卒每曰安國家
定禍亂直須長槍大劒若毛錐子安足用哉王章曰
無毛錐子軍賦何從集乎及弘肇族誅帝召諸校見
於萬歲殿曰弘肇等專權使汝曹常憂憤久今吾得
爲汝主矣軍校皆拜

王章不喜文士嘗謂人曰此輩與一把筭子未知顛
倒何益於國邪已而與弘肇楊邠同日見殺

劉銖爲人慘酷民有過者問其年幾何對曰若干卽
隨其數杖之謂之隨年杖每杖一人必兩杖俱下謂

史書

卷二十

三

之合歡杖銖嘗切齒史弘肇等及次銖謂李業等曰
諸君可謂僕僮兒矣周太祖起兵銖悉誅其家屬太
祖兵入京師銖妻裸露以席自蔽俱見執銖謂其妻
曰我則死矣汝應與人爲婢太祖使人責銖曰與公
共事先帝獨無故人之情乎吾家屠滅雖有君命加
之酷毒一何忍也今公亦有妻子獨不念之乎銖曰
爲漢誅叛臣爾豈知其他是時太祖方欲歸人心止
殺銖赦其妻子

白再榮出於行伍貪而無謀攻逐麻答諸將推爲盟

後悉拘當事麻答者取其財鎮人謂之白麻答周太
祖兵入京師軍士攻再榮於第悉取其財已而前敵
曰士卒嘗事公隸麾下一旦無禮如此亦復何面見
公平乃斬之携其首而去家人以帛贖而葬之

唐景思爲汾淮巡檢漢法酷虐而史弘肇用事喜以
告許殺人景思有奴嘗有所求不如意卽告言景思
與李景交通而私畜兵甲弘肇遣吏將三十騎往收
之奴謂吏曰景思勇者也得則殺之不然而將失之也
吏至景思迎前以兩手抱吏呼冤請詣獄自理吏引

史書

卷二十

四

奴與景思驗景思曰我家在此請索之有錢十千爲
受外賂有甲一屬爲私畜兵吏索之惟一衣箭軍籍
糧薄而已吏閱而寬之景思請械京師以自明景思
有僕王知權在京師願先下獄明景思不反弘肇憐
之送獄中日勞以酒食景思既械就道類毫之人隨
至京師共明之弘肇乃勅其奴具伏卽奏斬奴而釋
景思

趙思綰爲李守貞晉昌軍節度使隱帝遣郭威圍之
思綰城中食盡殺人而食每擒宴殺人數百庖宰一

如羊豕思縮取其膽以酒吞之語其下曰食膽至千則勇無敵矣後爲郭從義所擒思緒問曰何以用刑告者曰立釘也思緒厲聲曰爲吾告郭公吾夙未足塞責然釘磔之醜壯夫所耻幸少假之從義許之父

子俱斬於市

慕容彥超爲人多智詐而好聚飲在鎮常置庫盾錢有奸民爲偽銀以質者主吏久之乃覺彥超陰敕主吏夜穴庫垣盡徙其金帛於他所而以盜告彥超卽勝於市使人自占所質以償之民皆爭以所質物自

史書

卷之二十一

五

言已而得盾偽銀者寘之深室使數十餘人日夜爲之皆鐵爲盾而包以銀號鐵胎銀其被圖也勉其城守者曰吾有銀數千錠當悉以賜汝軍士私相謂曰此鐵胎余復何用哉皆不爲之用

王松舉後唐進士歷晉左丞相漢高祖入洛先遣人馳詔東京百官皆授僞命者皆焚之使勿自疑由是御史臺悉飲百官僞勅焚之松以手指其胃引郭子儀自謂以語人曰此乃二十四考中書令也聞之者笑

史書卷二十終

史書卷之二十一

明 晉安余文龍中拙刪輯

男兆胤伯景校

五代周

太祖姓郭名威年十八以勇力應募爲人負氣好酒李繼韜特奇之嘗游于市市有屠者常以勇服其市人威醉呼屠者使進几割肉割不如法叱之屠者被其腹示之曰爾勇者能殺我乎威卽前取刀刺殺之一市皆驚威頗自如爲吏所執繼韜惜其勇陰縱之使亡已而復召置麾下漢隱帝拜樞密使加中書破守貞帝勞以玉帶加檢校太師侍中威辭曰臣事先帝見功臣多矣未嘗以玉帶賜之因言破賊非特臣之功皆將相之賢帝益賢之悉召楊邠史弘肇蘧逢吉等皆賜玉帶又推加大臣爵賞威乃受及隱帝遇弒太祖入京師以謂漢大臣必相難戴及見宰相馮道殊無意不得已猶下拜道受拜如平時徐勞之曰公行良苦太祖意色皆沮因白漢太后釋立漢嗣羣臣共奏宜立徐州節度使實乃遣太師馮道平羣臣

史書

卷之二十一

一

迎之道揣太祖意不在贊謂曰公此舉由衷乎太祖指天爲誓道旣行謂人曰吾平生不爲謬語人今謬語矣太祖自澶州爲兵士擁還京師尊事李太后爲母卽帝位

世宗符皇后魏王彥卿女也明果有大志初適李守貞子崇訓守貞有異志有術者善聽人聲以知吉凶聞后聲驚曰此天下之母也守貞益自負曰吾婦猶爲天下母吾取天下復何疑哉於是決反漢遣周太祖破之崇訓知不免手自殺其家人次以及后后走

史

卷之二十一

五代

二

匿以帷幔自蔽崇訓遽逐遂自殺漢兵入其家后儼然坐堂上顧軍士曰郭公與吾王父有舊汝輩無犯我軍士見之不敢迫太祖聞而奇之爲加慰勉以歸彥卿后感不殺拜太祖爲父其母欲使削髮爲尼后不肯曰死生有命天也何必妄毀形髮爲世宗奇之遂納爲繼室及卽位冊爲皇后

孫晟初名鳳又名忌好學有文辭尤長于詩爲人口吃遇人不能道寒暄已而坐定譚辯鋒生聽者忌倦安重誨惡晟以爲教朱守殷反族其家畫像構之奔

依李昇昇引與計議多合意以爲有僕射位與馮延巳並晟輕延巳爲人常曰金椀玉杯而盛狗屎可乎晟官至司空家益富驕每食不設几案使衆奴各執一器環立而侍號肉臺盤時人多効之李景道晟奉表周世宗願割地求和晟語王崇質曰吾行必不免然吾終不負永陵一杯土也晟終爲世宗所殺

昇陵昇墓也

史

卷之二十一

五代

三

遺道道真別室訪其主而還之居父喪退耕于野躬自負薪有田不能耕者道夜往潛爲之耕其人媿謝道殊不以爲德歷事四姓十君未嘗諫諍道以舊德自處當世之士亦皆仰爲元老喜爲稱譽焉契丹滅晉道入朝德光責道事晉無狀道不能對又問曰何以來朝對曰無城無兵安敢不來德光謂之曰爾是何等老子對曰無才無德癡頑老子又嘗問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爲俳語以對曰此世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皆以謂契丹不夷滅中國之人者賴

道一言之善也自號爲長樂老

安叔千字胤宗狀貌堂堂而不通文字所爲鄙陋時人謂之沒字碑晉出帝時爲左金吾衛上將軍契丹犯京師晉百官迎見于赤岡叔千出班夷言德光勞曰是安沒字否汝在邢州已通誠款吾今至此當與汝一喫飯處叔千再拜乃以爲鎮國軍節度使漢初致仕周太祖兵入京師軍士大掠叔千家貲已盡而軍士意其有所藏者箠掠不已傷重歸于洛陽而

翟光鄴字化基拜樞密副使出知永興軍爲人沈默

史衛

卷之二十一 五代周

四

多謀事繼母以孝聞雖貴不營財產常假官舍以居蕭然僅蔽風雨雅睦親族蠹衣糲食與均有無處之晏然日與賓客飲酒聚書爲樂臨政以寬靜休息爲意病亟戒其左右氣絕以尸歸洛無久留以煩軍府既卒州人上書乞留塋立祠不許

常思字克恭性鄙儉初微時太祖方少孤無依衣食于思家以思爲叔後遭漢以取富貴秉節旄在潞州五年以聚斂爲事太祖卽位每呼思爲常叔拜其妻如家人禮徙鎮歸德又徙平盧思因啓曰臣居宋宋

民負臣絲息十萬兩願以養上進太祖頷之卽焚其券詔宋州悉蠲除之

王峻字秀峰長太祖二歲太祖常呼爲兄或稱其字拜樞密使右僕射平章事峻初與太祖俱起于魏自謂佐命之功凡所論事無大小期於必得或小不如志言色輒不遜太祖每優容之由是益橫峻於樞密院起廳事極其華侈邀太祖臨幸賜于甚厚後太祖於內園起一小殿峻輒奏曰宮室已多何用此爲太祖曰樞密院屋不少卿亦何必有作峻慚不能對峻以樞密兼宰相又求兼領平盧已受命暫之鎮又請偕左藏庫綾萬疋太祖皆勉從之又請用顏行陳同代李穀范質爲相太祖曰進退宰相豈可倉卒當徐思之峻論請不已語漸不遜日亭午太祖未食峻爭不已是時寒食假太祖曰俟假開當爲卿行峻乃退太祖遂不能忍明日御便殿召百官皆入卽幽峻於別所太祖見馮道泣曰峻陵朕不能忍卽貶商州司馬卒于貶所

王殷事母以孝聞欲與人游必先白母母所不可者

史衛

卷之二十一 五代周

五

未嘗敢往及爲原州刺史政事有小失母責之殷卽取杖授婢僕自笞於母前太祖入立爲天雄軍節度使頗務聚斂太祖聞而惡之遣人謂之曰吾起魏時帑庫儲畜豈少邪汝爲國家用足矣殷不聽後來朝多從兵甲太祖臥疾疑殷有異志執奪官爵長流登州已而殺之

劉詞字好謙拜鎮國軍節度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暇日常被甲枕戈而臥謂人曰我以此取富貴豈可一日輒忘之且人情易習若一墮其筋力有事

史傳

卷之二十一

六

何以報國

鄭仁誨字日新初事唐將陳紹光嘗因醉怒仁誨拔劍欲殺之左右皆奔走仁誨植立不動無懼色紹光擲劍于地撫仁誨曰汝有器量必富貴非吾所及也後事太祖軍中機畫多所參決歷樞密使留守東都以疾卒世宗將臨其喪有司言歲不利臨喪世宗不聽乃先以桃茢而臨之

江州陳氏宗族七口每食設廣席長幼以次坐而共食有畜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諸犬爲之不

食

後蜀孟昶據險一方奢侈自娛至於溺器皆以七寶裝之宋太祖詔王全斌等伐蜀昶遣王昭遠拒命昭遠手執鐵如意指揮軍事自比諸葛亮謂李昊等曰吾之是行何止克敵當領此二三萬雕面惡少年取中原如反掌耳及昭遠敗所在奔潰昶歎曰吾與先君以溫衣美食養士四十年一旦臨敵不能爲吾東向放一箭雖欲堅壁誰與吾守者邪乃命李昊草表以降初昊事王衍爲翰林學士衍之亡也昊爲草隆表至是又草爲蜀人夜表其門曰世修隆表李家當時傳以爲笑昶至京師封秦國公七日而卒其母李氏不哭以酒酹地祝曰汝不能死社稷苟生以取羞吾所以忍死者以汝在也吾今何用生爲因不食而卒

史傳

卷之二十一

七

南漢劉晟初名洪熙弒玠自立襲尊號宦者林延遇宮人盧瓊仙內外專恣爲殺戮晟不復省嘗夜飲大醉以瓜置伶人尚玉樓項拔劍斬之以試劍因并斬其首明日酒醒復召玉樓侍飲左右白已殺之晟驚

息而已

周行逢武陵農家子少貧賤無行多慷慨大言事楚王馬希萼歷拜節度使果敢好殺民過無大小皆死夫人嚴氏諫曰人情有善惡安得一槩殺之乎行逢怒曰此外事婦人何知嚴氏不悅給曰家田佃戶以公貴頗不力農多恃勢以侵民請往視之至則營居以老歲時衣青裙押佃戶送租入城行逢往就見之勞曰吾貴矣夫人何自苦邪嚴氏曰公思作戶長時乎民租後時常苦鞭朴今貴矣宜先期以率衆安得史簡

卷之二十一

八

遂忘隴畝間乎行逢彊邀以羣妾擁升肩輿嚴氏卒無留意因曰公用法太嚴而失人心所以不欲留者一日禍起田野間易爲逝死爾行逢爲少損東漢劉旻初名崇漢高祖母弟素與周太祖有隙隱帝立加中書令太原尹隱帝遇弒旻謀舉兵適馮道等迎贊于徐州旻喜曰吾兒爲帝矣何患乃罷兵遣人至京師周太祖少賤黥其頸上爲飛雀世謂之郭雀兒太祖見旻使者具道所以立贊之意因自指其頸以示使者曰自古豈有雕青天子幸公無以我爲

疑旻益信之後贊死乃僭位于太原

史簡卷之二十一終

史簡

卷之二十一

九

史綱卷之二十二上

明 晉安余文龍中拙刪輯

男兆胤伯景校

宋

太祖姓趙諱匡胤生於夾馬營中赤光繞室異香經宿不散體有金色三日不變既長容貌雄偉器度豁如學騎射輒出人上嘗試惡馬不施銜勒馬逸上城斜道額觸門楣墜地人以爲首必碎徐起更追馬騰上一無所傷又嘗與韓令坤博土室中雀關戶外因

史綱

卷之二十二上

一

號起掩雀土室隨壞漢初漫遊無所遇舍襄陽僧寺有老僧善術數顧曰吾厚贐汝北往則有遇矣事周世宗歷殿前都點檢世宗北征在道閱四方文書得草藥中有木三尺餘題云點檢作天子異之恭帝卽位命太祖出師次陳橋驛軍中知星者苗訓引門吏楚昭輔視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盪者久之夜五鼓軍士擁門露刃願策太尉爲天子未及對有以黃衣加太祖身衆皆羅拜呼萬歲掖入受禪好微行或諫其輕出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周世宗見諸將方面

大耳者皆殺之我終日侍側不能害也一日罷朝坐

便殿不樂者久之左右請其故曰爾爲天下容易邪

早作乘快誤決一事故不樂耳南漢劉鋹在其國好

醢臣下旣歸朝從幸講武池賜卮酒鋹疑有毒捧盃

泣曰臣罪在不赦陛下旣待臣以不灰願爲大梁布

衣觀太平之盛未敢飲此酒帝笑而謂之曰朕推赤

心於人腹中寧肯爾耶卽取銀酒自飲別酌以賜鋹

魏國長公主襦飾翠羽戒之曰汝生長富貴當念惜

福見孟果寶裝溺器擣而碎之曰汝以七寶飾此當

史綱

卷之二十二上

二

以何器貯食所爲如是不亾何待太宗嘗病帝往視之親爲灼艾太宗覺痛帝亦取艾自灸每對近臣言太宗龍行虎步生時有異他日必爲太平天子福德吾所不及云

真宗諱恒生而赤光照室左足指有文成天字幼英

膚嘗升御榻坐太祖撫而問曰天子好作否對曰由

天命耳及卽位召近臣於龍圖閣觀御製文詞帝曰

朕聽覽之暇以翰墨自娛雖不足垂範亦平生游心

于此宰臣丁謂請鏤板宣布之

英宗諱曙孝友恭儉初在藩邸每以朝服見教授曰師也敢弗爲禮宗室有假金帶而以銅帶歸主吏以告帝曰真吾帶也受之命殿侍鬻犀帶直錢三十萬以之帝亦不問焉

李宸妃初入宮爲章獻劉太后侍兒莊重寡言真宗以爲司寢既有娠從帝臨砌臺玉釵墜妃惡之帝心上釵完當爲男子左右取以進釵果不毀帝甚喜已而生仁宗章獻以爲已子使楊淑妃保視之仁宗卽位妃嘿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太后亦無敢史衛

卷之二十二上

三

者仁宗亦不知爲妃所出也妃薨太后欲以宮人禮治喪于外丞相呂夷簡奏禮宜從厚太后遽引帝起有頃獨坐簾下召夷簡問曰一宮人丞相公云云何欺夷簡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無不當預太后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耶夷簡從容對曰陛下不以劉氏爲念臣不敢言尚念劉氏則喪禮宜從厚太后悟遽曰宮人李宸妃也且奈何夷簡曰宸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異時勿謂夷簡未嘗道及卒如其言殯洪福院太后崩燕王爲仁宗言陛下乃李宸

妃所生以非命仁宗號慟累日幸洪福寺祭告易梓宮妃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后嘆曰人言其可信哉遇劉氏加厚尊宸妃爲莊懿皇太后

仁宗郭后有美人尚氏見幸數與后忿爭一日尚氏於上前有侵后語后不勝忿批其頰上自起救之誤批上頸上大怒入內謀廢后呂夷簡勸之孔道輔范純仁等伏閣爭不可俱被黜責後帝頗念之遣使存問嘗密令召入后曰若再見召者須百官立班受冊方可屬疾暴薨

史衛

卷之二十二上

四

曹皇后性慈儉善飛白書慶曆八年燈節後三日衛卒數人作亂夜越屋叩寢殿賊傷宮嬪殿下聲徹帝所宦者以乳媼毆小女子給奏后叱之曰賊在近殺人敢妄言耶時所侍宦侍后皆親剪其髮諭之曰明日行賞用是爲驗故爭盡死力賊卽禽滅神宗有意於燕薊已與太臣定議乃詣慶壽宮白其事后曰儲蓄賜予備乎鏑仗士卒精乎帝曰固已辦之矣后曰事體至大吉內博客生乎動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則生靈所係未易以言苟可取之太祖

太宗收復久矣何待今日帝曰敢不受教蘇軾以詩得罪下御史獄后違豫中間之謂帝曰嘗憶仁宗以制科得軾兄弟喜曰吾爲子孫得兩宰相今聞軾以作詩繫獄得非仇人中傷之乎拮至於詩其過微矣吾疾勢已篤不可以寃濫致傷中和宜熟察之帝涕泣軾因得免

楊德妃初進美人端麗機敏妙音律組紉書藝一過目如素習父忠爲侍禁仁宗欲加獎擢辭曰外官當積勞以取貴今以恩澤微倖恐啓左右詖謁之端帝

史贊

卷之二十二上

五

悅

韋賢妃高宗母也從徽宗北遷遙尊爲宣和皇后帝愴諭輔臣曰宣和皇后春秋高朕思之不遑寧處屈已講和正爲此耳又命何鑄曹勛往金國報謝諭之曰朕北望庭闈無淚可揮卿見金主當曰慈親之在上國一老人耳在本國則所繫甚重以至誠說之庶彼有感動鑄等至首以后歸爲請金主從之時喬貴妃初與韋妃結爲姊妹俱從北遷韋妃將還貴妃舉酒酌韋妃曰姊善重今護歸卽爲皇太后妹無還期

終歿於朔漠矣遂大慟以別

高宗劉貴妃恃寵驕侈嘗因盛夏以水晶爲脚踏帝見之命取爲枕妃懼撤去之

光宗李皇后慶遠節度使李道中女初生有黑鳳集道營前石上心異之字曰鳳娘道士皇甫坦相之曰此女當母天下言于高宗遂聘爲恭王妃性妒悍離間三宮高宗不憚謂吳后曰是婦將種吾爲皇甫坦所誤帝嘗宮中浣手睹宮人手白悅之他日后遣人送食合于帝啓之則宮人兩手也帝久不朝太上中

史贊

卷之二十二上

六

外疑駭宰執侍從臺諫連章啓請帝感悟趣命駕朝重華宮孝宗是日百官班列俟帝出至御屏后挽留

帝入曰天寒官家且飲酒百僚侍衛相顧莫敢言中書舍人陳傅良引帝裾請毋入因至屏後后叱曰此何地爾秀才欲祈頭邪傅良下殿慟哭后復使人問曰此何理也傅良曰子諫父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后益怒遂傳旨罷還宮後諡慈懿

理宗謝皇后道清生而黧黑嘗一目父渠伯蚤卒家產破壞后常躬親汲澁及選入宮就道后旋病疹良

已膚貌瑩白如玉醫又藥去目醫時賈涉女有殊色同在選中理宗意欲立之太后曰謝女端重有福宜正中宮左右亦皆竊語曰不立真皇后乃立假皇后耶帝不能奪遂立后

度宗全皇后畧涉書史忠王議納妃臣寮舉全氏理宗詔召入宮問曰爾父昭孫昔在寶祐間沒于王事每念之令人可哀后對曰妾父可念淮湖之民尤可念也帝深異之語大臣曰全氏女言辭甚令宜配冢嫡以承祭祀遂冊爲皇太子妃度宗立立爲后

史綱

卷之二十二上

宋

楊淑妃從建國公昺衛王昺於海上昺卒昺投海死妃聞之大慟曰我聞關公死至此者正爲趙氏一塊肉爾今天命至此夫復何言遂赴海死

燕懿王德昭字日新嘗從太宗征幽州軍中嘗夜驚不知上所在有謀立德昭者上聞不悅及歸以北征不利久不行太原之賞德昭以爲言上大怒曰待汝自爲之賞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上聞驚悔性抱其尸大哭曰癡兒何至此邪

宗肅封魯國公兄宗諤嘗亡寶鼎意宗肅家人子竊

之宗肅曰吾廉不足取信兄弟如此乎立償其直宗諤愧不取乃施諸僧久之器得宗肅不復言諤肅俱允寧子越文惠王元傑字明哲初名德和穎悟好學善屬詞工草隸飛白建樓貯書二萬卷及爲亭榭遊息之所嘗作假山旣成置酒召僚屬觀之翊善姚坦獨類首不視元傑強之坦曰但見血山耳安得假山蔡國公宗達鄰家失火盜因爲奸竊所服帶旣而得之且知其主名貸不問浚井得鎚復投之景王宗漢善畫嘗作八鴈圖人稱其工

史綱

卷之二十二上

宋

儀王仲湜事母以孝聞喜親圖史性酷嗜珊瑚每把玩不去手大者一株至以數百千售之高宗嘗問墜地則何如對曰碎矣帝曰以民膏血易無用之物朕所不忍仲湜慚不能對

鎮王竑初名貴和寧宗養爲皇子史彌遠專國政竑漸不能平竑好琴彌遠買美人善鼓琴者納諸御而厚原其家使矚竑動息以告美人知書慧黠竑嬖之宮壁有輿地圖竑指瓊崖曰吾他日得志置史彌遠於此又嘗呼彌遠爲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

彌遠聞之七月七日因進乞巧奇玩以覘之竑乘醉碎于地彌遠大懼與國子學錄鄭清之謀曰皇子不堪負荷聞後沂邸者甚賢君其善訓迪之事成彌遠之坐卽君坐也然言出于彌遠之口入於君之耳若一語洩者吾與君皆族矣清之日教昀爲文又購高宗書俾習焉因以昀詩文翰墨示彌遠彌遠問大要竟何如清之曰其人之賢更僕不能數然一言以斷之曰不允彌遠頷之再三寧宗崩彌遠在禁中遣快行宣皇子令之曰今所宣是沂靖惠王府皇子非萬

史轡

卷之二十二上

九

歲巷皇子苟誤則汝曹皆處斬昀旣至楊太后拊其背曰汝今爲吾子矣遂矯詔廢竑彌遠令秦天錫諭旨逼縊于州治

師霽字從善燕懿王之後伯驩子也舉進士第歷司農卿知臨安府韓侂胄用事師霽附之遂得尹京侂胄生日百官爭貢珍異師霽最後至出小合曰願獻小果核侂胄啓之乃栗金葡萄小架上綴大珠百餘衆慚沮侂胄有愛妾十四人或獻北珠冠四枚侂胄以遺四妾其十人亦欲之師霽亟出錢十萬緡市十

冠以獻侂胄嘗飲南園過山莊顧竹籬茅舍謂師霽曰此真田舍間氣象但欠犬吠鷄鳴耳俄聞犬吠叢薄間視之乃師霽也侂胄大笑後稍與侂胄異故侂胄夙黨多坐謫師霽獨免官至兵部尚書師霽四尹臨安有能聲嘗鈎致民罪沒其貲以誦事權貴人以是鄙之

士儂字立之好學善屬文判大宗正封齊安郡王數言事忤秦檜及岳飛被誣士儂力辨曰中原未靖禍及忠義是忘二聖不欲復中原也臣以百口保飛無

史轡

卷之二十二上

十

他檜大怒諷言者論之遂奪官

不忌字仁仲官招慶軍承宣使一日坐待漏院有給事中白英國公借擊毬馬不忌正色曰上惟一皇孫萬一馬驚墮斬汝輩無益也馬竟不可得

荆國大長公主幼不好弄善筆札喜圖史能爲歌詩尤善女工之事下嫁駙馬都尉李遵勗居夫喪哀麻未嘗去身服除不復御華麗嘗宴禁中帝親爲簪花辭曰自誓不復爲此久矣及病目帝親舐之復顧問子孫所欲主曰豈可以母病邀賞邪賚白金三千兩

辭不受帝因謂從臣曰大主之疾倘可移於朕亦所

不避也

太宗第七女

范質字文素生之夕母夢神人授以五色筆九歲能屬文力學強記舉進士時學士和凝典貢部覽質所試文字重之自以登第名在十三亦以其數處之貢闈中謂之傳衣鉢其後質登相位皆與凝同初質既登朝猶手不釋卷人或勞之質曰有善相者謂我異日位宰輔誠如其言不學何術以處之從周世宗征淮南詔令多出其手吳中文士莫不驚服性廉介未

史簡

卷之二十二上

宋

十一

嘗受饋遺食不異品身沒家無餘貲太祖謂侍臣曰朕聞范質止有居第不事生產真宰相也太宗亦嘗稱之曰宰輔中能循規矩慎名器持廉節無出質右者但欠世宗一歛為可惜爾史謂春秋之法責備賢者云

范杲字師回刻志於學為文深僻難曉後生多慕效之嘗携文謁陶穀賓儀咸大稱賞謂杲曰若舉進士當待汝以甲科及秋試有上書云閭閻之家不當與寒士爭科舉杲遂不應舉以陰遷擢知制誥家貧貸

人錢數百萬母兄晞性嗜嘗為與元少尹居京兆殖貨鉅萬親故有自長安來者給杲曰少尹不復勸財物已揮金無算矣杲聞之喜因上言兄老求典京兆以便養太宗從其請改工部郎中杲既至而晞客如故且常以不法事干公府杲大悔後家益貧終日端坐不知計所出人皆笑之

王溥字齊物性寬厚美風度好汲引後進歷遷太子太師封祁國公太祖顧左右曰溥十年作相三遷一品福履之盛近世未見其比父祚以宿州防禦使家

史簡

卷之二十二上

宋

十二

居每公卿至必首謁祚置酒上壽溥朝服趨侍左右坐客不安席輒引避祚曰此豚犬爾勿煩諸君起溥諷祚求致政祚意朝廷未之許也既得請祚大罵溥曰我筋力未衰汝欲自固名位而幽囚我舉大挺將擊之親戚勸諭乃止

石守信以功進同平章事乾德初帝因晚朝與守信等飲酒酒酣帝曰我非爾曹不及此然吾為天子殊不若為節度使之樂吾終夕未嘗安枕而臥守信等頌首曰今天命已定誰復敢有異心陛下何為出此

言耶帝曰人孰不欲富貴一旦有以黃袍加汝之身雖欲不爲其可得乎守信等謝曰臣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之帝曰人生駒過隙耳不如多積金市田宅以遺子孫歌兒舞女以終天年君臣之間無所猜嫌不亦善乎守信謝曰陛下念及此所謂生歿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病乞解兵權從之進封衛國公

王審琦字仲寶重厚有方畧尤善騎射素不能飲嘗侍宴太祖酒酣仰祝曰酒天之美祿審琦朕布衣交也方與朕共享富貴何斬之不令飲邪祝畢顧謂曰史儱

史儱

卷之二十二上

宋

十五

天必賜卿酒量試飲之勿憚也審琦受詔飲十五無苦自此侍宴常引滿及歸私家卽不能飲或強飲輒病封瑯琊郡王

張令鐸官鎮寧軍節度使性仁恕嘗語人曰我從軍三十年大小四十餘戰多摧堅陷敵未嘗妄殺人王彥昇字光烈性殘忍多力善擊劒號王劒兒爲京城巡檢中夜詣王溥第溥驚悸而出旣坐乃曰此夕巡警甚困卿就公一醉耳意在求賄也溥佯不悟置酒數行而罷翌日溥密奏其事乃出爲唐州刺史遷

以賜景甚寵嬖之累封楚國夫人宋初封太原郡王朝廷以吏部尚書張昭將命景甚加禮重以萬餘緡遺昭左右或言其過厚景曰我在行伍間卽聞張尚書名今使於我是朝廷厚我也豈可以徃例爲限邪每使至雖卑位必降階迎送周旋盡禮左右或曰王位尊崇無自謙抑景曰人臣重君命固當如是我惟恐不謹耳

王晏封韓國公太子太師初爲軍校與平陸王興善旣貴乃薄興與不能平晏妻病興語人曰吾能治之史儱

卷之二十二上

宋

十五

晏邀訪興興曰我非能醫但以公在陝時止一妻今妓妾甚衆得非待糟糠之薄致夫人怏怏成疾邪若能斥去女侍夫人之疾可立愈晏以爲謗已乃誣以他事案誅之

郭從義拜金吾衛上將軍太子太師性重厚有謀畧多技藝善擊毬嘗侍太祖於便殿命擊之從義易衣跨驢馳驟殿庭周旋擊拂曲盡其妙旣罷上賜坐謂之曰卿技固精矣然非將相所爲從義大慙

楊廷璋字溫玉家世微賤有姊寡居京師周祖微時

欲聘之姊不從今媒氏傳言恐逼姊以告廷璋廷璋往見周祖歸謂姊曰此人姿貌異常不可拒姊乃從之後卽位冊爲淑妃廷璋至太祖時爲右千牛衛上將軍初父洪裕少時嘗漁於貂裘陂忽有馳騎至者以二石鴈授洪裕一翼掩左一翼掩右曰吾北嶽使者也言訖忽不見是年生淑妃明年生廷璋家遂昌盛

王彥超初與太祖有舊帝召從臣宴射酒酣謂彥超曰卿昔在復州朕往依卿何不納我彥超降階頓首

史贊

卷之二十二上

宋

十七

曰勺水豈能止神龍邪當日陛下不畱滯於小郡者蓋天使然爾帝太笑以太子太師致仕封邠國公每戒諸子曰吾果爲統帥殺人多矣身死得免爲幸必無陰德以及後汝曹勉爲善事以自庇及卒諸子果無違者宣化門內有大第園林甚盛不十餘年其家已驚之矣

張永德字抱一家世饒財周祖妻以女時寇賊充斥乃易弊衣毀容儀居委巷中有賊過卽邀乞焉給曰此悲出院耳賊卽舍去由是免禍周祖爲樞密使鎮

鄴被讒有密詔授潞帥常遇永德探知其意密解之餽之甚厚過問曰君視文人事得成否永德曰殆必成未幾周祖使至過賀且謝曰老夫幾誤大事魏人柴翁好酣寢人傳其能司冥間事一日晨起大笑不已妻問之不對翁好飲逼令飲極醉因漏言曰花項漢作天子矣周祖登位封永德爲駙馬都尉太祖制授檢校太師彰德軍節度使初永德寓睢陽有書生隣居臥疾永德療之獲愈生一日就永德求永五兩旣得卽置鼎中煮之成中金一日告適淮水語永德曰後當相遇于彼永德曰吳境不通于何可去生曰吾自有術永德送行數舍懇求藥法生曰君當大貴吾不吝此慮損君福言訖而去及永德屯下蔡有一僧睥睨永德遽召之乃睢陽書生也夜宿帳中復求永法僧曰始語君貴今不謬矣終能謹節當保五十年富貴安用此爲然能降志禮賢當別有授公藥法者永德由此益罄家資延致方士故太祖以方外待之恩渥不寡

王全斌其父事莊宗爲岢嵐軍使私畜勇士百餘人

莊宗疑而召之懼不敢行全斌時年十二謂其父曰此蓋疑大人有他圖願以全斌爲質必得釋父從其計果獲全因以隸帳下太祖以爲忠武軍節度使下詔伐蜀適屬冬暮京城大雪太祖設氍毹於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若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士衝犯霜雪何以堪處卽解裘帽遣中黃門馳賜全斌仍諭諸將以不徧及也全斌拜賜感泣

趙普字則平以佐命功授樞密直學士及范質王溥

史贊

卷之二十二上

宋

魏仁浦三人同日罷相乃以普爲門下平章太祖數微行過功臣家普每退朝不便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帝不出久之聞叩門聲普亟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懼迎拜帝曰已約晉王矣已而太宗至設重裀地坐堂中燉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後數幸其第時錢王俶遣使致書于普及海物十瓶置于廡下會車駕至倉卒不及屏帝顧問何物普以實對上曰海物必佳卽命啓之皆瓜子金也普惶恐頓首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帝嘆曰受之無妨彼謂國家事皆

由汝書生爾後出爲武勝軍節度檢校太尉兼侍中帝作詩以餞之普奉而泣曰陛下賜臣詩當刻石與臣朽骨同塋泉下帝爲之動容翌日以告宰相宋琪對曰昨日普至中書執御詩涕泣謂臣曰此生餘年無階上答庶希來世得效犬馬力臣昨聞普言今復聞聖諭君臣始終之分可謂兩全初太祖側微普從之游旣有天下普屢以微時所不足者言之太祖謂普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自是不復言普少習吏事寡學術及爲相太祖常勸以

史贊

卷之二十二上

宋

讀書晚年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闔戶啓篋取書讀之竟日及次日臨政處決如流旣薨家人發篋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普薦某人爲某官太祖不用普明日復奏其人亦不用明日又奏太祖怒碎裂奏牘擲地普顏色不變跪而拾之以歸他日補綴舊紙復奏如初太祖乃悟卒用其人普疾篤遣親吏覲潛詣上清太平宮致禱神爲降語曰趙普宋朝忠臣久被病亦有冤累耳潛還普力疾冠帶出中庭受神言涕泗感咽是夕卒追封真定王謚忠獻說者以廷美盧多遜

之獄爲寃

李繼昌字世長父崇集嘗爲門客鄭仲所告仲蚤歿其母貪餓詣繼昌丐家人競前訴遂繼昌召見與白金百兩時人稱之

王仁贍爲鳳州路行營前軍都監討蜀太祖盡得大將王全斌等在蜀貪黷狀及歸帝詰仁贍歷詆諸將過失欲自解帝曰納李廷珪妓女開豐德庫取金寶豈全斌輩邪仁贍不能對坐降黜

楚昭輔字拱宸初來京師問卜於瞽者劉悟悟爲筮

史

卷之二十二上

二十

曰汝遇貴人見奇表豐下者卽汝主也宜謹事之汝當貴矣及見太祖狀貌如悟言遂委質焉歷官檢校太尉性勤介人不敢干以私然頗吝嗇其後賜予萬計悉聚而畜之嘗引賓客故舊至藏庫遍觀且曰吾無汗馬勞徒以際會得此吾爲國家守爾後當獻於上及罷機務悉以市善田宅時論鄙之

曹彬字國華始生周歲父母以百玩之具羅於席觀其所取彬左手持干戈右手持俎豆斯須取一印他無所覩人皆異之及長氣渾厚節帥武行德指謂左

右曰此遠大器非常流也周祖受禪召爲河中都監

蒲帥王仁鎬以彬帝戚倍加禮遇彬執禮益恭仁鎬

謂從事曰老夫自謂夙夜匪懈及見監軍矜嚴始覺

已之散率也一日與王帥暨賓從還坐於野會隣道

守將走价馳書來詣使者素不識彬潛問人曰孰爲

曹監軍有指彬以示之使人以爲紿已笑曰豈有國

戚近臣而衣弋綈袍坐素胡牀者乎太祖命伐蜀兩

川平諸將多取子女玉帛彬橐中惟圖書衣衾而已

及還授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彬辭曰征西將士

史

卷之二十二上

二十一

俱得罪臣獨受賞恐無以示勸上曰卿有茂功又不矜伐設有微果仁贍等豈惜言哉懲勸國之常典可無讓及攻江南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公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爲誓明日稍愈又明日城陷煜君臣卒賴保全及入見刺稱奉敕江南幹事回其謙恭不伐如此初彬之總師也太祖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爲使相副帥潘美預以爲賀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仗天威遠廟

謂方能成事吾何功哉況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
彬曰太原未平爾及還獻俘上謂曰本授卿使相然
劉繼元未下姑少待之既聞此語美竊視彬微笑上
覺遽詰所以美不敢隱遂以實對上亦大笑乃賜彬
錢二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亦不過多得
錢爾歷拜檢校太師同平章事及疾上趣駕臨問手
爲和藥仍賜白金萬兩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
臣二子材器可取臣若內舉皆堪爲將上問其優劣
對曰璨不如瑋追封濟陽郡王謚武惠初蜀回太祖

史贊

卷之二十二上

宋

從容問官吏善否對曰軍政之外非臣所聞也知徐
州日有吏犯罪既具案逾年而後杖之人莫知其故
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其舅姑必以婦爲不
利而朝夕笞詈之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然法亦
未嘗屈焉史稱彬爲宋良將第一
曹瑋字寶臣官歷彰武軍節度使用師多出奇計神
速不可測一日張樂飲僚吏中坐失瑋所在明日徐
出視事而賊首已擲庭下矣嘗稱疾加砭艾臥閣內
不出會賊至瑋奮起暴創被甲跨馬賊望見皆遁去

渭州有告戍卒叛入夏國者瑋方對客奕棋遽曰吾
使之行也夏人聞之卽斬叛者投其首境上契丹使
過天雄部勒其下曰曹公在此毋縱騎馳驅也天雄
卒有犯盜者衆謂獄具必殺之瑋乃處以常法人或
以爲疑瑋笑曰臨邊對敵斬不用命者所以令衆吾
非好殺也治內郡安事此乎初守邊時山東知名士
賈同造瑋客外舍瑋欲按邊卽同舍邀與俱同問從
兵安在曰已具旣出就騎見甲兵三千環列初不聞
人馬聲同歸語人曰瑋乃名將也

史贊

卷之二十二上

宋

崔彥進純貞有膽畧善騎射頻立戰功然好聚財貨
所至無善政官授保靜軍節度沒後諸子弟爭家有
司攝治太宗召見爲決之謂左右曰此細務朕不宜
親臨但以彥進嘗任節制不欲令其子辱於父耳
張瓊少有勇力善射從太祖攻壽春城中車弩遽發
矢大如株瓊亟以身敵太祖矢中瓊股死而復蘇鏃
著髀骨堅不可拔瓊索杯酒滿飲破骨出之血流數
升神色自若太祖壯之擢典禁軍殿前都虞候缺太
祖曰殿前衛士如狼虎者不啻萬人非瓊不能統制

印命瓊爲都虞候性暴無機多所凌轢每目史珪石漢卿爲巫媼二人街之切齒遂誣諸下獄賜死於城西井亭太祖旋問家無餘財止有僕三人甚悔之因責漢卿曰汝言瓊有僕百人今何在漢卿曰瓊所養者一敵百耳太祖遂優恤其家

曹翰少好使氣陵人不爲鄉里所譽周祖奇之以隸世宗帳下世宗尹開封留翰在鎮會周祖寢疾翰歸見世宗密謂曰主上不豫王爲冢嗣不侍醫藥而決事于外廷失天下望世宗悟卽入侍後世宗征淮南

史簡

卷之二十二上

五

留鎧甲千數在正陽旣而得降卒八百人部送歸京師翰遇於道慮劫兵器爲叛矯殺之及見世宗具言其事世宗不悅翰曰賊以困歸我非心服也所得器甲盡在正陽苟爲所劫是復生一淮南矣因不之罪太祖命攻江州屠城無噍類所掠金帛以億萬計僞言欲致廬山東林寺鐵羅漢像五百頭於京師因調巨艦百艘載所得以歸太平興國四年從征幽州率所部攻城東南隅卒掘土得蟹以獻翰謂諸將曰蟹水物而陸居失所也且多足彼援將至不可進拔之

象況蟹者解也其班師乎已而果驗翰陰狡多智數好夸誕貪冒貨賂飲酒至數斗不亂每奉事上前雖數十條皆默識不少差嘗作退將詩曰曾因國難披金甲耻爲家貧賣寶刀直禁日因語及之上憫其意賜錢五百萬白金五千兩官左千牛上將軍

黨進幼給事魏帥杜重威重威受其淳謹及壯猶令與姬妾雜侍形貌魁岸居常恂恂每擐甲胄毛髮皆豎本名進自稱曰暉人問之則曰吾欲從吾便耳禁中軍校自都虞候已上悉書所掌兵數於挺上如笏

史簡

卷之二十二上

五

記焉太祖一日問進所掌幾何進不識字但舉挺以示於上曰盡在是矣上以其朴直益厚之嘗受詔巡京師問里間有畜養禽獸者見必取而縱之罵曰買肉不將供父母反以飼禽獸乎太宗嘗令親吏督鷹雛于市進亟欲放之吏曰此晉王鷹也進乃戒之曰汝謹養視小民傳以爲笑重威子孫有貧困者進分月俸給之士大夫或有愧焉爲忠武軍節度使在鎮歲餘一日自外歸有大蛇臥榻上寢衣中進怒烹食之遇疾卒

劉遇少魁梧有膂力官節度鎮滑州晨與方對客足有灸瘡漏其醫謂火毒未去故痛不止遇卽解衣取刀割瘡至骨曰火毒去矣談笑如常時句餘乃差田重進形質奇偉有武力拜節度知延州太宗居藩邸時愛其忠勇嘗遺以酒炙不受使者曰此晉王賜也何爲不受重進曰爲我謝晉王我知有天子爾卒不受上知其忠朴故終始委遇焉

李瓊字子玉好學涉獵史傳初與周祖等十人約爲兄弟一日會飲瓊熟視周祖知非常人因舉酒祝曰

史記

卷之二十二上 宋

三六

凡我十人龍蛇混合異日富貴無相忘苟渝此言神降之罰皆刺臂出血爲誓周祖與瓊情好尤密嘗過瓊見其危坐讀書因問所讀何書瓊曰此闕外春秋所謂以正守國以奇用兵較存亡治亂記賢愚成敗皆在此也周祖令讀之謂瓊曰兄當教我自是周祖出入常袖以自隨遇暇輒讀謂瓊爲師宋改右驍衛上將軍

郭瓊少以勇力聞漢乾祐中平盧節度劉銖恃佐命之舊稱疾不朝遣瓊以兵屯青州銖不自安置酒召

瓊伏牀上幕下不害之瓊知其謀屏去從者從容就席畧無懼色銖不敢發瓊因爲陳禍福銖感其言遂治裝上道

王仁鎬性端謹儉約崇信釋氏所得俸祿多奉佛飯僧每晨誦經五卷或至日盥方出視事從事劉謙責仁鎬曰公貴爲藩侯不能勤恤百姓孜孜事佛何也仁鎬歛容遜謝無愠色宋初加檢校太師

所廷訓官左領軍衛上將軍形質魁岸無才畧臨事多規避時人目爲所橐駝以其龐大而無所取也

史記

卷之二十二上 宋

三七

田景咸爲左驍衛上將軍性鄙吝務聚斂每使命至惟設肉一器賓主共食後罷鎮常忽忽不樂妻識其意引景咸徧閱囊儲方自釋在邢州日使者王班至景咸勸班酒曰王班請滿飲典客曰是使者姓名也景咸悟曰我意王班是官爾何不早論我聞者之笑李穀字惟珍周封趙國公太祖贈侍中與韓熙載善熙載將南渡密告穀曰若江東相我我當長驅以定中原穀笑曰若中原相我下江南探囊中物耳穀後果如其言李昉嘗爲穀記室穀視之曰子他日官祿

當如我助後至宰相司空周顯德中扈載以文章馳名樞密使王朴薦令知制誥穀曰斯人薄命慮不克享耳朴曰公在衡石之地當以材進人何得言命而遺材遂知制誥遷學士未幾卒世謂朴能薦士穀能知人

竇貞固字體仁周祖拜侍中平章少時中蠱若贅在喉中常鯁閤及爲相日因大吐有物狀蜥蜴落銀盤中毒氣衝盤焚于中衢臭聞百步外人皆異之

李濤字信臣爲晉刑部郎中涇帥張彥澤殺記室張

史衛

卷之三十二上

宋

式奪其妻式家人詣闕上訴晉祖釋其罪濤伏閤抗疏聲色俱厲晉祖曰吾與彥澤有誓約恕其死濤厲聲曰彥澤私誓陛下不忍食其言范延光嘗賜鐵券今復安在晉祖不能答卽拂衣起濤隨之諫不已晉祖不得已罷其節制後契丹入汴彥澤領突騎入京城恣行殺害濤詣帳通刺謁見彥澤曰舍人懼乎濤曰今日之懼亦猶足下昔年之懼也向使先皇聽僕言寧有今日之事彥澤大笑命酒對酌濤神氣自若

宋初拜兵部尚書

張錫爲棣州軍事判官鄆牙將主翹務頗橫恣民有犯翹三斤牙將欲寘于死旣而牙將盜麥百斛私造翹事覺錫判曰翹犯三斤求生不克麥盜百斛免死誠難

劉溫叟字永齡七歲能屬文善楷隸父岳時退居洛中語家人曰吾兒風骨秀異所未知者壽耳今世難未息得與老夫同爲溫洛之叟足矣故名之性重厚方正動遵禮法以蔭歷翰林學士初岳仕後唐嘗居內署至是溫叟復居斯任時人榮之溫叟旣受命歸

史衛

卷之三十二上

宋

爲母壽候立堂下須臾聞樂聲兩青衣舉箱出庭奉紫袍兼本母命捲簾見溫叟曰此卽爾父在禁中日內庫所賜者溫叟拜受泣下退開影堂列祭以文告之母感愴累日不忍見太祖拜御史中丞太宗在晉邸聞其清介遣吏遺錢五百千溫叟受之貯廳西舍又令府吏封署而去明年重午又送角黍執扇所遣吏卽送錢者視西舍封識宛然還以白太宗太宗曰我錢尚不用況他人乎昔日納之是不欲拒我也今周歲不啓封其苦節愈見命吏輦歸邸太祖聞之再

三賞欽

竇儀字可象周恭帝卽位遷兵部侍郎使南唐既至將宣詔會雨雪李景請於廡下拜受儀曰儀復將國命不敢失舊禮倘以霑服失容請俟他日景卽拜命於庭初顯德中太祖克滁州世宗遣儀籍其府庫太祖復令親吏取藏中絹給麾下儀曰太尉初下城雖傾藏以給軍士誰敢言者今旣著籍乃公帑物也非詔不可取後太祖屢欲相之爲趙普所忌及卒閤然謂左右曰天何奪我竇儀之速耶

史簡

卷之二十二上 宋

三十

竇偁字日章太宗領開封府尹選偁判官時賈琰爲推官偁不樂其爲人太宗嘗宴諸王偁琰與會琰言矯誕偁叱之曰巧言令色心獨不愧乎上愕然因罷會太平興國七年參知政事上謂偁曰汝何能臻此偁曰陛下不忘舊臣太宗曰非也卿能以公正責賈琰朕旌直臣爾

石熙載字凝績初微時爲養負米嘗行嵩陽道中遇一隻熟視熙載曰真人將興子當居輔弼之位言訖不見及居太宗幙下頗盡誠節典樞務日上眷注甚

篤方將倚以爲相俄遘疾不起上爲悲嘆累日

薛惟吉字世康居正假子也居正妻妬悍無子故養惟吉愛之甚篤少不檢以不習文蔭補右千牛衛大將軍居正卒太宗親臨因問居正妻不肖子安在頗改行否恐不能負荷先業奈何惟吉伏裏側竊聞上語懼報不敢起自是盡革故態多接賢士大夫頗涉書史時論翕然稱之歷遷左領軍衛大將軍

沈倫字順儀清介醇謹好釋氏信因果嘗盛夏坐室中恣蚊蚋啗其膚童子秉箠至輒叱之在相位日值

史簡

卷之二十二上 宋

三十一

歲饑鄉人假粟者皆與之殆至千斛歲餘盡焚其券微時娶閩氏無子妾田氏生繼宗及貴閩以封邑固讓田倫乃爲閩治第太康田遂爲正室縉紳非之

宋琪字休實拜平章上幸景龍門外觀水碓因謂侍臣曰此水出於山源清泠甘美凡近河水味皆甘豈非餘潤之所及乎琪等對曰實因地脉潛通而然亦猶人之善惡以染習而成也

李昉字明遠和厚多恕循謹小心素與盧多遜善待之不疑多遜屢請昉於上

下之信及入相太宗言

及多遜事昉頗爲解釋帝曰多遜居常毀卿一錢不值昉始信之雅厚張洎而薄張昖及昉罷相洎草詔深攻詆之而昖朔望必詣昉或謂昖曰李公待君素不厚何數詣之昖曰我爲廷尉日李公方秉政未嘗一有請求此吾所以重之也昉居中書日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取必正色拒絕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問其故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于上若不

史簡

卷之二十二上 宋

三

曰李昉事朕兩入中書未嘗有傷人害物之事宜其今日所享如此可謂善人君子矣子宗訥字大辯以蔭謁銓邊光範意其年少未能屬辭語之曰苟援筆成六韻詩雖不試書判可入等矣隨試立就累遷比部郎中宗訥字昌武七歲能屬文耻以父任得官第進士歷翰林學士拜右諫議大夫帝謂宰相曰國朝將相家能以聲名自立不墜門閥惟昉與曹彬家爾宗訥方期大用不幸短命深可惜也宗訥從子昭遠字逢吉幼時楊億嘗過其家命爲賦既成億曰桂林

之下無雜木非虛言也歷知滄陝鄭州

呂蒙正字聖功父龜圖起居郎多內寵與妻劉氏不睦并蒙正出之頗淪賸窘乏劉誓不復嫁及蒙正登仕迎二親同堂異室奉養備至蒙正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陽爲不聞而過之同列不能平詰其姓名蒙正遽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不若母知之爲愈也時皆服其量先是盧多遜爲相其子雍起家卽授水部員外郎後遂以爲常至是蒙正奏曰臣忝甲科及第釋褐止授九

史簡

卷之二十二上 宋

三

品京官況天下材能老於巖穴不露寸祿者多矣今臣男始離襁褓膺此寵命恐罹陰譴乞以臣釋褐時官補之自是遂爲定制朝士有藏古鏡者自言能照二百里欲獻之蒙正以求知蒙正笑曰吾面不過襟子大安厠照二百里哉聞者歎服嘗燈夕設宴蒙正侍上語之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衆不必盡然願

陛下視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上變色不言蒙正佩然復位同列多其直諒嘗薦一人上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上曰卿何執邪蒙正曰臣非執蓋陛下未諒爾上退謂左右曰蒙正氣量我不如卒用其人果稱職上嘗幸其第謂之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諸子皆不足用有侄夷簡任潁州推官宰相才也夷簡由是見知於上富言上者蒙正客也一日白曰兒子十許歲欲令入書院事廷評太祝蒙正許之及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而勲業遠過於吾令與

史贊

卷之二十二上宋

三五

諸子同學供給甚厚卽粥也後果入相

呂居簡提點京東刑獄時夏竦有憾於石介介死竦言於上曰介未嘗死北走隣國矣乃遣中使發棺驗之居簡謂曰萬一介果死則朝廷爲無故發人之墓奈何中使曰於君何如居簡曰介死當時必有內外親族及門生會葬問之可也中使乃令結狀保證以聞介事乃白

張齊賢字師亮太祖幸西都齊賢以布衣獻策馬前召至行宮齊賢以手畫地條陳十事內四說稱旨齊

賢堅執以爲皆善上怒令武士拽出之及還語太宗曰我幸西都惟得一張齊賢耳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時可使輔汝爲相也太宗擢進士欲置齊賢高第有司偶失掄選上不悅一榜盡與京官於是齊賢以評事歷至平章真宗時戚里有分財不均者更相訟又入宮自訴齊賢曰是非臺府所能決臣請自治上俞之齊賢坐相府召訟者問曰汝非以彼所分財多汝所分少乎曰然命具款乃召兩吏令甲家入乙舍乙家入甲舍貨財無得動分書則交易之明日奏聞上

史贊

卷之二十二上宋

三五

大悅曰朕固知非君莫能定者齊賢四踐兩府九居八座以三公就第康寧福壽時罕其比居相日數起大獄又與寇準相傾人或以此少之

張宗誨以秘書監致仕嘗事于謂其子曰昔賀秘監以道士服東歸會稽明皇賜以鑑湖以爲休老之地今洛下雖無鑑湖而嵩少伊瀍天下佳處雖非朝廷所賜皆閑逸之人所有爾大人盍衣羽服以優游何必更事請謁乎宗誨曰吾作白頭老監秘書而眠何必賀老流沙之服爲哉時以爲名言

賈黃中字惘民幼聰悟方五歲父玘每日令正立展書卷比之謂之等身書課其誦讀六歲舉童子科七歲能屬文觸類賦詠父常令蔬食曰俟業成乃得食肉十五舉進士歷知昇州時金陵初附黃中爲政簡易部內甚治一日案行府署中見一室局鑰甚固命發視之得金寶數十匱計直數百萬乃李氏宮閣中遺物也卽表上之上覽表謂侍臣曰非黃中廉恪則亾國之寶將汙法而害人矣賜錢三十萬及拜參知政事太宗召見其母王氏命坐謂曰敎子如是真孟

史贊

卷之二十二上

宋

母矣作詩以賜之頒賜甚厚黃中卒上賜錢其母入誨上曰勿以諸孫爲念朕當不忘也

錢若水字澹成一字長卿幼聰悟十歲能屬文華山陳搏見之謂曰子神清可以學道不然當富貴但忌太速爾舉進士歷銀臺通進封駁司嘗草賜趙保忠詔有云不斬繼遷開狡兔之三穴潛疑光嗣持首鼠之兩端太宗大以爲當

蘇易簡字太簡風度奇秀才思敏瞻弱冠舉進士歷參政蜀人何光逢易簡之執友也嘗任縣令坐賂削

籍流寓京師會易簡典貢部光逢代人充試以取資易簡於稠人中屏出之光逢遂造謠書斥言朝廷事且譏易簡易簡得其書以聞逮捕光逢獄坐棄市易簡以殺光逢非其意居常怏怏母薛氏切責之易簡泣曰不謂及此易簡罪也及易簡參知政事上召薛氏入禁中賜冠帔命坐問曰何以敎子成此令器對曰幼則束以禮讓長則敎以詩書上顧左右曰真孟母也易簡嗜酒多沉湎上嘗戒諭深切且草書勸酒二章以賜令對其母讀之自是每人直不敢飲及卒

史贊

卷之二十二上

宋

上曰易簡果以酒死可惜也

郭贊字仲儀嘗因論事奏曰臣受不次之遇誓以愚直上報太宗曰愚直何益於事贊言雖然猶勝姦邪知荆南府俗尚淫祀屬久旱盛陳禱雨之具贊始至命悉撤去投之江不數日太雨官歷禮部尚書

李至字言幾母張氏嘗夢八仙人自天降授字圖使吞之及悟猶若有物在胸中未幾生至歷參政給事中上嘗臨幸秘閣出草書千字文爲賜至勒石上曰千文乃梁武得破碑鍾繇書命周興嗣次韻而成理

無足取若有資於教化莫孝經若也乃書以賜

辛仲甫字之翰爲郭崇掌書記崇所親吏爲廂虞候部民有被劫殺者訴陰識賊魁卽捕盜吏也官不敢詰仲甫請自捕逮鞠之吏故稽其獄仲甫曰民被寇害而使自己誣服靈政甚矣焉用僚佐爲請易吏以雪冤憤崇悟移鞠之乃得實狀太祖受命以崇爲監軍陳思誨密奏崇有姦狀上遣中使馳往驗之未至崇憂懣失擬謂賓佐曰苟王人不察爲之奈何皆愕相視仲甫曰皇帝膺運公首効節軍民處置率循常度

史記

卷之二十二上

宋

且何以加辭第遠偵使者率僚屬盡郊迎禮聽彼伺察久當自辨矣崇如其言使者至視崇無他意還奏上大嘉歸罪於思誨仲甫奉使契丹遼王問黨進何如人如進之比有幾仲甫曰國家名將輩出如進鷹犬材耳何足道哉遼王欲留之仲甫曰信以成命義不可畱有死而已遼王不能屈壓進戶部侍郎參知政事

王沔字楚望拜參政聰敏辯有通時之用上前言事能委曲敷繹每對御讀所試進士辭賦音吐明暢

經讀者多中高第性苛刻少誠信掌機務日凡謁見者必略以其言皆喜過望旣而進退非允人胥怨之

王舉正字伯仲厚重寡言拜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前一日吏有馳報者舉正方燕居齋舍徐謂吏曰安得漏禁中語旣入謝仁宗曰卿恬於進取未嘗干朝廷以私故不次用卿

趙昌言字仲謨父獻太宗尹開封遷爲雍丘太康二縣令昌言廷試日太宗見其詞氣俊辯又觀其父名謂左右曰是嘗爲東畿宰朕之生辰必獻詩百韻爲

史記

卷之二十二上

宋

嘉善訓其子亦爲可嘉也擢實甲科歷遷工部侍郎時鹽鐵副使陳象輿知制誥胡旦度支副使董儼右正言梁顥日夕會昌言之第京師爲之語曰陳三更董半夜

陶穀字秀實強記嗜學傳通經典然務奔競多忌好名太祖將受禪未有禪文穀出諸懷中而進之曰已成矣太祖甚薄之嘗自言曰吾頭骨法相非常當戴貂蟬冠爾益有意大用也人多笑之官刑戶二部尚書

王旭字仲明嚴恕友義以蔭知緱氏縣時官鄰邑者多貪猥民有永寧三鏤緱氏一鏤之誣真宗素聞其能三遷至殿中丞時旦居宰府旭以嫌不任職帝召旦謂曰前代弟兄同居要地者多矣朝廷任才豈以卿故屈之邪

王盾字子野通判蘇州州守黃宗旦少盾嘗因爭事宗旦曰少年乃與丈人抗邪盾曰事有當爭職也卒不爲屈宗旦得盜鑄錢者百餘人下獄治退告盾曰吾以術釣致得之喜見於色盾曰以術釣人寔之死

史贊

卷之三十三上

宋

而又喜仁者之政固如是乎宗旦慙沮爲薄其罪呂虔裕歷右千牛衛上將軍每朝會及從遊宴太宗憐其壽高常慰撫之性簡率言多輕肆右金吾上將軍王彥超告老虔裕語人曰我縱僮仆殿階下斷不學王彥超七十致仕人傳笑之

張勳性殘忍好殺每攻破城邑但揚言曰且斬頗有橫罹鋒刃者及旦爲史民皆涕泣相謂曰張且斬至矣吾輩何以

楊業侗儻任俠善騎射好畋獵勇猛倍於人嘗謂其

徒曰我他日爲將用兵亦猶用鷹犬逐雉兔爾事劉崇以驍勇聞所向克捷國人號爲無敵太宗征太原素聞其名購求之及得業大喜以功遷雲州觀察使命北征契丹機未可乘監軍王侁逼之又失援遂爲所擒業因太息曰上遇我厚期討賊捍邊以報而反爲姦臣所迫致王師敗績何面目求活耶乃不食三日死帝聞之痛惜厚加贈賜除王侁等官大將潘美亦坐降

史贊

卷之三十三上

宋

李漢超遷齊州防禦使兼關南兵馬都監關南人有訟漢超強取其女爲妾及貸而不償者太祖召而問之曰汝女可適何人曰農家也又問漢超未至關南契丹何如曰歲苦侵暴日今復爾邪曰否太祖曰漢超朕之貴臣也爲其妾不猶愈於農婦乎使漢超不守關南尚能保汝家之所有乎責而遣之密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貰汝勿復爲也不足於用何以不告朕邪漢超感泣誓以死報在郡十七年政平訟理吏民詣闕求立碑頌德

郭進有材幹膂力壯財好施然性喜殺領西山巡檢

太祖遣戍卒必諭之曰汝輩謹奉法我猶貸汝郭進殺汝矣嘗有軍校詣闕誣進者太祖詰知其情狀謂左右曰彼有過畏罰故誣進求免爾遣使送與進令殺之會并人入寇進謂誣者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捨汝罪能掩殺并寇卽薦汝于朝如敗可自投河東其人踴躍聽命果致大捷進卽以聞乞遷其職太祖從之太祖令有司造宅賜進悉用甬瓦有司言舊制非親王公主之第不可用帝怒曰進控扼西山十餘年使我無北顧憂我視進豈減兒女耶亟往督役

史書

卷之二十二上 宋

四

無妄言

牛思進少從軍以膂力聞嘗取強弓絙於耳以手引之令滿又負牆立力士二人撮其乳曳之疑不動軍中咸異之授右千牛衛上將軍

李允正字脩已初以蔭補遷閤門通事舍人時女弟適許王以居第庑於宋偃太宗詰之曰爾父守邊二十餘年止有此第耳何以質之允正具以奏卽遣內使輦錢贖還搢紳咸賦詩頌美

父諱

董遵晦父宗本爲漢隨州刺史太祖微時客遊至漢

東依宗本而遵晦憑藉父勢太祖每避之遵晦嘗謂太祖曰每見城上紫雲如蓋又夢登高臺遇黑蛇約長百尺餘俄化龍飛騰東北去雷電隨之是何祥也太祖不對迺辭去及卽位一日便殿召見遵晦伏地請死帝令左右扶起諭之曰卿尚記往日紫雲及龍化之夢乎遵晦再拜呼萬歲帝待之加厚遵晦遣外弟劉綜貢馬以謝帝解其所服真珠盤龍衣命齎賜之綜曰遵晦人臣豈敢當此帝曰吾方委之方面不此嫌也官至靈州路巡檢

史書

卷之二十二上 宋

四

馬仁瑀十餘歲時父遣於鄉校習孝經旬餘不識一字博士笞之仁瑀夜中獨往焚學堂博士僅以身免常集里中羣兒數十人爲行陣之戲自稱將軍日與之約鞭其後者羣兒皆畏服又市果均給之及長善射挽弓二百斤太祖以功領岳州防禦使薛居正知貢舉仁瑀私囑所與者榜出無其人聞喜宴日仁瑀酒酣携所囑者詣居正切責之爲御史中丞所劾帝復容之後遷瀛州兄子嘗因醉誤殺平民繫獄當死民家自言非有宿憾但過誤爾願以過失殺傷論仁

璠曰我爲長吏而兄子殺人此怙勢爾非過失也豈敢以私親而亂國法哉遂論如律給民家布帛爲棺歛具

史珪初給事太祖左右歷遷都軍頭領殺州刺史太祖初臨御欲周知外事令珪博訪數事皆驗上信之由是漸肆威福國子監丞梁夢昇知德州郭貴族人親吏頗爲姦利夢昇以法繩之貴遣人以事告珪圖去夢昇珪悉記於紙將伺便言之一日上言邇來中外所任皆得其人珪遽出懷中所記以進曰今之文

史籍

卷之二十二上 宋

四部

臣亦未必皆善祇如知德州梁夢昇欺蔑刺史郭貴幾至於死上曰此必刺史所爲不法夢昇真清強吏也因以所記紙付中書曰卽以夢昇爲贊善大夫既又曰與左贊善珪因此怏怏

劉福官涼州觀察使爲政簡易諸子嘗勸起大第福怒曰我受祿厚足以餽舍以庇汝曹既無尺寸功以報朝廷豈可營度居室爲自安計乎卒不許既死上聞其言賜其子白金五千兩使市第宅

孔守正拜殿前都虞候領容州觀察使一日侍宴北

苑上入玄武門守正大醉與王榮論邊功于駕前忿爭失儀侍臣請以屬吏上弗許翌日俱詣殿廷請罪太宗曰朕亦大醉漫不復省遂釋不問

元達身長八尺餘負膂力善射家業農不任作苦委耒耜慨歎而去之事任俠縱酒嘗醉見道旁槐樹拔劍斬之樹立斷達私喜曰吾聞李將軍射石虎飲羽今樹爲我斷豈神助歟時郡以戶籍調役達常送徒闕下行數舍乃悉縱之曰吾觀汝曹亦丈夫也豈樂爲是哉可善自爲計吾亦從此逝矣已而郡遣追捕

史籍

卷之二十二上 宋

聖

至達援弓引滿待之追者不敢近由是以命太宗以爲京城巡檢

劉謙曾祖直以純厚聞于鄉黨里有盜其衣者置不問州將廉知俾人故竊其衣亦不訴理卽召詰前盜衣者俾還之直給云衣乃自以遺少年非竊也州將義之賜以金帛不受而去父仁罕輕俠自任謙亦感繫不拘小節初將應募與同軍王仁德訊於日者日者指謙謂仁德曰爾當爲此人廐吏及謙帥殿前仁德果隸役廐中謙官至保靜軍節度使

劉璠字士龍歷遷左諫議大夫性清介寡合苛刻奇詐典染作日太祖多臨視之璠偵車駕至輒衣短後衣芒屨持挺以督役頭蓬不治遽出迎謁太祖以爲勤事賜錢二十萬嘗受詔巡茶淮南部民私販者衆璠乘羸馬僞稱商人抵民家求市茶民家不疑出與之卽擒寘于法

臧丙字夢壽舊名愚字仲回旣孤嘗夢其父召丙偶立於庭向空指曰老人星見矣丙仰視之黃明潤大因望而拜旣寤私喜曰吉祥也以壽星出丙入丁乃改名焉後官知江陵府卒年五十三竟亦無驗丙於禮不當改名古人戒數占夢無妄喜也

張平歷官鹽鐵使好史傳徵時遇異書盡日耽玩或解衣易之及貴聚書數千卷在彭門日郡吏有侮平者數輩後悉被罪配京案務平子從式適董其役見之以語平平召至第爲設酒饌勞之曰公等不幸偶罹斯患慎勿以前爲念給以緡錢且戒從式善視之未幾遇赦得原時人稱其寬厚

王昭遠形質魁偉色黑父繼升名之鐵山有膂力善

史記

卷之二十二上

宋

史記

卷之二十三上

宋

騎射少時入山捕鷹鵠值澗水暴漲十餘丈昭遠升大樹經宿得免嘗涉河冰陷二公傍共援出之昭遠神色自若喜與里中惡少遊處一日衆視里神昭遠適至有以博投授之謂曰汝他日倘有節鉞試擲以下之昭遠一擲六箇皆赤南游京師事太宗歷拜保靜軍節度使弟昭懿亦至捧日都虞候初祖母郭氏嘗對昭遠母指昭遠曰此兒有貴相他日必至公矣指昭懿曰此兒奉錢過二萬不能勝矣果皆如其言

姚坦字明白爲益王府翊善性木彊固滯王少佚豫坦卽醜詆左右教王詐疾不朝太宗甚憂之召王乳母問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姚坦檢東居常不得自便故成疾上怒曰吾選端士輔王爲善王不能用其諫而又詐疾欲使朕去正人以自便何可得也且王年少必爾輩爲之謀爾因命梓至後苑杖之數十召坦慰諭曰卿居王宮能以正爲羣小所嫉大爲不易卿但如是勿慮讒間朕必不聽王薨改衛尉少卿他日因事召語坦復短諸王而稱已之敢言坦退上謂侍臣曰坦在宮邸不能以正理誨諭事有微失卽

從而揚之此賣直取名耳

許驤字允升世以財雄邊郡父唐知契丹擾邊遂潛齋百金而南擁商賈於汴洛間見進士綴行而出竊嘆曰生子當令如此因不復行商卜居睢陽娶李氏女生驤風骨秀異唐曰成吾志矣驤十三能屬文善詞賦擢甲科歷官御史中丞雖無他才畧而人以儒厚長者稱之

王德用字元輔歷檢校太尉狀貌雄毅面黑頸以下白哲人皆異之言者謂其貌類藝祖御史中丞孔道

史贊

卷之二十二上 宋

聖

輔言德用得士心不宜久典機密又有言德用市馬於府州者降右千牛衛上將軍知隨州家人皆惶恐德用舉止言色如平時惟不接賓客而已或謂德用曰孔中丞害公今死矣德用曰中丞言官豈害我者朝廷亡一忠臣可惜也復起歷定州路都總管契丹使語譯者曰黑王相公乃復起耶帝聞之起同平章遂以爲樞密使明年富弼相契丹使耶律防至德用與防射玉津園防曰天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爲相將相皆得人矣後封魯國公

凝少有武勇側儻自任鄉人趙氏子以材稱凝壯其下因挾弓與角勝負約築土百步射之凝一發洞過矢激十許步抵大樹而止觀者嘆服官至殿前都虞侯

呼延贊有膽勇驚悍輕率常言願死於敵偏文其體爲赤心殺賊字至於妻孥僕使皆然諸子耳後別刺字曰出門忘家爲國臨陣忘死爲主及作破陣刀降魔杵鐵折上巾兩旁有刃皆重十數斤絳帕首乘驪馬服飾詭異性復誕鄙不近理盛冬以水沃孩幼與

史贊

卷之二十二上 宋

聖

其長能寒而勁健其子嘗病贊刲股爲羹療之官至康州團練使真宗嘗補軍校皆叙已功或至譴譴贊獨進曰臣月俸百千所用不及半忝幸多矣自念無以報國不敢更求遷擢將恐福過灾生再拜而退衆嘉其知分

周仁美初隸殿前班王繼恩引入縱觀過祇候庫太祖問其力能負錢幾許仁美曰臣可勝七八萬太祖曰可惜壓死止命負四萬五千因賜之官至端州防禦

禦

呂端字易直曾爲許王元僖開封判官坐禪贊無狀遣御史武元潁內侍王繼恩就鞫于府端方決事徐起候之二使曰有詔推君端神色自若顧從者曰取帽來二使曰何遽至此端曰天子有制問卽罪人矣安可在堂上對制使卽下堂隨問而答因左遷旋拜叅知政事時趙普在中書嘗曰吾觀呂公奏事得嘉賞未嘗喜遇抑挫未嘗懼亦不形于言真台輔之器也太宗欲相端或曰端爲人糊塗太宗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相之會曲宴後苑太宗作釣魚

史簡

卷之二十一上 宋

五

詩有云欲餌金釣深未達磻溪須問釣魚人意以屬端後數日罷蒙正而相端焉李繼遷擾西鄙保安軍獲其母太宗欲誅之以謀寇準準告端端入覆奏不可太宗撫髀稱善曰微卿幾誤我事卽用其策繼遷子納欵請命真宗旣立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呼萬歲畢士安字仁叟拜禮部侍郎詔選官校勘三國志晉唐書或有言兩晉事多鄙惡不可流行者士安曰以戒世善以勸後善惡之事春秋備載真宗然之遂

命刊刻進吏部侍郎叅知政事入謝真宗曰未也行且相卿士安頓首真宗曰朕倚卿以輔相豈特今日然時方多事求與卿同進者其誰可士安以寇準對真宗曰然當藉卿宿德鎮之遂同拜

畢仲游字公叔爲開封府推官出提點河東路刑獄韓縝以故相在太原按視如列郡縝奴告有卒剽其未於公堂之側縝怒將寘卒於理仲游曰奴衣服尠薄而敢掠之於帥牙非人情也取以付獄治卒得免太原銅器名天下仲游獨不市一物懼人以爲矯也

史簡

卷之二十一上 宋

五

且行買二茶七而去縝曰如公叔可謂真清矣歷吏部郎中

寇準字平仲少英邁通春秋三傳年十九舉進士太宗取人多臨軒顧問年少者往往罷去或教準增年答曰準方進取可欺君邪授大理評事擢樞密直學士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令帝復坐事決乃退上由是嘉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後以事罷知青州召還入見帝曰卿來何緩邪準對曰臣非召不得至京師帝曰朕諸子孰可以

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惟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俛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慮旣以爲可願卽決定帝遂立襄王爲皇太子廟見還京師之人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已擇召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帝延準飲極醉而罷後以馮拯事辯于帝前力爭不已帝歎曰鼠雀尚知人意況人乎真宗立拜準同中書平章是時契丹內寇縱游騎掠掠小不利輒引去準曰是狙我也請練師命將簡驍銳據要害以備之冬果大入急書一夕凡五至準不發飲笑自如明日同列以聞帝大駭準曰陛下欲以此不過五日爾固請帝幸澶州旣渡河上還行宮留準居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爲準方與楊億飲博歌謔懽呼帝喜曰準如此吾復何憂契丹果請盟而還帝待準甚厚王欽若嫉之言于帝曰城下之盟春秋耻之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由是帝頗準寢

史鑒

卷之二十二上

五十一

袁初張詠在成都聞準入相謂其僚屬曰寇公奇材惜學術不足爾及準出陝詠適自成都能還準嚴供帳大爲具待詠將去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也準莫論其意歸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丁謂出準門下至叅政事準甚謹嘗會食中書羹汚準頰謂起徐拂之準笑曰叅政國之大臣乃爲官長拂鬚邪謂甚愧之由是構準準貶雷州司戶叅軍後謂亦南竄初太宗嘗得通天犀命工爲二帶一以賜準及是準遣人取諸洛中旣至數日沐浴具朝服束帶北面再拜呼左右趣設臥具就榻而卒歸塋西京道出公安縣人皆設祭哭於路折竹植地挂紙錢逾月視之枯竹盡生筍衆因爲立廟歲時享之贈萊國公謚忠愍李沆字太初少好學器度宏遠真宗累加門下侍郎尚書右僕射一旦遣使持手詔欲以劉氏爲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帝嘗以沆無密奏謂之曰人皆有密啓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

史鑒

卷之二十二上

五十一

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卽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尤時契丹和親邊患寧息沆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王旦以爲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叅政他日之憂也沆沒後真宗果封岱祠汾大營宮觀靡有暇日旦嘆曰李文靖真聖人也當時遂謂之聖相冠準與丁謂善屢以謂才薦於沆不用準問之沆曰顧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

史記

卷之五十二上

五

乎沆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也準後果爲謂所傾沆性直諒內行修謹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堂前藥闌壞妻戒守舍者勿葺以試沆沆朝夕見之經月終不言妻以語沆沆曰豈可以此動吾一念哉弟維勸治居第沆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計囊裝亦可以治第但念內典以此世界爲缺陷安得完滿如意自求稱足今市新宅須一年繕完人生朝暮不可保又安能久居巢

林一枝聊自足耳安事豐屋哉

王旦字子明父祐多陰德手植三槐于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爲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旦進士及第知平江縣其廨舊傳有物怪憑戾居多不寧旦將至前夕守吏聞羣鬼嘯呼云相君至矣常避去自是遂絕歷拜工部尚書平章事王欽若議封禪帝心憚旦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得以聖意諭之宜無不可乘間爲旦言旦黽勉而從帝召旦飲歡甚賜以尊酒曰此酒極佳歸與妻孥共之旣歸發之皆珠也由是不復異議天下大蝗使人於野得死蝗帝以示大臣明日執政遂袖死蝗進曰蝗實死矣請示于朝率百官賀旦獨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帝顧旦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爲天下笑邪西夏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大臣皆請詔責之帝以問旦旦請飭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而詔德明來取之德明得詔慚且拜曰朝廷有人準在藩鎮生辰造山棚大宴又服用僭侈爲人所奏帝怒謂旦曰寇準每事欲效朕可乎旦徐對曰準誠賢能無如朕何真宗意

史記

卷之五十二上

五

遂解曰然此正是駭爾遂不問帝欲相欽若旦每抑之且沒後欽若始大用語人曰爲王公遲我十年作宰相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詣旦門不得見意爲人所毀以告向敏中爲從容言之旦曰可惜張師德敏中問之旦曰累於上前言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俟之爾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如何也性質素有貨玉帶者弟以爲佳呈旦旦命繫之曰還見佳否弟曰繫之安得自見旦曰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乎亟還

史簡

卷之二十二上

宋

王夫

之故所服止于賜帶家人未嘗見其怒飲食不精潔但不食而已嘗試以少埃墨投羹中且惟噉飯問何不啜羹則曰我偶不喜肉後又墨其飯則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別具粥初不置田宅日子孫當各念自立何必田宅徒使爭財爲不義爾真宗以其所居陋欲治之旦辭以先人舊廬乃止宅門壞王者撤新之暫于廡下啓側門出入旦至側門據鞍俯過門成復由之皆不問焉

向敏中字常之真宗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翰林學

士李宗諤當對帝曰朕自卽位未嘗除僕射今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又曰敏中今日賀客必多卿往觀之勿言朕意也宗諤既至門闌寒然宗諤徑入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相慶敏中但唯唯又曰自上卽位未嘗除端揆非勳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敏中復唯唯又歷陳前世爲僕射者勳德禮命之重敏中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使人問庖中今日有親賓飲宴否亦無一人明日具以所見對帝曰向敏中大耐官職

史簡

卷之二十二上

宋

王夫

王欽若字定國父仲華侍祖郁官鄂州會江水暴至徙家黃鶴樓漢陽人望見樓上若有光景是夕欽若生郁將死告家人曰吾歷官逾五十年慎於用刑活人多矣後必有興者其在吾孫乎欽若擢進士甲科改太常丞判三司理時母賓古爲度支判官嘗言曰天下逋負自五代迄今理督未已民病幾不能勝矣僕將啓闕之欽若一夕命吏句校成數翌日上之真宗大驚曰先帝顧不知邪欽若徐曰先帝固知之殆留與陛下收人心爾卽日放逋負一千餘萬釋繫囚

三千餘人深器重之。歷位平章。欽若少時過圃田夜起視天中赤文成紫微字狀貌短小項有附疣時人日爲瘰癧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時號五鬼陳堯佐字希元坐言事忤旨降通判潮州潮民張氏子與其母濯于江鱷魚尾而食之母弗能救堯佐聞而傷之命二吏挈小舟操網往捕鱷至暴非可網得至是鱷弭受網作文示諸市而烹之人皆驚異歷徙永興軍初太后遣宦者起浮圖京兆城中前守姜遵盡毀古碑碣充磚甃用堯佐奏曰唐賢臣墓石今十

史贊

卷之二十二上

宋

亡七八矣子孫深刻大書欲傳之千載迺一旦與瓦礫等誠可惜也其未毀者願敕州縣完護之拜平章集賢殿大學士性儉約見動物必戒左右勿殺器服壞隨輒補之曰無使不全見棄也號知餘子自誌其墓曰壽八十二不爲天官一品不爲賤使相納祿不爲辱三者粗可歸息於父母棲神之域矣陳搏嘗謂其父曰君三子皆當將相惟中子貴且壽後如言陳執中字昭譽累遷衛尉寺丞知梧州真宗屬疾春秋高大臣莫敢言建儲者執中進演要三篇以寢定

天下根本爲說翌日帝以他疏示輔臣皆贊曰善帝指其袖中曰又有善於此者出之乃演要也因召對便殿勞問久之擢右正言逾月遂立皇太子

劉沆字冲之父所居後隆山有牛僧孺讀書堂卽故基築臺曰聰明臺沆母夢衣冠丈夫曰牛相公來已而有娠迺生沆知衡州大姓尹氏欺隣翁老子幼欲竊取其田乃僞詐賣券及隣翁死遂奪而有之其子訴于州縣二十年不得直沆至復訴之尹氏持積歲稅鈔爲驗沆曰若田千頃歲輸豈特此邪爾始爲券

史贊

卷之二十二上

宋

時嘗如敕問隣乎其人固多在可訊也尹氏遂罪馮伸已字齊賢遷洛苑使知桂州兼廣西鈐轄道江陵會安化蠻犯邊官軍不利仁宗遣中人趣伸已討之伸已日夜疾馳至宜川繕器甲募丁壯轉糧餉由三路以進伸已臨軍單騎出陣語酋豪曰朝廷撫汝甚厚汝乃自取滅亡邪今我奉天子命來汝聽吾言則生不則無噍類矣衆仰泣羅拜曰不圖今日再見馮公也率衆以降

梁適字仲賢少孤嘗輯父遺文及所自著以進真宗

曰梁顥有子矣召爲審刑詳議官梓州妖人白彥歡依鬼神以誑殺人獄具以無傷讞適駁曰殺人以刃或可拒而詛可拒乎是甚於刃也卒論死有鳥似鴝集端門稍下及庭中大臣或倡以爲瑞適曰此野鳥入宮庭耳何瑞之云嘗與同院燕肅奏何次公案仁宗顧曰次公似是漢時人字肅不能對適進曰蓋寬饒黃霸皆字次公帝悅因詢適家世益器之他日宰相擬適提點刑獄帝曰姑留之俟諫官有關可用也遂拜右正言歷至平章

史備

卷之三十三上

李

魯宗道字貫之爲右正言多所論列帝頗厭之宗道自訟曰陛下用臣豈徒事納諫之虛名邪臣竊耻尸祿請得罷去帝撫諭良久他日書殿壁曰魯直遷左諭德嘗微行就飲酒肆偶眞宗亟召使者及門久之宗道方來使者先入約曰卽上怪公來遲何以爲對宗道曰第以實言之使者曰然則公當得罪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眞宗果問使者具以所言對帝詰之宗道謝曰有故人自鄉里來臣家會無盃盤故就酒家飲帝以爲忠實可大用拜叅知政

事時執政多任子於館閣讀書宗道曰館閣育天下英才豈執袴子弟得以恩澤處耶樞密使曹利用恃權驕橫宗道屢於帝前折之自貴戚用事者皆憚之目爲魚頭叅政因其姓且言骨鯁也

薛奎字宿藝爲隰州軍事推官州民常聚博僧舍一日盜殺寺奴取財去博者適至血偶浣衣邏卒捕送州考訊証伏奎獨疑之白州緩其獄後果得殺人者皆部丁夫邏根至鹽州會久雨粟麥潰腐奎白轉運盧之翰請縱民還州而償所失之翰怒欲劾奏之奎史備

徐曰用兵久人疲轉餉今幸兵食有餘安用此陳腐以困民哉之翰意解凡民所失悉奏除之知益州成都民婦訟其子不孝詰之乃曰貧無以爲養奎出俸錢與之戒曰若復失養吾不貸汝矣其母子遂如初遷禮部侍郎章獻太后謂太廟欲被服天子袞冕奎曰必御此若何爲拜力陳其不可終不見聽及太后崩帝見左右泣曰太后疾不能言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奎曰其在袞冕也服之豈可見先帝於地下帝悟卒以后服歛

卷之三十三上

李

王曙字晦叔歐陽修尹洙等頗游宴曙屬色戒修等
曰諸君縱酒過度獨不知寇萊公晚年之禍邪修起
對曰以修聞之萊公正坐老而不知止爾曙默然
王益柔字勝之力學通羣書爲文日數千言不爲詩
賦司馬光嘗語人曰自吾爲資治通鑑人多欲求觀
讀未終一紙已欠伸思睡能閱之終篇者惟王勝之
耳

蔡齊字子思舉進士第一儀狀俊偉舉止端重真宗
見之顧宰相寇準曰得人矣詔金吾給七騶傳呼以

史贊

卷之二十二上

宋

寵之狀元給騶自齊始也爲侍讀學士太后大出金
帛修景德寺遣內侍羅崇勛主之命齊爲記崇勛陰
使人誘齊曰趣爲記當得參知政事矣齊久之不上
崇勛譏之太后崩遺詔以楊太妃爲皇太后同裁制
軍國事齊使臺吏白執政曰上春秋富習知天下情
僞今始親政事豈宜使女后相踵稱制乎遂罷預政
錢惟演附丁謂樞密題名輒削去寇準姓氏云逆準
不書齊言於仁宗曰寇準忠義聞天下社稷之臣也
豈可爲姦黨所誣哉仁宗遽令磨去

楊礪字汝礪周世宗節制澶州礪贊文見之館接數

日世宗入朝礪處僧舍憂古衣冠者曰汝能從乎礪
隨往觀宮衛若非人間殿上王者秉珪南向總三十
餘礪升謁之最上者有案置簿錄人姓名礪見已
名居首因請示休咎王者曰我非汝師指一人曰此
來和天尊異日汝主也當問之其人笑曰此去四十
年汝功成于名亦顯矣礪再拜寤而志之及真宗在
襄邸礪遷庫部充記室參軍謁見歸謂子曰吾今見
襄王儀貌卽所夢來和天尊也真宗嘗問礪何年及
史贊

卷之二十二上

宋

第礪唯唯不對後知其唱名第一自悔失問謂礪不
以科名自伐甚重之

王嗣宗字希阮拜耀州觀察使知永興軍時神放得
告歸山嗣宗逆於傳舍禮之甚厚放既醉稍偃嗣宗
怒以語議放放曰君以手搏得狀元耳何足道也嗣
宗愧恨初嗣宗就試講武殿搏趙昌言帽帽首科故放及之徙知邠州城東有
靈應公廟傍有山穴羣狐處焉妖巫挾之爲人禍福
民甚信向爲諱狐音前此長吏皆先謁廟然後視事
嗣宗毀其廟燬其穴得數十狐盡殺之淫祀遂息

宗晚年疾甚猶享厚祿徘徊不去嘗謂人曰僕惟此一事未能免物議衆皆嗤之
任中正字慶之爲江南轉運副使軀幹頗長帝擇大笏命取緋衣之長者賜之

周起字萬卿擢樞密直學士嘗奏事殿中適仁宗始生眞宗曰卿知朕喜乎宜賀我有子矣卽入禁中懷金錢出探以賜之歷樞密副使嘗與寇準爲同列曹瑋家飲酒客多引去獨起與準酣醉夜漏上乃歸明日入見引咎伏謝眞宗笑曰天下無事大臣相與飲酒何過之有性周密凡奏事及答禁中語隨輒焚草故其言外人無知者

史備

卷之二十二上

宋

程琳字天球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當除命宰相張知白喜曰不辱吾筆矣外戚吳氏離其夫而挈其女歸夫訴于府琳命還女吳氏曰已納宮中矣琳請于帝曰臣恐天下人有竊議陛下奪人妻女者帝亟命出之笞而歸其妻

范雍字伯純遷給事中玉清昭應宮災章獻太后泣對大臣曰先帝竭力成此宮一夕延燎幾盡惟一二

小殿存爾雍抗言曰不若悉燔之也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爲灰燼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將葺之則民不堪命非所以畏天戒也時王曾亦止之遂詔勿葺

趙積字表微歷遷吏部侍郎時權出宮掖積厚結劉美人家婢以故致位政府命未出人馳告積積問曰東頭西頭蓋意在中書也聞者以爲笑

范廷召官殿前都指揮使性惡飛禽所至處彈射殆絕尤不喜驢鳴聞必擊殺之嘗出獵有羣鳥飛過廷

史備

卷之二十二上

宋

召發矢並貫其三觀者駭異

張耆字元弼左僕射節度封徐國公爲人重密有智數安佚富盛踰四十年家居爲曲闌積百貨其中與羣婢相貿易有病者親爲診切以藥費之欲錢不出也御諸子嚴日一見之卽出就外舍論者以此之多

宋昌言字仲謨遷河陰發運判官自濟源之官見道上棄屍如剛剗狀者甚衆竊歎郡縣之不泊旣至得凶盜六輩殺人而鬻之如是十餘年掩其家猶得執縛未殺者七人縣吏與市井少年共爲狀索昌言窮

治其淵數皆法外行之而流其家人

李湫字獻臣博習諸書詳練典故然性傾險宋郊有學行淑恐其先用因密言曰宋國姓而郊者交非善應也又宋祁作張貴妃制故事妃當冊命祁疑進告身非是以問湫湫心知其誤謂祁曰君第進何疑耶遂得罪去其傾側險陂多類此

李疇字景彞爲開封府推官宦者李允良訴其叔父歾疑爲仇家所毒請發棺驗視衆欲許之疇獨不可曰苟無實是無故而暴屍且安知非允良有姦窮治

史嚮

卷之二十二上 宋

李天

果與其叔父家有怨

夏侯嶠字峻極善鼓琴好讀莊老書淳厚謹慎居官無過失歷翰林侍讀學士判吏部選卒數月畢士安爲相撫坐歎曰使夏侯君在吾豈先據此位

張觀字思正官左丞謹愿好學恬曠寡欲仁宗飛白書清字賜觀以賞其節然吏事非所長知開封府民犯夜禁觀詰之曰有見人否衆傳以爲笑

明鑑字化基爲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時邊任多統袴子弟鎬乃取尤不職者杖之疲軟者皆自解去遂

奏擇習事者守堡砦軍行娼婦多從之竊欲驅逐惡傷士卒心會有忿爭殺娼婦者更執以白鎬曰彼來軍中何邪縱去不治娼婦聞皆散走

田錫字表正拜右諫議大夫嘗曰吾立朝以來章疏五十有二皆諫臣任職之常言苟獲從幸也豈可藏副示後謫時賣直耶悉命焚之及卒奉遺表上覽之惻然謂宰相李沆曰田錫直臣也朝廷少有關失方在思慮錫之章奏已至矣若此諫官亦不可得嗟惜久之

史嚮

卷之二十二上 宋

李七

王禹偁字元之嘗草李繼遷制送馬五十匹爲潤筆却之及知滁州閩人鄭褒徒步來謁禹偁愛其儒雅爲買一馬或言買馬虧價者太宗曰彼能却繼遷五十馬顧肯虧一馬價哉後知黃州境有二虎鬪其一死食之殆半羣雞夜鳴經月不止冬雷暴作日官云守土者當其咎上惜禹偁才命徙蘄州禹偁上表謝有宣室鬼神之間不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止其身後之語上異之未踰月而卒

王嘉祐爲館職冠準曰吾尹京外議云何對曰人言

丈人且入相準曰於吾子意何如嘉祐曰以愚觀之不若不相之善也相則譽望損矣自古賢相所以能建功業澤生民者其君臣相得如魚之有水故言聽計從而臣主俱榮今丈人負天下重望中外有太平之責焉丈人於明主能若魚之有水乎準大喜執其手曰元之雖文章冠天下至於深識遠慮或不逮吾子也

張詠字復之知益州時民間訛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兒女一郡囂然至暮路無行人既而得造訛者戮

史簡

卷之二十二上 宋

宋

之民遂帖息詠曰妖訛之興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乎厭勝也復知杭州屬歲歉民多私鬻鹽以自給捕獲犯者數百人悉寬而遣之官屬請治之詠曰錢塘十萬家饑者八九苟不以鹽自活一旦蜂聚爲盜則爲患深矣俟秋成當仍舊法有民家子與姊婿訟家財婿言妻父臨終此子裁三歲故見命掌貴產且有遺書異日以十之三與子餘七與婿詠覽之索酒酌地曰汝妻父智人也以子幼故託汝苟以七與子則子死汝手矣亟會

以給其子餘三給婿人皆服其明斷初詠與青州

傅少同學霖隱不仕詠既顯求霖者三十年不可

得延來謁閣吏白傅霖請見詠責之曰傅先生天

下賢士吾尚不得爲友汝何人敢名之霖笑曰別子

一世尚爾邪是豈知世間有傅霖者乎詠問昔何隱

今何出霖曰子將去矣來報子爾詠曰詠亦自知之

霖曰知復何言翌日別去後一月而詠卒詠少學擊

劍慷慨爲奇節有士人游宦遠郡爲僕夫所持且欲

得其女爲妻士人不能制詠遇於傳舍知其事即陽

史簡

卷之二十二上 宋

宋

假此僕爲馭車騎出近郊至林麓中新之而還嘗謂友人曰張詠幸生明時讀典墳以自律不爾則爲何人邪

蘇紳字儀甫官集賢殿修撰與梁適同在禁中人以

爲險詖故語曰草頭木脚陷人倒卓

張錫字睨之選知東明始至令其下曰吾所治者三

恃力恃富恃賄者吾所先也歲中以治迹聞

孫甫字之翰官侍讀性勁果善持論每言唐史若身

履其間而聽者曉然如目見之時人言終日讀史不

如一日聽孫論也

王著字知微歷遷殿中侍御史喜攻書筆迹甚媚頗有家法太宗聽政之暇每留意諸家字體嘗令中使王仁睿持御札示著著曰未盡善也太宗臨學益勤又以示著著答如前仁睿詰其故著曰帝王始攻書或驟稱善則不復留心矣久之復以示著著曰功已至矣非臣所能及其後真宗嘗對宰相語其事而嘉之

杜鎬字文周幼好學博貫經史兄爲法官有子毀父史贊

卷之二十二上

宋

畫像爲旁親所訟疑其法不能決鎬曰僧道毀天尊佛像可比也兄甚奇之舉明經歷禮部侍郎

查道字湛然侍母以孝聞母嘗病思鰕羹方冬苦寒市之不獲道泣禱於河鑿冰取之得鰕尺許以饋又剖臂血寫佛經母疾尋愈後母卒絕意名宦遊五臺將落髮爲僧一夕震雷破柱道坐其下了無怖色寺僧異之咸勸以仕舉進士徙知果州有酋寇何彥忠集徒二百餘詔諭未下咸請發兵殄之道曰彼愚人也以懼罪欲延命須臾爾其黨豈無誑誤邪遂微服

單馬數僕不持尺刃直趨賊所踞胡床而坐諭以詔意或識之曰郡守也嘗聞其仁是寧害我者卽相率投兵羅拜請罪悉給券歸農嘗出按部路側有佳棗從者摘以獻道卽計直掛錢於樹而去官終右司郎中

史贊

卷之二十二上

宋

中外民族
學究圖書
館藏書

史綱卷之二十二中

明 晉安余文龍中拙刪輯

男兆胤伯景校

宋

武書

孔道輔字原魯舉進士第爲寧州軍事推官有蛇出天慶觀真武殿中一郡以爲神州將帥官屬往奠拜之道輔徑前以笏擊蛇碎其首觀者初驚後莫不歎服遷直史館判三司理欠憑由司奉使契丹契丹舉宴優人以文宣王爲戲道輔慨然徑出契丹使主客

史綱

卷之二十二中

宋

一

者邀還坐道輔數其過君臣嘿然酌大卮謂曰方天寒飲此可以致和氣道輔曰不和固無害旣還言者以爲生事道輔曰平時漢使至契丹輒爲所侮若不較恐益慢中國仁宗然之

鞠詠字詠之爲監察御史錢惟演自亳州來朝圖入相詠奏不可太后遣內侍持奏示之惟演猶顧望不行詠語諫官劉隨曰若相惟演當取白麻廷毀之惟演聞乃亟去

劉隨字仲豫臨事明銳敢行通判益州人號水晶燈

籠

曹脩古字述之立朝慷慨有風節官工部員外卒家貧不能歸葬賓佐贖錢五十萬季女泣白其母曰奈何以是累吾先人也卒拒不納

段少連字希逸爲兩浙轉運副使部吏有過召詰曰聞子所爲若此有之乎有當告我我容汝自新苟以爲無吾不使善人被謗卽爲汝辨明矣吏不敢欺少連得其情諄諄戒飭有能自改過者猶保任之

史綱

卷之二十二中

二

瞻顧鄉關有從宦之樂乘獨西望悵然曰親老矣安敢舍晨昏之奉而圖一身之榮乎翌日奏乞侍養久之有薦其文行者修起居注缺中書舍人而乘在選中帝指乘曰此老儒也雅有恬退名無以易之及召見諭曰卿先朝舊臣久補外而未嘗自言對曰臣生孤遠自量其分安敢過有所望帝嘉之

司馬池字和中舉進士當試殿庭而報母亡友匿其書池心動夜不能寐曰吾母素多疾家豈無有異乎行至宮城門徘徊不能入因語其友而友止以母疾

告遂號慟而歸後中第歷知鳳翔府召知諫院上表懇辭仁宗謂宰相曰人皆嗜進而池獨嗜退亦難能也

李及字幼幾資質清介嘗知杭州惡其風俗輕靡不事宴游一日冒雪出郊衆謂當置酒召客乃獨造林逋清談至暮而歸居官數年未嘗市吳中物比去惟市白樂天集人歎其清德娶張氏性嫉悍及嘗生子鞠之外舍張固請歸保養之乃會親屬以子擊堂柱碎其首及遂無子

史衛

卷之二十二中 宋

三

馬亮字叔明有智略呂夷簡少時從其父蒙亨爲縣福州亮見而奇之妻以女妻劉恚曰嫁女當與縣令兒耶亮曰非爾所知也陳執中梁適爲京官田況宋庠宋祁爲童子時亮皆厚遇之曰是後必大顯世以亮爲知人官太子少保

陳希亮字公弼知鄆縣巫覡歲斂民財祭鬼謂之春齋否則有火災民訛言有三緋衣老人行火希亮禁之民不敢犯火亦不作毀淫祀數百區勒巫爲農者七十餘家及罷去父老送之出境泣曰公去我緋衣

老人復出矣

石揚休字昌言初居鄉衣食不足後居官十八年好殖財因使契丹道感疾還里疇昔同貧窶之人尚在皆曰昌言來必贖我矣揚休卒不揮一金反遍受富人金以去

胡則字子正果敢有材氣徙廣西路轉運使有番船遭風至瓊州且告食乏不能去則命貸錢三百萬吏白夷人狡詐又風波不可期則曰彼以急難授我可拒而不與邪已而償所貸如期

史衛

卷之二十二中 宋

四

楊偕字次公調漢州軍事判官道遇術士曰君知世有化瓦石爲黃金者乎就偕試之既驗欲授以方偕曰吾從吏祿安事化金哉術士曰子志若此非吾所及也出戶失所之後官至工部侍郎

王鼎字鼎臣提點江東刑獄與轉運使楊紘判官王綽競擿發微隱所部官吏怨之目爲三虎後傳維幾奉使江東仁宗戒之曰母效三虎爲也

楊攸字樂道出於將家折節喜學問在山下討蠻家問至卽焚之與士卒同甘苦自奉甚約待客果數

器而已士大夫稱之官知諫院

陳太素字仲華爲大理詳議官每臨案牘至忘寢食大寒暑不變子弟或止之荅曰囹圄之苦豈不甚於我也

張傳字巖卿強力治事七爲監司所至審覈簿書勾摘奸隱州縣憚之傳曰奚爲我憚哉吾所以事事致察者正所以愛州縣也更不敢慢則州縣不復犯法矣人以爲然天禧中有術士自言數百歲少時嘗游秦悼王家歷見唐肅宗代宗朝由是出入禁中見尊

史衛

卷之二十二中

五

重人無敢詰其僞傳召之訊以唐事術士語屈

俞獻卿字諫臣補安豐縣尉有僧貴寧積財甚厚其徒殺之詣縣治言師遠遊矣獻卿曰吾與寧善不告而去豈有異乎其徒色變因執之得其所瘞尸一縣大驚

陳從易字簡夫好學強記爲人激直少容喜別白是非王欽若最善之廢居南京時丁謂方用事人畏謂無敢往見欽若者從易將使湖南欲過之遂告謂曰從易願使湖外者非獨爲貧也亦以王公在宋故就

省之爾冠準貶道州謂又謂從易曰廬陵之事可以釋憾矣從易對曰當以故相事之爾謂有愧色

楊大雅字子正朴學自信無所阿附直集賢院二十五年不遷或笑其違世自守大雅歎曰吾不學乎世而學乎聖人由是以至此吾之所有不敢以薦於人而嘗自獻乎天子矣天禧中使淮南過金陵遇風覆舟得傍卒拯之及岸冠服盡喪時丁謂鎮金陵遣人遺衣一襲大雅辭不受

史衛

卷之二十二中

六

章頻字簡之知九隴縣遷殿中丞眉州大姓孫延世僞券奪族人田久不能辨頻視券墨游朱上曰是必先盜印然後書旣引伏獄未上而其家人復訴于轉運使更命華陽縣覆按無所異頻坐不時具獄降監慶州酒

李成五代末以詩酒遊公卿間善摹寫山水至得意處疑非筆墨所成人欲求者先爲置酒酒酣落筆烟景萬狀世傳以爲寶

趙賀字餘慶知漢州蜀吏喜弄法而賀精明吏不敢欺人目爲趙家關言如關梁不可越也

魚周詢字裕之知安州時國吏見大蛇垂欄楯即視之乃周詢醉而假寐世傳其異官御史中丞知成德軍

唐詢字彥猷累遷給事中好畜硯客至輒出而玩之有硯錄三卷

黃震字伯起通判遂州嘗給兩川軍士緡錢詔至西川而東川獨不及軍士謀爲變震白主者曰朝廷豈忘東川邪殆詔書稽留爾卽開州帝給錢如西川衆乃定推江淮發運使前人李渾姦賊狼籍丁謂黨之

史

卷之二十二中

七

無敢言者震將行上書自陳辭頗憤激真宗知其意在薄也諭之曰卿當與人和震對曰廉正公忠臣職也負陛下任使者臣不敢與之和旣至發渾姦賊數十事渾坐廢震亦奪一官

胡順之字孝先知休寧縣民有汪姓者豪橫縣不能制歲租賦常不入適以訟逮捕不肯出順之曰令不行何以爲政命積薪環而焚之豪大駭少長趨出叩頭伏辜推其長械送州致之法

楊億字大年將生祖文逸爲玉山令夢一道士自稱

懷玉山人來謁未幾億生有毛被體長尺餘經月乃落能言母以小經口授隨卽成誦七歲能屬文對客談論有老成風官終景靈宮副使

楊紘字望之除江東轉運按察使御下急常曰不法之人不可貸去之止不利一家爾豈可使郡邑千萬家俱受害邪聞者望風解去

孫何字漢公篤學嗜古爲文必本經義與丁謂齊名友善時輩號爲孫丁

董儼字望之俊辯有才幹不學無操行嘗令引贊吏

史

卷之二十二中

八

改製朱衣每夕納儼第而潛以輕帛製衣易之在銓司命胥吏市物及請其直則呵責之終責授行軍司馬時論醜之

魏廷式字君憲知益州路轉運使後入奏事太宗謂曰有事當白中書廷式曰臣三千七百里外乘驛而至以機事上聞願取斷宸衷非爲宰相來也卽不時召對問方略稱旨賜錢五千萬令還任

李繹字縱之知華州蒲城民李蘊訴人盜其從子亡去繹問曰若有仇耶曰無有曰有失亡耶曰無有

揮蘊去因密刺蘊蘊有陰罪姪覺之懼事暴殺之以滅口遂收蘊致法歷右諫議大夫釋自以久宦在外意不自得作五知先生傳謂知時知難知命知退知足也

李廸字復古真宗不豫皇太子監國丁謂擅權用事至除吏不以聞廸憤然語同列曰廸起布衣至宰相有以報國死猶不畏安能附權倖爲自安計耶自此不協後以廸爲準黨貶衡州團練副使謂使人迫之或諷謂曰廸若貶死公如士論何謂曰異日諸生記事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

史贊

卷之二十二中

九

李承之字奉世調明州司法叅軍郡守任情執法人莫敢忤承之獨毅然力爭之守怒曰曹掾敢如是邪承之曰事始至公自爲之則已既下有司則當循三尺之法矣守憚其言入權三司使商人犯禁貨比珠乃爲公主售三司又不敢決承之曰朝廷法令畏王姬乎亟索之帝聞之曰有司當如此矣

李孝基字伯始進士高第唱名至擲下仁宗顧侍臣曰此李廸孫耶能世其家可尚也晏殊富弼薦其材

任館閣欲一見之孝基曰名器可私謁邪竟不往汝陰雍丘等州縣所治雖劇然事來亟斷不爲證佐回枉甫日中庭已空矣或問其術曰無他省事耳李孝壽字景山爲開封府尹有舉子爲僕所愛忿甚具牒欲送府同舍生勸解久乃釋戲取牒效孝壽花書判云不勘案決杖二十僕明日持詣府告其主倣尹書判私用刑孝壽卽追至備言本末孝壽憮然曰所判正合我意如數與僕杖而謝舉子時都下數千人無一僕敢肆者時以此稱之

史贊

卷之二十二中

十

王曾字孝先真宗崩曾奉命入殿廬草遺詔以明肅皇后輔立皇太子權聽斷軍國大事丁謂入去權字曾曰皇帝冲年太后臨朝斯已國家否運稱權猶足示後且增減制書有法表則之地先欲亂之邪遂不敢去范仲淹嘗問曾曰明楊士類宰相之任也公之爲獨少此耳曾曰夫執政者恩欲歸已怨使誰歸

仲淹服其言

杜衍字世昌拜吏部侍郎樞密使每內降恩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諫官歐陽脩入對帝

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邪凡有求於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以太子太師致仕或勸衍爲居士服衍曰老而謝事尚可竊高士名邪封祁國公

晏殊字同叔七歲能屬文以神童薦帝召殊與進士千餘人並試廷中殊神氣不懾援筆立成帝嘉賞賜同進士出身宰相冠準曰殊江外人帝顧曰張九齡非江外人邪後二日復試詩賦論殊奏臣嘗私習此賦請試他題帝愛其不欺既成數稱善擢秘書省正

史贊

卷之二十二中宋

十一

字歷至平章

章得象字希言好學美姿表爲人莊重楊億以爲有公輔器薦之或問之億曰閩士輕俠而章公深厚有容此其貴也得象嘗與億戲博李宗諤家一夕負錢三十萬而酣寢自如他日博勝得宗諤金一奩數日博又負卽反奩與宗諤封識未嘗發也其度量弘廓如此由大理評事致位平章封郇國公初閩人謠曰南臺江合出宰相至得象時沙湧可涉云

呂夷簡字坦夫大內火百官晨朝而官門不開輔臣

請對帝御拱辰門百官拜樓下夷簡獨不拜帝使人問其故曰官庭有變羣臣願一望清光帝舉簾見之乃拜太后崩帝與夷簡謀以張耆夏竦皆太后所任用者悉罷之退告郭皇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邪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亦罷後因郭后怒尚美人誤傷帝頸事謀廢后及病帝降手詔曰古謂髡可療疾今剪以賜卿既薨帝見羣臣涕下曰安得憂國忘身如夷簡者

史贊

卷之二十二中宋

十二

呂公弼字寶臣知成都府其治尚寬人疑少威斷營卒犯法當杖扞不受曰寧以劒死公弼曰杖者國法劒汝自請杖而後斬之軍府肅然英宗罷三司使蔡襄召公弼代之謂曰蔡襄主計訴訟不時決故多留事卿繼其後將何以處之公弼頓首謝對曰襄勤於事未嘗有曠失恐言之者妄耳帝以爲長者

韓琦字雅圭弱冠舉進士名在初二方唱名太史奏曰下五色雲見左右皆賀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爲或諫曰公所爲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琦歎曰是何言也臣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

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爲哉聞者愧服神宗問琦曰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對曰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上不荅封衛國公贈魏郡王

王珪字禹玉弱歲奇警出語驚人從兄琪讀其所賦惜曰騏驎方生已有千里之志但蘭筋未就耳拜侍讀學士嘉祐立皇子中書召珪作詔珪曰此大事也非面受旨不可明日請對曰海內望此舉久矣果出自聖意乎仁宗曰朕意決矣珪再拜賀始退而草詔

史轡

卷之二十二中

十三

歐陽修聞而歎曰真學士也然自執政至宰相十六年無所建明率道諛將順當時目爲三旨相公

王罕字師言知潭州爲政務適人情不加威罰有狂婦數訴事出言無章却之則勃罵前守每叱逐之罕獨引至前委曲徐問久稍可曉乃本爲人妻無子夫死妾有子遂逐婦而據家資屢訴不得直因憤恚發狂罕爲治妾而反其資婦尋愈郡人傳爲神明

富弼字彥國知諫院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弼請罷宴徹樂執政不可弼曰萬一契丹行之爲朝廷羞後聞

契丹果罷宴帝深悔之及與文彥博並拜平章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於朝帝微規知之以語學士歐陽脩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豈若今日人情如此哉脩頓首賀封韓國公

文彥博字寬夫與富弼同拜中書帝方受朝疾暴作扶入禁中彥博呼內侍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彥博叱之曰爾曹出入禁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爲邪自今疾勢增損必以告不爾當行軍法又與同列劉沆富弼謀啓薰大慶殿因留宿殿廡

史轡

卷之二十二中

十四

志聰曰無故事彥博曰此豈論故事時邪契丹使耶律永昌來聘蘇軾館客與使入觀望見彥博於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邪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實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歸洛與富弼司馬光等十三人置酒賦詩繪像其中爲洛陽耆英會好事者莫不慕之又與邵雍程顥兄弟爲布衣交云

范純禮字彙叟知永安縣永昭陵建京西一路各配

木石塼甃工徒獨永安不受令使者以白陵使韓琦琦曰范純禮豈不知此將必有說他日衆質之純禮曰陵寢皆在邑境歲時繕治無虛今日乃與百縣均賦曷若置此使之奉常時用乎琦是其對草場火民情疑怖守吏惕息俟誅純禮曰草濕則生火何足怪但使密償之知開封府享澤村民謀逆純禮審其故此民入戲場觀優歸途見匠者作桶取而戴於首曰與劉先主如何遂爲匠擒明日入對徽宗問何以處之對曰愚人朴野無所知以不應爲杖之足矣曰何以戒後人曰正欲外間知陛下刑憲不濫足以爲訓爾徽宗從之

史鑑

卷之二十二中

十五

范純仁字堯夫父仲淹沒始出仕知襄邑縣時旱久不雨純仁籍境內賈舟諭之曰民將無食爾所販五穀貯之佛寺俟食闕時吾爲糴之衆賈從命所蓄十數萬斛至春諸縣皆饑獨境內民不知也加直龍圖閣知慶州秦中方饑擅發常平粟賑貸僚屬請奏而須報純仁曰報至無及矣吾當獨任其責或謗其所全活不實詔遣使按視會秋大稔民謠曰公實活我

忍累公邪晝夜爭輸還之使者至已無所負邠寧間有叢冢使者曰全活不實之罪於此得矣發冢籍骸上之詔本路監司窮治迺前帥楚建中所封也建中罰贖銅三十斤後以言事忤章惇意貶永州安置時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或謂近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之愛君有懷不盡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矣聞諸子怨惇每止之江行赴貶所舟覆扶純仁出不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爲之哉弟純粹在關陝純仁慮其於西

史鑑

卷之二十二中

十六

夏有立功意與之書曰大略與柴車爭逐明珠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鬪力中國與外夷校勝負非惟不可勝兼亦不足勝不惟不足勝雖勝亦非也親族有請教者純仁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其人書於坐隅

范正平字子夷學行甚高爲蔡京所構羈管象州會赦得還唐君益爲守表其所居爲忠直坊取所賜世濟忠直碑額也正平告之曰此朝廷所賜施於金石揭於墓隧假寵於范氏子孫則可若於通途廣陌中

爲往來之觀以聳動庸俗不可也君益曰此有司之事君家何預焉正平曰先祖先君功名人所知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異時不獨吾家貽笑君亦受其責矣竟撤去之

韓億字宗魏拜尚書左丞性方重寬恕每見天下諸路有奏擢拾官吏小過者輒顏色不懌曰天下太平聖主之心雖昆蟲草木皆欲使之得所今仕者大則望爲公卿次亦望爲侍從職司二千石其下亦望京朝幕職奈何錮之於盛世

史贊

卷之三十二中

宋

韓絳字子華爲開封府推官有男子冷青妄稱其母頃在掖庭得幸有娠而出生已府以爲妄奏流汝州絳言留之在外將惑衆追責窮治蓋其母嘗執役官禁嫁民冷緒生一女乃生青遂論棄市

韓維字持國神宗封淮陽郡王維爲記室參軍嘗與論天下事語及功名維曰聖人功名因事始見不可有功名心王拱手稱善後以言不用請郡帝曰卿東官舊人當留以輔政對曰使臣言得行賢於富貴若綠攀附舊恩以進非臣之願遂出知襄州

韓縝字玉汝以天章閣待制知泰州嘗宴客夜歸指使傳勅被酒誤隨入州宅與侍妾遇縝怒令軍校以鐵裹杖箠殺之勅妻持血衣撾登聞鼓以訴坐落職泰人語曰寧逢孔虎莫逢玉汝

包拯字希仁舉進士爲大理評事以父母皆老解職歸養親終廬墓裏徊不忍去里中父老數勸勉之謂知天長縣有盜割人牛舌者主來訴拯曰弟歸殺而鬻之尋復有來告私殺牛者拯曰何爲割牛舌而又告之盜驚服徙知端州端土產硯前守緣貢率取數十倍以遺權貴拯命製者才足貢數歲滿不持一硯歸拜監察御史歷知開封府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爲之斂手人以包拯笑比黃河清童稚婦人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師爲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

史贊

卷之三十二中

宋

遷諫議大夫奏曰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爲憂陛下持久不決何也仁宗曰卿欲誰立拯曰臣不才備位乞豫建太子者爲宗廟萬世計也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無子非邀福者帝喜曰徐當議之拯峭直敦厚持儉約嘗曰後世子孫仕宦有犯

賊者不得放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中不從吾志非子若孫也

趙抃字閱道初爲武安軍節度推官人有赦前僞造印更赦而用者法吏當以死抃曰赦前不用赦後不造不當死讞而生之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嫁兄弟之女十數他孤女二十餘人施德博貧不可勝數日所爲事夜必衣冠露香以告于天不可告則不敢爲也韓琦嘗稱抃真世人標表以爲不可及云官太子少保

史衛

卷之二十二中

十九

唐介字子方知莫州任丘縣當遼使往來道驛吏以誅索破家爲苦介坐驛門令曰非法所應給一切勿與稍毀吾什器者必執之皆帖伏以去

馮京字當世自鄉試禮部以至廷試皆第一時猶未娶張堯佐方負官掖勢欲妻以女擁至其家束之以金帶曰此上意也頃之宮中持酒殺來直出奩具示之京笑不視力辭出娶富弼女爲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數月不詣丞相府韓琦語弼以京爲傲弼使往見琦京曰公爲宰相從官不妄造請乃所以爲公重非

傲也後出知成都復召知樞密院未至帝中夕呼左右語曰適夢馮京入朝甚慰人意乃賜詔有渴想儀刑不忘夢寐之語及入見首以所夢告焉官終宣徽南院使

錢惟演字希聖吳越王俶之子文辭清麗名與楊億劉筠相上下於書無所不讀家儲文籍伴秘府嘗語人曰吾平生不足者惟不得於黃紙上押字爾蓋以未嘗歷中書故也然急于柄用阿附希進遂喪名節爲世所鄙

史衛

卷之二十二中

二十

錢總字穆父拜左司郎中使高麗歸次紫燕島王遣二吏追餉金銀器四千兩總曰在館時既辭之矣今何爲者吏泣曰王有命徒歸則死且左番已受總曰左右番各有職吾惟例是視汝可死吾不可受竟却之知開封府老吏畏其敏欲困以事導人訴牒至七百總隨卽剖決簡不中理者絀而識之戒無復來閱月聽訟一人又至呼詰之曰吾固戒汝矣安得欺我其人譴曰無有總曰汝前訴云云吾識以某字啓絀示之信然上下皆驚詔宗室貴戚爲之斂手蘇軾乘

其批案時遺之詩總操筆立就以報批曰電掃庭訟響答詩簡近所未見也哲宗以爲翰林學士總以嘗行惇諫詞懼而求去帝曰豈非鞅鞅非少主之臣經

硯無大臣之節者乎朕固知之毋庸避也張方平字安道少穎悟絕倫家貧無書從人假三史旬日卽歸之曰吾已得其詳矣凡書皆一閱不再讀宋綬蔡齊以爲天下奇才歷太子少師致仕旣告老論事益切至於用兵起獄尤反覆言之且曰臣且死見先帝地下有以藉口矣富弼自毫移汝過見之曰

史衛

卷之二十二中

宋

人固難知也方平曰謂王安石平亦豈難知者予頃知皇祐貢舉或稱其文學辟以考校旣入院凡院中之事皆欲紛更吾惡其人檄使出自是未嘗與語也弼有愧色史稱其先見之明無忝呂誨云

王拱辰字君貺年十九舉進士第一拜三司使聘契丹見其主混同江設宴垂釣每得魚必酌拱辰酒親鼓琵琶以侑飲謂其相曰此南朝少年狀元也入翰林十五年故吾厚待之

趙槩字叔平歷太子少師致仕退居十五年嘗集古

今諫爭事爲諫林百二十卷上之神宗賜詔曰請老而去者類以聲問不至朝廷爲高惟卿有志愛君雖退處山林未嘗一日忘也當置於座右時用省閑

胡宿字武平少與一僧善僧有秘術能化瓦石爲黃金且死將以授宿使葬之宿曰後事當盡力他非吾所與也僧歎曰子之志未可量也官至太子少師

歐陽脩字永叔四歲而孤母鄭親誨之學家貧以荻畫地學書敏悟過人讀書輒成誦及冠嶷然有聲以振作文體爲已任論事切直帝獎其敢言願侍臣曰

史衛

卷之二十二中

宋

如歐陽脩者何處得來官太子少師蘇軾敘其文曰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識者以爲知言

劉敞字原父時方議定大樂使中貴人參其間敞諫曰王事莫重於樂今儒者滿朝辨論有餘而使若趙談者參之臣懼爲袁盎笑也擢知制誥使契丹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契丹不能識問敞敞曰此所謂駘也爲說其音聲形狀且誦山海經管子書曉之契丹歎服知鄆州決獄訟明賞罰境內肅然客

行壽張道中遺一囊錢人莫敢取以告里長里長爲守視客還取得之又有暮遺物市中者但往訪之故在敝博學文尤瞻敏嘗夜視星曰歲星往來虛危間色甚明盛當有興於齊者歲餘而英宗以濟州防禦使入承大統掌外制時將下直會追封王主九人立馬却坐頃之九制成歐陽脩每折簡質疑對使揮筆答之不停手脩服其博

曾鞏字子固生而警敏讀書數百言脫口輒誦年十二試作六論援筆而成辭甚偉甫冠名聞四方歐陽

史衛

卷之二十二中

三

脩見其文奇之少與王安石游後與之異神宗問安石何如人對曰安石文學行義不減楊雄以吝故不及帝曰安石輕富貴何吝也曰臣所謂吝者謂其勇於有爲吝於改過耳帝然之呂公著嘗告神宗以鞏爲人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以是不大用終中書舍人

蔡襄字君謨舉進士爲西京留守推官館閣校勘范仲淹以言事去國余靖論救之尹洙請與同貶歐陽脩移書責司諫高若訥由是三人者皆坐譴襄作四

賢一不肖詩都人士爭相傳寫鬻書者市之得厚利後知泉州距州二十里萬安渡絕海而濟往來畏其險襄立石爲梁其長三百六十丈種蠟於礎以爲固至今賴焉又植松七百里以庇道路閩人刻碑記德襄工書爲當時第一仁宗尤愛之製元舅隴西王碑文命書之及令書溫成后父碑則曰此待詔職耳不奉詔官至端明殿學士

王素字仲儀擢知諫院京師旱素請帝禱于郊帝曰太史言月二日當雨今將以旦日出禱素曰臣非太

史衛

卷之二十七中

三

史然度是日必不雨帝問故曰陛下知其且雨而禱之應天不以誠故臣知不雨帝曰然則明日詣醴泉觀素曰醴泉之近猶外朝耳豈憚暑不遠出邪帝悚然更詔詣西太一宮諫官故不在素扈從日甚熾比輿駕還未薄城天大雷電而雨王德用進二女子素論之帝曰朕真宗皇帝之子卿王旦之子有世舊非他人比也德用實進女然已事朕左右奈何素曰臣之憂正恐在左右爾帝動容立命遣二女出賜素銀緡

王鞏有雋才長於詩從蘇軾游軾守滁州鞏往訪之與客遊泗水登懸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軾待之於黃樓上謂鞏曰李太白死世無此樂三百年矣

彭思永字季長爲兒時旦起就學得金釵於門外默坐其處須臾亡釵者來物色審之良是卽付之其人欲謝以錢思永笑曰使我欲之則匿金矣始就舉持數釧爲資同舉者過之出而玩或墜其一於袖間衆相爲求索思永曰數止此耳客去舉手揖釧墜於地衆皆服其量官至戶部侍郎

史贊

卷之二十二中

宋

張存字誠之歷遷禮部尚書性孝友嘗爲蜀郡得奇繒文錦以歸悉布於堂上恣兄弟擇取常曰兄弟手足也妻妾外舍人耳奈何先外人而後手足乎聚強河決勢通異城或勸使徙徙曰吾家衆所望也苟輕舉動使一州吏民何以自安訖不徙

陳襄字述古調浦城主簿攝令事縣多世族以請託脅持爲常襄每聽訟必使數吏環立於前私謁者不得發民有失物者賊曹捕偷兒至數輩相率往襄語之曰某廟鐘能辨盜犯者們之輒有聲餘則否乃獲

吏先引以行自率同列詣鐘所祭禱陰塗以墨而以帷蔽之命羣盜往捫少焉呼出獨一人手無所汗扣之乃爲盜者蓋畏鐘有聲故不敢觸遂服罪

豐稷字相之爲穀城令從安撫使高麗海中大風檣折舟幾覆衆惶擾莫知所爲稷神色自若壽歎曰豐君未可量也神宗召對問卿昔在海中遭風波何以不畏對曰巨浸連天風濤固其常耳憑仗威靈尚何畏

呂誨字獻可以論安石提舉崇福官以疾表求致仕

史贊

卷之二十二中

宋

曰臣本無宿疾醫者用術乖方妄投湯劑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支一身之微固無足卹奈九族之託何蓋以身疾喻朝政也病旣革司馬光往省之時目已瞑聞光哭歷然而起張目強視曰天下事尚可爲君實勉之光曰更有以見屬乎曰無有遂卒

錢顗字安道爲侍御史裏行坐言事貶將出臺於衆中責同列孫昌齡曰平日士大夫未嘗知君名徒以昔官金陵媚事王安石宛轉薦君得爲御史亦當少思報國奈何專欲附會以求美官顗今當遠覓君自

謂得策邪我視君犬彘之不如也卽拂衣上馬去後自衢徙秀州家貧母老至丐貸親舊以給朝晡怡然無謫官之色蘇軾遺以詩有烏府先生鐵作肝之句世因目爲鐵肝御史

鄭俠字介夫初與安石善及入都問以所聞俠以新法不便數事對安石不荅監安上門安石欲辟爲檢討更令其客黎東美諭意俠曰讀書無幾不足以辱檢討所以來求執經相君門下耳而相君發言持論無非以官爵爲先所以待士者亦淺矣果欲援俠而

史備

卷之三十二中

二十七

成就之取其所獻利民便物之事行其一二使進而無愧不亦善乎於是爲流民圖奏疏發馬遞上之銀臺又取唐魏徵姚崇宋璟李林甫盧杞傳爲兩軸題曰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業圖爲書獻之呂惠卿奏爲謗訕編管汀州御史臺吏楊忠信謂之曰御史絨默不言而君上書不已是言責在監門而臺中無人也取懷中名臣諫疏二帙授俠曰以此爲正人助惠卿議致之死帝曰俠所言非爲身也忠誠亦可嘉豈宜深罪徙英州

吳中復字仲庶中丞孫抃薦爲監察御史初不相識也或問之抃曰昔人耻爲呈身御史今豈有識面臺官邪

吳擇仁字智夫以父任爲雍丘主簿宰相范純仁異之曰簿領中乃有是人邪知大鹿縣中貴人譚稹奴犯法按致於理稹羞恚造譖徽宗召戶部郎中朱喬年往鞠疾驅至候者惶遽入白擇仁著衣冠坐廡下喬年慮囚撻隱剔挾帑庾出入不能得毫毛罪乃歸傳令擇仁上謂喬年迎笑曰所以來爲察君罪顧乃

史備

卷之三十二中

二十八

得一奇士吾今薦君矣及爲京畿都轉運使鄭州城惡受命更築之或譏於帝曰新城雜以沙土反不如故且速圯帝怒密遣取塊城土絨以來令衛士三投之堅緻如剛鐵譏不能售

王獵字得之累應進士不第乃治生積錢旣而歎曰此敗吾志也悉以頒諸親族薦遺逸爲永興藍田主簿府使之掌學諸生有犯法者獵自責數以爲教之不至屏出之府帥意其私捕生下獄獵前曰此特年少不率教爾致于理不足以益美化恐適貽士類辱

帥悟而喜曰吾慮初不及此卽釋生而待獵加敬入爲諸王侍講英宗在邸尊禮之及卽位拜天章閣待制侍講方議濮王稱以問獵獵不可帝曰王待侍講厚亦持此說邪對曰臣荷皇恩厚不敢以非禮名號加於王所以報王也帝大悟自是不復議

朱京字世昌權監察御史時中丞及同寮多罷去京抗疏曰御史假之則重略之則輕今耳目之官屢進屢卻則言者不若靜默爲賢直者不若柔從爲智偷安取容雖得此百數亦何益國邪他日入見帝勞之

史簡

卷之三十三中

三十九

曰昨覽奏疏所補多矣

閻守恭父榮僞儻有志略守恭生而體貌奇偉榮曰是必當事太平天子吾無恨矣後過西山聞郭進爲都巡檢使太宗甚寵遇之乃慨然曰進不遇主亦行伍爾吾自度豈不及進邪遂應募以功歷德州刺史在并州因春社會賓客曰守恭太原一貧民耳徒步位刺史老復官鄉里踰分多矣今日與卿輩訣後十日卒

安俊字智周歷陵州防禦使久在邊荒人識之環州

得俘虜知州种世衡問之曰若屬於吾將孰畏曰畏安太保指俊于坐曰此長髯將軍是也

李允則字垂範知雄州嘗宴軍中而甲仗庫火允則作樂行酒不輟副使請救不荅少頃火熄命悉瘞所焚物遣吏持檄瀛州以茗籠運器甲不浹旬兵數已完人無知者樞密院請劾不救火狀真宗曰允則必有謂姑詰之對曰兵械所藏微火甚嚴方宴而行必姦人所爲舍宴而救事或不測一日民有訴爲契丹民毆傷而遁者允則不治與傷者錢二千衆以爲怯

史簡

卷之三十三中

三十九

逾月幽州以其事來詰荅以無有蓋他謀欲以毆人爲質驗比得報以爲妄乃殺謀雲翼卒亡入契丹允則移文督還契丹報以不知所在允則曰在某所契丹駭不敢隱卽歸卒乃斬以徇其方略多類此

郭遵官延州都巡檢使所用鐵杵槍稍共九十斤其後耕者得其器于戰處

桑擇勇力過人善用劔及鐵簡有謀略嘗遭大水有粟二廩將以舟載之見百姓走避水者遂棄其粟而載之得皆不死歲饑聚人共食其粟盡而止擢爲巡

檢一日以計獲二十三盜還京師樞密吏求銀爲致
閤門祗候懌曰用賂得官非我况貧無銀有固不可
也吏匿其功狀後征宜州蠻乃授閤門祗候懌讓其
功於已上者或譏以好名懌歎曰士顧其心如何爾
當自信其心以行若欲避名則善皆不可爲也

蔣偕字齊賢父病嘗刲股以療父愈詰之曰此豈孝
邪對曰情之所感實不自知也

侍其曙字景升遷左侍禁領東西排岸司嘗於倉隙
地牧牛羊爲提舉謝德權所訟真宗問德權曰牛羊

史衛

卷之二十二中

三

食倉粟邪曙聞而自劾帝勉諭之它日召曙問汝才
孰與德權對曰德權畏法慎事臣乃敢於官倉牧牛
羊是不及也人多稱之官至刺史遷西上閤門使

王安石字介甫屬文動筆如飛初若不經意既成見
者皆服其精妙歐陽脩爲之延譽名震京師性不好
華腴自奉至儉或衣垢不澣面垢不洗世多稱其賢
蜀人蘇洵獨曰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惡作辨
姦論以刺之及爲相引呂惠卿爲參知政事韓絳爲
禮部侍郎二人守其成模不少失時號絳爲傳法沙

門惠卿爲護法善神帝後頗悟謂曰聞民間殊苦新
法安石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帝曰豈若
并祁寒暑雨之怨亦無邪安石不悅遂以疾罷

王雱字元澤爲人慄悍陰刻無所顧忌安石更張政
事雱實導之安石與程顥語雱囚首跣足攜婦人冠
以出問父所言何事曰以新法數爲人所沮故與程
君議雱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頭于市則法行矣安
石遽曰兒誤矣

唐垆初附安石後不除諫官遂怒一日扣陛請對石

史衛

卷之二十二中

三

升殿垆至御坐前進曰臣所言皆大臣不法請對陛
下一一陳之乃指笏展疏目安石曰王安石近御坐
聽劄子安石遲遲垆訶曰陛下前猶敢如此在外可
知安石悚然而進垆大聲宣讀凡六十條上屢止之
垆慷慨自若略不退懾讀已下殿再拜而退侍臣衛
士相顧失色閤門糾其瀆亂朝儀鄧綰自劾繆舉安
石曰此素狂不足責遂坐貶

王安禮字和甫時蘇軾下御史獄勢危甚無敢救者
安禮從容救解帝曰朕固不深譴也行爲卿貴之卿

第去勿漏言軾方賈怨於衆恐言者緣以害卿也帝數失皇太子太史言民墓多逼京城故不利國嗣悉改卜無慮數十萬計衆洵懼安禮諫曰文王卜世三十其政先於掩骼埋胔未聞遷人之冢以利其嗣者帝惻然而罷宗室令緋以數十萬錢買妾久而斥歸之訴府督原直安禮視妾既大敗其面矣即奏言妾之所以直數十萬者以妾首也今炙敗之則不復可鬻此與炮烙之刑何異請勿理其直而加厚譴以爲戒詔從之仍令緋奉官資政殿學士

史記

卷之二十一 中

三十三

王安國字平甫授秘閣校理頗溺於聲色安石以書戒之曰宜放鄭聲安國復書曰亦願兄遠佞人惠卿銜之

李清臣字邦直七歲能戲爲文章客有從京師來者與其兄談佛寺火清臣從傍應曰此所謂災也或者其蠹民已甚天固儆之邪因作浮圖災解兄驚曰是必大吾門韓琦聞其名以兄之子妻之應材識兼茂科歐陽脩壯其文以比蘇軾韓維曰荀卿氏筆力也試文至中書脩迎語曰不置李清臣於第一則謬矣

啓視如言英宗語王廣淵曰韓琦固忠臣但避嫌太審如李清臣者公議皆謂可用顧以親抑之可乎詔舉館閣歷門下侍郎僕射

蒲宗孟字傳正拜尚書左丞帝嘗語輔臣有無人才之歎宗孟率爾對曰人才半爲司馬光邪說所壞帝不語直視久之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邪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即位以來惟見此一人他人則雖迫之使去亦不肯矣宗孟慚懼至無以爲容知鄆州鄆介梁山濼素多盜宗孟痛治之雖小偷微罪亦斷其足筋性侈汰每旦刲羊十豕十燃燭二百入郡舍或請損之愠曰君欲使我坐暗室忍饑邪當日盥潔有小洗面大洗面小濯足大濯足小大濯浴之別每用婢子數人一浴至湯五斛他奉養率稱是嘗以書抵蘇軾云晚年學道有所得軾答之曰聞所得甚高然有二事相勸一曰慈二曰儉也蓋鍼其失云

鄧綰字文約以媚安石得除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孔目房鄉人在都者皆笑且罵綰曰笑罵從汝好官須我爲之

鄧洵武字子常，縮次子也。欲帝用蔡京，爲帝言陛下
方紹述先志，羣臣無助者，乃作愛莫助之圖以獻。
王陶字樂道，拜觀文殿學士。微時苦貧，寓京師，教小
學。其友姜愚氣豪樂施，一日大雪，念陶奉母寒餒，荷
一鉞剗雪行二十里訪之。陶母子凍坐，日高無炊烟。
愚亟出解所衣錦裘，實錢買酒肉薪炭，與附火飲食。
又捐數百千爲之娶。陶既貴，尹洛，愚老而喪，明自衛
州新鄉往謁之。意陶必念舊哀已，陶對之邈然，但出
尊酒而已。愚大失望，歸而病死。聞者薄陶之爲人。

史儋

卷之二十二中

三十五

王子韶字聖美，遷太常。劉安世言熙寧初，士大夫有
十鎖之目，子韶爲衙內鎖，指其交結要人子弟如刀
之利。

韓琦字君玉，爲開封判官，迎契丹使，使問南朝不聞
打圍，何也？琦曰：我后仁及昆蟲，非時不爲耳。

杜紘字君章，爲永年令。歲荒，民將他往，召諭父老曰：
令不能使汝必無行，若留能使汝無饑，皆喜聽命。乃
官給印券，使稱貸於大家，約歲豐爲督償。於是咸得
食，無徙者。明年稔，償不愆。知鄆州，有揭幟城隅，著妖

言其上期爲變，州民皆震。俄而草場白晝火，民又益
恐，或請大索城中。紘笑曰：奸計正在是，與因吾膠擾
而發，奈何？墮其術中，彼無能爲也。居無何，獲盜如所
揣，遂按誅之。

王吉甫字邦憲，練習法律，遷刑部員外郎。南郊起幔
城役卒急於畢事，董役者責之曰：此殆類白露屋耳。
卒訴之，吏當非所宜言，論死。吉甫謂非呪詛，不應死。
遂求對神宗，怒曰：得非爲白露屋事來邪？吉甫從容
敷陳，不少懼。帝爲霽怒，其人得釋。知梓州，戶口最盛。
爲民基禍，哉竟却之。

史儋

卷之二十二中

三十六

羅拯字道濟，性和柔，不與人校曲。直歷天章閣待制。
錢公輔爲諫官，嘗論拯短，而公輔姻黨多在拯部內，
往往薦進之，或譏以德報怨。拯曰：同僚不協，所見異
也。諫官所言職也，又何怨乎？時論服其長者。

蘇案字公佐，擢侍御史，知雜事，判刑部，使契丹還，及
半道聞英宗晏駕，契丹置宴，仍用樂案，謂送者曰：兩

朝兄弟國家君臣之義吾與君等一也此而可忍孰
不可忍遂爲之撤樂

沈邁字文通知杭州爲人疎雋博達明於吏治僚案
樂爲耳目間巷長短纖悉必知禁捕西湖魚蟹故人
居湖上蟹夜入其籬間適有客會宿相與食之旦詣
府邁迎語曰昨夜食蟹美乎客笑而謝之

樂京荆南人爲布衣時鄉里稱其行義妻張氏家絕
挾女弟自隨京未嘗見其面妻死京寢食於外爲嫁
之薦遺逸官承議郎

史嚮

卷之二十二中

宋

盧秉字仲甫未冠有雋譽嘗謁蔣堂坐池亭堂曰亭
治粗適恨林木未就爾秉曰亭治如爵位時來或有
之林木非培植根株弗成大似士大夫立名節也堂
賞咏其言曰吾子必爲佳器中進士甲科待詔提舉
洞霄宮

滕元發字達道將生之夕母夢虎行月中墮其室性
豪雋九歲能賦詩范仲淹見而奇之授鹽鐵戶部判
官神宗召問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對曰君子無
黨辟之草木綱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無

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亦殆神宗以爲名
言太息久之進拜御史中丞宰相以其子判鼓院諫
官謂不可神宗曰鼓院傳達而已何與於事元發曰
人有訴宰相使其子達之可乎神宗悟爲罷之

李師中字誠之初仕州縣邸狀報包拯參知政事或
云朝廷自此多事矣師中曰包公何能爲今鄆縣王
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必斯人也後
二十年乃信然好爲大言嘗自稱薦曰天生微臣蓋
爲聖世有臣如此陛下其舍諸呂惠卿欺其語以爲

史嚮

卷之二十二中

宋

罔上遂貶和州團練副使遷右司郎中

楊佐字公儀爲陵州推官有鹽井深五十丈皆石也
底用栢木爲榦上出井口垂綆而下方能及水歲久
榦摧敗欲易之而陰氣騰上入者輒死惟天有雨則
氣隨以下稍能施工佐教工人以木盤貯水穴竅灑
之如雨滴然謂之雨盤如是累月井榦一新利復其
舊

李先字淵宗知信州南安軍撫楚州所至治官如家
人目以俚語在信目爲錯安頭謂其無貌而有材也

在楚目爲照天燭稱其明也

葛密性恬靖任太常博士年五十忽上章致仕烟黨交止之笑曰俟罪疾老死不已而休官者安得有餘裕哉卽退居號草堂逸老

李琮字獻甫調寧國軍推官州庾積穀腐敗轉運使移州散千民俾秋償新者守將行之琮曰穀不可食強與民責而償之將何以堪持不下守愧謝而止

朱壽隆字仲山知九隴縣吏告民一家七人以火死壽隆曰寧有盡室就焚無一脫者殆必有奸逾月獲

史衛

卷之三十二中 宋

三九

盜果殺其人而縱火也

楊仲元字舜明調宛丘主簿民訴旱守拒之曰邑未嘗旱校吏導民而然仲元白之曰野無青草公日宴黃堂宜不能知但一出郊可見矣校吏非他實仲元也竟免其稅

李稷字長卿爲陝西轉運使與李察皆以苛暴著稱時人語曰寧逢黑殺莫逢稷察

陶弼字商翁少儻放宕吳中行山間有雙鯉戲溪水上竚觀之傍一老父顧曰此龍也行且闔君宜亟

去去百步許雷大震風雨暴怒二十七艘同時溺溺舟得濟人以是異之官至東上閤門使

李大臨字才元李定以阿附王安石除御史大臨與宋敏求蘇頌俱封還制書去世稱爲熙寧三舍人

种世衡字仲平遷洛苑副使知環州蕃部有牛家族奴訛者素僭彊未嘗出謁郡守聞世衡至遽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坐勞部落是夕大雪深三尺奴訛方卧帳中謂世衡必不能至世衡蹙而起奴訛大驚曰前此未嘗有官至吾部者公乃不疑我邪率

史衛

卷之三十二中 宋

早

其族羅拜聽命羌酋慕恩部落最強世衡嘗夜與飲出侍姬以佐酒旣而世衡起入內潛於壁隙中窺之慕恩竊與侍姬戲世衡遽出掩之慕恩慙懼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邪卽以遺之由是得其死力

司馬光字君實生七歲與羣兒戲於庭一兒登甕足跌沒水中衆皆棄去光持石擊甕破之水併而得活其後京洛間畫以爲圖性不喜華靡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列語之曰君賜不可違乃簪一枝神宗懼爲翰林學士辭曰臣不能爲四六帝曰如雨漢制詔可也

且卿能進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耶竟不獲辭
王安石起視事光以端明殿學士辭歸洛凡十五年
臣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爲君
實也帝崩赴闕臨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
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
留相天子活百姓蘇軾自登州召還緣道人相聚號
呼曰寄謝司馬相公母去朝廷厚自愛以活我遼夏
救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母輕生事關邊際及卒
京師人罷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四方皆畫像以祀飲
史贊
卷之二十二中 宋 罕一
食必祝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兄且年八十奉之如
嚴父保之如嬰兒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
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
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蔡京擅政撰
姦黨碑令郡國皆刻石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
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
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罪泣
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於
後世聞者愧之

呂希哲字原明安石爲政將寘其子雱於講官以希
哲有賢名欲先用之希哲辭曰辱公相知久萬一從
仕將不免異同則疇昔相與之意盡矣安石乃止公
著謂之曰當世善士吾收拾略盡爾獨以吾故置不
試命也夫希哲母賢明有法度聞而笑曰是亦未知
其子矣
范祖禹字淳甫一字夢得其生也母夢一偉丈夫被
金甲入寢室曰吾漢將軍鄧禹既寤猶見之遂以爲
名進士甲科拜侍講學士宣仁太后崩中外論議洵
史贊
卷之二十二中 宋 罕二
洵人懷顧望祖禹慮小人乘間害政蘇軾初約俱上
章論列諫草已具見禹祖疏乃曰公之文經世之文
也遂附名同奏竟不復出其策嘗講尚書至內作色
荒外作禽荒等語拱手再誦却立云願陛下留聽帝
首肯再三乃退
蘇軾字子瞻年十歲父洵游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
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程氏讀東漢范滂傳慨
然太息軾請曰軾若爲滂母許之否乎程氏曰汝能
爲滂吾顧不能爲滂母邪比冠博通經史好賈誼陸

贊書既而讀莊子歎曰昔有見口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試禮部第一殿試中乙科歐陽脩語梅聖俞曰吾當避此人出一頭地英宗欲召知制誥宰相韓琦曰軾之才遠大器也他日當爲天下用今驟用之適以累之也因得直史館軾聞琦語曰公可謂愛人以德矣嘗鎖宿禁中召對便殿宣仁后問曰卿前年爲何官曰臣爲常州團練副使曰今爲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

史

卷之二十二中

四三

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以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歎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宣仁后與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

蘇過字叔黨從父軾謫英州惠州僑耳廉永艱苦備嘗初至海上爲文曰志隱軾覽之曰吾可以安於島夷矣因命作孔子弟子列傳時稱爲小坡蓋以軾爲大坡也轍每言吾兄遠居海上惟成就此兒能也

呂太中字進伯拜寶文閣直學士馬涓以進士舉首

入幕府自稱狀元大忠謂曰狀元云者及第未除官之稱也既爲判官則不可因勉以修身爲己之學臨政治民之要涓自以爲得師焉
劉摯字莘老兒時父居正課以書朝夕不少間或謂君止一子獨不可少寬邪居正曰正以一子不可縱也

蘇頌字子容知婺州方沂桐廬江水暴迅舟橫欲覆母在舟中幾溺矣頌哀號赴水救之舟忽自正母甫及岸舟乃覆人以爲純孝所感呂惠卿嘗語人曰子

史

卷之二十二中

四四

容吾鄉里先進苟一詣我執政可得也頌聞之笑而不應

王存字正仲官右正議大夫性寬厚平居恂恂不爲詭激之行至其所守確不可奪司馬光嘗曰並馳萬馬中能駐足者其王存乎

梁燾字況之立朝以引援人物爲意在鄂作薦士錄具載姓名客或見其書曰公所植桃李乘時而發但不向人開耳燾笑曰燾出入侍從至位執政八年之間所薦用之不盡負愧多矣

許將字冲元舉進士第一歐陽脩讀其賦謂曰君辭氣似沂公未可量也知制誥使契丹至北境居人跨屋棟聚觀曰看南朝狀元以龍圖閣待制知鄆州上元張燈吏藉爲盜者繫獄將曰是絕其自新之路也悉縱遣之自是民無一人犯法三圖皆空父老歎曰自王沂公後五十六年始再見獄空耳

林希字子中時盡黜元祐羣臣希皆密預其議自司馬光呂公著大防劉摯蘇軾徽等數十人之制皆希爲之詞極其醜詆至以老姦擅國之語陰斥宣仁讀

史

卷之二十二中

宋

者無不憤歎一日希草制罷柳筆于地曰壞了名節矣

陸佃字農師居貧苦學夜無燈映月光讀書躡屨從師不遠千里過金陵受經於王安石不附新法安石子雱用事好進者全集其門崇以師禮佃待之如常安石卒佃率諸生供佛哭而祭之識者嘉其無向背遷禮部侍郎脩撰神宗實錄數與史官范禹祖黃庭堅爭辨大要是安石爲之晦隱庭堅曰如公言蓋佞史也佃曰盡用君意豈非謗書乎

李周字純之知雲安縣司馬光將薦爲御史欲使來見周曰司馬公之賢吾固願見但聞薦而往所謂呈身御史也卒不往

鮮于侁字子駿知揚州蘇軾自湖州赴獄親朋皆絕交道獨侁往見臺吏不許通或曰公與軾相知久其所往來書文宜焚之勿留不然且獲罪侁曰欺君負友吾不忍爲以忠義分譴則所願也

李之儀字端叔能爲文尤工尺牘蘇軾謂入刀筆三昧

史

卷之二十二中

宋

馬默字處厚張方平薦爲監察御史裏行遇事輒言無顧方平間遣所親傲之曰言太直得無累舉者乎默謝曰辱知之深不敢爲身謀所以報也

劉安世字器之初授諫官未拜命入白母曰朝廷不以安世不肖使在言路倘居其官須明目張膽以身任責脫有觸忤禍譴立至主上方以孝治天下若以老母辭當可免母曰不然吾聞諫官爲天子諍臣汝父平生欲爲之而弗得汝幸居此地當捐身以報國恩若得罪流放無間遠近吾當從汝所之於是受命

在職正色立朝面折廷爭武帝盛怒則執簡却立伺怒稍解復前抗辭旁侍者遠觀蓄縮悚汗目之曰殿上虎一時無不敬憚梁師成用事能生死人心服其賢遣人持書來啖以卽大用因勸爲子孫計安世笑謝曰吾若爲子孫計不至是矣吾欲爲元祐全人見司馬光于地下還其書不荅死葬祥符縣後二年金人發其冢貌如生相驚語曰異人也爲之蓋棺乃去

鄒浩字志完諫立后事帝獎歎再三詢諫草安在對曰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在此乎異日姦人妄

史贊

卷之二十二中

四七

出一絨則不可辨矣蔡京用事果使其黨爲僞疏遂坐貶初浩除諫官恐貽親憂欲固辭母張氏曰兒能報國無愧於公論吾顧何憂及浩兩請嶺表母不易初志

任伯雨字德翁居諫省半歲所上一百八疏崇寧黨事作徒昌化用匿名書復逮其仲子申先赴獄妻適死於淮報訃俱至伯雨處之如平常曰死者已矣生者有負於朝廷亦當從此訣如其不然天豈殺無辜邪申先在獄鍛鍊無所得乃得釋居海上三年

呂陶字元鈞年十三蔣堂守蜀得陶論集諸生誦之曰此賈誼之文也一坐皆驚一日同遊僧舍共讀寺碑酒闌堂索筆書碑十紙行斷句闕以示陶曰老夫不能盡憶子爲我足之陶書以獻不謬一字拜起居舍人大臣上殿有乞屏左右及史官者陶曰屏左右已不可况史官乎大臣奏事而史官不得聞是所言私也不足爲令

江公望字民表拜左司諫內苑稍畜珍禽奇獸公望力言非初政所宜它日入對帝曰已縱遣之矣唯一

史贊

卷之二十二中

四八

白鵬畜之久終不肯去帝以拄杖逐鵬鵬不去乃刻公望姓名於杖頭以識其諫

常安民字希古選成都教授與安惇爲同僚嘗偕謁府帥惇輒毀素所善厚者安民退謂惇曰若人不厚於君乎何詆之深也惇曰吾心實惡之姑以爲面交爾安民曰君所謂匿怨而友其人乃李林甫也惇笑曰直道遺君富貴輸我安民應之曰處厚貴天下事可知我當歸山林豈復與君校是非邪第恐累陰德爾後惇貴遂陷安民而惇子坐法誅死如安民言

鄭穆字閔中與陳襄陳烈周希孟友號四先生拜國子祭酒故人張景晟者死遺白金五百兩托其孤穆曰恤孤吾事也金於何有反金而收其子長之

石公弼字國佐調衛州司法叅軍淇水監牧馬逸食人稻爲田主所傷郡守韓宗哲欲坐以重辟公弼言此人無罪宗哲曰人傷官馬奈何無罪公弼曰禽獸食人食主者安得不禦禦之豈能無傷使上林虎豹絕檻害人可無殺乎今但當懲圉者民不可罪宗哲怒以屬吏旣而使者來慮囚如公弼議獲嘉民甲與

東轡

卷之二十二中

甲九

乙聞傷指病小愈復與丙鬪病指流血死郡吏具獄兩人以他物傷人當死公弼鞠之乃甲梓丙髮指脫

瘕中風死非由擊傷也兩人皆得免

竇舜卿字希元以蔭爲三班奉職有僧欲授以化汞爲白金之術謝曰吾祿足養親不願學也至刑部侍郎

燕達字逢辰起行伍喜讀書神宗以其忠實可任嘗問用兵當何先對曰莫如愛帝曰威克厭愛可乎達曰威非不用要以愛爲先斗帝善之歷武康軍節度

使

劉舜卿字希和加客省副使知代州遼遣謀盜西關鎖舜卿密易舊鑄而大之數日虜以鎖來歸舜卿曰吾未嘗亡鎖也引視納之不能受遂慚去誅謀者宋守約爲威武軍留後約束嚴峻或言其持軍太急帝密戒之對曰臣爲陛下明紀律不忍使恩出於臣而怨歸陛下帝善之

史轡

卷之二十二中

壬十

鄭居中字達夫拜資政學士中太一宮使都水使者趙霖得龜兩首於黃河獻以爲瑞蔡京曰此齊少白所謂象罔見之而羈者也居中曰首豈宜有二人皆駭異而京獨主之殆不可測帝命棄龜金明池謂居中愛我遂申前命

李邦彥字士美便捷善謳謔游縱無檢歷少宰無所建明惟阿順趨諂充位而已都人目爲浪子宰相崔公度字伯易口吃不能劇談而內絕敏書一閱卽不忘平生無所持守惟知媚附安石晝夜造請雖踞廁見之不屑也嘗從後執其帶尾安石反顧公度笑曰相公帶有垢敬以袍拭去之爾見者皆笑恬不知

耻官直龍圖閣

崔台符字平叔嘗使遼至其朝久立帳前僨者不贊導問其故曰太子未至台符謂之曰安有君父臨軒而臣子僨蹇不至久立使者禮乎僨者懼贊導如儀

李南公字楚老知長沙縣有娣婦携兒以嫁七年兒族取兒婦謂非前子訟于官南公問兒年族曰九歲婦曰七歲問其齒曰去年毀矣南公曰男八歲而亂尚何爭命歸兒族

李諲字智甫任永興帥偽爲蟾芝以獻徽宗疑曰蟾

史衛

卷之二十二中

宋

五十一

動物也安得生芝命漬盆水一夕而解坐罔上貶散官

李根字知常性至孝父病蠱戒鹽根爲食淡母嗜河豚及蟹母終根不復食母方病每至雞鳴則少甦後不忍聞雞鳴終朝散大夫

李綱字伯紀高宗卽位拜僕射中書趣赴闕中丞顏岐奏曰李綱爲金人所惡雖已命相宜及其未至罷之章五上上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岐語塞而退張邦昌僭逆黃潛善等主之甚力綱言邦昌

逆豈可使之在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當以笏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上頗感動伯彥乃曰李綱氣直臣等所不及乃詔邦昌謫潭州

宗澤字汝霖知萊州掖縣部使者得旨市牛黃澤報曰方時疫癘牛飲其毒則結爲黃今和氣橫流牛安得黃使者怒欲劾邑官澤曰此澤意也獨街以聞歷資政殿學士知滑州北方聞其名常尊憚之對南山言必曰宗爺爺前後請上還京二十餘奏每爲潛善

史衛

卷之二十二中

宋

五十一

等所抑憂憤發疽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積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翌日風雨晝晦澤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薨

趙鼎字元鎮兩入相爲秦檜所忌喉黨誣其受賄移吉陽軍鼎謝表曰白首何歸恨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檜見之曰此老倔強猶昔命本軍月具存亡申報鼎遣人語其子汾曰檜必欲殺我我

死汝曹無患不爾禍及一家矣自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遂不食而死

張浚字德遠師次秀州嘗夜坐警備甚嚴忽有客至前出一紙懷中曰此苗傅劉正彥募賊公賞格也浚問欲何如客曰僕河北人粗讀書知逆順豈以身爲賊用特見爲備不嚴恐有後來者耳浚下執其手問姓名不告而去浚翌日斬死囚徇于衆曰此苗劉刺客也私識其狀貌物色之終不遇苗劉敗遁浚等入見高宗勞曰曩在睿聖兩官隔絕一日啜羹小黃門史轡

卷之三十二中

五十五

忽傳太母之命不得已貶卿柳州朕不覺羹覆于手念卿被謫此事誰任留浚引入內殿曰皇太后知卿忠義欲識卿面適垂簾見卿過庭矣解所服玉帶以賜後乞致仕行次餘干得疾手書付二子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雪祖宗之耻卽死不可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下足矣

陳禾字秀實遷左正言時童貫黃經臣用事禾抗疏糾劾其姦論奏未終上拂衣起禾引上衣請畢其說衣裾落上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

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言愈切上變色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上易衣上却之曰留以旌直臣

韓世忠字良臣風骨偉岸目瞬如電驚勇絕人能騎生馬駒家貧無產業嗜酒尚氣不可繩檢日者言當作三公世忠怒其侮已毆之後果官太保封蘄王初得疾將吏卧內視問世忠曰吾以布衣百戰致位王公賴天之靈保首領沒於家諸君尚哀其死邪

韓彥直字子溫六歲從父世忠入見高宗命作大字

史轡

卷之三十二中

五十六

卽拜命跪書皇帝萬歲四歲帝喜拊其背曰他日令器也親解孝宗卅角之繻傳其首賜金器筆研監書鞍馬歷官光祿大夫

岳飛字鵬舉生未彌月河決內黃水暴至母姚抱飛坐甕中衝濤及岸得免人異之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有神力能左右射歷官樞密副使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驢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邪却不受玠益敬服帝爲飛營第飛辭曰敵未滅何以家爲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

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平矣爲將能以少擊衆謀定而後戰猝遇敵不動故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擒捕飛父子證張憲謀還兵事使者至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獄之將上也韓世忠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飛竟死於獄天下冤之諸酋聞其死酌酒相賀

岳雲飛養子年十二從張憲戰多得其力軍中呼曰贏官人手握兩鐵椎重八十斤數立奇功飛輒隱而

史贊

卷之二十二中

五十五

不上張浚曰岳侯避寵榮廉則廉矣未得爲公也奏乞推異數以特旨遷三資飛辭曰士卒冒矢石立奇功始沾一級男雲遽躐崇資何以服衆累表不受死年二十三

劉錡字信叔嘗從父仲武征討牙門水斛滿以箭射之拔箭水注隨以一矢室之人服其精歷東京副留守金人圍順昌錡以書約戰兀朮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爾城直用靴尖趯倒耳卒以計敗之後兀朮再舉相遇於東山敵望見曰此順昌旗幟也

卽退走後錡病求解兵權李橫與姪汜俱敗都督府叅贊軍事虞允文自采石來督舟師與金人戰謁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因嘔血數升而卒

吳玠字晉卿以鎮西節度使守河池金人覲仙人關劉子羽以驛書招玠入援玠日夜馳三百里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撒離喝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耶遂大戰饒風嶺殺傷山積玠善讀史凡往

史贊

卷之二十二中

五十六

事可師者錄寘座右積久墻牖皆格言焉賈昂字民瞻少善騎射喟然歎曰大丈夫生世要當自奮揚名顯親可也遂起家從戎累轉莊宅副使夏兵圍麟州神堂砦甚急昂以數百騎往援令其下曰國家無事時不惜厚祿養汝輩正以待一旦之用耳今力雖不敵吾誓以死報衆感厲卽行一矢殪其酋衆駭潰哲宗嘉歎賜以袍帶

趙隆字子漸以勇敢應募從王韶取熙河大將姚麟出戰被重創謂曰吾渴欲死得水尚可活時已暮有

泉近賊營隆獨身潛往漬衣泉中賊覺隆且聞且行得歸持衣裂水以飲麟麟乃甦官副都總管

李顯忠初名世輔世襲蘇尾九族巡檢其母當產數日不能免有僧過門曰所孕乃奇男子當以劍矢寘母旁卽生已而果生顯忠立於蓐咸異之年十七隨父永奇出入行陣金人犯鄜延經略王庶命永奇募間者得張琦更求一人顯忠請行永奇曰汝未涉歷行必累琦顯忠曰顯忠年小膽氣不小必不累琦當與琦俱有敵人夜宿陶穴顯忠縋穴中得十七人皆

史衛

卷之三十二中

宋

殺之取首二級馬二匹餘馬悉折其足庶大奇之由是知名歷太尉提舉萬壽觀

曲端字正甫旣罷兵柄作詩題柱曰不向關中興事業却來江上泛漁舟吳玠懼其再起遂與王庶謀之張浚謂前詩指斥乘輿於是送端泰州獄康隨嘗憾端浚以隨提點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呼天者數聲又呼其所愛馬名鐵家可惜者數聲乃赴逮旣至隨令獄吏繫維之糊其口脅之以火端乾渴求飲予之酒九竅流血而死

徐處仁字澤之拜太宰兼門下侍郎聶山爲戶部尚書庫有美珠山密語寧德官宦者用特旨取之處仁奏陛下鑒近患事必由三省今以珠爲道君太上皇后壽誠細故且美事然此端一開則前日應奉之徒復縱臣爲陛下惜之乃抵主藏吏罪

王倫字正道家貧無行爲任俠往來京洛間數犯法幸免汴京失守欽宗御宣德門都人喧呼不已倫乘勢徑造御前曰臣能彈壓之欽宗解所佩夏國寶劍以賜倫曰臣未有官豈能彈壓遂自薦其才欽宗取

史衛

卷之三十二中

宋

片紙書曰王倫可除兵部侍郎倫下樓挾惡少數人傳旨撫定都人乃息數使金國歷東京留守開封尹金人脅之以官竟不受見逼而死朱弁字少章爲通問副使金人逼弁仕劉豫不屈欲易其官又不許乃具酒食召被掠士夫飲半酣語之曰吾已得近郊某寺地一旦畢命報國諸公幸瘞我其處題其上曰有宋通問副使朱公之墓於我幸矣衆皆泣下莫能仰視弁談笑自若曰此臣子之常詣君何悲也金人知其不可屈亦不復強其後倫復歸

以弁奉送徽宗大行之文爲獻其辭有曰歎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洒冰天帝讀之感

即

泣及歸奏檜惡其言敵情屢沮之官僅轉奉議
張邵字才彥直龍圖閣學士假禮部尚書充通問使至濰州接伴使置酒張樂邵曰二帝北遷邵爲臣子所不忍聽請止樂至于三四聞者泣下翌日見左監軍撻撻命邵拜邵曰監軍與邵爲南北朝從臣無相拜禮撻撻怒執送密州囚于祚山砦復送于劉豫使

史綱

卷之二十二中

五十九

用之邵見豫只長揖責以君臣大義詞色俱厲豫怒

敕文閣待制

洪皓字光弼爲秀州司錄大水民多失業浙東綱米過城下皓首白邀留之守不可皓曰願以一身易十萬人命人感之切骨號洪佛子其後秀軍叛縱掠郡民無一得脫惟過皓門曰此洪佛子家也不敢犯爲大金通問使金人逼使仕劉豫皓曰萬里銜命不得奉兩宮南歸恨力不能磔逆豫忍事之邪留亦死不卽豫亦死不願偷生鼠狗間願就鼎鑊無悔黏罕怒

將殺之旁一酋喏曰此真忠臣也目止劒士爲之跪

請得流遞冷山陳王悟室與皓辦事不屈忽怒曰汝作和事而口硬如許謂我不能殺汝邪皓曰自分當死顧大國無受殺行人之名願投之水以墜淵爲名可也悟室義之而止金又屢欲易其官不就未幾金主以生子大赦許使人還鄉皓與張邵朱弁三人在遣中金人懼爲患猶遣人追之七騎及淮而皓已登舟見于內殿力求郡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志不忘君雖蘇武不能過豈可捨朕去邪請見慈寧宮帶人

史綱

卷之二十二中

六十

設簾太后曰吾故識尚書命撤之皓自建炎已酉出使至是還留北中凡十五年同時使者十三人惟皓邵弁得生還而忠義之聲聞于天下者獨皓而已皓見檜語連日檜不懌謂皓子迫曰尊公信有忠節得上春但官職如讀書速則易終而無味須如黃鐘大呂乃可後因忤檜貶死南雄州子适位極台輔遵邁俱登詞科名滿天下史以爲忠義之報云

張九成字子韶從楊時學權貴託人致幣曰肯從吾游當薦之館閣九成笑曰王良尚羞與嬖奚乘吾可

爲貴游客邪以對策直言寘首選楊時遺九成書曰
廷對自中興以來未之有非剛大之氣不爲得喪回
屈不能爲也

廖剛字用中拜御史中丞金人叛盟剛乞起舊相之
有德望者處以近藩檜聞之曰是欲寘我何地邪改
工部尚書邊報至從官會都堂剛謂鄭億年曰公以
百口保金人今已背約有何面目尚在朝廷乎

魏矼字邦達權吏部侍郎充館伴使秦檜召矼至都
堂問其所以不主和之意矼具陳敵情難保檜諭之

史鑑

卷之二十二中

宋

曰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矼曰相公固以誠待敵
第恐敵人不以誠待相公檜不能屈

潘良貴字子賤爲中書舍人會戶部侍郎向子諲入
見論京都舊事頗及珍玩又奏金國報聘及莫朱震
事反復良久良貴故善子諲徑至榻前厲聲曰子諲
以無益之談久煩聖聽子諲欲退高宗顧良貴曰是
朕問之又諭子諲且款語子諲復語久不止良貴叱
之退者再上色變有旨良貴放罪以集英殿修撰提
舉江州太平觀

呂本中字居仁爲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會哲宗覽
錄成鼎遷僕射本中草制有曰今晉楚之成不若尊
王而賤霸散牛李之黨未如明是以去非檜大怒言
于上曰本中受鼎風旨伺和議不成爲脫身之計諷
御史蕭振劾罷之提舉太平觀卒學者稱爲東萊先
生

陳規字元則擢徽猷閣待制守郢李橫圍城規帥軍
民禦之砲傷足神色不變糧盡出家財勞軍士氣益
振橫遣人來願得妓女罷軍規不許諸將曰圍城七

史鑑

卷之二十二中

宋

十日矣以一婦活一城不亦可乎規竟不予橫拔砦
去歷淮西安撫使規端毅和易以忠義自許尤好賑
施嘗爲女求從婢得一婦甚閑雅怪而詢之乃雲夢
張貢士女也亂離夫死無所託鬻身求活規卽輟女
爲嫁之聞者感泣

李朴字先之官秘書監自爲小官天下高其名蔡京
將彊致之拒不見中書侍郎馮熙載欲邂逅見朴朴
笑曰不能見蔡京焉能邂逅馮熙載邪

王衣字子裳遷大理少卿韓世忠執苗傅劉正彥獻

倖檻車數百兩先付大理獄將盡尸諸市衣奏曰此曹在律當誅顧其中婦女有顧買及鹵掠以從者高宗嬰然曰卿言極是朕慮不及此也卽詔自傳正彥妻子外皆釋之范瓊有罪下大理寺衣奉詔鞠之瓊不服衣責以靖康圍城中逼遷上皇擅殺吳革迎立張邦昌事瓊稱死罪衣顧吏曰囚詞服矣遂賜死釋其親屬將佐

衛膚敏字商彥命假給事中賀金主生辰膚敏奏曰彼生辰後天寧節五日金人未聞入賀而反先之以

史

卷之三十二中

六十三

失國體萬一金使不來爲朝廷羞請至燕山候之彼若不來則以幣置境上而已帝可其奏既至燕金賀使果不至遂置幣而返再使金回至中道與幹離不遇約相見入既坐金人出誓書示之膚敏却不視曰遠使久不聞朝廷事此書真偽不可知幾爲所留還進三官終禮部侍郎

韓肖胄字似夫曾祖琦守相州作畫錦堂父治守相請祠作榮歸堂肖胄除直秘閣代父任又作榮事堂郡人榮之

張翥字柔直蔡京當國求翥訓子弟翥嚴毅聲拔諸生不能堪忽謂之曰汝曹曾學走乎諸生駭而問曰嘗聞先生教令讀書徐行未聞教以走也翥曰天下被而翁破壞至此旦夕賊來先至而家汝曹惟有善走庶可逃死爾諸子大驚亟以所聞告京曰先生心恙京嬰然曰此非汝所知也卽見翥深語翥慷慨言曰宗廟社稷危在旦夕京斂容問計翥曰宜亟引耆德老成置諸左右以開導上心羅天下忠義之士分布內外爲第一義爾京因扣其所知遂以楊時薦於

史

卷之三十二中

本

是召時翥官秘閣脩撰

何鑄字伯壽拜御史中丞岳飛繫大理獄先命鑄鞠之鑄引飛至庭詰其反狀飛袒而視之背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旣而閱實俱無驗鑄察其冤白之檜不悅曰此上意也鑄曰鑄豈區區爲一岳飛者強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將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長計檜語塞改命万俟卨竟殺飛

楊愿字原仲以希合檜意起知宣州表弟王炎調新水令過之醉中謂愿曰嘗於吕丞相處得公頃歲所

通書其間頗及秦丞相之短尚記憶否愿聞之色如死灰遂留炎不聽去會愿移守金陵宴監司大合樂守卒皆怠炎即青溪得客舟以行愿憂撓而卒蕭振字德起調信州儀曹方臘寇東南振督辦軍餉無闕大將劉光世見而喜之欲以軍中俘馘授振爲賞振辭曰豈可不冒矢石而貪人之功乎婦翁許景衡以給事中召振祝之曰公至朝幸勿見薦景衡詢其故振曰今執政多私其親願爲時華弊景衡然之終敷文閣學士

史鑑

卷之二十二中

宋

六十五

范如圭字伯達授武安軍節度推官始至帥將斬人如圭白其誤帥爲已署不易也如圭正色曰節下奈何重易一字而輕數人之命帥矍然從之

王居正字剛中知婺州漕司市御炭須胡桃文鴉色者居正曰民以炭自業者率居山谷安知所謂胡桃文鴉色邪入朝以聞詔止之

黃龜年字德邵累遷中書舍人兼給事中徵時永福簿李朝旌奇之許妻以女龜年既登第而朝旌已死家貧甚或勸龜年別娶龜年正色曰吾許以諾死而

負之何以自立遂娶之

張闡字大猷拜工部尚書時數易臺諫闡力言之請增廣諫員帝曰臺諫好名如某人但欲得直聲以去闡曰唐德宗疑姜公輔爲賣直陸贄切諫願陛下深以爲鑒帝曰胡詮亦及此朕非拒諫者辨是非耳闡曰聖度當如天奈何與臣下爭名帝曰卿言是也

趙達字莊叔除校書郎未嘗私謁檜恨之達廣御製芝草詩有皇心未敢宴安圖之句檜見之怒曰達猶以爲未太平邪謂達曰館中祿薄能以家來乎達曰

史鑑

卷之二十二中

宋

六十六

親老不能涉險遠檜徐曰當以百金爲助達唯唯而已檜死帝即遷達禮部員外郎迎謂曰卿知之乎始終皆朕自擢秦檜曰薦士未嘗一語及卿以此知卿不附權貴真天子門生也

黃中字通老遷國子司業芝草生武成廟官吏陰書圖以獻宰相謂祭酒周綰與中曰治世之瑞抑而不奏何邪綰未對中曰治世何用此爲綰退謂人曰黃司業之言精切簡當惜不爲諫官以龍圖閣學士致仕朱熹裁書上謁有曰今日之來將再拜堂下惟公

坐而受之俾進於門弟子之列則某之志也其爲人敬慕如此

李彌遜字似之試戶部侍郎檜嘗邀彌遜至私第曰政府方虛員苟和奸無異議當以兩地相浼荅曰彌遜受國恩深厚何敢見利忘義顧今日之事國人皆不以爲然獨有一去可報相公檜默然

虞允文字彬甫多薦知名士及爲相籍人才爲三等有所聞見卽記之號材館錄如洪适汪應辰胡銓周必大王十朋趙如愚晁公武李燾皆其所薦用者

史鑑

卷之二十二中

宋

葉義問字審言拜同知樞密院事直言正色然不習軍旅劉錡捷書至讀之至金賊又添生兵顧謂吏曰生兵何物耶聞者掩口

葉順字子昂爲南海縣主簿攝尉盜發巡檢獲盜十餘人歸其勞於順順曰掠美欺君倖賞三者皆罪不忍爲也知常州郡無旬月儲順至未一年餘緡錢二十萬或勸獻美順曰名美餘非重征則橫斂是民之膏血也以利易賞心實耻之御史林安宅王伯庠論順子受富人錢百萬按驗無跡二人並免官上召入

勞之曰卿之清德自是愈光矣進尚書左僕射兼樞密使

周葵字立義徙殿中侍御史在職兩月言事至三十章高宗變色曰趙鼎張浚肯任事須假之權奈何遽以小事形迹之葵曰陛下卽位已相十許人其初皆極意委之卒之公議不容而去大臣亦無固志假如陛下有過尚望大臣盡忠豈大臣有過而言者一指乃便爲形迹使彼過而不改罪戾日深非所以保全之也高宗改容曰此論甚奇

史鑑

卷之二十二中

宋

施師點字聖與假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使金廷立班既定相儀者以親王將至命師點退位師點屹立請數四師點正色曰班立已定尚欲何爲不肯少動在廷相顧駭愕及後金使賀正旦至關問館伴師點今居何官館伴宇文价於班列中指以示之金使恍然曰一見正人令人眼明一日入對後殿上曰朕前飲水水過多忽暴下幸卽平復師點曰自古人君當無事時快意所爲忽其所當戒其後未有不悔者上深然之

蕭燧字照隣授平江府觀察推官秦檜當國其親黨
密告燧秋試必主文漕臺燧詰其故曰丞相有子就
舉欲以屬公燧怒曰初仕敢欺心邪檜懷之調靜江
府察推而歸燧未第時夢神人示以文書記其一聯
云如火烈烈玉石俱焚在冬青青松栢不改後歷資
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果符前夢

龔茂良字實之拜參知政事時內侍曾覲欲以大資
祿其孫茂良不許覲因茂良入堂道間伴直省官賈
光祖等當道不避街司叱之曰參知能幾時茂良陳

史

卷之二十二中

宋

奏上諭覲往謝茂良正色曰參知政事者朝廷參知
政事也覲慙退茂良取賈光祖輩下臨安府撻之後
茂良求去上諭曰俟議恢復卿當再來是日茂良內
殿奏事乃手疏恢復六事上曰卿五年不說恢復何
故今日及此退朝甚怒曰福建子不可信如此○或
謂覲密令人速之去若論恢復必再留茂良信之故
謝廓然論茂良亦以此爲罪後朱熹得副本深歎息
焉

金安節字彥亨拜敷文閣學士初筮仕未嘗求薦於

人及貴有舉薦不令人知其除司農丞或語之曰公
是張侍郎致遠爲中司時所薦盡往謝之安節曰彼
爲朝廷薦人豈私我邪竟不往其所薦晁公武龔茂
良可任臺諫皆稱職二人弗知也

黃洽字德潤除資政殿大學士知紹興府人勸之治
第洽曰吾書生蒙拔擢至此未有以報國而先營私
乎使吾一旦罪去猶有先人敝廬可託風雨夫復何
憂

史

卷之二十二中

宋

史綱卷之二十二下

明 晉安余文龍中拙編輯

男兆胤伯景校

宋

汪應辰字聖錫五歲出語驚人多識奇字家貧無膏油每拾薪蘇以繼晷從人借書一經目不忘十歲能詩游鄉校郡博士戲之曰韓愈十三而能文今子奚若應辰荅曰仲尼三千而論道惟公其然十八舉進士第一人授鎮東軍簽判歲小旱趙鼎命應辰禱雨

史綱

卷之二十二下

宋

一

名山卽應越人語之曰此相公兩鼎曰不然乃狀元兩也張九成謫邵州交游皆絕應辰時通問及其喪父應辰不遠千里往弔人皆危之通判袁州趙鼎死朱崖扶喪過郡應辰爲文祭之曰惟公兩登上宰皆直艱危之時一斤南荒遂爲死生之別事已定於蓋棺恩特容於歸骨吏付之火衢州守章傑希檜意指應辰爲死黨搜求祭文不可得歷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侍讀在朝多革弊事中貴人皆側目德壽官方斃石池以水銀浮金鳧魚於上上過之高宗指示曰

水銀正乏此買之汪尚書家上怒曰汪應辰力言朕置房廊與民爭利乃自販水銀邪應辰知之力求去遂不起

陳良翰字彥台知瑞安縣善聽訟咸得其情或問何術良翰曰無術第公此心如虛堂懸鏡耳

王希呂字仲行歷端明殿學士知紹興府天性剛勁無所回護嘗論近習用事語極切至上變色欲起希呂挽御衣曰非但臣能言之侍從臺諫皆有文字來矣佐漕江西嘗作拳石記以示僚屬一幕官舉筆塗

史綱

卷之二十二下

宋

二

數字舉坐駭愕希呂覽之喜其不阿薦之表樞字機仲爲編脩官分脩國史傳章惇家以其同里宛轉請文飾其傳樞曰子厚爲相負國欺君吾爲史官書法不隱寧負鄉人不可負天下後世公議時相趙雄總史事見之嘆曰無愧古良史

蔡洸字子平知鎮江府會西溪卒移屯建康舳艫相銜時久旱郡民築陂蓄水灌溉漕司檄郡決之父老泣訴洸曰吾不忍獲罪百姓也卻之已而大雨漕運通歲亦大熟民歌之曰我漕我水以灌以溉俾我不

奪蔡公是賴

劉章字文孫拜禮部侍郎時朝廷議經畧中原調諸郡兵民頗擾少卿趙彥端指言非是或諧彥端曰陛下究心大舉凡所圖回但資趙彥端一笑爾彥端懼不測上因夜對從容問章曰聞卿監中有笑朕者章不知狀對曰聖主所爲人焉敢笑若議論不同或者有之上意頗解上嘗問章今年幾而容貌未衰頗嘗學道否章拱對曰臣書生無他長惟菲儉自度晏嬰一狐裘三十年不易人以爲難臣以爲湯土嘉歎久

史

卷之二十二下

宋

三

之親灑宸翰以賜

周必大字子充一字洪道除參知政事有介椒房之援求爲郎者上俾諭給舍繳駁必大曰臺諫給舍與三省相維持豈可諭意不從失體從則壞法命下之日臣等自當執奏上喜曰肯如此任怨耶必大曰當予而不予則有怨不當予而不予何怨之有上曰此任責非任怨也

趙善應字彥遠性純孝親病嘗刺血和藥以進母畏雷每聞雷則披衣走其所嘗寒夜遠歸從者將扣門

遽止之曰無恐吾母露坐達明門啓而後入母生歲值卯謂卯兔神也終身不食兔父終肺疾每膳不忍以諸肺爲羞家貧諸弟未製衣不敢製已製未服不敢服一瓜果之微必相待共嘗之故人之孤女貧無所歸聘以爲己子婦同僚死不克葬子傭食他所歸其子子之貲使葬焉道見病者必收恤之躬爲煮藥歲飢率其家人輟食之半以飼飢者夏不去草冬不破壤懼傷百蟲之生聞四方水旱輒憂形于色江淮警報至爲之流涕不食累日同寮會宴善應悵然曰

史

卷之二十二下

宋

四

此寧諸君樂飲時耶衆爲失色而罷晉陵尤袤稱之曰古君子也官終兵馬都監

趙汝愚字子直早有大志每曰丈夫得汗青一幅紙始不負此生擢進士第一歷位宰相

彭龜年字子壽除起居舍人壽皇不豫龜年連三疏不獲命一日伏地扣額久不已血漬髻髻光宗曰素知卿忠直欲何言龜年奏今日無大於不過官光宗曰須用去龜年言陛下屢許臣一入官則又不然內外不通臣實痛心同知樞密院余端禮曰扣額龍墀

曲致忠惻臣子至此豈得已邪上云知之劉慶祖已帶遙郡承宣使而以太上隨龍人落階官龜年繳奏寧宗批可與書行龜年奏臣非爲慶祖借此一官爲朝廷惜此一門耳夫可與書行近世弊令也使其可行臣卽書矣使不可行豈敢因再令而遂書哉

羅點字春伯試兵部尚書光宗不過重華宮點屢奏上曰卿等可爲朕調護之黃裳對曰父子之親何俟調護點曰陛下一出卽當釋然及壽皇不豫點又隨宰執班進諫閣門吏止之點叱之而入上拂衣起宰

史

卷之二十二下

五

執引上裾點亟前泣奏越三日詔獨引點入點奏引裾爲故事上曰引裾可也何得輒入宮禁乎點引辛毗事以謝點卒趙汝愚泣謂寧宗曰黃裳羅點相繼淪謝二臣不幸天下之不幸也

陳騭字叔進知樞密院兼參知政事韓侂冑潛竊國柄吏部侍郎彭龜年論其將爲國患不報二人俱請祠騭曰以閣門去經筵何以示天下龜年竟外補侂冑語人曰彭侍郎不貪好官固也元樞亦欲爲好人邪

胡紘字應期未達時嘗謁朱熹於建安熹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紘不能異也紘不悅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雞尊酒山中未爲乏也遂去及爲監察御史劾趙汝愚引用熹首設僞學之禁

何澹字自然拜右諫議大夫時所善姜特立譙熙載頗用事劉光祖過澹語之曰曾龍之事不可再澹曰得非姜譙之謂乎光祖除殿中侍御史自上學術邪正之章澹曰近日風采一新光祖曰非立異也但嘗爲大諫言者今日言之耳旣出同院謂光祖曰何自

史

卷之二十二下

六

然見君所上章數次恍惚餌定志尤他可知也初附韓侂冑後以事稍異出知福州澹怏怏失意以書祈侂冑有曰迹雖東治心在南園侂冑家園也侂冑憐之進觀文殿學士

陳自強字勉之嘗爲韓侂冑童子師比後召見從官畢集侂冑曰陳先生老儒汨沒可念明日從官交薦其才財四年遂登樞府拜右丞歷封祈衛恭國公侂冑顯權苞苴盛行自強尤貪鄙四方致書餽必題其緘云某物并獻凡書題無并字則不開仕進干請必

諸價而後押劄都城火自強所貯一夕爲煨燼侂冑首遣之萬緡執政及列郡莫不有助不數月得六十萬緡遂倍所失之數常稱侂冑爲師王恩王恩父呼堂吏爲兄爲叔至史彌遠時籍其家遂竄雷州安置死。

鄭丙字少融知泉州爲政暴急或勸之尚寬丙曰吾積惡有素豈以晚節易所守哉聞者哂之

謝深甫字子肅調嶧縣尉歲飢有死道旁者一嫗哭訴曰吾兒也傭于某家遭掠而斃深甫疑焉徐廉得

史簡

卷之二十二下

七

嫗于他所召嫗出示之嫗驚伏曰某與某有隙賂我使誣告耳余嘉上書乞斬朱熹蔡元定絕僞學深甫擲其書語同列曰朱元晦蔡季通不過自相與講明其學耳果有何罪乎余嘉蟻蠱臣乃敢狂妄如此當相與奏知行遣以厲其餘官至少傅

許及之字深甫侂冑生日朝行上壽畢集及之後至閣人掩閣拒之及之俯僂以入爲尚書二年不遷見侂冑流涕序其知遇之意及衰遲之狀不覺屈膝侂冑惻然憐之曰尚書才望簡在上心行且進拜矣居

亾何同知樞密院事當時有由竇尚書屈膝執政之語傳以爲笑

徐應龍字允叔調衡州法曹提刑盧彥德許其京削後與辨盜獄相反彥德怒曰君不欲出我門邪應龍曰以人命傳文字所不忍也聞者多其有守

王阮字南卿知撫州韓侂冑宿聞其名特命入奏夜遣密客詣阮誘以美官阮不荅私謂所親曰吾聞公

卿擇士士亦擇公卿劉歆柳宗元失身匪人爲萬世笑今政自韓氏出吾肯出其門哉陞對畢拂衣出侂

史簡

卷之二十二下

八

冑聞之大怒批旨予祠歸隱廬山

王質字景文博通經史善屬文游太學與九江王阮齊名阮每云聽景文論古如讀酈道元水經名川支流貫穿周匝無有間斷咳唾皆成珠璣虞允文宣撫川陝辟質偕行一日令草檄契丹文援毫立就詞氣激壯允文起執其手曰景文天才也以鯁亮不回官不顯

京鏐字仲遠拜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上居高宗喪金人遣使來弔鏐爲報謝使辭樂而後就寢宴不

許鏜曰吾頭可取樂不可聞也金主歎曰南朝直臣也孝宗聞而嘉之例當增秩右相周必大言于上曰增秩常典爾京鏜奇節今之毛遂也惟陛下念之乃命權工部侍郎累遷左丞相宦者王德謙除節度使鏜乃請裂其麻上曰除德謙一人而止可乎鏜曰此門不可啓節鉞不已必及三孤三孤不已必及三公願陛下以真宗不予劉承規爲法以大觀宣政間童貫等冒節鉞爲戒上於是謫德謙而黜詞臣吳宗旦

或曰此佞
胄意也

史衛

卷之二十二下 宋

九

方信孺字孚若充樞密院叅謀官通問於金國元帥府至濠州金帥紇石烈子仁止于獄中露刃環守之絕其薪水要以五事信孺曰反俘歸幣可也縛送首謀於古無之稱藩割地則非臣子所忍言子仁怒曰若不望生還邪信孺曰吾將命出國門時已置生死度外矣至汴見元帥完顏宗浩亦堅執五說信孺辯對不少誅宗浩叱之曰前日興兵今日求和何也信孺曰前日興兵復仇爲社稷也今日屈已求和爲生靈也宗浩不能詰授以報書再議往而復還言敵所

欲者五事割兩淮增歲幣犒軍索歸正等人其一不收言佞胄再三問至厲聲詰之信孺徐曰欲得太師頭耳佞胄大怒奪三秩

王柟字汝良倫之孫也假右司郎中使金柟歸白其母母曰而祖以忠死國恩及子孫汝其勉旃母以吾老爲念乃拜命疾驅抵敵所金將烏骨論等四列坐問韓佞胄貴顯幾年矣柟對已十餘年平章國事財二年耳又問今欲去此人可乎柟曰主上英斷去之何難四人相顧而笑

史衛

卷之二十二下 宋

十

史浩字直翁官太保喜薦人才嘗擬陳之茂進職與郡上知之茂嘗毀浩曰卿豈以德報怨邪浩曰臣不知有怨若以爲怨而以德報之是有心也莫濟狀王十朋行事詆浩尤甚浩薦濟掌內制上曰濟非議卿者乎浩曰臣不敢以私害公其寬厚如此

程松字冬老知錢塘縣諂事吳曦以結佞胄佞胄以小故出愛姬松間以百千市之至則盛供帳舍諸中堂夫婦奉之甚謹居無何佞胄意解復召姬姬具言松謹待之意佞胄大喜驟擢諫議大夫滿歲未遷意

宋快快乃獻一妾于侂冑曰松壽侂冑訝其名問之
答曰欲便疵賤姓名常蒙記憶爾除同知樞密院事
知成都與曦決議開邊松欲以執政禮責曦庭叅未
幾金封曦爲蜀王松遁歸曦遣使以匣封致餽松疑
其劔也亟逃奔使者追及松不得已啓視之則金寶
也松乃西向掩淚曰吾今獲保頭顱矣

徐誼字子宜一字宏父知徽州歙縣有妻殺夫繫獄
以五歲女爲證誼疑曰婦人能一掌致人死乎緩之
未覆也會郡究實稅于庭死者父母及弟在焉乃言

史綱

卷之二十二下 宋

十一

我子欠租久繫飢而大叫役者批之墮水死矣然後
寃者得釋吏皆坐罪闔郡以爲神

丘密字宗卿除國子博士虞允文薦舉自代有旨賜
對密言恢復之志不可忘恢復之事未易舉宜甄拔
實才責以內治遵養十年乃可議北向時方遣范成
大使金祈請陵寢密言泛使亟遣無益大計徒以騷
敵孝宗不樂曰卿家墳墓爲人所據亦須理索否密
對曰臣但能訴之不能請之孝宗怒密退待罪然察
其忠不譴也

仇念字泰然官至左朝議大夫初在明州嘗欲薦一
幕官問曰君日費幾何對以十口之家日用二千念
驚曰吾爲郡守費不及此屬僚所費倍之安得不貪
遂止

高登字彥先授富川主簿兼賀州學事學故有田舍
法罷歸買馬司登請復其舊守曰買馬養士孰急登
曰買馬固急矣然學校禮義由出一日廢衣冠之士
與堂下卒何異守曰抗長吏邪曰天下所恃以治者
禮義與法度爾旣兩棄之尚何言守不能奪卒從之

史綱

卷之二十二下 宋

十二

攝獄事有囚殺人守欲奏裁曰陰德可爲登曰陰德
豈可有心爲之殺人者死而可幸免則被死之寃何
時而銷滿秩士民丐畱不獲相率餽金五十萬不告
姓名曰于守曰高君貧無以養願太守勸其咸受登
辭之不可復無所歸請置于學買書以謝士民

宋汝爲字師禹假武功大夫開州刺史使金行次壽
春遇完顏宗弼劫而縛之欲加僇辱汝爲曰死固不
辭然銜命出疆願達書吐一辭死未晚宗弼遂解縛
延之曰此山東忠義之士也命往見豫時豫僭號汝

爲出呂頤浩書與之開陳禍福勉以忠義使歸朝廷
豫悚而立曰使人使人使豫自新南歸人誰直我獨
不見張邦昌之事乎業已至此夫復何言卽拘汝爲
後亡歸上恢復方畧檜將械送金人汝爲變姓名爲
趙復徒步入蜀以終

辛棄疾字幼安帥長沙時士人或想考試官濫取第
十七名春秋卷棄疾察之信然索亞勝春秋卷易之
啟名則趙鼎也棄疾怒曰佐國元勛忠簡一人胡爲
又一趙鼎擲之地次閱禮記卷棄疾曰觀其議論必

史備

卷之二十二

士

豪傑士也此不可失啓之乃趙方也朱熹歿僞學禁
方嚴門生故舊無送葬者棄疾爲文往哭之曰所不
朽者垂萬世名孰謂公死凜凜猶生咸淳間榘枋得
過棄疾墓旁僧舍有疾聲大呼于堂上若鳴其不平
自昏暮至三鼓不絕聲枋得秉燭作文旦且祭之文
成而聲始息

劉宰字平國授泰興令有殺人獄具謂禱于叢祠以
殺一人刀忽三躍乃殺三人是神實教我爲請之
州毀其廟斬首以徇富室亡金釵惟二僕婦在置之

有司咸以爲寃命各持一蘆曰非盜釵者詰朝蘆當
自若果盜則長於今二寸明旦視之一自若一去其
蘆二寸矣訊之果伏有姑嫜婦不養者宰召二婦并
姑置一室或餉其婦而不及姑徐伺之一婦每以已
饌饋姑姑猶呵之其一反之如是累日遂得其情

李孟傳字文授進直寶謨閣常誠其子孫曰安身莫
若無競脩己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

劉頴字公實官寶謨閣直學士爲少宗正時丞相趙
汝愚謫歸相遇於廢寺泥雨不能伸足但僧床立語

史備

卷之二十二

士

曰寄謝余叅政某雖去而人才猶在朝廷幸善待之
頴曰相公人才卽叅政人才也使果賢叅政之責非
宰相之憂也余繼相善類多所全佑頴之助云余端禮
汪綱字仲舉提點浙東刑獄禱雨龍瑞宮有物蜿蜒
朱色盤旋壇上者三日綱曰吾欲雨而已母爲異以
惑衆言未竟雷雨大至歲以大熟

高定子字瞻叔知夾江縣會水潦游飢貧民親憫無
所于糴定子曰女母憂女弟持錢往常所糴家以俟
迺發縣廩給諸富家俾以時價糴至秋而償須臾米

市鄰邑有爭田十餘年不決部使者以屬定子
定子察知偽爲質劑其人不伏定子曰嘉定改元詔
三月始至縣安得有嘉定元年正月文書邪兩造遂
決

唐璘字伯玉古田人權監察御史臺史且至璘皇駭
趨避不敢詣闕母曰人言此官奸汝何得憂乎璘曰
此官須爲朝廷爭是非一拂上意或迂權貴恐重爲
大人累何得不憂母曰而第盡言吾有而兄在勿憂
璘拜謝入就職盡言無隱立臺僅百日世謂唐介再
史綱 卷之二十二下 宋 五

見終太常少卿
曹彥約字簡甫寶章閣學士知常德府陸辭言下情
未通橫斂未革帝曰其病安在對曰臺諫專言人上
不及時政下情安得通苞苴公行於都城則州郡橫
斂無可疑者

牟子才字存容直舍人院兼侍講李伯玉降官已逾
年舍人院不敢行詞子才曰故事文書行不過百刻
卽爲書行以爲叙用地帝曰謫詞皆褒語可更之子
才不奉詔丞相又道帝意子才曰脫可斷詞不可改

丞相欲改則自改之乃已吳子聰以姑知古爲女冠
得幸進知閣門子才繳之帝曰子聰之除將一月矣
乃始繳駁何也子才曰文書不過百刻此舊制也今
子才錄黃二十餘日乃至後省蓋欲俟其供職使臣
不得繳之耳給舍紀綱之地豈容此輩得以行私於
其間於是乃改丁大全與宋臣謀喉御史交章誣劾
子才帝疑之密以槩問吉安太守吳子明子明奏曰
臣嘗至子才家四壁蕭然人咸知其清貧陛下母信
讒言帝語經筵官曰牟子才之事吳子明乃謂無之
史綱 卷之二十二下 宋 六

何也衆莫敢對戴慶炯曰臣憶子才嘗繳子明之兄
子聰帝曰然事遂解

歐陽守道字公權少孤貧力學里人聘爲子弟師主
人憫其每食舍肉密歸遺母爲設二器馳送乃肯肉
食隣媼兒無不歎息感動年未三十翕然以德行爲
鄉郡儒宗舉進士唱名徐儼夫爲第一儼夫握守道
起曰吾愧出君上矣君文未嘗不在我上也授雲都
主簿歷遷秘書郎以言罷徒步出錢塘門惟書兩篋
而已咸淳三年詔大臣舉賢才少傅 文德舉九十

六人守道預焉以書謝曰史贊大將軍不薦士今大將軍薦士矣而某何以得此於大將軍哉幸蒙召擢備數三館異時或者謂其放廢無聊託身諸貴人虧傷國體則寧得而解願仍賦祠祿足矣

杲字子晰攝閬尉民有甲之子死誣乙殺之驗髮中得沙而甲舍旁有池沙類髮中者鞫問子杲溺死知六安縣民有嬖其妾者治命與二子均分二子謂妾無分法杲書其牘云傳云子從父令律曰違父教令是父之言爲令也父令子違不可以訓然妾守志

史簡

卷之三十二下

七

則可或去或終當歸二子部使者季衍覽之擊節曰九州三十三縣令之最也楊拔字純父制置使孟珙辟于幕拔以本領錢數萬費之總領賈似道稽數責償珙以白金六百令拔償之拔又散之賓客酣歌不顧似道欲殺之拔曰漢高祖以黃金四萬斤付陳平不問出入公乃顧此區區不以結豪傑之心邪似道始真之有大將立功珙坐受其拜拔爲動色因歎曰大將立功庭參納拜信堯整不如毛椎子也於是謝絕賓客治進士業遂終第

調潭州節度推官王登還於沙市極談至夜分揆退

曰王景宋滿身是膽惜欠沉細如揆副之何事不可爲也但恐終以勇敗後登提兵援蜀夜分經理軍事忽絕倒五藏出血幕客唐舜申至登尚瞪目視所上文書俄而卒人以爲知言亡日舜申舟經漢陽有蜀聲呼唐舜申者三左右曰景宋聲也是夕舜申卒

鄭清之字德源不好立異湯巾嘗論事侵清之及清

之再相巾求去清之曰已欲作君子使誰爲小人力

挽留之趙葵視師年餘乞罷上未有以處之清之曰

史簡

卷之三十二下

八

非使作相不足以耐勞陛下豈以臣故邪臣必不因蔡來遽引退臣願爲左使蔡居右上從之蔡竟不果來

葉夢鼎字鎮之王份嘗以言去官及死其子懇求遺澤夢鼎明其無罪似道以爲恩不已出罷省部吏數人榜其姓名于朝夢鼎怒曰我斷不爲陳自強即求去似道之母讓似道曰葉丞相安於家食未嘗希進汝強與以相印今乃牽制至此若不從吾言吾不食矣似道曰爲官不得不如此時策楊妃宰相無拜禮

之
夫以夢鼎以笏抑之起山以日乞還用里詔勉留

妻俱近五十無子其妻資遣之往臨安置妾既得妾
察之有憂色且以麻束髮外以絲飾之問之泣曰妾
故趙知府女也家四川父歿家貧故鬻妾以爲歸葬
計耳卽送還之其母泣曰計女聘財猶未足以給歸
費且用破矣將何以耐汝徐曰賤吏不敢辱娘子聘
財盡以相奉且聞其家尚不給盡以囊中貲與之遂

史簡

卷之二十二下

九

獨歸妻迎問之曰妾安在告以其故且曰吾思之無
子命也我與汝周旋久若有子汝豈不育必待他人
婦乃育哉妻亦喜曰君設心如此行當有子矣明年
生韶官浙西制置使贈太師越國公

羅必元字亨文調崇仁丞真德秀入叅大政必元移
書曰老醫膏云傷寒壞症惟獨參湯可救之然其活
者十無二三先生其今之獨參湯乎

汪立信月微眇荆湖安撫制置知江陵府時襄陽被
圍危急移書買似道獻二策似道大怒抵書于地

曰賂賊狂言敢爾尋廢斥之咸淳十年大元兵入復
以立信爲江淮招討使以援江上諸郡立信卽日上
道以妻子託愛將金明執其手曰我不負國家余必
不負我遂行與似道遇于湖似道拊立信背哭曰不
用公言以至于此立信曰平章平章賂賊今日更說
一句不得似道問立信何自而得今江南無一寸乾淨
地某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死要麼死得分明爾旣至
建康則守兵悉潰至高郵聞似道帥又潰歎曰吾今
日猶得死於宋土也迺寘酒召賓佐與訣手爲表起

史簡

卷之二十二下

二十

居三宮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握拳撫案者三以
是失聲三日扼吭而卒元丞相伯顏入建康聞而歎
曰宋有是人有是言哉使果用我安得至此命求其
家厚卹之曰忠臣之家也

胡穎字叔獻爲湖南提舉衡州有靈祠吏民夙所畏
事穎微之作來諗堂奉母居之嘗語道州教授楊允
恭曰吾夜必瞑坐此室察影響咸無有允恭對曰以
爲無則無矣從而察之則是又疑其有也穎甚善其
言爲廣東經畧安撫使潮州僧寺有大蛇能驚動人

前後守皆信奉之。穎聞其事，檄潮州令僧昇蛇至其大如柱而黑色，載以闌檻。穎令之曰：「爾有神靈，當三日見變。怪過三日，則汝無神矣。」既及期，蠢然猶衆蛇耳。遂殺之，毀其寺，并罪僧在浙西榮王府十二人行劫。穎悉斬之。一日，輪對理宗，曰：「聞卿好殺，意在折獄。」穎曰：「臣不敢屈太祖之法，以負陛下。非嗜殺也。帝爲之嘿然。」

趙葵字南仲，年十三，一日父方賞將士，恩不償勞，軍欲爲變。葵覺之，函呼曰：「此朝廷賜也，本司別有賞資。」

史綱

卷之二十二下

三十一

軍心賴一言而定。特授少師，封異國公。

程元鳳字申甫，在政府一契家子，求貳令。元鳳不許，乃以先世爲言。元鳳曰：「先公疇昔相薦者，以其粗知恬退故也。今子所求，躡次豈先大夫意哉？」矧以國家官爵報私恩，某所不敢有。嘗遭元鳳論列者，其後更薦拔之，每曰：「前日之彈劾，成其才也。今日之擢用，盡其才也。」

江萬里字子遠，父燁，大父璘，鄉稱善人。其鄰史知縣者，夸其能，杖譁健士璘，語璘曰：「史祖父故寒士，今居

官以杖士人，自喜於我心有不釋然。審爾史氏，且不昌汝其戒之。是夕，燁妻陳夢貴人入其家，曰：「以汝家長有善言，故來已。而有娠生萬里，歷叅知政事，賈似道以去。要君帝初卽位，呼爲師宰相，至涕泣拜留之。萬里以身掖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不知所爲，下殿舉笏謝萬里曰：『微公似道，幾爲千古罪人。』」

章鑑字公秉，拜右丞相兼樞密使，予祠元兵入有告鑑家。匿寶璽者，霜晨鑑方擁敗衾臥，兵士至大索其

史綱

卷之二十二下

三十二

室惟敝篋貯一玉杯，餘無一物。人頻歎其清約。鑑在朝日號寬厚，然與人多許可。士大夫目爲滿朝散。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爲童子時見學宮所祠鄉先生歐陽修、楊邦乂、胡銓像，皆謚忠卽欣然。慕之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年二十舉進士，對策萬餘言，不爲榮一揮而成理宗親拔第一。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鉄石，臣敢爲得人賀。」歷湖南提刑，故相江萬里愀然曰：「吾老矣，觀天時人事當有變。吾閱人多矣，世道之責其在君乎？君其勉之。」進

少保信國公爲元帥張弘範所執不拜弘範以客禮見之使爲書招張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為人叛父母可乎索之固乃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世祖欲官之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矣倘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衆爲之請留夢炎持不可卒殺之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史衛

卷之二十二下

二十三

許應龍字恭甫五歲通經旨坐客曰小兒氣食牛應龍應登丈夫才吐鳳四坐嘉歎官端明殿學士包恢字宏父知建寧閩俗以九月祠五王生日靡金帛傾市奉之恢曰彼非犬豕安得一日而五子同生非不祥者乎而尊畏之若是衆感悟爲之衰止知隆興府有母愬子者恢得其與僧姦狀因責子侍養跬步不離僧無由至母乃託大諱日入寺作佛事以籠盛僧以歸恢知之使人要置公庫逾月吏報籠中臭達于外恢命沉于江語其子曰爲汝除此害矣又

歿者假子婦棺以歛家貧不能償婦愬于恢恢怒買一棺給其婦臥棺中以試就掩而葬之

陳仲微字致廣調莆田尉寓公有誦仲微於當路而密授以薦牘者仲微受而藏之踰年其家負縣租竟逮其奴寓公有怨言仲微還其牘緘封如故其人慚謝終其任不敢撓以私

陳垣字和仲大父叔平與樓鑰友善鑰哭之垣纔四歲出揖如成人鑰指槃中銀杏使屬對垣應聲曰金桃問何所據對以杜詩鸚鵡啄金桃鑰竦然曰

史衛

卷之二十二下

二十四

友不歿矣登進士第遷太常博士時賈貴妃入內垣言乞去君側之蠱媚以正主德從天下之公論以新庶政史彌遠召垣問之曰吾甥殆好名耶垣曰好名孟子所不取也夫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

趙逢龍字應甫遷宗正少卿家居講道四方從遊者皆爲鉅公名士丞相葉夢鼎出判慶元修弟子禮謂師門庠陋欲市其鄰居充拓之逢龍曰鄰里粗安一旦驚擾彼雖勉從我能無媿於心或問何以裕後逢

龍笑曰吾愛子孫學行不進不患其機乘也

孫子秀字元實調吳縣主簿有妖人稱水仙太保郡守王遂將使治之莫敢行子秀奮然請往焚其廬碎其象沈其人於太湖曰實汝水仙之名矣妖遂絕

李伯玉字純甫權禮部侍郎同修國史賈似道嘗集百官議事忽厲聲曰諸君非似道拔擢安得至此衆默然莫敢應者伯玉荅曰伯玉殿試第二名平章不拔擢伯玉地步亦可以至此似道改容趙汝騰嘗薦八士各有品目於伯玉曰銅山鉄壁立朝風節大較史轡

卷之三十二下

三五

似之

馮去非字可遷以言罷歸舟泊金焦山有僧上謁周旋甚款因乘間致丁大全意願母遽歸少俟收召誠得尺書以往成命卽下去非奮然正色曰程丞相蔡叅政率老夫至此今歸吾廬山不復仕矣斯言何爲至我絕之不復與言

楊文仲字時發入太學升內舍時言路頗壅因季冬雷震帥同舍叩閣極言時事有曰天本不怒人激之使怒人本無言雷激之使言一時爭傳誦之

謝枋得字君直爲人豪爽每觀書五行俱下一覽終身不忘與人論古今治亂必掀髯抵几跳躍自奮以忠義自任徐霖稱其如驚鶴摩霄不可籠繫拜江西招諭使信州不守乃變姓名入建陽市中賣卜元丞

相怱兀台將旨詔之執手相勉勞枋得曰上有堯舜下有巢由枋得名姓不祥不敢赴詔丞相義之不強也後又有旨求江南人材尚書留夢炎以枋得薦枋得遣書夢炎曰江南無人材求一瑕呂飴甥程嬰杵臼廝養卒不可得也今吾年六十餘矣所欠一死耳

史轡

卷之三十二下

三六

豈復有它志哉參政魏天祐怒其傲岸不爲禮強之而北枋得卽日食菜果至京師病憫忠寺見壁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爾吾豈不汝若哉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怒曰吾欲死汝乃欲生我邪棄之於地終不食而死

張逸字大隱知青神縣東南有松栢灘夏秋暴漲多覆舟逸禱江神不驗月灘爲徙五里時人異之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華陽騶長殺人誣道旁行者縣令受財獄既具乃使殺人者守囚逸曰囚色冤守者氣

不直豈守者殺人乎因始敢言而守者果服立誅之蜀人以爲神

葉康直字景溫知光化縣豐稷爲穀城今俱以治績顯人歌之曰葉光化豐穀城清如水平如衡

周敦頤字茂叔爲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敦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調南安軍司理叅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敦頤獨與之辨不聽乃委手版歸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悟因得免通判虔州趙抃守

史鑑

卷之二十二下

宋

二十七

虔初臨之甚威後熟視其所爲乃大悟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程珦使二子顥顥往受業焉顥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程顥未悟訪敦頤遂與詳說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顥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邪其善開發人類此

程珦知龔州時宜獠區希範旣誅鄉人忽傳其神降言當爲我南海立祠於是迎其神以往至龔珦使詰之曰比過潯潯守以爲妖投祠具江中逆流而上守

懼乃更致禮珦使復投之順流去其妄乃息徙漢州嘗宴客開元僧舍酒方行人謹言佛光見觀者相騰踐不可禁珦安坐不動頃之遂定

程顥字伯淳調鄆上元主簿鄆民有借兄宅居者發地得瘞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顥問幾何年曰四十年彼借居幾時曰二十年矣遣吏取十千視之謂訴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卽遍天下此皆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不能荅茅山有池產龍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嘗取二龍入都半塗失其一中使

史鑑

卷之二十二下

宋

二十八

云飛空而逝矣民俗嚴奉不懈顥捕而脯之爲晉城令富人張氏父歿旦有老叟踵門曰我汝父也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叟曰身爲醫遠出治疾而妻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顥質其驗取懷中一書進其所記曰某年月日抱兒與張三翁家顥問張是時纔四十安得有翁稱叟駭謝熙寧初爲監察御史裏行神宗數召見每退必曰頻求對欲常常見卿一日從容咨訪報正午始趨出庭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王安石議更法令言者攻之甚力顥被旨赴中堂議事

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安石爲之婉屈

張戢字天祺爲監察御史裏行累章論王安石亂法又詣中書爭之安石舉扇掩面而咲戢曰戢之狂直宜爲公咲然天下之咲公者不少矣趙抃從旁解之戢曰公亦不得爲無罪抃有婉色

邵雍字堯夫居洛不仕熙寧行新法吏牽迫不可爲或投劾去雍門生故友居州縣者皆貽書訪雍雍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史鐸

一分賜矣投劾何益邪

卷之二十二下 宋

三十九

黃餘字直卿知安慶府築城衛民城成會上元日張公士民扶老携幼往來不絕有老嫗百歲二子輿之諸孫從至府致謝幹禮之命具酒炙且勞以金帛嫗曰老婦之來爲一郡生靈謝耳太守之賜非所冀也不受而去後金人被黃州沙窩諸關淮東西皆震獨安慶按堵如故繼而淋潦餘月巨浸暴至城屹然無虞舒人德之相謂曰不殘于寇不蹈于水生汝者黃父也

李燔字敬子直祕閣主管慶元至道官嘗曰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爲職事方爲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卽功業矣又曰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體夫子無入不自得者正以磨挫驕奢不至居移氣養移體因誦古語曰分之所在一毫躋攀不上善處者退一步耳

張洽字元德爲袁州司理叅軍民有殺人賄其子焚之居數年事敗洽治其獄無狀憂之且白郡委官體訪俄夢有人拜于庭示以傷痕在脅翌日委官上其史鐸

事果然

卷之二十二下 宋

三十九

龔崇義遷國子司業郭忠恕嘗以其姓嘲之曰近貴全爲贖攀龍卽作龔雖然三個耳其奈不成聰崇義對曰僕不能爲詩聊以一聯奉答卽云勿笑有三耳全勝畜二心蓋因其名以嘲之忠恕大慙

王昭素拜國子博士每市物隨所言而還直未嘗論高下縣人相告曰王先生市物無得高取其價也治所居室有椽木積門中夜有盜者挾門將入昭素覺之卽自門中潛擲椽於外盜者慙而去由是里中無

盜家有一驢人多來假將出先問僮奴曰外無假驢者乎對云無然後出其為人純質若此

孫復字明復石介以下皆師事之年四十不娶李迪知其賢以其弟之子妻之復初猶預介與諸弟子詰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欲托以子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復乃聽范仲淹富弼皆薦之遷殿中丞

楊萬里字廷秀進寶謨閣學士韓侂胄用事欲網羅四方知名士相羽翼嘗築南園屬萬里爲之記許以

史鑿

卷之二十二下

三十一

掖垣萬里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也竟臥家十五年

蔡元定字季通聞朱熹名往師之熹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與義僞學禁設元定謫道州聞命卽就道熹與從游者數百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興嘆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

陸九淵字子靜嘗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

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或勸其著書九淵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又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

胡寅字明仲安國弟之子也寅將生弟婦以多男欲不舉安國妻夢大魚躍盆水中急往取而子之少桀黠難制父閉之空閣其上有雜木寅盡刻爲人形安國曰當有以移其心別置書數千卷於其上年餘寅悉成誦不遺一卷

林震字時隱聚書數千卷皆自校讐謂子孫曰吾爲汝曹獲良產矣

史鑿

卷之二十二下

三十二

廖德明字子晦知莆田縣會有顯者欲取邑地廣其居德明不可守會僚屬論之德明曰太守天子守土之臣未聞以土地與人者守乃慙服還廣東提舉刑獄歲當薦士朝貴多以書託之德明曰此國家公器也悉不啟封還之鄉人爲主簿德明聞其能薦之會行縣簿感其知已置酒延之悉假富人觴豆甚盛德明怒曰一主簿乃若是侈邪必貪也於是追還薦章其公嚴類此

郭昱好爲古文狹中詭僻嘗獻書於宰相趙普自比

巢由朝議惡其矯激故久不調後復伺普望塵自陳
普笑謂人曰今日甚榮得巢由拜於馬首

和峴字晦仁生之年適父凝入翰林加金紫知貢舉
凝喜曰我平生美事三者併集此子宜於我也因名
之曰三美官判太常寺

和嶠字顯仁凝第四子也幼能詩疑奇之語峴曰此
兒他日必以文章顯吾老矣不見汝曹善保護之擢
進士第歷判吏部銓嶠好修飾容儀自五鼓張燈燭
至辨色冠帶方畢頗能文上寵待之欲召入翰林謂

史籀

卷之二十二下

三

近臣曰嶠眸子眊眊然胸中必不正不可以居近侍
其命遂寢

高順字子奇後唐進士同輩給之曰何不從裴僕射
求知乎時裴皞致仕後進無至其門者順性純樸信
其言以文贄於皞明年禮部侍郎馬裔孫知貢舉乃
辟門下生也皞以順語之遂擢乙科後以病免太宗
拜左補闕致仕順有清節力學彊記手寫書千餘卷
符彥卿待之甚厚或過致優給順計口受費餘皆不
納

穆修字伯長性剛介張知白守臺有豪士作佛廟成
知白使人召修作記記成不書士名士以白金五百
遺修爲壽且求載名于記修投金庭下趣裝去郡士
謝之終不受且曰吾寧糊口爲旅人終不以匪人污
吾文也

石延年字曼卿跌宕任氣節讀書通大畧爲文勁健
詩最工善書喜劇飲嘗與劉潛造王氏酒樓對飲終
日不交一言王氏怪異以爲非常人益舉美酒有果
二人飲啖自若至夕無酒色相揖而去明日都下傳

史籀

卷之二十二下

三

王氏酒樓有二仙來飲已乃知劉石也官太子允

劉潛字仲方卓逸有大志好爲古文知蓬萊縣代還
過鄆州方與曼卿飲聞母暴疾函歸母久潛一慟遂
絕其妻復撫潛大號而歎時人傷之曰子久于孝妻
死于義

蕭貫字貫之兵部員外郎俊邁能文尚氣槩初感疾
夢綠衣中人召至帝所賦禁中曉寒歌詞語清麗人
以比唐李賀

孫唐卿字希元通判陝州習氏有母再適人而父及

葬其父恨母之不得祔盜母之喪而同葬之有司論以法唐卿時權府事乃曰是知有孝而不知有法爾乃釋之

楊真字審賢有雋才其友夢真作龍首山人真自謂龍首我四冠多士山人無祿位之稱我其終是乎果舉進士第一授將作監丞通判潁州未至官持母喪病卒

唐伯虎字長儒其父游瀘南伯虎兄弟居母喪于丹山夜半蹴弟庚曰吾夢收父書發之得函來二字吾

史籀

卷之二十二下

三十五

父得無他乎吾心動矣汝奉母真朝夕吾趨瀘南起畏糧三日半至父果病甚見伯虎大驚問其故具告之父歎曰天告汝也是日疾少間伯虎具舟侍父以歸

文同字與可方口秀眉以學名世操韻高潔自號笑笑先生善詩文篆隸行草飛白文彥傳奇之致書同曰與可襟韻洒落如晴雲秋月塵埃不到同善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縑素請者足相躡於門同厭之投繯於地罵曰吾將以爲韉好事者傳之以爲

口實知湖州至宛丘驛沐浴衣冠正坐而卒崔公度嘗與同同爲館職見同京南殊無言及將別但云明日復來乎與子話公度意以爲畫明日再往同曰與公話則左右顧恐有聽者公度乃知將有言非畫也同曰吾聞人不妄語者舌可過鼻卽吐其舌三疊之如餅狀引之至眉間公度大驚及京中傳同歿公度乃悟所見非生者

陳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已與趙挺之爲友壻素惡其人適豫郊祀行禮寒甚衣無綿妻就假於挺之家師

史籀

卷之二十二下

三十六

道問所從得却去不肯服遂以寒疾歿李薦字方叔以文謁蘇軾於黃州軾謂其筆墨瀾翻有飛沙走石之勢拊其背曰子之才萬人敵也抗之以高節莫之能禦又數年再見軾軾問其所著歎曰張耒泰觀之流也試禮部偶遺賦詩以自責呂大防歎曰有司試藝乃失此奇才邪軾與范祖禹謀曰薦雖在山林其文有錦衣玉食氣棄奇實於路隅昔人所歎我曹得無意哉將同薦諸朝未幾相繼去國不果軾以薦哭之慟曰吾愧不能死知已至于事師之

勤渠敢以生歿爲間卽走許汝間相卜地兆授其子作文祭之曰皇天后土鑒一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環萬古英靈之氣詞語奇壯讀者爲悚

劉恕字道源少穎悟書過目卽成誦八歲時坐客有言孔子無兄弟者恕應聲曰以其兄之子妻之一坐驚異

郭祥正字功父母夢李白而生少有詩聲梅堯臣方擅名一時見而歎曰天才如此真太白後身也

米芾字元章爲文奇險不蹈襲前人軌轍妙翰墨遇

史稿

卷之二十二下

宋

三七

古器物書畫則極力求取必得乃已好潔成癖不與人同巾器知無爲州治有巨石狀奇醜芾見大喜曰此足以當吾拜具衣冠拜之呼之爲兄嘗奉詔做黃庭小楷作周興嗣千字韻語子友仁字元暉亦善書

謫世號小米

汪藻字彥章與胡仲俱以文名人爲之語曰江左二寶胡仲汪藻

曹覲字仲寶以太子中舍知封州儂智高叛攻城被執粹使拜且誘之曰從我得美官付汝兵柄以女妻

汝覲不肯拜且誓曰人臣惟北面拜天子我豈從爾求生邪速殺我幸矣徙置舟中覲不食者兩日探懷中印章授其從卒曰我且歿若求間道以此上官賊知無降意害之

趙師旦字潛叔知康州儂智高攻城師旦語妻使負其子以匿遂與押監馬貴部士卒固守州城召貴食貴不能食師旦獨飽如平時至夜貴臥不安席師旦卽臥內大鼾遲明賊攻城愈急左右請少避師旦曰戰歿與戮歿何如衆皆曰願爲國家歿至城破無一

史稿

卷之二十二下

宋

三八

人逃者矢盡與貴俱還據堂而坐兵入脅師旦師旦大罵曰饑餒朝廷負若何事乃敢反邪天子發一校兵汝無遺類矣智高怒并害之

李若水字清卿拜吏部侍郎扈從帝出郊金人逼帝易服若水抱持而哭詆金人爲狗輩曳出擊之敗面氣結仆地絕不食或勉之曰事無可爲者公昨雖言國相無怒心今日順從明日富貴矣若水歎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哉其僕亦來慰解曰公父母春秋高若少屈異得一歸覲若水叱之曰吾不復顧家

矣忠臣事君有死無二然吾親老汝歸勿遽言令兄弟徐言之可也因數粘罕失信五事罵不絕口裂頸斷舌而死臨死無怖色爲歌詩卒曰矯首問天今天卒無言忠臣效死今死亦何憊聞者悲之後有自北方逃歸者云金人相與言遼國之亡死義者十數南朝惟李侍郎一人

張確字子固知隆德府金人圍城諭使降確怒叱曰確守土臣當以死報國頸可斷腰不可屈乃戰而死欽宗召見其子審慰撫之曰卿父今之巡遠也得其

史

卷之二十二下

三十九

死所矣復何恨使爲將爲守者皆如卿父朕顧有今日邪

朱昭字彥明爲震武城兵馬監押攝知城事夏人圍城四日不可復支昭退坐廳事召諸校謂曰城且破妻子不可爲賊汚幸先戕我家而背城死戰勝則東嚮圖大功不勝則暴骨燒內大丈夫一生之事畢矣衆未應昭幼子戲塔下遽起手刃之長子驚視又殺之徑領數卒屠其家人昇屍納井中邵將賈宗望母適過前昭起呼曰媼鄰人也吾不欲刃請自入井媼

從之遂併覆以土將士將妻孥者皆盡殺之昭謂衆曰我與汝曹俱無累矣勒衆於通衢接戰自暮達旦屍填街不可行昭躍馬從缺城出馬蹶墜賊譴曰得朱將軍矣欲生致之昭瞑目仗劍無一敢前旋中矢而死

楊邦乂字晦稷博通古今目不視非禮少處郡學同舍欲褻其守拉之出託言故舊家實倡館也邦乂初不疑酒數行媚女出邦乂愕然疾趨還舍解其衣冠焚之流涕自責知深陽縣金人濟江督餉戶部尚書

史

卷之二十二下

四十

李稅建康守陳邦光皆迎降金帥完顏宗弼入城邦乂不屈膝以血大書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爲他邦臣宗弼許以舊官邦乂以首觸柱礎流血曰世豈有不畏死而可以利動者速殺我翌日宗弼與稅邦光宴堂上立邦乂于庭邦乂叱之曰天子以若扞城敵至不能抗更與共宴樂尚有面目見我乎有劉團練者以幅紙書外活二字示邦乂曰若無多云欲死趣書死字邦乂奮筆書死字金人相顧動色已而遣望大罵曰若女真圖中原天寧久假汝行磔汝萬段安

得汚我宗弼大怒殺之剖取其心

郭永守大名金人攻城城陷永坐城樓上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巢傾卵覆汝輩亦何之茲命也眾降金人遣騎召永永正衣冠南向再拜訖易幅巾而入黏罕曰沮降者誰永熟視曰不降者我金人奇其貌且素聞其賢乃自相語欲嚼以富貴永瞋目唾曰無知犬豕恨不醢爾以報國家何說降乎怒罵不絕金人諱其言麾之使去永復厲聲曰胡不速我死當率義鬼滅爾曹金人怒乃殺之一

史綱

卷之二十二下

四十一

家皆遇害見者無不面慟

唐琦衛士也高宗航海琦病留越州李鄴以城降金人琶八守之琦袖石伏道旁伺其出擊之不中被執琶八詰之琦曰欲碎爾首死爲趙氏鬼耳琶八曰使人人如此趙氏豈至是哉又問曰李鄴爲帥尚以城降汝何人敢爾琦曰鄴爲臣不忠吾恨不得手刃之尚何言斯人爲乃顧鄴曰我月給才石五斗米不肯背其主爾享國厚恩乃若此豈復齒人類哉詬罵不少屈琶八趣殺之

李震爲小校金人迫京師震率所部三百人出戰殺人馬七百餘已而被執金人曰南朝皇帝安在震曰我官家非爾所當問金人怒絀諸庭柱斮割之膚肉垂盡腹有餘氣猶罵不絕口

何充通判泰州攝州事闕破自刺不死大軍帥呼之語許以不殺充曰吾三世食趙氏祿爲趙氏死不憾帥設帟幄環坐諸將而虛其賓席呼充曰汝能降卽坐此充踞坐地求死遂罷它日欲辯其髮而髡其頂曰可殺不可髡又使署招民榜曰吾監州也榜必不

史綱

卷之二十二下

四十二

可署大將遺以酒茗羊牛肉皆卻之水飲絕不入口敵將問之大將曰此南家好漢也使之卽死於是斬其首充妻陳罵不絕口初充之見呼也陳以一家往帥曰不呼汝何以來陳曰吾求死爾及充死東望再拜曰臣夫婦雖死可以對趙氏無愧矣眾以石擊殺之

李芾字叔章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大元兵入矢盡無鹽飲血死戰圍益急芾坐熊湘閣召帳下沈忠道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於俘汝盡

殺之而後殺我忠伏地叩頭辭以不能帶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乃徧刀之市亦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慟舉身投地乃自刎潭民間之多舉家自盡域無虛井縊林木者累累相比

趙卯發字漢卿通判池州擢州事大兵至都統張林欲降卯發知不可守乃置酒會親友飲訣謂其妻雍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曰君爲命官我爲命婦君爲忠臣我獨不能爲忠臣婦乎卯發笑史籍

卷之二十二下

四三

曰此豈婦人女子之所能也雍曰吾請先君死卯發笑止之明日乃散其家資與其弟姪僕婢悉遣之兵薄池卯發晨起書几上曰君不可叛城不可降夫婦同歿節義成雙又爲詩別其兄弟與雍盛服同縊死于從容堂

徐應鑣字巨翁補太學生宋亡應鑣與其子琦松女元娘誓共焚子女皆喜從之具酒肉祀岳飛祠祭畢餉諸僕諸僕醉臥應鑣乃與其子女入梯雲樓積諸房書籍箱笥四周縱火自焚一小僕未寐聞火聲起

至樓下穴扉視之應鑣父子儼然坐立如廟塑像走報諸僕壞壁入撲滅火應鑣不能死與其子女快怏出戶去倉卒莫知所之翌日得其尸祠前井中皆僵立瞠目面如生諸僕爲具棺歛殯之西湖金牛舍

陳文龍字君貴拜叅知政事知興化軍大兵入通判曹澄孫迎降執文龍至軍中欲降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邪不屈械繫餓死其母繫福州尼寺中病甚無醫藥左右視之泣下母曰吾與吾兒同歿又何恨哉亦死衆歎曰有斯母宜有是兒史籍

卷之二十二下

四四

爲收塋之蒲壽庚以泉州降告其民曰陳文龍非不忠義如民何聞者笑之

陳淳字君銳下第挾策西遊時呂惠卿帥鄜延淳戎服往見惠卿問相見何事淳曰大丈夫求見大丈夫又何事惠卿器之歷淮南招撫使與金兵戰死

吳楚材名炎以字行知建昌軍大元兵誘降衆多解去楚材走光澤被執郡遣錄事婁南良訊之曰汝何爲錯舉楚材抗聲曰不錯不錯如府錄所爲乃大錯爾府錄受宋官爵今乃爲敵用事還思身上綠袍自

何而得吾一鄙儒特爲忠義所激爲國出力事雖不成正不錯也南良愧而語塞吳浚斬楚材父子傳首諸邑

米立爲江西制置使黃萬石帳前都統制大兵畧江西立迎戰于江坊被執不降繫獄行省遣萬石諭之曰吾官銜一箇先牌寫不盡今亦降矣立曰侍郎國家大臣立一小卒爾何足道但三世食趙氏祿趙氏何以生爲立乃生擒之人與投拜者不同萬石再三說之不屈遂遇害

史簡

卷之三十二下

甲五

何時字了翁臨江軍司理叅軍郡獄相傳舊斬一寇屍能行一里許衆神之臻爲肉身阜陶時至取故牘閱此寇嘗掠殺數人曰如此可爲神乎命鞭之沉於水人服其明

劉士昭嘗爲鐵工與鄉人同謀復太和縣敗血指書帛云生爲宋民死爲宋鬼赤心報國一死而已因以其帛自縊殲其黨入獄多乞憐苟免有王士敏者獨慷慨不撓題其裾此生無復望生還一死都歸談笑間大地盡爲腥血汚好收吾骨首陽山臨刑歎曰恨

吾病失聲不能大罵耳

顧忻母老目不能睹動忻日夜號泣祈天刺血寫佛經數卷母目忽明燭下能縫衽九十餘無疾而終朱泰家貧鬻薪養母一日鷄初鳴入山及明憇于山足遇虎搏攫負之而去泰已瞋眩行百餘步忽稍醒厲聲曰虎爲暴食我所恨母無託耳虎忽棄泰於地走不顧如人疾驅狀泰匍匐而歸不踰月如故鄉里聞其孝感率金帛遺之曰爲朱殘虎

史簡

卷之三十二下

四六

楊芾字文卿性至孝歸必市酒肉以奉二親未嘗及妻子歲大饑爲親負米百里外遇盜奪之不與欲兵之芾慟哭曰吾爲親負米不食三日矣幸哀我盜義而釋之

楊慶父病貧不能召醫迺剉股肉啖之良已其後母病不能食慶取右乳焚之以灰和藥進焉入口遂差久之乳復生

陳搏字圖南四五歲時戲澗水岸側有青衣嫗乳之自是聰悟日益及長讀經史百家之言一見成誦頗以詩名隱棲武當山九室巖華山雪臺觀少華石室

每寢處多百餘日不起能逆知人意齋中有大瓢挂壁上道士賈休復心欲之搏已知其意謂日子來非有他蓋欲吾瓢爾呼侍者取以與之休復大驚以爲神郭沆夜宿雲臺觀搏中夜呼令趣歸沆未決有頃復曰可勿歸矣明日沆還家果中夜母暴得心痛幾死食頃而愈後化形於蓮化峯下經七日支體猶溫有五色雲蔽塞洞口彌月不散

种放字名逸數兄皆干進獨放與母俱隱終南豹林谷之東明峯結草爲廬以講習爲業陝西轉運宏惟

史簡

卷之二十二下 宋

早七

幹言其材行詔使召之其母恚曰常勸汝勿聚徒講學身既隱矣何用文爲果爲人知而不得安處我將棄汝深入窮山矣放稱疾不起其母盡取其筆硯焚之轉居窮僻母卒後至京師歷拜工部侍郎杜鎬誦北山移文以譏之

林逋字君復結廬西湖之孤山善行書喜爲詩其詞澄淡峭特多奇句既就藁隨輒棄之或謂何不錄以示後世逋曰吾方晦迹林壑且不欲以詩名一時况後世乎然好事者往往竊記之臨終爲詩有茂陵他

日求遺藁猶喜曾無封禪書之句仁宗嗟悼謚和靖先生

孔旼字寧極歷官不赴盜嘗入旼家發其廩粟收避之縱其所取嘗逢羸弱者爲盜掠奪其貲旼追盜與語責之以義解金畀之使歸所掠居山未嘗逢毒蛇虎豹或謂之日子母夜行此亦可畏旼曰無心則無所畏

張愈字少愚居青城山白雲谿六召不應杜門著書未就而卒妻蒲氏名芝賢而有文爲之誄曰高視往

史簡

卷之二十二下 宋

早八

古哲士實殷施及秦漢餘烈氛氲挺生英傑卓爾逸羣孰謂今世亦有其人其人伊何白雲隱君嘗曰丈夫趨世不偶仕非其志祿不可苟營營末途非吾所守吾生有涯少實多艱窮亦自固困亦不顯不貴人得知命樂天脫簪散髮眠雲聽泉有峯千仞有溪數曲廣成遺趾吳興高躅疏石通徑依林架屋麋鹿同羣晝遊夜息嶺月破雲秋霖酒竹清意何窮真心自得放言遺慮何榮何辱孟春感疾閉戶不出豈期遂往英標永隔抒詞哽噎揮涕沈淵人誰無歎惜乎材

賢已矣吾人嗚呼哀哉

吳瑛字德仁以虞部員外郎致仕臨溪築室種花釀酒家事一付子弟賓客至必飲飲必醉或困卧花間客去亦不問有藏否人物者不附一語但促奴益行酒嘗有貴客過之瑛酒酣而歌以樂器扣其頭爲節客亦不以爲忤視財物如糞土妹婿輒取家財數十萬貸人不能償瑛哀之曰是人有母得無重憂召而焚其券門生爲治田事歷歲忽謝去曰聞有言某簿書爲欺者誼不可留瑛命取前後文書示之蓋未嘗

史

卷之二十二下

五

祭封也盜入室覺而不言且取其被乃曰他物惟所欲夜正寒幸舍吾被其真率曠達類此

杜生者潁昌人不知其名縣人呼爲杜五郎有屋三間與其子並居前有空地丈餘卽離門不出門者三十年黎陽尉孫軫往訪之間所不出門之因笑曰以告者過也指門外一桑曰憶十五年前亦曾納涼其下何謂不出但無用於時無求於人偶自不出耳何足尚哉

順昌山人靖康末有避亂於順昌山中者深入得茅

舍主人風裁甚整卽之語士君子也怪而問曰諸君何事挈妻孥能至是邪因語之故主人曰亂何自而起邪衆爭爲言主人嗟惻久之曰我父爲仁宗朝人也自嘉祐末卜居于此因不復出以我所聞但知有熙寧紀年亦不知于今幾何年矣

蘇雲卿在豫章東湖結廬獨居以蔬圃爲業人皆愛敬之稱曰蘇翁少與張浚爲布衣交浚爲相馳書函金幣屬豫章帥及漕造廬致之帥漕密物色屏騎從更服爲遊士入其園進而揖之翁曰二客何從來邪

史

卷之二十二下

五

延入室土銓竹几地無纖塵案上有西漢書一冊二客恍然自失徐扣其鄉里知識知爲雲卿因出書函金幣實几上雲卿鼻間隱隱作聲若自咎歎者二客力請共載辭不可期以詰朝上謁旦遣使迎伺則扇戶間然排闥入則書幣不放家具如故而翁已遁矣竟不知所往帥漕復命浚拊几歎曰求之不早實懷竊位之羞作箴以識之曰雲卿風節高於傳霖子期與之共濟當今山潛水杳邈不可尋弗力弗早子期

易鉞

劉愚字必明妻徐氏在家時其母將以嫁姑子之富者徐泣曰爲富人妻不願也遂歸于愚居破屋中一事機杼愚嘗懷白金歸徐怒曰我以子爲賢而若是函具歸愚出書以示束修得也乃已有梁鴻之風焉

劉庭式字得之未第時議娶鄉人之女既約未納幣庭式及第女以病喪明家貧甚或勸納其幼女庭式笑曰吾心已許之矣豈可負吾初心哉卒娶之生數子次庭式不肯復娶蘇軾問之曰哀生於愛愛生於色今君愛何從生哀何從出乎庭式曰吾知喪吾妻

史簡

卷之二十二下

宋

而已若緣色而生愛緣愛而生哀色衰愛弛吾哀亦忘則凡揚袂倚市日挑而心招者皆可以爲妻也軾深感其言庭式後監太平觀老于廬山絕粒不食目奕奕有紫光步上下峻坂如飛以高壽終焉

曾叔卿嘗買陶器欲貿易於北方既而不果行有從之轉售者既受直矣問將何之其人曰欲效君前策耳叔卿曰不可吾聞北方新有災饑此物必不時泄故不以行余豈宜不告以誤子其人即取錢去

徐積字仲車父名石終身不用石器行遇石則避而

不踐或問之積曰吾遇之則怵然傷吾心思吾親故不忍加足其上爾自少及老日作一詩爲文率用腹藁口占授其子嘗借人書英經宿還之借者紿言中有金葉積謝而不辨賣衣償之鄉人有爭訟多就取決以行聞

黃友字龍友少不羈十五入太學語同輩曰大丈夫不能爲國立功亦造化中贅物耳因投筆西遊邊帥劉法奇之延致門下嘗語子弟曰天下承平日久武事玩弛萬一邊書告警馬革裹尸乃吾素志他日收

史簡

卷之二十二下

宋

吾骸足心黑子爲識也進直徽猷閣制置司叅謀官解太原圍被執敵謂曰降則赦汝友厲聲曰男兒死耳遂遇害

趙氏貝州人有殊色王則反使人劫致之趙紱曰必欲妻我宜擇日以禮聘賊信之使歸其家家人懼其自殞得禍益使人守視賊具聘帛盛與從來迎趙與家人訣曰吾不復歸此矣問其故答曰豈有爲賊汚辱至此而尚有生理乎家人曰汝忍不爲家族計趙曰第亡患遂涕泣登輿而去至州解舉簾視之已自

謚與中歿矣

徐氏閨中女也適張弼建炎二年金人犯維揚官軍望風奔潰多肆虜掠執徐欲污之徐瞋目大罵曰朝廷蓄汝輩以備緩急今敵犯行在旣不能赴難又乘時爲盜我恨一女子不能引劍斷汝頭以快衆憤肯爲汝辱以苟活邪弟速殺我賊慙恚以刃刺殺之投江中而去

張氏羅江士人女其母楊氏寡居一日親黨有婚會母女偕往其地庫雍乙歿于庫提點刑獄張文饒疑

史

卷之三十二下

三

楊有私懼爲人知殺乙以滅口遂命石泉軍劾治母女備極慘毒女謂母曰母以清潔聞奈何受此汚辱寧歿華楚不可自誣女今歿訟寃于天言終而絕石泉地連三日大震有聲如雷天雨雪屋瓦皆落邦人震恐李志寧疑其獄夕具衣冠禱于天俄假寢坐廳事恍有猿墜前驚寤呼吏卒索之不見志寧自念夢兆非殺者表姓乎有門卒忽言張氏饋食之夫曰表大明日表至使吏執之曰殺人者汝也表色動遽曰吾憐之久矣願就歿問之云適盜庫金會雍歸遂殺

之楊乃得免時女歿才數日也獄上郡牘其居曰孝感坊

涂端友妻陳氏盜起被驅入黃山寺賊逼之不從以刀加其頸叱曰汝輩鼠竊命若浮游我良家子義豈爾辱縱殺我官兵卽至爾其免乎賊幽之屋壁居數日族黨有得釋者咸齎金帛以贖其孥賊引端友妻令歸曰吾聞貞女不出閨閣今吾被驅至此何面目登涂氏堂復罵賊不絕竟歿之

蕪湖詹氏女淮寇一窠蜂條破縣女歎曰父子無俱

史

卷之三十二下

三

生理我計決矣頃之賊至欲殺其父兄女趨而前拜曰妾雖窶陋願執巾帚以事將軍贖父兄命不然父子併命無益也賊釋父兄縛女麾手使函去無顧我我得侍將軍何所憾哉遂隨賊行數里過市東橋躍身入水賊相顧駭歎而去

林老女及笄未婚寇犯邑入山避之猝遇寇欲汙之不從度不得脫給曰有金帛埋於家盍同取之甫入門大呼曰吾寧歿於家決不辱吾身賊怒殺之越三日面如生

童八娜鄆人虎銜其大母女手拽虎尾所以身代虎
爲釋其大母街女以去林栗爲守聞于朝祠祀之
韓氏女字希孟少明慧知讀書元兵至岳陽爲卒所
掠將挾以獻主將女知不免竟赴水歿越三日得其
尸於練裙帶有詩曰我質本瑚璉宗廟供蘋蘩一朝
嬰禍難失身戎馬間寧當血刃歿不作衽席完漢上
有王猛江南翁謝安長號赴洪流激烈摧心肝

王氏婦梁歸夫家才數月會大元兵至一夕與夫約
曰吾遇兵必歿義不受汙辱若後娶當告我頃之夫
史壽

卷之三十二下

宋 壬五

婦被掠梁罵賊而歿越數年夫以無嗣謀更娶議輒
不諧因告其故妻夜夢妻曰我歿後生某氏家今十
歲矣後七年當復爲君婦明日遣人聘之一言而合
詢其生與婦歿年月同云

王處訥少時有老叟至舍煮洛河石如麵令食之且
曰汝性聰悟後當爲人師又嘗夢人持巨鑑星宿燦
然滿中剖腹納之覺而汗洽月餘心胃猶覺痛因留
意星曆占候之學深究其旨

趙抱一者常牧羊田間一夕有叩門召之者以杖引

行杖端有氣如煙其香可悅俄至山崖絕頂見數人
會飲音樂交奏與人間無異抱一駭而不測會經
司過其下聞樂聲疑羣盜歡聚集村民梯崖而上至
則無所覩抱一獨在援以下之具言其故凡經夕若
俄頃自是不喜熟食茹甘菊栢葉果實并泉間亦飲
酒貌如嬰兒素不習文墨口占辭句頗成篇詠有道
家之趣野行露宿大中祥符四年至京師猶叩角詔
賜名度爲道士居太一宮與人言多養生事焉

龐安時字安常精扁鵲術桐城有民家婦孕將產七
史壽

卷之三十二下

宋 壬六

口而子不下百術無所效安時往視之卽連呼不歿
令家人以湯溫其腰腹自爲上下拊摩孕者覺腸胃
微痛呻吟間生一男子其家驚喜不知其所然安時
曰兒已出胞而一手誤執母腸不復能脫故非符藥
所能爲吾隔腹捫兒手所在鍼其虎口既痛卽縮手
所以遽生無他術也取兒視之右手虎口鍼痕在焉
其妙如此有問以華佗之事者曰術若是非人所能
爲也其史之妄乎

孫守榮七歲病暫遇異人教以風角鳥占之術既悟

授以鉄笛而去守榮因號富春子吹笛市中人初不異也寶慶間遊吳興聞譙樓鼓角聲驚曰旦夕且有變士人當有典郡者見王元春卽賀之曰作鄉郡者必君也元春初不之信越兩月潘丙作亂元春以告變功果典郡至京師謁丞相史嵩之聞者以晝寢辭守榮曰丞相方釣魚園池何得云爾聞者驚異入白丞相頗喜之一日庭鵲噪令占之曰來日晡時當有寶物至明日李全果以玉柱斧爲貢嵩之嘗得李全檄藏袖中詢其事守榮曰此李全詐假布囊二十萬

史簡

卷之二十二下

李七

爾剗封果如其說嘗私謂所親曰吾以首推諸朝紳互有羸縮宋祿其殆終乎

魏漢津自言師事唐仙人李良號李八百者授以鼎藥之法嘗過三山龍門聞水聲謂人曰其下必有玉卽脫衣沒水抱石而出果玉也

劉永年字君錫四歲授內殿崇班許出入兩宮仁宗使賦小山詩有一柱擎天之語帝誤投金杯瑤津亭下戲謂左右曰能取之乎永年一躍持之而出帝拊其首曰奇童子也常置內中及長知代州契丹取西

山木積十餘里輦載相屬于路前守不敢遏永年遣人焚之一夕盡契丹移檄捕縱大盜永年曰盜固有罪然發在我境何預汝事乃不敢復言上其事帝稱善

李端愿字公謹以穆獻公主恩四遷爲恩州團練使仁宗以歲旱御便殿慮囚放宮女端愿上疏謂縱釋有罪小人之幸放宮女爲宦者專制及失所歸何以弭災變知襄郢二州復移廬州富弼謂曰肥上之政何以減於襄陽端愿曰初官喜事飾厨傳以干名則

史簡

卷之二十二下

李八

舉者至更事旣久知抑豪彊制猾吏故毀隨之弼深然其言

耳昭吉字祐之英宗卽位之夕翊衛有勞超遷康州刺史昭吉奏曰臣本孤微無左右之舉而先帝知臣朴直自小官拔用至此分當從葬今願得灑掃陵寢足矣帝愛其忠特授永昭陵使

閻文應幼事掖庭遷至入內副都知與呂夷簡謀廢郭后后旣廢楊尚二美人益寵專夕仁宗體爲之弊或累日不進食中外憂懼楊太后函以爲言文應亦

言之不已帝厭其煩強應曰諾文應卽以輓車載二美人出二美人涕泣云云不肯行文應罵曰官婢尚何言駟使登車尚氏爲女道士楊氏別宅安置旣而仁宗悔廢郭后有復后之意會后有小疾文應挾醫診視數日言后暴崩

任守忠字稷臣英宗卽位以言語交亂兩官司馬光乞斬之帝猶未行宰相韓琦出空頭勅一道叅政歐陽修已簽趙鼎難之修曰弟書之韓公必自有說琦遂坐政事堂立守忠庭下曰汝罪當死貶保信軍節

史綱

卷之二十二下

宋 壬九

度副使蘄州安置取空頭勅填與之卽日押行琦意以爲少緩則中變也中外快之

童貫狀貌魁偉願下生鬚十數皮骨勁如鉄不類閑人有度量能疎財握兵二十年封廣陽郡王鎮太原粘罕南侵貫謀遁歸太原守張孝純謂之曰金人渝盟王當令天下兵悉力支吾今委之而去是棄河東與敵也河東入敵手奈河北何貫怒叱之曰貫受命宜撫非守土也君必欲留貫置帥何爲孝純拊掌歎曰平生童太師作幾許威望及臨事乃縮縮畏懦

頭鼠竄何面目復見天子乎貫奔入都奉上皇南巡竟貶竄吉陽軍詔斬之

邵成章欽宗朝內侍也上疏條具黃潛善汪彥伯誤國之罪帝怒除名南雄州編管久之思其忠直召赴行在其徒忌之謂于帝曰邵九百來陛下無歡樂矣遂止之于洪州金人入洪聞其名訪求得之謂之曰知公忠正能事吾主可坐享富貴成章不應脅之以威亦不從金人曰忠臣也吾不忍殺遺之金帛而去

史綱

卷之二十二下

宋 六十六

有爭附之朱熹力言當斥帝曰昇乃德壽官所薦謂有才耳熹曰姦人無才何以動人主竟罪而籍之章惇字子厚初調商洛令與蘇軾游南山抵仙游潭潭下臨絕壁萬仞橫木其上惇揖軾書壁軾懼不敢書惇平步過之乘索挽樹攝衣而下以漆墨濡筆大書石壁曰蘇軾章惇來旣還神采不動軾拊其背曰君他日必能殺人惇曰何也軾曰能自判命者能殺人也惇大笑歷封申國公任伯雨論其欲追廢宣仁后貶雷州司戶叅軍初蘇轍謫雷州不許占官舍

僦民屋惇又以爲強奪民居下州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遂已至是惇問舍于是民民曰前蘇公來爲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妻張氏甚賢惇之入相也張病且歿惇之曰若作相幸勿報怨既祥惇語陳瓘曰惇亡不堪奈何瓘曰與其悲傷無益曷若念其臨絕之言惇無以對後高宗閔任伯雨章疏手詔曰惇詆誣宣仁后欲追廢爲庶人賴哲宗不從其請使其言施用豈不上累泰陵詔子孫不得仕于朝海內稱快

史齋

卷之三十二下

宋

蔡攸字居安京長子也歷淮康軍節度使與父權勢相軋浮薄者復間之父子各立門戶遂爲仇敵攸別居賜第嘗詣京京正與客語使避之攸甫入遽起握父手爲診狀曰大人脉勢紆緩體中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方有公事卽辭去客竊窺見以問京京曰君固不解此此兒欲以爲吾疾而罷我也閱數日京果致仕以季弟條鍾愛於京數請殺之帝不許進開府儀同三司少保雜倡優嬖孽以蠱帝心妻宋氏出入禁掖嘗劄重賞伐燕攸重駭不習事謂

功業可唾手致陛辭之日二美嬪侍上側攸指而請曰臣成功歸乞以是賞帝笑而弗責後竄置萬安軍遣使者誅之

郭藥師拜太尉守燕專制一路帝疑之令童貫行邊陰察其去就貫至燕藥師迎于易州再拜帳下貫避之曰汝今爲太尉位視二府與我等耳此禮何爲藥師曰太師父也藥師惟拜我父焉知其他貫釋然歸復爲之延興後果叛歸金

秦檜字會之鄭瑞告其鄉人吳元美家有潛光亭商

史齋

卷之三十二下

宋

隱堂以亭號潛光有心於黨李堂名商隱無意於事秦惡之編管沈長卿與芮燁共賦牡丹詩有寧令漢社稷變作莽乾坤之句爲隣人所告各編置靜江有驛名秦城知府呂愿中率賓僚共賦秦城王氣詩以獻愿中由此得召不賦者劉芮李燁羅博文三人而已賈似道字師憲歷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時襄陽圍已急似道日坐葛嶺起樓閣亭榭取宮人娼有美色者爲妾日淫樂其中惟故博徒日至縱博人無敢窺

其弟者其妾有兄來立府門若將入者似道見之縛
投火中嘗與羣妾踞地鬪蟋蟀所狎客入戲之曰此
軍國重事邪酷嗜寶玩建多寶閣日一登玩聞余玠
有玉帶求之已徇葬矣發其塚取之及謫循州安置
籍其家福王與芮芬有能殺似道者使送之貶所有
縣尉鄭虎臣欣然請行似道行時侍妾尚數十人虎
臣悉屏去奪其寶玉徹轎蓋暴行秋日中令舁轎夫
唱杭州歌謠之每名斥似道辱之備至至漳州木綿
巷虎臣屢諷之自殺不聽曰太皇許我不死有詔即

史

卷之二十二下

宋

左

死虎臣曰吾爲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拉殺之

張邦昌字子能金人冊立邦昌卽僞位僭居內庭華
國靖恭夫人李氏數以果實奉邦昌邦昌亦厚答之
一夕邦昌被酒李氏擁之曰大家事已至此尚何言
因以赭色半臂加邦昌身掖入福寧殿夜餽養女陳
氏以進及邦昌還東府李氏私送之語斥乘輿帝聞
下李氏獄詞服詔數邦昌罪賜死潭州李氏杖脊配
車營務

歐陽廻從西蜀孟昶歸朝爲左散騎常侍充翰林學

士性坦率無檢操雅善長笛太祖嘗召於偏殿令奏
數曲御史中丞劉溫叟奏曰禁署之職典司詰命不
可作伶人之事上曰朕常聞孟昶君臣溺於聲樂廻
至宰司尚習此技故爲我所擒所以召廻欲驗言者
之不誣也溫叟謝曰臣愚不識陛下鑒戒之微旨自
是不復召

吳越錢俶字文德太祖受命卽先歸順李煜貽書畧
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時勲王
亦大梁一布衣耳俶不荅以書來上帝待之念厚俶

史

卷之二十二下

宋

左

既歸國嘗視事功臣堂一日命坐于東偏謂左右曰

西北者神京在焉天威不遠顏咫尺俶豈敢寧

居

錢惟濟字嚴夫知絳州民有條桑者盜奪桑不能得

乃自剗其臂誣桑主欲殺人久繫不能辨惟濟取盜

與之食視之盜以左手舉匕飭惟濟曰以右手創人

者上重下輕今汝創特下重正用左手傷右臂非爾

自爲之邪辭遂服帝聞之謂宰相向敏中曰惟濟試

守郡輒明辨後必能爲吏矣

錢徽字誠允博學善文辭判和州儼善飲酒百卮不

醉嘗患無敵或言一軍校差可倫擬儼問其狀曰飲益多手益恭儼曰此亦變常非善飲也

錢昱字就之好學多聚書喜吟咏嘗與沙門談竹事迭錄所記昱得百餘條因集爲竹譜三卷

孫承祐拜泰寧軍節度使知滑州性奢侈每一飲宴殺物命千數常膳亦數十品方下飭所居室中焚龍腦日不下數兩從車駕北征以橐駝負大斛貯水養魚自隨少時嘗夢人以蒼草一本增其一而授之既寤以語所親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今增

史儔

卷之二十二下

宋

其一我壽止於此乎果五十而卒

南漢劉鋹昏懦奢活性極巧嘗以珠結鞍勒爲戲龍之狀極其精妙以獻太祖太祖謂左右臣曰鋹好工巧習以成性倘能以習巧之勤移于治國豈至滅亡哉初龔時嘗召司天監周傑筮之遇復之豐龔問曰享年幾何傑曰凡二卦皆土爲應土之數丑二十五也上下各五將五百五十五乎及鋹之敗果五十五年益傑舉成數以避一時之害爾

衛融字明遠北漢劉崇稱帝授中書侍郎平章事後

被擒太祖賁之曰汝何故勸劉鈞舉兵助李筠反邪

融曰大吠非其主臣四十口受劉氏豐衣美食不忍負之陛下縱不殺臣臣亦不爲陛下用終當間道走河東爾太祖怒令左右以鐵撾擊其首曳出將戮之融大呼曰大丈夫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今之疾正得其所耳太祖聞之曰此忠臣也遂命釋之召坐御前以良藥傳其創賜襲衣金帶鞍勒官司農卿知陳舒黃三州

史儔

卷之二十二下

宋

湖南周行逢周世宗朝爲朗州大都督武平軍節度使兼侍中多著溪洞蠻酋爲司空太保馬氏舊僚有天策府學士徐仲雅性滑稽頗恃才倨傲行逢以爲判官一日謂之曰吾奄有湖湘兵彊俗阜四鄰其懼我乎仲雅曰公部內司空蒲川太保偏地孰敢不懼行逢不悅擯斥之妻潘氏貌醜剛狠行逢爲帥妻不爲屈不入府署躬率奴僕耕織以自給賦調必先期輸送行逢止之不從曰稅官物也若主帥自免其家何以率下行逢卒子保權歸順累遷右羽林統軍

此少異宋印就是

漳泉陳洪進初事李煜為清源軍節度使後歸順太祖歷進封岐國公洪進初在泉州日方書有蒼鶴翔引吭向洪進洪進視之有魚鰓其喉即以手探取之魚猶活鶴馴擾齋中數日而後去人皆異之後果一門榮盛當世罕儔焉

李筠周檢校太尉稍知書好調謔初名崇避世宗諱或令改名筠筠曰李筠李筠王帛云乎哉聞者皆笑性雖暴事母甚孝每怒將殺人母屏風後呼筠曰聞將殺人可免乎為吾曹增福爾筠遽釋之與太祖戰

史簡

卷之三十二下

宋

賈赴水歿子守節歸順歷和州團練使

夏州李彝興官太尉建隆初獻馬三百匹太祖大喜親視攻玉為帶且召使問曰汝帥度闕幾何使言彝興腰腹甚大太祖曰汝帥真福人也遂遣使以帶賜之

夏俗篤信機鬼尚詛祝每出兵則先卜卜有四一以艾灼羊髀骨以求兆名炙勃焦二擗竹于地若撰著以求數謂之擗筭三夜以羊焚香祝之又焚穀火布靜處晨屠羊祝其腸胃通則兵無阻心有血則不利

四以矢擊弓絃審其聲知敵至之期與兵交之勝負及六畜之災祥五穀之凶俗

交趾黎桓以柙藩都督交州加檢校太尉每使至令數十人扛大蛇長數丈饋於使館且曰若能食此當治之為饌以獻又羈送二虎以備縱觀使皆懼不敢受

閩婆國在南海中山多猴不畏人呼以管管之聲即出或役以果實則其大猴二先至土人謂之猴王猴夫人食畢羣猴食其餘

史簡

卷之三十二下

宋

于闐國城東有白玉河西有綠玉河次西有烏玉河源出崑岡山每歲秋國人取玉於河謂之撈玉太平興國中有澶州卒王貴者晝忽見使者至管急召貴偕行南至河橋驛馬已具即命乘之俄覺騰空而去頃之駐馬但見屋室宏麗使者引貴入見其主者客衛制度悉如王者謂貴曰俟汝年五十八當往于闐國北通聖山取一異寶以奉皇帝宜深志之遂復乘馬凌虛而旋軍中失貴已數日矣驗所乘即管卒之馬也知州宋煦以聞天禧初貴自陳年已五十八願

避前戒西至于闕許之貴至秦州以道遠悔懼俄於市中遇一道士引貴出城登高原問貴所欲具以實對卽命貴閉目少頃令開視山川頓異道士曰此于闐國北境通聖山也復引貴觀一池池中有仙童出一物授之謂曰持此奉皇帝又令瞑目俄頃復至秦州向之道士已失所在發其物乃玉印也文曰國王趙萬永寶州以獻

高昌國地有野蠶生苦參上可爲綿帛有羊尾大而不能走尾重者三斤小者一斤肉如熊白而甚美又

史簡

卷之二十二下

宋

有礪石剖之得寶鐵謂之喫鐵石地極熱每盛暑居人皆穿地穴處飛鳥羣萃河濱或起飛卽爲日氣所燦墜而傷翼

大食國介山海間出犀象犀象用象媒誘至漸以大繩羈縻之取犀則使人升大樹操弓矢伺其至射而殺之其小者可以捕獲

西南諸夷漢牂牁郡地其歌舞一人吹瓢笙如鼓吹聲良久數十輩連袂宛轉而舞以足頓地爲韻

水曲

卷之二十二下

史簡卷之二十三

明 晉安余文龍中拙刪輯

男兆胤伯景校

遼

太祖姓耶律名億字阿保機

太宗名德光字德謹小字堯骨嘗幸弘福寺爲皇后飯僧見觀音畫像乃大聖皇帝應天皇后及人皇王所施顧左右曰昔與父母兄弟聚觀于此歲時未幾今我獨來悲嘆不已乃自製文題于壁以極追感之意讀者悲之

史簡

卷之二十三

遼

天祚名延禧字延寧小字阿果嘗幸混同江釣魚頭魚宴酒半酣上命諸酋長次第起舞爲樂女直阿骨打端立直視辭以不能上謂樞密使蕭奉先曰阿骨打意氣雄豪顧視不常可託以邊事誅之否則必貽後患奉先曰人不知禮義無大過而殺之恐傷同化之心假有異志最爾小國又何能爲後女直果潛師渡江掩襲遼衆蕭嗣先軍潰奉先懼弟獲罪輒奏肆赦嗣先但免官而已諸軍相謂曰戰則有死而無

功退則有生而無罪于是士無劄志

雅里字撒鸞性寬大惡誅殺獲亡者咎之而已有自歸者卽官之因謂左右曰欲附來歸不附則去何須威逼邪

穆宗諱璟小字述律感女巫蕭古之言取人膽合延年藥殺人頗衆後悟其詐以鳴鏑叢射騎踐殺之

太祖述律后諱平小字月理朶簡重果斷有雄略嘗至遼上二河之會有女子乘青牛車倉卒避路忽不見末幾童謠曰青牛嫗曾避路蓋諺謂地祇爲青牛

史劄

卷之二十三 遼

二

嫗云後上尊號爲應天大明地皇后幽州劉守光遣韓延徽求援不拜太祖怒畱之使牧馬后曰守節不屈賢者也宜禮用之太祖召與語大悅以爲謀主吳主李昇獻猛火油以水沃之愈熾太祖選三萬騎以攻幽州后曰豈有試仇而攻人國者指帳前樹曰無皮可以生乎曰不可后曰幽州之有土有民亦由是耳吾以三千騎掠其四野不過數年困而歸我矣何必爲此萬一不勝爲中國笑吾部落不亦解體乎諫

聖宗蕭皇后小字菩薩哥美而才宮人稱斤生與衆

后養爲子帝大漸稱斤嘗后曰老物寵亦有旣邪護衛馮家奴喜孫等希旨誣后謀逆興宗聞之曰皇后

侍先帝四十年撫育眇躬當爲太后今不果反罪之可乎稱斤曰此人若在恐爲後患帝曰皇后無子而

老雖在無能爲也稱斤不從遷后于上京車駕春蒐稱斤遣人加害使至后曰我實無辜天下共知卿待

我浴而後就死可乎使者退比反后已崩諫仁

稱斤姓蕭母嘗夢金柱擎天諸子欲上不能后後至

史劄

卷之二十三 遼

三

與僕從皆陞異之久之入宮嘗拂承天太后榻獲金雞吞之膚色光澤勝常太后驚異曰是必有奇子已而生興宗聖宗崩誣害仁德皇后自立爲皇太后興宗崩后殊無戚容見崇聖皇后悲泣如禮謂曰汝年尚幼何哀痛如是諫欽哀

道宗宣懿蕭后小字觀音姿容冠絕工詩善談論自製歌詞尤善琵琶皇太叔重元妻以豔冶自矜后見之戒曰爲貴家婦何必如此后好音樂伶官趙惟一得侍左右宮婢等誣與之私樞密使耶律乙辛因而

實之族誅惟一賜后自盡歸其尸于家

天祚文妃蕭氏小字瑟瑟善歌詩女直亂作日見侵迫帝畋遊不恤忠臣多被疎斥妃作歌諷諫其詞曰勿嗟塞上兮暗紅塵勿傷多難兮畏夷人不如塞奸邪之路兮選取賢臣直須卧薪嘗膽兮激壯士之捐身可以朝清漠北兮夕枕燕雲又歌曰丞相來朝兮劔佩鳴千官側目兮寂無聲養成外患兮嗟何及禍盡忠臣兮罰不明親戚竝居兮藩屏位私門潛畜兮爪牙兵可憐往代兮秦天子猶向宮中兮望太平天

史衛

卷之二十三 遼

四

昨見而衛之

義宗名倍小字圖欲太祖長子幼聰敏好學外寬內摯立爲皇太子太祖問侍臣曰受命之事當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對太祖曰佛非中國教倍曰孔子大聖萬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悅卽建孔子廟詔皇太子春秋釋奠破忽汗城改其國曰東丹以倍爲人皇王主之太祖計至倍知皇太后意欲立德光乃讓位焉太宗既立見疑置衛士陰伺動靜倍謂左右曰我以天下讓主上今反見疑不如

適他國以成吳太伯之名立木海上刻詩曰小山巖大山大山全無力羞見故鄉人從此投外國携高美人載書浮海而去唐明宗以爲節度使後爲從珂所害世宗卽位諡曰讓國皇帝

章肅皇帝小字李胡一名洪古勇悍多力而性殘酷小怒輒黥人面或投水火中太祖嘗觀諸子寢李胡縮項卧內曰是必在諸子下又嘗大寒命三子採薪太宗不擇而取最先至人皇王取其乾者束而歸後至李胡取少而棄多旣至袖手而立太祖曰長巧而

史衛

卷之二十三 遼

五

次成少不及矣而母篤愛李胡世宗卽位鎮陽太后怒遣李胡將兵擊之耶律屋質入諫曰主上已立宜許之時李胡在側作色曰我在兀欲安得立屋質曰奈公酷暴失人心何太后顧李胡曰昔我與太祖愛汝異於諸子諺云偏憐之子不保業難得之婦不主家我非不欲立汝汝自不能矣後徙祖州死獄中晉王小字敖盧幹文妃所生性樂道人善而伶不能時宮中見讀書者輒斥王嘗入寢殿見小底茶刺閱書因取觀會諸王至陰袖而歸之曰勿令他人見也

及長積有人望內外歸心上令縊殺之或勸之亡王曰安忍爲最爾之軀而失臣子之大節遂就死聞者傷之

耶律曷魯字控溫性質厚在髫髻與太祖遊既長相與易裘馬爲好久之曷魯父偶思病召曷魯曰阿保機神略天授汝率諸弟赤心事之已而太祖來問疾偶思執其手曰爾命世奇才吾兒曷魯者他日可委以事吾已諭之矣既而以諸子屬之及遙輦痕德堇可汗歿羣臣奉遺命請立太祖太祖屢辭曷魯力諫史簡

卷之三十三

六

乃許後拜曷魯爲阿魯敦于越阿魯敦者遼言盛名也曷魯薨太祖二十一功臣各有所擬以曷魯爲心云韓延徽字藏明初事幽州劉守光來聘太祖悅之以爲謀主久之亡歸唐已而與他將王緘有隙懼及難乃匿故人王德明舍德明問所適延徽曰吾將復走契丹德明不以爲然延徽笑曰彼失我如失左右手其見我必喜既至太祖問故延徽曰忘親非孝素君非忠臣雖挺身逃臣心在陛下臣是以復來上大悅

賜名曰匡列匡列遼言復來也初延徽南奔太祖夢白鶴自帳中出比還復入帳中詰旦謂侍臣曰延徽至矣已而果然後爲佐命功臣之一遷南府宰相

耶律鐸臻字敵輦幼有志節太祖爲于越常居左右後卽位梁人遣使求輶軸材太祖難之鐸臻曰梁名求材實覘吾輕重宜答曰材之所生必深山窮谷有神司之須白鼻赤驢禱祠然後可伐如此則其語自塞矣已而果然及淳欽皇后稱制惡而囚之誓曰鐵鎖朽當釋汝既而召之使者欲去鎖鐸臻辭曰鐵未朽可釋乎后聞嘉嘆趣釋之

卷之三十三

七

耶律古字涅刺昆初名霞馬葛太祖爲于越會李克用于雲州古侍克用異之曰是兒骨相非凡不宜使在左右以故太祖頗忌之時方西討諸弟亂作聞變太祖問古與否曰無喜曰吾無患矣趣召古議殲滅之策後皆如言錫賚甚厚神冊末以古佐右皮室詳穩老古與唐兵戰於雲碧店老古中流矢傷甚太祖疑古陰害之古知上意跪曰陛下疑臣恥居老古處下邪及今老古在請遣使問之太祖使問老古對曰

臣於古無可疑者上意乃釋遂以爲右皮室詳穩既卒太祖謂左右曰古死猶長松自倒非吾伐之也

高模翰一名松有膂力善騎射好談兵爲統軍副使楊單爲田武名所圍模翰與趙延壽聚議往救俄有光自模翰目中出縈繞旗矛燄燄如流星久之模翰喜曰此天贊之祥遂進兵以功加侍中

耶律吼字曷魯以功加採訪使賜以寶貨吼辭曰臣位已高敢復求富臣從弟的琪諸子坐事籍沒陛下哀而出之則臣受賜多矣上曰吼舍重賞以族人爲

史簡

卷之二十三

八

請其賢遠甚許之仍賜宮戶五十時取入當世名流七賢傳

女里安涅烈袞初爲習馬不底以母憂去一日至雅伯山見一巨人惶懼走巨人止之曰汝懼我地祇也葬爾母於斯當速請闕必貴女里從之性素貪同列肅阿不底亦好賄二人相善人有毳裘爲泉耳子所著者或戲曰若遇女里阿不底必盡取之傳以爲笑善識馬嘗行郊野見數馬跡指其一曰此奇駿也以已馬易之果然官至守太尉

張儉性端嚴不事外飾舉進士第一調雲州幕官故

事車駕經行長吏當有所獻聖宗獵雲中節度使進曰臣境無他產惟幕僚張儉一代之寶願以爲獻先是上夢四人侍側賜食人二口至聞儉名始悟召見容止朴野訪及世務占奏三十餘事由此顧遇特異踐歷清華號稱明幹嘗奏事便殿帝見衣袍弊惡密令近侍以火夾穿孔記之屢見不易帝問其故儉對曰臣服此袍已三十年時尚奢靡故以此微諷喻之上憐其清貧令恣取內府物儉奉詔持布三端而出

史簡

卷之二十三

九

益見獎重儉弟五人上欲俱賜進士第固辭有司獲盜八人旣戮之乃獲正賊家人訴寃儉三乞申理上勃然曰卿欲朕償命邪儉曰八家老稚無告少加存恤使得收葬足慰存沒矣乃從之儉在相位二十年裨益爲多致政歸第會宋書辭不如禮上將親征幸儉第尚食先往具饌却之進菹羹乾飯帝食之美徐問以策儉極陳利害且曰第遣一使問之何必遠勞車駕上悅而止復卽其第賜宴器玩悉與之薨年九十一

陳昭褒小字王九勇而善射從帝獵帝射虎以馬馳太速矢不及發虎怒奮勢將犯蹕左右辟易昭褒捨馬捉虎兩耳騎之虎駭且逸上命衛士追射昭褒大呼止之虎雖軼山昭褒終不墮地伺便拔佩刀殺之輦至上前慰勞良久卽日設燕悉以席上金銀器賜之特加節鉞遷圍場都大師賜國姓命張儉呂德懋賦以美之

耶律制心小字可汗奴初拜上京畱守時酒禁方嚴有捕獲私醞者一飲而盡笑而不詰進封漆水郡王

史簡

卷之三十三

十

以皇后外弟恩遇日隆每內宴歡洽輒避之皇后不悅曰汝不樂邪對曰寵貴鮮能長保以是爲憂耳或勸制心奉佛答曰吾不知佛法惟心無私則近之矣一日沐浴更衣而卧家人聞絲竹之聲怪而入視則已逝矣部民哀若父母

耶律烏不呂字畱隱嚴重有膂力善屬文嘗與父直不相能因曰爾奴才何所知父直訟于樞密使韓德讓德讓怒問曰爾安得此奴邪烏不呂對曰三父異籍時亦易得德讓笑而釋之及德讓爲大丞相薦其

材可任統軍使太后曰烏不呂嘗不遜於卿何善而薦德讓奏曰臣忝相位於臣猶不屈況於其餘以此知可用若任使之必能鎮撫諸蕃太后從之加金紫崇祿大夫檢校太尉弟國畱以罪亡烏不呂及母俱下吏恐禍及母陰使人召之給曰太后知事之誣汝第來勿畏國畱至送有司坐誅

蕭柳字徒門多知能文膂力絕人從伐高麗遇大蛇當路前驅者請避柳曰壯士安懼此拔劍斷蛇柳好滑稽雖君臣宴飲談諧無所忌時人比之俳優臨終

史簡

卷之三十三

十一

謂人曰吾少有致君志不能直遂故以諧進冀萬一有補俳優名何避頃之被廢衣而坐呼曰吾去矣言訖而逝耶律觀音奴集柳所著詩千篇目曰歲寒蕭蒲奴字畱隱幼孤貧傭于醫家牧牛傷人緣數遭笞辱醫者嘗見蒲奴熟寐有蛇遶身異之敎以讀書涉獵經史習騎射既冠意氣豪邁官終奚六部王蕭匹敵字蘇隱尚泰晉王公主欽哀與仁德皇后有隙以匹敵爲后所愛忌之馮家奴上變誣以謀逆公主謂之曰爾將無罪被戮與其死何若奔女直圖以

全其生匹敵曰朝廷詎肯以飛語害忠良寧死弗遷他國及欽哀攝政果殺之

耶律韓留字速寧明識篤行工爲詩性不苟合累遷奚六部禿里太尉爲樞密使蕭解里所忌上欲召用解里言其目病不能視議遂寢後召爲北面林牙帝曰朕早欲用卿聞有疾故待之至今韓留對曰臣昔有目疾才數月耳然亦不至于昏第臣驚拙不能事權貴是以不獲早覲天顏非陛下聖察則愚臣豈有今日邪方將大用卒

史簡

卷之二十三 遼

十二

楊佖字正叔舉進士第一累遷武定軍節度使境內亢旱苗稼將稿視事之夕雨澤霑足百姓歌曰何以蘇我上天降雨誰其撫我楊公爲主灤陽水失故道歲爲民害乃以已俸創長橋人不病涉及被召部民攀轅泣送上御清涼殿宣勞之卽日除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曰卿今日何減呂望之遇文王佖對曰呂望比臣遭際有十年之晚上悅

耶律和尚字特抹善滑稽帝狎愛之每侍宴飲雖談諧未嘗有一言之失數以財恤親友人皆愛重然嗜

酒不事事以故不獲柄用官止中京路案問使或以爲言答曰吾非不知顧人生如風燈石火不飲將何爲晚年沈湎尤甚人稱爲酒仙云

耶律義先美風姿舉止嚴重拜惕隱進王富春時蕭革同知樞密院事席寵擅權義先疾之它日侍宴上命羣臣博負者罰一巨觥義先常與革對慙然曰臣縱不能進賢退不肖安能與國賊博哉帝止之曰卿醉矣義先厲聲詬不已翌日上謂革曰義先無禮當黜之革對曰義先天性忠直今以酒失而出誰敢言人之過上謂革忠誠益加信任義先鬱鬱不自得又於上前博義先祝曰向言人過冒犯天威今日一擲可表愚欵俄得堂印上愕然

史簡

卷之二十三 遼

十三

蕭塔刺葛字陶晒素剛直補別部敝史時泰寧王察割有無君心他日侍宴酒酣塔刺葛捉察割耳強飲之曰上固知汝傲狠然以國屬曲加矜憫使汝在左右且度汝才何能爲若長惡不悛徒自取赤族之禍察割不能答強笑曰何戲之虐也及爲北府宰相察割作亂塔刺葛醉詈曰吾悔不殺此逆賊尋被害

耶律韓八字嘲隱僮有大志太平中游京師寓行宮側惟囊衣匹馬而已帝微服出獵見而問之曰汝爲何人韓八初不識漫應曰我北院部人韓八來覓耳帝與語知有長才陰識之會北院奏南京疑獄久不決帝召韓八馳驛審錄舉朝皆驚韓八量情處理人無冤者上嘉之累遷北院大王死之日篋無舊蓄纔無新衣遣使弔祭給葬具

孩里字胡輦素信浮圖清寧初從上獵墮馬憤而復蘇言始見二人引至一城宮室弘敞有衣絳袍人坐

史鑑

卷之二十三

十四

殿上左右列侍導孩里升階持牘者示之曰本取大腹骨欲誤執汝牘上書官至使相壽七十七須臾還擠之大壑而寤道宗聞之命書其事後皆驗

蕭韓家奴字休堅少好學博覽經史通遼漢文字家有一牛不任驅策其奴得善價鬻之韓家奴曰利已誤人非吾所欲乃歸直取牛重熙初徙彰愍宮使與宗與語才之命爲詩友嘗從容問曰卿居外有異聞乎韓家奴對曰臣惟知炒栗小者熟則大者必生大者熟則小者必焦使大小均熟始爲盡美不知其他

益嘗掌粟園故託粟以諷諫帝大笑擢翰林都林牙兼脩國史嘗見帝獵未嘗不諫會有司奏獵秋山熊虎傷死數十人韓家奴書于冊帝見命去之韓家奴旣出復書他日帝見之曰史筆當如是

王鼎字虛中博通經史時馬唐俊有文名燕薊間適上已與同志被襖水濱酌酒賦詩鼎偶造席唐俊見其槎野置下坐欲以詩困之先出所作索賦鼎援筆立成唐俊驚其敏妙因與定交擢進士第改漆水縣令時憇于庭俄有暴風舉卧榻空中鼎無懼色但覺

史鑑

卷之二十三

十五

枕榻俱高乃曰吾中朝端士邪無干正可徐置之須臾榻復故處風遂止陞觀書殿學士以怨望杖黥奪官流鎮州有赦不免會守臣召鼎爲賀表因以詩貽使者有誰知天雨露獨不到孤寒之句上聞而憐之卽召還復其職

魏璘以卜名世太宗命馳馬較遲疾以爲勝負問王白及璘孰勝白曰赤者勝璘曰臣所見驄馬當勝旣馳竟如璘言上異而問之白曰今日火王故知赤者勝璘曰不然火雖王而上有煙以煙察之青者必勝

上嘉之一日節度使召璘適有獻雙鯉者戲曰君卜此魚何時得食璘良久答曰公與僕不出今日有不測禍奚暇食魚急命烹之未及食寇至俱遇害

伶人羅衣輕滑稽通變雖諧謔多所規諷時李元昊獲遼人輒剗其鼻與宗之敗於昊也單騎突出幾不得脫羅衣輕止之曰且觀鼻在否上怒以毳索繫帳後將殺之太子笑曰打諢底不是黃幡綽羅衣輕應聲曰行兵的亦不是唐太宗上聞而釋之上常與太弟重元狎昵因雙陸賭以城邑帝屢不競前後已償數城重元驕縱不法朝臣無敢言者一日復博羅衣輕指其局曰雙陸休癡和你都輸去也帝始悟不復戲

耶律乙辛字胡覲母方娠夜夢手搏殺羊拔其角尾既寤占之術者曰此吉兆也羊去角尾爲王字汝後有子當王及生適在路無水以浴迴車破轍忽見湧泉父迭刺自以得子欲酒以慶聞酒香于草棘間得二榼乙辛幼慧黠嘗牧羊至日昃迭刺視之乙辛熟寢迭刺觸之覺乙辛怒曰何遽驚我適夢人手執日

史嚮

卷之二十三 遼

十六

月以食我我以食月咱日方半而覺惜不盡食之迭刺自是不令牧羊後果仕至北院樞密使出知南院大王事

耶律轄底字涅烈太祖將卽位讓轄底轄底曰皇帝聖人由天所命臣豈敢當太祖命爲子越及謀亂被執太祖問曰朕初以國讓叔父辭之今反欲立吾弟何也轄底對曰始臣不知天子之貴及陛下卽位衛從其嚴與凡庶不同臣嘗奏事心動始有窺覷之意度陛下英武必不可取諸弟懦弱得則易圖也事若

史嚮

卷之二十三 遼

十七

成豈容諸弟乎太祖顧諸弟曰汝輩乃從斯人之言邪迭刺曰謀大事者須用如此人事成亦必去之轄底不復對因數月縊殺之迭里特字海隣有膂力善馳射尤神於醫視人疾若隔紗覩物莫不悉見拜迭刺部夷離堇太祖常思鹿醢解醒間能取者迭里特曰臣能得之乘內廐馬逐鹿射其一欲復射馬跌而斃迭里特躍而前弓猶不弛復獲其一帝歡甚曰吾弟萬人敵會帝患心痛召視之迭里特曰膏肓有瘀血如彈丸然藥不能及必

鉞而後愈帝從之嘔出瘀血痛止每厚賜賚後從刺葛亂與父轄底俱縊殺

海思字鐸袞機警口辯會同五年詔求直言海思年十八衣羊裘乘牛詣闕會帝將出獵使謂曰俟吾還則見之海思曰臣以陛下急於求賢是以來耳今反緩於獵請從此歸帝聞即召見賜坐問以治道命明王安端與耶律頗德試之數日安端等奏曰海思之材臣等所不及帝召海思問曰與汝言者何如人也對曰安端言無收檢若空車走峻坂頗德如著靴行

史記

卷之二十三

大

曠野射鵠帝大笑授宣徽使

國語解

于越貴職也非有大功德者不授

紉轄管束之義 暴里惡人名也

神速姑人名能知蛇語 公主名蒲割額

葉格戲宋錢偃公家有葉子揭格之戲

頭魚宴上歲時釣魚得頭魚輒置酒張宴與頭鵝同安

凡祭皆東向曰祭東

大行殯出羣臣以殺羊祭於路名曰食殺之次

一人肩任曰擔兩人以手共昇曰牀

正月朔旦謂迺捏呬呢 重午日謂討賽呬呢

重九謂必里迺離 卓帳立氍毹也

黃帝治宮室陶出尤象置棟上名曰蚩吻亦曰吻象吻

耶魯盤與旺也蒲速盤義同

金曰女古 玉曰孤穩

金變馬首飾也 武官束帶謂之粘襟帶

肖名胡木登 馬不施鞍轡曰韉馬

楚古詔囚之官 虞人名女孌

史記

卷之二十三

十九

突厥稱皇后曰可敦 遼稱皇后曰忒里寒

撒刺酒樽名 宮衛門外行馬曰柅栌

堂印博采名 有力稱虎斯

鍾院有寃者擊鍾以達于上猶怨鼓云

討平曰奔里本 三冠統軍官猶云三帥也

選底主獄之官 夷離畢即叅知政事

夷里董統軍馬大官也

史記卷之二十三終

史綱卷之二十四

明 晉安余文龍中拙刪輯

男兆胤伯景校

金

景祖諱烏古迺初姓大唐開元中賜姓李六世傳至景祖爲人寬恕能容物平生不見喜愠嗜酒好色飲啗過人時人呼曰活羅活羅漢語慈烏也北方有之狀如大雞善啄物見牛馬橐駝脊間有瘡啄而食之馬牛輒死若饑不得食雖砂石亦食之時有畔去者

史綱

卷之二十四 金

十

遣人誘諭之畔者曰汝主活羅也活羅吾能復之吾豈能爲活羅屈哉亦不以介意其後訕者力屈來降厚賜遣還

世祖諱劄里鉢有勇膽深識時寢疾篤元娶拿懶氏哭不止世祖曰汝勿哭汝惟後我一歲耳肅宗請後事曰汝惟後我三年肅宗出謂人曰吾兄至此亦不與我好言乃叩地而哭俄呼穆宗謂曰烏雅東柔善若辨集契丹事阿骨打能之遂卒明年拿懶氏卒又明年肅宗卒肅宗病篤嘆曰我兄真多智哉

太祖諱旻本諱阿骨打世祖第二子母翼簡皇后孿懶氏遼道宗時有五色雲氣屢出東方若二千斛困倉之狀司天孔致和竊謂曰其下當生異人建非常之事天以象告非人力所能爲也太祖生世祖與臘醅麻產戰於野鶴水被四創疾困坐太祖於膝循其髮而撫之曰此兒長大吾復何憂遼命太祖爲詳穩攻撒改軍過益棚嶺經鳩塔城下從騎有後者鳩塔城人攻而奪之釜太祖駐馬呼謂之曰母取我炊食器其人謾言曰公能來此何憂不得食太祖以鞭指

史綱

卷之二十四 金

二

之曰吾破留可卽於汝乎取之留可旣破還攻鳩塔城城中人以城降其人持釜而前曰奴輩誰敢毀詳穩之器也康宗夢逐復屢發不能中太祖前射中之旦日以所夢問寮佐衆曰吉兄不能得而弟得之之兆也康宗卽世太祖襲位爲都勃烈遼使阿息保來曰何以不告喪太祖曰有喪不能弔而乃以爲罪乎收國元年正月卽帝位上曰遼以寶鐵爲號取其堅也寶鐵雖堅終亦變壞惟金不變壞於是國號大金上親征黃龍府次混同江無舟上使一人道前乘豬

白馬徑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水及馬腹後使舟人測其渡處深不得其底

廢帝海陵庶人名亮字元功本諱迪古猜忌殘忍拒諫飾非弑熙宗自立嘗謂侍臣曰昨太子生日皇后獻朕一物大是珍異卿試觀之即出諸絳囊中乃田家稼穡圖后意太子生深宮之中不知民間稼穡之艱難故以爲獻朕甚賢之詔遷都燕京有司圖上燕城官室制度營建陰陽五姓所宜海陵曰國家吉凶在德不在地使桀紂居之雖卜善地何益使堯舜居之何用卜爲海陵爲人善飾詐初爲宰相妾媵不過數人及踐大位淫縱無度欲爲君則弑其君欲伐國則弑其母欲奪人之妻則使之殺其夫屠滅宗族剪刈忠良婦姑姊妹盡入嬪御三綱淪九法整淫穢之狀筆不勝書天下後世稱無道主以海陵爲首

世宗諱雍本諱烏祿初封葛王海陵無道被弑諸軍勸進卽帝位嘗幸鷹房主者以鷹隼置內省堂上上怒曰此宰相聽事豈置鷹隼處邪痛責其人俾置他所上與宣徽使敬嗣暉等論古今事因曰亡途日屠

史綱

卷之二十四金

三

史綱

卷之二十四金

四

食羊三百亦豈能盡用徒傷生耳朕雖處至尊每當食常思貧民饑餒猶在已也彼身爲惡而口祈福何益之有又召尚食局使諭之曰大官之食皆民膏脂日者品味太多不可徧舉徒爲虛糜自今止進可口者數品而已上嘗御廣仁殿皇太子親王皆侍膳上從容訓之曰大凡資用當務節省如其有餘可周親戚勿妄費也因舉所御服曰此服已三年未嘗更換尚爾完好汝等宜識之高麗遣使來賀有司奏高麗所進玉帶乃石似玉者上曰小國無能辨識者誤以爲玉耳且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若復却之豈禮體邪世宗在位二十九年躬節儉信賞罰求賢圖治華孽不及四海殷實幾致刑措無一言之失一事之謬號稱小堯舜非溢美爾

永清縣有移刺余里也者契丹人也隸虞王猛安有一妻一妾妻之子六妾之子四妻死其六子廬墓下更宿守之妾之子皆曰是嫡母也我輩獨不當守墳墓乎於是亦更宿焉三歲如一上因獵過而聞之賜錢五百貫仍令縣官積錢於市以示縣民然後給之

以爲孝子之勸

章宗諱璟小字麻達葛御膳羹中有髮上舉視而棄之戒左右勿宣言上問輔臣曰僧徒修飾字像甚嚴道流次之惟儒者於孔子廟最爲滅裂守貞曰儒者不能長居學校非若僧道久處寺觀上曰僧道以佛老營利故務在莊嚴閭侈起人施利自多所以爲觀美也嘗論有司曰金井捺鉢不過二三日留朕之所止一涼厦足矣若加修治徒費人力其藩籬不急之處用閤幕可也遣使完顏塘等爲宋生日使且戒之

史簡

卷之二十四 金

五

曰兩國和好矣汝不宜爭細故傷大體

衛紹王諱永濟小字興勝章宗遺詔立之胡沙虎以兵人逼上出宮以素車載至故邸以武衛軍二百固守之尚宮左夫人鄭氏爲內職掌寶璽聞難端居璽所待變胡沙虎遣黃門入收璽鄭曰璽天子所用胡沙虎人臣取將何爲黃門曰今天時大變主上猶且不保況璽乎御侍當思自脫計鄭厲聲罵曰若輩官中近侍恩遇尤隆君難不以死報之反爲逆豎奪璽邪我死可必璽必不與遂瞑目不語

史簡

卷之二十四 金

六

宣宗諱珣本名吾睹補嘗謂太子曰吾嘗夜思天下事必索燭以記明而卽行汝亦當然上謂宰臣人有不堪任事其心不正者終不足貴丞相汝勵對曰其心不正而濟之以才所謂虎而翼者也雖古聖人亦未易知上以爲然有司奏前奉御溫敦太平卒上大駭曰朕屢欲授太平一職每以事阻今僅授之未數日而亡豈非天邪因謂宰臣曰海陵時有護衛二人私語一曰富貴在天一曰由君所賜海陵竊聞之詔授言由君所賜者以五品職意謂誠由已也而其人

喪太子卽帝位於柩前

哀宗諱守緒時有男子服麻衣望承天門且笑且哭

詰之則曰吾笑笑將相無人吾哭哭金國將亡羣臣請寘重典上持不可曰近詔草澤諸人直言雖涉譏訕不生法司惟以君門非笑哭之所重杖而遣之內族王家奴故殺鮮于主簿權貴多救之者上曰英王朕兄敢妄撻一人乎朕爲人主敢以無罪害一人乎國家衰弱之際生靈有幾何而族子恃勢殺一主簿吾民無主矣特命斬之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諸門出死者九十餘萬人貧不能葬者不在是數凡園戶僧道醫師鬻棺者擅厚利命有司倍征之以助修城之

史綱

卷之二十四 金

七

用大元兵壻西城上謂侍臣曰我爲金紫十年太子十年人主十年自知無大過惡死無恨矣所恨者祖宗傳祚百年至我而絕與自古荒淫暴亂之君等爲亡國獨此爲介介爾又曰古無不亡之國亡國之君往往爲人囚繫或爲俘獻或辱於階庭閉之空谷朕必不至於此卿等觀之朕志決矣果自縊於幽蘭軒史亦壯之

顯宗諱允恭本諱胡土瓦世宗次子初立皇太子有使者自山東還帝問民間何所苦使者曰錢難最苦

官庫錢滿有露積者而民間無錢以此苦之帝曰貯之空室雖多奚爲謂戶部尚書張仲愈曰天子富藏天下何必獨在府庫也因奏曰錢在府庫何異銅鑪在野乞流轉使公私俱利世宗嘉納詔有司議行之常侍宴於常武殿典食湏合進粥帝將食有蜘蛛在粥盃中湏合恐懼失措帝從容曰蜘蛛吐絲乘空忽墮此中爾豈汝罪哉未卽位而崩追謚前號史稱天性仁厚孝友惇睦在東宮二十五年不聞有過若世宗父子真希邁哉

史綱

卷之二十四 金

八

熙宗天眷元年於熙州野水初見一蒼龍良久而沒次日見金龍一爪承一嬰兒兒爲龍所戲畧無懼色三日如故又見一人乘白馬紅袍玉帶如少年官狀前有六蟾蜍凡三時乃沒郡人競往觀之

世宗大定十三年尚書省奏宛平張孝善有子曰合得旦以疾死至暮復活云是本良鄉人王建子喜兒而喜兒前三年已死建驗以家事能具道之此蓋假屍還魂擬付王建爲子上曰若是則姦倖小人競生詐僞瀆亂人倫止付孝善

哀宗天興初南京未破市中有一僧不知所從來持一布囊貯粟日散與市人無窮所在兒童百十從之又有一人拾街中破瓦復以石擊碎之人皆不曉其理後乃知之其意蓋欲使人早散國家將瓦解矣柔妃彌勒姓耶律海陵使禮部侍郎蕭拱取之於汴過燕京拱父仲恭爲留守見彌勒身形非若處女者嘆曰上必以疑殺拱矣及入宮果非處女明日遣出宮後復召入封爲充媛拱竟致死

世宗昭德皇后烏林答氏聰敏孝慈容儀整肅世宗史衛

卷之二十四 金

九

爲濟南尹時海陵召后后謂世宗曰我不行上必殺上我當自勉不以相累也召家人謂之曰我自初年爲婦以至今日未嘗見王有違道之事今宗室往往被疑者皆奴僕不良傲慢其主以誣陷之耳汝等皆先國王時舊人當念舊恩無或妄圖也違此言者我死後於冥中觀汝所爲衆皆泣下行至良鄉自殺顯宗徙单后敬儉惇睦御下公平嘗誡諸侄曰皇帝以我故乃推恩外家當盡忠圖報勿謂小善爲無益而弗爲小惡爲無傷而弗去母藉吾之貴輒肆非爲

以干國家常憲又論妹嫂曰爾家累素重且非豐厚宜節約財用勿以吾爲可恃吾受天下之養豈有所私積哉況財用者天下之財用也吾終不能多取以富爾之私室家人有以玉孟進者却之且曰貴異物而殫財用非我所欲也況我之賜予有度今爾以此爲獻何以自給徒費爾財我實無用後無復爾

章宗李元妃起家微賤立後勢位薰赫兄弟皆擢顯近一日章宗宴宮中優人璚瑁頭者戲於前或問上國有何符瑞優曰汝不聞鳳皇見乎其人曰知之而未聞其詳優曰其飛有四所應亦異若嚮上飛則風雨順時嚮下飛則五穀豐登嚮外飛則四國來朝嚮裏飛則加官進祿上笑而罷

史衛

卷之二十四 金

十

宣宗明惠王后生哀宗性端嚴頗達今古哀宗已立爲皇太子尚加授楚一日宮中就食尚器有玉盃櫟三一奉太后二奉帝及宮中荆王母眞妃龐氏以瑪瑙器進食后召主者責曰誰令汝妄生分別荆王母豈早我兒婦邪非飲食細故已令有司杖殺汝矣是後宮中奉眞妃有加或告荆王謀不軌者下獄譴已

決帝言於后后曰汝止一兄奈何以讒言欲害之章宗殺伯與叔享年不永皇嗣又絕何爲欲效之邪趣赦出使來見我移時不至吾不見汝矣帝起后立待王至涕泣慰撫之點檢撤合輦教上騎鞠后傳旨戒之云汝爲人臣常輔主以正顧乃教之戲邪再有聞必大杖汝矣比年小捷國勢頗振文士有秦賦頌以聖德中興爲言者后聞不悅曰帝年少氣銳無思心則驕怠生今幸一勝何等中興而若輩諂之如是

宗賢本名阿魯歷歸德武定永定節度使政寬簡甚

史衛

卷之二十四 金

十一

得民心秉德廉訪官吏士民持盆水與鏡前拜言曰使君廉明清直類此民實賴之秉德曰吾聞郡僚廉能如一汝等以爲如何衆對曰公勤清儉皆法則於使君耳因謂宗賢曰人謂君善治當在甲乙果然賢使君也自是超遷兩階雄州父老相率張青繩懸明鏡於公署老幼填門三日乃得去

宗敏本名阿魯補封曹國王海陵弑立畏其屬尊且材勇謀構害之使葛王召宗敏宗敏疑懼不敢往葛王曰叔父今不卽往至明日如何與之相見宗敏入

海陵欲殺之尚猶豫以問左右烏帶曰彼太祖子也不殺之衆人必有異議不如除之乃使僕散忽土擊殺之葛王問於衆曰國王何罪而死烏帶曰天許大事尚已行之此蟻盈爾何足道者

宗雄本名謀良虎材武驍捷挽強射遠幾三百步嘗疋馬射三麋已中其二復彎弓馬蹶躍而下控弦如故遂殺滿步射獲之宗雄方逐兔捷懶亦從後射之已發矢捷懶大呼曰矢及矣宗雄反顧以手接其矢就射兔中之其輕捷如此

史衛

卷之二十四 金

十二

沈璋字之達太行賊陷潞州殺其守官軍討平之命璋權知州事時軍卒當緣坐者七百人帥府滕璋盡誅之璋不從帥府大怒召璋呵責且欲殺璋璋從容對曰招亡撫存璋之職也此輩初無叛心蓋爲賊所脅有不得已者故招之復來今欲殺之是殺降也苟利於衆璋死何憾帥怒解因召潞軍曰吾始命戮汝今汝使君活爾矣皆感泣而去朝廷聞而嘉之介休人張覺聚黨亡命山谷鈔掠邑縣招之不肯降曰前嘗有降者皆殺之今以好言誘我是欲殺我耳獨得

侍郎沈公一言我乃無疑於是命璋往招之覺卽日降轉鎮西軍節度使

左企弓字君財拜太傅中書令太祖既定燕從初約以與宋人企弓獻詩略曰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太祖不聽

亨本名李迭擊鞠爲天下第一常獨常數人馬無良惡皆如意馬方馳輒投杖馬前側身附地取杖而去每畋獵持鐵連鎚擊狐兔一日與海陵同行道中遇羣豕亨曰吾能以鎚殺之卽奮鎚遙擊中其腹穿入

史簡

卷之二十四 金

十三

之後爲家奴六斤所誣竟見殺

劉筈充江南封冊使假中書侍郎旣至臨安而宋人勝其居曰行宮筈曰未受命而名行官非也請去勝而後行禮宋人驚服其有識欲厚賄悅之奉金珠三十餘萬而筈不之顧皆嘆曰大國有人焉筈以能得悼后意致位宰相海陵鄙之及筈求致仕詔畧曰不爲暗於臨事不爲諂於事君未許告歸姑從解職筈因慚懼而死

李成字伯友勇力絕倫能挽弓三百斤爲將身先士卒

卒號令嚴明士未食不先食有病者親視之時有告成反者宗弼察其誣使成自治成杖而釋之後封濟國公

施宜生字明望邵武人也博聞強記困于場屋遇僧善風鑒謂之曰子面有權骨可公可卿而視子身之毛皆逆上且覆腕必有以合乎此而後可貴也宜生聞其言大喜竟從范汝爲於建劔已而汝爲敗變服爲傭之吳翁家三年翁異之一日屏人詰其姓名宜生曰我服傭事惟謹主人乃亦寘疑邪翁固詰之則

史簡

卷之二十四 金

十四

請其故翁曰日者宴客執事咸較而汝獨孫諸傭且徹器有歎聲是以識汝非眞傭也宜生遂告之故翁贈之金夜濟淮以歸歷尚書翰林學士爲宋國正旦使宋命張彥館之都亭因間以首丘諷之宜生顧其介不在旁爲度語曰今日北風甚勁又取几間筆扣之曰筆來筆來於是宋始嘗其副使耶律闢離刺使還以間坐是烹死

張中彥字才甫時汴京作河上浮梁中彥領其役匠者未得其法中彥手製小舟纔數寸許不假膠漆而

首尾自相鉤帶謂之鼓子卯諸匠無不駭服

高松本名檀朶有力善戰充東京路渤海萬戶兵部尚書可喜謀反同知延安尹李老僧曰我與萬戶高松誅之必從我矣衆曰若得此軍舉事易矣老僧說松曰君有功舊人至今不得大官何也松曰我一縣令也每念聖恩累世不能報尚敢有望乎老僧遂不敢言

張通古字樂之歷拜司徒封潘王海陵御下嚴厲收威柄親王大臣未嘗少假顏色惟見通古必以禮貌

史綱

卷之二十四 金

十五

會磁州僧法寶欲去張浩張暉樂朝官皆欲留之海陵聞其事詔三品以上官上殿責之曰聞卿等每到寺僧法寶正坐卿等皆坐其側朕甚不取佛者本一小國王子能輕舍富貴自苦修行由是成佛今人崇信以希福利皆妄也況僧者往往不第秀才市井游食生計不足乃去爲僧較其貴賤未可與簿尉抗禮間聞老婦迫於死期多歸信之卿等位爲宰輔乃復效此失大臣體張司徒老成舊人三教該通足爲儀表何不師之召法寶謂之曰汝旣爲僧去住在已何

乃使人知之法寶戰懼不知所爲海陵曰汝爲長老常有定力乃畏死邪遂於朝堂杖之二百浩暉伏二十

張浩字浩然世宗初近侍有欲罷科舉者上曰吾見太師議之浩入見上曰自古帝王有不用文學者乎浩對曰有曰誰歟浩曰秦始皇上顧左右曰豈可使我爲始皇乎事遂寢

張汝霖字仲澤拜平章政事章帝謂宰臣曰今之用人太拘資歷如此何能得人汝霖奏曰不拘資格所以待非常之材帝曰崔祐甫爲相未逾年薦八百人豈皆非常材耶

史綱

卷之二十四 金

十六

昂本名奔脂在海陵時縱飲沉酣輒數日不醒海陵常戒之大定初妻子爲置酒私第未數行輒臥不飲其妻大氏海陵從母姊也怪而問之昂曰吾本非嗜酒者但向時不以酒自晦則汝弟殺我久矣今遇遭明時正當自愛是以不飲聞者稱之睦親族好施子人或以子孫計爲言答曰人各有命但使其能自立爾何至爲子孫奴邪

越王永功本名宋葛世宗子寡言笑勇健絕人涉畫史好法書名畫改大興尹有老嫗與男婦憇道傍婦與所私相從亡去或告嫗曰向見年少婦人自水邊小徑去矣嫗告伍長蹤踪之有男子私殺牛手持血刃望見伍長意其捕已卽走避之嫗與伍長疑是殺其婦也捕送縣不勝楚毒遂誣服問尸安在詭曰棄之水中矣求之水中果獲一尸已半腐縣史以爲眞卽具獄上永功疑之曰婦死幾何日而尸遽半腐哉頃之嫗得其婦於所私者永功曰是男子偶以殺人

史衛

卷之二十四 金

十七

就獄其拷掠足以稱殺牛之科矣遂釋之

僕散忠義本名烏者喜談兵有大略除博州防禦使境內稱治忽一夕陰晦囚徒謀爲反獄倉猝間將校皆惶駭失措忠義從容但使守更吏擗鼓鳴角囚徒以爲天且曉不敢出自就桎梏

統石烈良弼本名婁室天會選諸路女直字學生送京師良弼年十四在選中是時希尹爲丞相以事如外郡良弼遇之途中望見歎曰吾輩學丞相文字千里來京師固當一見乃入傳舍求見拜于堂下希尹

問曰此何兒也良弼自贊曰有司所薦學丞相文字者也希尹大喜問所學良弼應對無懼色希尹曰此子他日必爲國之令器爲北京教授學徒常二百人時人爲之語曰前有谷神後有婁室其從學者後皆成名良弼歷拜丞相上嘗問每旦暮日色皆赤何也良弼曰旦而色赤應在東高麗當之暮而色赤應在西夏國當之願陛下修德以應天則災變自弭矣旣而夏國有任德敬之亂高麗有趙位寵之難其言皆驗

史衛

卷之二十四 金

十八

石琚字子美世宗嘗與宰臣議鑄錢或以工費數倍欲采金銀坑冶上曰山澤之利可以與民惟錢幣不當私鑄若財貨流布四方與在官何異琚進曰臣聞天子之富藏於天下正如泉源欲其流通耳上問琚曰古亦有百姓鑄錢者乎對曰使百姓自鑄則小人圖厚利錢愈薄惡古所以禁也上一日特召琚入諸王以下竊語心蓋易之世宗覺卽語之曰使我父子家人輩得安然無事而有今日之樂者此人力也太定未上將立元妃爲后以問琚琚屏左右曰元妃之

立本無異辭如東宮何世宗愕然曰何謂也琚曰元妃自有子元妃立東宮搖矣上悟而止

翟永固字仲堅遷太常卿考試進士出尊祖配天賦題海陵以爲猜度已意召問曰賦題不稱朕意我祖在位時祭天拜乎對曰拜海陵曰豈有生則致拜死而同體配食者乎對曰古有之載在典禮海陵曰若桀紂冒行亦欲我行之乎杖二十進士張汝霖賦第八韻有曰方今將行郊祀海陵詰之曰汝安知我郊祀乎亦杖三十

史衛

卷之二十四 金

十九

移刺子敬字同文上與侍臣論古之人君賢否子敬奏曰陛下凡與宰臣謀議不可不令史官知之上曰卿言是也出爲興中尹子敬女自懿州來興中省謁遇盜途中剽掠其行李且盡旣而還之謝曰我輩初不知爲府尹家也尹有德于民尚忍侵犯邪

劉徽柔字君美明敏善聽斷遷洪洞令縣人楊遠者投牒于縣以爲夜雨屋壞壓其侄死號訴哀切徽柔執視而笑曰汝利姪財而殺之乃誣雨邪叱付獄其人立伏曰公神明也不敢延死遂寘于法

賈少冲字若虛勤學日誦數百千言家貧甚嘗道中獲遺金訪其主歸之嘗爲宋主生日副使宋國方有所請別致珍異少冲笑謂其人曰行人受賜自有常數寧敢以賂辱君命乎遂不受使還世宗嘉之歷遷順天軍節度使子益字損之少侍父使宋是時宋人常爭起立接受國書之禮少冲問益曰卽宋人欲變禮持議不決奈何益曰守死無辱可謂使矣父大奇之嘗教諸子曰廕所以庇身筦庫不可爲也聞者尚之

史衛

卷之二十四 金

二十

移刺幹里朵一名八斤初爲博州防禦使有農民避賊入保郡城以錢三十千寄之鄰家賊平索之鄰人諱不與訴于縣縣官以無契驗却之乃訴于州幹里朵陽怒械繫之捕其鄰人關以三木詰之曰汝鄰乙坐劫殺人指汝同盜鄰人大懼始自陳有欺錢之隙乃責歸所隱錢而釋之郡人駭服

蒲察世傑本名阿撒爲人多力能以拳擊四歲半折脅死之有糧車陷淖中七牛挽不能出世傑手挽出之海陵墓位以爲護衛海陵謂世傑曰汝勇力絕倫

令伐兄弟有異志者期以十日除之則有非常之賞
仍盡以各人家產賜汝世傑受詔而不肯爲已過十
日海陵怒而責之世傑曰臣自誓不以非道害物雖
死不敢奉詔海陵愛其勇不之罪也

大懷貞字子正嘗以私忌飯數人就中一僧異常懷
貞問曰汝何許人也對曰山西人復問曾爲盜殺人
否對曰無之後三日詰盜果引此僧皆服其明察官
節度使

徒單克寧本名習顯拜太師封淄王章宗卽位詔文

史綱

卷之二十四

主

凡除名開落官吏並量材錄用張汝霖奏真盜枉法
不可恕克寧曰陛下卽位行非常之典賊吏誤沾
恩有其害小國之大信不可失也章宗深然之

荆王守純本名盤都宣宗第二子府第產肉芝一株
高五寸許色紅鮮可愛旣而枝葉津流濡地成血臭
不可聞剗去復生者再夜則房榻間羣狐號鳴秉燭
逐捕則夫所在未幾長子訛可出質哀宗遷崔立亂
守純及諸宗室皆死青城

抹然史挖搭形不過中人而拳勇善鬪所用槍長二

丈軍中號爲長槍副統又工用手箭箭長不盈握每
用百數散置鎧中遇敵抽箭以鞭揮之或以指鉗取
飛擲數矢齊發無不中敵以爲神其箭皆以智創雖
子弟亦不能傳其法及死將士皆惋惜之

移刺履字履道幼孤族兄節度使德元養以爲後方
五歲晚臥廡下見微雲往來天際忽謂乳母曰此所
謂臥看青天行白雲者耶德元聞之驚曰是子當以
文學名世官拜禮部尚書翰林學士右丞初德元未
有子以履爲後旣而生子震德元歿盡推家資與之

史綱

卷之二十四

主

程輝字日新初降授磁州刺史有吳僧者殺州人張
善友而取其妻輝督捕之命張母以長錐刺僧與其
妻身無完膚以死

黃久約字彌大授磁州刺史磁素多盜旣獲而款伏
者審錄官或不時至繫者多以杖殺或死獄中久約
惻然曰民雖爲盜而不死于法可乎時以貧富不均
或欲令富民分貸貧者下有司議久約曰物之不齊
物之情也貧富不均亦理之常若從或者言適足以
斂怨非損有餘補不足之道

張大節字信之廉勤好學能勵勉後進擢進士第世宗改元於遼東或勸赴之富貴可一朝遂客曰自有定分何遽爾世宗嘗謂宰臣曰人多稱王脩能官以朕觀之凡事不肯盡心一老姦耳張大節賦性剛直果於從政遠在王脩之上惜乎用之太晚章宗朝徙知太原府近郭有男子被殺者聞其妻哭聲不哀召而審之果爲姦夫所殺人以爲神西山有晉叔虞祠舊以施錢輸公使庫大節還其廟以給營繕

劉璣字仲璋登進士第累遷同知北京留守世宗嘗

史鑑

卷之二十四 金

三

謂宰臣曰朕聞璣在北京凡奴隸訴良不問契券真偽輒放爲良意欲微福於冥冥則在已之奴何爲不放又曰璣放朕之家奴意欲以此微福存心若是不宜再用

完顏匡本名撒速顯宗命詹事烏林答愿擇淳謹該通者教章宗兄弟愿啓撒速可使已而召見于承華殿西便殿顯宗問其年對曰臣生之歲海陵自上京遷中都歲在壬申顯宗曰二十八歲爾詹事乃云三十歲何也匡曰臣年止如此詹事謂臣出入官禁故

增其歲言之耳顯宗顧謂近臣曰篤實人也命擇日使皇孫行師弟子禮世宗如春水顯宗從寢殿小底跪滿九住與匡馬上問難伯夷叔齊事遂後顯宗遲九住至問曰何以以後也九住以對顯宗歎曰不以女直文字譯經史何以知此主上立女直科舉教以經史乃能得其淵奧如此哉稱善者良久

徒單鑑歷改上京留守上問宰臣鑑與崇浩孰優張萬公對曰皆才能之士鑑似優者鑑有執守崇浩多數耳上曰何謂多數萬公曰崇浩微似趨合上曰卿

史鑑

卷之二十四 金

三

言是也上嘗問漢高帝光武優劣張萬公對曰高祖優甚鑑曰光武再造漢業在位三十年無沈湎冒色之事高祖惑戚姬卒至于亂由是言之光武優上默然鑑益以元妃李氏隆寵過盛故微諫云

賈鉉字鼎臣泰和六年御試鉉爲監試官上曰丞相崇浩嘗言試題頗易由是進士例不讀書朕今以日合天統爲賦題鉉曰題則佳矣恐非所以牢籠天下士也上曰帝王以難題窘舉人固不可欲使自令積致學業而已

孫鐸字振之再任戶部尚書心少之對賀客誦古人詩曰惟有庭前老柏樹春風來似不曾來御史大夫劾鐸怨望降職

宗端修字平叔歷節度副使妻死不更娶獨居廿年士論高之汝州司候游彥哲將之官問爲政端修曰爲政不難治氣養心而已彥哲不達端修曰心正則不私氣平則不暴爲政之術盡於此矣

路鐸字宜叔任右拾遺因召對論宰相權太重上曰凡事由朕宰相安得權重旣而復奏曰乞陛下勿泄

史鑿

卷之二十四 金

三五

此言泄則臣蓋粉矣上曰宰相安能蓋粉人上嘗謂宰臣曰凡言事者議及朕躬亦無妨語涉宰相間有憎嫌何以得進

完顏伯嘉字輔之由進士調中都左警巡判官孝懿皇后妹晉國夫人家奴買漆不酬直伯嘉鈎致用事奴數人繫獄晉國白章宗章宗曰姨酬其價則奴釋矣由是豪右屏迹改除監察御史劾奏平章政事僕散揆或曰與宰相有隙奈何伯嘉曰職分如此累官

呂州刺史獻屬縣盜伯嘉曰饑寒爲盜得錢二千經

月不使一錢云何此必官兵捕他盜不獲誣以準罪耳詰之果然

李復亨字仲修年十八登進士第調臨晉主簿護送官馬入府宿逆旅有盜殺馬復亨曰不利而殺之必有仇者盡索逆旅商人過客同邑人橐中盛佩刀謂之曰刀饑馬血火煨之則刃青其人欵伏果有仇以提刑薦遷南和令盜割民家牛耳復亨盡召里中人至使牛家牽牛徧過之至一人前牛忽驚躍詰之乃引伏

史鑿

卷之二十四 金

十六

承暉字維明本名福興歷政知大興府事宦者李新喜有寵用事借大興府妓樂承暉拒不與新喜慙章宗聞而嘉之豪民與人爭種稻水利不直厚賂元妃兄左宣徽使李仁惠使人屬承暉右之承暉卽杖豪民而遣之謂其人曰可以此報宣徽也歷位右丞與抹撚盡忠同守中都已而中都被圍盡忠謀南奔承暉辭謁家廟召郎中趙思文與之飲酒謂之曰事勢至此惟有一死以報國家作遺表論國家大計辨君子小人付令史師安石盡出財物召家人隨年勞多

寡而分之皆與從良書舉家號泣承暉神色泰然方與安石舉白引滿謂之曰承暉於五經皆經師授謹守而力行之不爲虛文旣被酒取筆與安石訣最後倒寫二字投筆歎曰遽爾謬誤得非神志亂邪謂安石曰子行矣安石出門聞哭聲復還問之則已仰藥薨矣

僕散端本名七斤官平章政事初婦人阿魯不嫁爲武衛軍士妻生二女而寡常託夢中言以惑衆頗有驗或以爲神乃自言夢中屢見白頭老父指其二女

史嚮

卷之二十四 金

壬

曰皆有福人也若侍掖庭必得皇嗣是時章宗未立皇子端請納從之旣而京師久不雨阿魯不復言夢見白頭老父使已祈雨三日必大澍足過三日雨不降章宗疑其誕妄下有司鞠問阿魯不引伏詔讓端曰昔者所奏今其若何後人謂朕信其妖妄實由卿啟其端倪鬱於予懷念之難置其循省於往咎思善補於將來恪整乃心式副朕意

王擴字充之遷監察御史張煒職辦西北路糧草者數年失亡多尚書省奏擴考按擴無所假借煒舊與

擴厚使人誘擴曰君不念同舍邪擴曰旣奉詔安得顧故人哉

任熊祥字子仁太定初起爲太子少師時北鄙用兵未息上詔百官議招伐之宜熊祥進曰陛下以勞民爲憂用兵爲重莫若以恩信招懷之上問孰可使者對曰臣雖老憑國威靈尚堪一行上曰卿老矣無煩爲此

范拱字清叔精易學大定七年召赴闕除太常卿議郊祀或有言前代都長安及汴洛以太華等山列爲

史嚮

卷之二十四 金

壬

五岳今旣都燕當別議拱議畧曰軒轅居上谷在恒山之西舜居蒲坂在華山之北以此言之未嘗據所都而改岳祀也從之拱嘗言禮官當守禮法官當守法若漢張釋之可謂能守法矣故其議論確然不可移奪

楊伯雄字希雲海陵纂立改修起居注常召講論乙夜問鬼神事伯雄進曰漢文帝召見賈生夜半前席不問百姓而問鬼神後世頗譏之陛下不以臣愚陋幸及天下大計鬼神之事未之學也海陵曰但言之

以釋永夜倦思伯雄不得已乃曰臣家有一卷書記人死復生或問冥官何以免罪荅曰汝置一層白日所爲暮夜書之不可書者是不可爲也海陵爲之改容夏日海陵登瑞雲樓納涼命伯雄賦詩其卒章云六月不知蒸鬱到清涼會與萬方同海陵忻然以示左右曰伯雄出語不忘規戒爲人臣當如是矣

陳規字正叔博學能文詩亦有律度爲人剛毅質實言事不假借宣宗嘗召王壽孫作大紅半身繡衣且戒以勿令陳規知及成進召壽孫問曰曾令陳規輩

史贊

卷之二十四 金

三十九

知否陳規若知必以華飾諫我我實畏其言渾源劉從益見其所上八事歎曰宰相材也後出爲中京副留守未赴卒士論惜之死之日家無一金知友爲葬焉

楊雲翼字之美哀宗正大三年拜禮部尚書兼侍讀初雲翼嘗患風痺至是稍愈上親問愈之方對曰但治心耳心和則邪氣不干治國亦然人君先正其心則朝廷百官莫不一於正矣上矍然知其爲醫諫也

趙秉文字周臣爲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上書論

事宜宗召問言頗差異命大興府鞠之秉文乃引交游王庭筠周昂等數人同議皆下獄決罰有差當時爲之語曰古有朱雲今有秉文朱雲攀檻秉文人

韓玉字溫甫登經義辭賦兩科進士入翰林爲應奉應制一日百篇文不加點又作元勳傳稱旨章宗嘆曰勳臣何幸得此家作傳邪

雷淵字希顏一字季默庶出年最幼諸兄不齒父歿不能安於家乃發憤入太學衣敝履穿坐榻無席自

史贊

卷之二十四 金

三十

以跣露恒兀坐讀書不迎送賓客人皆以爲倨其友商衡每爲辯之且謂卹焉後登至寧元年進士歷拜監察御史出巡郡邑所至有威譽奸豪不法者立箠殺之至蔡州杖殺五百人時號曰雷半千

亦蓋合喜剛愎好自用朝廷以其有幹才任之官至樞密使人兵圍汴司諫陳崱屢上封事言得失切中時病合喜大怒召入省呼其名責之曰子爲陳山可邪果如子言能退大敵我當世世與若爲奴蓋不識崱字至分爲兩閱者無不竊笑

內族合周一名永錫貞祐中以失援中都奪爵至天
興元年復冀進用建言京城括粟可得百餘萬石先
令各家自實壯者存石有三斗幼者半之敢有匿者
以升斗論罪三十六坊各選深刻者主之內族完顏
久住尤酷有寡婦二口實豆六斗內有蓬子約三升
久住笑曰吾得之矣執以令於衆婦泣訴曰妾夫死
於兵姑老不能爲養故雜蓬秕以自食耳非敢以爲
軍儲也且三升六斗之餘不從竟死杖下京師聞之
股栗盡投其餘於糞溷中或白於左丞李蹊蹊顰蹙
史綱

卷之二十四金

三十一

曰白之參政合周曰人云花又不損蜜又得成子謂
花不損何由成蜜且京師危急今欲存社稷邪存百
姓耶當時皆莫敢言合周性好作詩詞語鄙俚人多
采其語以爲戲笑因自草括粟榜文有雀無翅兒不
飛蛇無頭兒不行等語以而作兒樣吏知不敢易
也京城目之曰雀兒參政
聶天驥字元吉歷右司員外郎留汴中崔立變天驥
被創甚卧一十餘日其女舜英調醫救療天驥嘆曰
吾幸得死兒女曹乃爲調醫尚欲我活耶竟鬱鬱以

死舜英葬其父明日亦自縊

張天綱字正卿詞賦進士歷轉御史中丞權參政蔡
城破爲宋將孟珙得之檻車械至臨安命知府薛瑄
問曰有何面目到此天綱對曰國之興亡何代無之
我金之亡比汝二帝何如瓊大叱曰曳去明日遂奏
其語宋主召問曰天綱真不畏死耶對曰大丈夫患
死之不中節爾何畏之有因祈死不已宋主不聽初
有司令供狀必欲書虜主天綱曰殺卽殺焉用狀爲
有司不能屈聽其所供天綱但書故主而已聞者憐
史綱

卷之二十四金

三十二

之後不知所終
完顏仲德本名忽斜虎有文武才拜參政蔡城被圍
仲德率精兵巷戰俄見子城火起聞上自縊謂將士
曰吾君已崩吾何以戰爲吾不能死於亂兵之手吾
赴汝水從吾君矣諸君其善爲計言訖赴水死將士
皆曰相公能死吾輩獨不能邪於是士卒魯嬰室等
及軍士五百餘人皆從死焉

徒單思忠字良弼本名寧慶世宗在潛邸撫養之年
十二從上在濟南一日與姻戚公子出遊近郊有

人腰弓矢策馬突過諸公子怒欲鞭之思忠曰醉人昏昧又何足責遂釋之其人行數十步忽執弓矢思忠恐欲傷人速馳至其傍奪其弓弛而還之上聞之嘉有識量由是常使侍側尚皇弟唐國公王加附馬都尉

粘割韓奴皇統四年遣使大石既入其境大石方適野與韓奴相遇問韓奴何人敢不下馬韓奴曰我上國使也奉天子之命來招汝降汝當下馬聽詔大石曰汝單使來欲事口舌邪使人摔下使跪韓奴罵曰

史

卷之二十四

三

反賊天子不忍於爾加兵遣招汝爾縱不能面縛請罪闕下亦當盡敬天子之使乃敢反加辱乎大石怒乃殺之世宗嘉其忠節召其子詳古諭之曰汝父奉使萬里不辱君命能盡死節朕甚閔之以爲尚輦局直長遷武義將軍

高守約字從簡累官觀州刺史大元兵徇地河朔郭邦憲歸順從至城下呼守約曰從簡當計全家室守約弗顧至再三守約厲聲曰吾不汝識也城破被執使之跪不屈遂死

劉德基守官邊邑夏兵攻城德基坐廳事積薪其傍謂家人曰城破卽焚我及時家人不忍縱火遂被執脅使跪降不屈同寮故人給夏人曰此人素病狂故敢如此德基曰爲臣子當如此爾吾豈狂耶夏人壯其義乃繫諸獄與其改圖已而召問德基大罵終不能從曰吾豈苟生者哉遂害之

馬驤爲曹州濟陰令大元克曹州驤被執軍卒榜掠求金驤曰吾書生何從得是又使跪驤曰吾膝不能屈欲殺卽殺得死爲大金鬼足矣遂死

史

卷之二十四

三

完顏陳和尚名彝字良佐遷樂侮中郎將三峰山之敗走鈞州城破大兵入陳和尚趨避隱處殺掠稍定乃出自言曰我金國大將欲見白事兵士以數騎夾之詣行帳前問其姓名曰我忠孝軍總領陳和尚也大昌原之勝者我也衛州之勝亦我也倒回谷之勝亦我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時欲其降斫足脛折不爲屈割口吻至耳噴血而呼至死不絕大將義之醉以馬湏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

楊達夫字晉卿初歷數任有政績已而以詩酒自娛了無官情從徙入韶避兵于州北之橫嶺爲游騎所執將褫衣害之達夫挺然直立馬首略無所懼稍侵辱之卽人言曰我金國臣子旣爲汝所執不過一死忍裸袒以黷天日耶遂見殺兩山潛伏之民竊視之者皆相告曰若此好官異日祠之當作我橫嶺之神

馮延登字子俊遷國子祭酒充夏國使朝見于御營有旨問汝識鳳翔帥否對曰識之又問汝能招之使降卽貫汝死不則殺汝矣曰臣奉書請和招降豈使

史

卷之二十四

三

職乎招降亦死還朝亦死不若今日卽死爲愈也明日復問汝曾思之不對如前又明日乃喻旨云汝罪應死但古無殺使者理汝愛汝鬚髯猶汝命也叱左右以刀裁去之延登岸然不動監二年乃放還大元兵圍汴京爲騎兵所得欲擁而北行延登義不受辱遂躍城旁井中死

蒲察琦本名阿憐字仁卿補世襲謀克崔立變後令改易巾髻琦謂元好問曰今日易巾髻在京人皆可獨琦不可琦一刑部譯史襲先兄世爵安忍作此今

以一死付公然死則卽死付公一言亦剩矣至家母氏方晝寢驚而寤琦問何爲母曰適夢三人潛伏梁間故驚寤仁卿跪曰梁上人鬼也兒意在懸梁阿母夢先見耳家人輩泣勸曰君不念老母歟母止之曰勿勸兒所處是矣卽自縊

完顏絳山哀宗奉御也哀宗自縊于幽蘭軒斜烈遺言絳山使焚軒火方熾子城破大兵突入近侍左右皆走避獨絳山留不去爲兵所執問曰汝爲誰絳山曰吾奉御絳山也兵曰衆皆散走而獨後何也曰吾

史

卷之二十四

三

君終于是吾候火滅灰寒收瘞其骨耳兵笑曰若狂者耶汝命且不能保能瘞而君耶絳山曰人各事其君吾君有天下十餘年功業弗終身死社稷忍使暴露遺骸與士卒等耶吾逆知君輩必不遺吾吾是以留果瘞吾君之後雖寸斬吾不恨矣兵以告其帥奔蓋曰此奇男子也許之絳山乃擐其餘燼裹以敝衾瘞于汝水之旁再拜號哭將赴汝水死軍士救之得免後不知所終

胡礪字元化爲轉運都勾判官性剛直無所屈平章

高禎之汴道真定燕于漕司礪欲就坐禎責之礪曰
公在政府則禮絕百寮今日之會自有賓主禮禎曰
汝他日爲省吏當何如礪曰當官而行亦何所避禎
壯其言改謝之海陵拜平章百官賀于廟堂礪獨不
跪海陵問其故對曰朝服而跪見君父禮也海陵深
器重焉

王兢字無競以歷歷轉河內令時沁水泛濫歲發民
築隄豪民胥吏因緣爲姦競覈實之減費幾半縣民
爲之諺曰西山至河岸縣官兩人半蓋以前政韓希

史衛

卷之二十四

三

甫與兢相繼皆有幹能正平令張元亦有治績而差
不及故云然

周昂字德卿登進士權行六部員外郎其甥王若虛
嘗學於昂昂教之曰文章工於外而拙於內者可以
驚四筵而不可以適獨坐可以取口稱而不可以得
首肯

王若虛字從之爲直學士哀宗走歸德崔立變羣小
附和爲立建功德碑翟奕召若虛爲文若虛私謂左
右司員外郎元好問曰今召我作碑不從則死作之

則名節掃地不若死之爲愈雖然我姑以理諭之乃

謂奕輩曰丞相功德碑當指何事爲言奕輩怒曰丞
相以京城降活生靈百萬非功德乎曰學士代王言
功德碑謂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既以城降則朝官
皆出其門自古豈有門下人爲主帥誦功德而可信
乎後世哉奕輩不能奪金亡微服北歸與渾源劉郁
東游泰山至黃峴峰憩萃美亭顧問同游曰汨沒塵
土中一生不意晚年乃造仙府誠得終老此山志願
畢矣乃令子忠先歸子恕前行祝夷險因垂足坐大

史衛

卷之二十四

三

石上良久瞑目而逝

李獻能字欽叔從兄獻誠獻卿從弟獻甫皆以文學
名相繼擢第故李氏有四桂堂

麻九疇字知幾三歲識字七歲能草書作大書有及
數尺者一時目爲神童章宗召見問汝入宮殿中亦
懼怯否對曰君臣父子也子寧懼父耶上大奇之明
昌以來稱神童者五人太原常漆壽四歲能作詩劉
湛劉微張漢臣後皆無稱獨知幾能自樹立者舊如
趙秉文以徵君目之而不名

皆承亮字茂先宣和五年秋試第一天會六年與諸生對策策問上皇無道少帝失信舉人承風旨極口詆毀承亮請主文劉侍中曰君父之罪豈臣子所得言邪長揖而出劉爲之動容餘悉放第凡七十二人遂號七十二賢榜狀元許必仕爲郎官一日出左掖門墮馬首中鬪石死餘皆無顯者

趙質字景道隱居燕城南教授爲業章宗遊春水過馬聞絃誦聲幸其齋舍見壁間所題詩諷詠久之召至行殿命之官固辭曰臣僻性野逸志在長林豐草

史鑑

卷之二十四 金

三

金鑣玉絡非所願也況聖明在上可不容巢由爲外臣乎上益奇之賜田千畝復之終身

郝天挺字晉卿嘗謂元好問曰讀書不爲藝文選官不爲利養惟通人能之又曰今之仕多以貪敗皆苦饑寒不能自持耳丈夫不耐饑寒一事不可爲或曰以此學進士無乃戾乎曰正欲渠不爲舉子爾

張潛字仲升有志節娶魯山孫氏亦有賢行夫婦相敬如賓負薪拾穗行歌自得不知其貧也鄰里有爲潛種瓜者及熟讓潛潛弗許竟分而食之嘗行道中

拾一芥夫...訪其主還之里有兄弟分財者其弟曰我家如此獨不畏張先生知耶遂如初

宋可字子之其姑適大族蔡氏貞祐之兵夫及子皆死于難姑以白金五十笏遺可可受不辭其後姑得蔡氏疎族立爲後挈之省外家可乃置酒會鄉鄰謂姑曰姑往時遺可以金可以蔡氏無子故受之今有子矣此金蔡氏物非姑物也可何名取之因呼妻子昇金歸之未幾北兵駐山陽軍中有聞可名者訪知所在質其子使人招之曰從我者禍福共之不然汝子死矣親舊競勸之往可皆謝不從曰吾有子無子與吾兒死生皆有命焉豈以一子故併平壤所守者亡之後竟以無子

史鑑

卷之二十四 金

四

辛愿字敬之性野逸不脩威儀雅負高氣不能從俗俛仰詩律精嚴有自得之趣有云黃綺暫來爲漢友巢由終不是唐臣真處士語也

牛德昌字彥欽父鐸遷將作大監德昌少孤其母教之學有勸以就廕者其母曰大監遺命不使作承奉

也中皇統二年進士遷萬泉令屬蒲陝荐饑羣盜充斥州縣城門盡閉德昌到官即日開城門縱百姓出入榜曰民苦饑寒剽掠鄉聚以偷旦夕之命甚可憐也能自新者一不問賊皆感激解散縣境以安

孫德淵字資深遷沙河令有盜秋桑者主逐捕之盜以父自刺其足面曰秋桑例不禁採汝何得刺我主懼賂而求免盜不從訴之縣德淵曰若逐捕而傷瘡必在後今在前乃自刺也盜遂引服

張穀字伯英爲同州觀察判官是時出兵備邊州徵吏衛

卷之二十四金

聖

箭十萬限以鵬鴈羽爲之其價翔躍不可得穀曰矢去物也何羽不可節度使曰當須省報穀曰州距京師二千里如民急何萬一有責下官身任其咎一日之間價減數倍尚書省竟如所請

李英爲監察御史在中都其妻張氏居濰州大元兵入張盡以所有財物與之既而令氏上馬張曰我盡以物與汝猶不見贖耶答曰汝品官妻當復爲夫人張曰我死則爲李氏鬼頓坐不起遂見殺

大興元年北兵攻城矢石之際忽見一女子呼於城

下曰我倡女張鳳奴也許州破被俘至此彼軍不日去矣諸君弩力爲國堅守無爲所欺也言竟投濠而死

潘守恒內侍也素知書南遷後規益甚多哀宗自蒲城走歸德道次民家守恒進櫛曰願陛下還宮之日無忘此草廬中更加儉素以濟大業上棲惋嗟答久之

國語解

都勃極烈猶漢冢宰

長子曰阿胡迭

吏衛

卷之二十四金

聖

季曰骨赧

幼曰蒲陽溫

客曰按答海

老人曰撒答

奇男子曰散亦孛

瘠人曰什古

侏儒曰保活里

阿里孫貌不揚也

撒合輦鰲黑也

答不也耘田者

人奴曰阿合

頭曰兀朮

心曰粘罕

曆曰三合

目赤而盲曰蒲刺都

謾都譌癡駮也

以力助人曰阿息保

辭不失酒醒也

奴申和睦之義

習矢猶云常用也

海曰忒隣婆盧槌也

斜烈刃也

闍母釜也

生鐵曰幹論

金曰按春

珠曰銀木可

沙刺衣襟也

桓端松也

孰輦蓮也

合喜大子也

斜哥貂鼠也

訛古犬之有文者

蒲阿山雞也

窩謀罕鳥卵也

活女罐也

布囊曰蒲盧渾

史簡

卷之二十四 金

聖

謀良虎無賴之名

史簡卷之二十五

明 晉安余文龍中拙刪輯

男兆胤伯景校

元

太祖姓奇渥溫氏諱鐵木真會金主璟殂允濟嗣位有詔至國傳言當拜受帝問金使曰新君爲誰金使曰衛王也帝遽南面唾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爲之邪何以拜爲卽乘馬北去遂與金絕

史簡

卷之二十五 元

一

世祖諱忽必烈昌黎縣民生子中夜有光詔加鞠養或以爲非宜帝曰何幸生一好人母生嫉心也旣平宋召宋諸將問曰爾等何降之易邪對曰宋有強臣賈似道擅國柄每優禮文士而獨輕武官臣等久積不平心離體解所以望風而送款也帝命董文忠答之曰借使似道實輕汝曹特似道一人之過耳且汝主何負焉正如所言則似道之輕汝也固宜仁宗諱愛育黎拔力八達有進大學衍義者命詹事王約節而譯之帝曰治天下此一書足矣因命與圖

象孝經列女傳並刊行賜臣下嘗夜坐謂侍臣曰雨
賜不時奈何蕭拜住對曰宰相之過也帝曰卿不在
中書邪拜住惶愧頃之帝露香默禱既而大雨左右
以雨衣進帝曰朕爲民祈雨何避焉嘗曰明心見性
佛教爲深修身治國儒道爲切其通達妙悟類此

至正中京師大雨有魚隨雨而落長尺許人取而食
之棗陽縣民張氏婦生男甫及周歲長四尺許容貌
異常蟠腹擁腫見人輒嬉笑如世俗所事不_不和尙
云又春麗正門樓斗拱內有人伏其中不知何自而

史鑑

卷之二十五 元

二

至遠近聚觀之門尉以白留守達于都堂上聞有旨
令取付法司鞫問但云薊州人問其姓名詰其所從
來皆惘若無知惟妄言禍福而已乃以不應之罪笞
之忽不知所在

世祖順聖皇后名察必弘吉刺氏嘗于太府監支繒
帛表裏各一帝謂后曰此軍國所需非私家物后何
可得支后自是率宮人親執女工帝平宋大宴上都
衆皆歡甚惟后不樂帝曰朕今平江南自此不用兵
甲衆人皆喜爾獨不樂何邪后跪奏曰妾聞自古無

千歲之國母使吾子孫及此則幸矣帝以宋府庫故
物各聚置殿庭上召后視之后徧視卽去帝遣宦者
追問后欲何所取后曰宋人貯蓄以遺其子孫子孫
不能守而歸于我我何忍取一物邪時宋太后全氏
至京不習北方風土后爲奏令回江南帝不允至三
奏帝乃答曰爾婦人無遠慮若使之南還或浮言一
動卽廢其家非所以愛之也苟能愛之時加存卹使
之便安可也后退益厚待之

史鑑

卷之二十五 元

三

法自持從帝時巡上京次中道帝遣中官傳旨欲臨
幸后辭曰暮夜非至尊往來之時內官往復者三竟
拒不納帝賢之及崩奇氏后見其所遺衣服弊壞大
笑曰正官皇后何至服此等衣邪

顯宗諱甘麻刺嘗出征駐金山會大雪擁火坐帳內
歡甚顧謂左右曰今日風雪如是吾與卿處猶有寒
色彼從士亦人耳腰弓矢荷刃周廬之外其苦可知
遂命饗人大爲肉糜親嘗而徧賜之

裕宗裕聖皇后伯藍也怯赤弘吉刺氏先是世祖出

田獵道渴至一帳房見一女子緝駝茸世祖從求馬
渾女子曰馬渾有之但我父母諸兄皆不在我女子
難以與汝世祖欲去之女子又曰我獨居此汝自來
自去於理不宜我父母即歸姑待之須臾果歸出馬
渾飲世祖世祖既去歎息曰得此等女子爲人家婦
豈不美邪後納爲太子妃性孝謹侍昭睿順聖皇后
不離左右至溷厠所用紙亦以面擦令柔軟以進一
日裕宗有病世祖往視見牀上設織金臥褥世祖愠
而語之曰我嘗以汝爲賢何乃若此耶后跪告曰常

史簡

卷之二十五

四

時不曾敢用今爲太子病恐有濕氣因用之即時撤
去生順宗成宗尊爲皇太后設官屬置徽政院後院
官有受獻浙西田七百頃籍於位下太后曰我寡居
婦人衣食自有餘况江南率土皆國家所有我曷敢
私之卽命中書省盡易院官之受獻者弟欲因后求
官后語之曰若欲求官邪汝自爲之勿以累我也其
後乃未被黜人皆服后之先見

禿刺太祖次子察合台四世孫也武宗幸涼亭將御
舟禿刺前止之帝曰爾何如朕欲登舟禿刺曰人有

常言一箭中麋母曰自能百兒未得未可遽止帝銜
焉旣而大宴萬歲山禿刺醉起解其腰帶擲諸地嘆
曰謂帝曰爾與我者止此爾帝益疑其有異志竟伏
誅

塔思一名查刺溫幼與常兒異英才大略綽有祖風
木華黎常曰成吾志必此兒也及長每語必先忠孝
曰大丈夫受天子厚恩常效死行陣間以圖報稱安
能受靡荷且目前以褻先世勛業哉十八襲爵魯國
王卒年二十八

史簡

卷之二十五

五

脫脫幼失怙世祖撫育之後從征乃顏帝駐蹕于山
巔候者報有隙可乘脫脫即擐甲率家奴數十人疾
馳擊之衆皆披靡帝望見之大加嗟賞顧謂近臣曰
撒蠻不幸早死脫脫幼朕撫而教之常恐其不立今
能如此撒蠻可謂有子矣成宗卽位寵顧尤篤常侍
禁闥出入惟謹退語家人曰我昔親承先帝訓飭令
母嗜飲今未能絕也豈有爲人知過而不能改者乎
自今以往家人有以酒至吾前者卽痛懲之帝聞之
喜曰札刺兒台如脫脫者無幾今能剛制于酒真可

大用矣卽拜資德大夫上都留守俄進行中書省平章時叅知政事朱清張瑄恃勢不法恐事覺以黃金五十兩珠三囊賂求蔽罪脫脫大怒繫之有司遣使者以聞帝喜曰脫脫我家老臣之子孫其志固宜與衆人殊賜內府黃金五十兩命回使寵養之

察罕武勇過人幼牧羊于野植杖于地脫帽置杖端跪拜歌舞太祖出獵見而問之察罕對曰獨行則帽在上而尊二人行則年長者尊今獨行故致敬於帽且聞有大官至先習禮儀耳帝異之乃挈以歸語光

史綱

卷之三十五

元

獻皇后曰今日出獵得佳兒可善視之命給事內廷及長賜姓蒙古妻以官人弘吉刺氏嘗行困脫靴藉草而寢鶚鳴其旁心惡之擲靴擊之有蛇自靴中墜歸以其事聞帝曰是禽人所惡者在爾則爲喜神宜戒子孫勿殺其類官行省左丞

畏答兒忙兀氏與兄畏翼俱事太祖時大嚙強盛畏翼率其屬歸之畏答兒獨留太祖曰汝兄旣去汝獨留此何爲畏答兒無以自明取矢折而誓曰所不終事主者有如此矢太祖察其誠更名爲薛禪也

爲按達

定次不

太祖與克烈王罕對陳於哈刺真師

少不敵諸將不敢先發畏答兒奮然曰我猶鑿也諸君斧也鑿匪斧不入我請先入諸軍繼之萬一不還有三黃頭兒在唯上念之遂先出陷陣大敗之腦中流矢而卒

博羅歡畏答兒幼子年十六爲本部斷事官皇子雲南王愛哥亦爲其省臣寶合丁毒死事覺中書擇可治其獄者丞相以博羅歡問帝可其奏博羅歡辭曰臣不敢愛死第年少不知書恐誤事耳帝乃以吏部

史綱

卷之三十五

七

尚書別帖木兒輔其行未至寶合丁密以金六籠迎覬祈勿究其事博羅歡慮其握兵徼外拒之恐致變陽諾曰吾橐不能容可且持歸待我取之博羅歡至則竟其獄誅毒王者而歸其金于省陛見帝願謂線真曰卿舉得其人矣賜黃金五十兩

伯都博羅歡次子嗜書史官拜江南行臺御史大夫屢辭祿卒朝廷知其貧賜賻并還所辭祿妻弘吉刺氏弗受曰始伯都仕于朝不敢虛受廩祿今歿矣苟受是祿非其意也卒辭之

別的因父抄思早卒母張氏從容訓之曰人有三成人知畏懼成人知羞恥成人知艱難成人否則禽獸而已別的因受教唯謹身長七尺餘肩豐多力善刀舞尤精騎射世祖以爲壽額二州屯田府達魯花赤時二州地多荒蕪有虎食民妻其夫來告別的因默然良久曰此易治耳廼立檻設機縛羔羊檻中以誘虎夜半虎果至機發虎墮檻中因取射之虎遂死自是虎害頓息後遷池州道經潁上潁近荆山有野豕時出害民禾稼民莫能制聞別的因至迎拜境上告

史衛

卷之二十五

八

以故別的因曰母慮也遂至荆山以狼牙箭射之豕走數里

雪不台蒙古部兀良罕氏襲職屢立戰功太祖甚壯之金帥合達見獲以不屈死猶問雪不台安在請一識之雪不台出謂曰汝須臾人耳識我何爲曰人臣亦各爲其主卿勇益諸將天生英豪其偶然邪吾見卿甘心瞑目矣

昔里鈴部唐兀人西夏貳心太祖命鈴部同忽都鐵穆兒招諭沙州州將僞降以牛酒犒師而設伏以待

首帥至伏發馬躡鈴部以所乘馬與首帥使奔自乘所躡馬而殿後擊敗之他日帝問曰卿臨死地而易馬與人何也鈴部對曰小臣陣死不足輕重首帥乃陛下器使宿將不可失也帝以爲忠

布智兒蒙古脫脫里台氏與父紐兒傑俱事太祖從征回回幹羅思等國每臨陣奮身力戰身中數矢太祖親視之令人拔其矢血流滿體悶仆幾絕太祖命取一牛剖其腹納布智於牛腹浸熱血中移時遂甦官大都行天下諸路也可扎魯忽赤

史衛

卷之二十五

九

塔塔統阿畏兀人也性聰慧善言論深通本國文字乃蠻大敦可汗尊之爲傳掌金印太祖西征乃蠻國亡塔塔統阿懷印逃去俄就擒帝詰之曰太敦人民強土悉歸於我矣汝負印何之對曰臣職也將以死守欲求故主授之耳安敢有他帝曰忠孝人也命赦太子諸王以畏兀字書國言太宗卽位命其妻吾和利氏爲皇子哈剌察兒乳母時加賜予塔塔統阿召諸子諭之曰上以汝母鞠育太子賜予甚厚汝等豈宜有之當先供太子用有餘則可分受帝聞之顧侍

臣曰塔塔統阿以朕所賜先供太子其廉介可知由是數加禮遇

力渾迷失塔塔統阿次子有膂力嘗獵于野與衆相失遇盜三人欲奪其衣力渾迷失搏之盡仆遂縛以還帝召見選力士與之角無與敵者帝壯之賜金令備宿衛

速哥蒙古怯烈氏爲人外質直而內沉勇有謀雅爲太宗所知命使金俾覘虛實語之曰卽不還子孫無憂不富貴也速哥頓首曰臣死職耳奉陛下威命以

史

卷之二十五

十

行可無慮也及見金主致命謁者令下拜速哥曰我大國使爲爾屈乎金主壯之取金卮飲之酒曰歸語汝主必欲加兵敢率精銳以相周旋歲幣非所聞也速哥飲畢卽懷金卮以出旣復命備以虛實告且以所懷金卮獻帝喜曰我得金於汝手中矣復以賜之及金亡詔賜金護駕士五人曰此以旌汝爲使之不辱也

擲阿察哈扎刺兒氏精騎射太祖甚愛之號默爾傑言善射之尤者也帝嘗與賊遇將戰有二飛鷺至帝

命擲阿射之請曰射其雄乎抑雌者乎帝曰雄者擲阿一發墮其雄賊望見驚曰是善射若此飛鳥且不能逃況人乎不戰而去

高智耀登夏國進士太宗召用之憲宗拜翰林學士命循行郡縣區別儒者得數千人貴臣或言其詭濫帝詰之對曰士譬則金也金色有淺深謂之非金不可才藝有淺深謂之非士亦不可帝悅更寵養之

鐵哥姓伽乃氏甫四歲性穎悟從叔那摩入見帝問誰氏子對曰兄幹脫赤子也帝方食雞輟以賜鐵哥

史

卷之二十五

十一

休而不食帝問之對曰將以遺母帝奇之加賜一雞世祖朝歷進中奉大夫司農寺達魯花赤從獵百香兒之地獵人亦不刺金射兒誤中名駝帝怒命誅之鐵哥曰殺人償畜刑太重帝驚曰誤邪史官必書亟釋之庾人有盜鑿稅米者罪當死鐵哥諫曰臣鞫庾人其母病盜稅欲食母耳請貸之官中書右丞

安童以元勳子孫年十三位百寮上母弘吉刺氏昭睿皇后之姊通籍禁中世祖一日見之問及安童對曰安童雖幼公輔器也世祖曰何以知之對曰每退

朝必與老成人語未嘗狎一年少是以知之世祖悅時執阿里不哥黨千餘將置之法帝語安童曰朕欲置此屬於死地何如對曰人各爲其主陛下甫定大難遽以私憾殺人將何以懷服未附帝驚曰卿年少何從得老成語此言正與朕意合由是深重之拜中書右丞加金紫光祿大夫宗王乃顏叛世祖親討平之宗室誑譏者命安童按問多所平反嘗退朝自左掖門出諸免罪者爭迎謝或執轡扶上馬安童毅然不顧有乘間言其倖慢者帝良久曰汝等小人豈知

史綱

卷之二十五元

十一

安童所爲特辱之使改過耳

廉希憲字善甫幼魁偉舉止異凡兒九歲家奴四人盜五馬逃去旣獲於法當死父怒將付有司希憲泣諫止之又嘗侍母居中山有二奴醉出惡言希憲曰是以我爲幼也卽送繫府獄杖之皆奇其有識篤好經史手不釋卷一日方讀孟子于世祖召急懷以進世祖問其說遂以性善仁暴義利之旨爲對世祖嘉之目曰廉孟子由是知名嘗與近臣校射世祖前希憲腰插三矢有欲取以射者希憲曰汝以我爲不能邪

但吾弓力稍弱耳左右授以勁弓三發連中衆驚服曰眞文武材也劉太平霍魯海謀反捕獲之會有詔赦至希憲命絞太平等於獄尸於通衢方出迎詔人心遂安乃遣使自劾帝深善之曰經所謂行權此其是也歷拜平章有內侍傳旨入朝堂言某事當爾希憲曰此閹宦預政之漸不可啓也遂入奏杖之每奏議帝前論事激切帝曰卿昔事朕王府多所容受今爲天子臣乃爾木強邪希憲對曰王府事輕天下事重一或面從天下將受其害臣非不自愛也時方專

史綱

卷之二十五元

十一

禮國師帝命希憲受戒對曰臣受孔子戒矣帝曰孔子亦有戒邪對曰爲臣當忠爲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一日帝問侍臣希憲居家何爲侍臣以讀書對阿合馬因譏之曰希憲日與妻子宴樂爾帝變色曰希憲清貧何從宴設嘗有疾帝遣醫二人診視醫言須用沙糖作飲時最難得家人求於外阿合馬與之二斤且致密意希憲却之曰使此物果能活人吾終不以奸人所與求活也帝聞而遣賜之戒其子曰丈夫見義勇爲禍福無預於已謂臯夔稷契伊傅周

召爲不可及是自棄也天下事苟無牽制三代可復也又曰汝讀狄梁公傳乎梁公有大節爲不肖子所墜汝輩宜慎之一夜有大星隕于正寢之旁流光照地久之方滅是夕卒

伯顏生長西域世襲父官宗王旭烈兀遣入奏事世祖見其貌偉聽其言厲曰非諸侯王臣也其留事朕與謀國事勅以中書右丞安童女弟妻之曰若爲伯顏婦不慚爾氏矣歷拜中書左丞知樞密院事出鎮和林廷臣有譖伯顏久居北邊與海都通好無尺寸

史記

卷之三十五元

十四

之獲者詔以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兒代之及還時成宗以皇孫奉詔撫軍北邊舉酒以餞曰公去將何以教我伯顏舉所酌酒曰可慎者惟此與女色耳軍中固當嚴紀律而恩德不可偏廢冬夏營駐循舊爲便成宗悉從之

阿里海牙初生胞中剖而出其父以爲不祥將棄之母不忍比長果聰辨有膽畧家貧嘗躬耕舍耒歎曰大丈夫當立功朝廷何至效細民事畝畝乎去求其國書讀之逾月又棄去用薦者得事世祖歷官行省

左丞相

亦納思國號欽察其地去中國三萬餘里夏夜極短日晷沒卽出太祖征篋里乞其主火都奉欽察亦納思納之太祖遣使諭之曰汝奚匿吾負箭之虞亟以相還不然禍且及汝答曰逃竄之雀叢薄猶能生之吾顧不如草木邪太祖命將討之遂迎降

不忽木一名時用字用臣資稟英特進止詳雅受學于國子祭酒許衡日記數千言衡每稱之以爲有公輔器世祖每顧侍臣稱塞埏旃之能不忽木從容問

史記

卷之三十五元

十五

其故帝曰彼事憲宗常陰資朕財用卿父所知卿時未生誠不知也不忽木曰是所謂爲人臣懷二心者今有以內府財物私結親王陛下以爲若何帝急揮以手曰卿止朕失言有星孛于帝座帝憂之夜召入禁中問所以銷天變之道奏曰風雨自天而至人則棟宇以待之江河爲地之限人則舟楫以通之天地有所不能者人則爲之此人所以與天地參也云因誦漢文帝日食求言詔帝悚然曰此言深合朕意可復誦之遂詳論欵陳夜至四鼓明日進膳帝以盤珍

賜之河東守臣獻嘉禾以爲瑞不忽木語之曰汝部
內所產盡然邪惟此數莖邪曰惟此數莖耳不忽木
曰若如此既無益于民又何足爲瑞遂罷遣之帝嘗
語之曰太祖有言人主理天下如右手持物必資左
手承之然後能固卿實朕之左手也又曰恨卿生晚
不得早聞要言然亦吾子孫之福臨別以白璧與之
曰他日持此以見朕也官終平章軍國重事

岳柱字止所一字兼山自幼容止端嚴性穎悟有遠
識方八歲觀畫師何澄畫陶母剪髮圖指母手中金
史贊

卷之二十五元

十六

劍詰之曰金劍可易酒何用剪髮爲也何大驚異

朔魯罕有膽力嘗被譏太祖不許入見一日俟駕出
趨前曰臣無罪若果有罪速殺臣臣將從先帝于地
下不然赦臣願得自効帝笑而復用之後與金人戰
于野狐嶺中流矢而卒帝悲悼曰朔魯罕朕之一臂
今亡矣

玉哇失父也烈拔都嘗出獵遇虎于隘下馬搏虎張
吻欲噬之以手探虎口執其舌拔所佩刀刺而殺之
憲宗卅其勇賞黃金五十兩

禿忽魯字親臣授湖廣右丞時湖南北盜賊乘舟縱
橫劫掠平章哈剌哈孫患之禿忽魯曰樹茂鳥集樹
伐則散戮一人足矣後擒盜首喬大使羣盜頓息
幹扎實世掌西夏國史守涼州率父老以城降太祖
命副中興路管民官國兵西征運餉不絕無毫髮私
時號曰滿朝清

劉容字仲寬幼穎悟喜讀書世祖命權中書省掾事
以忠直稱奉旨使江西撫慰新附之民或勸其頗受
送遺歸賂權貴人可立致榮寵容曰劉民以自利吾
史贊

卷之二十五元

十七

心何安使還惟載書籍數車獻之皇太子

阿沙不花者康里國王族也初太祖拔康里時其祖
母苦滅古麻里氏新寡有二子曰曲律牙牙皆幼而
國亂家破無所依欲去而歸朝廷念無以自達一夕
有數駝皆重負突入營中驅之不去旦乃繫駝營外
置所負其旁夜復納營中候有求者歸之如是十餘
日終無求者乃發視其裝皆西域重寶驚曰殆天欲
資我而東邪不然此豈吾所宜有遂驅馳載二子越
數國至京師盡獻所有太宗深異之命有司治邸舍

其廩餼以居焉居二年間國中已定謁帝欲歸帝曰
汝昔何爲而來今何爲而去且問其所欲對曰臣妾
昔以國亂無主遠歸陛下今賴陛下威德聞國已定
欲歸守墳墓耳妾惟二子雖愚無知願留事陛下帝
大喜立召二子入宿衛而禮遣之後十三年復來遂
留居焉牙牙後封康國王子阿沙不花最賢十四入
侍世祖會西蕃遣使者有所奏請既論遣之後數日
帝問近侍諸大臣曰前日西使何請朕何辭以遣皆
莫能對阿沙不花從旁代對甚詳悉帝因怒諸大臣

史綱

卷之三十五 元

十九

口卿等任天下之重如此反不若一童子邪帝一日
故命諸門衛勿納阿沙不花至乃從水竇中入帝問
故以實對且曰臣一日不入侍身將何歸帝大悅武
宗加特進大尉依前平章嘗命出太府金分賜諸王
貴戚及近侍方出朝見一人倉皇若有所懼狀曰此
必盜金者召詰問之果得黃金五十兩白金百兩以
聞就賜之命誅盜者辭曰盜誅固當金亦臣所宜得
願還金以贖盜死帝悅而從之有近臣蹴踡帝前帝
卽命出鈔十五萬貫賜之阿沙不花曰以蹴踡而受

上賞則奇技淫巧之人進而賢者日退矣將如國家
何臣死不敢奉詔乃止帝又嘗御五花殿阿沙不花
見帝容色日悴乃進曰入珍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
不知愛而惟麤糲是沉姬嬪是好是猶兩斧伐孤樹
未有不顛仆者也陛下縱不自愛如宗社何帝大悅
曰非卿孰爲朕言繼自今毋愛於言朕不忘也因命
進酒阿沙不花頓首謝曰臣方欲陛下節飲而反勸
之是臣之言不信於陛下也臣不敢奉詔左右皆賀
帝得直臣

史綱

卷之三十五 元

十九

拜住安童孫端亮有祖風歷官中書左丞帝嘗謂拜
住曰今亦有魏徵之敢諫者乎對曰榮圖則水圓孟
方則水方有太宗納諫之君則有魏徵敢諫之臣帝
善之有好黨懼誅者陰誘羣僧言國當有厄非作佛
事而大赦無以禳之拜住叱曰爾輩不過圖得金帛
而已又欲庇有罪邪有盜其家金器百餘兩他寶直
鉅萬繼而獲盜得金家僮來告色無喜愠卒爲鐵木
迭兒等所殺

奕赫抵雅爾丁字太初回回氏穎悟嗜學所讀書一

過目卽終身不忘尤工其國字語陞右司郎中一日與同列共議獄有異其說者曰公等讀律苟不能變通以適事宜譬之醫者雖熟於方論而不能切脉用藥則于疾痛奚益哉識者服其名言大德八年肆赦廷議惟官吏因事受賍者不預夾赫抵雅爾丁曰不可恩如雨露萬物均被賊吏固可嫉比之盜賊則有間矣宥盜而不宥吏何邪刑部嘗有獄事上獄旣論決已而丞相知其失以譴右司主者夾赫抵雅爾丁初未嘗署其案因取成案問之竊署其名於下或訝史衛

卷之二十五元

三

之咎曰吾偶不署此案耳豈有與諸君同事而獨幸免哉丞相聞而賢之同列因以獲免

康里脫脫從武宗撫軍北鄙海都犯邊武宗銳欲出戰脫脫執轡力諫武宗怒揮鞭挾其手不退乃止已而武宗與大將朵兒答哈語及之朵兒答哈曰太子在軍中如身有首如木有領脫有不虞衆安所附脫脫之諫可謂忠矣武宗深然之

燕鐵木兒欽察氏拜平章軍國軍事知樞密院自秉人權肆意無忌一宴或宰十三馬取泰定帝后爲犬

人前後尚宗室之女四十人或有交禮三日遽遣歸者後房充斥不能盡識一日宴趙世延家男女列坐名鴛鴦會見坐隅一婦色甚麗問曰此爲誰意欲與俱歸左右曰此太師家人也自是荒淫而薨順帝立立其女伯牙吾氏爲皇后授子唐其勢爲中書左丞相後有逆謀被擒折殿檻不肯出弟塔刺海走匿皇后坐下蔽之以衣左右曳出斬之血濺后衣伯顏奏曰豈有兄弟爲逆而皇后黨之者並執后后呼帝曰陛下救我帝曰汝兄弟爲逆豈能相救邪乃遷皇后史衛

卷之二十五元

三

出官尋配之于民舍送簿錄其家

脫脫字大用篋兒吉解氏生而岐嶷異於常見及就學請於其師吳直方曰使脫脫終日危坐讀書不若日記古人嘉言善行服之終身耳稍長膂力過人能挽弓一石歷金紫光祿大夫兼紹熙宣撫使時伯父伯顏爲中書右丞相植權無忌日露奸謀脫脫常憂其敗私請于父馬扎台兒曰伯父驕縱已甚萬一天子震怒則吾族赤矣曷若干未敗圖之其父以爲然又質之直方直方曰傳有之大義滅親大夫但知忠

於國家耳餘復何顧焉於是與世傑班阿魯合議白
帝出伯顏爲河南行省左丞相道出真定父老奉觴
酒以進伯顏問曰爾曾見子殺父事邪父老曰不曾
見子殺父惟見臣殺君伯顏俛首有慙色諸山主僧
請復僧司且曰郡縣所苦如坐地獄脫脫曰若復僧
司何異地獄中復置地獄邪

朵兒只木華黎六世孫脫脫子也文宗殺朵羅台朵
兒只襲國王位乃蠻台恃太師伯顏勢愬于朝伯顏
妻欲得朵兒只大珠環價值萬六千錠無以應則慨

史簡

卷之三十五

三

然曰王位我祖宗所傳不宜從人求買我縱不得爲
設爲之亦我宗族人耳於是乃蠻台以賂故得襲朵
兒只歷拜中書右丞相及罷復爲國王叅議襲伯遜
建言宜分遣諸王出軍南討各以賂免朵兒只獨曰
吾國家世臣天下有事政効力之秋也吾豈暇與小
子輩通賄賂哉卽領兵出

太平字允中初姓賀氏名惟一賜姓蒙古氏改今名
仁傑之孫勝之子也拜左丞相好訪問人材不問南
北必記錄于冊多進用之脫脫旣罷相其父馬扎兒

台卒太平力請令歸葬以全孝道左右以爲難太平
曰脫脫乃心王室大義滅親今父歿而不克奔訃爲
善者不幾于息乎以故脫脫得還後卽拜爲太傅然
不知太平之有德於已也因中傷之罷爲翰林學士
脫脫之母聞之謂其子曰太平好人也何害於汝而
欲去之汝兄弟若違吾言非吾子也故吏田復勸太
平自裁太平曰若無罪當聽于天若自殺則誠有嫌
矣遂還奉元杜門謝客後復起爲丞相皇太子惡之
逼令自殺乃自殺

史簡

卷之三十五

三

鐵木兒塔識字九齡歷拜平章政事日本商百餘人
遇風漂入高麗高麗掠其貨表請沒入其人以爲奴
鐵木兒塔識持不可曰天子一視同仁豈宜乘人之
險以爲利宜資其還已而日本果上表稱謝時徵用
處士待以不次之權或疑其太優鐵木兒塔識曰隱
士無求於朝廷朝廷有求於隱士區區名爵奚足惜
哉識者誦之

達識帖睦爾字九成與其兄鐵木兒塔識俱入國學
爲諸生讀經史悉通大義歷浙江行省左丞相兼知

樞密院事張士誠自立爲吳王拘達識帖睦爾于嘉興防禁甚嚴不以爲意日對妻妾飲酒放歌自若又使人至紹興從普化帖木兒索行臺印章普化帖木兒封其印置諸庫曰我頭可斷印不可與又迫之登舟曰我可死不可辱也從容沐浴更衣與妻子訣賦詩二章乃仰藥而死臨死擲盆地上曰我死矣逆賊當誅我亡也後數日達識帖睦爾聞之歎曰大夫且死吾不死何爲遂命左右以藥酒進飲而死

察罕帖木兒字廷瑞嘗應進士有時名身長七尺脩

史衛

卷之二十五元

三

眉覆目左頰有三毫或怒則毫皆直指官平章

樞密

徹里帖木兒阿魯溫氏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黃河清有司以爲瑞請聞于朝徹里帖木兒曰吾知爲臣忠爲子孝天下治百姓安爲瑞餘何益於治歲大饑其屬議賑以爲自縣而府而省然後以聞徹里帖木兒慨然曰民饑死者已衆乃欲拘以常格耶往復累月民存無幾矣此蓋有司畏罪將歸怨于朝廷吾不爲也大發倉廩賑之乃請專擅之罪文宗聞而悅之賜龍衣上尊

孛囉字子山康里氏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順帝暇日欲觀古名畫孛囉卽取郭忠恕比干圖以進因言商王受不納忠臣之諫遂亡其國帝一日覽宋徽宗畫稱善孛囉進言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問何謂一事對曰獨不能爲君爾大臣議罷先朝所置奎章閣學士院及藝文監諸屬官孛囉進曰氏有千金之產猶設家塾延館客豈有堂堂天朝富有四海一學房乃不能容邪帝聞而深然之存設如初孛囉善真行草書得晉人筆意單牘片紙人爭寶之不翅金玉

史衛

卷之二十五元

三

自當蒙古人也英宗時權監察御史錄囚大興有人嘗見一橐駝死道旁因昇至其家醢之置數甕中會官案駝被盜捕索甚亟乃執而勒之其人自誣服自當理其冤室臣不聽竟處死後數日遼陽行省以獲盜聞冤始白人服其明次三皇后殂命工部撤行殿車帳皆新作之自當時改工部員外未卽興工尚書曰此承特旨員外有誤則罪歸於衆矣自當曰卽有罪我獨任之未幾帝果問成否省臣乃召自當責問

之自當請自入對既見帝奏曰皇后行殿車帳尚新
若改作之恐勞民費財且先皇后無恙疾居之何嫌
必欲捨舊更新則大明殿乃自世祖所御列聖嗣位
豈皆改作乎帝大悅語省臣曰國家用人當擇如自
當者庶不悞大事特賜上尊金幣遷吏部員外郎文
宗嘗欲游西湖自當諫曰陛下以萬乘之尊而汎舟
自樂如天下何不聽自當遂稱疾不從文宗在舟中
顧謂臺臣曰自當終不滿朕此游邪臺臣嘗奏除目
文宗以筆塗一人姓名而綴將作院官閭閻之名自
史稿 卷之二十五 元 三

室綱掃地矣乃止
阿榮字存初怯烈氏拜中書叅知政事博究往事尤
深數學逆推多奇中天曆三年春策士于廷阿榮與
虞集會于直廬慨然興歎語集曰更一科後科舉當
輟輟兩科而復復則人才彬彬大出矣又歎曰榮不
復見之矣君猶及見之集應曰得士之多幸如存初
言今文治方興未必有中輟之理存初國家世臣妙
于文學以盛年登第在上左右斯文屬望集老且衰

見亦何補邪阿榮又歎曰數當然耳集問何以知之
弗答後皆如其言

小雲石海涯自號酸齋母廉氏夜夢神人授以大星
使吞之已而有妊及生神彩秀異年十二三膂力絕
人使健兒驅三惡馬疾馳持槊立而待馬至騰上之
越二而跨三運槊生風觀者辟易或挽彊射生逐猛
獸上下峻阪如飛諸將咸服其超健稍長折節讀書
目五行下吐辭爲文不蹈襲故常其旨皆出人意料
初襲父官爲兩淮萬戶府達魯花赤一日呼弟忽都

史稿 卷之二十五 元 三
海涯語之曰吾生宦情素薄顧祖父之爵不敢不襲
今已數年矣願以讓弟幸勿辭卽解所緇黃金虎符
佩之北從姚燧學燧見其古文峭厲有法及歌行古
樂府慷慨激烈大奇之仁宗在東宮聞其以爵位讓
弟謂宮臣曰將相家子弟其有如是賢者邪及踐祚
拜翰林侍讀學士加制誥忽喟然歎曰辭尊居卑昔
賢所尚今禁林清選與所讓軍資孰高人將議吾後
矣乃稱疾辭還江南賣藥于錢唐市中詭姓名易服
色人無有識之者偶過梁山溪見漁父織蘆花爲披

欲易之以細漁父疑其爲人陽曰君欲吾被當更賦詩遂援筆立成竟持被去人間喧傳蘆花被詩晚年爲文日遠詩亦冲澹草隸等書自成一家所至士大夫從之若雲得其片言尺牘如獲拱璧其視死生如晝夜絕不入念慮脩脩若欲遺世而獨立云卒年三十九

秦不華字兼善伯牙吾台氏拜中臺監察御史順帝卽位加文宗后太皇太后之號大臣燕鐵木兒伯顏皆列地封王秦不華率同列上章言嬖母不宜加徽

史鑑

卷之二十五

元

稱相臣不當受王土太后怒欲殺言者秦不華語衆曰此事自我發之甘受誅戮決不敢累諸公也已而太后怒解曰風憲有臣如此豈不能守祖宗之法乎賜金幣以旌其直太平爲臺臣劾去相位秦不華獨餞送都門外太平曰公且止勿以我累公秦不華曰士爲知己死寧畏禍邪後雖爲時相擯斥人莫不避之

答里麻擢燕南道廉訪副使深州民媼怒毆兒婦死婦方抱其子亦誤觸死媼年七十同僚議免刑答里

麻不可曰國制罪人七十免刑爲其血氣已衰不任刑也媼旣能殺二人何謂衰老卒死獄中濟陽縣有牧童持鐵連結擊野雀誤殺同牧者繫獄數歲答里麻曰小兒誤殺同牧者實無殺人意難以定罪罰銅遺之

廉惠山海牙字公亮幼孤母喪哀毀踰禮負喪渡江而風濤作舟人以神龍忌屍爲言卽仰天大呼曰吾將附母于先人神奈何阨我也風遂止年弱冠大臣欲俾入宿衛辭曰吾大父事世祖以通經號廉孟子

史鑑

卷之二十五

元

今方設科取士願讀書以科第進果登進士官翰林承旨知制誥

月魯不花字彥明蒙古遜都思氏容貌魁偉爲文下筆立就燦然成章就試江浙鄉闈中右榜第一方揭曉試官夢月中有花象已而果符其名人以爲異登進士第歷浙西肅政廉訪使會張士誠僭號謂姪同壽曰吾家世受國恩恨不能刺賊以報國矧乃與賊同處邪令同壽具舟載妻子而匿身木櫃中蔽以蓆枯脫走至慶元改山南道廉訪使浮海遇倭搜令拜

伏焉曰吾朝廷重臣寧爲賊拜邪遂遇害

耶律楚材字晉卿博極羣書旁通天文地理律曆術數及釋老醫卜之說下筆爲文若宿構者身長八尺美髯宏聲太祖每呼吾圖撒合里而不名長解常八斤以善造弓見知於帝因自矜曰國家用武耶律儒者何用楚材曰治弓尚須用弓匠爲天下者豈可不用治天下匠邪帝聞之甚喜日見親用帝謂太宗曰此人天賜我家爾後軍國庶政當悉委之從帝下靈武諸將爭取子女金帛楚材獨收遺書及大黃藥

史簡

卷之二十五 元

三

材既而士卒病疫得大黃輒愈帝至東印度駐鐵門關有一角獸形如鹿而馬尾其色綠作人言謂侍衛者曰汝主宜早還帝以問楚材對曰此瑞獸也其名角端能言四方語好生惡殺此天降符以告陛下帝卽日班師汴梁將下大將速不台遣使來言宜屠之楚材馳入奏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欲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帝猶豫未決楚材曰奇巧之工厚藏之家皆萃于此若盡殺之將無所獲帝然之西域諸國及宋高麗使者來朝語多不實帝指楚材

示之曰汝國有如此人乎皆謝曰無有殆神人也帝曰汝等惟此言不妄亦度必無此人有中貴譖訴楚材帝怒繫之旣而自悔命釋楚材不肯解縛進曰臣備位公輔國政所屬陛下初令繫臣以有罪也當明示百官罪在不赦今釋臣是無罪也豈宜輕易反覆如戲小兒國有大事何以行焉衆皆失色帝曰朕雖爲帝寧無過舉邪乃溫言以慰之帝素嗜酒日與大臣酣飲楚材屢諫不聽乃持酒槽鐵口進曰趙藥能腐物鐵尚如此況五臟乎帝悟語近臣曰汝曹愛君

史簡

卷之二十五 元

三

憂國豈有如吾圖撒合里者耶賞以金帛勅近臣日進酒三鍾而止楚材嘗與諸王宴醉臥車中帝臨平野見之直幸其營登車手撼之楚材熟睡未醒方怒其擾已忽開目視始知帝至驚起謝帝曰有酒獨醉不與朕同樂邪笑而去楚材不及冠帶馳詣行宮帝爲置酒極歡而罷帝疾篤醫言脉已絕皇后不知所爲召楚材問之對曰今任使非人賣官鬻獄囚繫非辜者多古人一言而善惡咸退舍請赦天下囚徒后卽欲行之楚材曰非君命不可俄帝少蘇囚人奏請

肆赦帝已不能言首肯之是夜醫者候脉復生適宣讀赦書時也翌日而瘳后有旨凡與都刺合蠻所建白令史不爲書者斷其手楚材曰國之典故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與焉若合理自當奉行如不可行死且不避况截手乎后不悅楚材辨論不已因大聲曰老臣事太祖太宗三十餘年無負於國皇后亦豈能無罪殺臣也后雖憾之亦深敬憚焉卒時惟琴阮十餘及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

史綱

卷之二十五 元

三

有道士兄而異之曰封侯相也及長好學日誦千言大安末舉進士不第乃嘆曰大丈夫立身獨以文乎哉使吾遇荒雞夜鳴擁百萬之衆功名可唾手取也官金紫光祿大夫兵馬都元帥及卒天澤引子楫入見太宗奏曰臣兄天倪死事時二子尚幼臣受詔攝行府事今楫已成人乞解職授之帝嘉嘆曰今之爭官者多讓官者少卿此舉殊可嘉尚朕自有官與之卿以楫爲真定兵馬都總管佩金虎符買奴蚤從父移刺涅兒習戰陣初入見太祖問曰汝

年少能襲父職乎對曰臣年雖小國法不小帝異其言顧左右曰此兒甚肯乃父以功加大元帥佩金符子元臣別名哈刺哈孫加昭勇大將軍帝以所籍入權臣家婦賜之元臣辭曰臣家世清素不敢自汙帝嘉歎不已

王珣字君寶本姓耶律氏武力絕人善騎射尤長於擊鞠年三十餘遇道士謂珣曰君之相甚奇它日因一青馬而貴珣未之信居歲餘有客以青馬來鬻珣私喜曰道士之言或驗乎乃倍價買之後乘以戰其

史綱

卷之二十五 元

三

進退周旋無不如意又嘗行凌水濱得一古刀其背銘曰摧無不克動必成功常佩之每有警必先鳴故所向皆捷官至兵馬都元帥兼義川等州節度使何實字誠卿少孤氣節不凡家人常入臥內見一青蛇蜿蜒衣被中駭而視之乃寶也及長通諸國譯語曉勇善騎射倜儻不羈遠近之民慕其雄略咸歸心焉中原盜起錦州張致初謀叛實厲聲叱曰天之曆數在朔方汝等恣爲不軌徒自斃耳以身歸國官終御用局大匠達魯花赤

石天麟字天瑞習諸國書諱授斷事官年七十餘世祖以所御金龍頭杖賜之曰卿年老出入官掖杖此可也

楊奐字煥然母嘗夢東南日光射其身旁一神人以筆授之已而與生其父以爲文明之象因以爲名所著有還山集天興近鑑正統書行于世

賈居貞字仲明世祖授中書左右司郎中一日帝問郎倖幾何居貞以數對帝謂其太薄勅增之辭曰品秩宜然不可以臣而紊制劉秉忠奏居貞爲叅知政

史巒

卷之二十五

三

事又辭曰他日必有由郎官援例求執政者將何以處之不拜後遷江西行省叅知政事時逮捕民間受宋二王文帖者甚急坐繫巨室三百餘居貞至悉出之投其文帖于水火杜萬一亂都昌居貞調兵擒之有列巨室姓名百數來上云與賊通居貞曰元惡誅矣蔓延何爲命火其牒

鄭鼎遷陽城縣軍民長官從憲宗征大理國至金沙河波濤洶湧帝臨水傍危石立馬觀之鼎諫曰此非聖躬所宜親扶下馬帝嘉之

鄭制宜小字納懷性聰敏莊重有器局通習國語襲

父職太原平陽萬戶戍鄂州朝廷將征日本造樓船

何家洲洲地狹衆欲徙旁居宅制宜不從改授寬地

居民德之城中屢災或言恐姦人乘間爲變宜捕其

疑似者制宜曰吾但嚴守備而已柰何濫及無辜有

盜伏近郊晨暮剽劫流言將入城俄有數男子自城

外至顧盼異常制宜命吏縛入獄問之無驗行省疑

其非將釋之不從明日再出城東遇一人乘白馬貌

服殊異制宜叱下訊之乃與前數男子同爲盜者遂

史巒

卷之二十五

三

正其罪一郡帖然遷湖廣行省叅知政事陞辭帝曰

汝父死王事賞未汝及近者要束木伏誅已籍沒其

財產人畜汝可擇其佳者取之制宜對曰彼以贓敗

臣復取之寧無汚乎帝賢其所守賜白金五千兩

汪德臣賜名田哥字舜輔襲爵都總帥嘗有微疾帝

勞之曰汝疾皆爲我家飲以葡萄酒解玉帶賜之曰

飲我酒服我帶疾其有瘳乎德臣泣謝

董文炳字彥明警敏善記誦自幼儼如成人以父任

爲彙城令同列皆父時人輕文炳年少吏亦不之憚

文炳明于聽斷以恩濟戚未幾同列束手下之吏抱案求署宇不敢仰視前令因軍興乏用稱貸於人而貸家取息歲倍縣以民蠶麥償之文炳曰民困矣吾爲令義不忍視也當爲代償乃以田廬若干畝計直與貸家復籍縣間田與貧民耕之於是流離漸還數年間民食以足旁縣民有訟不得直者皆詣文炳求決文炳嘗上謁大府旁縣民聚觀之曰吾亟聞董令董令預亦人耳何其明若神也宋主熈降伯顏以宋主入覲有詔留事一委文炳禁戢豪猾撫慰士女宋史

史

卷之三十五

三

兵相向次台州世傑遁諸將先俘州民文炳下令曰台人首效順于我我不暇有故世傑據之其民何罪敢有不縱所俘者以軍法論得免者數萬口劉秉忠字仲晦初名侃因從釋氏又名子聰十七爲邢臺節度使府令史一日投筆歎曰吾家累世衣冠乃汨沒爲刀筆吏乎丈夫不遇於世當隱居以求志耳卽棄去隱武安山中從天寧虛照禪師爲僧世祖愛其博學多材遂留藩邸歷拜太保嘗賜白金千兩辭曰臣山野鄙人僥倖遭際服器悉出尚方金無所用世祖曰卿獨無親故遺之邪不允乃受而散之以二百兩與弟秉恕秉恕曰兄勤勞有年宜蒙茲賞秉恕無功可冒恩乎亦不受

史

卷之三十五

三

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阿合馬爲中書平章領尚書省六部事其子又有僉樞密院之命衡執議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今其父典民與財子又典兵不可帝曰卿慮其反邪衡對曰彼雖不反此反道也俄除左丞衡屢入辭免帝命左右掖衡出衡出及闕還奏曰陛下命臣出豈出省邪帝笑曰出殿門耳衡病革家人祠衡曰吾一日未死寧不有事于祖考扶而起奠獻如儀既撤家人餞怡怡如也已辛而竇默字子聲初名傑字漢卿以經術知名世祖召見

史綱

卷之三十五

元

命皇子眞金從默學賜以玉帶鈎論之曰此金內府故物汝老人佩服爲宜且使我子見之如見我也授翰林侍講學士嘗侍帝於懋殿獵者失一鵠帝怒侍臣或從旁大聲謂宜加罪帝惡其迎合命杖之釋獵者不問既退劉秉忠等賀默曰非公誠結主知安得感悟至此默年八十公卿皆往賀帝聞之拱手曰此輩賢者安得請於上帝減去數年留朕左右共治天下惜今老矣悵然者久之帝嘗謂侍臣曰朕求賢三十年惟得竇漢卿及李俊民二人又曰如竇漢卿之

心姚公茂之才合而爲一斯可謂全人矣公茂名標

趙璧字寶仁世祖爲親王聞其名召見呼秀才而不名憲宗問曰天下何如而治對曰請先誅近侍之尤不善者憲宗不悅璧退世祖曰秀才汝渾身是膽邪吾亦爲汝握兩手汗也一日斷事官牙老瓦赤持其印請于帝曰此先朝賜臣印也今陛下登極將仍用此舊印抑易以新者邪時璧侍旁質之曰用汝與否取自聖裁汝乃敢以印爲請邪奪其印置帝前帝爲嘿然久之既而曰朕亦不能爲此也自是牙老瓦赤

史綱

卷之三十五

元

不復用及爲河南經略使有劉萬戶貪淫暴戾郡咸呼之爲翁其黨董主簿恃勢爲虐璧至按其罪立新之劉大驚時天大雪因詣璧賀曰經略下車誅鋤強猾故雪爲瑞應璧曰如董主簿比者尚有其人俟盡誅之瑞應將大至矣劉屏氣不敢復出語歸臥病而卒時人以爲懼死

王磐字文炳年方冠從麻九疇學于鄆城客居貧甚日作糜一器畫爲朝暮食肆力經史文辭宏放世祖授眞定等路宣慰使未幾蝗起朝廷遣使者督捕役

夫四萬人以爲不足欲牒鄰道助之磐曰四萬人多矣何煩他郡使者怒責磐狀期三日盡磐親率役夫走田間設方法三日而蝗盡滅使者驚以爲神

王鶚字百一拜資善大夫時阿合馬巧佞欲乘隙取相位大臣復助之衆莫敢言鶚奮然擲筆曰吾以衰老之年無以報國卽欲舉任此人爲相吾不能插驢尾矣振袖而起奸計爲之中止

李謙字受益教授東平無俸郡歛儒戶銀百兩備束脩謙辭曰家幸非甚貧者豈可聚貨以自殖乎世祖

史綱

卷之二十五元

四十

深加器重以爲侍讀學士嘗便殿飲羣臣酒謂曰聞卿不飲然能爲朕強飲乎因賜葡萄酒一鍾曰此極醉人恐汝不勝卽命三近侍扶掖使出

李德輝字仲實生五歲父且卒指謂家人曰吾爲吏治獄不任苛刻人蒙吾力者衆天或報之是兒其大吾門乎世祖命德輝錄囚山西河東行至懷仁民有魏氏發得木偶持告其妻挾左道爲厭勝謀不利于已移數獄詞皆具德輝察其寃知其有愛妾疑妾所爲將構陷其妻也召妾鞠之不移時而服遂杖其夫

而論矣以死

張雄飛字鵬舉世祖問處士羅英誰可大用者對曰張雄飛真公輔器帝命驛召至問以方今所急對曰太子天下本願蚤定以繫人心間閭小人有升斗之儲尚知付託天下至大社稷至重不早建儲貳非至計也向使先帝知此陛下能有今日乎帝方臥覺然起稱善者久之拜爲侍御史阿合馬當權與麻都丁泰長卿劉仲澤有隙皆下吏欲殺之雄飛持不可阿合馬使人唱之曰誠能殺此三人當以叅政相處雄

史綱

卷之二十五元

單十一

飛曰殺無罪以求大官吾不爲也阿合馬死雄飛拜叅知政事阿合馬子忽辛有罪勅中貴人及中書雜問忽辛歷指宰執曰汝曾使我家錢物何得問我雄飛曰我曾受汝家錢物否曰惟公獨否雄飛曰如是則我當問汝矣忽辛遂伏辜帝嘗召見於便殿謂之曰若卿可謂真廉者矣聞卿貧甚今特賜卿銀二千五百兩鈔二千五百貫金五十兩及金酒器雄飛受賜藏於家後阿合馬之黨以雄飛罷政乞追奪賜物格宗在東宮問之命叅政溫迪罕諭丞相安童曰

上所以賜張雄飛者旌其廉也汝豈不知邪母爲小人所詐黨等竟矯詔奪之帝命伯顏閱視或勸雄飛請伯顏自辨雄飛曰上以老臣廉故賜臣然臣未嘗敢輕用而封識以俟者政虞今日耳又可自辨乎子師野宿衛東官時荆湖行省平章阿里海牙欲請爲荆南總管雄飛固止之歸謂子曰今日欲有官汝者汝宿衛日久固應得官然我方爲執政天下必以我私汝我一日不去此位汝輩勿望有官也其介慎如此

史嚮

卷之三十五

聖三

張德輝字輝卿少力學世祖在潛邸召見問曰孔子沒已久今其性安在對曰聖人與天地終始無往不在殿下能行聖人之道性卽在是矣

程思廉字介甫好薦達人物或者以爲好名思廉曰若避好名之譏人不敢復爲善矣

烏古孫澤字潤甫爲海北海南廉訪使雷州地近海爲潮汝所鬻陂塘鰥民病焉乃教民浚築得良田數千頃民歌之曰烏鹵爲田今孫父之教渠之泱泱兮長我杭稻自今有年兮無旱無澇常曰士非儉無以

養廉非廉無以養德身一布袍數年妻子朴素無華人皆言之不以爲意

管如德父景模爲宋將以城降如德亦間關至父所入覲世祖笑曰是孝於父者必忠於我矣一日授以強弓二如德以左手兼握右手悉引滿之帝曰得無傷汝臂乎後母復然官江西行省叅政

朱存器歷官至修內司使嘗夜行蘆溝橋獲金一囊坐而待其主以付之其人請中分存器笑而遣之

張庭瑞字天表官潭州路總管家有衆妾一日見老

史嚮

卷之三十五

聖三

人與之語乃其父也妾以告庭瑞召視之其貌甚似問欲得汝女歸邪其人以爲幸侍左右非敢求與歸庭瑞曰汝女居吾家不過羣婢歸嫁則良人矣盡取僮僕書券還之時人以爲難

陳祐一名天祐字慶甫少好學家貧母張氏嘗剪髮易書使讀之長博通經史官宣慰使

陳天祥字吉甫讀書緱氏山因號緱山先生出入經史談論該博授山東西道廉訪使平陰縣女子劉金逆假妖術以惑衆所至官爲建立神堂愚民皆奔走

奉事之天祥謂同僚曰此婦以神怪惑衆聲勢如此若復有狡僞之人輔翼之做漢張角晉孫恩之爲必成大害遂命捕繫而杖於市自此神怪屏息

許戾字君輔一名忽魯火孫與丞相安童書國政多所贊益桑哥忌之數譖於上帝不之信桑哥敗繫于左掖門帝命忽魯火孫往唾其面辭不可帝稱其仁厚賜以白玉帶且諭之曰以汝明潔無瑕有類此玉故以賜汝也歷成宗仁宗官至大司徒

史綱

卷之三十五 元

聖

中兵後積屍滿野賁買地金天門外爲大塚收瘞之遠近聞者爭輦屍來葬復以私錢勞之嘗治室於毀垣中得白金七千五百兩謂其妻鄭曰語云匹夫無故獲千金必有非常之禍時世祖以皇太弟受詔征雲南駐軍六盤山乃持五千兩往獻之世祖曰天以賜汝焉用獻對曰殿下新封秦金出秦地此天以授殿下臣不敢私願以助軍且言其子仁傑可用狀即召入宿衛帝一日召仁傑至榻前出白金謂之曰此汝父六盤所獻者聞汝母來可持以歸養辭不許乃

歸白母盡散之宗族上郡關留守帝以授仁傑尚書省立桑哥用事奏上都留守司錢穀多失實召留守忽刺忽耳及仁傑廷辨仁傑曰臣漢人不能禁吏戢奸致錢穀多耗傷臣之罪忽刺忽耳曰臣爲長印在臣手事未有不關白而能行者臣之罪帝曰以爵讓入者有之未有爭引咎歸已者置勿問妻劉沒帝欲爲娶貴族固辭乃娶民間女已而喪明夫妻相敬如初未嘗置膝妾

史綱

卷之三十五 元

聖

賈禿堅不花武宗拜宣徽使出內藏兼金帶賜之爲同官賈廷瑞所嫉帝欲殺廷瑞禿堅不花力諫不可帝曰賈廷瑞毀卿不直一錢卿何力言邪對曰廷瑞所坐不當死不敢以臣私隙誤陛下失刑廷瑞遂得免

吳鼎字鼎臣官歷宣徽副使時山東諸郡饑詔鼎往賑之朝廷議發米四萬石鈔折米一萬石鼎謂同使者曰民得鈔將何從易米同使者曰朝議已定恐不可復得鼎曰人命豈不重於米邪言于朝卒從所請劉因字夢吉父述年四十未有子歎曰天果使我無

子則已有子必令讀書因生之夕述夢神人馬載一兒至其家曰善養之既覺而生乃名曰駟字夢驥後改今名因天資絕人三歲識書日記千百言過目即成誦六歲能詩七歲能屬文落筆驚人甫弱冠才器超邁初爲學究訓詁解釋之說輒歎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張邵朱呂之書一見能發其微曰我固謂當有是也因目其學之所長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其高見遠識率類此徵擢右贊善大夫以母疾辭

史衡

卷之二十五 元

早七

歸終不起歐陽玄嘗贊因畫像曰微點之狂而有沂上風雩之樂資由之勇而無北鄙鼓瑟之聲於裕皇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略而遇不能致之兩生烏乎麒麟鳳凰固宇內之不常有也然而一鳴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則其志不欲遺世而獨往也明矣亦將從周公孔子之後爲往聖繼絕學爲來世開太平者邪論者以爲知言

吳澄字幼清祖居咸口里當華蓋臨川二山間望氣者徐覺言其地當出異人澄生前一夕鄉父老見異

氣降其家隣媼復夢有物蛇蟠降其舍旁池中且以告于人而澄生三歲穎悟日長教之古詩隨口成篇五歲受千餘言夜讀書至旦不覺其過勤節香火不多與澄候母寢燃火復誦習長著孝經章句校定易書詩春秋儀禮及大小戴記皇極經世書老莊太玄等經號草廬先生

孟頫字子昂詩文清遠奇逸讀之有飄飄出塵之象縮分隸與行草書無不冠絕當時天竺有僧數萬里來求其書歸國中寶之其畫山水木石花竹人

史衡

卷之二十五 元

早七

馬尤精緻前史官楊載稱孟頫之才頗爲書畫所掩知其書畫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經濟之學人以爲知言

鄧文原字善之一字匪石家貧行廉初客京師有一書生病篤取橐中金囑文原以歸其親既死而同舍生竊金去文原買金償死者家終身不以語人官廉訪使

葉李字太白一字舜玉官拜平章帝嘗問兵部郎中趙孟頫李與留夢炎孰佞孟頫對曰夢炎臣之父讎

其人重厚篤于自信奸謀而能斷有大臣器業李所讀之書臣皆讀之其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帝笑曰汝以夢炎賢於李邪夢炎以掄魁位宰相而附賈似道病民誤國伴食中書李布衣乃伏闕上書力詆似道其過夢炎遠甚然其性剛直人不能容而朕獨愛之也汝以夢炎父友不敢斥言其非可賦詩譏之孟頫所賦詩有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之語帝歎賞焉

郝天挺字繼先仁宗召拜御史中丞入見首陳紀綱

史簡

卷之三十五元

哭

之要以獵爲喻曰御史職在擊奸猶鷹揚焉禽之弱者易獲也其力大者必借人力不然不惟失其前禽仍或有傷鷹之患矣帝嘉其言既出臺臣皆以爲賀風紀大振

曹伯啓字士開遷刑部侍郎大同宣慰使法忽魯丁樸運嶺北糧歲數萬石肆爲欺罔累賦鉅萬朝廷遣使督徵前後受賂皆反爲之游言最後伯啓往其人已死論其子弟曰負官錢雖死必徵與其納賂於人曷若償之於官第條汝父所賂之數官爲徵之請受

賂者皆懼而潛歸賂于其子爲鈔五百餘萬緡民之逋負而無可理者卽列上與免之

謝讓字仲和拜刑部尚書仁宗賜以卮酒讓痛飲之帝曰人言老尚書不飲何飲邪讓曰君賜不敢違也少頃醉不能立命扶出之翼日讓謝帝曰老尚書誠不飲也部有按讓未署字而誤用印吏懼遂私效讓署事覺度無損於事且憐吏以罪廢遂視之曰吾罪也其寬厚如此

史簡

卷之三十五元

哭

梁曾字貢父至元中改授淮安路總管出使安南遣國相陶子奇等從曾詰問請罪以黃金器幣奇物遺曾爲贖曾不受以還諸陶子奇及入見陳其方物象鸚鵡于庭而命曾引所獻象曾以袖引之各象隨曾轉如素馴者帝以曾爲福人且問曰汝亦懼否對曰雖懼君命不敢違帝稱善或譏曾受安南賂者帝以問曾曾對曰安南以黃金器幣奇物遺臣臣不受以屬陶子奇矣帝曰苟受之何不可也尋賜白金二錠金幣二勅中書以使安南三珠金虎符與之仍乘傳之任

王約字彥博進太子副詹事承制立左衛率府總管衛軍萬人同列欲署軍官約持不可衆難之曰東宮非樞密使邪約曰詹事東官官也預樞密事可乎仁宗復召問約對曰皇太子事不敢不爲天子事不敢爲仁宗悟竟罷議又命取安西兵器給宿衛士約謂詹事完澤曰詹事移文數千里外取兵器人必驚疑主上聞之奈何完澤色慙曰實慮不及此

王結字儀伯拜中書左丞立言制行皆法古人故相張珪曰王結非聖賢之書不讀非仁義之言不談議

史鑑

卷之三十五

元

辛

者以爲名言晚遂于易著易說一卷吳澄讀而善之及卒公卿唁于朝士大夫弔于家曰正人亡矣

賀勝字貞卿一字舉安小字伯顏仁傑子也嘗從世祖征乃顏還都乘輿夜行足苦寒勝解衣以身溫之帝一日獵還勝乘伶人蒙采毳作獅子舞以迎駕輿象驚奔逸不可制勝投身當象前後至者斷韉縱象乘輿乃安勝退創甚帝親撫之遣尚醫尚食視護拜集賢學士領太史院事詔賜一品服

楊朵兒只拜御史中丞御史納璘言事忤旨帝怒匿

測朵兒只救之一日至八九奏曰臣非愛納璘誠不願陛下有殺御史之名帝曰爲卿宥之可左遷爲昌平令朵兒只又曰以御史宰京邑無不可者但以言事而得左遷恐後之來者用是爲戒不肯復言矣帝不允後數日帝讀貞觀政要朵兒只侍側帝顧謂曰魏徵古之遺直也朕安得用之對曰直由太宗太宗不聽徵雖直將焉用之帝笑曰卿意在納璘邪當赦之以成爾直名也

楊不花幼有才氣勵節好學以蔭轉食河東廉訪司

史鑑

卷之三十五

辛

事嘗出按部民有殺子以誣怨者獄成不花讞之曰以十歲兒受十一創且彼以斧殺怨必盡其力何創痕之淺反不入膚邪遂得其情平反出之

蕭拜住知中山府以憂去官屬仁宗過中山有同官者詣于近侍曰知府去官實憚迎候煩勞耳帝領之適行田野間見老嫗問之曰府中官孰賢嫗曰有蕭知府餘不知也復過神祠有數老人焚香羅拜遣問之曰汝輩何所禱合辭對曰蕭知府奔喪還欲速其來是以禱也帝意遂釋進平章超授銀青榮祿

耶律希亮字明甫遷吏部尚書帝駐蹕察納兒台之地董文用問大都近事希亮曰囹圄多囚耳世祖方歛枕而臥忽寤問其故希亮奏曰近奉旨漢人盜鈔六文者殺以是因多帝驚問孰傳此語省臣曰此旨實脫兒察所傳脫兒察曰陛下在南坡以語蒙古兒童帝曰前言戲耳曷嘗著爲令式乃罪脫兒察希亮奏曰令既出矣必明其錯誤以安民心帝善其言卽命希亮至大都諭旨中書

史綱

卷之三十五

五

元明善字復初穎悟絕出讀書過目輒記早以文章自豪出入秦漢間晚益精詣初與虞集相得驩甚至京師乃復不能相下董士選以盃酒解之元明善受教有吳全節嘗求明善作文旣成明善謂全節曰伯生見吾文必有譏彈吾所欲知成季爲我治具招伯生來觀之若已入石則無及矣明日集至明善出其文問何如集曰公能從集言去百有餘字則可傳矣明善卽泚筆屬集凡刪百二十字而文益精當明善大喜乃驩好如初

虞集字伯生父汲家貧能文娶國子祭酒楊文仲女

文仲守衡以汲從未有子爲禱於南嶽集之將生文仲晨起衣冠坐而假寐夢一道士至前牙兵啓曰南嶽真人來見旣覺聞甥館得男心頗異之集三歲卽知讀書後汲舉家趨嶺外干戈中無書冊可攜楊氏口授論語孟子左氏傳歐蘇文間輒成誦通其大義晚成大儒官國子祭酒

史綱

卷之三十五

五

虞榮字仲常幼時嘗讀柳子厚非國語以爲國語誠可非而柳子之說亦非也者非非國語時人歎其有識第進士除湘鄉州判有巫至其州稱神降告其人曰某方火卽火又曰明日某方火民以火告者榮皆赴救至達晝夜告者數十寢食盡廢縣長吏以下皆迎巫至家厚禮之又曰將有大水且兵至州大家皆盡室逃榮得劫火卒一人訊之盡得巫黨所爲坐捕盜司召巫至鞠之無敢施鞭筆者榮謂卒曰此將爲大亂安有神乎急治之盡得黨與數十人羅絡內外果將爲變者同僚皆不敢出視曰君自爲之榮乃斷巫并其黨如法一時吏民始服

王思誠字致道僉河南山西道肅政廉訪司事行部

武鄉縣監縣來迂思誠私語吏屬曰此必賊吏未幾果有愆于道側者問曰得無訴監縣敘汝馬乎其人曰然監縣抵罪吏屬問思誠先知之故曰衣弊衣乘駿馬非詐而何

李术魯神字子翬遷禮部尚書階中憲大夫有大官妻無子而妾有子者其妻以田盡入于僧寺其子訟之神召其妻語之曰汝爲人妻不以資產遺其子他日何面目見汝夫於地下卒反其田

蘇天爵字伯修擢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江陵民文甲

史衛

卷之二十五

五

無子育其甥雷乙後乃生兩子而出乙乙俟兩子行賣茶卽舟中取斧並散殺之沉斧水中而血漬其衣跡故在事覺乙具服部使者乃以三年之疑獄釋之天爵曰此事二年半耳且不殺人何以衣汚血又何

復寘于理

千文傳字壽道遷烏程縣尹有富民張某之妻王無子張納一妾于外生子未晬王誘妾以兒來尋逐安殺兒焚之文傳聞而發其事得死兒餘骨王厚賂妻

之父母買鄰家兒爲妾所生兒初不死文傳令妻抱兒乳之兒啼不就乳妾之父母吐實乃呼鄰婦至兒見之躍入其懷乳之卽飲王遂伏辜

韓鏞字伯高授饒州路總管饒俗尚鬼有覺山廟者自昔爲妖以禍福人爲盜賊者事之尤至鏞到卽撤其祠宇沉土偶人于江並毀淫祠不合祀典者人初大駭已而皆歎服

張禎字約中初辟河南行省掾先娶祁氏祁生富貴家頗驕縱見禎貧不爲禮合巷踰月卽出之祁兄誚

史衛

卷之二十五

五

于官且汙以黥昧事左右司官聽之禎因移疾不出滯按俱積平章政事月魯帖木兒怒曰張禎剛介士也豈汝曹所當議邪郎中虎者禿謁而謝之乃起除高郵縣尹門無私謁守城千戶狗兒妻崔氏爲其小婦所諧虐死其鬼憑七歲女詣縣訴禎備言死狀尸見瘞舍後禎率吏卒卽其所發土得屍拘狗兒及小婦鞠之皆伏辜人以爲神明焉
歸賜字彥溫登進士轉大都路儒學提舉未上會祀縣人范孟作亂使賜北守黃河口不從繫獄已而賊

敗乃免同里有吳炳者嘗以翰林待制徵不起賦
炳司邪酉曆炳不敢辭時人爲之語曰歸賜出角吳
炳無光自此名譽赫然明年拜監察御史入謝臺臣
奏曰此卽河南抗賊者也帝曰好事卿宜數爲之賜
以上尊

曹鑑字克明任湖廣員外有故椽顧淵伯以灰砂一
包餽鑑鑑漫爾置篋笥中半載後因欲合藥劑命取
視之乃有黃金三兩雜其中鑑驚歎曰淵伯以我爲
何如人也時已歿鑑呼其子歸之

史綱

卷之三十五

彙

張翥字仲舉少負才倚豪放不羈好蹴踘喜音樂不
以家業屑意其父以爲憂翥翻然曰大人勿憂今讀
易業矣乃謝客閉門讀書晝夜不輟遂以詩文知名
歷侍讀祭酒嘗奉旨詣中書集議時政衆論益起翥
獨默然丞相棚思監曰張先生平日好論事今一語
不出何邪翥曰諸人之議皆是也但事勢有緩急施
行有先後在丞相所決耳棚思監善之字羅帖木兒
命翥草詔削奪擴廓帖木兒官爵翥毅然不從或勸
之翥曰吾臂可斷筆不能操也天子知其意不可奪

乃今士爲之常以文自負曰吾于文已化矣蓋
吾未嘗構思特任意屬筆而已它日學士沙刺班不
以所爲文請易置數字苦思者移時終不就沙刺班
曰先生於文豈猶未化邪何思之苦也因相視大笑

董搏霄字孟起奉旨屢敗毛貴兵有疾其功者諧于
朝詔拜河南行省右丞甫拜命毛貴兵已至而營壘
猶未完諸將請曰賊至當如何搏霄曰我受命至此
當以死報國耳因拔劍督兵以戰而賊衆突至搏霄
前搏霄而問曰汝爲誰搏霄曰董老爺也衆刺殺之無

史綱

卷之三十五

彙

血惟兄其有白氣衝天是日弟昂霄亦死之
王英字邦傑益都人剛果有大節膂力絕人善騎射
父子皆善用雙刀人號之曰刀王屢著戰功李志甫
起漳州劉虎仔起潮州時英已致仕平章政事伯撒
里謂僚佐曰是雖鼠竊狗偷非刀王行不可其人雖
殺老必可以義激乃使迎致之英曰國家有事吾雖
老其可坐視乎據鞍橫槊精神飛動馳赴焉及賊平
英功居多毛貴陷益都英年九十有六乃謂其子弘
曰我世受國恩美官厚祿備嘗享之今老矣縱不能

事戎馬以報天子尚忍食異姓之粟以求生乎木漿不入口者數日遂卒毛貴聞之使其棺衾以葬將斂舉其尸不動焚香祝曰公子弘請公歸葬先塋祝畢尸遂起觀者莫不驚異

許謙字益之受業金履祥之門履祥語之曰士之爲學若五味之在和醯醬既加則酸醎頗異子來兄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子邪謙聞之惕然居數年盡得其所傳之奧不出里閭者四十年四方之士以不及門爲恥縉紳先生之過其鄉邦

史衛

卷之三十五

五

者必卽其家存問焉歲大侵謙貌加瘠或問曰豈食不足邪謙曰今公私匱竭道殣相望吾能獨飽邪世稱白雲先生

蕭軒字惟斗讀書南山者三十年製一革衣由身半以下及臥輒倚其榻玩誦不少置博極羣書侯均謂元有天下百年惟蕭惟斗爲識字人嘗出遇一婦人失金釵道旁疑剽拾之謂曰殊無他人獨翁居後耳軒令隨至門取家釵以償其婦後得所遺釵愧謝還之鄉人有自城中暮歸者遇寇欲加害詭言我蕭生

生也寇驚愕釋去省憲大臣卽其家具宴使一從史先詣軒舍軒方汲水灌園從史不知也使飲其馬卽應之拒不拒及冠帶迎賓從史有懼色軒殊不爲意

同恕字寬甫家無擔石之儲聚書數萬卷扁所居曰渠庵蕭軒入城府必主恕家士論稱之曰蕭同恕里人借驛而死償其直不受曰物之數也何以償爲胡長孺字汲仲任寧海縣主簿歲大侵民相枕死宜慰同知脫歡察議行賑荒之令斂富人錢一百五十萬給之至縣以餘錢二十五萬屬長孺藏去乃行旁

史衛

卷之三十五

五

州長孺察其有乾沒意悉散於民閱月再至索其錢長孺抱成案進曰錢在是矣脫歡察怒曰汝膽如山邪何所受命而敢無忌若此長孺曰民一日不食當有死者誠不及以聞然官書具在可徵也脫歡察雖怒不敢問羣嫗聚浮屠庵誦佛書爲禳祈一嫗失衣適長孺出鄉嫗訟之長孺以卒妻置羣嫗合堂中命繞佛誦書如初長孺閉目叩齒作集神狀且曰吾使神監之矣盜衣者行數周麥當芽一嫗屢開掌視長孺指縛之還所竊衣

馮子振性豪俊于天下之書無所不記當其爲文也酒酣耳熱命侍史二三人潤筆以俟子振據案疾書隨紙數多寡頃刻輒盡

宇文公諒字子貞通經史百家言弱冠有操行嘉興富民延爲子弟師夜將半聞有叩門者問之乃一婦人公諒厲聲叱去之翌日卽以他事辭歸終不告以其故平居雖暗室必正衣冠端坐嘗挾手記一冊識其編首曰晝有所爲暮則書之其不可書卽不敢爲天地鬼神實聞斯言其檢飭之嚴如此

史簡

卷之二十五

李

伯顏字宗道一名師聖哈刺魯氏爲學務真知力踐不屑事舉子詞章家居爲賊所劫誘以富貴不屈而死人或剖其腹見其心數孔曰古稱聖人心有七竅此非賢士乎乃納心於其腹中覆牆而捨之有司上其事謚文節議曰以城守論之伯顏無城守之責而死可與江州守李黼一律以風紀論之伯顏無在官之責而死可與西臺御史張桓並駕以平生有用之學成臨義不奪之節乃古之所謂君子人者時以爲確論

瞻思字得之拜陝西行臺監察御史嘗與五府官決獄咸寧有婦宋娥者與隣人通隣人謂娥曰我將殺而夫娥曰張子文行且殺之明日夫果死跡盜數日娥始以張子文告其姑五府官以爲非共殺且既經赦宥宜釋之瞻思曰張子文以爲娥固許之矣且娥夫死及旬乃始言之是娥與張同謀度不能終隱故發之也豈赦可釋哉樞密判官曰平反活人陰德也御史勿執常法瞻思曰是謂故出人罪非平反也且公欲種陰德于生者奈死者何乃獨上議刑部竟正娥罪

史簡

卷之二十五

李

田滋字榮甫遷浙西廉訪使有縣尹張或者被誣以賊獄成滋審之但俛首泣而不語滋以爲疑明日春沐詣城隍祠禱曰張或坐事有冤願神相證明其誣守廟道士進曰曩有王成等五人同持誓狀到祠焚香未盡而去之爐中得其遺藁今藏於壁間豈其人邪視之果然明日詣憲司諸成等不服因出所得火中誓狀示之皆驚愕伏辜張或得釋

張桓字彥威拜陝西行臺監察御史以言事不合去

未幾汝寧盜起桓避之確山賊久知桓名襲獲之羅拜請爲帥弗聽因六日擁至渠魁前桓直趨據榻坐與之抗論順逆其徒梓桓起跪桓仰天大呼嘗叱彌厲且屢唾賊面賊猶不忍殺謂桓曰汝但一揖亦恕汝死桓瞋目曰吾恨不能手斬逆首肯聽汝誘脅而折腰哉賊知終不可屈遂刺之賊後語人口張御史真鐵漢害之可惜

吳德新字止善工醫留京師久之嘗往寧夏會盜至見執脅使降德新厲聲曰我生爲皇元人死作皇元

史衛

卷之二十五

三

鬼誓不從爾賊賊乃縛其兩手加白刃頸上迫其畏屈德新罵不已乃曳之井上陽欲擠之德新偶得寬卽自投井中仰罵賊賊下射矢貫其頂罵益力賊怒以長槍刺之然亦壯其志憐其死曰此真丈夫也以土埋井而去

楊樸字文素仕全椒縣尹寇入行省政事也先踰城出走樸度必死乃盡殺其妻女朝服坐堂上盜欲降之樸指妻女示曰我已戕我屬政欲死官守耳尚何云云乃連唾之賊繫樸倒懸樹上而割其肉至盡猶

大罵弗絕

伯顏不花的斤字蒼崖畏吾兒氏以功擢江東道廉訪副使階中大夫守禦衢州陳友諒遣賊黨王奉國等寇信州伯顏不花的斤引兵援焉嘗南望泣下曰我爲天子司憲視彼城之危急忍坐視乎吾知上報天子下拯生民餘皆無可恤所念者太夫人耳卽日入拜其母鮮于氏曰兒今不得事母矣母曰爾爲忠臣吾卽死復何憾陳友德遣僞萬戶周伯嘉來說降高義潛與之通給忽都不花十人等往奉國囚之不

史衛

卷之二十五

三

遣明日高義復單騎來伯顏不花的斤謂曰汝誘十帥無一人還今復來誘我邪我頭可斷足不可移乃數其罪斬之已而有大呼於城下者曰有詔參謀海魯丁臨城問之曰何來曰江西來海魯丁曰如此乃賊耳吾元朝臣子可受爾僞詔乎呼者曰我主聞信州久不下知爾忠義故來詔爾徒守空城欲何爲邪海魯丁曰汝聞張睢陽事乎僞使者不答而去伯顏不花的斤笑曰賊欲我降爾城存與存城亡與亡吾計之熟矣旣而城陷遂自刎部將蔣廣爲奉國所執

愛其勇敢使之降廣曰我寧爲忠死不爲降生汝等
草中一盜耳吾豈屈汝乎賊怒磔廣于竿廣大罵而
絕

劉濬字濟川調連江縣巡檢賊寇閩官軍守羅源縣
拒之濬妻史氏有才識謂濬曰事急矣可聚兵以捍
一方於是盡出倉中物募壯士百餘命仲子健將之
福州陷賊兵大至濬中箭墜馬健下馬掖之俱被獲
濬忿戟手大罵賊縛濬階下先斫手一指罵彌厲再
斫一指亦如之指且盡斫兩腕次及兩足濬色不少
史 龔

卷之三十五

空四

變罵聲猶不絕遂割其喉舌而死賊義之舍健使飲
瘠屍瘞之健歸散家貲結死士百人詐爲工商流乞
入賊中夜半發火大譟賊驚擾自相屠戮健手斬殺
其父者并擒寇首來獻事聞授健古田縣尹
趙弘毅字仁卿好學家貧無書傭於巨室晝則爲役
夜則借書讀之或閔其志但使總其事而不役焉謂
大樂若令大明兵入京城弘毅與妻解氏皆自縊其
子恭中書管勾與妻子訣曰今乘輿北奔我父子食
祿不能效尺寸力吾父母已死尚何敢愛死乎或止

之曰我曹官卑何自苦如此恭叱曰爾非我徒也占
者忠義人各盡自心豈問職之崇卑乎遂公服北向
再拜亦縊死恭女官奴年十七見恭死方大泣適隣
姬數輩來相率出避曰我未適人避將何之不聽姬
欲力挽之女曰人生在世便百歲亦須一死乃潛入
中堂解衣帶自經

郭道卿與弟佐卿俱爲賊所執盜將殺佐卿道卿泣
告曰吾有兒已長弟弱子幼請代弟死佐卿亦泣告
曰吾家事賴兄以理請殺我道卿固引頸請刃盜相

史 龔

空五

顧曰汝孝門兄弟若此吾何忍害爾釋之
郭狗狗父寧爲首領官戍大良平宋將史太尉來攻
夜陷大良平寧全家被俘史將殺寧狗狗年五歲告
史曰勿殺我父當殺我史驚問寧曰是兒幾歲耶寧
曰五歲史曰五歲兒能爲是言吾當全汝家

張閏延安人八世不異爨家人百餘口無閒言日使
諸女諸婦各聚一室爲女功工畢飲貯一庫室無私
藏幼稚啼泣諸母見者卽抱哺一婦歸寧留其子與
婦共乳不問孰爲已兒兒亦不知孰爲已母也閏兄

顯卒卽以家事付姪聚聚辭曰叔父行也叔宜主之
閨曰姪宗子也姪宜主之相讓既久卒以付聚縞紳
之家自謂不如

胡光遠母喪廬墓一夕夢母欲食魚晨起號天將求
魚以祭見生魚五尾列墓前俱有齒痕隣里驚異方
共聚觀有獺出草中浮水去衆知是獺所獻以狀聞
于官表其閭

龐遵母病腫三年不能起忽思食魚遵求于市不得
歸途歎恨忽有鯉魚躍入其舟作羹以獻母病瘥

史備

卷之二十五元

李七

王薦父嘗疾甚薦夜禱于天願減己年益父壽父絕
而復甦告其友曰適有神人黃衣紅帕首恍惚語我
曰汝子孝上帝命錫汝十二齡疾遂愈後果十二年
而卒母沈氏病渴語薦曰得瓜以啖我渴可止時冬
月求於鄉不得行至深奧嶺值大雪薦避雪樹下思
母病仰天而哭忽見巖石間青蔓離披有二瓜焉因
摘歸奉母母食之渴頓止

石明三者與母居餘姚山中一日明三自外歸覓母
不見見壁穿而臥內有三虎子知母爲虎所害乃盡

殺虎子猶巨斧立壁側伺母虎至斫其腦裂而死復
往倚巖石傍執斧伺候殺壯虎明三亦立死不仆張
目如生所執斧牢不可拔

高必達五歲時父明大忽棄家遠遊莫知所適必達
旣長晝夜哀慕乃娶妻以養母而歷往四方求其父
十餘年不得見心愈悲忽相傳黃州全真道院中有
虛明子者學道三十年矣本姓高氏建昌人也匿姓
名爲道人云必達詢問知爲父卽往拜之具言家世
及已所生之歲月大父母之喪葬始末因哀號叩頭

史備

卷之二十五元

李七

不已虛明猶瞑坐不顧久之斥曰我非汝父不去何
爲必達留侍左右不少懈辭氣哀惻可矜其徒謂虛
明曰師有子如此忍弗歸乎虛明不得已乃還家
史彥斌嗜學有孝行至正中河溢金鄉魚臺墳墓多
壞彥斌母卒慮有後患乃爲厚棺刻銘仍以四鐵環
釘其上然後葬明年墓果爲水所漂彥斌縛草爲人
置水中仰天呼曰母棺被水不知其處願天矜憐哀
子之心假此芻靈指示母棺言訖涕泣橫流乃乘舟
隨草人所之經十餘日行三百餘里草人止桑林中

視之母柩在焉載歸復塋之

陽霖字伯雨母嘗病熱更數醫弗能效母不肯飲藥曰惟得水我疾乃可愈爾時天氣甚燥霖求水不得累日號哭於池上忽聞池中憂憂有聲拭淚視之乃水漸也亟取以奉母疾果愈

趙孝婦德安人早寡事姑孝家貧備織於人得美食必持歸奉姑自啖麤糲不厭管念姑老一日有不謹無出得棺乃以次子鬻富家得錢百緡買杉木治之棺成置於家南隣失火時南風烈甚火勢及孝婦家史簡

卷之二十五

元

元

孝婦亟扶姑出避而棺重不可移乃撫膺大哭曰吾爲姑賣兒得棺無能爲我救之者苦莫大焉言畢風轉而北得不焚

趙彬妻朱氏名錦哥天曆初西兵掠河南朱氏遇兵五人被執逼與亂朱氏拒曰我良家婦豈從汝賊耶兵怒提曳垂楚之朱度不能脫卽給謂之曰汝幸釋我舍後井傍有瘞金當發以遺汝兵信之乃隨其行朱得近井卽抱三歲女踴身赴井中死

李景文妻徐氏名彩鸞字淑和畧通經史至正中青

田賊寇浦城氏從父嗣源逃山谷賊持刀欲害嗣源徐前曰此吾父也寧殺我賊舍父而止氏語父曰兒義不受辱今必死父可速去賊拘氏至桂林橋拾炭題詩壁間有惟有桂林橋下水千年照見妾心清之句竟投水死

周婦毛氏美姿色隨夫避亂麻山山中爲賊所得脅之曰從我多與若金否則殺汝毛氏曰寧剖我心不願汝金賊以刀磨其身毛氏因大罵曰倖遇賊汝碎則臭我碎則香賊怒剗其腸而去

史簡

卷之二十五

元

王廉妻王氏養姑至孝毛貴作亂官軍競出虜掠王氏被執給曰我家墓田有藏金可共取也信之隨王至墓所王哭曰我已得死所矣實無藏金汝可於此殺我乃與妾杜氏皆遇害

李仲義妻劉氏名翠哥歲大饑平章劉哈刺不花兵乏食執仲義欲烹之劉氏曰吾夫瘦小不可食吾聞婦人肥黑者味美吾肥且黑願就烹以代夫兵釋其夫而烹劉氏聞者哀之

孫威沈鷺有巧思善爲甲嘗以意製蹄筋翎根鎧以

太祖親射之不能徹大悅授諸路工匠都總管從
成那乾突戰不避矢石帝勞之曰汝縱不自愛獨不
爲吾甲冑計乎因命諸將衣其甲者問曰汝等知所
愛重否諸將對皆失旨意太祖曰能捍敵爾輩以與
我國家立功者非威之甲耶而爾輩言不及此何也
復以錦衣賜威每從戰伐恐民有橫被屠戮者輒以
寬簡工匠爲言而全活之

李邦寧字叔固宋故小黃門也世祖甚見親任武宗
命爲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邦寧辭曰臣以奄腐餘命

史綱

卷之二十五

辛

無望更生先朝幸赦而用之使得承乏中涓高爵厚
祿寵榮過甚陛下復欲置臣宰輔臣何敢當宰輔者
佐天子共治天下者也奈何辱以寺人陛下縱不臣
惜如天下後世何誠不敢奉詔帝大悅使大臣白其
言于太后及皇太子以彰其善仁宗爲皇太子邦寧
言于帝曰陛下富於春秋皇子漸長父作子述古之
道也未聞有子而立弟者武宗不悅曰朕志已定汝
自往東宮言之邦寧慙懼而退仁宗卽位左右咸請
誅之仁宗曰帝王曆數自有天命其言何足介懷國

學將釋奠刺遣邦寧致祭于文宣王點視畢至位立
殿戶方開忽大風起殿上及兩廡燭盡滅燭臺底鑊
鑄入地尺無不拔者邦寧悚息伏地諸執事者皆伏
良久風定乃成禮邦寧因慙悔累日

哈麻字士廉有口才順帝深所愛幸帝每卽內殿與
哈麻以雙陸爲戲一日哈麻服新衣侍側帝方啜茶
卽嘆茶於其衣哈麻視帝曰天子固當如是耶帝一
笑而已嘗陰進西天僧以運氣房中之術媚帝相與
褻狎男女裸處醜聲著聞及爲相以前事爲耻謀奉

史綱

卷之二十五

辛

帝爲太上皇帝帝聞之大驚曰朕頭未白齒未落遽謂
我爲老耶謀出之詔於惠州安置比行杖死籍其家
阿魯輝帖木兒襲封陽翟王會兵起汝頡天下震動
帝詔宗王以北方兵南討阿魯輝帖木兒乃擁衆數
萬屯于木兒古兀徹之地而脅宗王以叛且遣使來
言于帝曰祖宗以天下付汝汝何故失其大半蓋以
國璽授我我當自爲之帝聞神色自若徐曰天命有
在汝欲爲則爲之於是降詔開諭俾其悔罪不聽終
至於敗

卷之二十五終

跋

兆胤口齒未訖即隨家大人官遊燕楚之邦趨侍庭訓有日矣家大人敏而好學目五行下畧俱上口無論清晝妍晨即奇寒虐暑丙夜殘漏弗替也無論布

史稿

跋

一

衣芸帷即仕餘公暇舟車沐櫛弗休也遇有所得輒手錄錄即呼授兆胤至於笥盈架積兆胤即黠陋無似日夕虞墮墜焉歲丁巳值考校之役淹留故邦不獲侍綦履越明年戊午蒼頭自白下馳

歸緘授史嚮一帙則家大人手抄也家

大人曰予世犁鋤經史不能步金馬木天之堂以立不朽業又以簿書鞅掌不及搜石室金匱之藏以成一家言茲備員虞曹局冷事閒得以肆力於墳典暇

史稿

跋

二

取二十一史而卒業之抱慨浩瀚因摘其中雋永處手為刪繕載歷寒暑脫幾脫也特付兒曹幾以一嚮見全鼎兒曹勉矣慎勿薄芻狗兆胤夙夜跪誦不忍釋手作而歎曰家大人之用心何綦苦

用力何綦勞無奈兆胤不毅不能讀父
書何也私念與其秘之一家曷若公之
天下因以訂正先達諸名公僉曰茲集
也詳而不煩簡而有要理亂損益之故
較若列眉臧不蒼素之辨燦如指掌真
古今得失之林也予以資學士孫證豈
小補哉語云名不虛附才不虛生可以
傳矣兆胤唯唯奉教即付剞劂氏俾海
內不苦全史之汗漫且以志家大人生
乎博洽之一班小子慙矣若曰予治其

東齋

集

三

求小子何敢知何敢知則有輪扁之說
在

不肖兆胤頓首跋



2072255

S

Z121.5

16a



ZW 21181888514159

史記二十五卷

兩江總督
孫道本

明余文龍編文龍字起潛古田人萬曆辛丑進士

官南京工部主事其書雜錄舊史餽飭殊甚與讀

史快編正同但快編止於唐此則抄至金元耳